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務運動

(八)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務運動

（八）



編　者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
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八册 目錄

拾貳 傳記編

一 傳狀

二 日記

三　雜　記

附錄一

附錄二

拾貳 傳記編

一傳狀

王韜自傳之一——弢園老民自傳（卷十一）

王韜

老民姓王氏，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即唐陸天隨所隱處也。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督學使者爲秦中張筱坡侍郎，稱老民文有奇氣。旋易名瀚，字懶今；遭難後避粤，乃更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自號天南遯叟，五十後又曰弢園老民。

老民世系本出崑山王氏，有明時巨族也。族中多有位於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闔門殉國難。始祖必憲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線。自此至晉侯、詒孫、載颺，居崑凡四世，並讀書習儒業，有聲庠序間。載颺諱鵬翀，品端學博，尤爲士林所推重。以早世，子尚幼，戚串中有覬覦者，乃遷甫里。

大父諱科進，字敬齋，習端木術，篤厚愼默，見義勇赴，鄉里稱善人。父諱昌桂，字肯堂，一字雲亭，著籍學官，邃於經學。九歲盡十三經，背誦如流，有神童之譽。家貧，刻苦自勵，敎授生徒，足跡不入城市。老民上有三兄，十日間俱以豆殤。禱於武林，遂生老民。老民幼時屢夢浮屠佛像，魂自能從泥丸宮出入，十餘歲後始止。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爲之，亦豪放不中繩墨。旣孤，家益落，以衣食計，不得已橐筆滬上。

時西人久通市，我國文士漸與往還。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往適館授書焉，顧荏苒至一十有三年，則非其志也。滬上雖爲全吳盡境，而當南北要衝，四方冠蓋往來無虛日，名流碩彥，接跡來遊，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投縞贈紵，無不以國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張嘯山、周弢甫、龔孝拱，其交尤密。西館中，時則有海寧李壬叔、寶山蔣劍人、江寧管小異、華亭郭友松，並負才名，皆與老民爲莫逆交。惟是時事日艱，寇氛益迫，老民蒿目傷心，無可下手，每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數行下，不知者笑爲狂生，弗顧也。

金陵既陷爲「賊窟」，而滬上亦以閩粵「會匪」起戕官據城，老民思出奇計以復之，卒不能。發憤抑鬱，患咯血疾幾殆。咸豐八年，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與老民固有文字之契，老民以和戎、防海、弭盜三大端進言，前後上書十數通，皆蒙優答。十年，金陵大營潰，賊竄吾吳，常、鎮、蘇、太同時俱陷。東南半壁至此糜爛，四郡村鄉亦蹂躪無完土。老民於是志愈孤，心彌苦，方捧上官檄督辦諸鄉團練。老民知其貪詐畏怯，萬不可恃，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言過切直，當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顧所言頗見施行，能多見効。其最要者，以西人爲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鎗隊。後行之益廣，卒以此收復江南。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並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

維時賊於蘇鄉遍設僞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斂橫征，僞卡林立。老民恒素識諸董事，密相結納，說以反正。言曾帥善用兵，祇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顧。今安慶已復，援軍旦夕必至，不可不自爲計。因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皆有成說，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

望。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爲折辨，顧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粵，旅居香海。自此歛門削跡，壹意治經，著有毛詩集釋，專主毛氏。後見陳碩甫毛氏傳、胡墨莊毛詩後箋，遂廢不作。

同治二三年間，李宮保方次第克復吳中郡縣，老民代粵人某上書宮保，陳善後事宜，並言諏遠情、師長技，自致富強之術，頗蒙采納。六年冬，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譯經籍，遂得遍遊域外諸國，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醇漓，識其國勢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強弱。道經法都，得瞻其宮室之壯麗，士女之便娟，廛市之駢闐，財物之殷阜，與英之倫敦，竝峙稱雄，同爲歐洲巨擘焉。既至英土，居蘇格蘭之西境，其地近北極，少燠而多寒，春夏之交，徹夜有光。而山水清淑，巖壑秃美，遊屐所至，殊足娛情適志。九年二月還粵。此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還數萬里，嘗登舵樓以眺望，决目極天，蕩胸無際，波濤㴑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未嘗不感愴身世，悲憫天人，擊碎唾壺，淚涔涔也。

老民既還自泰西，當事頗有知其冤者。或貽書勸其出山，或欲託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謝不往。豐順丁公，一代偉人也，尤賞識老民，謂當今通達時務熟稔外情，莫若老民，爲之揄揚於南北諸大僚，於是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嗚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老民固極思感激馳驅以報知己，而憂患以來，精氣消亡，才華零腐，既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畫金石以稱頌功德，徒爲聖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而已。

辛未秋，普法戰事起，七閱月而後定。老民綜其前後事實，作普法戰紀。是書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僞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泰西掌故者，可以此爲鑑。惟倉卒秉筆，或患冗蕪，尚有待於異日之重輯，而老民自知其必傳於後無疑已。癸酉，香海諸同人醵貲設印局刱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

光緒五年己卯，老民作東瀛之游，藉以養宿疴，滌煩慮。取道滬瀆，放櫂金閶，得重見故鄉風景，闊別二十年矣，眞覺城郭則是，人民則非，有丁令威化鶴歸來情況。及身而重閱滄桑，生還枌梓，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既至日東，遍歷崎陽、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夫。一時執贄請受業者，戶外屨滿。壺觴之會，壇坫之開，無日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爲日光山之游，遍覽諸瀑布，窮其幽邃。老民將歸，日之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

老民久居粤東，意鬱鬱不歡，恆思歸耕故鄉，卜居於莫釐、鄧尉之間，築三椽之屋，拓五畝之園，藏書數萬卷，買田一二頃，徜徉誦讀其中，優游卒歲，以沒吾齒。顧是願卒未能遂，豈非天耶！嗚呼！老民雖流徙遐裔，僻處菰蘆，而睠懷家國，未嘗一日忘。嘗言此十數年中時局一變，髮、捻、回、苗悉數蕩平，左帥用兵新疆，擴地數萬里，功震寰中，威行徼外，赫然見中興盛烈。然而泰西大小諸邦，叩關互市，輒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設官置戍，艨艟相望，每挾其所長，從而凌侮我，來必應，請必遂，一旦齟齬，而伺我者數十國，腹心肘腋間，遍布森列，幾於國不可爲國矣。嗟乎！此蓋誤於羈縻之說，而駕馭未得其宜也。近者日併琉球，俄據伊犂，我國家並持節往問而時

虞失和，勢且岌岌。老民外感於時勢之艱難，內憤於措施之顛倒，舊疾陡發，誠使祈死得死，亦復何憾！

老民有弟曰利貞，字叔亨，一字諧卿，讀書未成名而卒，年僅二十有七。有姊曰媖，字伯芬，嫁吳村周氏，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楊氏夢蘅，名保艾，字台芳，娶僅四年，歿於滬。續娶林氏，名琳，字懷蘅，一字泠泠，經歷患難中與老民同甘苦。老民無子，有女二：長曰婉，字茗仙，歸吳興茂才錢徵，早殞；次曰嫻，字樨仙，生不能言。嗚呼！老民既無子矣，而復奪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

自始祖必憲至今二百四十餘年，七葉相承，五代單傳，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從姪三人，相繼夭殁，於是自明以來，巍然碩果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線之延，至老民而斬矣，噫嘻，不大可痛歟！尤可異者，曾王父娶於沙氏，大父娶於李氏，父娶於朱氏，其家並無後。老民弟娶於夏氏，髫齔俱亡。老民先娶於楊氏，危乎不絕如縷。繼娶於林氏，亦已不祀。祖姑嫁於曹，宗祧並絕，老民族黨無存，密親蓋寡，側身天地，形影相弔，豈天之生是使獨歟？老民每一念及，未嘗不拔劍斫地、呵壁問天也。

老民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羣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一生學業，悉基於此，自後奔走四方，無暇潛心默識矣。父在，未嘗盡一日養奉。母居滬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絕無不豫色，但勗以忠義節廉而已。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涼，率爲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即通說部。吳門既亂，母氏憂

形夢寐，逮老民遘罹奇禍，母氏竟以憂殞其生。老民以此積慘終身，痛欲殉心，贖難糜體，雖仍偷息人世，不可復爲人矣！

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即爲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藁，恆揮毫對客，滂沛千言，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弔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老民邇來潦倒頹唐，百事俱廢。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爲人拉雜摧燒，因先將詩錄八卷檢付手民。其餘藏於行篋者尚多，不足供糊窗覆瓿，因病得閒，聊自料理。

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瀛壖雜志六卷，台事竊憤錄三卷，普法戰紀十四卷，四溟補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甕牖餘談十二卷，火器說略三卷，乘桴漫記一卷，扶桑游記三卷，海陬冶遊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老饕贅語十六卷，遯窟讕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六卷，弢園文錄八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八卷，弢園尺牘十二卷，弢園尺牘續鈔四卷：都二十有六種。

生而作傳非古也，老民蓋懼沒世無聞，特自敘梗概如此。

王韜自傳之二——天南遯叟（卷一）

王韜

天南孤島之中峯有隱者焉，非粵產，而以避兵僑寄於粵，居久之，自號曰天南遯叟。生於吳下，世通儒理，有名於時。少好學，資賦穎敏，迥異凡兒。讀書數行俱下，一展卷即能終身不忘。一鄉之人咸嘖嘖嘆羨曰：某家有子矣。

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賀客盈門，而叟方執卷朗吟，置不爲意。其族兄稱之曰：「此子我家千里駒也。」幷引近人詩「見榜不知名士貴，登筵未識管絃歡」之句以調之。叟即釋卷對曰：「區區一衿何足爲孺子重輕！他日當爲天下畫奇計，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錐子哉！不然寧以布衣終老泉石，作煙波釣徒一流人也。」族兄益奇其言。

弱冠，即棄舉子業，致力經史。偶與客談論，辨析毫芒如肉貫串於史。尤精地理，凡遇山川扼塞及古今用兵爭戰之處，輒能言其勝敗，瞭如指掌。生平嗜酒好遊，蠟屐攜笻，不問遠近。歷佳山水，則引巵大嚼，神與默契。長於詩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交遊所及，滿海內無不以文章氣節相砥礪。人有一技之長，譽之弗容口，而見凡近齷齪者，擯之門牆如恐弗及。以是人或憚其崖岸之高，

而叟自若也。

叟於靈巖左偏築一別墅，名曰弢園，爲藏修游息之所，一邱、一壑、一鶴、一琴，備極幽閒勝致。誦讀之暇，玩山臨水，調鶴撫絃，蕭散自喜，藉以消遣塵慮，超然有不復用世之志。少嘗好狹邪遊，後並悔之，曾於咏蝶詩中自見其志。中二聯云：「文章金粉終何用？身世飄零空自嗟。萬里家山春已老，一生風月念□□」。其寄慨深矣。遂顏其讀書之齋曰蘧菴，蓋有所托也。嘗嘆曰：人皆夢夢，世尙滔滔，吾其爲莊周矣乎？鄉人有勸其出仕者，笑而不答，爲抗聲誦衡門之首章，響震金石。

八戶宏光順叔東瀛之名儒也，渡海至粵，耳遯叟名，造廬請謁。既見，歡若平生，訂世外交甚密。嘗謂叟曰：「先生以盛年抱負奇姿，璠璵品望，鬱爲國珍，固此邦之南金也。奈何閟彩韜光，屈蹤隴畝，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今乃以弢園名室，空以琢磨文字自娛，甚非所望於先生也。」遯叟曰：「老子有言：『知白守黑』，拙者善藏之道也。吾將終身守之。今朝廷之上則有伊皋，行陣之間則有衞霍，文武競勸，中外咸孚，黼藻隆平，奮揚鴻烈，此千載一時也，僕何敢以菲材薄植自炫於明時，惟嘲弄風月陶冶性情以自適其天而已。」順叔聞之憮然有間曰：「曠逸哉君也。此易所謂高尙其志不事王侯者歟！」

順叔特囑其友撰次始末爲別傳一篇，郵寄其國中而幷系以贊曰：「懷才負志，含貞抱璞，矯然於霄漢而不可方物。其古之有道之士歟？顧彼豈無意於世者哉！用之則爲鴻漸，不用則爲蠖屈。如僅目爲山林隱逸者流，亦淺之乎視遯叟矣。」

錫金四哲事實彙存

序

楊　模編

吾邑人士，開化最先。二十年來，士之經營學務及負笈入四方校舍者，京師及各行省外而東西各邦，蓋多有之。當世有心人言之以爲奇，推厥根原，非前輩諸老先生艱難啓導，窮畢生精力不及此。夫吾邑自唐宋以來，多積學方聞卓行之儒。明季東林直聲振史册。國初人材最偉，如秦文恭公、顧復初先生尤超然霞舉者也。道咸之季，士溺於科舉俗學，體格益凡陋，然而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同時則有二三君子究心絕業，揚鼓旗於歐風未煽之先，而東西響應，若合符契。今者新學昌行，或舉前人纂述土苴視之，豈知藍篳創始之艱，固遠過時賢數十百倍也哉！至論吾邑哲學、算數、藝術家，輒首推鵝湖華氏，社埄徐氏。若汀先生承名父之業，壹意孳精理數之學，澹於榮利，布衣翛然，平生受各大吏知遇，幣聘爭先，未嘗一涉宦途，暮年歸隱，惟以陶育後進爲事，詩文古學，各有專長，而世獨尊爲疇人專家，與海甯李壬叔並稱。介弟若谿，幼而穎達，與兄切劘算理，積以經驗，撰述斐然，並享大名，亦不求官，教授以沒世。雪邨先生起自田間，專精格致家言，爲曾文正公所激賞，名譽既高，益與西士傅蘭雅輩潛研製造

理化之學，遂譯西籍至七十餘册，當世始稍悟西人製器之精，皆由邃深學理而出。然少無宦情，以學授二子皆著材能，有大吏徵聘者輒辭卻，或以二子應，令子仲虎、祝三之馳名海宇，皆先生之所貽也。三君子既不得志，先後謝世，而著述纍纍，海內多宗仰之，奉爲金科玉律焉。今者歐學歲漸東行，新書新理餉我學界，彌日出而不窮，後生末學，負其錙銖升斗之積，或且蔑棄前賢，以爲陳述，不知天下之理，歷世而益明，子孫之所發揚，或勝於高曾之矩矱，然其所憑藉以深入理藪者，舍前賢學術涂徑，其又奚從！居恆竊嘆謂諸君子出世未遙，著書雖益顯，而俗士耽新厭舊，或且以芻狗株兎視之，不深負當年開迪後進之盛心耶！丙午歲，嘗搜輯二華纂述事實，貽書味雲從弟，由邑紳呈請管學大臣代奏，宣付史館立傳，已奉允行。嗣改學部，久而未上。戊申之秋，模旣從事學部，益偕同志重申前請，部議允之。適徐君衡山以先祖雪邨先生著述事略見貽，復由同人聯銜續呈學部，遂於宣統元年十月彙列三君著書行誼，疏聞於朝，得奉俞旨，於是同人數年之希望，始得大慰云。模與若汀兄弟論交最稔，復敬仲虎高材亮節，時時上下論議，其殉國事，嘗痛惜之，獨未拜雪邨老人牀下耳。顧念坊表前賢，乃地方公義、學校風尚所關，勞心鉤考者數閱月，事克觀成，輒用忻忭。迺裒集先後牘奏册籍，首列四賢圖像，付諸剞氏，以餉學界。任刊印資者，則華君子唯、徐君衡山。模爲敘其顚末如是。宣統二年歲次庚戌，孟春之月，無錫楊模謹序。

上學部公呈

具呈候補五品京堂軍機領班上行走章京楊壽樞、憲政編查館統計局局長山西補用道沈林一、吏部郎中秦敦世、郵傳部郎中唐浩鎮、度支部參議上行走農工商部員外楊壽枬、陸軍部主事陶世鳳、學部普通司員外顧棟臣、陸軍部監察官河南候補道楊壽栮、法部主事尤桐、陸軍部正軍校丁錦、學部總務司審定科行走內閣中書楊模、外務部主事嵇鏡、二品頂戴河南候補道林志熙、三品銜湖北候補知府張曾疇，爲算學專家早開風氣，臚列事實，援案環求恩准，據情奏乞聖恩，宣付史館，以宏敎育事：

竊聖門六藝之科，算學實居其一，自周髀算經以後，歷朝材智之士，纂述如林。國朝兼采西書，網羅益富。近百年來海內以算數絕學專門名家者，海甯李善蘭外，首推金匱華蘅芳。查該故紳由監生歷次奏保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選用，俟選缺後以知府升用，並加運同銜。幼而穎異，即潛心御纂數理精蘊及算法統宗、九章算術等書；嗣從無錫歲貢鄒安鬯游，得讀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之書，遂通天元四元之術。咸豐初元，復研究西人新譯之代數、幾何、微積、重學、博物諸書，獨能豁然昭朗，學益大進。嘗與無錫徐壽講博物之學，並在安慶軍營繪圖測算，創製黃鵠輪船一艘，是爲中國自造輪船之始，故大學士曾文正公，以奇材異能保薦。同治初，曾文正公設機器製造局於上海，築廠置機，該故紳之力爲多。及繙譯館開，該故紳乃與徐壽分門筆述，而自任算學、地質諸

類，遂各成專家。譯書文辭朗暢，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共事十餘年，最深契洽。先後譯成新書十二種，都一百六十餘卷。該故紳名譽既益高，四方幣聘之使，趾錯於戶。嘗主上海格致書院講席者十餘年，教授湖北自強學堂、兩湖書院者五年，總教無錫竢實學堂者二年，其口講指畫，務以淺顯之理，達精奧之思，與所著各書，皆爲一時學子所宗仰，視世之著作家務崇艱深以嶄名高者異矣。夙昔潛心老氏之學，以淡泊爲宗，蕭然榮利之外，與世交際務崇斂退，終身敝衣蔬食，未嘗求祿仕，身歿之日，家無餘財。

再，故紳胞弟華世芳，以拔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光緒二十九年蒙中堂任鄂督時保送經濟特科。該故紳賦性穎特，幼承庭訓，家藏算書，潛心披閱，不數年盡通其奧，爲前江蘇學政黃侍郎所深奬，遂舉萃科，校文浙粵學幕者數年。嗣充湖北自強學堂算學教習，士林翕服。復主講常州府龍城書院，適奉詔旨興學，遂訂立章程，改設高等小學堂，規制詳密，該故紳之力爲多。三十年就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未幾入都，充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算學教習，編輯講義，盡心研討，勞悴不辭，竟以積勞病肺，歿於學堂，士論同聲惜之。

方今中國風氣大開，科學日進，該二紳獨能於舉世不爲之時，精研妙理，昌明絕學，數十年間，津逮所及，遍於各行省，實爲學界之階梯，士林之模範。職等居同里閈，聞見較詳，既廑先河後海之思，益深敬梓恭桑之意。竊慮閱時既久，湮沒不彰，俾熱心教育之苦衷，不能明告天下，深爲惋惜。查已故鹽運使銜河南候補知府何嗣焜，創興南洋公學，備著賢勞，經前鐵路大臣盛奏請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垂永久，奉旨允准在案。該二紳敎澤宏敷，同屬有功學界，而振提絕學，則又過之。

謹臚陳事實，開列清册，合詞援案，呈求中堂大人俯准據情奏乞天恩，將故二紳華蘅芳、華世芳事
蹟及所譯著各書，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絕學，而作人材，實爲公便。

再，該故華氏二紳事實，前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由候補三品京堂楊宗濂等造具清册，並譯著
各書，呈蒙大部批准，據情代奏在案。合并聲明。謹呈。

附呈事實清册、譯著書目清册各一本，並譯著各書十二種，共六十二册。（宣統元年六月
日）

謹將江蘇金匱縣故紳華蘅芳事實開列清册，恭呈鈞鑒。

一、該故紳姓華，名蘅芳，字若汀，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生於道光十年，歿於光緒二十八年，
年七十歲。

一、該故紳以監生隨父居鄉治團，經團練大臣龐鍾璐奏保藍翎六品銜。同治二年，曾文正公奏保
以縣丞選用。四年，克復金陵案，奏保免選縣丞，以知縣選用，並加花翎同知銜。復以江南機
器局歷屆保案，奏保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選用，俟選缺後，以知府升用，並加運同銜。

一、該故紳學問賅通，凡經史、詞章、輿地、音律、理化、醫學、工藝、製造等類，靡不游其涯
涘，抉其精微；世顧推之爲算學家者，以其他爲算學之名所掩也。其論物理也，尙實驗，似英
之培根。其講算術也，能發明新理新例，似英之奈端。其著書也，惟恐人不知，似宣城之梅文
鼎。要之，自通商六十年來，代數、微積、聲、光、化、電、熱力之學，今日習見習聞，能者
漸多，問津自易。而當其始，西法初來，扞格不入，苟世無一二人專開通途徑，指示方法，提

倡於數十年之前，則今日之傳習推行，亦未必有如是之速。近世耳食者流，勦襲皮毛，類皆致通顯，膺厚實。該故紳於舉世不爲之日，冥心孤往，潛精絕學，獨開風氣之先，尤爲難能可貴。

一、該故紳年十四時，即盡通程大位算法統宗飛歸等題，復探索數理精蘊及九章算術等書，學益進。嗣從無錫鄒歲貢安鬯游，得讀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之書，豁然通天元四元之術，校補數書九章，凡數百言，皆宋景昌校勘記所未詳者。咸豐初，西人開墨海書館於上海，代數、幾何、微積、重學、博物諸書，次第譯成。是時西學初入中國，鉤輈詰屈，讀而能解之者，寥寥無幾。該故紳獨潛思冥索，洞燭局鑰，能推闡而發明之。又嘗與無錫徐壽講求博物之學，是時聲、光、化、電各種器皿運入中土者絕尠，該故紳與徐壽多方搜求，始得十一，朝夕研究，目驗心得，偶有疑難，互相討論，必求渙然冰釋而後已。知三稜玻璃之光分七色也，求之不可得，乃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驗之；知槍彈之行拋物線，而徐壽疑其仰攻與俯擊之矛盾也，乃設立遠近多靶以測之：此該故紳少年力學之大略也。

一、該故紳於咸豐十一年從曾文正公於安慶軍中，領金陵軍械所事，與無錫徐壽繪成圖樣，自造黃鵠輪船一艘，推求動理，測算汽機，該故紳之力爲多，實爲中國自造輪船之始。同治初，曾文正公奏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建築工廠，安置機器，該故紳實經始其事。及繙譯館開，該故紳乃與徐壽分門筆述，而自任算學、地質諸類，其後遂各成專家。所譯各書，文辭朗暢，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著譯書事略一卷，備詳其事。居滬四十年，前後譯出西書十二種，一百六十餘卷。嘗以其間兩至天津，一至湖北。其在龍華火藥廠也，自製強水以節

漏巵，朝夕巡視各廠，一日將到硏藥廠查工，路遇洋匠，立而小語，轟然一聲，烈焰上騰，相距纔數武耳。以隔牆堅厚，幸免於難，然卒不因是恐怖而巡視少懈。其在天津東局也，駐德使臣購歸新出試彈速率電機一具，譯者莫知其用，該故紳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其在天津武備學堂也，德國教習購得法越交戰時所用行軍瞭望已敝輕氣球一具，欲令學生演習試放，而教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該故紳乃督工別製徑五尺小球，用強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觀者贊嘆。教習內慚，工遂速竣。其在上海格致書院也，四方好事者造請無虛日，算術、格致、礦路、製造之屬，隨事指陳，各滿其意而去，以故通達者衆，風氣爲之大開。其在兩湖書院及無錫竢實學堂也，一時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誘掖獎勵，孜孜不倦，因材施敎，造就尤多，及門私淑弟子，今充各省高等學堂教員者，指不勝屈。此歷年出處敎習之大略也。

一、該故紳嘗謂口講之功不如著書之爲功尤大，蓋口講者僅在一時一堂，而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而無窮。故中歲以後，潛心著述，所著如算學筆談十二卷，能以淺顯易明之語，闡發精深之理，數年之間，重版十數，東南學子，幾乎家有其書。其著作之尤精者，如開方別術，併諸商爲一商，海甯李善蘭推爲空前絕後之作。積較術三卷，與近時日本譯行推差新法軌轍相同，而積較之成書，遠在推差法十數年前，其精思深造可知矣。他若求乘數法數根、演古循環小數、考算齋瑣語四種，則留未竟之緒，以待後之學者。此該故紳著書之大略也。

一、該故紳夙昔潛心老氏之學，澹忘榮利，務崇斂抑，不與世競。每出一語，深婉微中，恆傾其座人。敝衣粗食，窮約終身，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其淸德可風類如此。

謹將江蘇金匱縣故紳華世芳事實，開列清册，恭呈鈞鑒。

一、該故紳姓華，名世芳，字若溪，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爲華蘅芳之胞弟，生於咸豐四年，歿於光緒三十年，年五十二歲。

一、該故紳年十八入邑庠，旋食廩餼，乙酉科試，取拔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加州同銜。光緒二十九年，詔開經濟特科，今尙書瞿、江督周、鄂督張先後保奏，該故紳算學專家，精通時務，文行兼修，遠近奉爲師範，應選入都，再試被遺。

一、該故紳幼即穎悟，父道光甲辰舉人，江西永新縣知縣翼綸，最鍾愛之，日授以羣經左、國、史、漢、諸子之書，年甫弱冠，已上下古今泛濫百氏矣。兄蘅芳，以善算名於時，家藏算書百卷，該故紳潛心披閱，不數年盡窺其奥。

一、該故紳初應上海求志書院課，其算學題有艱深奥賾猝不易解者，悉能洞曉其理，由是善算之名偏播士林。江蘇學政黄侍郎體芳，聞而嘉之，特調考算學，肄業江陰南菁書院，以是登拔萃科，名譽益超卓矣。

一、該故紳初嘗游粤、游浙，校文學幕，旋應楚督張尙書之聘，充湖北自强學堂算學教員，分編洋務纂要一書，益研精教育新理。光緒二十二年，主講常州龍城書院，適詔旨振興學校，該故紳以經、史、輿地、算學四門課士，悉心指授，士論翕然。其明年兼主江陰南菁書院及靖江之馬洲書院講席，四方承學之士，聞風造請，誘掖奬勸，孜孜不倦，各滿其欲而去。於是成材者衆，學界風氣，因之大開。既而龍城書院改爲高等小學堂，該故紳訂章授課，獨任勞怨，開學

僅五月，學生一百六十名，分科講解，進步捷速。後該學堂竟以費絀中止，士論惜之。三十年正月，就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四月入都，充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算學教員，口講指畫，不辭勞悴。日課之外，復編譯講義，務以詳明曉暢，啓發後來，乃書未及竣，遽患肺疾歿於學舍。

一、該故紳秉性狷介，智識超遠，穎特絕倫。生平無疾言遽色，遇人接物，粹然一出於天和。力行四十餘年，學無不通，至老益篤。嘗於乙酉歲，刻所著恆河沙館算草數種，行於世，學者謂能闡發中西之秘，發前人未有之奇。尚有算術舉隅，今有雙套勾股術、三角新理等稿存於家，其遺稿之未竟者尚多，惜天靳其材，賫志以歿。

謹將江蘇金匱縣故紳華蘅芳、華世芳譯著各書，開列目錄，恭呈鈞鑒。

計開

行素軒算稿	十一册
代數術	六册
三角數理	六册
地學淺釋	八册
微積溯源	六册
算式解法	二册
防海新論	六册
御風要術	二册

測候叢談　二册

代數難題　六册

金石識別　六册　以上蘅芳著

恆河沙館算草　一册　世芳著

右共書十二種，都凡六十二册。

再上學部公呈

具呈候補五品京堂軍機領班上行走章京楊壽樞、憲政編查館統計局局長山西補用道沈林一、吏部郎中秦敦世、郵傳部郎中唐浩鎮、度支部參議上行走農工商部員外楊壽枬、陸軍部主事陶世鳳、學部普通司員外顧棟臣、陸軍部監察官河南候補道楊壽楣、法部主事尤桐、陸軍部正軍校丁錦、學部總務司審定科行走內閣中書楊模、外務部主事嵇鏡、二品頂戴河南候補道秋志熙、三品銜湖北候補知府張曾疇，爲製造專家倡興實業，臚列事實，環求據情代奏，宜付史館事：

竊無錫、金匱素稱大邑，代有聞人。國朝如秦文恭公蕙田、顧司業棟高，皆以經術湛深，一世宗仰。近時則華蘅芳、世芳兄弟，於舉世不爲之時，精研算術，昌明絕學，爲時所推。同時有以格致、理化專精製造名者，則有無錫徐壽。查該故紳質直無華，幼習舉業，繼以爲無裨實用，遂專究致知格物之學，討論經史，旁及諸子百家，積歲勤搜，凡數學、律呂、幾何、化學、鑛產、汽機、

醫學、光學、電學，靡不窮原竟委，而於製器尤精。江督曾文正公以「深明器數博涉多通」奏舉奇才異能，並以賓禮羅置幕下。文正公嘗憤西人專攬製機之利，謀所以抵制之，委該故紳創建機器局於安慶，與華蘅芳、吳嘉廉、龔芸棠及次子建寅等，潛心研究造器置機，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外人，程功之難，數十倍於今日。同治五年三月，造成木質輪船一艘，長五十餘尺，每小時能行二十餘里。文正勘驗得實，激賞之，錫名黃鵠。旣而奏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復委總理局務。時百事草創，該故紳於造槍礮彈藥等事多所發明，自製強水棉花藥汞爆藥，並爲化學工業之先導，而塞銀錢出海之漏巵，其有功於國計民生甚大。中國軍械旣賴以利用，不受西人居奇抑勒。顧該故紳不自滿足，進求其船堅礮利工藝精良之原因，悉本於專門之學，創議繙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柢。文正深韙其言，於是聘訂西士偉力亞利、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等，復邀集同志華蘅芳、李鳳苞、王德均、趙元益、孳孳研究，閱數年，書成數百種，泰西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實學，遂以大明，此爲歐西文明輸入我國之濫觴。復於同治十三年，設格致書院於上海，與諸生日夕講解，積久而功效愈遠。當時中興將帥，無不納交，延訪新學，該故紳澹於進取，輒以仲子建寅、季子華封代行。如山東機器局之成，不用洋匠一人。餘如大冶之煤鐵，徐州、開平之煤鑛，漠河之金鑛，四川之機器局，皆經該故紳擘畫規制，購機選匠，莫不合度。又以錫邑植桑育蠶，有天然大利，而不知興，民生日蹙，爰自治田植桑數十畝，躬爲倡導，復築竈烘繭，製機繅絲，以防利源之外溢，而蠶業大昌，邑民食無窮之利焉。該故紳性澹泊不求祿仕，諸疆吏折節論薦，皆力辭，卒以布衣終，贈二品封典。

再該故紳仲子建寅，英廉剛楧，幼而從父精研理化製造之法，以道員歷辦金陵、上海、山東、直隸各機器局，皆著成績。奏派出使德國二等參贊，著歐游雜錄二卷，歸國後督理京師農工商總局，加三品銜。生平繙譯泰西切要之書數十種，兼通明兵學，著兵書十六卷，進呈御覽。復經鄂督委辦漢陽鋼藥廠，仿造無煙火藥，歷次研究，蘄勝西製，已成小樣，功力悉勁，即擬開機廣製，以資戎備。二十六年二月，親至炸藥房，督同員匠拌和藥料，不意藥爆機轟，立時霣命，肢體分裂，死事極慘。鄂督張文襄公痛惜其材，奏照提督陣亡例請卹，奉旨追贈內閣學士，國史館立傳，入祀京師昭忠祠，及立功地方無錫原籍昭忠祠，蔭一子家保雲騎尉世職。

方今世界交通，泰西工藝各實學漸已風行，獨該故紳於草昧未啓之先，冥心獨運，卒能奮起絕業，迭著成效。數十年來，流風未沫，職等里閈相同，見聞較確，深慮年湮世遠，潛德勿彰，致研精實業之苦心，無以明於後世，滋爲惋惜。查浙江李善蘭，以算學名家著述最富，經國史館蒐采遺蹟，列諸史冊。華蘅芳、世芳兄弟，並以算學著述呈蒙大部允准代奏，宣付史館立傳，遐邇同欽。該故紳徐壽與李善蘭、華蘅芳等學術相同，並爲四海士林之所尸祝，而振興實業尤爲今日中國富強之要圖，謹臚陳事實，開列清册，合詞援案呈求中堂大人俯准據情奏乞天恩，將該故紳徐壽事蹟，及所譯著各書，宣付國史館立傳，以綿絕學，而興實業，實爲公便。謹呈。

附呈事實清摺、譯著書目清摺各一扣，並譯著各書十二種，共七十九册。（宣統元年八月三十日）

謹將江蘇無錫縣故紳徐壽事實開列清摺，恭呈鈞鑒。

一、該故紳姓徐名壽，號雪村，世居無錫北鄉社埄里，是爲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人。生於嘉慶二十三年，歿於光緒十年，年六十七歲。

一、該故紳性純孝，五歲失怙，事母盡子道，痛母苦節，欲爲請建旌節坊，而貧乏未果，乃衣冠不純綵，至年六十而始成。

一、該故紳居恆以啓迪後學爲首務，嘗謂講格致而無成書可考，難以廣流傳。既建上海編譯局，江督曾文正公大爲嘉許，有「此舉較辦製造局尤要」等語。譯述數年，成書甚富。日本聞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訪問，購取譯本，歸國倣行，今日本所譯化學中名詞，多有相同者，職是故也。

一、該故紳名譽既大著，李文忠公、丁文誠公及丁中丞日昌欽信尤深，凡有興作，無不訪問，爭相延致，而該故紳不求聞達，均以「譯書行世較專治一事，影響於社會尤大」辭之。至山東、湖北等省機器局成立，該故紳皆首先擘畫，或爲購置應用機器，或代僱華洋工匠，遙爲佈置，成效以昭。

一、該故紳以洋人入內地購買鮮繭，既違公約，兼奪民利，乃倡立烘竈以爲抵制，人爭倣效。稅吏有異議者，乃請撫院准行，方始成立。舊時錫邑養蠶之家，以不能多繅，出數甚少；自出售鮮繭之法行，民間養蠶，歲增數倍，獲利益豐。迄今兩邑之繭，每年値價三百餘萬元，皆該故紳倡導之效也。

一、該故紳當粵匪之亂，在籍治團。仲子建寅方幼，竊聞某鄉人私論敎匪潛謀不軌，及起事日期，均藏匿離垢庵中。該故紳探悉情狀，即挈局勇百名，前往搜緝，果獲匪徒數十，並刀鎗、

旗幟、册籍及約期冬至舉事傳單，報縣追捕，戮爲首數人，餘黨解散，閭里以安。

一、該故紳賦性狷樸，敦尙節儉，衣食不求華美，居室但蔽風霜，修然野外，輒怡怡自樂。每出門，徒行數十里，無倦色，至老不衰。論者以爲眉壽之徵，全由勤苦得來也。

一、該故紳與同邑華蘅芳少相友善，共事譯書，縱談名理，每遇艱奥處，必互相攻磋，久之豁然貫通，拊掌稱快。

一、該故紳平素學問，內則克己正心，外則維持世道，常以不愧不怍自省。當弱冠時，銘座右云：「不二色，不妄語，接人以誠。」又治家有法，凡婚嫁喪葬，不用陰陽選日，治喪不用僧道樂工，營葬不用堪輿家言，而力闢巫覡讖緯五行生尅之異說。

一、該故紳高尙不仕，專心纂譯，以爲啓迪後進之總機關。與華蘅芳俱抱此宗旨，終身不渝，以布衣終。以子建寅貴，追贈二品封典。

謹將江蘇無錫縣故紳徐壽譯著各書，開列書目，恭呈鈞鑒。

計開

西藝知新	六册
西藝知新續刻	九册
化學鑑原	四册
化學鑑原續編	六册
化學鑑原補編	六册

物體遇熱改易記　二册
營陣揭要　二册
測地繪圖　四册
汽機發軔　四册
化學考質　六册
化學求數　十四册
寶藏興焉　十六册
以上譯著各書共十二種，都七十九册。
法律醫學　十二册 已梓未印隨後補呈

學部奏請將華蘅芳等事實宣付國史館立傳摺

奏爲絕學專家，援案仰懇天恩，宣付國史館立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部據候補五品京堂軍機領班上行走楊壽樞等呈稱：「江蘇金匱縣已故運同銜升用知府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華蘅芳及其弟已故直隸州州判華世芳，研精算術，深明格致，同治初元，江南創設機器製造局，築廠置機，華蘅芳多所贊畫，繙譯館開，任譯算學、地質諸門，成書十二種，都百六十餘卷，風行海內。先後主講上海格致書院、湖北自強學堂、兩湖書院、無錫竢實學堂者垂二十年，

成就學生甚衆。華世芳歷充湖北自強學堂算學教習、常州龍城書院山長、上海南洋公學總教、農工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算學分教，教授精勤，士論翕服。該二紳學邃行優，導學界之先河，爲師儒所尊仰，謹開具事實清册，及所譯著書目，呈請代奏」等因前來。正在核辦間，復據該京堂等呈稱：「江蘇無錫縣已故二品封職徐壽於數學、律呂、幾何、重學、鑛產、汽機、醫學、光學、電學，均能窮原竟委，索隱鉤深，經前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後先委辦安慶機器局、江南製造局，發明製造強水棉藥汞爆藥諸法，又首建繙譯西書之策，譯成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書籍，凡數百種，爲中國講求西歐藝術之濫觴。同治十三年，在上海設立格致書院，肄習西藝，爲今日開辦學堂之先聲。他如山東、四川機器局，大冶煤鐵，開平、徐州煤鑛，漠河金鑛，亦多賴該故紳訂定章程，擘畫規制。奇材異能，當代罕覯，呈請併案奏明」等因前來。

臣等伏考國朝儒臣精通算學者，如梅文鼎、王寅旭諸人，均得列傳儒林，傳之不朽；近世如浙江海甯州已故三品卿銜李善蘭亦以精疇人之業，經館臣採訪事實，爲之立傳。又已故道員徐建寅，即徐壽之次子，長於製造化學，由前大學士湖廣督臣張之洞，爲之具奏請旨，宣付國史館立傳在案。臣等查華蘅芳、華世芳較李善蘭稍晚出，而與之齊名。徐建寅之學，即受之於其父徐壽。李善蘭、徐建寅既得名登國牒，華蘅芳等事例相同，學術尤邃，聖朝發潛闡幽，當不忍聽其湮沒。自樸學就衰，士方致力帖括，多以新學爲詬病。該故紳等獨能於舉世不爲之日，發明絕學，餉遺後賢，厥功頗鉅。擬援照成案，懇將已故運同銜升用知府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華蘅芳、已故直隸州州判華世芳、已故二品封職徐壽三人事實著述，恩准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振學風，而昭來許。所有絕學專

家援案懇恩宣付國史館立傳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故運同銜升用府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華衡芳事略

竊維國勢強弱，視乎人才，而人才之振興，尤賴朝廷之宏奬。況今廣設學堂，務求實用，苟不於學術湛深之士亟予表揚，則往者恐沒世無傳，來者亦觀型無自。故員華蘅芳，江蘇金匱縣監生，年十四，見插架有程大位算法統宗殘帙，讀而好之，中列飛歸等題，世俗所謂難能者，不數日而盡通其法。時故員之父方家京師，因購求數理精蘊及九章算術等書，命之肄習，由是所學益進。嗣從無錫鄒歲貢安鬯游，得讀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之書，豁然通天元四元之術，校補數書九章，凡數百字，皆宋景昌校勘記所未詳者。咸豐初，西人開墨海書館於上海，代數、幾何、微積、重學、博物之書，次第譯成。是時西學初入中國，鉤輈詰屈，讀而能解之者，寥寥無幾。故員獨潛思冥索，洞燭局鑰，能推闡而發明之。又嘗與無錫徐壽講求博物之學，是時聲、光、化、電各種器皿，運入中土者絕稀，故員與徐壽多方搜求，始致十一。朝夕研究，目驗手營，偶有疑難，互相討論，必求渙然冰釋而後已。知三稜玻璃之分光七色也，求之不可得，乃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驗之；知槍彈之行拋物綫，而徐壽疑其仰攻與俛擊之矛盾也，乃設立遠近多靶以測之；此故員少年力學之大略也。

咸豐十一年，曾文正公駐師安慶，以故員與徐壽研精器數，博涉多通，同薦於朝。江蘇巡撫薛公煥奉特旨訪求，咨送軍營，故員遂與徐壽同至安慶，歷筦安慶、金陵軍械所事。當在安慶時，徐

壽呈請自造輪船，鳩工庀材，經年告成，名曰黃鵠，是爲中國自造輪船第一艘，一切推求動理，測算汽機，故員之力居多。同治初，曾文正公奏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建築工廠，安置機器，故員實經始其事。及繙譯館開，故員乃與徐壽分門筆述，徐壽任化學、汽機諸屬，故員任算學、地質諸屬，其後遂各以專門名家，然兩家之學，實相資爲用。故員所譯各書，文辭朗暢，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著譯書事略一卷，備詳其事。故員居上海幾四十年，前後譯成西書十二種，一百六十卷。嘗以其間，兩至天津，一至湖北。其在龍華火藥廠也，自製強水，以節漏巵，朝夕巡視各廠。一日將到研藥廠查工，路遇洋匠，立而小語，轟然一聲，烈焰上騰，相距僅數武耳。以隔牆堅厚，幸免於難，然卒不因是恐怖，而巡視少懈。其在天津東局也，駐德使臣購歸新出試彈速率電機一具，譯者莫知其用，故員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其在天津武備學堂也，德國教習購得法越交戰時所用行軍瞭望輕氣廢球一具，欲令學生演習試放，而教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故員乃督工別製徑五尺小球，用強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觀者贊歎，德教習內慚，工遂速竣。其在上海格致書院也，四方好事者造詣無虛日，算數、格致、礦路、製造之屬，隨事指陳，各滿其意而去。以故通達者衆，風氣爲之大開。其在兩湖書院及無錫竢實學堂也，一時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誘掖獎勸，孜孜不倦，因材施教，造就尤多，及門私淑諸弟子，今充各省高等學堂教員者，指不勝屈。此故員歷年出處及教育之大略也。

故員嘗謂口講之功不如著書之功尤大，蓋口講者僅在一時一堂，而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而無窮。故中歲以後，潛心纂述，所著如學算筆談十二卷，能以淺顯易明之語，闡發精深之理，

數年之間，重版十數，東南學子，幾乎家有其書。其著作之尤精者，如開方別術，併諸商爲一商，李善蘭推爲空前絕後之作。積較術三卷，與近時日本譯行推差新法軌轍相同，而積較之成書，遠在推差法十數年前，其精思深造可知矣。他若求乘數法數根演古循環小數考算齋瑣語四種，則留未竟之緒，以待後之學者，求之今日，尙無其人。此故員著書之大略也。

故員先以隨父君鄉治團，經團練大臣龐鍾璐奏保藍翎六品銜。同治二年江北肅清案內，曾文正公奏保以縣丞選用。四年克復金陵案內，奏保免選縣丞，以知縣選用，花翎同知銜。後以江南機器局歷届保案，奏保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選用，俟選缺後，以知府升用，並加運同銜。此故員洊歷官階之大略也。故員學問博通，凡經史、詞章、輿地、音律、理化、醫學、工藝、製造等類，靡不游其涯涘，抉其籓籬，而世顧僅推之爲算學家者，以其他爲算學之名所掩也。其論物理也，尙實驗，似英之培根。其講算術也，能發明新理新例，似英之奈端。其著書也，惟恐人不知，似宣城之梅文鼎。要之自通商六十年來，代數、微積、聲光、化電、熱力之學，今日習見習聞，能者漸多，問津自易。而當其始，西法初來，扞格不入，苟無一二人焉開通塗徑指示方法，提倡於數十年之前，則今日之傳習推行，亦未必有如是之易。

近世耳食者流，剿襲皮毛，類皆致通顯，膺厚實。如故員者，於舉世不爲之日，冥心孤往，發明學理，獨開風氣之先，祇以操行狷介，不慕榮利，敝衣粗食，窮約終身，官不過四品。其歿也，家無百金之蓄，重可傷矣。宮保之創兩湖書院也，首命故員以分校算學，戊戌年之保舉經濟特科也，亦嘗以「算家耆宿，士林宗仰」，附名薦牘。是故員之學術，曾文正後，惟宮保知之最深。查

光緒二十三年劉忠誠公以敎諭汪士鐸學行可傳，奏請宣付史館，奉旨允准在案；今故員學行出處與汪士鐸大略相同，而學術之有用，尤爲過之，爰敢撮述崖略，伏求俯賜采覽，援例陳奏，無任感激屏營之至。所有故員著譯各書六十八册，一併呈鑒。

右稿模所代擬，於乙巳歲在武昌上諸楚督張文襄公，已荷允准，卒以因循，未經奏聞，是爲今日公呈之藍本。身後之微名，其遲速隱顯，尚付諸冥冥不可知之數，豈遇合眞有緣耶！泚筆識之，輒爲三歎。楊模敬誌。

附錄若汀先生軼事數則

先生嘗乘夜航，雜遝儔人中，閉目危坐搆思。忽悟一算數捷法，爲生平所未到，不覺黑闇界倏現大光明，心地開朗，快如登仙。其頓悟妙理如此。

先生與人交，務崇謙抑，而諧語輒能動人。模嘗以「斂退似老，恢奇如莊」目之。其主講兩湖及自強學堂，高名鵲起，後輩爭承謦欬，及相處既久，或加傾軋，絕不與校，輒遜謝以去，時論稱其高尚有度焉。

先生在竢實學堂，敎授幼生算法加減，手畫黑版，有時故錯舛其數。幼生或笑曰：「先生誤矣。」一則徐令改正之，笑謂幼生曰：「我今老矣，算學竟不及爾等。」諸生均忻忻鼓舞，益厪於學矣。

先生在滬時，偶爲扶鸞之戲，下語不及禍福，但以甲乙設喻，描繪物情，多涵哲理，而歸宿於

虛無，彙成卷帙，題曰「紫鸞偲語」，蓋寓言也。嘗刊行之，今佚。

雪村徐公家傳

先生諱壽，號雪村，世居無錫北鄉社岡。五歲失怙，事母盡子道，年六十矣，冠衣不純采，因欲爲母建旌節坊而資乏未成也。幼嫻帖括，習舉業，思以爲無裨實用，棄之。遂專究乎致知格物之學，潛心經濟，討論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凡與格致有涉者，如數學、律呂、幾何、重學、化學、礦產、醫學，靡不窮源竟委焉。嘗言格致之理必藉製器以顯，而製器之學原以格致爲旨歸，故於製器之學爲尤精。昔曾文正公以「深明器數，博涉多通」奏舉奇才異能，而以賓師相待，噫亦盛矣。更有足欽者，惟與人交遊而宛同寒素，渾然敦樸，自奉儉約，而購備格致器物，多金不惜。因是見者歎服，聞者心傾，遂相傳爲化學專門、製器名家。當道者遠慕盛名，屢次相招，而先生以爲恐廢學業，不願應聘，殆所謂吏隱者歟。但此皆世所習聞之事，而先生之學實不止此，更有大者在焉。

溯其平素之學，內則克己正心，外則維持世道，涵養數十年，常以不愧不怍自省。當弱冠時，書銘於座右云：「不二色，不妄語，接人以誠。」又云：「毋談無稽之言，無談不經之語，無談星命風水，無談巫覡讖緯。」其見諸行事也：婚嫁喪葬概不用陰陽擇日之法；四時祭祀專奉祖先而不祭外神；治喪不用僧道懺醮以及樂工鼓吹；營葬不用堪輿家言；居恆與人談議，所有五行生克之說、

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總以實證引進後學：可見其心地明淨，胸襟曠遠，而於天人性命之學，直接古人，非涵養功深，何能臻此！其平素居心，又以嘉惠後學爲務。嘗謂講格致而無成書可考，難以廣傳，故在江南機器製造局，與西士傅蘭雅專譯格致諸書，不辭勞悴者十年於茲，後學藉有津梁，而先生格致之學，亦由此益深矣。然雖譯有成書，尤恐學者難尋門徑，擬於上海設立格致書院，以爲會集講論之所，此事亦與傅蘭雅諸君𠶷議及之。芳久與先生游，最詳悉其生平，故樂爲述之，而亦藉以附驥焉。

光緒紀元歲次丁丑九月，世愚姪程培芳拜撰。

仲虎徐公家傳

光緒二十有九年，徐氏重輯宗譜，仲虎徐公卒兩年矣。其仲子振清，余婿也，持公行狀來，乞余爲傳。余不文，曷足以傳公；雖然公之學足以濟世，公之才足以用世，况其任事之銳，處事之勤，有卓卓可傳者，固不以文重也。余與公有戚誼，知其行事也詳，因爲之詮次焉。

公姓徐氏，諱建寅，字仲虎，世居無錫之社崗。曾祖審倫，祖文標，敦行力田，以碩德聞於鄉，皆不仕，贈如公官。父壽，有奇才，開中士格致之先，別詳程培芳所作傳中。昆弟三人，公其次也。

公少勤敏，善察隱微，童時已見端倪，至老不衰。咸豐三年，粤寇南下，蘇常戒嚴，公父方與

邑紳舉辦團練。公甫九歲，聞有匪黨匿離垢庵中，潛偵得其爲首姓名並舉事日期，急告父白諸局，率勇往捕，盡獲其黨。解邑嚴訊，戮其魁，餘衆盡散，一時賴以安堵。同治元年，隨父之安慶大營軍械所，年未弱冠，時公父方謀造黃鵠輪船，苦無法程，日夜凝想，公累出奇思以佐之，期年而船成，剏從前之所未有，得公之助爲不少也。

公於是器象之學日益進，復在上海製造局助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等船。時公父方與西士傅蘭雅、金楷理等譯西書，公亦朝夕從事，成化學分原、汽機尺寸、器象顯眞、器象顯眞圖、造鐵全法、水師操練、輪船布陣、營城揭要、汽機必以、汽機必以附卷攝鐵器說、石板印法、砲與鐵甲論年代表、造硫強水法、操格林砲法、海軍章程、運規約指、汽機新制、藝器記珠、聲學、電學若干種行世，動中肯綮，闢西學之門戶，皆公父子力也。

十三年，奉調天津製造局，剏造強水，較之購自外洋，値廉數倍。是年，總理衙門諸王公徵求人材，吳撫丁公命公籌論時局，公遂上萬言書，總署得書稱善。公時本秩已保郎中，因奏保堪充使才，奉旨以出使大臣記名簡放。光緒元年，東撫丁文誠公傾倒公才名，調公總辦山東機器局，躬自剏造，未嘗延用西人，越兩年而完竣。文誠以「心思縝密，條理精詳」入告，奉總署傳諭：速往西洋考求一切。旋授德國參贊，因是歷游英法諸國，有所聞見，悉筆諸書，成歐游雜錄二卷、德國議院章程一卷、德國合盟記事本末一卷。十年回國覲見，奉特旨以知府發往直隸。無何，請假回滬侍父，旋即丁憂，哀毀盡禮。十二年服闋，江督曾忠襄調赴金陵，會辦機器局。總辦郭道道直服公才，事必倚公，因就局中機器，練成鑄鋼及西式後膛抬槍，夙夜勤劬，始終不倦。

十五年鎮江焚毁教堂並折領事署旗幟，幾釀大事，忠襄憂之，檄公赴鎮。公以本籍未便爲辭，仍不獲命，諄促前往，卒以一人獨當數國，據理辯論，不抗不卑，未及三月，竟得和平結案，此非閱歷有素，不能勝任也。忠襄以聞於朝，得旨嘉獎。是年護江督沈公密保，公奉旨交軍機處存記。二十年由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公以文報勞績，奏保道員，奉旨發往直隸。二十一年冬，特旨召見，垂詢時局，奏對稱旨。尋派查驗天津威海船械，復命後，留充督辦軍務章京。越明年，派充福建船政提調，事必核實。公暇博考中外羣籍，纂成兵法新書十六卷，並著議院章程一卷，測地捷法一卷進呈，奉旨留覽。旋派充農工商務大臣，專摺奏事。尋與今鄂撫端公及吳道同請緩辦，奉旨許可。方回籍掃墓，即奉鄂督南皮張公奏留湖北總辦全省營務，並教吏館武備總教習。時以自強淬勵將弁，並於公事之餘，手譯造船全書二十卷、繪畫船線四卷。張公復檄督辦保安火藥局。是時外洋火藥不入口，大府深慮告匱。公慨然任之，指授衆工，自造機器，摹倣西製，越三月告成，然放比驗，與外洋來之稱善者，幾無以辨。漢陽故有鋼藥廠製造棉藥，嗣因洋工離廠，成藥無期，張公復檄公兼辦。公知此事實所優爲，感知遇之隆，忘危機之蹈，期於取材本地，以免仰給外人，日手杵臼，親自研鍊。二十七年春，造成棉質無煙藥，試驗其力，可與外洋之藥相仿。方喜可以大造，日率工人親蒞指授，乃於配合時藥然而轟，公遂遇害，同殉員弁工人凡十六人，肢體均裂，功在垂成，身忽慘殉，是可傷矣！此二月十二日事也。

綜公平生，心思每出人意表，而慮事輒中。西人以製器稱，而法恆繁重，公每以簡法勝之。至其知難不退，見危授命，此尤憂時憂國之誠所迫而出。顧公性剛直，無少假飾，遇世之泄沓者流，

動輒相忤，以故屢荷九重特達之知，而終未盡展其才，蓋江河日下之時，賢者固當轗軻也？悲夫！

公丈夫子八：長家保，候選道；次即振清，內閣中書；又次召棠，九品職銜；又次鳳岐，候選鹽大使；又次德保、福保、京保、榮保，業儒。孫四：長慶雲，次倬雲，又次俊熙、鄂雲，類皆克承家學，勤敏一如公，異日席慶以昌大門閭，惜公不獲見，此又輟筆而爲之喟嘆者矣！

同里姻愚弟孫景康撰。

華若溪同年哀詞

嗟乎！吾人戴數寸之腦，挺七尺之軀，豈當爲我有哉！天賦秉彝，不容自閟，上以報國家，下以酬人羣，精者損腦與氣，粗者决棄身及名，方盡吾之職，任彼泯泯以生，蠕蠕以動，墨墨以朽者，吾憾焉，吾恧焉！

同年友華君若溪，少沈穎，思力之強，超絕等倫。哲兄若汀徵君故以算學名世，君發篋讀其秘籍，亦旣擺脫徑蹊，力造深微矣。嗣爲吾師瑞安侍郎所激賞，偕登萃科，聲望益隆，學益猛進。然君之志，獨由太初邃古而旁驁乎東西作者之林，終日危坐一室，游心千仞，同居不聞呼笑聲，終身無急遽之色。及爲後生講解，且從容，且懇篤，反覆批導，如環無端，假淺顯之理，發深潛之思，湛然於舌，秩然於筆，異乎造作艱奧以自藏固者也。中年歷主湖北自強、江陰南菁、常州致用精舍、上海南洋公學各講席，而心力之悴，於武陽縣學堂爲多，開校一載，搢紳水火，聾瞽疲老，挾

臭腐以相訾警，君乃皤然高引，而弦誦輟響者累年。未幾，商部多君教育材，徵詣京師，教授高等實業學堂。今年春，積勞病肺以歿，春秋五十有二。君二子曾蘭既奉喪歸，則以書來赴，哀哉！君長身玉立，儀容甚偉，豐髯半蒼，頭髮早白，或且疑爲六十、七十歲人，君亦漫應之。當萬國競爭之會，世界中人各以學業思力相戰勝，則腦尙焉。君雖皤然老翁乎，而腦電銳捷，足了少年百輩。天不慭遺，實此哲人，吾不能爲造物者解也。……

光緒甲辰季秋，年愚弟楊模敬譔。

附錄徐氏冢弟所著書目：

器象顯眞　二册

器象顯眞圖　一册

兵學　八册

歐游雜錄　二册

德國合盟紀事本末　一册

德國議院章程　一册

輪船布陣　二册

以上仲虎君譯著

電氣度錄　一

考試司機　六

以上祝三君華封譯著。

跋

吾邑華、徐四君子事實牘奏，輯治既竟，而俞仲還同年實任剞劂之事，既成，名曰錫金四哲事實彙存。楊模又言曰：我邑數十年間，沈思遐舉之士，蓋亦夥矣。徐、華之先，有余善人蓮村治，鄉曲老宿，布衣徒步為閭里勸善說法，以俚言樸行為衆情所歸，嘗手擒劇盜，復改良戲劇，躬自演講，以砭惡俗，東南翕然宗之。周君進之嘗作小傳，竊猶病其略也。稍後龔叔度師履純、孫仰泉先生鵬飛，以樸學摯行聞於時，不事纂述，黯然而光，鄉舉孝廉方正，不就而歿。薛氏庸盦福成、季懷福保昆弟，同以政治古文鳴於世，功在社稷，其聲譽尤卓卓云。知交中則有秦潛叔寶璣、范孟和鈞、張曉帆乃勳，用意志文學相契結，各為詩古文如干卷，未及高年，先後殂謝。模嘗刋句吳三君子集以大之。又雪老三子祝三華封，性超穎，為父所鍾賞，譯著書最夥，以製造為治生。雪老平生秘密學說及精捷械皿，悉以貽之，亦異數也。廿餘年來，薄俗寖媮，士紳或嫥己自高，惟知以眉睫胸臆為務，求古人俠義之風，州來季子、鱄設諸、梁伯鸞之餘烈，倜乎遠矣。方今時局傾危，立憲期迫，朝命公舉議員。吾邑人所以綢繆鞏固，為自治保甿之計者安在？吾願搢紳先生以迨工商農甿，務各蕩滌舊染，同心合羣，以求完成地方

之公益，不以固我之見自封，勿徒以尺縉寸土，紛紛鬨嘵，以招並世之誚，此模所日夜叩心以竢者者也。宣統二年仲夏，楊模又跋。

盛宣懷行述

盛同頤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傳大臣顯考杏蓀府君行述

府君姓盛氏，諱宣懷，字杏蓀，一字幼勖，號次沂，又號補樓，別號愚齋，晚號止叟。世爲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吾宗得姓，肇於周文王子郕叔武，至穆王時已易郕爲盛。其後有南北二宗，漢司空允之裔自梁國遷廣陵爲郡著望，皆南宗也。迨宋南渡，遠祖某又徙金陵，八傳而至明歷城侯庸，建文時拜平燕將軍，屢撓北師，卒以忠死事，詳明史本傳。侯長子延一公。延一公長子睿公以歲貢生官知縣，自金陵卜居武進縣西北之龍溪，是爲遷常始祖。

府君曾祖考士洪公，諱洪仁，議敘從九品，事蹟載邑志及桑梓潛德錄。本生曾祖考逸帆公，諱林，國學生並誥贈奉直大夫，晉贈資政大夫，累贈光祿大夫。祖考惺予公，諱隆，嘉慶庚午舉人，浙江海甯州知州，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考旭人公，諱康，道光庚子舉人，甲辰進士，侍郎銜正一品封典，布政使銜湖北鹽法武昌道，浙江候補道，誥授資政大夫，誥封光祿大夫。曾祖妣氏劉，本生曾祖妣氏徐，祖妣氏費，皆誥封宜人，晉封夫人，累贈一品夫人。妣氏費，誥封夫人，誥贈一品夫人。先大父生子六人：長即府君。次仲父蕉蓀公，諱㝢懷，附貢生，候選郞

中。三諱廷懷，四諱寰懷，皆幼殤。五叔父薇蓀公，諱星懷，附監生，三品銜候選知府，卹贈太僕寺卿銜。六季父萊蓀公，名善懷，附監生，分部郎中。

府君之生也，在道光甲辰九月。其春，先曾大父在安吉官廨，夢舊宅老杏一株，花發如錦，聞先大母方娠，心以爲祥。先大父又適捷春闈，迨府君生，遂以杏字焉。歲己酉，曾大父以大父已筮仕於皖，乃自浙謝病歸，見府君端凝朗秀，舉止如成人，輒心喜，語所親曰：「是兒必爲偉器。」府君自勝衣就傅，即穎悟洞澈，好深湛之思，質疑問難，每出所肄諸經外，塾師或無以對，而心奇之。

庚戌冬，大父權判和州，大母奉曾大父母就養。居二年，粤氛漸熾，府君復隨侍返里。咸豐丙辰，先伯祖贈太僕彥人公署浙歸安令，迎曾大父母於官舍。時江南軍事日棘，浙西亦不靖，逾年，板輿仍回里門。庚申二月，伯祖殉難於杭。未幾，賊蹤偪常州，曾大父母先期避地於江陰長涇鎮，郡城既陷，又渡江居鹽城。大父方權湖北糧道，遣使奉迎，乃自通州航海至寧波，由金衢間道出江右，轉輾以達於鄂。水陸數千程，寒暑六閱月，崎嶇險阻，倖而獲全。府君與從伯父柏蓀公上侍重闈，下撫親屬，至纖至悉，將護維謹，使老人不知有亂離轉徙之苦，時府君年才十七耳。

同治壬戌，先妣董夫人來歸。旹大父官湖北鹽法道，値川淮互爭引地，相持久不決。府君於趨庭時，私草川淮並行之議，大父採其說以上，卒如所議行，大父心賞府君，益勉以有用之學。府君入秉庭訓，出與鄂中賢士大夫遊，蓋自胡益陽、嚴新繁相繼撫鄂，軍務吏治，嚴明整飭，冠於各行省，府君旣事事研求，益以耳目濡染，遂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生平事功，基於此矣。

癸亥十一月，伯兄昌頤生。丙寅，偕仲父回籍應童試，同補縣學生。適曾大父以是年重遊泮宮，

學使和州鮑花潭中丞源深親書「攜孫同游」扁額以贈，士林以爲美談。其明年五月，曾大父以微疾捐館，府君隨侍大父，扶櫬回籍。七月，仲兄和頤生。會丁卯秋試，府君以曾大母期望綦切，未售，頗怏怏。十月，曾大母見背。戊辰七月，不孝同頤生。其冬，大母又棄養。府君以大父積勞之躬，迭遘怫逆，哀瘁若不自勝，遂茹悲制痛，曲慰大父，而每慟幾絕，枕裀間淚漬常斑斑也。

大父自奉諱家居，壹意爲惇宗睦族之事，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府君亦以讀禮餘暇，參預規畫，絕不以外事攖心。庚午二月，仲父蕉蓀公卒，大父命以仲兄爲之嗣。四月，李文忠公繇鄂督師入陝，防剿回逆，帷幄需才，楊萩舫京卿宗濂，函招府君入幕。文忠夙與大父雅故，一見器賞，派委行營內文案兼充營務處會辦，屬櫜鞬侍文忠左右。盛夏炎暑，日馳騎數十百里，磨盾艸檄，頃刻千言，同官皆斂手推服。未幾，天津教案事起，畿疆戒嚴，府君從文忠由陝歷晉，馳赴直省，涉函關，登太行，盡攬山川阨塞形勝，日與文忠部曲名將郭壯武公松林、周壯武公盛傳輩討論兵謀，歷練日深，聲譽亦日起。旋奏調會辦陝甘後路糧台、淮軍後路營務處。府君初以議敘主事，改候選直隸州，從軍逾年，洊保知府、道員，並賞花翎二品頂戴。辛未，畿輔大水，大父倡捐棉衣振米，命府君詣淮南北勸募，集貲購糧，由滬赴津散放，是爲府君辦理振務之始。

先是丁卯戊辰間，曾文正公及丁雨生中丞日昌，在江蘇督撫任時，採道員許道身、同知容閎條陳，有勸諭華商置造輪船、分運漕米兼攬客貨之議，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府君以爲大利不可不興，每欲有所陳說。至壬申五月，見文忠及沈文肅公議閩廠造船未可停罷摺內皆以兼造商船爲可行，遂獻議二公，主張速舉。大致謂各國通商以來，火輪夾板日益增多，駛行又極迅速，中國內江外海之

利，幾被洋人佔盡。現在官造輪船內並無商船可領，各省在滬殷商，或置輪船，或挾資本向各口裝載貿易，俱依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華股居其大半，本利暗折，官司不能過問。若正名定分，繇官設局招徠，俾華商原附洋股逐漸移於官局，實足以張國體而弭隱患。擬請先行試辦招商，爲官商接洽地步，竢商船造成，隨時添入推廣通行。又海運米石日增，江浙沙寧船不敷裝運，有商局輪船輔其不足，將來米數加多，亦可無缺船之慮。文忠深韙其言，乃命府君會同浙江海運委員朱雲甫觀察其昂等酌擬試辦章程上之，江浙大吏，交相贊成，於是南北合籌規模漸具，是爲府君辦理輪船招商之始。癸酉六月，奉文忠劄委會辦該局事宜，兼管運漕攬載。

八月，應北闈鄉試報罷。

甲戌，以直屬水災振撫案敘勞，賞加布政使銜。

先是洋商旗昌、怡和、太古各公司輪船，已久在長江及閩、粵、津、滬海面往來如織。府君請於文忠，號召熟悉商務之粵紳唐廷樞、徐潤等爲總董，倡招華股，以乘其後，而力薄勢微，洋船復大跌水脚，併力傾我。府君日夕與朱雲甫、翼甫、唐景星、徐雨之諸公苦心擘畫，力任艱鉅，然瀕於折閱者數數矣。

光緒乙亥秋，文忠會同江督劉忠誠公、鄂督李勤恪公劄委督辦開採湖北煤鐵礦務，仍兼領招商局事。旹風氣未開，民間惑於地脈風水之説，旁撓者衆，經營累月，始有端緒。而廣濟、興國所屬佳礦尤多，府君以各省船砲等局需煤日廣，與其購自外洋，不若採自中土，而土煤稅重，難期暢行，乃請援照台灣減稅成案辦理。蓋雖篳路藍縷，而已肇今日冶礦宏富之先聲，是爲府君辦理礦業之始。

丙子六月，文忠赴煙台，與英使威妥瑪議結滇案。府君隨節，多所贊畫。初，同治丙寅，英商擅築滬達寶山江灣鎮鐵路，至光緒丙子，又展至吳淞，滬道奉上官命，屢向英領阻止，至是威使以爲言，文忠即奏派府君詣滬，與英員梅輝立會商歸宿之法。八月，忽忽應秋試，出闈，即與梅輝立定議於江寧，以二十八萬餘金購歸，行止聽我自便。旋以鐵路不適用於中國，羣議拆毀，府君陰惜之而莫由爭也。榜發又薦而未售，由是府君遂絕意科舉矣。

輪船招商局歷辦已經五年，艱苦支撐，商股官款，兩皆漸裕，旗昌公司久因爭跌虧耗，陰欲退讓，一言輕發，爲府君所持，遂倡歸併旗昌之議。旗昌成本號三百萬兩，迭與核實磋減，卒以二百二十二萬兩成交。文忠以費鉅難籌，使府君就商於江督沈文肅公。府君馳赴金陵，瀝陳此局之關繫國防大計，江海利源，苟囿於狹小，他日決不足與各國商輪競，是歸併旗昌厚我勢力，實爲此局生死存亡之一大關鍵，言之累日不已。文肅鑒府君誠，知必集事，且深知此舉爲要圖，慨允奏撥公款百萬金以濟不足。原奏有云：「不可失者時也，有可憑者理也。論時則人謀務盡，適赴借賓定主之機；論理則天道好還，是眞轉弱爲強之始。」府君每誦之，曰：「斯誠謀國老成滿志躊躇語也。」是役也，驟增巨輪十數，船步屯棧林立，遂與怡和、太古並號三公司，名且駸駸駕而上之焉。

丁丑二月，府君以直隸儘先補用道稟請赴部引見。文忠奏稱：「該員心地忠實，才識宏通，於中外交涉機密，能見其大。其所經辦各事，皆國家富強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歷練，必能幹濟時艱，爲國大用」等語，論者謂府君膺此上考，殆無媿詞。

自光緒紀元以來，山右頻歲大祲，赤地千里，直豫亦苦暵乾，南中義振，實權輿於此時。厥後

若施少欽封翁、嚴佑之廣文、謝綏之太守諸公，皆以委身振荒，名動天下，而咸奉府君爲標幟。戊寅，河間府屬被災劇重，吳窓齋中丞時以編修自請放振，文忠奏派府君及李秋亭太守金鏞與偕。府君稔知州縣查戶假手胥役不足恃，每躬自巡行邨落，按戶抽查，在東光縣某鄉竟至露宿終夜，歸而欬逆上氣大作，蓋畢生喘疾所繇萌芽也。府君目擊災重款絀，捐貲爲倡，罄所積集金巨萬猶不足；庶母刁夫人見府君籌思中宵，悴形於色，乃典鬻珍物，盡出己蓄以附益之。

十一月，先妣董夫人以產後誤服涼劑病歿。大父命刁夫人主持家政，俾府君稍紓內顧之憂。己卯十月，奏署天津河間兵備道，值災情方劇，受任伊始，首先綜理振務，集捐數十萬，兼資工撫，救濟甚衆，並裁革天津縣書差供應各項積弊，建廣仁堂留養孤嫠，設戒煙局，民間戒除者萬人；政聲炳著。

時文忠督直久，內政修舉，海內惝安，恆思效法歐西爲自強大計。知府君夙以開通風氣自任，輒垂問商榷。府君以爲欲謀富強，莫先於兩大端，兩者維何？鐵路、電報是已。路事體大，宜稍遼緩；電報則非急起圖功不可。文忠懼然曰：「是吾志也，子盍爲我成之！」府君唯唯，是爲辦理電報之始。

當同治之季，日本窺台灣，沈文肅諸公即屢言電報之利，奉廷諭飭辦，而不果行。往歲文忠始招丹國人設綫於大沽北塘砲台，傳令通信，莫不稱便。其時英國海綫已由香港至廣州，循通商各口以達天津者十年矣，至是復援前案，引綫達上海，且先在香港對岸設陸綫至新安縣屬九龍地方。丹國水線亦由吳淞上岸，設陸線，抵上海，勢將延入內地。庚辰秋，府君亟請於文忠，照輪船局辦法，

招集商股，奏設津滬陸綫，通南北兩洋之郵，遏洋線替侵之患。並請即設電報學堂，育人材，備任使。繼復約丹國拆去上海陸綫，購歸中國；其水綫之端，與英綫皆限至吳淞爲止。又商之香港英員，我亦設電局於港，而拆去其九龍已成之陸線。蓋英、丹商人知我國明習電務者少，覬覦攘利擴權，府君獨執萬國公例與之力爭，時歷二年，筆舌交敝，始克嚴定條款，會訂水綫相接合同。江督左文襄公，粵督張靖達公，皆奏明有案，且有「熟諳外情，操縱得宜」之褒。是役也，文忠固專任府君，而曾惠敏方奉使英倫，亦藉府君策劃，爲折衝之具，深相推重。

辛巳冬，津滬陸線工竣，文忠奏派府君爲總辦。逾年，商股大集，分期繳還官本，遂與輪船招商同爲官督商辦之兩大局。而輪船則自成立以來，頻經艱困，且規制宏，出納鉅，疑謗緣是而起。董侍御儁翰、王祭酒先謙相繼彈劾，詞連府君，文忠迭派津道鄭玉軒京卿藻如、滬道劉芝田中丞瑞芬、製造局道員李勤恪公興銳查辦，三公皆廉正負時望，於府君湔雪備至，文忠據以上聞，有「該道前派會辦招商局，訂明不經手銀錢，不支領薪水；嗣以屢次代人受過，堅辭會辦。臣嚴密考察，該道勤明幹練，講求吏治，熟習洋情，在直有年，於振務、河工諸要端，無不認眞籌辦，洵屬有用之才，未敢稍涉回護」等語。疏上，事乃益白云。

方府君權津道時，大父以入都謁選莅津。次年，曾忠襄公督防榆關，奏派大父駐津辦理轉運，府君得時覲定省。至壬午春，大父宦浙年餘，府君望雲心切，遂乞假赴杭省親，並往來杭滬蘇常間，料量家事。六月，朝鮮內亂，文忠方奉諱回籍，有詔敦促馳赴天津，部署軍事。時張靖達署直督，東事粗定，文忠被命署北洋通商大臣，函招府君銷假回津。

未幾，英、法、德、美各使請設立萬國電報公司於滬，擬添由滬至粵各口海綫，並緣英商添設自滬至甬、甌、閩、廈、汕海線，其勢幾難禁拒；府君請勸諭華商自設沿海各口陸線，以爭先著，使彼無利可圖，或者中止。且從此海疆各省與京外脈絡貫注，實於洋務、海防有裨，即商民轉輸貿易消息靈通，爲利亦更廣遠。文忠遂與譯署商派府君詣滬，次第開辦。

癸未春，文忠回皖葬親。會越南邊防緊要，朝命文忠駐滬，統籌全局，再定進止。府君參預機宜，靡間昕夕。

七月，文忠回直督署任，府君隨同抵津。法越事起，北洋海防益亟，沿海七省戒嚴。文忠函商譯署，議設海部，兼籌海軍。府君繕具條陳，請考查德、日二國辦法，分年籌款，逐漸添船，爲經始根本。當時言海軍者，皆攘臂動色，爲鋪張揚厲之談；文忠獨許府君爲能扼要。

九月，以山東利津等處水災振捐案，經東撫陳雋丞中丞士杰奏請，傳旨嘉奬。

是冬，赴福州、廣州，與英商大東公司磋議閩粵海口接線事。適粵省沙面地方有焚燒洋房之案，議賠棘手。甲申二月，府君已旋津，張靖達專摺奏調府君赴粵辦理此案；未成行，閩督撫何小宋制府璟、張友山中丞兆棟又奏調赴閩，奉批旨：「前據張樹聲奏請將盛宣懷調往廣東辦理沙面案件，一時不能赴閩。欽此。」既而粵案漸就結束，文忠以北洋要地正需臂助，且電務繁重，廣東非適中之地，恐難遙制，特疏奏留。有云「該道智慮周詳，於交涉重大事件，洞悉癥結，經辦各事，剛柔得中，不爲撓屈，歷著成效。且今之熟習洋務者，往往於吏治民生易於隔閡。究之洋務與吏治不應分爲兩途，惟該道施措咸宜，經權悉協，倘任以通商繁劇之地，必能宏濟艱難，緩急足恃。」嗚呼，文

忠之器任府君如此其摯，府君之感激自勵，引爲畢生第一知己，宜也。

五月，奏署天津海關道。是缺當北門鎖鑰之衝，本極繁要，復值法人搆釁，北起遼瀋，南盡台瓊，羽檄交馳，徵調頻數。海疆各省，電報接綫，無月無之，府君兼營並進，游刃有餘，攝篆僅四閱月，而事無不舉。

是月，閩粵陸線竣工，滬港可直達。丹公使謂礙彼利權，府君折以中英兩公司有約在先，港地與丹無涉；又諷大東行主勿爲丹人所愚，致爽前約。駐津英領事繙譯詳詢章程，府君又以「電綫由中國自主，英商祇須查照合同辦事，不應過問詳章」答之。府君對外之堅持權限類如此。

方法事之殷，招商局輪船往來洋面，日有戒心。法人又有遇船刦奪之謠，衆商洶懼，議援西例，將局產暫售美國旗昌行主代爲經管，換用美旗，照常駛行，以保成本。其價照原值銀兩，以銀票如數抵給，竢中法事定，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彼此誓言決不失信，訂立合同契據，奏報在案。九月，旗昌行東米士德來津，府君復與堅訂屆期收回密約。逾年，法事大定，府君奉委會同馬眉叔觀察建忠料理收回事宜。國體商情，兩臻妥協，而一年來私售局產之浮言，乃頓息矣。

癸未春夏間，府君以閩粵等處電綫道遠費繁，法越事興，市面清寥，商股觀望，不得已，暫挪金州礦款十餘萬金以濟急需，均經詳咨有案。且礦電商股，皆府君所招集，以礦易電，商所樂從，股本無虞虧耗。而部議謂爲辦理含混，鋪張失實，科以降級調用處分。時左文襄初入樞府，方奏保府君才堪大用，奉旨以海關道、出使大臣交軍機處存記。至是，文襄復疏言人材屈抑可惜，請飭查明妥議。事下南北兩洋，會同查覆。旋經曾忠襄及文忠奏辦，且有「蘇、浙、閩、粵電綫所以速成

者，皆該道移緩就急之功，於軍務裨益尤大」等語。旋得旨寬免降調處分，改爲降二級留任。府君函謝文襄，文襄報書有云：「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君宏毅任重，而動招譽尤，正天之玉於成也。」嗚呼！府君一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蓋有自來矣。

乙酉六月，以台北解嚴，官紳籌運出力案，經楊勇愨公岳斌、劉壯肅公銘傳奏請，奉旨從優議敘。七月，文忠以府君總理電綫，成績卓著，特疏請獎。奉旨以海關道記名簡放。」九月，府君自津至杭省視大父起居，捧觴上壽。去秋招商局收回後，文忠即奏派府君認眞經理，嚴定章程，力除弊竇，務使商民信從可資經久。本年秋，南北兩洋又奉寄諭，加意整頓。府君順道詣滬，通盤籌議具復，大要謂東西各國商務，多由國家補助，誠以商業興衰，關乎國計強弱，必相與維持於不敝。中國帑藏非裕，風習不同，若欲政府出資幫貼，勢有不能。然亦非無可籌之策，擬請先將該局運漕水脚，照沙甯船一律，並准回空貨船免稅，俾獲贏餘，分年還債，藉紓商困，而杜外謀。文忠、忠襄據以上達，得旨分別議行。

丙戌五月，醇賢親王巡閱北洋水陸各營，府君以隨同經理輪電各事出力，奉旨從優議敘。六月，簡授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東海地屬青齊，自互市以來，遂爲畿疆左輔，海防榷政，皆受成於北洋。府君所綰輪電兩政，以津滬爲樞紐，而煙台介居其中，控馭聯絡，形成輔車，勢若指臂。朝命以玆席畀府君，所謂人地相需者，無逾於此。

時張勤果公曜撫東，庶政修明，盜賊斂迹；惟汲汲以河患爲憂。丁亥夏，直隸開州黃河漫溢，灌入東境，濮范一帶，均被水災。繼以鄭州大決，奪溜南趨，自豫省下游，波及皖北，淮揚亦岌岌

可危，而東省河工疏導防汛事宜，尤爲吃緊。府君初聞鄭州之警，即捐廉俸，發庫款備振，一面馳電各省勸捐，敦促南紳嚴佑之諸君，分馳拯救。勤果公以治河方略博采衆議，府君上說帖萬餘言，因地制宜，均可實行，獨不持規復故道之論。京朝官如潘吳縣、翁常熟、徐嘉定主張皆同，而與勤果意微背；既而奉有「故道一議，止可暫作緩圖」之諭，勤果虛衷彌服府君之遠識云。

是年五月，榮城縣海岸有保大輪船失事，村民乘危搶掠，不服彈壓，侮辱縣令，兇毆弁勇。府君會同防營孫紹襄軍門金彪查辦，該邨抗不交犯繳贓，不得已，乃將滋事首從解省審辦。本籍御史牟蔭喬等，遂以縱勇擾民彈劾，事下東撫，覆查不實，得旨毋庸置議。府君念所轄境內海綫廣袤，島礁林立，航行偶一失事，居民肆掠，相習成風。沿海編氓，有以搶灘爲生業者，因具稟撫院暨北洋大臣，請重申總理衙門奏定保護中外船隻遭風遇險章程，實力整頓。勤果即飭府君酌議新章六條，奏上，奉旨下所司永遠奉行。府君於是有拯濟局之設，捐廉集資，廣置舢筏，遴派能冒艱險之員，賺募善泅夫役，部勒梭巡，聞警立赴，估舶漁舟藉以出險者，無歲無之。越數年，富有輪船觸礁沉沒，該局奮勇援救，生命財產，泰半獲全。府君在官之實惠及人，悉此類也。

戊子七月，駐津法領事林椿，奉其政府命至煙，會同府君商訂滇粵邊界與越南北圻接綫事件。十月約成，經文忠奏准，滇粵大吏，皆與聞其事。越歲己丑，粵督張文襄忽致函譯署，謂事後推敲，此綫益彼損我，實不可行。府君抗言中法接線原爲藉收通報利益，助滇粵官局養綫之需，但能堅守約章，自屬有利無害；設兩國有事，法水綫隨地可通，無藉此線，可不必慮。今琿春、海蘭泡欲接俄綫，彼方刁難；現准法接旱綫，俄必較易就範，於電務大局有益。且英、丹、日皆與我接，何獨

拒法？況已奉旨，尤不宜中悔貽笑外人，譯署深然之。是約定後，果不逾年，而中俄接線草約告成。府君之持大體，善因應，又此類也。是冬，庶母刁夫人卒。夫人賢明，善持家，侍府君十有五載，故悼之彌甚。大父命葬以嫡禮，藉塞府君之悲。

庚寅春夏之交，東省黃河南北兩岸及濱臨運河被水各地，至三十七州縣之多，司庫支絀，截漕發倉，不敷振需。勤果囑府君與藩司福少農方伯協同籌濟，府君尤不遺餘力。勤果函謝，有「德薄召災，累我蒼赤。萬家生佛，所賴唯公」之語。

辛卯春，大父再涖東海。是秋，吾母莊夫人來歸。伯兄昌頤捷京兆試，大父老懷欣慰。府君雖應官鮮暇，而日必侍膳，夜必詣寢所問話片時，視大父安睡乃出，厥後迎養在滬，未嘗稍替。府君事親之誠敬如此。其後，不孝等恆聞吾母言之，返躬自省，悚汗無地矣。

是年五月，府君以倡捐勸振，奉旨賞頭品頂戴。先是青屬樂安縣民私挖淄河兩口，引淄北趨，村莊田廬，被淹者衆，而獲淤田之利者，僅有東鄉燕姓數莊，曾經言官入告，奉旨飭令堵築，嚴禁有案。府君廉知該鄉日久玩生，西北各莊屢受其害。乃於六月間稟請駐工查辦，先將桃溝小西兩口從速堵築，並歷勘下游。淄河故道已淤近三十年，大淄均由東河口迆東經鉅定湖至羊角溝入海，河勢甚直，自應順水之性，量加挑挖，留爲淄河尾閭正道，以後能否籌款，俾興水利，總期勿淹民田爲主。勤果奏上，得旨允行。

府君於治河夙有心得，自需次直隸，迭辦災振，因推求受災之原，益究心畿輔水利。迨官山左，値河患頻仍，張勤果撫東，首以防河行水爲政要。府君隨事籌議，挽救良多，而其功在地方，惠留

百世，彰彰人口者，尤在開濬小淸河一事。

蓋小淸河本爲東省一大幹河，自歷城、章邱起，承濟、漯二水，直注海口。康熙間，上游始涸。乾隆間，高宛境內又涸。乃引濟水由繡江河灌注大淸河以運鹽而小淸遂淤。迨大河堵築南隄，山泉平漫，河已無槽，而小淸更淤，近年愈淤愈短，舊址堙廢，夷爲民田，昔日河身，今且高於平陸。府君與南紳在該處放振查河，五歷寒暑，灼知疏濬之法，斷不容泥守陳跡，始建議規復小淸河正軌，而不拘牽小淸河故道。是年五月，勤果奏請以府君董其事，因工長款絀，奏明先從下游入手。其上游，則俟籌款後次第興舉。其時，府君旣蒇淄河之工，乃以南紳所集振款，招募附近災民，分段挑挖，以工代振。計自博興縣之金家橋起，至壽光縣海口止，延長百餘里，水勢歸槽，暢行入海，糜金不及廿萬，歷時不過數月，而官免籌費，民獲有秋，成效已著。而勤果已於是秋薨於位，福方伯昇任，復與府君籌商上游未竣之工。府君遴委員紳，覆勘金家橋以上支脈溝，曲折淤淺，僅能展寬，而不能挖深，如借支脈上截爲小淸正河，遷就敷衍，勢難得力，議由金家橋向西取直，就支脈預備兩河套內，擇其窪區，接開正河，歷博山、高苑、新城、長山、鄒平、齊東六縣，計長九十餘里。又在金家橋迤下起，循預備河舊址，開濬支河，以承上游各湖河之水，引入新河，銜接歸海。從此民田無漫溢之虞，所全更鉅。惟庫款久虛，仍由府君協同南紳，集捐舉辦，而近省之歷城、章邱、齊東三縣工程，非府君所轄，亦復無分畛域，一律籌捐興修。東省士民，萬口交頌。

府君以歷年兼營河務，往往累月駐工，或親行履勘，風日不避。常從羊角溝掉小舟出海，遇暴風雨雹，舟幾覆，衣履盡濡，飽受寒濕，返署而喘乃大作，由是遘寒輒發，過勞亦發，根株不可拔矣。

壬辰五月，調補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七月到任。津埠爲各國通商總匯，關道專管中外交涉及新鈔兩關稅務，兼充北洋海防翼長，聯絡統將布置行營事宜，其責任繁重，非他省關道可比。府君所管輪電兩局，事機重要，而電綫接展，動關外交。北洋、譯署互商密件，文忠輒引府君參預其間，竭誠酬知，日有獻替。又其時晉邊順直各屬災振踵起，尤煩紓籌。府君雖有夙疴，顧年未五十，猶不知疲也。

是年十一月，不孝恩頤生。十二月，不孝重頤生。

旹招商局因怡和、太古連歲跌價，幾難自支；太古又將俄茶全數攬載，府君患之，乃請將採運局平糶免稅之米，援官物例，歸局專裝，以相抵制。彼壟斷之術屢試而無所施，始肯與我重訂齊價辦法。癸巳三月，三公司合同成立，息爭均利，遵行至今。

十一月，小清河全功告成，東撫奏上，推府君首功；樞議以無可加榮，僅傳旨嘉獎。是河工程閱時三載，用鏹七十餘萬，加以晉邊旱災協振九十萬，順直水災義振二十餘萬，皆府君於三年中所勸募籌集者。願力宏偉，孰與侔哉！

九月間，上海織布局廠被焚。文忠以洋貨紗布進口日多，此舉斷難停緩，亟應在滬號召華商另設機器紡織廠，以敵洋產而保利權。知府君平日於茲事早有研求，值津河將封，關權事簡，遂委黃花農觀察建筦權代榷篆，奏派府君赴滬，會同江海關道商明前辦紳商，妥爲結束，截清界限，分籌資本。一面規復舊局，一面召集新股，就原址設立華盛總廠，又勸告華商分設大純、裕源、裕晉各廠，並奏請以府君督辦。布置年餘，次第開辦，而東事起矣。

府君蒞津再期，大父憚遠涉，未允就養；至是藉差歸省，在蘇度歲，極晨昏之懽。

甲午二月，回任。四月，文忠巡閱海軍，府君奉飭隨往，因病請假未行。東事既起，即力疾銷假視事。先是府君詗知日俄謀韓益急，伺隙即動，嘗從容言於文忠，請仿歐西瑞士例，由數大國公同保護，勿貪藩屬空文，而受唇齒實禍，格於清議不納。迨戰局已成，北洋淮練僅三萬人，平壤、九連兩挫，已去其半。旅順、威海本無精銳守兵，敵乘虛襲其後路，我軍無備，相繼淪陷。府君屢請起用前台撫劉壯肅公銘傳，廷意初不以為然，事急召之，壯肅不出。府君又請募德弁，練新兵，購快艇，協助海軍，上樞府譯署數千言；當軸意少動，而高陽相國於客將中獨喜用漢納根，議遂中輟。

府君自奉委辦理東征轉運，棘手尤甚，旰夕不遑。言者乃以採買兵米侵蝕浮冒等詞，誣劾府君，旋由文忠查覆，奏稱「前敵軍米奏明飭由臬司周馥、道員袁世凱就近在奉天採買，畿防軍米向由各統將自行購備，該道但司轉運，並未經手採辦，無從浮冒。至天津招商局北棧被火，所燬商米雜貨，均係客商存件，並無官米在內，該道無從侵蝕。」奏入，奉旨毋庸置議。

平壤之役，叔父太僕公在前敵陣亡，府君痛深手足，又慮無以慰大父，居恆慼慼不怡。軍興事繁，心形況瘁，有所建白，又不見用，而水陸敗警則日有所聞，用是憂勞憤激，一病幾殆。初猶照常辦公，後益不支，仍請以黃觀察庖代，乞假三月，調治僅痊，氣體日見虧耗。其明年四月，馬關約成，府君病榻拊膺浩然長嘆，知人力不能與氣數爭。又以宿疾頻作，未老先衰，陰有退休之志。時王文勤公權督北洋，倚任府君，一如文忠，迭請開缺，未邀允准。

府君嘗論東西列強所以有今日者，皆賢豪輩出之效。中國欲圖自強必儲才，則籌設學堂，實爲急務，乃環顧全國，未有綢繆及此者。在官言官，姑從一隅入手，以期推廣。當乙酉、丙戌周玉山尙書馥任關道時，請在津郡設立博文書院，招考學生，課以中西有用之學。堂舍已建，因稅務司意見不合，籌款維艱，致未實行。府君以爲此後各種人材皆當取資於學堂，學堂遲設一年，則人材遲出一年，此非可緩圖者。擬請即就博文書院原有房屋，設頭等學堂，又另設二等學堂一所，使學生遞相推升，與曾充敎習之美國駐津副領事丁家立商訂課程，以切近易成循序漸進爲本旨，倡捐鉅貲，寬籌的費，稟請具奏立案，剋期開辦，即近今所稱北洋大學堂也。是爲府君辦理學堂之始。

是年冬，因華盛紗廠及水綫事，力請於文勤，藉差回滬就醫。値湘省長衡寶三郡大飢，湘撫陳右銘中丞寶箴馳電告急，府君於歲暮百忙中，猶捐貲募款以拯之。

丙申元日，省大父於吳門，大父春秋七十有三，精力興會如五十許人。府君竊幸親老而健，爲人子不可多得之遭，意將長侍膝下，優游歲月；而大父則謂受恩至深，際此時艱，不當自安暇逸，益勉府君以馳驅報國之義。

二月，劉忠誠招赴江寧，議新政條陳。三月，張文襄約赴鄂漢，商鐵路鐵廠各事。四月，文襄奏請以府君接辦湖北漢陽鐵廠。該廠創始於光緒庚寅，費鉅工艱，竭公帑數百萬，閱旹六七年，官本不能支持，乃議改歸商辦。文襄以大冶鐵礦原爲府君所探獲，而歷管輪電又爲華商物望所歸，遂以重大責任，委諸府君。府君以鐵政爲富強之基，吾國甫在萌芽，急起直追，猶恐不及，遂亦毅然自任。而不意困難艱苦瘁於一身，蒙謗負累，迄於老病呻吟中，猶引爲未竟之憾也。

盧漢鐵路，張文襄早建議於七年之前，至昨歲秋冬間，廷旨以該路工程亟當舉辦，津盧一路，以開缺廣西臬司胡雲楣侍郎燏棻董其役。而盧漢爲南北大幹，疊命直鄂二督會籌，王文勤、張文襄合詞奏保府君堪勝重任，請責成立公司、集商股、借洋債妥速籌辦。八月，奉上諭：「王文韶、張之洞會奏請設鐵路總公司，並保盛宣懷督辦一摺，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著即飭令來京，以備諮詢。欽此。」府君隨即遵旨入都，總署王大臣以所上說帖呈進，九月十三日召見，奏對一時許，府君敷陳大指，謂皇上深維至計，創興南北鐵路，顧鐵路所以速徵調通利源，爲自強之一端，非幹路既成，即可坐而竢其強也。泰東西諸邦，用舉國之才智以興農商工藝之利，即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蓋國非兵不強，必有精兵然後可以應徵調，則宜練兵。兵非餉曷練？必興商務，然後可以擴利源，則宜理財。兵與財不得其人，雖日言練、日言理，而終無可用之兵、可恃之財，則宜育才。故築路與練兵、理財、育才，互相爲用。甲午戰後，各國益易視我，以中國之大，兵弱財殫，人才消乏如此，何以雪恥，何以圖存！上傾聽動容，徐曰：「諸臣豈不知之，患在因循耳。」十四日，奉上諭：「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欽此。」二十六日，疏陳練兵、理財、育才三大政，及開銀行、設達成館諸端。退謁恭忠親王，自陳力小任重。邸曰：「君以一道員屢參不動，受恩不可謂不深，當力爲其難。」府君以邸當國久，富經驗，諷以主持振作，勿再因循，邸唯諾。府君一再申言之，且曰：「王此次再出，爲中外所屬望，異日有事，合肥不復執其咎矣。」明日，邸謂翁常熟諸公曰：「昨幾爲盛某所窘。雖然，有心人也！」

十月朔，陛辭。奉諭曰：「汝摺已交議。但事須人做，今督撫多推宕，如何？」初八日，軍機

處面奉諭旨：「銀行一事，前交部議，尚未定局。昨盛宣懷條陳有請歸商辦之議，如果辦理合宜，洵於商務有益。著即責成盛宣懷選擇殷商，設立總董，招集股本，合力興辦，以收利權。欽此。」翌日出都，順道勘盧溝橋工，與文勤商定路綫，決從直徑取道信陽，不繞襄樊，以免迂折。十月，在津奉旨：「盛宣懷著補授太常寺少卿。欽此。」十一月，總署、樞部詳議府君條陳，奏上，奉上諭：「前據盛宣懷奏，條陳自強大計，並請開設銀行、設立達成館各摺片，當經諭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妥議具奏。茲據該王大臣等悉心核議，逐條具奏。朕詳加批閱，除指駁各節毋庸置議，或應暫行緩議外，其練兵一條，爲各省將軍督撫專責，不論勇營、綠營，當此餉項支絀，均應大加裁汰。現在各省仿照西法新練各軍，暨上海、湖北製造兩局廠務，須督飭該管將領承辦局員，認眞講求，操練則毋襲皮毛，器械則務求劃一。並按照此次所擬辦法，若者宜減定成數，若者宜增創新章，體察情形，斟酌辦理。理財一事，戶部實任其難，厘金既未能遽停，印花稅亦驟難仿辦，加稅之說，迄今各國尚無成議，惟開設銀行或亦收回利權之一法，前已諭令盛宣懷召商集股，合力興辦，銀行辦成，並准其附鑄一兩重銀元十萬元試行南省，如無窒礙，再由戶部議訂章程辦理。育才爲當今急務，節經諭令各直省添設學堂，實力舉辦。其武備學堂能否於省會中一律添設？並著該將軍督撫妥籌具奏。京師、上海兩處旣准設立大學堂，是則國家陶冶人才之重地，與各省集捐設立之書院不同，著由戶部籌定的款，按年撥給，毋庸由盛宣懷所管招商、電報兩局集款解濟，以崇體制。以上三條，經該王大臣等逐條核議，均屬切實可行，著戶部暨各將軍、督撫等查照議准各節，實力舉辦。其有前奉諭旨未經覆奏者，即著迅速覆奏。總之，辦事須求實際，徒法不能自行。該將軍、督

撫等奉到此旨，務須脚踏實地，見諸施行，毋得粉飾因循，一奏塞責。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渙汗大號，詳盡嚴切，各省奉行新政之精神爲之一振，未始非府君一疏之力也。

十二月，鐵路總公司成立於上海。奏明先造盧漢幹路，其餘蘇、滬、粵、漢，次第展造，不再另設公司。時各國商人先謀入股，繼謀借款包攬路工，美商華士賓等圖之尤力，而京外紳商亦競請分辦支路，實則影射洋股與借名撞騙者各居其半，盧漢始基，幾爲動搖。府君通電樞譯直鄂，一律駁置不理，堅持先儘官款開辦，然後擇借洋債，再集華股，抱定層次，掃除葛籐，乃漸漸得所藉手矣。丁酉正月，比商至鄂，議鐵路借款。府君就商於文襄，僉以比爲小邦，重工業，但斤斤於購料遴工，無他覬覦。即陰附他國商股，我於條款內堅明約束，祇認比公司不認他人，可無流弊。其息率亦視他國所索爲輕，且允既以鐵路作保，無須再用國家名義，磋議至四月，始訂草約，九月約成。十月漢孝路軌開工，府君又由滬馳赴工次。

是月，山東鉅野教案起，德以兵艦佔膠州。當府君分巡東海時，即熟聞德大將毛奇有「膠澳爲東方第一軍港」之說，曾請於醇賢親王、李文忠、張勤果，籌巨資經營之，並詳論其形勢爲南北洋重要咽喉，德弁漢納根力阻，蓋陰爲彼國地也。至是，急電總署南北洋，請以德曾屬意之金門島與彼交易，將膠口開放爲商埠，與各國共之，以杜後患。且謂以膠畀德，禍更烈於以台畀倭，不數年俄、英、法將效尤踵起，他策皆迂緩不及待，唯有亟練兵。如以芻言爲可行，當參仿東西洋規制，條上其說備采擇，總署優詞報之。旋各省奉嚴旨練兵籌餉，有「各國窺我武備廢弛，故交涉日形棘手；欲圖自強，自以整軍選將爲第一要義」之諭。於是內外臣工請設武科、改兵制、練洋操紛然

起矣。

十二月，奉旨：「盛宣懷著補授大理寺少卿。欽此。」是冬，府君以工次過勞感寒，喘發特甚。黃州電局委員夏承寅以太乙藥針運治稍痊。歲杪，返滬。

戊戌正月，奉上諭：「現在時局日亟，所有中國緊要幹枝各路，除盧漢業經開辦外，粵漢一路，尚未定有切實規模，自應預爭先著。若由湘、鄂、粵三省紳商自辦，仍歸總公司總其綱領，實於大局有裨。唯是造路資本、借款辦法、通行章程必與盧漢一氣貫注，始可收通力合作之效。著王文韶、張之洞、譚鍾麟、譚繼洵、陳寶箴、許振禕隨時會商盛宣懷妥議招股借款各節，認眞辦理。此路貫湖南腹地，銜接武昌，不特取徑直截，練兵、開礦諸凡有益。該大臣等當妥速籌辦，力任其難，以收實效。欽此。」府君旋疏言：「現在德已踞膠，俄已留旅，法已窺瓊，英亦有圖扼長江之謀，是各要害口岸，幾盡爲外國所佔。僅有內地，猶可南北自由往來，若粵漢一線再假手英人，將來俄路南引，英軌北趨，祇盧漢一綫跼蹐其中，何能展布！惟有趕將粵漢占定自辦，尙堪稍資補救。故此路借款，斷以美國爲宜，若無意外枝節，竭六七年之心力，當可使南北幹路相接，以符原議。」奏上，得旨嘉納。嗚呼！今粵漢一路垂二十年而未成，又豈府君當日所能逆覩者耶！昔道員容閎請承造津鎭鐵路，名商股而實洋款，已奉准矣；北洋江鄂諸督約府君力爭，嗣以德人病其有妨膠路而止。盧漢比款，則因膠州之役情勢變遷，頗欲翻議；又執津鎭爲言，延不交款，多方要挾。府君乃以盧漢併粵漢，將用美款以懾之，幾經磋磨，續議條件，並允加息，始未中悔。

三月，奏陳湖北鐵廠改歸商辦漸有端緒，及開採萍鄉煤鑛、造運煤鐵路各情形，奉旨：「著

照所議，認眞辦理。」

四月，奏陳籌集商捐，在上海地方開辦南洋公學，聲明將原擬捐建達成館之款，還充該公學經費。又於公學內附設譯書院，並請免諸生歲科兩試。均得旨允行。又奏陳籌辦中國通商銀行次第開設情形，請飭下戶部通行各省關，嗣後凡存解官款，但係設有該銀行之處，務須統交該行收存匯解，以符事體，而樹風聲。得旨：「戶部速議，具奏。」旋經分別議准。府君所懷抱之各大政策，籌之數年或十數年者，至是乃徐引其端矣。

鐵路總公司成立二載，椎輪初基，範圍宏大，勘路購地，領官帑，貸外債，事事重要，在在棘手。府君以事非素習，尤虛衷澄心，縝密將事。而撼搖公司者，即以工程濡緩爲言。五月，奉上諭：「前因盧漢開辦鐵路，設立招商公司，特派盛宣懷督辦，計旹將及兩年，所有勘路購地各事宜，應已辦有端緒。此項鐵路緊要，豈容觀望遷延。現在業已籌有的款，著盛宣懷剋日興工趕辦，並將辦理情形先行具奏。倘再延不開辦，玩誤要工，責有攸歸，盛宣懷豈能當此重咎耶！此外粵漢、甯滬各路，並著承辦各員一體迅速開辦，毋得任意遲緩。欽此。」六月，覆奏上。奉上諭：「盛宣懷奏籌造南北鐵路辦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所稱三路分三國借款營造，緊約寬期，互相比較，洵爲扼要之論；並瀝陳委曲艱難各節，亦屬實在情形。唯是作事謀始，必須力任其難，不辭勞怨，方能日起有功。該大臣膺茲重任，務當力持定見，與各洋商堅明約束，會同榮祿、張之洞迅速籌辦，使三路合爲一氣，南北相爲銜接，提綱挈領勿分畛域，以期早日觀成，毋得意存推諉，空言搪塞，致負委任。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府君旋即赴津督催北路工程。

七月入覲，召對兩次，命遞練兵說帖，翌日由樞臣代呈。時上方憂國勢之孱，憤外侮之棘，旁皇宵旰，力圖自強。二三維新志士，將盡舉吾國之政教、法制而變易之，譚時務者，欣欣望治。府君退而語人曰：「吾輩遭遇聖明，千載一時，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變法太銳，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蕭牆干戈，憂未艾也。」居不旬日，倉卒南歸，無何而政變矣。

鐵路總公司本有直鄂二督督率興作之諭。榮文忠時以次揆督北洋，夙與南皮不相融洽，府君以路事關繫，留津數日，極意爲二公調和。慈聖既訓政，榮相入樞垣領北軍，項城袁公世凱以侯補侍郎練兵，而李文忠以元勳重臣特命出譯署，政局益難測。府君常私憂竊嘆，顧以肩荷重任，不能不奮勉圖成。

九月，奏請足食備荒，速籌積儲，以固根本。奉旨嘉納，諭令各省整頓倉儲，實力舉辦。

十月赴鄂，督催漢口至信陽路工。十二月赴大冶查勘鐵礦，歲杪返滬。

上年徐淮海等屬水災，劉忠誠會商府君選派熟悉放振人員，周歷災區，次第振卹，地方賴以安帖。忠誠特疏上聞。奉上諭：「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籌辦振務委任得人，著傳旨嘉奬。」至是冬，待振尤急，府君又遵旨會同李鐵船、嚴筱舫兩觀察籌墊巨金，散放冬振。

己亥春，粵漢美款、甯滬英款均有異議。府君正擬北上就商譯署及路礦總局明定辦法，聞剛相忽因籌餉南下，先查輪電兩局款項，徐蔭軒相國又言「輪船電報創立三四十年，獲利不貲，而上不在國，下不在商，所稱挽回利權者安在！」六月，府君奉有「督飭在事官商，開具收支清單，酌定餘利歸公」之諭。於時言者蠭起，市情惶惑，股價驟低。剛相自甯至滬，又奉諭督同府君清查。府

君按照所參各節，逐條聲復。剛相據以上聞，並陳明常年報效數目，奉硃批允行。府君復疏陳歷辦成績及艱困情形，旋奉温諭，而衆喙猶未息也。

府君比年來形神交勞，每牽動肝陽，徹夜不寐，近以美約狡狠，恐他時駕馭更難於此，思辭去他路，專心盧漢，以輕肩責。商之張文襄，文襄電復謂：「美約不成，必爲法佔。若南北兩幹均歸一國，如大局何！公豈能寬責備耶？」

八月府君患痢，扶病北行，驗收盧保路工。九月抵京入對，奉慈聖面諭，條陳時事，並詢宜多設製造槍砲局否？對以不如就鄂局推廣爲便。旋奏遞練兵籌餉商務三十條，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各口關稅，如照現在時價核估，所增稅項，實爲籌款大宗。著派盛宣懷、聶緝槼會同赫德查照條約，迅速籌辦。欽此。」府君嘗論加稅計劃，簡言之不過四端：一、稅則值百抽五，進口貨照時價估計；一、免稅貨照則抽收；一、進口貨仿洋藥稅釐併徵，如照估值百抽十五，釐金盡免；一、土貨不加稅，茶須減稅。如是則歲可贏千餘萬，中飽一掃而空。特茲事體大，當視國力爲轉移，世變不可知，唯盡人以聽天而已。又片奏請密諭中外臣工愼重交涉，勿拘泥成見，徒矜意氣，俾彌患無形。李文忠見此疏，甚嗟嘆，謂有所爲而發也。十一月入對，面奉懿旨暫時留京，備隨時商詢要政。府君以京朝官同志寥寥，稠人廣坐中不輕談時政得失。會上海電報局員經元善聯合寓滬紳民電諫立儲，政府囑江督逮捕嚴懲。經遁匿香港，某侍御奏劾指爲督辦通同一氣，縱令遠颺，人皆爲府君危，幸聖明洞察，僅令認眞查拿，未加苛責。

庚子二月，言者又謂電局利權太重，奏請遴員接管。府君疏陳歷辦情形，懇將所管各局廠一律

交卸，以讓賢能，俾釋負荷，保全末路。未蒙俞允，仍留京會議洋貨稅則，並酌擬稅釐併徵事宜。四月，陳明前往上海考查貨物時價，與聶仲芳中丞後先出都。

五月「拳匪」事起，府君在鄂途次飛電榮相、裕督，拳民已燬路戕官，當以匪論，請痛剿，勿養癰貽患。抵滬未旬日，詔令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禦外侮。府君心知其矯僞，以所關至重大，飛飭各電局，但密呈督撫勿聲張。又電告各疆帥勿轉行，不則釀巨變。粵、江、鄂、閩四督帥皆贊成。李文忠自粵來電，亦有「亂命不可從」之語。時各國紛調兵艦，江海各口，人心惶惶。府君首倡互保之議，密電各帥，既得同意，遂昌言於各領事曰：「各國公使現在圍城，各總領事應從權主持辦事，各督撫已奉詔自保疆土，今與諸君約：長江及蘇杭內地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保護之，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財產，由各國公同保護之，此疆爾界，兩不相擾。越日即偕滬道余晉珊中丞聯沅暨江鄂代表道員沈藹滄中丞瑜慶、陶榘林京卿森甲，與駐滬領事商訂辦法九條，即世所稱東南保護約款也。北事日棘，府君憂心焦思，疊發電奏請下密詔平亂，請發國電國書，請懲禍首。又聯合各疆臣電請特派李傅相爲全權大臣，請速定大計，請共籌補救。諸奏皆手自屬稿，苦口危詞，忠懇縝密，煌煌大文也。

兩宮既西幸，文忠奉命入都議和，邀府君隨行。慶邸又專電奏調襄辦和約。劉忠誠以府君內與疆吏聯絡奏事，外與各領事傳達意見，商量止兵，斡旋危機，無出府君右者，函電堅留，請毋北轅。張文襄來電亦有「北可無公，南不可無公」之言。府君意猶豫，請於大父，大父曰：「時局如斯，宜退不宜進，汝其審之。」府君乃决止不行。其時行在以上海一隅爲集中地，府君又爲之樞紐，

遂命充會辦商務大臣，駐滬辦事。朝廷意有所在，固不專注商務也。

十一月奉旨補授宗人府府丞。故事宗丞員缺，通副理少向不開單，此蓋出自特簡。

先是陝省連歲歉收，至是亢旱益甚。府君奉命籌辦義振，值亂事未甯，百業凋敝，公私告匱，府君以行在重地，不能不從寬籌濟，盡力號召，湊墊巨資，關中要區，飢而不害。

北洋大學堂爲府君任津海關時所創設，去任後猶屢爲籌款。是年秋，堂爲德兵所佔，學生被難南來，遂令併入南洋公學肄業，並將頭班畢業生資送出洋遊學，今已人材輩出，効力國家矣。

辛丑二月，不孝昇頤生。

是時樞意欲令府君入佐度支，項城袁公贊成甚力。慈聖謂榮相云：「今日看來，盛宣懷是不可少之人。」榮相對曰：「誠如聖諭。現在理財交涉等事，仗著他處很多，目前交涉要緊，令其在上海辦事，諸多方便，內用不妨且緩。」前議乃寢。樞府嘗論東南保護之功，皆謂無盛某維持策畫，劉、張亦無所措手，何論余道。慈聖深以爲然。五月，工侍缺，上意及府君。慈聖謂盛宣懷長於理財，當俟戶部有缺畀之。府君之簡在帝心，交孚二德，有非諸臣工所能及者，齮齕之來，其所由者漸矣。

八月奉諭旨：「著派宗人府府丞盛宣懷爲辦理商稅事務大臣，議辦通商各條約，改定進口稅則。一切事宜，並著就近會商劉坤一、張之洞妥爲定議，稅務司戴樂爾、賀壁理，均著隨同辦理。欽此。」時中國新受創，和約之成，諸被束縛，文忠殫心降志，憤鬱致疾，聞府君商稅命下，手函有曰：「時危事棘，豈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補救，唯執事是賴。」等語。逾月，文忠薨逝，醇邸蒞滬。府君悲感勞瘁，驟發喘症，兼患冬温，病勢綦烈，不得已電奏請假調治。蓋府君自拳亂初起，中更

禍變，兩年之間，忠憤勤劬，恆越常度，往往丙夜不息，昧爽而興。不孝等言於家慈，乘間以節養爲請，府君喟然曰：「汝曹何知，國家存亡危急之頃，豈臣子暇逸時耶！」不孝等懔然不敢復言。繇今以思，則心力交損，宿疾潛滋，固已久矣。

不孝等聞諸長老言：庚辛之交，手夷大難，疆臣中如合肥、新甯、南皮、項城皆彰彰矣，而握其樞者，實唯府君。凡所規劃，動關大計，人第知東南保護之役發端成約皆繇於府君，而不知方事之殷，外館被圍之際，其國人疑其使臣已盡亡，益合力致死於我，設謀之酷，有不忍言者。府君獨密電榮相，請中旨許各使間關通訊本國，先平其憤，而釋其疑。不數日美使康格首有密電至華盛頓，美人大悅，始創保全中國之議。列邦雖不一致，卒皆相率允從，功在宗社，斷推此舉。又當禍首主戰時，曾有停解應還洋款充軍餉之諭，忠誠意難之。府君謂洋債若一愆期，彼必踞我海關，自收自解，且正在議償兵費，必致藉口干預財政，此大不可。忠誠遂令滬道照解。外人初有所聞，方將致詰，至是怗然。及和約開議，俄欲先立東三省專約。俄駐使楊公儒擬定十二條，內有俄路造至長城及侵害主權處，將晝諾矣，府君連電奏請暫緩，即奉命與劉忠誠、張文襄會同籌辦，值楊公病篤，而俄亦陰憚列強之責言，約遂中止。劉張二公皆稱府君有曲突徙薪之功云。其他如借設海電以通文告，代撰國書以洽邦交，請懲禍首，罷董軍，誅毓賢，宥趙舒翹，卹五忠，撤銷矯僞詔旨，皆於當日全局有絕大關繫而爲世人所不盡知者也。十一月奉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懷，贊襄和議，保護東南地方，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以示獎勵。欽此。」

壬寅正月，奉旨擢授工部左侍郎。府君以數月間遷秩加銜，洊膺異數，益思有以報稱，而所最

焦思極慮者，則以和約所償兵費過鉅，國弱民貧，無可措手。上年奏上預籌四策，特注重加稅一端，又以賠款計息，負累更深，請以國書徑致各國元首，婉商分攤免息之法，再三而後得請，繇是歲省不貲。適呂公海寰奉命會議商約，呂公奉使海外，夙爲列邦所信仰，兩賢共事，相得益彰。當開議伊始，府君謂呂公曰：「某不自量，欲爲國家歲增一二千萬巨貲，爲閭閻除四十餘年積弊，其唯免釐加稅乎？斯願宏大，成否正難言之，吾二人惟盡其力所能至而已。」呂公奮然曰：「是吾心也，不敢不勉。」

府君自去冬劇病後，政務過勞，疏於調攝，至是陡患喉症，幾瀕於危。庶母劉夫人竟以是疾不起。府君少瘥始知之，追念賢淑，傷悼至深。加以宵旦從公，尤形况瘁，然猶未嘗稍休也。

免釐加稅，既爲全約主腦，彼脅我裁釐而不言加稅；我堅欲加重進口稅，而不允遽撤釐金。相持數月，筆舌告疲，始漸就範。五月，偕同呂公邀英使馬凱赴甯鄂，會同劉張二公造加磋議。六月奉旨照約辦理。府君從事商約，首尾數年，繁重困難，層見叠出，而以此款爲全神所貫徹，苟一旦實行者，國利民福，庶幾有豸！不圖英忽中悔，各國亦不皆贊同，其後或議或不議，或議及半而中輟，轉輾牽制，卒無觀成之日。府君晚歲每論及此，未嘗不扼腕太息也。

八月奏設勘礦總公司。

九月大父棄養，府君哀慟太過，疾又劇作。隨即電請開去各差缺，俾安心守制。旋奉諭旨：「盧漢、粵漢鐵路總公司及淞滬鐵路籌款購地買料修工事宜，仍著盛宣懷一手經理。欽此。」文襄復力陳鐵路不可易人，府君三辭不獲。

十一月直督袁公蒞滬臨弔，府君爲言電報宜歸官有，輪局純係商業，可易督辦，不可歸官；某本不願利權久操，爲世指目。袁公入都，謀諸榮相，即另簡電政大臣，但改官辦，而不還商本。輪局亦由北洋派員接管。一時商情譁然，羣欲以股票讓外人，外人亦爭思染指。府君行文滬道，照會各領事，以兩公司皆華股，洋商不得購買；並力勸執票者勿賤售，坐失將來厚利，庶保此航電一綫之延，羣疑頓釋。

癸卯二月，兩宮謁陵，道經所管鐵路，袁公約北上襄辦大差，因在制，不入覲。或勸從權易吉，府君執不可。旋奉旨准素服冠頂，在保定迎駕請安。三月初十日召見，先垂詢病狀，後述蒙塵情形，且謂非汝等力保東南，恐無今日。命賞福字、疋頭、餑餑、肉食，並奉懿旨以承辦大差一切周妥，交部優敘，恩意稠渥，猶前日也。未幾奉上諭：「著派盛宣懷隨同袁世凱、張之洞、呂海寰、伍廷芳會議商約事宜。欽此。」府君既謝輪電兩局事，攘者猶未饜，徒以商約熟手，未便易人，乃分其權於直鄂，更以隨同字樣挫抑之。府君則一笑置之而已。

五月痰飲舊恙又作，扶病返滬，因爭山西福公司路礦事，與彼代理人哲美森執議至數十次，與外部晉豫往返函電至數萬言。既而疾愈。府君嘗言事當棼集如亂絲時，凝神耐煩，心不外注，雖病魔亦能自退。八月美日兩國商約成，以其餘隙，赴江陰先塋，爲先大父築壙。十月營葬事畢，而疾又作。

是冬，日俄戰釁起，我國守局外例，宣布中立。府君以爲無論勝負誰屬，於我皆不利，所關至重大，力疾自草疏略，與江督魏公、粵督岑公、鄂督端公、商約大臣呂公合詞密陳安危大計，奉旨

留中。

甲辰元旦，瞻拜祖先，病久虛弱，竟至不能行禮。春融始稍嚮瘉。

四月赴江甯，就張文襄、魏午帥商合與廢約事件。合與者，粵漢鐵路美國借款之公司也，定約在戊戌，開辦在壬寅，佛山、三水已通車，湘省已勘地，而湘紳聞該公司以股份分售比國，指爲背約，力請作廢。美政府則謂公司分售股票，例所不禁，堅不肯承。方是時，滬甯借款合同英公司忽要求修改澤道鐵路及山西鐵礦合同，正與福公司反復磋商，久懸未決，澳門鐵路及設關條約，又與葡使開始爭議；口瘏心瘁，種種爲難，眠食銳減，自夏徂秋，直隸水潦，山東河溢，四川旱災，籌募振需，又復日不暇給。府君自知勞頓過度，苦於不能少休。七月初旬，遂患濕溫重候，壯熱至廿餘日不衰，濕熱交攻，兼發外證，昏憒中所言皆要政。神志稍清，則索逐日來電覽之。伯兄昌頤交卸德安郡篆，遄歸侍疾，月杪始有轉機。葡約將竣議，甯滬始開工，事更冗集，悉在臥榻核辦。冬令嚴寒，又因俄艦水手戕甬民周生有案，外部奏派府君查辦，迭次外出被風。乙巳初春，喘發尤劇，不親案牘者帀月。自去秋至今，元氣寖虧，漸呈老態，非復豐腴健碩之素矣。

時日俄戰局方亟，波及東三省地方驟遭兵禍，外部奉旨電致上海紳董籌設紅十字會。府君與尚書呂公海寰、侍郎吳公重憙爲領袖，聯合各中立國，創始經畫，嗣得加入瑞士國總會，中國遂永有紅十字會主權。

四月北上勘黃河橋工、正太路工。服闋循例到京請安，召見三次，以京漢全路完工，引疾求退。慈聖面諭：「國家正值多事，汝係舊臣，不應出此。」及再叫起，奏對逾四刻。上曰：「汝今

日精神已大好。」旋蒙賞紫禁城騎馬。府君以屢荷温綸，未敢再言退。京漢路事幸無顛越，方以全力爭粵漢廢約事，迭電梁駐使達美外部，期於必成。八月奉諭旨：「據張之洞電稱：『接梁誠電，粵漢鐵路廢約，合與股東已批准草約，美外部電稱美廷決不阻撓』等語，仍著責成張之洞、梁誠一手經理，盛宣懷不准干預。欽此。」命下之日，有爲府君不平者，府君囅然曰：「自吾與外人交涉，未有如此事之棘手者；今遵旨卸責，福我甚矣，又何憾焉！」初粵漢貸美款，文襄本力贊其成，惟以謀國之忠，動於兩省士紳流弊甚大之言，頓翻前議，湘爭尤烈，文襄雅不欲開罪湘紳，又與某公方交驩，遂不得不於府君集矢，此不准干預之嚴旨，猶前者「隨同」二字之故智，非上意亦非文襄意也。

德約開議，仍被命返滬。陛辭日，直陳立憲利弊，奉有出京後遇有要政可密奏之諭。又面賞福字。十月遵旨自滬赴滎澤，會同唐公紹儀驗收黃河橋工，並舉行全路落成典禮。未及覆命，因觸發咯血舊疾，陳明回滬就醫。比歲以來，維新志士本其愛國熱誠，視借款造路如鴆毒蛇蝎，不加研求，一倡百和，至有路成地亡之說。甯滬、蘇杭甬皆踵粵漢而起，爭議收回自辦，風潮浡興，府君既重違輿論，又以路約借約悉根於朝旨部令，未嘗絲毫自專，然不能盡人而喻之，殊覺進退維谷。幸唐公奉命接替，遂奏請裁撤總公司，併歸辦理，以一事權。報銷既竣，如釋重負，一面瀝陳滬甯路款出入情形及預籌各路還債辦法，未肯以受代之身，遂作旁觀袖手人也。

丙午初夏，至杭州西湖養痾，未逾月，以義約開議遄返。時舊金山地震，災重待振，粵督岑公諄囑力爲籌募，而湘撫龐公鴻書又以衡、永、辰三郡大水見告，乞集貲購糧，派紳往放義振。乃湘

振未畢，而徐淮海及皖北水災相繼而起，地廣災巨，爲四十年來所未有。端忠敏公自鄂移督兩江，與蘇撫貴陽陳公關心民瘼，堅請府君提倡義振。府君約呂公海寰以全力助之，號召之廣，徧於華僑各埠。英商李德立發起華洋義振公會，各國紳富咸以救災卹鄰之誼相標識，爭願輸貲。府君力請於朝，多發帑金，通電各省，多撥官款，以免相形見絀。

十月萍鄉瀏醴錯壤處，匪徒聚衆揭竿爲亂，自號革命軍，奪踞上栗市，距安源煤礦咫尺，聲言拆鐵道、燬煤窿，勢洶洶不可遏。府君飛電甯、鄂、湘、贛調兵兜勦，且言礦丁數千良莠不齊，恐勾結爲害滋大，必先派隊保礦，再圖辦匪。不旬日鄂軍第一隊全抵安源，人心始定，照常工作。是役蔓延及二省，幸赴機迅捷，未貽巨患。府君於振務倥偬間，日夕與各帥電訊交馳，策劃軍事，師旅餽饟，一時紛萃，寢饋爲之不甯。

十一月奉旨：「呂海寰、盛宣懷電奏悉。據陳江北飢民情形，覽奏深爲憫念，昨據度支部議覆該省截留漕米一摺，已動撥漕折三十萬兩，仍著該部再行妥籌接濟，以卹災黎。欽此。」府君於埶募義振百萬之外，所代籌官振辦法，以截漕爲大宗，餘若添鑄銅元，則部加限制，移用桂捐溢款，則僅准半數，暫展實官捐，酌提鎊餘，則均未邀允，然已羅掘殆盡矣。官振憑册攤派，或濫或遺，而州縣猶催科，關市猶榷稅，府君言於端、陳二公，懲其尤者。歲凶民飢，道殣相望，非救人救澈之道。端公知其然，議將冬春兩振，官義合辦，於是效乃大彰，民沾實惠，老於拯荒者，謂府君手訂義振辦法十八條，可奉爲金科玉律也。

丁未春，逃亡飢民聞振而歸者，無慮數十萬。上年次貧之戶，至是已變爲極貧。官義振款，兩

皆不繼。府君又酌擬治標四策：一曰借給麥種，使補春耕；二曰多糶雜糧，以輕市價；三曰就近辦工，俾壯丁得食；四曰設借錢局，以田作押，輕息寬期，俾可後贖。大府下所司行之，孑餘災黎，所全尤衆。其後江鄂洊饑，亦皆仿辦。府君之仁心仁術，利溥力宏，有如此者。

三月奉諭旨：「加稅免釐一事，關繫緊要，現在各國商約，尚未一律議定，時已數年，極應趕緊商訂，俾加稅免釐之舉，得早實行。著責成呂海寰、盛宣懷等妥速籌議，以免久延。欽此。」旋上言「商約根於辛丑和議，英使馬凱來議時，所挾甚奢，知難盡拒，特以加稅索其報施，歷盡艱辛曲折，幸而成議。美、日亦相繼就範。既而窺破我益彼損，英議院對於馬凱且有責言，乃陰嗾德、義諸國，於加稅外要求格外利益，逆料我萬難通融，故將議定要款，留爲一併續議地步。德既藉詞停議，義更有意決裂，其他未議諸國遂皆觀望不前，彼之昔欲速成者，一變而爲延宕矣。今奉諭催辦，其來否殊不可必，惟在我總當抱定前議宗旨，竢其來時，相機應付，決不聽其渝盟，庶保全權利於萬一。」奏上，會呂公內簡外務部尚書，奉諭旨：「續議商約，即著盛宣懷在滬會商袁世凱、張之洞妥速籌議。欽此。」

是秋，江南北振務結束，蒙恩賞「惠流桑梓」匾額。

九月赴漢陽驗新鋼廠，赴萍鄉驗大煤槽。漢廠出鋼精純，頡頏歐產，固由於冶鐵萍煤本質之美，亦由於新造馬丁爐煉法之精。適德膠州總督過漢，閱廠詫曰：「不意中國亦有一事能造其極。」府君因憶戊戌歲日本伊藤公來華，曾謂府君曰：「公辦成輪船、電報兩局，譬如破屋內有兩張好桌子。」府君以其言輕侮，常誌於心，以爲警戒。今鋼鐵廠倖告成功，如伊藤言，亦一好桌子，不若永

歸商辦，庶幾痛癢相關，可由共同保守而馴致發達。質之鄂督趙公，亦表同情。

府君於一兩月間，徧歷鄂、湘、贛勘閱廠礦，復籌商川路定軌及萍礦防營等事，疲勞過甚，冬令初寒，舊恙萌發。旋奉旨：「迅速來京預備召見。」十一月力疾由漢北上，知為蘇杭甬路事。及入對，慈聖諭曰：「近為浙路發生風潮，或言英國要下旗撤使，或言百姓要抗糧拒官，特召汝來解此一結。」府君奏言：「鐵路借款不過一二英商之事，與國際無關；臣責其逾限，彼固無辭，何至釀成交涉，此不足上煩聖慮。江浙百姓馴良守法，必無抗官舉動，但欲遵商辦前命，以拒外者助官耳。恫喝之說，皆可勿聽。惟既訂約借款，不應再令商造，既廢約商造，不應又許借款，朝令暮改，失信中外。今厲行立憲，正欲藉民權以鞏國力，倘逆用而不順用，恐激成事變，外人將不責草野，而歸咎朝廷，是宜加意。」上頷之。越二日，密疏詳陳蘇杭甬草約原案經歷情形，奉旨：「著隨同外務部妥籌辦理。」

戊申二月，補授郵傳部右侍郎。郵部管轄路電航郵四政，府君手創者實居其三，僉謂部事可資整理；乃命下三日，仍以商約原差，諭令赴滬。陛辭日，慈聖垂詢何故又要離京？府君知此行非上意，不敢多言，唯唯而已。既又諭云：「我有物賞汝。」乃退朝後杳然，蓋亦有尼之者也。

漢冶萍合併公司摺上；而諭藏富於商乃是正辦。三月出都抵漢，詣廠考驗煉鋼、煉鐵、拉軌、鍾折諸法，兩洋工程司均極贊美，謂與歐廠無異，而質良過之。府君謂李君維格曰：「使吾廠名播海外為中國鋼鐵界生色者，君非首功耶！惜韶甄下世，折我一臂，今為請卹，言之心痛。」韶甄者張君贊宸，辦萍礦積瘁以歿，其勞與李君之於漢廠埒也。

四月留園義莊成立，經蘇撫陳公啓泰入告，蒙恩賞「承先收族」匾額。

五月郵傳部奏請將電報商股由部備價贖收，商情疑沮，陳玉蒼尚書咨請府君勸諭解釋，並酌中核價。股東以部定價額太苛，拒不見允，且謂朝廷久失信用，將來略涉官款之公司，俱不免爲電報之續。輿論紛激，相率堅持。各埠股商爭向府君陳訴，府君唯以「上尊國體下恤商情」兩言雙方和解，不諒者且日騰謗言，直至七月贖收期迫，始由府君徑電陳奏，請於部定價值而外以三年爲率，按股另給若干，部猶未允，不得已復作長函切勸衆商，詳剖利害。不數日繳股者漸形踴躍，部意亦欲轉圜，遂得蕆事。

府君年來舊病愈深，夙聞日本名醫有治肺專家，彼間氣候清淑，療治合宜，久有東遊之志，乃乘商約輟議餘隙，奏請給假赴東就醫，兼考察廠礦銀行各業。旅居不及三月，診疾者爲青山、北里兩博士，應手有效，唯言回國後値天寒恐再發，但可減輕。府君日與其國元老名卿巨商若伊藤公博文、松方伯正義、桂內閣太郎及松尾、高橋、長谷川輩相晉接，研求憲政幣制，參觀銀行造幣局，又往西京大阪等處考察實業工廠，縱覽官私各圖書館，健步劇談，爲向所罕睹。吾母挈兩姊妹侍左右，函告不孝等，皆私冀從此可脫沈痾，喜幸無極。十月府君在神戶驚聞兩宮後先升遐，即率同領事官舉哀成服。次日起程返滬，鼎湖隱痛，時觸於中。上海天時地氣不若彼都之佳，又人事緊縟，不獲靜攝，雖仍服兩博士方劑，而效力則已遜矣。

初，府君上理財條陳時，已論及整齊幣制；迨辛丑夏，行在電旨飭江、鄂、粵三督會同府君議覆銀圓幣制，劉忠誠、張文襄、陶勤肅皆主七錢二分，府君欲參用衡法兼鑄重量一兩之銀圓，故未

列銜會奏。前歲入都，又蒙垂詢幣制，諭令詳悉敷陳。其時府君主張已與前此不同，出京後徧詢官商，並究學理，參以經驗，益恍然於欲求畫一非專用圜法確定十進位不可，則七錢二分之制萬難變更。上年在日本，尤於銀行幣制二端研索有得，乃於乙酉閏二月上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一摺，附陳各種辦法成式，及畫一幣制統歸銀行主辦條議，都萬餘言，體大思精，宏纖畢具，遐邇傳誦焉。

四月府君感冒時溫，牽動痰飲喘欬，纏綿月餘。時廿省苦旱，浙西患潦，鄂以襄河潰隄成災，而海州被水尤重於丙午，籌糧墊款，呼籲紛來。不孝等常聞諸府君云：「吾每籌振多在病中，倚枕冥想，無數災民慘象，驟忘己身痛苦。」嗚呼，仁哉言乎！

六月輪船招商局董事會成立，公推府君為會長。府君以備員郵部而歸商選，似於體制非宜，電部婉卻。徐菊人尚書諸公再三勸就，股東懇維持尤力，卒不獲辭。

七月，伯兄昌頤忽攖時疫歿於滬第。府君驟喪冢嫡，雖強作達觀，而傷逝茹悲，意興蕭索，乃以治事餘間寄情書畫，復甄錄載籍，廣購遺編，為創立圖書館基礎。性本好釋氏書，至是益瀏覽內典，撰聯題牓，默契禪宗，排日染翰，必回環書華嚴、妙法蓮華諸經及先儒精粹語錄，常謂幕僚曰：「吾非能耄而好學，藉此祛病魔泯煩惱耳。」

先是京漢鐵路借比、法資本五百萬鎊，朝野譁言比與法暱，受俄指，墮其陰謀中，此路茫茫，將永無歸我汶陽之日。乃今歲十年期屆，如約收贖，毫無違言，前此危詞悚論，亦早沈寂矣。粵漢原借美款，因比售美票，南皮相國徇湘人意，願償鉅資罷前約，今則仍貸諸德、法、英、美營鄂湘所經川粵漢路，而兩省亦拒之，設當日不廢美約，則粵漢京漢早已一氣銜接，南北貫通，按照原奏

先併力償比款，繼償美，最後償英，不逾卅年，京漢、粵漢、滬甯三路，皆徒手而歸國有，然後以所贏展拓枝路，便利礦運，詎不甚偉！此府君預定鐵路計劃與所懷加稅政策同一事與願違者也。

庚戌正月，奉上諭：「著派盛宣懷爲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欽此。」

時江鄂連歲偏災，議振議蠲，靡所底止。府君疏請飭籌工撫、平糶、當田三事爲治標之計，並陳荒政治本策，以重農產、廣種植、疏水道爲要端，又推廣昔人移粟移民遺意，請飭東三省、直隸、山東各省熟籌交通墾牧，即於濟荒之中寓實邊之計。疏入，上嘉納焉。

六月，府君以紅十字會成立未久，應與軍諮處、海陸軍部面商未盡事宜，而商約停頓，迄無結束，亦宜統籌辦法。適樞垣因事敦促府君入都，遂電奏請覲，奉諭來京陛見。七月十日抵都，迭次召見，博詢時局要政，旋奉旨飭赴郵傳部右侍郎本任，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近數年來朝廷銳意整頓幣制，度支部尚書澤公夙知府君富於幣制學識，虛己以聽，府君似得行其志矣。徒以繁複牽制，棼如亂麻，自宮廷以迄市廛，積重難返，通商口岸，外幣浸灌，操縱尤難，自被命後，悉心布置，漸有定程，而國事已非，推行無日，可勝慨哉！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軍機大臣呈遞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來電，據稱：『盛宣懷爲蘇浙路罪魁禍首，不應令其回任，請收回成命，或調離路事以謝天下』等語。措詞諸多荒謬，狂悖已極。朝廷用人自有權衡，豈容率意妄陳，無非藉此脫卸路事，自博美名，故作危詞以聳聽，其用心詭譎尤不可問！湯壽潛著即行革職，不准干預路事，以爲沽名釣譽巧於趨避者戒！欽此。」府君於湯公素無恩怨，以其負經世略，有重名，頗心折焉，當開辦鐵路總公司時，欲羅致之而未得。庚

子之秋，甬中多事，曾力薦於劉忠誠公，揄揚備至。其後湯公辦浙路卓有成績，府君常言：「蟄仙毅力清操，非時流所及，但書生結習稍重耳！」迨蘇杭甬廢約事起，迭因誤會與府君齟齬，至是激於意氣，持論愈偏，而平時褊急戇直，久不慊於當軸，遂致獲此嚴譴。府君轉以爲疚。及長郵部，常欲叙其前勞，爲之奏請開復，屢與浙紳朱公福詵言之，卒以去官未果；然府君之雅量容物，概可見已。

九月捐建上海圖書館成，蒙恩賞「惠周多士」扁額。

是秋徐屬及皖南北同時大水，飢民數百萬，蒙城等處匪起。十一月江皖京官會銜奏稱「請派前安徽巡撫馮煦爲查振大臣，前赴災區覆勘，會同兩省督撫辦理振務，並詳查應疏河渠，妥爲籌畫。郵傳部侍郎盛宣懷爲籌振大臣，得自奏陳籌款之法，並令籌墊鉅款，迅派義紳馳往災區趕放急振」等語。奉旨：「著照所請。」旋又奉諭兼辦豫振，遂奏請設立江皖籌振公所，瀝陳此次災區蔓延兩省，地廣人多，非丙午年徐淮海一隅可比，非多備巨款，不足敷冬春兩振。唯有先行借墊以救急，變通捐章以勸捐，並開辦華洋義振會，厚集資力，迅速進行，庶可澹沈災而培國脈。得旨允行。

十二月奉旨補授郵傳部尚書，命下之日，中外咸以得人慶。府君於郵部諸政有開山之功，特以權不己屬，措置未盡合宜，故謝摺有云「凡本部缺憾之端，皆微臣疚心之事。」同官讀者皆云，此老可謂有擔當矣。

辛亥正月，言路奏劾郵傳部官辦鐵路濫借濫費，請及時飭查整頓，詞連部員多人。府君以郵部歷史與他部略殊，且政劇才難，不欲驟加裁抑，僅先撤圖書通譯局、交通研究所以節浮縻，蓋府君

對於部務所懷抱政策更有其大者遠者在也。

四月，內閣改制，各部行政長官同負國務責任，府君繇本官簡授爲郵傳大臣。計自受事數月，若收回郵政、接管驛站、規畫宮建各路、展拓川藏電綫、釐定全國軌制，靡不燦然畢舉，逐件施行。又加以幣制改革，細極毫芒；振需追求，迫於星火。餘若度支部四國銀行借款、川粵漢鐵路借款，商訂合同，尤爲繁重。府君向以勇猛精進任事，當百端塡委，一一應之以整暇，雖不遑寢處，而未嘗言勞。會石給諫長信疏請將全國幹路收歸國有，枝路仍聽商民量力自辦，奉旨籌議。府君昔與張南皮、袁項城皆抱此政見，近又鑒於世變之亟，外侮之乘，前此築室道謀之誤，乃力贊其成。旋議上，略謂「鐵路國有民有，本屬無甚出入，今國計方艱，果由商民實力舉行，不致延曠浮糜，自毋庸遽歸官辦。無如數年來粵則收股及半，成路無多；川則倒帳甚巨，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脂膏供侵漁而付浪擲，恐曠旹愈久，民累愈深，國防空虛，交通梗阻，上下交受其害，故收回國有，銷除商辦，實出於萬不獲已。擬請明降諭旨，將川漢、粵漢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換官辦股票，仍照原定官利按時給息，路成之後一律分給紅利。其有不願領換股票者，即將原股如數給還，不使有絲毫虧損。其各項加徵之股款，自當停止，以卹民艱。而全國富商未嘗不可招之使來，以期衆擎易舉」等語。並陳詳細辦法。奉上諭：「所籌尙屬妥協，著即遵照實力奉行。」其時鐵路各省彊帥如川督王公人文、粵督張公鳴岐，聲應氣求，類有同志，特以民情囂於往日，恐物議一騰，寖成抗拒，不敢顯有主張。府君以職掌所在，日與左右侍郎吳公郁生、李公經方商榷討論，期於上裨國計下協輿情，苦心圖維，委曲周帀，至憂思不能成寐，旬日之間，鬢髮加

白。無何川亂猝起，鄂變繼作，海內響應，當局亦知積薪厝火，事非一朝，其藉口於路政召禍者，僅一蜀耳，而資政院議員羣喙方張，爭以府君爲集矢之的。朝廷俯徇衆論，毅然奪府君職，以爲罷斥一大臣宜可間執其口，或因以暫弭亂機，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府君既以非罪去官，中外持公論者莫不嗟惜，而府君於一身得失絕少顧戀，詞色之間亦無幾微怨尤，唯念國事潰決，不可收拾，一至於此，則憂從中來，慘戚不怡。初出國門，即避地大連灣。十月不孝恩頤、重頤隨侍府君東游，僦居神戶之鹽屋山，地據絕頂，松風海濤日接几案，空氣清曠，肺部爲之頓舒。又就療於須磨肺病醫院，試服和衣，鐫小印曰須磨布衲。日有記載一二則，敘述景物，抒寫胸臆，煩襟既滌，飲啖步履，迥勝平時。吾母旋亦挈弟妹輩來東，府君起居更形洽適。居東一載，浩然思歸，乃於壬子九月攜家返滬。此一年來府君於驚濤駭浪中堅持定力，聲色不動，始獲轉危爲安。戢影敝門，如釋重負，雖財產損失至鉅，意外蹂躪有非恆人所能堪者，府君處之泰然。事變以來，綱紀蕩斁，無論工商營業公私團體，皆無法律爲之保障，強攫陰伺，變態環生，招商局時形動搖，漢冶萍尤岌岌不可終日，在事員董及多數股東緬想成規，亟盼府君出而維持，免致中墮。府君雖心頹意索，顧不能無浮屠桑下之感情，乃勉踐兩局董事會長之席。幸癸丑而後，夙疾尚平，其於兩局事務，亦惟以培養本原爲徐圖恢復之計。養痾餘閒，日以籌辦義振爲事，墊撥巨款，一身任之，每誦漢東平王「爲善最樂」之言，自謂唯恐腰腹之不副也。

癸丑春，命不孝恩頤挈婦留學英國，瀕行，諭之曰：「吾雖老病，自揣未即就木，迨汝畢業而歸，猶可相見。」嗚呼，由今思之，尚忍言哉！

是年九月，值府君七十壽誕，預誡勿稱觴受賀，蓋先大父亡忌，爲府君生日之翌朝，故自癸卯而後遂輟祝釐之典。重以國變未久，益不欲有所鋪張。親友僚屬爲文以壽，府君蹙然不安，拳拳忠孝之忱，老而彌篤矣。

甲寅春夏間，咳恙較輕，猶能於清晨日晡緩步中庭，遇公司會議時，其重要者仍出而列席。不孝等方謂從此頤養天龢，氣體或當漸勝；乃是冬嚴寒，病勢寖劇，中西醫僉以爲危。府君轉自謂無礙，慰諭吾母及不孝等可毋過慮。春融後，果漸瘳愈，然自此納食更稀，肌肉枯瘠，唯腦力猶強，處置一事，首尾貫澈，神觀雖弱，目光炯然。偶草函牘，倚桯立就，字跡腴潤猶昔，見者以爲貞疾延年之徵。府君初患痰飲喘嗽，其起源由於寒濕，故習服溫燥之劑。其後因胃熱咯血，改趨清潤及東西醫方劑有效，屏中藥弗御者數年。比以正氣愈虧，脾土失職，復進附桂苓朮諸品，稍納穀食。上年自春徂夏，喘欬數月不能就枕，改服溫補大劑，頓覺氣順痰平。至秋冬略見起色，似勝曩歲，不意丙辰二月後欬嗆復熾，精神疲苶，飲食銳減。醫云脾陽衰弱已甚，根本耗竭，斷非藥石所能挽回。而府君病中又聞時局紛更，益形憤慨。三月望後，六脈沈伏，語氣綿惙，仍進蔘附重劑，迄無纖效。二十三日下午忽腹痛大作，神色變異，西醫鍼治痛止，而劇嗆不已。次日神志清澈，處分家事，鎭靜如平時，遺命「身經國變且係獲譴大員，附身不宜章服，務體吾意斂以僧衣，用誌吾痛。」方欲再有所言，旋又欬作，旣而假寐，吾母率不孝等環侍竟夕，夜臥似安。二十五日晨，猶索食蛋糕少許。不孝等尚有奢望，以爲一綫可延，詎至巳刻嗆逆異常，氣息不屬，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泣念府君早歲服官，盡瘁國事，歷四十餘載，勞苦憂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實力而外唯振災一事。鼎革後隱跡海上，杜門謝客，然値各省兵戈旱潦，仍力疾任籌義振及江皖水利各端。即病榻呻楚中，每口授函電，措撥款項，易簀前二日，猶命籌備黑龍江振需；痌瘝在抱，憫念災黎，若飢溺之由己。而吾母篤好施濟與府君尤有同心，名顯當時，惠貽身後，豈偶然耶！其他所籌公益善舉，無慮數十事，悉可垂諸久遠。所營實業皆有成績，表見於世，而漢冶萍廠礦爲其大宗。顧以未竟全功，常留遺憾。天相吾國，茲事必有發揚騰踔之一日，用慰府君於九原也。

府君於經國大計，謀富則主張造路、開礦，圖強則主張練兵、興學，理財則主張設銀行、增稅率、改幣制，外交則主張牽制均勢、開放口岸、陰結強援，拯荒則主張濬治河道、整實倉儲、勸獎種植，而於鐵道則主張幹路國有，於幣制則主張虛金本位，今之論治者皆莫能出其範圍焉。

府君嘗言：「吾祖吾父以科第起家，吾少壯時銳欲繼繩，而卒屢躓於秋闈，家有治譜，常以理繁治劇自許，而未嘗假手一州一邑爲親民之官，保使才，辦洋務，日與友邦人士相周旋，而足跡未履歐美一步。此則生平三憾事也。」

府君秉性仁恕，處事接物寬和容忍出於自然，與人言紆徐委婉，無不盡之意，即意所不可，亦未嘗以詞色加人。嘗自謂：「吾生平有法言而無惡聲，有微慍而無暴怒。」又常謂：「恩不可忘，怨則不可不忘，佛法戒嗔，吾尤致意，彼下石倒戈之徒，吾惟以大度置之，靜竢公論之評判而已。於我何惘哉！」

府君雅好書翰，有志著述，先大父得嘉定嚴永思撰資治通鑑補，係咸豐初江夏童氏排印本，病

其譌敓不完，乃命府君詳加勘正，卒成善帙。又編次先大父所輯經世文續編，林、胡、曾三公奏議，皆鐫版行世。後又採江陰繆丈荃孫之議，搜輯常州先哲遺書，前後集中多罕見之本，校刻精審，尤爲鉅篇。旣建南洋公學，請附設東文學堂、商務學堂、繙譯政學商律各書，先成兵學十餘種奏進之。東游返滬，又設局編譯明治財政史，稿成未刋。近年延繆丈編愚齋圖書館藏書目，又自定體例，擬撰思補樓書畫錄，草創未就，晚歲閒居，手選新舊養生家言，刋成衛生叢書若干種。自著有奏議二十卷、電報六十卷、公牘書函若干卷，自定爲愚齋存稿，乃編刻未竟，而府君已不及覩矣。……

鄭觀應簡歷——覆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卷八）

昨承諄囑，將商務出身履歷開列一事，自慚鄙賤不堪爲外人道，惟旣有譜誼，善相勸，過相規，不便客氣，謹爲我公略陳之。

昔觀應年十七，小試不售，即奉嚴命，赴滬學賈。從家叔秀山學英語。入寶順洋行管絲樓，兼管輪船攬載事宜。從英華書館敎習傅蘭雅讀英文夜館。開江西福州攬載行。年二十六，寶順洋行停業，當上海和生茶棧通事。旋承辦和生祥茶棧，代兩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洋商士多達等，舉觀應爲公正長江輪船董事，兼做榮泰駁船公司。年二十九，和生祥茶棧停業，當揚州寶記鹽務總理。年三十二，上海太古洋商創設輪船公司，聘爲總理兼管棧房，開漢口、四川、上海太古昌攬載行，又開牛莊、汕頭、廣東北永泰字號，代客辦貨。

年三十七，奉北洋大臣札委總辦津滬電報滬局。次年，武進宫保〔編者案：指盛宣懷〕與觀應等招股承買津滬電綫，並推廣江、浙、閩、廣、長江等處電線。稟請北洋大臣在滬創設機器織布局、造紙局、船塢、開墾公司、熗利公司。年三十九，辭太古輪船公司總理，奉北洋大臣札委，會辦輪

船招商局，遊歷各埠，兼到南洋考察商務，與唐君景星等合辦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年四十，奉神機營前醇賢親王札委駐滬采辦新式軍械，兼探法越軍情。年四十二，奉督辦粤防彭剛直公奏調赴粤差遣，扮作商人，親赴西貢等處偵探敵情，並到暹羅，說服該國攝政王不爲法助。

年四十五，又奉北洋大臣札委，總辦開平礦務粤局，與開平礦局唐君景星、李君玉衡集資合買廣州城南地基，並升科海灘百畝，建築輪船碼頭棧房，運銷開平煤到粤銷售，攬裝客貨回津。

此五十歲以前三十年來經營商業之大略也。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卮。惟志大才疏，未酬夙願，尙祈大才有以敎之。

徐愚齋自叙年譜

徐潤

序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凡賢士大夫皆年有譜而日有記，欲以傳之後世，垂之無窮也。余從事香山徐雨之先生二十有五年矣，其行事有足述者，豈可湮沒不彰，因勸徐君編年譜日記，徐君笑而諾之，譜成，謹將余所知於徐君者，就其一生成敗利鈍，略述於下。

雨翁年十五離鄉井，來滬上，越半載，棄書入賈，其執事不敢不敬，其與人不敢不忠，兢兢二十年，頗見信於中外。時曾文正、李文忠議興商埠，歲甲戌，與唐景星諸觀察創招商輪船局，仁和、濟和保險公司，開平、林西煤礦，塘沽種植公司，續辦承平、三山銀礦。歲丙子，爲擴充商局計，獨任艱鉅，將旗昌、金利源汽船全公司買受，由是得與外洋諸公司爭衡，中國之龍旗飄揚於英京及利物浦南洋各島、檀香山、日本等處者，雨翁之力，亦雨翁生平最得意之事也。

又與諸昆季創同文書局，奉旨影印圖書集成進呈御覽。餘如廣百宋齋鉛版書局，貴池、天華、南票、台吉等礦，粵東開平碼頭公司，香港利遠糖榨公司，玻璃公司，煙台纜絲局，虹口倫章造紙公司，上海立順興雜貨號、元吉綢莊、成號布莊、典當、錢莊、茶莊、茶棧，或合開，或獨創，雖

以枚舉。其間囿於勢，限於時，成者七八，不成者二三，開創伊始，雖殫竭經營集羣策羣力以從事，往往垂成中止，雨翁則未嘗告勞焉。

迨癸未秋法越肇釁，法艦攻閩之馬江，我揚武兵船擊斃法提督孤拔，法人懟忿，以七兵船擾甯波、吳淞，查禁封口，聲言攻高昌廟之製造局。紛紛逃難，僱內地民船值至二三百兩一船。上海為中外總樞，以致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商市奇緊，周轉不靈，致敗壞幾不可收拾。艱難創就，盡付東流，他人處之，當不知如何憤懣矣，乃雨翁自書一聯云：「放寬肚皮袋氣，咬定牙根吃虧，」何其達哉！

旋奉李文忠奏辦關外金礦。歲辛卯創建平，續辦永平，兼熱河合辦各礦，榆關十載，馬瘏僕痡，艱苦備嘗。又與滬上西商設業廣房產公司。甲午唐山薦饑，饑民十餘萬，告賑無所，勢將流而為匪，雨翁振臂一呼，兩月間官商共集三十餘萬，得以無事。丁、戊間合肥李文忠、仁和王相國先後內召，雨翁因亦南歸，未幾而有庚子之變。復在粵東開創自來水公司，合股循環日報。辛丑析津平，百廢具舉，雨翁以為當務之急，莫急興商，乃與西商設先農房產公司，以為商務基礎；復自設廣益房產公司，合股電車公司，種福台墾務公司，以興市廛。歲壬寅，在上海創景綸中國汗衫廠，粵東香山東岸同益種植橄欖松柴公司，癸卯同創錦州大凌河天一墾務公司，甲辰上海合設地豐公司，丙午設華興保險，丁未設華安保險，皆所以振實業而挽回利權者也。

溯雨翁六十年來名場閱歷，在上海如捕盜、會捕、洋務、賑務等局，皆厠身其間。甲辰為衆公舉任商會協理一年。此外如絲業公所，茶葉公所，商學會，預備立憲會，育才書館，尙賢堂，青年

會，廣肇公所，學堂，山莊，醫院，凡各局各會之有關公益者，與及從前出洋肄業學生，無役不董其事。或因或創，必視其力之所能及共襄厥成，是以中外巨商莫不尊親而欽重焉。又如丙丁兩年爲其五六兩世兄與洋人交接保款，失於無限，致賠鉅款，其數之大，駭人聽聞，爲通商以來之所無；雨翁甯重名譽，犧牲財產而勿恤，尤爲人所難能。在鄉里則修風水，濬溝渠，栽樹木，圍垣牆，築神社，建鄉約，改文塔，設賻會，興義學，倡平糶，無不經營創辦以堵閭閻。在族則修譜，建祠，雖值艱窘，次第舉辦不惜也。

今則自營菟裘于故鄉北山嶺，命名竹石山房，有地二十餘畝，內則田園廬墓、中西義學并附帛金會，平糶所，又於上海北新涇建敬德堂山莊，可謂豪情達觀，其襟懷之磊落，志量之寬大，不辭勞瘁，息息以公益爲重，謂非商界之偉人哉。雨翁今年七十有三，所謂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歟。

茲於暇日復自編輯年譜，並將寓滬六十年以來，歐亞見聞各大事，筆之於書，兀兀終日，不容少懈，其精神矍鑠，誠非常人所能及。歐友有蘭能先生者具有同志，因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凡有所知，彼此通告俾底於成。古人云：「老當益壯，甯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於雨翁有焉。爰記崖略如此。

宣統二年孟夏之吉，古董孫世馥芸齋甫誌於滬北之矮廬。

道光十八年戊戌，一歲。

是歲冬十月二十八日亥時，生於香山北嶺鄉老屋。先大夫名之曰以璋，字潤立；又名潤，號雨之，別號愚齋。時曾祖母祖母在堂，先大夫年二十二歲，太夫人年二十一歲。

……………

咸豐二年壬子，十五歲。

二月初一日離澳門下香港，隨同先四叔榮村公乘英公司輪船，二月十二日抵吳淞，晚開到上海。是時船上官艙客位每位收船價一百二十八元，散客收三十二元加飯資兩元。抵申後寓小東門鹹瓜街亦昌絲茶土號。四先叔雅好文墨，延有楊鏡泉、紀眉峯二夫子，皆飽學士也，詩詞之外並精星學，推余命謂有翰苑望，不宜落市井。先四叔送余之姑蘇西園楊子芳老伯家讀書，至五月節，因口音隔閡，不惟書不能讀，話亦不明，於是仍回上海。先伯鈺亭公謂既不讀書，當就商業，因留寶順行學藝辦事，師事曾寄圃，同學鄭濟東、許興隆與余三人，學絲、學茶不分彼此。余先學絲樓，看絲之西人名韋伯氏，茶師西麥氏，皆相待甚優。余黎明即起習字數百。又學算於闕築甫。韋伯氏見余之勤也，許爲志不可量，深相契重。寶順行舊東必理氏去世，韋伯氏接手，先伯總理行內辦房事務，寄圃師代上堂辦事。迨寄圃師去世，韋伯氏即囑余繼寄圃師之任。

附記　亦昌號在鹹瓜街，當時爲南北大道咽喉之區，西則襟帶縣城，小東門、大東門之所出入，東過兩街即黃浦，故市場最爲熱鬧。再南則帆檣輻輳，常泊沙船數千號，行棧林立，人煙稠密，

由水路到者從黃浦，陸行則必從此街也。再北有潮州會館、天后廟，界外即是浦江。自天后廟經立大碼頭，即今之密采里西飯館。東至洋涇橋，循河西岸直至老北門爲止，均一片曠地，屬法租界。自洋涇橋至蘇州河，東至浦江，西至福建路，屬英租界。英界之內，即今五馬路邊，有指望洋行。今三井洋行之南，在西北角，土名李閣廊，有比利士勿洋行。洋涇橋邊有裕豐洋行。橋東有大漲灘一大段，今之大英醫院、新公司總會，皆填築而造。灘邊黃浦路僅寬二丈。繼有天祥、長利、新旗昌、公易、華記、新關、寶順、李百里、麗如、裕記、廣源、仁記、和記、怡和等接踵而起。洋涇橋邊即大小船隻停泊上落埠頭。如北京路之北、英領事署傍邊之大空場，直至蘇州河邊，即現時公家花園之地，當時係一大水坑，薰德里門前一帶乃沙寧船塢，既無大橋，亦少擺渡。初由英商兆豐洋行就該處建造外大橋，過橋之客收費一二文，後歸工部局。沿橋塡築之地，或數百步數千步之廣，法人亦尤而效之。舊日之黃浦與今日之黃浦不啻減闊一半，內復添築馬路，頭頭是道。今之與仁里、如意街之間，乃初設跑馬場，後因地價繼長增高，乃移至大馬路西泥城橋之北，即今億鑫里等處，爲第二跑馬場，後又移今之跑馬場，計地四百八十餘畝，蓋已三遷矣。前每畝價值數十兩或百餘兩，今值數千兩至數萬不等。又復佔及浦北地，自跨有蘇州河立爲美租界。當時中虹橋衹有二三家傳耶敎房屋，橋邊有一禮拜堂，門前爲擺渡之處，乃小埠頭而已，今則寬闊一如英界。如三菱公司碼頭、德國總署，均由塡築而成。離中虹橋不遠，有粤人甘章在彼設船塢廠，初聞湊貲不易，詎事成之後大得利益。今美界已佔至寶山縣界矣，又復於泥城橋之西、老閘橋之北，佔爲公共租界，一切布置均不亞於英租界。總而

言之，英租界也，美租界也，公共租界也，皆英人獨掌其權，實三而一者也。惟法人則各守疆界。橫覽十里洋場，以寂寞荒塚之地，竟成繁華富庶之鄉，其經濟之宏，力量之大，豈不偉歟！然尚不知饜足，日謀擴充，日圖推廣。政令不行，主權日削，曷勝浩嘆。

咸豐三年癸丑，十六歲。

春學絲樓，秋學茶，同學友鄭濟東、許興隆，不分職守，月得薪俸本洋十元。

附記　二月初十日金陵失守。

咸豐四年甲寅，十七歲。

仍充絲茶等職，薪水二十元。

咸豐五年乙卯，十八歲。

仍充絲茶等職，兼佐理阿多臣棧務，薪水二十八元。

榮村公去世。

從叔關大爲本族老四房之裔，嗣於老五房藝忠公爲繼子，年十五歲，到申寓禮記洋行學業。是年初冬，洋東往松江一帶打鳥，命關大叔坐民船隨同前往，行抵松江口忽遇颶風，船身覆背，關大叔被淹身故，舟子與焉。余即命人打撈棺殮，運靈櫬回鄉，葬於本村土名羅合山。

咸豐六年丙辰，十九歲。

幫帳上堂兼充各職。

咸豐七年丁巳，二十歲。

仍充各職。

八月十七日，必理氏大班故於申，韋伯先生接管寶順洋行事。

咸豐八年戊午，二十一歲。

仍幫帳上堂兼各職。

十月，二妹合姑生，至五十二歲卒。

冬令回家婚娶，棨村四叔助洋一千元，上海各幫朋友親戚送衣帽袍料不計其數，所收禮洋多至一千六七百元。其時申市生意發達，交往甚多，又藉伯叔餘蔭，行中招牌，自己職守，以致人情如此之多，酬謝之酒歷四五天，每日在桂花樓設四五十席，可謂一時之盛。又承行東韋伯氏云：「現在君已有家，月給薪洋五十元，俾無內顧憂。」

咸豐九年己未，二十二歲。

上堂幫帳房如舊。

與曾寄圃師、芸軒兄三人合開紹祥字號，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十一年停。

麗軒兄離行，帳目狠不清楚，紀心兄進行。

帳席阿多臣病故，議掉行內伴友分職辦事。

蓮大姑十八歲出閣，于歸翠微鄉郭功鑑。

合股開設敦茂錢莊，胡益三司事，三年後胡故，停閉。

咸豐十年庚申，二十三歲。

上堂幫帳房如舊。

試辦潤立生茶號於温州白林地方，梁逸樵司事，辦得白毛茶八百箱，每方箱四十觔，運申分沽與英美各洋行，得價八十兩，僅敷成本。不意賣出之後，洋商驗出茶箱四角均有水漬，一律退回。查該貨由小河用竹挑運出，以致受潮，不獨洋商不願承買，即自己亦覺心虛。不得已寄存楊三和棧，盡數拆開，揀出霉茶。候至次年，在甯州辦得烏龍細條紅茶二百箱，每担五十兩，條色香味並皆佳妙，因將白毛茶攙入，售與洋商。初得價銀一百二十兩，繼竟漲至一百六十兩，大得其利。經營茶業，於此始焉。後遂合股續開福德泉、永茂、合祥記等於河口、甯州各處，又與汪乾記合辦茶務。行中調派楊輝山、楊明軒、鄭陶齋、吳茂川、黃毓齋各友司理絲茶棧房，攬儎諸務。派楊明軒坐允德一枝半桅小夾板船，試開東洋之長崎埠，續派晏多你生即蔡焯麟在長崎埠管帳。該船主馬厘士至日本之長崎埠，關口例禁外人，不得上岸，祇准買食物取水，唯不能過十天。後楊明軒借買物起岸探友，苦於言語不通，用筆墨向關員問答。關員見其書法甚佳，乃出扇請其揮寫，因此得有交情，並云「你莫非要探南京生，指中國人也。距此不遠有保蘇局，試往問之。」即命兩人同去。明軒到局，晤蘇人楊鏡人先生，同事六人在彼營業，專販鮑魚、海菜，由中國海船運至乍浦，分銷各處。明軒到局……楊明軒當將來意告之，並言隨船貨物別無違禁之品，祇有洋貨並中國雜貨亦未甚多。即經鏡人答允許爲運動。隨即同赴關口，請其派人同至船上查驗。日員辦事不肯隨和，必須事事自出主見，後逾一日，果派帶刀日員四人到船細驗，各處勘驗，至洋貨如紅布、花布、原有粗布，並中國綠布、各種色布、及檀香、蘇木、胡椒、彝茶、棓子各雜貨，無不喜歡，驗後

而去。逾日約同商議，初時啓口即言所議並非貿易之事，祇以貨易貨，第每貨各不能過百担，如何交換，須憑我作主。窺其意，似欲我貨半送半買者，隨換得青海帶及帶絲、貢帶各數十担，金丁即洋菜四十包，每包四十觔，木魚、香菇、江瑤柱、鰌魚、蝦干各十數担，統値亦不過二三千元，交易之貨彼此相當。楊鏡人隨坐我們允德船而回。開船時關員傳語，「以後你們有貨來自有辦法」。從此遂開東洋口岸。當船回上海，貨物照例報關，海關人員查驗各貨，向無此種進口貨物，爲關章所不能估價納稅，商至再三，俟估出後再行上稅。乃託妥友轉邀蘇奕昌號商酌，詎意蘇號不願。又託蘇州保蘇局會估，保蘇局友初不知來貨多少，乃一見之餘，意存妬忌，亦不肯實說，因此無法，祇可上棧。然始終無主顧，不得已自行拍賣，孰意竟有出人意外者，東洋來貨拍賣得價共計洋九千餘元，照原本有二三倍利。

附記　是年有新式輪船名福建，專走上海、福州兩埠，船主名巴剪。適橄欖、福橘上市，該洋人隨買橄欖二十四桶，福橘五十桶，到申出沽，得利兩三倍之多，此因船快物鮮，且合時候，故獲利倍蓰。不意該洋人以有利可圖，下次至閩，竟大買福橘、橄欖各三千桶，運申發售，貨色既多，銷路亦鈍，擱積五禮拜之久，鮮貨多半霉爛，大虧其本。

另有華記某洋行游歷甯波，見市人有福州人員販檀香用戥售賣，每担約價銀三十六兩至四十兩之間，頗覺合算。其時正在年節，故合銷路。乃該洋商不察，以爲常此暢銷，因由南洋租一小夾板船，裝檀香五六百噸，儎至甯波，到後月餘未能開盤，不得已原船轉申，分上、中、下三等，年餘賤價銷去，亦受大虧。

又有夾板船名□□，初在日本箱館埠販來干貝二十四件，每件一百零五斤，計價本洋十二元五角，貨既鮮美，亦合時，每件售至六十兩，頗有溢利。後於下冬續買二百餘件，價由二十四元至三十元，運儎來申，形式較前貨倍大，口味亦不及前之鮮甜，蘇奕昌號友云，聞日本有一種蛇肉向未見過，有云式如木魚，有云與干貝相同，因此傳播無人過問，乃轉運漢口，亦無銷路。次年秋原物儎回上海，往返已兩經霉夏，尤難出售，祇得拍賣，每件連箱拍價銀一兩一二錢，僅够保險之費，棧租尚不敷甚遠。

以上之事，皆因貪所致，特記數則以警後人。須知「務廣而荒」，古人已先我言之矣，可不愼哉！

英法兩國直攻塘沽，晤由白[北]塘口上岸，逕撲圓明園，迫開北洋三口、長江一帶通商口岸。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十四歲。

主帳上堂督理各職。

曾寄圃師七月三十日午時故於申。

寶順洋行辦房，先伯鈺亭公主席，曾寄圃師副之。後曾寄師因汪乾記訟案遽傷於酒，遞遺之事，韋伯氏大班派余承乏，頭緒紛繁，頗覺累墜，幸幫理有年，尚知條理。韋伯氏云：「帳房薪水照舊出支四百，另貼八十兩，各件照給。」並囑留謝介鶴、金子香兩先生籌辦汪乾記未了訟事。「至龔孝拱、容純甫兩先生，留之與否，君自決之。以後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惟老買辦在行必須一一稟告。上年派去各埠辦房如煙台梁枝，天津亞培、徐子榮，牛莊陳洛明，鎮江黃墨硯，蕪

湖寶燕山西友，九江徐渭南、鄭濟東；漢口盛恆山、楊輝山，君皆相好，仍須每期輪船照舊通信報市面新聞，並各貨交易行情；至大小洋藥價目，上落尤大，此事更當認眞考查。今君乃總行中華人頭目，如有差錯捺報，惟君是問。香港本行辦房亞三、亞帝則毋甚上落」云云。余答：「諸位均生意老手，應無不妥，如有差異，我必直告。惟銀錢進出非我能承當。尤可憾者目下諸位均已發達，特未曉有思及引薦人否耳。」韋伯氏云：「老買辦人本老實，彼等感激與否暫不必計。」後渭南侄送鈺亭公銀千兩，意將以此報答。鈺亭公曰：「是區區者我有得用，何必客氣。」當即退回。其汪乾記一案，隨於月內清結，人人盡悉，爽極快極。

端節創寄雲閣於老其昌舊行，後遷外館，改名亦宜軒，至今五十年矣。

日本所出寛永銅錢，以紫銅爲質，字樣清晰，惟分量輕薄，遠不及我華制錢。比時初開橫濱埠，本行由夾板船運到此項錢文，計六十三萬五千零八十二千文。初到申時，少見多怪，無人過問；且以數目大鉅，市口不寛，不無疑懼。延積半年，由闕榮甫先生運籌，先提數千貫分銷各地，尚可通行，緣其時江浙所鑄爛板私錢每千値銀五錢外，後來寛永遂銷遂廣流行內地，每千竟漲價銀七錢三四分之多。此票生意滿擬難望得利，不料統盤計算，竟得盈餘銀數萬兩，可謂喜出望外者矣。

附記　當時有長江輪船四隻：一總督，二飛似海馬，三氣拉度，四哥素歷布禮。另申港輪船二隻：一揚子，二鯉魚門。又小夾板船二隻：一允德，二米濕化。各船之中以總督一船獲利最厚，蓋成本輕，儎貨多。該船在香港多時無人過問，適漢口開埠，寶順行主派揚子輪船探路，直至漢口，回船至南京采石磯左近，船底稍受微傷，回港修理。聞該輪價甚便宜，因即置買修飾，

來申放漢，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成本。緣彼時客位每客價銀七十五兩，每噸貨價銀二十五兩，往來一律，加以下水時拖帶本地釣鈎船四艘，或帶鎭江，或交上海，每艘裝貨五六百噸，每噸水脚價十五兩，故獲利最厚。至寶順行生意，進口貨如大小洋藥裝公司船來者各有數千箱，又夾板船裝來洋貨約有三四十船，每船千餘噸，另有南洋暹邏、新加坡各埠運來檀香、蘇木、沙藤、樹皮、胡椒、點銅四五船，至於出口貨如湖絲、棉花、紅綠茶各等約值千萬，連東洋、北三口、長江一帶、香港、福州進出，併計總在數千萬，實一時之盛，洋行中可屈首一指者也。

「髮逆」陷蘇州，青浦、嘉定均失守。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五歲。

鈺亭公年五十九歲，八月返申。

二十月十四日，雨田二弟故於澳門，爲文祭之。

由監生報捐光祿寺署正。

與芸軒兄在二馬路合做寶源絲茶土號。又在法界開設立順興川漢各貨號，以煙葉、皮油、白蠟、黃白蔴、各種桐油爲大宗，陳榮卿經理。初頗發達，後因髮逆擾亂四鄉各鎭，帳不能收，虧蝕而停。

附記…………

秋間，日本與外人稍有違言，大有決裂之勢，初由英國兵船進口報稱，東洋將有戰事，繼又由鯉魚門至吳淞信報東洋開仗，應有生意可做。路釐爐洋人發議，英洋必賤，可以抛賣。當由五

人贊成，即派張子循、闕槃甫二人專主其事，兩日間賣出英洋六七百萬元。不意遲二三天，怡和理化輪船抵吳淞，暗送密信進口，東洋戰事不成，因此上海英洋市面轉醒。時黃以規、陳怡春會同怡和行友買進數百萬元，三四日間英洋每元漲價錢餘，市勢甚大，兩不相讓。當經先伯鈺亭公來責，謂不應如此狂妄，囑即設法圜轉。余云洋價已大，即照裝出口亦不能再高，此刻進出併計，虧數已在三四十萬，所幸爲期尚遠，祇可到期再講；目下遽令虧蝕，即使我能相允，恐樓上未必答應。詎鈺亭公一再勸喩，次日又由吳子石四叔親來調停，不得已密盤和解，兩家說到極處，乃出現銀十二萬了之。余名下實派虧銀五萬兩，此亦一荒唐之事，書此以誌吾過。

……

同治二年癸亥，二十六歲。

行中生意尚穩。

鈺亭公六十壽誕，極一時之熱鬧。十一月間，五姨太舉一子名玉生，老年得子，更爲喜歡。

在江南糧台報銷局加捐員外郎，並報捐花翎。

附記　是年南北花旗開仗，種花固屬不多，又値歉收，以致印、英兩國無處購棉接濟機廠，乃至中華販運。初時上海市價花衣每担銀九兩八錢，一二天後漲至十二三兩，南市花行如丁益大、榮廣大等不知其中原委，上門兜包，預定期貨，由十一兩至十三兩，拋出十餘萬，不及十日漲至十七八兩。又有崇明半海沙一帶各花行，如龔裕源、沈日升、秦義源、張公和、王大生等，聞知申市花價奇昂，復來兜賣，亦拋出十餘萬，由十五兩至十八兩，前後不過半月之久，原包

淨貨竟漲至二十五六兩。按當時松江、太倉一府一州各縣各鄉大小花行來申拋盤貨三四十萬包，統計不下百萬包，鄉莊之價每包收到二十三四兩，各花行拋出之貨無法可交，祇有攙水一法。初時只攙生水尚不大礙，繼竟有攙用熱水因此霉變者，每包淨花六十餘斤攙水三十餘斤，以致各貨到洋皆不能用，各洋行大爲喫虧，有兩銀行因此停業者，幸本號隨買隨發，稍獲盈餘，然亦險矣。脩華號唐景星公亦照我們辦法，體念商艱，一面退回原定之貨，一面收回定銀，各行照市代收，得以轉虧爲盈。後怡和及各洋行所收之貨運至外國，大有不堪之勢矣。

韋伯氏同治二年職滿回國，臨別贈言，與新大班希厘甸同一宗旨，均謂：「上海市面此後必大，汝於地產上頗有大志，再貢數語：如揚子江路至十六鋪地場最妙，此外則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門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爾儘可有一文置一文」云云。歷驗所言，果有效果，足徵先見之明。以今計之，入地二千九百六十餘畝，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間，且謂不免過貪耳。

夏間先伯鈺亭公擬賣餘慶里寶源房產，余力爲阻止。查春間鈺亭公纔將盆湯衖房屋賣於陳竹坪，價近二萬，僅數月間又欲賣餘慶里寶源房產，殊覺詫異。經吳子石芸軒兄聞信關照，謂如果賣出，此後各房家眷從何支用？囑余阻止。適遇禮拜日，同鄉諸公請丁道台於寄雲閣，鈺亭公病足在號未去。余乘間得入陪坐，吶然久之。公問有事否？余即跪下涕泣。公叱曰：「爾得無因我賣屋否？」余直答曰：「前賣永記屋，姪不敢阻。若賣此產，則當日承買時價銀原出公記之帳，內四萬八千兩姪實占有小分。今欲變價求分其半；如能不賣留存，收租過日，則姪不敢稍

有別議。」言剛至此，子石、芸軒、捷三均入座，公請食沙谷米，食後再講。公復怒曰：「今日賣屋爾曉來阻，當日賣永記產時何不來阻？今日之阻是，則前日之不阻非也。且爾謂無錢，年中行內入息過萬，我所用不過三五千而已，且白林莊聽三四萬何曾我分乎？即如買地亦有數萬，爾何得謂無錢耶？」余聞至此，默然而出。當時公雖盛怒，然卒未沽去，蓋經此一阻，後人得益不少，此即餘慶里之產。除此產之外，尚有西門城內九畝地小房子一段。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七歲。

行中各路生意稍差。

六月初八日，長女佳生。

芸軒兄身故，年三十八歲。寶源號停歇。

接管廣肇兩府山莊帳目。

與友人合開協記錢莊，本六千兩，許先生經手，訂明不通匯劃。

元昌綢莊、成號布莊各搭本二千五百兩，朱笑初兄經手。

附記　六月十七日克復金陵。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八歲。

行中生意漸覺收縮。

七月留三妹生。

在上海皖營捐輸分局報捐，以員外郎分發兵部學習行走。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九歲。

行中生意極清。

七月初十日，二女妙生。

蘇軍分援浙閩各省，叠克城隘，轉運出力案內，蒙前爵閣督部堂李奏保加四品銜。

同治六年丁卯，三十歲。

寶順洋行生意極清。

十二月十一日，長男月詩生。

春，華祥、隆泰昌兩號知余欲開茶棧，因約葉仕翹兄來商，擬合開總茶棧，似有成意；後因議立號規未妥協，事關生意出入不甚平允而散。

冬間，市面不大靖，有某姓壞事，倒至四五十萬之多，錢業各家不無被累。有業董張寶楚先生來商，將余茶土棧房契約值六七萬借給轉動，開春如數還來，因此交成莫逆。

同治五六年後，寶順行獲利頗難，因南北花旗開仗後各埠生意頗清，東洋、北洋、長江、上海、香港、福州各埠又復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達，無可收拾，更值該行股東拆股，到處收束，余遂蓄意離行。

同治七年戊辰，三十一歲。

離寶順洋行，自立寶源祥茶棧。

十二月初八，三女榮蘭生。

河口、寧州、澧溪各茶號如舊，加增漫江、羊樓洞、崇陽、湘潭、長壽街。

附記　是年茶務甚好，洋莊暢銷均可獲利，申漢棧中代客買賣，佣錢生意均能得益。本號河口之天馨，澧溪之怡蘭，向有名譽，銷於俄莊，後添漫江之福葆以後年年第一。其長壽街之祥記，崇陽之奪標，羊樓洞之寶源，在市流行不落三名之後。湘潭之魁魁、拔萃兩號，茶葉貨色雖粗，亦不在三名之下，由十六兩賣至十八九兩，間有賣至二十餘兩，成本輕，獲利重。余藉張式之兄力頗知茶味，各路清楚，得益不少。各茶號友得徐芸軒、朱大全、朱怡豐、朱春祥、賀十爺、賀正雲、劉四爺、李琴山、鄒志有、胡廣源、龔大茂諸人一助，獲益不少。

是年上海捌茶葉公所，請郁子梅先生主辦。初租屋於石路，後置地於老閘，每年所到紅綠茶略提釐數，敷衍繳費。唐景星、盧際周、梅子餘、姚筠溪、葉仕翹、唐翹卿並余均充董事。又於漢口設立茶葉公所，由湖南、湖北、江西廣幫各茶業中公推盛恆山、張寅賓等，會同上海董事，互爲維持。

絲業公所、洋藥局均設立在前，余與唐景翁皆充董事。

上海醫院以山東路仁濟醫院開設最早，設有中外董事，唐景翁與余亦董事之一。此外輔元堂、清節堂、仁濟、元濟堂、格致書院，唐與余並爲董事。

歷年同辦公益善舉之友：余蓮村、李秋亭、謝綏之、施少欽、嚴佑之、陳竹坪、胡雪巖、盛杏蓀。

同治八年己巳，三十二歲。

茶棧茶莊如舊。

榮村公來申擬做生意，買茶寄番四千餘件。後合開通源雜糧土號，資本二萬五千兩，榮村公五千兩，潘爵臣、容純甫、李貫之、並余名下各五千，派李貫之爲經理，榮村公與容純甫同寓號內。甫及兩年，全軍覆沒，誤在貪多嚼不爛之故，以致失敗。莊上往來由余經手，加虧八千餘兩。

附記 永平張籽雲秀芝在申充會捕局及新衙門委員，來託有舊交黃愛盧先生後人建笐字花農，年十九歲，爲其門生，薦在寶源祥本號學習茶務，人甚馴謹，一無嗜好，且工書畫，頗肯用心。迨後同治十二年，余奉札接辦招商局務，因派花農去天津充當總管棧事。公餘之暇，手不釋卷，由此書畫之名益著。不數年提升總辦，代理津海關道，簡放江海關道，仍署理天津關道，補湖南臬司，升任江寧藩司，因病開缺赴滬調理，光緒三十二年臘月病故，是年五十七歲。此皆李傳相、盛宮保一手提拔得至於此。乃兄黃建藩字守谿，同治八年冬來申寓於本號，九年派赴鎮江代理通源土號經理，未甚得志，去津當差。迨花農接任關道，乃代理商局遺差，後奉調廣東電報局總辦，因病回申，光緒三十三年九月病故，是年六十七歲。

同治九年庚午，三十三歲。

茶棧茶莊如舊。

二月初八日，次子元生。

十月二十四日，先伯鈺亭公在申病故，年六十七歲。余適回粤，不及面訣，至今歉然。

頌如從弟二十一歲進武庠，歿年三十九歲。

茶莊生意裁去湘潭、崇陽、羊樓洞、長壽街四處，市道固不妙，夥伴亦難用，不得不收。

同治十年辛未，三十四歲。

茶棧茶莊如舊。

…………

冬十月，奉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札委，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業，陳荔秋、容純甫帶領去美，每班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分四年出洋，經費由海關發給；坐辦劉開生觀察。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十五歲。

茶棧茶莊如舊。

在皖捐局捐陞郎中，仍分發兵部雙月選用，並捐免保舉。

第一批幼童出洋。

附記　創議成立廣肇公所緣起　先時余與葉顧之、潘爵臣二觀察合買二擺渡地方吳宅一所，計地基十畝，價銀三萬一千兩。未幾，諸同鄉擬議公所，時葉顧之觀察權知上海縣事，同與是議。先四叔榮村公、唐景星諸公創捐集款，設席余之寶源祥號。是晚諸同鄉頗贊成葉公建議，將余三人合置吳宅產業照原價讓出作公益之用，三人各捐銀千兩首爲之倡，陳善昌、汪裕昌等各踴躍書捐，當晚已集一萬另八百兩，續捐亦近萬兩，所短之數，議將產抵於麥加利銀行。繼由唐茂枝、韋文圃、周雲甫諸君與余復議創集同鄉三益會陸續籌還抵款。此後凡廣肇兩府之事俱歸公所經理，聯鄉里而禦外侮，公益誠非淺焉。

管理廣肇公所及山莊公帳目　廣肇公所成立，所有帳目仍歸余管。查廣肇山莊之帳係同治三年接芸軒兄手。本年公議歸併，余擬推唐景翁接管，景翁謂時常出門，未允接手，衆議仍歸寶源祥經管。管至光緒九年，法越事起，寶源祥勢迫停歇，積欠公所銀二千七百餘兩，無現洋可還，即將本號現有廣肇山莊馬路邊之地六畝零以原價抵銷。後查該地於光緒二十六年由譚華經手賣與工部局得價銀一萬四千餘兩，有徵信錄載明。此事差強人意，蓋余經手公所山莊各事二十年矣。

同治十一年壬申七月初八日第一批官學生名單。

曾篤恭 廣東海陽縣年十六歲丁巳

黃仲良 廣東番禺縣年十五歲戊午　開礦 上海三馬路公泰相館開平礦局兄冠良

梁敦彥 廣東順德縣年十五歲戊午　入律 龍眼大良閩省船政局用往津歸律

陸永泉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己未　技藝 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鄧士聰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己未　機器 上册鄉父肇堂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蔡紹基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己未　入律 天津習律例

蔡錦章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己未

黃開甲 廣東鎮平縣年十三歲庚申　入律 父岳川在汕頭海關上海道留派水利局繙譯

張仁康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庚申　入律 南屏鄉兄茂疆天津習律例

史錦鏞 廣東香山縣澳門年十五歲戊午

鍾俊成　廣東香山縣中心村年十四歲己未
陳榮貴　廣東新會縣年十四歲己未
石錦堂　山東濟寧府年十四歲己未
程大器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己未
錢文魁　江蘇上海縣年十四歲己未
歐陽賡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己未
何廷樑　廣東順德縣年十三歲庚申
陳鉅溶　廣東新會縣年十三歲庚申
黃錫寶　福建同安縣年十三歲庚申
鍾文耀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庚申
詹天祐　安徽徽州府年十二歲辛酉
吳仰曾　廣東四會縣年十一歲壬戌
潘銘鍾　廣東南海縣年十一歲壬戌
容尚謙　廣東香山縣年十歲癸亥
曹吉福　江蘇川沙廳年十三歲庚申
羅國瑞　廣東博羅縣年十二歲辛酉
劉家照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辛酉

開礦　荷塘鄉父信瑞開平礦務局
中館　北門內大街上海製造局習化
技藝　大嶺村父敬兄錦州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入律
技藝　外海父以興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入律　西山村父羽廷上海道留派水利局繙譯
技藝　寄居廣東省城父作屏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手藝　父南皋天津習礦務
開礦
手藝
入律　古鶴鄉父述亭天津習律例

譚耀勳 廣東香山縣年十一歲壬戌 入律

牛尚周 江蘇嘉定縣年十一歲壬戌

鄺榮光 廣東新寧縣年十歲癸亥 開礦

主事陳公蘭彬、同知容公閎帶往。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六歲。

茶棧茶莊如舊。

正月二十三日，先叔榮村公故於澳門，年五十二歲。

北山嶺村創辦義學，由衆捐助，十二年起光緒元年年底止。光緒十五年起又續改中西學堂，二十二年止。光緒三十二年復開至今日。

七月奉北洋大臣李札委會辦上海輪船招商總局，議招股本百萬兩，是年祇招得股銀四十七萬六千兩。

第二批官學生三十名赴美留學，五月十八日放洋，黃平甫親家帶往；申港兩處另有學生七名，自備資斧同往。

附記 招商局及仁濟和公司緣起 同治十二年七月奉北洋大臣李札委，會辦上海輪船招商總局，會同唐道廷樞辦理。查該局初由朱雲甫觀察於同治十一年九月奉直督札派充總辦漕務，彼時僅有輪船伊敦、永淸、福星、利運四艘，浦東碼頭一處。迨同治十二年五月，李中堂面諭並札林委員槎，會同朱觀察，約商唐景翁與余，接創商局。其時名辦事者爲商總、商董。是年六

月，唐景翁乃奉札充總辦，除運漕事歸朱道經辦，其餘勸股，添船，造棧，攬儎，開拓船路，設立各處碼頭，由唐道一手經理。又盛杏蓀觀察亦於是年七月十八日札委會辦局務。同治十二年商局招股，擬招百萬，是年祇招得銀四十七萬六千兩，迨至光緒八年始招足額，是年議又招百萬，共二百萬。光緒元年正月，商局議自認江海輪船保險每艘二萬至四萬兩，此爲自保船險之基礎。又光緒二年余與唐景翁、陳菱南、李積善堂等創立仁和水險公司，集本二十五萬，試辦一年，得利頗厚。續添招二十五萬，共計五十萬。復於光緒四年續創濟和水火險公司，集股五十萬兩，共一百萬。此因洋商嫉妬江孚輪船川走長江，用華人張愼之爲船主，不允保險，是以多設一公司。然有此百萬，得利不少，而怡和等此後亦無異言，如舊照保矣。光緒二年冬，旗昌輪船公司經理人更調，股票落價，每值五十六兩，攬儎生意又極疲滯。有瑞生洋行卜加士達來云：旗昌輪船公司有機可圖，全盤出讓約銀二百五六十萬兩，數日之內必須定見。適唐景翁在福州，盛杏翁赴湖北武穴，無可與商，乃與司友嚴芝楣二人通宵籌計，旗昌全盤何止僅值二百五六十萬，除輪船不計外，即以碼頭棧房而論，如金利源、金方東、金永盛一連三處碼頭，可泊輪船六七艘；中棧碼頭一處水步最深，可靠外洋大輪；又甯波碼頭及相連順泰碼頭，並天津棧房碼頭，長江各埠碼頭棧房均係扼要之區。乃即定議商買，越日還價元二百二十萬，午後得覆讓至二百二十五萬，大有遷就之意，因即加增二萬，共計二百二十二萬兩。兩造允可，先付定銀二萬五千兩，另給憑信，訂定先交銀百萬，其餘分期陸續付解，商定大略。然事後追維，未免出於冒昧，爲功則在衆友，爲過則一己獨承，黷大之事，此其一也。然彼時電線

未通，乃專人至福州促唐景翁返滬，余即持二萬五千之定單赴武穴就商杏翁，並將此事如何匆迫復述一通。承杏翁贊許大有識見，乃同回南京，適唐景翁亦至，公同商酌，梅方伯、桂薌亭、黃幼農觀察均以爲是，約同上轅稟見。沈文肅公初以無款拒之，繼經杏翁指籌各款約近百萬，措詞得體，頗動憲聽，然款項仍未足，須再籌商。次日杏翁復同梅方伯等稟見，又指某處有二十萬金可撥，並經梅方伯等贊助，事得有成。沈文肅公乃一面出奏，一面撥款協助，當於光緒三年正月初五日照草議合同交銀二萬五千兩，一面收回旗昌輪船十六號，並長江各埠及上海、天津、甯波各處碼頭棧房，由担文律師一手經理，歸商局接管，而商局根基從此鞏固，皆盛杏翁之力爲多也。後查順泰碼頭於光緒九年沽於怡和得價三十八萬，似此旗昌之產除淨實付一百八十四萬耳。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十八日第二批官學生名單。

容尙勤 廣東香山縣在美讀書多年

王鳳階 浙江慈谿縣年十四歲庚申 開礦

蘇銳釗 廣東南海縣年十四歲庚申 技藝

陳乾生 浙江寧波鄞縣年十四歲庚申

丁崇吉 浙江定海廳年十四歲庚申 中館 閩省船政局用往津習律

廣國安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庚申 入律

鄺詠鍾 廣東南海縣年十三歲辛酉 技藝 父美珍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方伯樑 廣東開平縣年十三歲辛酉 技藝

陸錫貴 江蘇上海縣年十三歲辛酉 中館 父秋桃天津習律

曾 溥 廣東朝陽縣自幼習洋文

吳應科 廣東四會縣年十四歲庚申 技藝 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梁金榮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庚申 中館

吳仲賢 廣東四會縣年十四歲庚申 中館 父濟時閩省船政局用往津習律

李桂攀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庚申 中館 父石泉天津習律

宋文翽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 技藝 父達泉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鄺景垣 廣東南海縣年十三歲辛酉

黃有章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

鄧桂廷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 中館 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梁普照 廣東番禺縣年十三歲辛酉 開礦 父煥南

唐元湛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 中館

李恩富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 入律 兄醴泉天津習律

卓仁志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壬戌

張祥和 江蘇吳縣年十一歲癸亥 技藝

梁普時 廣東番禺縣年十一歲癸亥 中館 父煥南天津習律

王良登　浙江定海廳年十三歲辛酉　中館　父賢嵩閩省船政局用往津習律
蔡廷幹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　中館　父召佐天津習機器
温秉忠　廣東新寧縣年十二歲壬戌　技藝　父清溪天津習機器
張有恭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壬戌　中館　天津習機器
陳佩瑚　廣東南海縣年十一歲癸亥　入律　父熾堂天津習律
容　揆　廣東新寧縣年十四歲庚申

另有粵東戶子弟七人搭附。　委員黃平甫帶往。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七歲。

茶棧茶莊如舊。

七月初七日，三子叔平生。

穆畬經兄進號，丁未九月十三日故於家，年六十六歲，在號三十四年。朱勳塘兄來申，專爲陳松舟之子麗堂與德商順發洋行訟案，領事照會粵督，久未了結，商余出場會同龍鏡帆、梁金池、陳倬雲清理了結。

第三批官學生三十名赴美留學，十月初九日放洋。祁兆熙兄帶往。

附記　同治十三年甲戌八月初九日第三批官學生名單。

周長齡　廣東新安縣年十四歲辛酉　中館
楊兆南　廣東南海縣年十三歲壬戌　技藝　父鈺鑾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唐致堯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壬戌 中館
黃季良 廣東番禺縣年十三歲壬戌 中館
康賡齡 江蘇上海縣年十二歲癸亥 中館
楊昌齡 廣東順德縣年十二歲癸亥
林沛泉 廣東番禺縣年十二歲癸亥 中館
袁長坤 浙江紹興府年十二歲癸亥 中館
徐之煊 廣東南海縣年十二歲癸亥 小館 父級秋天津習礦務
孫廣明 浙江錢塘縣年十四歲辛酉
朱寶奎 江蘇常州府年十三歲壬戌 入律 父雲山天津習律
鄺景揚 廣東南海縣年十三歲壬戌 機器
鄭廷襄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壬戌 小館
鄺賢儔 廣東南海縣年十二歲癸亥
祁祖彝 江蘇上海縣年十二歲癸亥 小館 父照熙上海製造局習機器
唐紹儀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癸亥 中館
曹嘉爵 廣東順德縣年十二歲癸亥
梁如浩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癸亥 中館 天津習機器
薛有福 福建漳浦縣年十二歲癸亥 技藝 父榮樾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沈嘉樹 江蘇寶山縣年十一歲甲子 小館

徐振鵬 廣東香山縣年十一歲甲子 小館 父德廣閩省船政局習機器

吳敬榮 安徽休寧縣年十一歲甲子 小館 父子麟天津習礦務

宦維城 江蘇丹徒縣年十歲乙丑 小館

朱錫綬 江蘇上海縣年十歲乙丑 小館

程大業 安徽黟縣年十二歲癸亥 小館

周萬鵬 江蘇寶山縣年十一歲甲子 小館

盧祖華 廣東新會縣年十一歲甲子 中館

曹嘉祥 廣東順德縣年十一歲甲子 中館

容耀垣 廣東香山縣年十歲乙丑 中館 父名開天津習律

曹茂祥 江蘇上海縣年十歲乙丑 小館

司馬祁兆熙帶往。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八歲。

茶棧茶莊如舊。

奉上海道馮照會，會辦上海洋務交涉事件。

二月十七日招商局福生輪船與怡和行澳順輪船相撞沉沒，涉訟兩月，商局得直。

合股開崇德錢莊，分東西股本，葉思賢主事；東股唐，西股席。

扆臣、笏臣、贊臣三位堂弟出洋肄業，自備資斧，未園餞別，照圖。

第四批官學生四十名赴美留學，九月十六日放洋，鄺其照兄帶往。

江蘇辦津賑出力案內，蒙前爵閣督部堂李奏保隨帶加二級。

附記　招商局福生輪船與怡和行澳順輪船撞沉涉訟事

光緒元年乙亥二月十七日，招商局福生輪船與怡和行澳順輪船相撞沉沒。查福生船裝漕米雜貨，並搭客上下六十五人，船上華洋執事五十三人。至佘山起霧，慢車放氣筒緩行，不意次日十點三刻行近黑水洋相距百里，忽被澳順船橫撞而來，形同丁字，撞在船頭之右，水即湧進頭艙，時僅三分，全船沉沒，而澳順居然無恙。計當時在船同沉者江浙海運員董蒯光烈等二十三人，司事五人，客商九人，舵水火工十三名，僕人十二名，西人一名，浙江白糧七千二百七十石，及客貨木料諸物。遇救者僅劉才鼎等五十三人。聞此警報，慘不忍言，一面派船探其存亡，一面具稟請恤，且與澳順涉訟。兩月以來，集審者六次，傳難屬者二次，雖經賠償，未能足數，而澳順尚思狡辨冀圖翻案，幸理直在我，終歸無效。第念蒙難諸君既得卹典，其如生者爲難何！因於局中先行籌措川資銀各五十兩，另由盛杏翁單銜具稟，於漕米佣錢內每年撥提銀二千四百兩，每家給百兩，作二十四家，以十年爲期，藉資撫卹，此案遂定。惟當時朱雲甫觀察意不謂然，以盛慷他人之慨，頗有微詞云。

光緒元年未園飲餞圖記。　淞水之北有未園。未園者，余公餘憩息之所，拳山勺水，未足言園，故曰未園。地僅數弓而泉石深邃，春夏之間池水如錦，秋光老圃尤多晚香。乙亥十月余與諸子

弟宴集於斯，宿雨乍晴，小梅已綻，羅浮風景，春氣盎然，因念太白所謂「會桃李之芳園，敘天倫之樂事」者，古今人果不相及耶。是會也，固爲小勤弟回粤應童子試，展臣、笏臣、贊臣諸弟將赴美國肄業，爰約沚齋、枚臣、揆臣、玉生諸弟，而以一觴公祖其行也。飲酒既酣，因命照影者集爲此圖，其中坐者余也；左余而坐者玉生，右余而坐者爲展臣、笏臣、贊臣，後余而立者爲小勤、沚齋、揆臣、枚臣，更有傍玉生而偶坐者，依余膝下半坐者，則余錕、鍾兩兒隨行者也。人生昆季歡聚良難，今日方共會斯園，而綠螘在手，驪駒在門，明日之日，即有天各一方之感，不有斯圖，曷留陳迹！且粤爲故鄉，而童子試亦恆有之事也，惟美國之行，越重洋，適異國，執手依依，得無有欷歔而不忍言別者。然此事爲曾文正、李傅相之創舉，余又奉文正公命襄理，特選中華天資粹美之幼童遣往美國，聽陳荔秋太常、容純甫觀察二公使督令肄業西學，以備吾華折衝樽俎之才，意至盛也，法至良也。然則余諸弟初次見遣於額，而必請自籌資斧以行者，豈非體諸鉅公爲國儲材之遠猷；而他日學成而歸，賓王利用，其榮名所被，固有更勝於一衿一第者，而何必悃悃出門，效兒女之沾巾哉。余三妹倩蔡沚堂季程弟先已出洋，頗如、秋畦、宏甫、業臣、翼臣諸弟皆在門里，未及與於斯會，即不得綴於斯圖，余尚不無遺憾云。光緒紀元乙亥孟冬十月二十三日雨之自記。

光緒元年乙亥九月十六日第四批官學生名單。

林聯輝 廣東南海縣年十五歲辛酉 中館 天津習律例

唐榮俊 廣東香山縣年十四歲壬戌 中館

陳福增 廣東南海縣年十四歲壬戌

吳煥榮 江蘇武進縣年十三歲癸亥 小館

黃祖蓮 安徽懷遠縣年十三歲癸亥 小館

周傳諤 江蘇嘉定縣年十三歲癸亥

陸德彰 江蘇川沙廳年十三歲癸亥 小館

金大廷 江蘇寶山縣年十三歲癸亥

沈德輝 浙江慈谿縣年十二歲甲子

沈德耀 浙江慈谿縣年十四歲壬戌

林聯盛 廣東南海縣年十四歲壬戌 中館

唐榮浩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癸亥 中館

劉玉麟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癸亥 中館

陳紹昌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癸亥

黃耀昌 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癸亥 小館

鄺國光 廣東新寧縣年十三歲癸亥 中館

鄺炳光 廣東新寧縣年十三歲癸亥

梁丕旭 廣東番禺縣年十二歲甲子 中館 天津習律例

吳其藻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甲子 中館

馮炳鍾 廣東鶴山縣年十二歲甲子 中館
陳金揆 廣東寶山縣年十二歲甲子 小館
朱汝淦 江蘇華亭縣年十一歲乙丑 小館
沈壽昌 江蘇上海縣年十一歲乙丑 中館
周傳諫 江蘇嘉定縣年十一歲乙丑 小館
王仁彬 江蘇吳縣年十二歲甲子 小館
陶廷賡 廣東南海縣年十二歲甲子 中館
盛文揚 廣東香山縣年十二歲甲子 中館
梁金鰲 廣東南海縣年十一歲乙丑
潘斯熾 廣東南海縣年十一歲乙丑 中館
譚耀芳 廣東香山縣年十歲丙寅

參軍鄺其照帶往。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九歲。

茶棧茶莊如舊。

旗昌洋行所有輪船，並各埠碼頭棧房，由商局議價二百二十二萬兩，先交定銀二萬五千兩，全盤承受。時總辦唐景翁、會辦盛杏蓀均不在滬，數日之內，由余一人決議。

又與唐景星翁、陳菱南翁、李積善堂等集股本二十五萬兩，開設仁和水險公司，試辦一年，獲利

頗厚，繼又添招二十五萬，共股本五十萬兩。奉李文忠公手諭。
由兵部郎中，在江蘇上海甘黔皖統捐局報捐道員，雙月選用。

附記

李文忠公致唐景星徐雨之兩觀察手諭 光緒二年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旗昌輪船已定議歸併，從此經理得宜，屏除私見，涓滴歸公，官商可共信服，利權可漸收回，大局轉移，在此一舉，翹盼爲任。惟奉旨飭撥各款，兩江五十萬自可分批給領，連潮州絲商顧、陳二姓原有股分二十萬抵算，是明年正月應付六十萬當無缺乏。浙江、江西、湖北五十萬陸續請領，或亦無誤碼頭棧房等二十二萬半年之期。此外五年分還之一百萬，除官利劃抵外，所欠尙多。前擬由兩淮鹽商籌集股分，目下南省賑捐，鹽商湊捐鉅款已屬竭力，恐暫難強令添股，應俟一二年豐收後，稟商當事，相機勸諭，商情當更踴躍，雖不便指定確數，要在局內聲名得起，生意日盛，公道日彰，利市得穩，無論遠近鹽商富賈，必有不招自致，不勸自集，在賴在事諸君子嚴立章程，和衷協力，而兩兄之肩負更鉅，責成更重，無惜勤勞，秉公籌劃，庶克有濟，弟實時刻爲之惴惴也。本屆浙漕撥運較多，蘇省尙未聞確數。雲甫已否回滬？來春何時開駛？正月交盤之際，杏蓀亦必到局，仍祈將詳妥議辦情形隨時示知，以釋懸系。

光緒三年丁丑，四十歲。

茶莊茶棧如舊。
先大夫六十一歲，先太夫人六十歲，粵滬兩處皆設壽堂祝壽。
辦理漕糧海運出力案內，蒙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督部堂翁奏保，交部議敍。
六月初十日，四男建侯生。
正月初五日，照草議合同先交旗昌洋行定銀二萬五千兩，一面收回旗昌輪船十六號，長江各埠及

上海、天津、甯波各處碼頭棧房，由担文律師經理，歸商局接管。

正月，商局議自認江海輪船保險，每艘二萬至四萬兩。此爲自保船險之基礎。

附記　三月，嚴芝楣先生出局，因朱盛大不合意，釀成「嚴黨」兩字。四年秋復入局，於二十九年病故。

光緒四年戊寅，四十一歲。

茶棧茶莊如舊。

辦理江鄂漕糧海運出力案內，蒙湖廣督部堂李奏保，加二品銜。

集股五十萬兩，續刱濟和水火險公司。因長江江孚輪船用我粵人張愼之爲船主，洋商嫉妬，不允保險，是以多設一公司，合共資本百萬兩，爲自保之計。自是而後，洋商遂無異言，如舊照保矣。

商局承運天壇望燈木桿。

附記　朱雲甫觀察病故於天津，遺差奉北洋大臣李札委葉顧之觀察入局會辦，五年銷差離局。

記承運天壇望燈木桿

光緒四年，四川委員巫山縣知縣武震、川東試用通判莊思恆，奉兩江總督沈、四川總督文札委招商局總辦承運天壇望燈木桿二十六根，頂大第一號長一百四十一尺，大徑五尺二寸，梢徑三尺，頂小第二十六號，長七十二尺，大徑二尺八寸，梢徑一尺六寸，可謂大而長矣。唐觀察景星翕肩任其事。時商局舊日伊敦輪船已經改作躉船，即用此躉船裝儎，再派永清、海定兩船拖

帶，各洋行分認保險，由仁和與怡和等行共保險本銀二十二萬九千兩，每千兩照章保費六兩五錢，仍照章八折。於五月初五日在吳淞口放洋，十九日至紫竹林。以如此巨木浮沉重洋，得免貽誤大工，洵聖天子鴻福齊天矣。武大令公事交妥，旋升漢黃德道。

光緒五年己卯，四十二歲。

茶棧茶莊如舊。

是年留鬚。

繼室陳夫人來嬪。

由雙月選用道員，在直隸晉賑局報捐三班指分浙江試用。

光緒六年庚辰，四十三歲。

茶棧茶莊如舊。

先大夫復來申。

四女琳生。

潮州等處勸辦晉賑出力案內，蒙直隸督部堂李、福建撫部院丁會同奏保，以道員本班儘先補用。

招商局奉調海晏等七輪船赴鄂，裝儎兩湖勇丁，計馬隊六營，步隊二十一營，送至直隸洋河口登岸，歸湖南提督鮑爵帥超統轄。余後謁見鮑帥，帥問香山韋舉人東煊後人如何？余答「爵帥何以知有韋武舉？」帥謂韋奉桂撫檄，招勇禦髮逆，彼時曾隸其部下，惜為悍賊所誘，中計而亡，否則韋功業彪炳，當不在吾輩下。又謂有蔡康業軍門亦同時人云。

附記　上海地皮產業家，首推汪遠澤堂。汪係麗泉洋行辦房，後來不知何故爲該行主士蔑所中傷，歸隱久矣。某日士蔑忽來詢問汪現在家否。余察其形神尙善，詞氣亦頗遜順，料無別意，然終恐非族必異，因對士蔑推却不知，謂請問唐景翁或知其實，余意景翁勢力較大，士蔑即不懷好意，亦有所忌憚也。後汪果得景翁之助，資益不少。咸、同之間，汪遠澤堂經租處有娘子軍來攻舊債，直攻至麗泉洋行，汪得士蔑之力，幸不爲娘子軍所敗，蓋娘子軍之債，乃士蔑之債，而汪所經手云。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四歲。

茶棧茶莊如舊。

二月初三日　先大夫故于澳家，落樓傷腰，病僅三天。余在申聞電，匍匐回澳，已不能親視含殮，終天抱恨。幸眷口在澳，飾終典禮一切如儀，靈櫬爲楠木所製，得自劉君吉六手，差強人意。五虞後卜葬於順水鯉魚地。

冠詩姪卒於家，年二十七歲。

前山北嶺修宗譜十本，外合內分，同文局石印五百部，用元一萬二千五百兩，出支敬德堂數，尤賴合族諸君出力，得以告成。

奉北洋大臣札委，會辦開平局。

……

附記　二月北洋札委張叔和觀察入局，幫辦漕務。

光緒八年壬午，四十五歲。

五兒超侯生。

留三姑出閣，年十八歲，于歸本村蔡述堂紹基。

潘克仁到鄉繪圖，爲文以記之。

從鄉人願，修築北山嶺風水，捐銀數萬。

奉北洋大臣札委，會辦貴池煤鐵鑛。

從弟秋畦、宏甫集股創辦同文書局，余力贊成，並附股焉。

同治十二年起，招商局招股百萬，是年招足，議再招百萬，共二百萬兩。

附記　查石印書籍始於英商點石齋，用機器將原書攝影石上，字跡清晰，與原書無毫髮爽，縮小放大，悉隨人意，心竊慕之。乃集股創辦同文書局，建廠購機，搜羅書籍，以爲樣本。旋於京師寶文齋覓得殿板白紙二十四史全部，圖書集成全部。陸續印出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通鑑輯覽、佩文韻府、佩文齋書畫譜、淵鑑類函、駢字類編、全唐詩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數萬本，各種法帖大小題文府等十數萬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絕倫，咸推爲石印之冠。迨光緒十七年辛卯內廷傳辦石印圖書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書局承印，壬辰年開辦，甲午年全集告竣進呈，從此聲譽益隆。唯十餘年後，印書既多，壓本愈重，知難而退，遂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停辦。

八月鄭陶齋觀察奉北洋札委幫辦攬儎，十年二月離局。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六歲。

玉生弟年二十一歲，十二月間夫婦奉命回家，爲先伯母八旬大慶祝嘏，坐招商局懷遠輪船，同船搭客共約二百餘人，連船上執事統計約三百人，行駛温州口外小嶼山觸礁沉沒。其時適遇大霧，又值風雪，全船覆沒後，查遇救得生者十一人而已。是役也，大婿楊從之因家事赴粤，另有從姪四人，二人本在船上執役，二人因回家娶親，連戚族共七人，同遭此難，悲慘無已。

招商局將所買旗昌行之順泰碼頭轉沽與怡和洋行，得銀三十八萬，似此則旗昌之産除淨實付一百八十四萬。是年填駁金利源碼頭，建造三層樓棧房，又造廣利、富順兩輪，寶源祥在漢口購買善昌升茶棧，連碼頭計價銀四萬五千兩，後原價歸招商局。

六月招商局結第十屆年帳，由壬午年七月起至是年六月底止爲一總結。

臘月送灶日，劉壯肅公省三自蕪湖派差送來現寶一百隻。

剏辦貴池煤礦，招股未足，停辦。

記地畝股票合業始終興敗事略。

附記　唐景星翁奉北洋札委，赴英國考查商務船務，十年回申，言及此次出洋，眼界爲之一寬，所見外人商業、船務、鐵路，一意經營不遺餘力，殊深欽佩。且與太古、怡和兩行東訂交最密，三公司合同遂由以起，於輪船利益挽回不少也。

招商局結第十屆年帳。自光緒八年壬午七月起至光緒九年癸未六月底止爲一總結。

查是年存欠各帳計該股本元二百萬兩，官款存本元九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三分七釐，船險公積元二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兩六錢九分六釐，備存公款元七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四錢七分五釐，籌墊存款元二百三十七萬零三百四十五兩四錢一分五釐，四共結該元五百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七兩五錢二分三釐，此存款之實在也。又計欠款，計存開平股分元二十一萬兩，荆門股分元五千兩，朝鮮借款元二十一萬兩，各口水脚元三十七萬二千一百十六兩七錢一分一釐，輪船二十七號成本元二百八十萬兩，小輪躉船駁船成本元二十一萬兩，上海、天津、煙台、福州、甬、甌、港、澳、汕頭及長江各埠局産房成本元一百七十一萬六千兩，煤料雜物各局生財漕米蔴袋等項元十四萬一千五百十兩零八錢一分二釐，共結存元五百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七兩五錢二分三釐，此欠款之實在也。

招商局第一屆至第十屆生意彙總。

共得船利規銀三百九十七萬六千零四十三兩三錢五分一釐，內除另支各船修理規銀十九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八錢六分六釐，又除三公司公攤支規銀二萬三千一百兩零八錢九分。

淨計船務共餘規銀三百七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十八兩五錢九分五釐。

漕務共餘規銀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三兩九錢二分五釐。各産租息共餘規銀六十七萬八千六百十八兩四錢二分七釐。自保船險除撥收規銀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六兩七錢八分二釐。

共結餘規銀四百七十九萬九千七百四十七兩七錢二分九釐。各項費用共支規銀十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二兩三錢八分五釐。棧房開銷共支規銀二十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兩零五分七釐。各項修

理共支規銀十四萬五千零九十七兩七錢四分。

各項利息共支規銀一百三十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兩三錢三分六釐。

官款利息共支規銀九十三萬五千三百三十八兩零八分二釐。

股分官利共支規銀八十七萬零八百三十三兩六錢三分六釐。

捐助賑濟共支規銀二萬零六百四十三兩九錢五分二釐。

提貼朱雲記折價規銀四萬二千兩。

水脚無着共支規銀四千七百十一兩五錢二分九釐。

各船折舊共支規銀二萬三千一百零六兩六錢五分五釐。

執事花紅共支規銀六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零四釐。

共結支規銀三百七十五萬七千二百九十五兩七錢七分六厘。統共除支實餘規銀一百零四萬二千四百五十一兩九錢五分三釐。

記劉壯肅公送元寶事略 光緒九年癸未

臘月送灶日，劉壯肅公省三自蕪湖派差送來現寶一百隻，並無函札，僅有名片，據差官云：「主人吩咐見徐大人勸勿灰心，可認眞作事，發達還我」云云。嗣於二十年六月初十日由天津慶善劃交北洋鐵軌官路張瑾卿代收銀二千四百兩，又於乙未年八月十二日由上海付交張鴻卿觀察代收元二千六百兩，均有收條存查。初余之獲締交於劉爵帥也，由謝介鶴汲引。光緒五年劉爵帥偕同周海玲、徐傳忠兩軍門到申，以謝係鄉誼，往還最密，余因得與論交，遂留住於未

園，適館授餐，計居三十九天。其時郭子美軍門、張五先生、楊雲階親家、周達武軍門、龔仰蘧觀察並彭器之諸公先後蒞止，福建藩司賚芝岑亭同時在申，因友及友，交誼日深，同訂盟焉。迨癸未運蹇，周轉不靈，獨蒙故友劉爵帥別具熱腸以鉅金周急，勉爲其難，殊深知己之感。繼又招余赴台灣，命辦基隆煤礦，乃以水土不服辭歸，有負高情。然得此益友，匡助實多，書以誌感。

記地畝股票合業始終興敗事略 光緒九年癸未

上海自泰西互市，百業振興，萬商咸集，富庶甲於東南，地價日益翔貴，以今視昔，利逾百倍，蓋亦有幸有不幸焉。如余所購之地，未建築者二千九百餘畝，已建築者計三百二十餘畝，共造洋房五十一所，又二百二十二間，住宅二所，當房三所，樓平房街房一千八百九十餘間，每年可收租金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餘兩。地畝房產名下共合成本二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四十兩，外又買存各項股票，除沽外實存四十二萬六千九百十二兩，八折作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兩，又合業典當架本三十四萬八千五百七十一兩三錢，七折作二十四萬四千兩，股票抵押各欠三十九萬七千兩，共計實有銀三百四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兩三錢，股票八折典本七折作銀三百二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兩。地畝房產初意招股合辦，每股本銀十兩，集四百萬兩之大公司，先收股本二百萬，以成公益之舉。旋有英國友名顧林，本運動家，與余商定，擬至英京將所有房產按銀二百萬，四五厘息，二十年期，助余興築。啓程赴英時，余因贈以程儀萬兩。其時余所置地產祇值一百五十萬，因復添購六十餘萬，詎料顧林回國後，初聞患腦病，繼聞成癲癇，竟致

去同黃鶴。計公司往來錢莊二十二家共銀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兩，又股票抵款四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兩，又洋行房產找頭抵款七十二萬一百十八兩，又各存戶三十二萬九千七百零九兩，共計該款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七兩。不虞突遭癸未之變，中法構兵，越南、台灣、馬江悉開仗，法兵輪駛抵吳淞，查進出口之船，並揚言攻製造局，以致人聲鼎沸，紛紛遷避，一民船賃價至二三百金。舉市所存現銀不到百萬，恐慌不堪言狀。巨家如胡雪巖、劉雲記、金蘊青皆相繼壞事，其餘號商店鋪接踵傾倒，不知凡幾，誠屬非常之禍。各錢莊草木皆兵，於是與公司往來之二十二莊公舉在事六人，乾通莊馮澤夫、延生莊張子循、安滋莊周味蓮、咸吉莊李墨君、義裕莊洪晉卿。公司亦舉六友：黃煥烟、屠雲峯、謝綏之、嚴芝楣及本公司友周榆齋、穆畬。經公同商榷，議將余所有款三百四十餘萬全盤推出，以鎮定二百餘萬之款。馮澤夫倡議，即以該款每股作五百兩，糾合公司，具有見識，乃商於謝綏之，託其運動盛杏蓀與股一半，公司即可成立。詎謝綏之云盛亦一空心大老，無力於此，似可不談。於是轉商各莊，各莊但顧目前，亦無遠謀，議定以兩年爲限，售現分攤，不能不以賤價脫手，以三百數十萬成本之產業，祇攤作二百餘萬之款清償完結，受虧至八九十萬，豈不痛哉！查當時所推之房產共計三十二處，如青雲里祇作二十七萬餘兩，今值一百二十萬兩；靖遠街作十二萬餘兩，今值三十八萬兩；元芳路三處作十九萬兩，今值七十四萬兩。以三十二處統計，共推作一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百兩，照今分類估價實值五百二十九萬四千兩。此外抵與德和洋商者人和當基即今之杏花樓等處，推作四萬八千兩，今值四十二萬兩；又售與盛杏蓀二馬路住宅房地三萬餘兩，現開客利西飯館，聞

每年得地租二萬餘兩，期滿之後，克利所造之屋歸於業主，利難勝算矣。又所推之地畝共計二千九百二十一畝四釐五毫，如珊家園地每畝作四百，今值四五千兩；怡和碼頭裏地每畝作五百，今值九千兩；盆湯衖橋北地每畝作五百，今值一萬兩；吳淞路地每畝作五百兩，今值六千兩。以二千九百餘畝統計，共推作一百萬七千一百四十兩，照今分類估價，實值九百九十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一兩。此數項已共值一千五六百萬，加之股票典本不下一千七八百萬兩，豈非成一大富家乎。乃廢之半途，毁於一旦，反致大虧，命耶運耶！撫今追昔，能不憮然，所謂有幸有不幸者夫。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七歲。

五女琛生。

修宗譜完竣。

爲玉生故弟補傳。

記寶源祥賠結招商局各數。

寶源祥賠結招商局各數事略

光緒十年甲申，招商局及保險公司抵款與寶源祥往來帳，連代別號擔賠短欠之數，共該元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七分五釐。當將鎮江房產及永業里源芳衖乍浦路共四段，作息七厘抵元六萬七千一百五十四兩，又由各莊劃交現銀六千八百七十二兩八錢一分，除劃抵外，尚欠元八萬八千二百三十兩零六分五釐。初時余與局中當事諸公熟商，以余駐局坐辦十一年僅支薪水

二萬五千兩，應否公道補回？查去年出局時存有開雜餘款元三十餘萬兩，照章二八花紅，余亦應有沾潤。如朱氏兄弟同辦局務每年提江浙九五漕佣計有十餘萬，別位會辦歷年江廣漕糧及採辦糧米年中得益水脚餘米一二萬或十數萬，雖各有應酬開銷，分數亦非甚大，但與余比較得益總多。計余會辦十一年，自問有功商局之事，如第一次招股一百萬，徐姓認股二十四萬，第二次招股一百萬如之，前後徐姓共認股四十八萬，招商北棧第一段地基乃寶源祥產，照原價讓局，漢口善昌碼頭棧房寶源祥買定，亦原價歸局。復以各輪在外間保險利權外溢，因與唐景翁、陳菱南、李積善堂等先集股本二十五萬兩試辦仁和水險公司，生意頗旺，可得利三四分，後再集本二十五萬，共五十萬兩，全盤讓局。其時洋商妬忌意存抵制，故又再集本五十萬接辦濟和水火險公司，挽回利權，受益不少。當時祇嚴芝楣力爲贊成，此外同事頗多訾議，唐景翁亦不能代爲分辯，目笑存之。光緒三年定買旗昌輪船公司，籌款付價雖杏翁一人之力，然當初議時，唐景翁、盛杏翁均不在局，祇余一人主持，三日之內已將草約主決。又法國寶公使回國，到申住一禮拜，允准金利源外灘塡地三十餘畝築壘碼頭，此事唐景翁預先約定，後由局友黑面畢拉、陳輝廷、雷司德力助乃克有濟，遂造三層樓棧房，並造能泊六輪船之碼頭，永沾利益。以上數事不爲無功，可否將前欠之數酌讓？而議者謂數目業已稟上，無可改動，乃議以局股時值五十餘兩作原本百兩歸結，於是向親友告借船股八百八十三股歸局抵銷清楚，尚存餘元六十九兩九錢三分五釐亦無找回，此均迫於壓力，無可如何。幸議訂在前此項股票仍可贖取，隨於乙未年先行贖回五百四十股，尚有三百四十三股未允贖回，因其時市價已漲至一百二十兩，爲經理所阻

耳。另南十六舖余有碼頭地一段，置本造房計元一萬六千兩，局員不知其地大小，屢屢來索，其實不過六七畝耳。該地頗費唇舌，一要強買，一靳不與，嗣經嚴謝調停，照原價加元萬兩讓之，然其地按照時價實值四五萬金。後探悉當事之意，蓋恐唐、徐在此另闢輪船碼頭與局爭衡，故欲以強力攫取之也。

雨記欠招商局款抵數有餘表

原欠共規銀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七分五釐。

付過規銀六千八百七十二兩八錢一分。

淨欠銀十五萬五千三百八十四兩零六分五釐。

一交局股一百五十股，合規銀一萬五千兩。

一交局股七百三十三股，合規銀七萬三千三百兩。

一交房產四段行息七厘合規銀六萬七千一百五十四兩。

兩抵外，共結餘銀六十九兩九錢三分五釐。

四段房產列表。

一鎮江地作銀八千兩。當時由楊谷山照原值購去。

一永業里五畝四九美册七百三十一號作銀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兩。

一源芳衖六分六九英册四百九十二號作銀四千八百十八兩。

永業里歸局時每年租銀二千二百六十三兩五錢計七厘息**合值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兩，後吳手查現**

年租銀二千二百二十三兩六錢。

源芳街歸局時每年租銀三百三十七兩二錢六分計七厘息合值四千八百十八兩，後吳手查現年租銀三百七十六兩六錢。

此兩段前後租息相仿，由雨記備原價贖回。

一乍浦路四畝二分三六美册四百〇四號作二萬二千兩計七厘息合值二萬二千兩。

此段地即今盛杏翁之多子多孫里產業，雨記於光緒十年抵入商局，至二十三年已值加倍之價。杏翁對人曰：「此地未贖於雨記，面上不雅，我爲贖之，免得多挂一筆帳，」遂照十年分抵數原値取去，旣沾其利復沾其名，但爲勢力所壓，知者不敢言，不知者反以爲待我之厚，口蜜腹劍良有以夫。

雨記另有十六鋪地歸入商局緣由。

計地四畝四分四八圖四畝三分一九，又一段計地二畝一分五五圖二畝零九五。

該兩段地均已蓋造房屋，當時收租每年三千四百七十兩，以強硬手段付還雨記銀一萬六千兩算歸商局，後經諸友力勸始多補銀萬兩，共付還銀二萬六千兩。該產實值四五萬之多，此亦杏翁居心太苛，防我等重備船隻在該處設立碼頭與彼爭衡，故爲此殺一警百之事，公乎私乎？一笑置之而已。

雨記駐局會辦十一年，僅支過銀二萬五千兩，有功未酬各節列表。

築金利源碼頭。　　二次招股百餘萬兩。

辦仁和濟和公司。先二十五萬兩後增至百萬兩　自保船險數百萬公積。

定北棧基。　局存有餘不盡之戶存三、四十萬。

定旗昌草約。　漢口善昌碼頭。

其管理漕米各總辦每年經辦江廣漕糧，所有採辦水脚餘米三項每年不下二萬兩，經手人收去十餘萬，朱氏兄弟九五漕佣亦得十餘萬。

按癸未年上海法越之變，市面閉塞，寶源祥公司却有不可收拾之勢，於招商局根柢深厚，固無恙也。盛杏翁借端發難，個人具稟南北洋大臣，以該局本根不固、弊竇滋生、幾難收拾。潤既挾孤直之行，素無奧密之援，致奉參革，兼以泰山壓卵，誰敢異言，致潤有屈莫伸。查商局歷屆帳略，自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緒九年癸未六月止爲十屆，統共除支外實餘銀一百零四萬二千四百五十一兩九錢五分三釐，則該局之穩固實情，可大白於天下，不知杏翁當日何所見而云然，其居心尤不可解、偏聽獨任，痛心千古，付之一歎而已。

錄光緒十年分商局結帳。

徐雨記　該元一萬五千兩。來輪船股分一百五十股作抵。

又　該元十四萬零三百兩。來輪船股分七百三十三股四段房產契据租息作抵。

光緒二十一年來元五萬四千兩，贖去局股五百四十股，共股八百八十三股，除贖尚存局三百四十三股。

唐景記　該元七萬七千七百五十兩。來輪船股分八百股作抵，杏翁云景星量確大，至今一股不收回。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八歲。

廣百宋齋經理王哲夫先生並朱岳生、許幼莊以鋼版、鉛版選輯硃批雍正上諭、九朝聖訓、四書味根錄、四書文富、繪圖三國演義、聊齋、水滸、石頭記、及縮本康熙字典分售於上海，並託抱芳閣寄銷，除開銷外，所有盈餘淸還資本，其餘書籍與各書莊相通對調。是年秋金陵鄉試，又託抱芳閣鮑叔衡設分局於南京代售名書籍，七月中到甯，開市二十天，各書均已銷盡，頗得利息；貪心不足，續來辦貨二萬餘金，到甯之日已在二場期矣。十三夜爲燈火所誤，以致失愼，全肆俱付一炬，蕩然無存，時運之否，莫此爲甚，得意不宜再往，不然又何至虧蝕耶！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九歲。

余蟄屈居申一無所事，各友勸復舊業，謂必較有把握，屠雲峯先生亦屢次相勸。余心爲之動，遂於萬難之中籌款三數萬，又藉各莊友力助六個月期款二十餘萬，專放河口、甯州、湘潭、安化等處，附搭茶莊股子，以便易於拉攏。不料是年天氣太乾，出貨粗劣，色味不佳，因此均不得利，空忙一春，所搭各茶莊虧缺萬餘，加以漢、申兩棧繳費及貼息約需一萬五六千兩，由是停止，以後茶業不敢問津矣。是年盛恒山兄復創鴻遇順茶莊茶棧，亦不得意。獨唐瑞芝兄所開厚生祥較之別家稍優。至次年則茶務大有起色矣。

光緒十三年丁亥，五十歲。

上海原有唐氏謙益地產公司，是年西友擬將該公司地產承受，再購地推廣，立業廣房產公司。余

在唐山，洋友金美氏帶圖來見，要買珊家園及虹橋濱西海寧路之南三段，約地三百畝，出價二百兩至四百五十兩，擬造平房兼花園云云。斯時債累不輕，銀錢尤緊，思想一夕，遂照還價每畝加銀五十兩，轉契交銀讓出。以目下論之，何祇二三十倍，然久欠亦有礙名譽，儻來之物無足輕重耳。

莊立弟號雨生名可大，年□□歲，是年入縣學第二十二名。

秋間唐景翁、劉吉翁與余從唐山出喜峯口，初至平泉銅鑛，後抵烟筒山，住一禮拜，細探大概情形。

附記　與唐景翁論及烟筒山鑛，景翁常念當年巴爾礦師驗後之報章云。

光緒十四年戊子，五十一歲。

四月初三日，同黃紫珊兄遊熱河，至孤山子，繞北京回。

秋間與唐景翁、劉吉翁同驗遷安老鐵廠，並遊東陵岔山至薊州馬蘭峪鎮，該處蘑菇每個約重十四五斤。

奉劉省三爵帥調赴台灣，派充鷄籠煤礦差事，坐飛捷船去，僅住一月，水土不服，抱病而回。

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妣楊太夫人壽終澳門寓所，余剛自台灣返滬即接澳電，知慈母病篤，星夜返澳，延請中西醫診視，時中醫各持一說，余自揣在滬日久，滬上中醫究多相信可靠之人，因將病源詳悉電達滬上諸名醫，並將粵省醫生所開藥味分兩每日電商滬醫，數千里醫藥日以電報商榷，詎藥石無靈，慘於二十三日棄養矣。

游熱河孤山子日記

光緒十四年四月初三日，余與黃紫珊兄遊熱河之孤山子，出古北口。……

十二日到孤山子，住兩日。是日十點鐘晤各友張星舟、徐仲三、陳達三、羅岳生、李倉生、謝雲明、袁倒眼，詳談一切。一點半鐘晤爵治——即哲爾者——與其夫人，美醫生打倫敦、德架司、阿弟、賴安、畢德格號子明。同往驗化銀爐廠各處。十三日晨勘磨沙各廠。十點鐘偕哲爾者落壠口，約深四百尺，往西落四百六十尺，驗得砂線厚約兩尺。復往各橫壠驗看，轉回大井，直落五百尺。各段均取小辦，石堅水少，苗質各有厚薄。知下土槽常出粉頭、銀線、銀粒，惜乎不多。着李把頭立取少許。是晚即託張君星舟抄列各項開銷與各工帳略。又託羅、謝兩君抄列配鎔化各料。十四日驗羅岳生兄小鎔化十種，配料另錄。再到各處一勘。回拜畢、哲各西友，均談論良久。夜間與仲三、達三諸君詳論歷年本山大旨。

鎔爐目下配料以千磅計。

上銀砂二十五磅，　二號銀砂八十磅，　三號銀沙八十磅，　磨沙房幼砂五十磅，　提銀皮之鉛渣二十五磅，烟筒大傘。

砂球二十五磅，塘塊鐵砚。　底砂二十五磅，　塘塊鐵砚四邊三百磅，　本山石灰一百二十五磅，

老君廟鐵石四十磅，　本山鐵石一百二十五磅，　頭溝鐵石二十五磅，　以上十二種九百二十五磅，另焦炭一百五十磅，柴炭十磅，共一百六十磅。取出井內銀石粉頭鉛條生烊銀土槽子錠各種灰石鐵石各小樣。

該礦開辦僱西人十五位：正礦師連副鎔化師哲爾者，年需元一萬二三千兩。副礦師克力架，每月三百兩傾鎔清銀。司達連頓，每月五百元飯食二十五元。看鎔爐司德架士，每日五元，每月飯食二十五元。礦井司阿弟，每日五元，每月飯食二十五元。副礦井司賴安，每日五元，每月飯食二十五元。醫生津發。以上各西人來往飯食住房各費均歸局給。各機房洋匠格司克、每月二百七十五元。丹林，每月一百六十五元。下井各司魏瑟、每天四元。馬克律、每天四元。德爾根、每月一百五十元。快樂，每月一百五十元。正鎔化司郝立，手法不妙每年三千九百元。以上七位月給飯食各二十五元。

十二日，哲爾者驗粵東天華礦石，挑五種小鎔化，一號井之半邊灰色砂江石各半，土人不要。未批價值。三號井之初見好苗石色白藏灰色苗烏點。未批價值。三號深下一百五十尺方小塊鐵礴作第三號貨。批每斤二三元。三號井深一百五十尺烏水兩塊作第二號貨。批每斤一二元。以上哲爾者自化。

十三日羅岳兄化十種列後，以一噸作二千磅。

一畢公新取苗，　二大石霸鉛苗，　三大嶼山鉛苗傾出十二斤五兩，　四潭州三號中貨硃砂苗六百三十六斤九兩，批一二元。　五高壠口少甫手取一號壠。雜砂石九兩，　六鐵面方小塊三號新鐵面苗四千五百十斤，批二三元。　七三號新開。烏水苗三千零四十六斤二兩，批二三元。　八三號大苗取出。鐵色苗四百元九十九斤，　九三號初見後得大苗。白石烏點十九斤二兩，　十一號井半邊。灰紅石十五斤二兩，土人不要。

………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十二歲。

接辦香山縣天華銀礦。此礦原係何崐山經理，幾年之間用銀數十萬，未許傍人言，忍不可忍。後由李亦文轉託唐景翁接辦，謂如能借到哲爾者鑛師，雖再用二三十萬不成亦所甘心，此刻先籌發本救本之法，公等如能招股更爲樂得，否亦但求成事便妥，現在銀兩由李一概墊辦，全歸益隆進出。查李、何久成水火，故李如是擔任也。

………

光緒十六年庚寅，五十三歲。

奉兩廣督憲李扎委會辦香山縣天華銀礦。此礦由唐景翁接手，會同何崐山諸公開辦，後崐山未將各山契交出，爲第一阻力；又因招股接續不上，祇得八萬餘元，爲第二阻力；一切銀兩，李玉衡初議擔任，後聞哲爾者之言即轉退志，爲第三阻力；勢不能不停。唐景翁將何崐山發回股票八萬元交回李手，其餘公文帳箱盡交唐茂枝翁。後查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唐茂翁家在上海敦睦里失愼，由樓梯脚火水鑵起火，幾乎命盡，衣箱等件均付一炬，連天華兩帳箱亦遭於火。

稟北洋李中堂借烟筒山礦師哲爾者，又派必達臣會理天華鑛事。至港晤李，如獲異寶，格外招呼，經理四箇月，全盤籌計，謂非有大資本百萬斷難望成，遂決意停辦。哲爾者回港大病數月，與景翁囉嗹助費，景翁概不計較，當時香港諸人咸謂唐景翁志量極大，不揚人過，識人之難，憐人之苦，大不易得云云。

二月初一日由申匯香港交張式軒表兄划兌洋二萬一千元伸銀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兩，付還秋田母舅一萬五千兩借款，收回鎭江道契。此款拖累幾年，實無以對母舅。會於港澳輪船，舅問上海造紙

局生意如何，余答云「開貨色頗好，惜乎出貨不多，繳費又重，恐無甚益處。」舅云：「我與友人股開紙局於香港，你以爲何如？」余答稱「香港地貴工昂，貨料遠來殊非所計，所宜者惟無關稅釐金耳。」舅云：「我亦知之，第木已成舟，無可如何。」又云「你欠我之銀宜早清還張式軒。」此乃第一次索欠。又云：「你到底有飯吃否？」余答稱除還債外剩地千餘畝，可望藉此轉機。又云：「那年因你之事，累我三天不能合眼，各人論你脾氣太大，非服毒即投河，今得如此即算罷了。」余復云：「母舅之款本可早清，適乙酉爲南京書肆火災虧蝕數萬，次年又爲茶棧之累共虧四五萬，職是之故未能即還，所謂『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也。」後見張式軒表兄云，你欠母舅之款乃借我之名而已。母舅常常論及，謂「雨之之敗乃係天數，計數十年來均係買地造房收租，開設錢莊當鋪，以及股份，均是實業尚稱穩固；唯犯於過大過貪，以致失敗，此亦後人無福是以致此。唯其待母之心，在外甥中推爲最好，我故喜之，該款實不忍迫他，由你與我轉圜，收回原本不必論息也。」

天津地產，余原有癸未年分剩之爛地千餘畝，唯是一無出息，年貼糧串，雖死守亦無大用。冬間余見津地產業大可發達，擬爲籌辦，但非有眞實巨本未易舉行。籌之再三，因將自己衣服佩帶、古董玩器、字畫書籍變價，約得價一萬五六千金，又擬將先母楊太夫人遺飾及亡室吳夫人所遺金珠各物約略計之，亦值六七萬。即於十六七年陸續變價，先提二萬兩翻造上海老介福房屋，查該屋未改以前收租祇得三千六七百兩，除年中修理千兩外，實收亦僅有限，此因房子過舊，間架太小，地盤亦屬低窪，有以致之；一經改造，收租七千餘兩，遞年更增，得益不少。其餘變物之價陸續匯津，托鄭穀亭、沈芳舟諸兄置地產，造房屋，先在塘沽車站兩邊造屋五百餘間，用地七十

五畝，以收租息；又於天津法界先農壇、馬家口朝鮮公所後與南門外水坑地，並近西局回頭至盧家莊一帶；又小營門附近各段及英租界等處。另在灤州偏涼汀鐵路南沿灤河高坡等處置買不少，先後統共一千八九百畝，進價以五兩、十兩、百兩貴至二百兩爲止，其中亦有得利沽去者。迨庚子年「拳匪」擾亂，聯軍入京，和議定後，各國設立租界，幾幾乎如塘沽莊之被佔，強有弱無，不能理論。幸藉丁家立先生附有公司股份得以無恙，雖不得大價，然獲益仍有二三十萬。以今計之，少賺百餘萬亦殊可惜耳。現查北邊產業祇有廣益房產合股公司及零星小段塘沽地二十餘畝，灤州四百餘畝，每年約可收租近二千金。又北戴河十餘畝不値幾文。己丑年錢子明世伯至申，探悉余之棄物變價，謂求人不如求己，極稱善策，許爲達人云云。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十四歲。

奉北洋大臣札委復回開平局會辦鑛務。

與孫君愼欽、李君雲書、周君金箴等合辦錦州大凌河天一墾務公司，以吳夫人首飾變價造餘慶里房屋。

秋間與必達臣自卞涼汀走灤河出潘家口，逆水上煙筒山，擬停西法，復辦土法，住四十天。遊避暑山莊。

九月二十四日，盛杏翁四十九歲壽辰。十九日忽接煙台來電約去，二十一日上重慶船，二十三日抵煙台，晤敬亭諸位，飯後進道署賀喜，詳論織布局、伍家中產三公司合同、商局各碼頭輪船生意。此行爲何約去，悶葫蘆終未打破。有人云「杏翁此約本有意邀君回局，所論生意均合，唯每

年須添新船與杏翁意見稍左，遂至中止」云云。我生有命，一笑而已。

記天一墾務公司始末 宣統元年己酉

光緒十七年歲辛卯，余倡辦建平金礦，偕孫君慎欽等出塞察勘，道經錦州之大凌河牧場，曠渺無垠，土脈膏沃，水陸相通，且地上積有歷年牛馬鳥糞數尺，就地種植，可省肥料，獲繁孳而得大利，蓋操左券必矣。慎欽領之。歲辛丑，慎欽合李君雲書等集本，承認升科置屯開墾，余附股五千兩，條理井然，連歲豐收。雲書改作六十萬資本，名曰天一墾務公司，邀嚴君筱舫、周君金箴、施君子英與余同爲董事，並各踴躍認股，雲書爲總理。後慎欽與雲書因微嫌之故不終其事，改派張蘊三爲經理，次年遂有人還價七十五萬兩，先付定銀十萬兩，將全盤公司承頂。公司開議，僉謂估值不止此數，議決作罷，改爲分售以期善價。詎蘊三營私舞弊，聲名狼藉，致公司因而減色，日漸退步，昔日之爭價承售者漸且無人過問焉。人不存則政不舉，蓋用人如是之難也。

與必達臣赴烟筒山日記

光緒十七年辛卯七月二十二日，走灤河上水出潘家口。唐山車站，與景翁諸君話別。六點至古冶，晤鏡河、芝堂諸友平車去林西局，驗工廠並各段工程。是晚宿局。二十三日晨起轎車行三十里，到土山，過東山至〔玉〕皇廟，入灤州城，進西門，出東門，市集甚熱鬧，至卞涼汀。是晚宿船。晤西人工程師角士談大鐵橋工程，留餐，回船已十點鐘外。二十四日晨早角士約驗沿河一帶，並閱附近地圖，適遇李少卿觀察（樹棠）、永平府福太守益三、（謙，旗人。）灤州吳春山大

令培褧，杭州人。因驗橋工來此，同到卡子船，入鐵路公司酒叙。別後上船，午刻開行，五點半鐘過永平府，七點鐘泊八里塔。二十五日晨早五點鐘開船，七點鐘至夷齊廟，入孤竹城，上淸風亭，左邊行宮已塌平。復過河上孤竹君廟，遙望東北則榜子塔，正北則玉皇廟，西北則白蓮寺，正西則首陽山。十二點鐘到楊家崖尖站。工人以桑皮造紙，每百斤十四吊，造紙十五刀，每一百九十張沽東錢兩吊二百文。每吊合制錢一百六十三文。對面山出白土，最合做紙之用。一點半鐘開行，七點鐘抵小蔡莊對岸，八點鐘大雨，竟夜不止。二十六日早五點半鐘開行，雨色時有時無。十二點鐘抵龜口硝，土人云此硝經唐大人打去，今無礙行船。該處設有稅廠收各貨稅，每船東錢一吊，鮮蛋每只制錢三文，鹹蛋每只制錢四文。六點半鐘抵郭園，晤劉姓老人年七十三歲，談論極快。二十七日早五點鐘開行，十一點鐘抵東崖，七點鐘抵牤牛哨，流水極急，竟夜難睡。二十八日早四點半鐘開行，過李家哨，土人云河中大哨經唐大人派人砟去幾段，船行始無礙。七點鐘抵沙河橋集登岸。回憶十四年時過此未見有如許之屋，刻下屋色甚新，附近幾千家靠此買物，生意稍聚。一點鐘抵潘家口，兩點半鐘開行，是晚停王念子。二十九日早四點半鐘開行，至淸河下尖站。河中之大石哨確礙船路。六點半鐘抵停羊羣峭，大小石頗多，所過見香磨均未開，此處已動工十天，聞黃寶石上下均動手起造大石峽一處，設四盆，更礙行道。晤張魁元，備有酒飯，又送鷄兩只，答還餅干兩箱。因云香磨之設已辦三代，上年承德府到此不准再辦，魁元因立甘結，謂如有失事自願照賠，准可不礙行船云云。初一日早四點半鐘開行，抵烟煤土崗子附近，上下香磨更多礙路，起岸入煤窰買燋子、三斤九兩東錢四吊。塊煤、五十斤

一吊。末煤。五十斤五百文。對河山腰即印子嶼，亦出好煤。七點半鐘抵廟兒樑，何姓友來報，昨日呂發舉回山，所定燋五十萬已解三十萬，窰廠北去十五里未登岸。初二日四點鐘開，至下三元尖站，過上三元，是晚抵下板鋪宿。初三日早四點鐘開行，八點鐘至尖站，十點鐘過紫珊、達三兩兄叙談。是晚抵半壁山，諸同事來見，云尚有鐵管、白米未運盡，十三四可了。達兄明晨去廟兒樑商議燋事。是晚宿船上。初四日早抵熱河，寓連升店。初七日遊宫，與林一臣、毓純，旗人李蔭甫、旗人徐致卿、廣湖南人楚立亭、皖黃紫珊諸君酒叙。初九日十點鐘晤劉述翁、大倫打設局事，中外論帳。初十日下井，由水井巴落至四百尺五百尺，下水道頗不易行 十一日下大井，到一百尺二百尺探舊放掌。十二日大倫打復來談，余囑以四個月摘錄一次。初晤云每月約六七千，後云八千，三日後云近萬，又擬加爐。余答慢慢核出逐項細帳，查對再談。黃、鄭、陳、何、黃諸君統札大帳。

屠壽山兄咸豐十七年十二月到山，寄來東山茶棚、東樑、西坡、東坡二十六戶見砂，十一戶羅圈溝，遍山綫砂樣及各把頭來見。又報西山之掌以東樑最深約百一二丈，如說對直少在五百尺，東西山砂子性質大有不同。來砂均交述三兄復化。

遍山綫　歷年各商承辦大譜照銀數，咸豐十一年、同治十三年、光緒萬萬年。咸豐三年起至七年十二月止計辦五年，戚大祥、宋友梅、戴起運三人合辦，聞退手時銀亦不多，戚七八萬，宋、戴各二三萬，五年之中以咸豐五六年放大槽砂子多，銀水高。

開銷　聞每年不下十萬兩，山廠每月六七千兩，每工人月給津錢三吊，採得砂子每賞彩錢三十

二文，每把頭准六名得彩七文，兵丁百名每月給工食銀一百五十兩，櫃上司事二百上下，另熱河總局月繳二三千兩，只准把頭領山六人。

國課　砂子每斤例抽銀五分五釐，以四分之一入官，三分歸商廠，公事極頂眞。砂子逐日報熱河。後因另立新名目，水道迸砂擬提工本三字於公事差遠，遍山綫照五年分所出之砂鍊銀過千餘萬兩，至七年十二月三商更換，國課每年約五六萬之譜。咸豐五年份三商意見不合，擬挨班分辦，每辦三個月一轉，以後未妥。

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歸趙福醇、孫昭明兩商承辦，至同治四年止。在山始設銀爐自化松江，其時公事又差，計辦八年又放大掌，在是年八月起，至咸豐十一年砂子多，每月鍊銀四萬上下。同治五年至十二年二月止，趙商一人承辦，五六兩年砂子大差，每月只有萬兩上下。同治七年至十年計辦四年，砂子又好，每月鍊銀二三萬兩。十一、二年又差，每月不過萬餘兩。趙商病故於熱河時在十一年十二月，十二年二月退辦，"歸孫商一人，同治十二年三月復接辦，至光緒五年止，計辦七年，每月不到萬兩，又作退辦。光緒六年官辦廠員經理志和旗人。其時屠已離山，此年每月三五千兩更不敷開銷。光緒七年，商人倪中興接辦，至八年八月退手，砂子每月三四千更不敷。光緒八年九月南商李蒼橋文耀接辦，至光緒十一年計辦三年多，砂子把頭不多，統共五六萬，更又不敷。東西兩山大小工把二百餘戶，本局領山把頭目王泰六十三歲，咸豐七年到山咸商起帶領能事舊把頭稟見，吳殿元、林長福、張立茂、李振東、張發才、李發才、程得志、王若、于德全、黨俊芳、謝連登、張發德、李廷夢、常聚五等把頭。在山充工少則十二年多則四十七年是

晚屠壽山帶同兩山驗綫砂院舊工各老把頭，酌摘前商戚、宋、戴起至南商李蒼橋止，按歷年採出銀數開列於後。

咸豐三年至七年計辦五年，約出銀一千餘萬兩。

咸豐八年至十一年計辦四年，約出銀二百萬兩。

同治元年至四年計辦四年，約出銀一百餘萬兩。

同治五年至六年計一年，約出銀二十四五萬兩。

同治七年至十年計辦四年，約出銀一百餘萬兩。

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二月計辦十四個月，約出銀十四五萬兩。

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五年計辦六年九個月，約出銀六十萬兩。

光緒六年官辦，志和約出銀五萬兩。

光緒七年至八年七月止計辦二十個月，約出銀八萬兩。

光緒八年至十一年計辦三年四個月，約出銀五六萬兩。

咸豐九年、同治十三年、光緒十一年共三十三年，統共約出銀一千五六百萬兩。

查錄光緒十四年秋創熱河承平銀礦總會辦朱其詔翼甫、畢德格子格擬招股二十六萬兩，每股行平百兩，是有美國著名大礦師哲爾者經理，乃美國前總統嘉蘭保薦，式式均照外國辦法，今將稟中之稟照譯於後。

中堂鈞鑒。敬稟者：爾者上年奉諭察看孤山子、烟筒山兩處礦產。當經稟請購買機器詳慎試辦，並經聲明該兩處所出礦砂每

噸可鍊出紋銀二十兩在案。旋奉中堂批准購買機器試辦，已有規模，請為中堂一詳陳之。

計有五條：一，礦中所出礦脈實可得利。 二，六個月之後，此礦每日可出礦砂十五噸，屆時磨砂機計適到工。六個月係屬從寬扣算，如工程順手，四個月已可開採此數矣。 三，每日開採十五噸砂，所得銀兩已可支應孤山子、烟筒山兩處經費。

四，九個月之後每日可採礦砂二十噸至二十五噸。 五，孤山子、烟筒山兩處合計每日各出礦砂四十噸，孤山子設一鍛鍊所，每月可得淨利一萬兩。查開採銀礦，清水亦屬要件，蓋礦砂必用水漂，方能提出淨銀也。惜此地所出淨水不多，孤山子每日可漂二十五噸，烟筒山十五噸，辦理一年之後，兩處均皆推拓，每日合計可漂砂五六十噸。如但論出砂，按孤山子一處而言，每日實可出二十五噸至三十噸。至烟筒山情形現在抽水機器尚未運到，是以未能深悉，惟礦脈尤旺，辦理得法，每日可出砂六十噸。所有清水足敷每日漂砂十五噸至二十噸之間，三年後即可合倍此數。據爾者所見，仍勸中堂飭辦兩處礦，所用經費不鉅而得利甚大，工程辦竣之後，一礦出產已可抵所用經費也。

肅此奉稟，並叩崇祺。

哲爾者謹稟

想當時有此好礦，哲爾者稟報之妙，中堂之助，所招不過二十六萬，何得不成，莫非數也。或因平泉銅礦化得冤之過也。

查平泉銅礦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立合同，總辦朱翼甫、幫辦旗昌行，見議畢德格、王芷裳、璞爾生。

余到山聞總辦狠不以親家為然，累我子孫。聞之詫異，轉想不能不道破。答「所該之款，得能還乃第一體面；如不能也嘸賒。老哥哥經力少之故，想偏一邊。」後云「一語覺醒夢中人，今夜可以睡着。」呵呵一笑。並告上院謁中堂稟辭來此。諭：「爾去好好整頓，還我借款，發財可助

開平。」即答：「有中堂之力，哲爾者之能，或許辦出頭緒。中國人學辦礦，『把握』兩字能否望，僥倖値中堂之福，湊巧遇着如咸豐三四年出一二百萬即大妙。」中堂云：「爾見何以知之」？即回「上年到山查過一切，故知三年至七年挖出銀千餘萬，商人戚大辭，此係據在山各老把頭所云。唐道商酌，到山只求對付持久，碰機會辦去，無力再墊，查實月中需繳若干，研究西法土法，比較得益如何，回頭再決。」又諭「好好整頓。爾今年幾歲？」答「五十四歲。」

九月初二日晨到各處辭行。九點起車，與諸友照相，營門話別，述翁、述三、仲三、壽山諸君李家台鄉莊茶叙而別。述三、達三兩轉西山。途接景翁信，南翁八月十六日返申，靄翁到唐山，上海所欠商局房租，道台伍與旗昌欠項封總局門。 初三日六點高士台起，至熱河寶元店已十點鐘。唐奇山帶同天慶合程毅亭諸人來見。滴水崗煤窰，熱河東去四十五里，東西兩山去一百十里，取有六丈深煤樣，必達臣云似有可用，囑打深十一二丈取樣再談。土人送來鐵石樣，必云謙麻梯鋼石鐵士巳北矯拉禮士。產頭溝范家莊背後。即謁熱河都憲德、福，澤圃。熱河道廷、雍，邵民。承德府紹，承齋。詳談東西兩山大旨，附近熱河各煤窰。均極稱好事，非有南商不可辦，又非有財才兩全不行。都送禮留下，道府收半。楚立亭到，談興隆煤礦。 初四日晨起，本擬會同必、紫二公過樑驗興隆山煤窰，並往頭溝范家莊勘謙麻梯鐵石，如滴水崗窰相近亦往勘，是日雨阻則止，上船，都、道、府、林、李、穆、楚均回步送行。午後到半壁山。 初五日六點開，至九華山之灣子溝尖，過下板城，一點半行五十里至南河廟兒樑同興分局。三點半與老必、紫珊從友由彭家杖子山路進窰，十五里山溝路頗難行，七點至廠宿，勘驗探查一切。 初六日出

山轉南河上船，十一點放行，兩點六十里至土崗子尖，至夜九點行八十里抵陽背山宿。初七日開五十里，十點沙河橋尖，七點半行，九十里抵桑園即龜口宿。各處香磨另錄。茲將經過各要緊哨列下。大同哨、白水哨、喜歡哨、走馬哨、駱駝子哨、王石哨、克米哨、三道門坎子哨、羣羊哨：此名九哨。　初八日四點開，行六十里至三里莊尖，不燒飯，下午三點鐘至卞涼汀食飯，包子腐皮，趕三點到卞涼汀。　初九日到唐山。　初十日出天津。　十二日上院，稟承平東西兩山礦情。　擬停西法試辦土法，並呈井圖細論。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十五歲。

奉北洋大臣李札委，會辦建平金礦，五月開辦。

二月初八日出津。三月初二日午刻，景翁因有寒熱未能上院。余上院時，見同鄉順德梁君炳南，曾在吉林鐵廠六年，上院遞節略，求事十一款，中堂原有允意，唯內中一款擬招粵人五六千來北辦理吉林各處金礦者，因此遂置不問。二月二十八日，盧藝蘭勘口外金礦回，隨帶五宗金沙，經黃芝堂化驗！　一號龍頭山線尺餘，每噸化金一兩二錢。　二號龍頭山線六寸每噸化金一兩八錢。三號轉山子大線，每噸化金十一兩五錢。　四號霍家地綫二尺零，每噸化金二兩左右。　五號青山子大綫，每噸化金一兩五錢。　查勘建昌、平泉分界老河川、轉山子、二龍山、霍家地、青山子確係著名之所，週圍數十里，日出斗金，並非虛假，舊洞每處均尚可靠。擬三月初四五日再與紫兄同去豆爾丁、虎頭石、長條子溝、黃金岱川金廠、溝梁查驗。該處又一種木煤化見亦佳，離礦六七里。後查所來之石樣，乃挑選之物，似靠不住，非土法能辦得益。

三月初四日上院請假照准。

三月十二日擬搭新豐輪船去申。上院稟呈辦金礦稟並章程，並稟鐵鑛章程。中堂云：「此稟就口外公事未合，似有壟斷之勢，詞意太硬，宜略圓通乃妙。」動筆改去五則，內一則係直隸應得一分餘利，改歸熱河所得。又云「地方鄉舍社友等宜籠絡乃妥，爾見人神色極好，仍有鄉人脾性，應易籠絡」云云。及閱鐵礦章程，連答三聲「無錢」而已。

三月十四日上院稟辭。是日午後上船，與諸友話別。適商局總船主蔚霞同船，與論輪礦各事。十五日抵煙台，晤靄兄諸君，並史晉生、毛戴陽，論松武兩軍用煤，並威海、大連灣需罫兩軍煤。到盛杏翁處便飯。各友三點鐘到船答拜。暢談十六鋪地並利國鐵礦，開平擬辦鐵礦，三平輪船，旗昌行價。李載之云山東金礦秋畦不理，月池出局，招遠機器擬拍賣。李肇初在申。靄兄此次來津似未甚滿意云。晚八點鐘動輪，十七日午後兩點抵申。十九日查鼎恒申莊，並定造鼎恒錢票一、二、四、六、十吊各樣一張。晤鄭紀堂、香山橋頭人。黎靚鎬、錫安順德人。詳論美國所辦金礦，似有條理。

四月十二三日連接津電催去，想必金礦有成，因於十四日晚坐海晏船去津。松中丞全眷同船，談十年前事頗以為然，極蒙獎譽。十七日午刻抵塘沽。六點至津，晤景翁，神色均好。十八日上院，在簽押房謁見，詢問申地生意、商局、織布局、匯豐金鎊、香港市面，逐一照回。隨後杏翁進謁，論新撫台並鐵路接通、俄電綫、法公使挖泥船各事。

二十五日，周統領薦安徽繆樹侯桂榮，係向充吳樂山軍門營務處差者。馬信侯之望薦撫寧李榮軒

貴三月十八日上院，中堂曾云李某極有辯才，姑可試之。余出門至今，所見有口才者，當推李君爲巨擘也。

五月初四日接貴陽電云：唐景翁、徐雨翁觀察：別後爲念。二月奉書，以點礦可圖，請派藝蘭偕令坦來勘，不識已商派定否？如蒙允，商兩君何日啓程？請電復，以便派員往曹家溪引導。敬請台安。德榜。即復電云：貴陽王藩台：電敬悉。藝蘭等蒙中堂派熱河金礦，未能前來。廷樞。

十二日號友穆潘兩兄承平船到。談申地地皮生意。知鄭壽山兄又□月初七病故，年五十五歲。

冬十月初九日與邵松喬自唐山出關，驗承德府所屬平泉、建昌、朝陽、赤峯各金銀礦山。平泉銅礦殘破不堪矣。

十二月初八日抵熱河遊園，計六年間先後已到四次。

黃花農方伯等題三影圖。

附記是年唐景翁事。　正月二十八日喬家屯各店鋪、即總局地場，余初到時該莊祇有十八家。局中各工人、四十八鄉紳老子弟同送萬民牌傘各件，恭頌景翁德政，極一時之熱鬧。景翁云「年餘以來昨夜爲最適意，九點鐘睡至六點鐘，咳嗽、小便一概無之，早飯吃至兩碗，實近來所難得」云。四月十九日，景翁全眷七十人到唐山。二十晨，嚴筱翁、趙嵩丞兩觀察與景翁祝壽。二十二日晨，景翁次車出津。午前至浙江會館，公請松中丞，七席。三點一刻入座，中堂親讓酒。後景翁出津時，各洋友三十餘人並各同事、地方紳老子弟以洋樂在車站歡迎，放車至局門前，設茶點酒水，照西例讀頌詞三四次。西友面訂二十五日晚公請，席設戈登堂酒叙，照中國例設壽星

堂，滿掛中外旗色，並各壽幛，中西合併，尤爲熱鬧，均有頌詞。二十四日，景翁謝酒在三聚園，先設綵觴十七席。

光緒十八年唐景星君卒於天津之開平局。後在局中公事房檢出光緒四年譯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上海遠東報，讀其文想其爲人，景公誠人傑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竊嚮往焉。謹錄其報章如下，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上海遠東月報。

……唐景星君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生於廣東省香山縣地方。其早年教育，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得受之於香港馬禮遜教科學，繼進英國教會學堂，由是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充香港巡理廳繙譯，二年後升正繙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之間（咸豐六七年）代理香港大審院華人正繙譯。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爲上海稅關副大寫。一千八百五十九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咸豐九年至十一年）當正大寫及總繙譯之職。後由乃兄茂枝君接辦，爲因怡和行東聘請代理該行長江一帶生意，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即爲怡和行總買辦。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二年）斯時又兼當協和機器輪船公司、北清機器輪船公司、華海機器輪船公司之董事。此三公司幸得唐君之卓力而能成功者也。伊又於上海絲茶兩業會館並各善堂均爲董事。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二年）奉直隸總督李公鴻章之命而爲中國招商總局總辦，此缺現仍充當。伊乃一花翎二品銜福建侯補道。如是可見其早年之機遇若何廣大深謀遠慮而能善用之也。

破除舊時之錮習，採用新法，集國人之資，用衆人之功，以組織此協和、北清、華海三輪船公司，均以西法經營之，又得國人之信任，所見之明無可及也。伊爲中國未經創見最大方略之領袖。又辦招商局，得政府輔以鉅貲，不特廣華人之事業，而其用人行政皆用本國之人，惟其中數部，須專門技術，爲華人所未能者，方始用西人管理。該公司雖純用西法經理，雖爲中

國之事業，唐君得國中最有權力極高明之貴人李鴻章以爲庇護之主，誠大幸也。此二公若能如余等所望得享永年，於國中之商務大有進步者也。現近之方略，唐君與有名者爲創辦開平煤礦，亦純用西法經理，唐君誠爲明見遠識之人，爲余等從來所未經遇見。伊初創一事，凡動一念即能預知其結果，而竭力營謀之。今開平煤礦之發達，是可操券而得也。我西人日與華人互相周旋，惟此君之廣識博覽，實令人欽佩者也。

與邵松喬兄出關勘驗承德府所屬金銀礦苗，周歷各處日記。

光緒十八年壬辰十月初九日，由唐山礦務局動身，余與邵松喬兄走冷口出關，行五十里至林西礦務局宿。午後兩點鐘，由唐山搭火車至林西煤礦局，當見諸同人，即與鏡河、耘劬二公談大井各事，並機器損壞。當去勘驗，驗得所壞都在大輪之上，力小而任重，鮮有不敗者。當時置價雖則便宜，而二次修理賠累不少，大約三四禮拜方可修好。初十日行九十五里至遷安縣宿。清早由林西動身行四十五里，午刻至沙河驛尖，傍晚到遷安縣西門外李家店宿，下午行五十五里。當晚在店正遇盧敬文、李鴻生二兄，悉由建平局告假進關，似有意見。此處一帶出產惟毛頭紙最多，養蠶不少，近年南邊人來此收買。十一日行九十里至打虎店宿。清晨動身，午前行四十五里到建城營門外賀家店尖。店主賀春波云今年絲價甚好，年成亦佳。飯畢即行。十里出冷口關，殊覺寒冷。聞土人云，關裏關外祇隔萬里長城一道，其冷暖之情相去如有一月之時令。今我親歷，洵不虛也。又行三十五里至打虎店宿店。當晚接建平局信後，爲各力格分局公事，即將此公件寄致張燕翁。聞悉此處土產惟絲與稻，緣有山泉常年湧聚，足以溉田，惜其田太少，故所產不多。店主人張鑒代建局試收大米，以備工人食用。其米雖次於天津之包米，然

以其價與運費較之，則所省者多矣。店傍有一書房，學生多至二十四人，此出關以來所僅見者，振興文教所望賢有司耳。　十二日行八十里至馬圈子宿。清晨動身行五十里，十點至大杖子楊家店尖。早七點鐘過大石門嶺，八點鐘過土石門嶺，道路崎嶇。尖畢行二十來里，過松樹嶺，又行十里至馬圈子王家店。此處亦種稻米，並不代建局收米並木料。離此地八里路駱駝嶺山脚水衙衙，向有河金可淘。　十三日行七十五里到柏杖子總局宿。早起由馬圈子行，上午十一點鐘至閻家杖子，五十里過車廠溝嶺、拉拉嶺，此二嶺均有十餘里之長，崇巖疊巘，危險異常。憶夏間第一次到建局，由大杖子分道走蝦蟆嶺，由湯道河到局；七月間第二次到建局，由八歪嘴嶺而行；此次由拉拉嶺到局。午後三點鐘，行抵柏杖子建平總局。見鄭陟兄及各同人，商局中各節事件。是日打尖過大石柱地方，聞人云路傍瓦房一所稍有破壞，即去年反叛張道匪家。其兄弟二人本是素豐，又皆業儒，其弟巳入庠矣，刀兒磴之亂竟伊兄弟爲首，一家二十餘口，祇逃回年輕婦人二口，不意讀書之家甘爲悖逆之事，是其人好亂性成，抑或有所迫而然耶？秋間到建，坐船走桃嶺口進關，入青龍河直到灤河至卞涼汀上埠。刀兒磴就地老少人等，集衆觀船，似以爲奇者。余甚不解。問諸土人，答云自乾隆五十幾年此河曾有千數船往來，然依父老流傳，吾等究未親見，今日眼界初開，羣以先覩爲快耳。此船由灤州僱運物料到刀兒磴之湯道河，余因雨天路滑難施車馬，得此船順流進關，兼可藉勘水道。　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總局內查勘礦工，偕各位妥議減省開銷等事。另錄一冊。　二十日施粥開廠，限十里，三四日內，每日不過三百餘人。是日偕各位回，路見無衣苦民，其小孩則上身單衣，情狀尤爲可憫，即囑郭

竹軒兄帶同張什長並差役去就近村莊探看，並帶棉衣褲，令竹軒兄察看極貧，臨門施發。附近有二家數口，竹兄目覩男女老少有無上衣者，亦有無下衣者，共在土坑向火，且無食進腹數天矣。余聞此情形，心實慘然，施衣而不施食，恐窮黎仍難卒歲；況欲生財其地，自當矜全其民，因商諸友設法施粥，只給老幼兩等，每日給粥一餐，每人約費十錢，但經費難籌，擬施至春暖即止。其壯者力能自活，無須仰給于人，且明明代賑以工，安容有游民濫食。此舉余與張燕翁邀盛杏翁三分，約集款一千兩左右之譜，愈多愈妙。　二十七日上匾，鄉民送傘。是晚酒叙甚熱鬧。　二十九日由柏杖子總局動身，行七十里至茶棚宿。早起動身到刀兒磴王老廣當鋪內茶尖，二十里；晚六點鐘又行五十里至茶棚呂姓店，正遇建局便差，發回第一號信。此行偕邵松喬、吳述三兩兄及郭竹軒、甘竹梅各位。　三十日行九十里到建昌縣街宿。早起動身行四十里，到北廬尖；午後四點鐘至建昌縣街，俗名塔子溝。此間民人如有問以建昌縣者，則茫然不解，蓋邊氓孤陋，兼少讀書識字之人，雖易名久奉憲章，而彼罔聞知，出口仍譚故事，如朝陽縣名三座塔，赤峯縣名哈噠，平泉州名八溝是也。住塔子溝廣合店，只有住房，不供食飯，凡住客寓之人均在館子另買飯吃，家家如此，即朝、平、赤、熱河均是一樣。往謁建昌大令凌鏡清兄，談一點餘鐘回寓。　十一月初一日在建昌縣宿。早起飯畢出門拜訪營官曾蘭生、稅官承楓庭，旗人。午後均來回拜。五點鐘到縣署酒叙，同席四人：曾、承、凌、徐，飯罷回寓。晚九點鐘凌鏡翁來寓叙談各節，至十點鐘回署。今午囑吳述兄及郭甘二君先行動身，因各處店中房屋小，火坑不多，故分兩處。　初二日早起動身，至十二點半鐘行四十里，到王鬍子店尖；又行三十里至

夜不守止宿，知述兄各位上午在此打尖。此處發去棉衣十七件。有喇嘛年已七十三歲，廟中大小二十三口，去年被道匪難，死去十六口，現存七口，幸而廟未燒，尙有居處，聞之頗爲惻然。初三日早起行五十五里至東榆樹林王姓店尖，四點鐘又行抵珠碌科二十里，承傅弼翁軍門派隊相接。是日珠碌科集鎭，各村莊趕集男女爭看營隊，頗爲熱鬧。即住南店王姓，稍歇行李即往拜傅弼翁，當晚酒餚甚盛，頗爲不安。談各力格事件，據弼翁云中堂已批准歸局合辦；然欲看中堂之批，彼又甚支吾。飯罷回寓，又承其來寓答拜。是日鄭偉如由各力格到此，亦赴傅公處拜謁。據云傅公有信，彼故到此面陳事端云云，亦來寓即去。 初四日早起動身，行五十里至落虎店尖。又十里至四家子，防營張哨官迎送十餘兵。四家營子建昌縣縣丞署駐此。又行二十五里至喀爾吐林家店住宿。店不大，房屋頗潔淨。 初五日早起動身行五十里，午刻抵金廠溝梁分局，見鄭紀堂兄各位，悉吳述兄等昨日先到。所開硐子離局甚近。飯畢即偕各友上山查勘硐工程，見徧山盡是老硐，不計其數，另有不知年之高麗硐。 初六七日兩天査驗山上線道，安置提水機器一切工程，並査各把頭昔年辦理情形，另錄一册。 初八日早起由金廠溝梁分局動身，行二十五里在臧家店尖，又行十五里過四家子，又行五十里至五家子，即上山驗線，舊硐無數，高麗硐亦有。晚往臧家店査問山礦昔年如何情形，及各把頭來見，所稱各節另錄一册。是日同述三、松喬、竹軒兄等去五家子驗金礦，由此去往東南走，金廠溝頭起至臧家店一帶，二十里路兩傍高山，其中溝道百數十丈，寬亦有五七十丈，無寸土平地，見山脚溝旁黃金土硐甚多，有人天天淘挖，平灘地方，三五土房，貧民居之，或離隔一二里見二三家，或隔四五里

見十數家，居此不毛之地，毫無寸土，生涯全恃淘金度日，若遇大雪天氣，連日不得出門，則一家無以果腹也。由四家子過去朝陽地面，見人煙較多，地土平坦，較建邑地面豐厚多矣。五家子金礦，盛恆山前年曾經開挖，帶去水尿是用手搖，因水不足，始回去。初九日早起又上山，復驗線苗形勢。述三兄畫出圖樣。飯後動身，東南楊家灣大線一連三山，舊硐數百處。是晚回至四家子王家店住宿，行五十里。店主原籍山東，來此四代，人丁甚旺，自有地畝兩千頃，自種者多，每一人能種八十畝，關裏一人能種三十畝。初十日早起動身，行三十五里回金廠溝梁局。今日天氣稍和暖，溝內河中淘沙金之人不少。十一日與紀堂、述三兩兄及諸友覆上山驗看，發施棉衣十餘件，畫出礦圖。過樑至東溝雜貨店，路小山出迎，詳談本山昔年情形。十二日午前由局動身，行四十五里抵貝子府，仍偕松喬、述三兩兄同行，住陳姓店。路過道匪頭楊月春家，現已抄毀。查伊家乃依山造房，如村圩形勢，傍有小山坡係楊逆聚衆議事之處。其北一帶村莊，除蒙古人外，所有漢人盡被楊逆煽惑，誘入其教。當初亦是勸人吃齋行善，故土人亦稱學好者，例不食煙酒，名以學教誘人，實以燒香聚衆。近則一月一聚，其關東、山東等人則一年一聚。自稱金丹道教，藏垢納污，久懷叵測，兼因貝子府叢怨已深，遂乘機糾衆爲亂。未亂之前，先將貝子府前各鋪布疋並桑皮、毛頭等紙全行買盡，以布爲頭巾，以紙爲護心，以爲紙性綿軟鎗子難透，更可藉以愚弄嗤氓，炫其道術。似此等伎倆遽能攻破蒙府，亦可見蒙兵之弱矣。察貝子權勢頗大，充該處十一旗盟長。蒙兵之來府也，因聞外間謠傳學好者將來破貝子府，貝子遂調集蒙兵以備不虞。道匪人等探得貝子調兵，心亦疑惑，遂于上年十月初十夜

間率領羣匪攻打貝子府，蒙古兵併力抵禦，經兩三時辰，匪之火藥將盡，乃有藥車續至，忽然火星飛落，將藥轟起，有匪四五人冲在半天，渾身火焰，適落貝子府中，府人皆大驚惶，疑爲邪術，紛亂之中，小貝子縋牆而出，飛奔哈喇親〔沁〕王府去。道匪乘勢攻進府中，大肆兇惡，不分男女均及於難，雖有逃至野者，而殺死凍死又復無數。統計貝子親丁二十三口，附近蒙古千數百人，當府破時只逃出小貝子一人，其千數蒙古死於府中者半，死於府外者半，計其存者僅數十人耳。推此亂之由生也，固是道匪包藏禍心，亦府中人平昔行爲有以階之厲耳。聞老貝子爲人平生尙無大過，但其年已六旬，久不問事。生有四子，大貝子人尙忠厚頗有武藝，次亦好更不問事，三爲喇嘛久已出家，故免於難。惟四喇嘛人最苛刻，勒增漢民租價，侵奪人家生產，本已出家，旋又還俗娶妻。居常行爲每不滿人意，府中人又不免倚勢，致百餘里中無人不怨，雖曰刼數當然，而此則不能不歸於人事矣。所幸者小貝子尙能逃出，開國勳臣尤得緜一綫之傳，知天心尙仁厚耳。小貝子年已十七歲，現居府中，但已全行燒燬，牆垣倒塌，周圍二里許房屋數百間破壞不堪，無復親藩氣象。此行偕鄉約及蒙人數位繞府一匝，流覽旣竟，遂記其大略如此。再由金廠溝梁行至二十五里楊家杖子，傍有狳猁虎村子，中乃楊家灣，南山有金礦，即偕述三兄上山，查舊硐有數百個，咸豐初年有人做過，已挖至三十丈之多，溝平水湧，無法施治。此三十餘年前之事。經述兄畫出圖樣另錄。且又有銀硐，成色甚高，俗名之爲斤八兩。到貝子府時有于都司派營兵來接，是晚在貝子府宿。　十三日行八十里至各力格分局。早起動身正遇大風，寒冷異常，車馬難前，隨從各役面凍膚裂，坐臥駝轎中甚覺不安，路上之人其寒

冷更可知。兼之道路難行，迫上坡岡，冷苦益甚。查口裏口外冷度迥異，此地勢之愈高天氣愈冷。聞土人云金廠溝梁地方，比刀兒磴高二百數十丈，各力格比金廠溝梁又高一百數十丈，其冷可知。午前行五十里到皇古蘇台燒當雜貨大店尖。店東係下窪五百萬。此時苦寒，各役甚欲止宿，余意店中不便住宿，仍冒寒而行，道路凹凸，非溝即嶺，傍晚始抵各力格局。繆樹矦、王哨官帶隊二十名在腦包營子溝下迎接，各把頭帶各小工送傘匾牌來，并見各友。經過溝中，層冰凝結，駕轎之騾亦疲不能前，駝夫稍不留心，將轎滑跌兩次，頗險。松兄、述兄兩駝轎騾子亦滑跌一次。李馬兵面皮耳朶業已凍破，又被馬滑跌，幸不甚礙。其餘各友來接者，或馬行或步行，到溝中冰滑處，有被大風吹倒者。一路行來，看貝子（府）以北之村子更加窮苦，不禁暗暗生憐，而余咳嗽之症益深矣。

十四日又大風，冷甚，在房屋中不覺，一到院外殊覺風如刀割，鬍鬚堅冰，吐痰能碎。早起風大不能舉步出門。查問開礦情形，悉當初向有人私挖，今年聶統領會來封禁，七八月間經本地土民求懇，傅弼翁方開。屢禁屢開，實爲地方苦民養生之源，其勢不能久禁。九月間經繆樹矦兄查到此間，即歸建局開辦，包出外工按三七抽分。各把頭所述情形。

十五日風稍定，仍冷甚。早起即偕吳述兄到山上驗礦，余將大襖脫去，下井勘驗各線。查此硐由南入北如牛飲水，灣曲折下行二十餘丈，又直入二十丈，足有五十多丈到底，攀其硐口僅容一身，又須曲背而進，處處危險異常，除小工把頭之外，未有到硐底。上次傅弼翁、沈海翁欲下去，未到半硐即回轉矣。余到局中，聞局友都未去看過。究竟線之寬窄硐深若干尺，不得不親身下去一驗，各把頭甚以爲異。其峒口祇有三尺餘寬，灣曲而下約二十丈

深之後，直硐到底總有三十餘丈，共計五十餘丈。土法硐以此爲最深。余下去時停歇四次，述三兄停歇一次，到底年輕。見小工提水取沙，兩在硐內，上上下下實不容易。每柳斗水三四十斤，每筱蘿砂重四五十斤，頂載上行送出硐口，亦生涯之至苦者也。 十六日又大風冷甚。洪哨官號國軒，下午同成全五兄來見。此人口外財東，年約四十餘歲，頗精明。晚間囑松兄盤查各力格帳房經手人各帳目，重定新章，以後即照章辦理。又聞下窪尙有一位第一財東名王百萬，未曾見面，年約三十餘歲。又春玉和號向供把頭叨光不少。 十七日風定，復驗山看硐子無數，均由東而西，照線挖硐，直至黑山處共六段舊硐，約十里路。又驗一線，招外把做。 十八日本欲動身，因候銀兩久未解到，收金之價積欠不少，所帶盤費銀一百數十兩暫時挪用，幾有走不動之勢，旣可急又可笑。 十九日晨起吩咐各人辦理諸事。囑繆樹侯兄往貝子府、王子廟、東井子査綫，聯絡王府等事。又囑鄭偉如同赴各處。飯後即動身，道路難行，溝中冰滑，牲口不前，望西北迎去，迎風而上更覺苦寒。行抵坤都營子，住李保隆家，從役人等另住別店。夜下大雪五寸，承洪國軒兄派馬隊兩名前程引導。 二十日早起，雪晴動身，道路更難走，山坡山溝上下尤滑。至北塔楊家店尖，行四十里。半道見打獵之人，二三人一處，三四人一處，均乘大雪尋獸跡而行，所獲野兎甚多，亦間有貛、狼。詢店東今日經過一帶何以未見牲口，則慨然答曰：「即我一家而論，當初亦有牲口十六七頭，無端禍起，痛遭紅帽擄掠一空，賊來如掃，兵來如水，今始知之。刻下只有小驢四頭，種地不及三十分之一。本來有子四人，其三帶眷逃往關東，其一在家今年物故。老夫婦年近七旬，覩此寡媳幼孫，時抱桑榆之痛。雖長孫年過二

十可助持家，而小孫兩人、孫女兩人共八口之家，兼顧三四親眷，一門十數口終日待哺嗷嗷，兵變餘生，誠不知何以卒歲！」言之淒楚，聞之酸心矣。又云「道匪中尚有女兵打仗。」竟有女賊，亦是奇聞。又行二十五里到各郎子營，有防兵十餘名迎送，王千總來招呼，住信和誠燒鍋。晚間接各力格來信，知我們路費缺少，送還銀一百兩。悉總局已有二千兩解到。是晚即復唐山及總局、各力格等信，即託王千總僱信差一人去總局送信。 二十一日早起封發各力格及總局信，飯後十點鐘動身。山路愈覺難行，非崗即溝，行六十里至三官營子謙益吉燒鍋宿。此處有防兵一哨，帶隊為尚都司，來迎送。當鋪送飯菜頗殷殷。余贈以廣東新鑄洋錢大小各兩元，得之喜甚。 二十二日早起動身，奇冷異常。到楊家店尖，伙食車未到，無可得食，覓得莜麵五六斤，從人藉以充饑，飲茶即走。又行十五里至額駙營子，住四德堂燒鍋雜貨藥鋪李姓家。連日衝寒而行，身子頗不快適。店傍有喇嘛廟，亦為道匪所燬。

二十三日早起動身，行三十里至畢家杖子，謝月樵兄來迎，風猛寒極，到局見盧藝蘭諸友。畢家杖子至霍家地局十里。偕月樵、藝蘭往西大線查勘礦苗，見滿山皆舊硐不勝其數，又至橋頭廟時已傍晚，山頂風更大，此身頗覺不支，大影壁山、城子山亦望見，然不能再去矣，即回局安臥。是夜未食，覺有疾，竭力支持亦未聲言，夜間仍傳各把頭問話，囑人錄出。 二十四日早起再論霍家地諸事，傳把頭詳加考察。遂囑月樵兄妥為經理其事，有願包外工者准其包辦。聞專山子線道甚好，匆匆即走，未及一勘。月樵兄送行。四十里至黑水宿，住春生雜貨店。遣回馬兵二名，致函謝洪國翁，並攜去各力格信。據土人云東至黑水十里，有山產五色寶石，亦

有線苗，常有人開採。　二十五日行九十里至頭道營子宿。早行四十里到大德泉燒鍋打尖，此店係李蓉軒兄所開。中途見有兩婦，年約四五旬，於道傍推碾，身尙單袷，瑟縮可憐。自霍家地一帶至此，地方情形益苦，土人半於山腰穴居。又行五十里，時已初更，王問渠兄來接至頭道營子，宿蒙古人家。皋局現下暫居此房。途中又見有年青婦女轉碾，且行且泣，情殊可憫。自霍家地至此，沿途民情益苦，道路益難。此處離硐口尙有十數里，往來不便，擬撤去。晚間陳達三兄來，晤談各事另錄。查此間一帶營子，蒙古人有九，漢民祗一成。　二十六日晨早飯畢起行，過大樑一道，統計十里。到長皋分局，該處草棚一連十間。茶敘即上山驗線，到蕎麥地，土毛山厚有數丈，硐不少。土人云前時山腰中有一綫寬三尺多，中間夾有明砂黃金一條，三日間挖見黃金六千兩，大有名氣。本想到鷄冠山、碾子溝，因風大不能去。午後回來，約七八里地。該處有公主陵，即偕各人往遊，見碑注係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和碩端靖公主陵。開看陵頭二等護衛云，現在後代即色公爺、克二爺、花三爺，四季來陵致祭。其陵前松柏丸丸，數顆以外，盡是冬青樹，有數千株。觀畢即回。時已晚，接金廠溝梁局來信，晚間即復。又致總局各信，並問各把頭言詞另錄。江貞，萊州府人。前在鷄冠山陽坡挖過墨晶寶石，每塊一尺多長。又有一塊方員一尺，又小塊三四寸，至京城可得價數百金；不好者每斤只數十金。由此去哈噠七十五里。是晚仍宿頭道營子。　二十七日早飯後動身。過樑二道至二道營子永興德舊燒鍋。蒙古人金聲年八十歲，幾不肯留宿，因馬兵二人帽有紅巾，不敢留宿，疑爲上年紅帽子賊，至今心猶懍懍。店中房子已被紅帽子燬去大半，到晚間與談甚洽。送以廣東丸藥陳皮，並廣東新鑄小洋，

得之甚歡。彼亦送我錦州蝦瓜醬菜等。此處一帶蒙古人最多，由此去二十餘里財東老劉，家頗富，肯做好事施米等。　二十八日行至三座店宿。辰起動身，所過均係蒙古營子，未被上年之亂。所經大城子府、小城子府、喇嘛廟等處，雖未遭亂，地面亦苦。行四十里，一點鐘到南瓦房源昌燒當，山西王姓人所開，當家係玉田縣人劉祥年六十餘歲。又行三十里至三座店，入三義成雜貨店止宿。當手甚講交情，因知我辦唐山礦務局。　二十九日晨起行，未尖行六十里。兩點鐘到熱水分局，飯後即上山。先到火家溝，驗興隆嶂甚好，水勢果大。進朝陽溝四指線有明金。山溝內，土人淘河金，有三五十人，每日得幾釐金，亦有二三分金，稍有所得即可養生有飯吃。惜乎土毛太厚，水亦過大，一人挖砂，二人幫水，合之不見多，分之益見少矣。到爛板碰驗舊硐數百個。到老牛槽、六批頭一帶，回到熱水湯，適見土人在此撏猪，其熱可知。泉有五畝地大，有六小池，五六尺長。沐浴處有兩間，男女分別。看過回局，各把頭來見，另錄。松喬、偉如及各役人等皆在舊燒鍋店內住。此店中不甚潔淨，多年未有人住，有車夫等，睡覺之後頗不安靜。　三十日覆驗各線硐，到火家溝與隆嶂看安搖水泵機器，回局早飯。午後至熱水湯沐浴，極爽快，能治病無疑。松偉等亦去沐浴，亦多知其好處。　十二月初一日清晨走五十里，兩點鐘到武梁蘇王家店尖；又行三十里，五點鐘到大營子劉家店宿。店主甚遷就，將眷搬出，火坑讓我們安睡。是日復大冷，行路又難，此去又非嶺即溝，溝寬田少，咸豐九年大雨所冲，土民因此大苦。　初二日晨早行不數里過小梁，又過大嶺，足有十里，連過高低小嶺三處。近承平局二三里路，見婦女往來，有數十人均有棉衣，始知承平局中已將棉衣施散矣。到山口，

黎哨官竹南帶隊十數人來迎，到局門口，把頭來迎接，甚爲熱鬧。至宅門見芝堂兄各人，入帳房安歇，即述三兄住所。午飯，飯後始知鐵匠房、木匠房均遷至大井口一帶棧房之內，劈柴地、砂院地較去年已寬闊五倍之大。觀廠內情形響聲，較之去年已勤，而工人比去年有三五倍之多，溝邊房子亦多出不少，老君廟前兩段大空地設了爆砂爐，熬鐵爐有二百多座，碾子四盤。初三日住局諭各事，舊把頭均來見。午後上山復驗，過帳房。是晚仍宿局。初四日清晨由小道二十四里上駱駝脖，長七八里。至大煙筒山之溝底查山房。王太、張文姜、余德金來見，身上較去年甚光鮮，均稱去年至今，蒙局中提拔，頗有生機，所用炸藥亦十分得手。同到李滄橋所做之嶂，又蒙古嶂。有上條陳擬由山脚溝邊打扒硐約一千丈可碰大小線五道，能設錘鍋一二百，可望多出銀子。上山腰查山房，到張祿茂之嶂。本年出過銀子六七千兩。陳茂亭同往。過大嶺即陰坡之下洪字號舊大井，有四五十人打水，已費錢六七百吊，指日可以望好。直到西大井統山，老把兒頭三十七人，工人千數來接，歡聲雷動。驗井後回局中時已三點半鐘。志儒、月波諸君來見。由孤山子大道過煙筒山五六十里路。是晚西局宿。初五日早間各把頭來見，長談統山情形後，與陳茂庭、唐志儒並余三人到大井。落井直到三百尺井底，驗後，上二百尺到一百尺東西橫硐，統統驗明。由礶道上落。早一點鐘驗線，把頭張四得年六十餘歲，自不小心，由井口跌至平板，大約性命難保。冰甚滑。回局午飯。述三、芝堂亦到，約驗各處，另錄一冊。是晚仍住西局。初六日早飯後起身，半途中下雪，四點鐘行抵頭溝六十五里王姓店宿。晚間徐仲三由八溝來信云，向平泉張明府名繼良號仲房要告示，不允。初七日早行四十里至黃土坎北店尖。

此處鄉人較之霍家地、長皋兒民人絕然兩樣，街中居然有物可買，面上均無菜色。又行四十里，四點鐘到熱河寶源店宿。　初八日兩點鐘進見都憲，上手本稟安、稟見。劉巡捕面述都憲連日氣喘未曾會客，並問從何而來。答以十月間出關驗礦，從建昌、朝陽、赤峯交界來此。擬將驗礦大致情形面稟。帶有石金、沙金、並各石苗，各處山圖，請爲代稟。復傳留下石樣、金樣、圖樣，要看看後交還。並問有圖有說否，答有日記數張，並囑留下，抄出一分。明日還拜熱河道、承德府，因雪大未會。　初九日拜訪何子寬、楚立亭、林一臣，並電報局南邊友。是日送各處禮。晚間至何子翁公館酒叙。座中道府兩署幕友均是浙籍，兩孫姪，一馬，一沈。都憲奎斌，欒山道台廷雍，邵氏上年見過，府崇祥雲生。　初十日都憲差帖拜，府告病假差帖拜。廷邵翁親拜，長談，論地方各樣事談談。下午遊廟。大佛寺、須彌福壽之廟、行宮、圓亭子、伊黎廟、普搭喇等十大廟、八大景、僧冠廟、羅漢山、棒錘山、蝦蟆石、元寶山、天橋、雙塔子。到都憲衙門稟辭，身體不好未相見。　孤山子、煙筒山、熱河，六年之內到過四次：一次十三年九月，與唐景翁、劉吉六從唐山起行，到豐潤縣，出鐵門關，過喜峯口，先到平泉銅礦子。朱翼甫翁經理，礦師克力克。住一宵，過煙筒山到孤山子，哲爾者經辦。住一天，從原路過玉田縣回唐山。二次十四年四月，余與黃紫珊由天津起程，到通州，出古北口，到熱河，至煙筒山，轉到孤山子。晤畢子明、哲爾者、陳達三，由原路回至牛郎山，順道到京小住二日。飲酒並未拜客，通州坐船順水回天津。三次十七年七月，余與畢達臣由唐山至卞涼汀，上灤州河小船，逆水而上至熱河。　至半壁山轉運分局，晤唐其山，即謁德都憲，拜熱河道、承德府，

到孤山子住四十日，整理東西兩山局務，停西法用土法，仍由水道回唐山。四次，十八年余與邵松喬十月初九日由唐山出冷口，至建昌、朝陽、赤峯產金之所，十二月初八日仍抵熱河。熱河電報已於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設妥。熱河地方精致幽雅，爲口外第一名勝，旗蒙籍有三萬餘戶，漢籍四萬餘戶。去年雖未遭賊害，而冬月間瘟疫流行，傷耗人口約有三四千人。有施粥廠兩所，每日約賑三千餘人。 十一日清晨由熱河動身，出虎頭山，僧冠帽溝，過梁大小三道，約二十里到天然椅山脚而風景頗好。再行三十里老爺廟陳姓店尖，行四十里到六溝，過大小梁三四道，五點住萬陞店。此店甚不妥當，無物不貴。 十二日清晨走四十里至七溝打尖，過兩道大梁，又行五十里到平泉州大有店宿。四點鐘即拜訪張明府未會。稍有寒熱，承其派當差三人來招呼送菜。平泉州無城池，俗名八溝，亦口外繁盛之區。自康熙年間擴充街道，長有二十餘里。本地無土產，亦無富戶，多是齊晉之人來此貿易，至同治初年尤爲極盛。當鋪十餘家，錢鋪二十餘家，糧食鋪尤大，多至五七十家，估衣鋪亦不少，其餘各行亦極茂密。人煙輻輳，車馬喧嘈，日夜如常，亦云盛矣。近則日見蕭條，無復當年景象。詢諸鋪友，知刻下當鋪僅有四家，錢鋪只有六家，糧食鋪尙多。估衣鋪亦不少，只賣粗布衣服，而綢緞、皮貨、官服、客衣則未有賣者，雖有亦無人問津。自同治年間山水成災，光緒九年水災尤甚，平泉地面本是出糧之所，連遭兩次大水，將一帶膏腴之田，均被冲壞；其水退後，遍地是碎石鉅沙，已是不堪種作。十一二年又遭水歉，雖有零星地畝，亦與石田無異。去年又經道匪之擾。天災人害迭起相乘，蕞爾地方，何以堪此！幸本局以工代賑，民困藉以稍蘇。兵燹餘生全賴培養，有地方之

責者，將何以袵席斯民耶！　十三日清晨向東北行，走四里路冰河，過梁兩道，十一點鐘到銅硐子。張錦堂來見，即到西廠。又到各硐驗看，殘破不堪。兩點半鐘回局。午飯後原路回八溝。來回行八十八里。　十四日清晨張仲翁來答拜，談許久，又送菜。午後往拜汪鑑堂參將，本人又送菜。收到總局內來往[信]，霍家地山分已定四十兩，長皋榆樹溝五十兩，每年兩次分交，妥當之至。　十五日清晨八溝起行，五十里至楊樹梁午尖。梁上有舊煤硐，由山頂挖下去所開，數十年未曾見水。又行二十里至石灰窰，時不過三點鐘。自出門以來今日第一次如此之早歇。　十六日晨起走四十里三十家子李姓店尖，又行三十五里過空山走刀兒磴，又十里四點鐘抵柏杖子總局。　由熱河到此總未走著平道，非山即溝，艱難之至。口外崇山高嶺，余出關此次走二千八百來里，見長城一帶均園山，頂最高是獨山，其外面各山最高是煙筒山。由長城出去一千餘里，見各山樹木稀少，有新出小株均作柴炭，故山上無大株樹木，惟山上黃草最盛，牛羊食之易肥大。沿路各山，牛羊最多。　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柏杖子總局。擬改土法等事，以備會商燕翁斟酌辦理。新正開工，候唐山來信照行。鄭陟翁已臥床四十餘天，祇好慰勸伊進關到津調理。　二十二日動身進關，行七十里到馬圈子宿。是晚六點鐘接述三兄十八日專馬隊帶來各信，並金子兩件。又化見藝兄寄到霍家地青山子砂石小包重四錢，合每噸得淨金一百零四兩，從未見如此之高云云。又山圖三張。即晚復信，交馬隊帶去。　二十三日行一百十五里建城營宿。　二十四日清晨五點鐘起行，過遷安縣，行五十五里至棗村徐家店尖隆發字號。所過各地方似乎比別處較好。行五十五里由卞涼汀山頂過梁，入鐵路公司，晤李少卿觀察。到

車站晤詹、楊、鄭、項諸君。到灤河邊見工程已做不少，考究確認眞。至工程師郭士家茶坐，有西友三位同談。七點鐘請晚飯，七客，亦是八大八小，談至十一點鐘而散。昌黎小火車可到該處，宜設買煤廠。聞銷場甚廣，董雲閣代爲經買煤炭，每斛京錢八百六十文。査林西七百文，較之上半年市價便宜三百多。目下涞河銷場亦甚好，該處往後生意必大興旺。二十五日火車七點三刻開，車過萊莊三十里到古冶，六十里下車到林西礦務局，見倪耘翁談局事。鄭鏡河從三號井直到四號井驗原水泵已備好，大井水尚有一丈未提乾，大飛輪已換過放大加寬。余聞將來恐難持久，因機力不匀之故。新鐵匠頭梁和來見，香山人，年四十六歲。伊自開過鐵廠，議論極穩。燕翁囑伊將各機器等件改修妥當，所指毛病亦近理，約費三千金。果能如願，可省一二萬兩，連換機器及整理各件，時候躭擱亦非淺也。兩點三刻至唐山車站，陳靄翁及諸公到站來見，同到西廠。

……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六歲。

正月初九日午刻，各局所諸公二十八位同爲主人，在浙江會館公請文武各員一百二十餘位。初十日，各武營主人五十一位，設席吳楚公所，公請各局所諸公。

正月二十七日上院，稟辭出關。適葉軍門進謁，與中堂論衞、賈兩軍門事，似與賈出氣。中堂大怒三次，滿院皆人，無非錢字，究未識誰是誰非。二十九日至蘆台，葉曙卿軍門留明晨閱操。

二月初一日晨坐轎至營台共閱大操，用德國陣法，極爲整齊。十二點同至聶統領營酒叙，同席者

棠軍門、卞燮堂、卞景雲、沈海峯、夏海門並余為七人。酒叙後至營一拜，即日回山。 初六日接九兒電，謂陳母病篤，請示後事如何辦法，並速回滬。即擬出津返申，其時已為陳繼室請二品封典，恐九兒未知，即先電告。初八日上院稟辭，請假十五天照准，三點上車，五點至塘沽，上重慶船，八點過壩。初九日十二點至煙台，四點半開，十一日上午到申。抵申十七天，小舫、子梅、茂枝、冠之、輝廷、瑞之、子明、紫全、介臣、杰臣、文圃、雲樵、雨田、翹卿、炳堂、禮堂諸君日日酒叙。假滿附新濟返津。

三月初一日抵煙台入順泰號。時繅絲局倡議停辦，舊日股東未加股者發還股銀十兩，已加股者發還股銀二十兩。是日余、梁等股東集議，均謂經理人甚不公道，且目下杏翁收為自辦，更不公正，有強權而無公理何以服人！衆議不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勢無可如何，祇可隨衆而已。查余所附繅絲股計三十四股，每股二百兩，共本六千八百兩，九年每股續加百兩，先後共一萬零二百兩，約照所定發還不過六百餘兩，殊不值也。然此老財勢兩足，心敏手辣，後來繅絲發達，遂成無本生涯矣。

初二日八點抵大沽口外，即僱小船至津。

初三日晨上院。問住幾日，妻何病，用何醫，均照例答。隨呈南邊土物，逐一賞收。

初四日入唐山。與燕翁論去年年結，以便稟院。帳房報十八年結出，除繳費外，淨利一分餘。

三月初九日走冷口出關。十三日至柏杖子總局。

附記 正月初五日李傅相七十賜壽，是早上院，司道四十七位均在二堂拜壽，以下百官未知多

少。伯夫人二月十九日壽辰。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七歲。

五月初六日午時，長孫金生生於溝梁金廠總局。

附記　甯河縣發大水，土名海嘯，饑民八九萬麕集唐山覓食，聲勢洶洶。盛杏翁籌賑兩月，公私各款共集銀三十餘萬，始獲安靖。

日本在朝鮮開仗。

記朝鮮國開仗事 光緒二十年甲午

周封箕子於朝鮮，一名高麗，臣屬中國爲屏藩者數千年矣。日本自改法變強以後，日圖佔踞，伺隙思逞。適其時高麗有東學黨之亂。國王請借我兵二千以平之，我國駐高麗總辦袁世凱允其請。領事唐紹儀謂日本正欲乘機而動，竊恐借端尋釁。躊躇未決，袁恐失信藩屬，且謂我國應有保護之權。遂電咨總理衙門與北洋大臣調兵二千至高麗，葉志超爲正帥，聶士成副之。聶帥兵先行，葉尙在津。旋奉葉軍令飭聶駐札牙山以俟後命，因此未入高麗王城。唐紹儀繼聞日本已率二萬五千人前來，借保護商務爲名，意在挑戰。袁使即飛電入京，請速發大兵先到抵制。詎總署暨北洋大臣遲遲發兵，電詢駐日欽使汪芝房查問虛實；汪覆以並無其事，祇有馬兵五百前赴保商。於是日本之二萬五千兵竟抵高麗，直入王城並守仁川口矣。袁使知事不可爲，飛電入京止大兵勿來，來則必爲日兵所陷。總署覆電謂堂堂大國無不發兵之理。隨有高陞船之難，精華盡損。由是日人深恨袁使，必欲置之死地。袁聞而大驚，適發寒熱，日醫同診，共信其

病，遂不防備。於是領事唐君紹儀與繙譯蔡君紹基謀，僱轎夫三十二名，將袁使扶病直送仁川口，登我國之揚武兵船駛回中國，日人開船追趕不及。某國領事隨來通知唐、蔡兩君，謂日人前來洩忿，宜速避之。唐、蔡暗中而出，有當差者八人均爲所殺。當袁之回國也，隨帶來去電報十一紙，以謂必奉皇上傳問，可以面奏。詎到津後奏留幫辦軍務，前事一筆抹過。朦蔽至斯，國事尚可問乎！唐、蔡之受知於袁，誠有莫逆之交也。今高麗正爲日本之保護國，駐統監以理庶事，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其不國可勝哀哉！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八歲。

…………

春間在金廠溝梁金礦總局覆鄉間諸鄉台長信。

在建平金礦寄故鄉父老信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

海洲仁丈、秩立老兄、啓立老弟、諸鄉台大人閣下：潤於庚寅冬奉李傅相札調北來，睽隔芝顏，瞬已五載。

……潤於辛卯春奉李傅相札委，復會辦開平局林西煤礦，並管輪船四艘，兼理承平三山銀礦。繼又椒辦建平金礦。然事皆唐景翁主持，所有一切布置早已預籌，潤等不過相助爲理。自問於各礦毫無建白，亦惟坐享其成，廁名於內，實深抱愧。刻下祇有勉力從公，無負上委，以副諸鄉台期望之心云爾。茲將潤歷年經辦之事及身歷各情形，爲諸鄉台詳陳之。

潤於同治季年與唐景翁創辦招商局，嗣辦仁濟和兩保險及開平煤礦。是礦出煤向由旱道營

運頗爲不便，於是唐山設鐵道達胥各莊，由胥開一河道，直達蘆台之河，於是始可運至塘沽、天津等處。是礦初設地名橋家屯，闔村煙戶祇十八家，現已千計。附近各莊亦隨之增多。唐山共開大井兩個，馬道三條，淺者六百尺，深者一千二百尺，厚薄好歹煤槽十六及井下馬道五，道寬者二三丈，窄者六七尺，內有拉車牲口一百六十頭。馬房造費四萬二千兩。中有火車路一段，上下五層，橫直斜行均有大小鐵道，合計約有六七十里，並有傢生房二十七所。做工之人日夜三班，連司事機器匠雜工，甎窰、炭窰、灰窰、缸窰石山不下一萬五千人，外加鐵路、鐵廠之工人不計。又林西一礦在唐山之北五十里，亦開兩大井，深六百餘尺。司事工人較唐山十分二三，約二千餘人。開平林西煤礦經理以來年盛一年，即如二十年分餘利，比之十九年分可伸二十萬有零。公款已輕三十萬。以今年計之，兩礦每日可出煤二千噸。每噸一千六百八十斤，一年以三百天出貨，統計可得煤一萬零零八十萬斤，不爲少矣。目下輪船四艘尚不敷各碼頭裝運之用，必再籌銀數十萬兩，添置新式大船三四艘，方敷運載。船齊之後，則兩三年間所欠新舊公款可全清還。以三四百萬之底子，實係一百五十餘萬下本，照此做去，一年三五分利息不足爲奇。

承平銀礦係直隸承德府、平泉州屬，在萬里長城之外，由此北去六百餘里。是礦係前永定河道朱翼甫觀察所辦，以西法開採，用西人十二名，辦理五年，接手又易二人，均未得法，賠累四十餘萬。自潤經理，始裁改西法，轉爲土法，辦已四年，幸尚不至虧耗。前三年每歲可以得回銀或一萬或八千，去年出數較好，採砂煉銀共得二十一萬餘兩，除去把上折頭及局中開銷，

可餘銀三萬餘兩。前人泥於西法，用土人不過五六百名；自改土法之後，三山約養活三千餘人。

建平金礦亦承德府屬，總局設建昌縣，地名金廠溝梁。分局六所，其地皆朝廷分封蒙古王公、貝子、貝勒之采邑。光緒十七年冬，口外忽有金丹道匪，名曰學好，又有一種名曰在禮，勸人不嗜煙酒，其實惑人邪教，同時創亂，殘殺蒙古民人幾無噍類。事平後，大憲以口外建平、朝、赤各州縣慘遭兵燹，又以連年歉收，地素產金，直隸閣爵督憲李暨熱河都憲奎，因派潤等設局採金，以工代賑，現計總分各局約有四千餘人藉此養生。前年採見金二千餘兩，至去年統計出金七千二百餘兩。每兩金進本十二三兩，金色七四五，照現價稍長，每兩可售銀二十四五兩。除去開銷，無甚大好，惟工爐泵機器可以餘出。出數暢旺時，去年九、十月間每日三、五、七十兩，至多一日見過一百零五兩。其餘每日十兩、二十兩不等。

潤出省以來四十四年矣，歷事已不爲少，最難莫如辦礦。微末之事，色色須求於人，主其事者稍或猶豫膽怯，不能苦心忍耐，即難辦礦。

生平所到之處，莫如此地，眞所謂耳無聞、目無見。初到時居民祇十餘家，自設局後，始漸成村落，現在有土室三百餘間。其地無山不產金，亦無溝不有金，但不甚旺。工人之苦，終日以身蹈危險，井下工作，一如食陽間飯辦陰間事。每工能得工資制錢一百文，欣幸已極。人性顢頇而懈惰，手中或有制錢數千，即坐食不復事事，直至用盡然後再作他圖。終身所食惟高粱小米，至大米則從未見過。蔬菜則芫荽、辣椒、葱、蒜、韭，至荳腐、粉皮已爲上品，若猪羊肉須朔望會集方宰，每斤價値大錢二十八文至三十二文。現居之地非山即溝，平地極少。

所產高粱、大小麥、莜麥、黍、芋、粟、赤白菜荳、大小胡麻、葱、韭、蒜、白菜、王瓜，近水之處則種鷹粟，果則梨、桃、李、杏、栗、棗，其餘花木毫無。其地一人可種七八十畝，多至百畝，每畝亦二百四十弓，可收七八斗糧食，每斗常價東錢一千二三百文。其租均交與蒙古王公貝子，每畝照例出產五斗三合，視歲之豐歉，或對成、四六、三七、二八納租。如三七每頃交租三擔七斗七升，如交錢每畝不過東錢二三百文。所謂東錢每吊合制錢一百十文。更有一種曰窪錢，每吊祗制錢八十文。據聞錢折之短，皆前朝張士貴發兵餉與出。置買產業，平坡上地每畝祗東錢十幾吊、二十吊。山地每畝東錢五、六吊至十一、二吊。

……去冬潤因公入關，順道回申，爲設法賺取到期十萬抵產事。憶自癸未年敗事負累數至二百餘萬，家業因此蕩盡，幸賴諸交游維持，十餘年來東拼西湊得以了去十分之九，家業已盡，又能逐漸了債，良由事寬則圓。在昔遭事時，旁觀咸以爲不了之局，幸所來往均係殷實大戶，並有物產相抵，且都以大抵小；斯時申地現銀極少，各莊十停八九不能周轉，房屋十空二三，百兩輪股跌至三十四兩，五十兩保險跌至二十七八，百兩之開平跌至二十九，其餘銅礦等各種股票更不可問。江浙兩省當鋪十停二三。地基更無論矣。舉市百貨俱跌，無人問鼎，值此時勢，安得旁觀者不爲擬議！在潤此時祇有主一「定」字，立意終不負人，忍耐至今，亦漸漸過去，陸續亦原璧歸趙。觀此知事無大小，凡處世之道，切忌負氣苛刻，必須平心和氣，順理做去，則天不負我，人不疾我，庶無不行之處。故居恆時以此戒後人焉。今查帳逋負尚有二十餘萬，仍不爲少，所望將托諸鄉台之福，能得僥倖不欠分文，則一生無憾矣。

湖敗事之由，實因時勢所迫，適値法人搆釁，始以爭奪越南，旣遂擾及閩粵，台灣馬江之役，船政水師楊武等船及船塢盡毁，延擾及吳淞口，搜查出入各商船，因之商局盡歸旗昌，全換美國旗幟。常有一日三警攻取製造局之傳言，是以市面忽敗，居民遷徙過半，內地民船竟有每租英洋三百番，人心虛至如此。上海百貨，無不跌價三五成。統市存銀照常不過十分一二，祇有三十八萬，此二十天之難過也。斯時兼有胡姓等大戶以受擠周轉不及，而潤遂繼之。其時潤本總辦招商、保險、貴池、開平等局，所爲之事不可謂無勢，所置之業造房收租中外市房五千八百八十八間，月收二萬餘金，本係擬作寶源祥房產公司派和記洋人回英國辦借款，不料一去杳如黃鶴，其失着在此。另置地三千餘畝，和字號當鋪附股者八家，商局股四十八萬，開平股十五萬，仁和十萬，濟和五萬，貴池十萬，三山銀礦六萬，平泉銅礦六萬，金州五萬，繅絲二萬五千，織布五萬，塘沽耕局三萬，造紙局二萬，玻璃公司三萬，香港利遠糖局三萬，牛奶公司三萬，宜昌鶴峯州銅礦一萬，統計不下百三十萬。另搭錢莊股本並外國股分不計數，所做各種事業不可爲不穩，無如舉市大壞，遂亦不能周轉，豈非時勢爲之耶！即如今中日搆釁，高麗全失，平壤敗後，金、復、海、蓋四邑已失，延及瀋陽，其敗勢更過於越南，旅順之戰尤過於馬江，遼東一帶商船不能往來，商局之船又易爲德國旗色，而目下申浦市面較盛於往昔，闔市存銀一千三百餘萬。同是搆釁，而一衰一盛如此懸殊，豈非數乎！潤闔家數十人，惟賴所入薪水藉以糊口，顧免饑寒之外兼欲了債已屬勉強，若更了債外之債勢必不逮。但鄙意常思一日得以了淸首尾，脫然無累，方可夢寐皆安，一生無愧。

在申時晤基立、子封、秉詩等云，兩生弟於義學頗能認眞，因囑帳房將義學存息設法寄回，並鄉中存款應得之息亦照解去，想年內定可收到矣。復接煊弟來信，謂清明在即，昔年爲風水鐽溝用去之田，宜與持平清理，或能慷慨則仍舊付息云云。此事去年五月間曾已信致仁立弟，詢其能否代爲料理完結，後來〔未〕見其回音。昔年鄉間所辦各事，惟義學一節潤深以爲然，當時由吉台手經辦花去銀三數千。至風水潤素不相信。當日興辦之由，因紀心、渭南、敏立、華才諸君來勸，謂手頭寬裕，何妨於鄉間用些，亦係有益之事。蓋興辦鄉族善舉，在潤有夙願，適伊等題及，因即動念，於是修廟，平地，塡池，修橋，築牆，鐽溝，種樹，鋪街，建鄉約，造文廟，設義學、西學，施貧窮等事，一併舉辦，隨鄉人所欲爲者爲之。諸人與義立等經手共花去二萬八千餘兩。本亦分所當爲，但事未告竣而潤已敗事。當是時惟族譜幸已告成，此舉差強人意。餘則俱不了之局，以迄於今。在今日論來，似乎潤虧欠鄉人田價久未清償，咸以爲過，然修廟等事，聞當日鄉人亦有捐助，爲數不少，究竟曾否付出分文。鐽溝係是公事，非一人之事，彼此因公，既已立願捐出，應得收來。吾鄉諸公諒不忍使潤獨任其難，若謂惟潤、分當獨出，則公道自在人心，必不能僉如緘口金人，竟無爲潤不平者！在潤自問於心，花去此宗錢文，終不敢自居爲功，亦不能更任其咎也。鐽溝所用之田，其價縱未付出，但十餘年來一百數十兩之租，仍是按年寄交，並無拖欠。且聞當日所用之田，其畝數尚有不實不盡，今亦姑不深論。惟南首所塡之地，知已造屋三大所，地價何人所收？下段尚有瓦房一帶，何人收租？何人居住？又渭南姪曾讓與潤地十餘畝，耕種是誰？收租是誰？新溝已開，舊溝之地又何人經理？此

係一鄉公事，潤固遠離鄉井，在諸鄉台應能悉其底蘊，亦曾考究及此否？景況如此，倘復按年仍交田租，豈猶眞爲慷慨，一爲天不虧我，人口平安，景况仍能勉強支持；二爲免失桑梓之誼，旣忍於前，敢懈於後，三爲間有老祖祭產，雖移東補西，祇得忍耐付之。此宗情節，諸鄉台早在洞鑒之中，亦應代潤想想。在收租之人尤應早爲見諒。秉公而論，此等之租認與不認均無不可，但潤業已勉強支持十數年，擔不是之名亦十餘年，豈不願及時了結！今又致信仁立兄，懇其清明時節撥冗回鄉一行，託其將潤衷曲於諸鄉台前暢爲伸說，並邀齊收租諸人，或鄉約、或祠堂當衆公議，鄙意照每年所交之租，以一分錢核算作價，盡行清還，能否如願，全仗諸鄉台鼎力玉成，並望收租之人亦稍見諒。潤年將六旬，目今尚可問，久久恐諸人即以一分錢了結，並恐無如潤第二個憨漢。或謂以鄉例論之，一分錢似乎尙少，然雖少終究有銀到手，所失之地仍在一鄉公帳。至出錢之人亦祇爲公，已擔不是，雖出錢了結，仍祇買一不是之名，請替出錢人想想，應亦心平和氣。在潤所以甘心如此，存有一念，惟願將後有人仍能擔得此宗不是，一鄉之公事善舉，不患其不成，未識諸鄉台以爲然否？此次能否議成，統祈示復，不勝盼禱。……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九歲。

奉北洋大臣王札委，辦理永平府屬雙山子五道溝等處金礦。十二世懷仁祖墳前之田，土名烏洋坑，前經老四房典與紫峯族姪，計價洋千元。是年由余贖回，仍撥助懷仁祖賞項。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六十歲。

名所居曰愚齋，撰愚齋自誌。

奉合肥相國諭令自陳前辦商局各事節略。謹將艱難情形詳細稟明，頗蒙嘉許。

灤州車站灤河站邊置有地四百畝，擬設商務公司，招股辦理，並擬章程節略。

二月初八日由滬乘富順輪回港，與唐瑞芝兄同船，詳談甚快。 十二日抵港，寓六角酒店。 十四日，在澳接合肥李相國電囑速來京，會同西人靡賡商辦礦務。 十七日返里，過翠微村，韋文甫兄留宿。韋倫書老友來見，擬助年費。繞白石鄉，謁大姑媽，送茶敬百金。 十九日返港。 二十四日坐英公司輪船返滬，又遇唐瑞翁同船。 二十八日抵申。 三月初五日由新濟輪赴津。初十日到津，謁相國，知靡賡擬承辦各處金礦，轉商政府未許，後由沙克利會同梅爾士驗看各處金礦。 二十七日赴唐山。 三十日上火車出山海關。 六月初五日回京，謁京卿張燕謀。 初六日為張老太太祝壽。 初七日謁李相國、胡雲楣諸友。 十一日返津。 七月初五日再入京，謁李相國暨各友。 初七日赴熱河，謁都憲，稟國課。 九月初四日赴撫寧合辦局及永平一帶。十一月初四日出塘沽，由景星輪返滬。 初八日抵申。

附記：潘爵臣兄返滬。 唐茂枝兄七月廿一日病故。

上合肥相國遵諭陳明前辦商局各事節略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敬稟者：竊維天下之事，不見功於創始之日，而見功於成事之後；實則見功於成事之後，必先致功於創事之日。職道一介凡材，知識卑陋，經商滬上，粗曉洋情。同治十一年李爵相奏准設立輪船招商局，運漕攬儎，所以分洋商獨擅之利，而收回中國自有之利也。創始之時，札委朱

故道其昂經辦。十二年六月札委職道與唐故道廷樞入局辦事，夙夜兢兢，懼弗勝任。深惟上憲培植之恩，股東付托之重，勉竭愚忱，冀圖報効。規模宜擴，不敢存因陋就簡之心；風氣初開，急思爲蒂固根深之計。自同治十二年入局，至光緒九年因病請假離局，先後常川駐局効力者十一年。所有辦理實在情形，似不能謂爲無功者，謹臚陳其大端：

一曰股本。初時奉發公帑及新舊所招股本僅有六十萬兩，嗣因經費不敷，陸續籌添。光緒八年招足一百萬兩，九年招足二百萬兩。職道首先附股，前後計之共有四千八百股，合計銀四十八萬兩，此外設法招徠各親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萬兩，是招股已經手過半。於人心未甚深信之際，集此鉅款，頗非易易，此不能謂爲無功者一也。

二曰輪船。初時僅有伊敦、永淸、福星、利運四艘，嗣後逐年添置，歸併旗昌，至光緒十年，除失事各船不計外，共有江寬、江永、江孚、江表、江裕、江通、江天、江平，計江船八艘；保大、豐順、海晏、海定、普濟、永淸、利運、日新、鎭東、拱北、永甯、海琛、富順、富有、美富、廣利、致遠、圖南，計海船十八艘。兩共二十六艘。光緒五年和衆一船開往外洋之檀香山，六年開往順道美國之金山。另海琛一船載送北洋水師員弁前往英國。並造美富一船，開往星加坡、呂宋等埠，以拓外洋之口岸。其各處躉船、拖駁船不在此數。此不能謂爲無功者二也。

三曰碼頭棧房。初時僅有天津紫竹林、上海浦東二處，嗣後逐年營造，至光緒十年共有牛莊、煙台、福州、廈門、廣州、香港、汕頭、甯波、鎭江、九江、漢口，以及外洋之長崎、

橫濱、神戶、星加坡、檳榔嶼、安南、呂宋十九處，連前共二十一處。到處設立仁和保險公司，擔保商貨，堆積貨物，以便商旅。歲入租項不下十餘萬兩。此不能謂爲無功者三也。

四曰保險。光緒元年冬、二年夏，另招股分設仁和保險公司，續設濟和保險公司，保客貨兼保船險。推及於中國各埠暨外洋星加坡、呂宋等埠，凡二十一處，係職道與李積善堂創其始。職道先後共有仁和、濟和保險股分銀十五萬兩。緣商局用華人爲船主，洋商嫉忌，初時洋行每船保險限銀六萬兩，未能足數。職道細思每年每船保險費萬餘兩，局中之船日多，保費因之亦多，意外之虞，究非時有，此項利益爲數不貲，爰擬議自保船險，經費不足，每船先有保二萬兩至四萬兩，後再由洋商與仁和、濟和分保，以輕仔肩。迨自保船險項下獲有公積銀二十餘萬兩，遂全行自保船險，仁和、濟和專保客貨。計至光緒十年實存保險公積銀四十五萬餘兩。商局事事順手由此而起，約至今日，此項公積應有銀三四百萬兩矣。雖非職道一人之力，然辦有成效實創其議，在局諸公初時未與聞。獨有嚴董竭力主持，「嚴黨」兩字由此而起，出局一年。此不能謂爲無功者四也。

五曰歸併旗昌。初時洋商嫉忌爭利，放價攬載，希圖傾陷，各口水脚照從前跌賤過半。光緒二年值旗昌新換洋東，諸事棘手，其股分跌價及半，無法收拾，微露退讓之心。經中人瑞生行行東樸加斯德密稱有機可圖，維時唐故道廷樞與諸公均不在局，旗昌又限期三日決定，勢甚迫促；職道通盤籌計，利益頗大，不重船隻而重碼頭，定計歸併，三日之內，即成草議，先付定銀二萬五千兩，統計旗昌全局船產，以價銀二百二十二萬兩得之，局面擴充，立脚更穩，實始

於此。嗣後雖有爭衡放價情事，而根本既固，扼要之碼頭已得，不能搖動。此不能謂爲無功者五也。

六曰造法國租界金利源碼頭及三層樓棧房。職道經手置購虹口棧房，裝卸貨物，衆商稱便。迨併旗昌之後，原有金利源碼頭甚覺狹小，棧房離河稍遠，未爲近便。適法國賓公使至滬，僅一禮拜躭擱，唐故道廷樞函囑職道與商推廣，數日即行動工。其始該碼頭祇容泊輪船二艘，後則可泊六七艘。江海各船聚集一處，行船日期相機調動，不致躭誤延擱。以二十六船計之，暗中利益不可勝算。又將沿黃浦灘新漲地三十四畝有零，填土起造三層樓棧房。該處之地目下每畝值銀三五萬兩，近傍碼頭起卸客貨每年省挑力銀十餘萬兩，兼能騰出虹口與中棧碼頭棧房租與他人，計歲入租息與所省挑力數實不貲。至於長江一帶與善昌商號置買扼要碼頭等事，又其次矣。此不能謂爲無功者六也。

七曰籌款往來。初時本少用多，恆形竭蹶。常年周轉，既賴官款接濟，亦賴商款流通。職道居滬日久，迄今已四十七年，當時謬承衆商見信，凡有往來，如取如攜，毫無難色。十餘年來，統計每年年終結欠莊款及紳商存款，常有百餘萬兩之多。光緒九年市面大變，各莊號歇業提款，接手諸公因將船棧房產向洋行抵銀清理莊款，其官款一節亦蒙上憲維持，俯准分期撥還，蓋明知此項籌款往來，原爲設法周轉、擴充局面起見，不如此不能自立。此不能謂爲無功者七也。

八曰用人。創事之始，用人爲先。招商總分各局二十餘處，所用中外得力人員，有爲職道

素曾共事之人，有爲職道及時引進之人，事無大小，克稱厥職。至今歷事數十年之老友，所在皆有，尤足爲得人明證。此不能謂爲無功者八也。

以上八大端，皆當籌款物議沸騰之日，竭力支撑，苦心經營，以成此根基者也。中間唐故道因公至天津、開平、林西、唐山、福建、臺灣、外洋等處，年年有之，動需半年數月，一切局事俱由職道一人經理，爲人人所共見。然而後之議者，憑愛憎爲毁譽，每抑前而伸後，猶以辦理金利源碼頭棧房及裝富順、廣利兩輪，改長海晏海定兩輪，謂職道並不商量，任意妄爲；不知時不可失，機有可乘，但求成效於日後，豈惜小費於目前！試以今時之獲利，按諸當時之所爲，爲功爲過，不言自見。光緒九年夏秋之間法越一役，滬市中變，錢莊紛紛歇業十有八九。職道運掉不靈，各帳擠軋，憂憤致病，是年請假離局，共欠該局十六萬二千餘兩，除還現銀六千八百餘兩，以房產抵銀六萬七千餘兩，年息七厘，指明歲入房租作息；以局股八百八十三股抵銀八萬八千三百兩，年息一分，指明每歲收利作息；所還之款已抵足數，且有餘銀七十兩有奇。有案堪查。此項還款，計因公賠累者四萬，俱有帳在。因職道事事潔己，專管銀錢、用人、攬儎、修船等事，全無沾染，反有賠累，非比經理漕務，采辦江廣漕銀，每年二三萬餘款。現將原抵房屋備銀贖回兩段，尙有兩段由局照價出售。原抵股票備銀贖回五百四十股，尙有三百四十三股仍存局內未贖回。至其事者託詞無存。職道訪聞尙存七百股在局。光緒十七年職道蒙李傅相復札委會辦開平等處礦務，迄於今日，久不問招商局之事，習聞該局獲利富厚，成效昭彰，固皆後來諸公調度經營之力；然回念疇昔，苟非將旗昌輪船公司併入，以及自保船

險，與金利源碼頭各口岸碼頭房產立基於前，豈能收效於後若此！所謂見功於成事之後，必先致功於創事之日者也。

伏思鼓勵人才之道，錄及微勞，尤重首功。考諸泰西，凡辦公司有創事花紅暨退職後常年薪俸之例。乃商局年年獲利，分派花紅，獨於職道缺如，即欲贖未贖之股票三百四十三股，尙未贖回。又查職道病假離局時交代局事，計有保險公積外，另各項餘款不下六七十萬兩，載在帳簿，照章應提二成花紅，爲數不少。在職道不敢錙銖計較，弟恐人鬧寒心，從此不敢異常出力，實於振興商務大局有礙。

不揣冒瀆，臚陳大略，伏求鑒核訓示。

至於唐故道廷樞遠慮深謀，籌畫無遺，才具勝職道十倍。生平創招商局，開平、林西、貴池等煤礦，承平銀礦，建平金礦，核其功績天下聞知，他日自有公論，此時無待贅陳。肅稟，恭叩勛安。伏乞垂鑒。

擬興灤州卞涼汀商務公司節略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春

竊查西洋各國俱以通商致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國本固。中國近年以來，朝廷自開商埠，振興商務，不遺餘力，凡屬臣民所宜急爲講求，庶幾在地之利，可以漸興，在我之利，不使外溢。

潤自光緒十七年駐辦開平礦務，次年創辦建平金礦，往來口外者六七年於茲矣。熱河後府圍場蒙古暨承德、永平兩府所屬十四州縣足跡殆徧，凡其地勢物產有關於商務者，隨時訪査，

粗知崖略。計其大宗，厥有九利：

一曰土絲。口外河邊山中向有桑樹，鄉民蓄蠶，其絲有黃、白二色，曩時出產尙少，或繅作絲線，或織爲棉綢，邇來所出漸多，每年有千包之數。惟種桑養蠶不能如蘇湖之盡善，然風氣已開，更加考究，絲數當可逐增。又有一種野蠶繭名曰山蠶，即蠶之食菠蘿葉而成者。所在俱有，數亦不少。仿照煙臺設立繅絲廠，或設絲行收買，運往各口岸出售，此可獲利者一也。

一曰棉花。從前所種無多，近五六年來到處皆種，大約口外地畝，除寒土外，已居六分之一。每觔子花值東錢四五百文，東錢一百合制錢十六文，是七八十文可購一斤，價甚便宜。內地土布向推樂亭縣之搭連布，絨厚線長，最爲上等，益可見附近棉花之高。或設軋花廠，或收買運出口岸，此可獲利者二也。

一曰高粱酒。天津廣興居、東豐玉所製高粱酒，並五茄皮、玫瑰露等酒，裝運出口，售於南洋新加坡各埠，獲利頗厚。麥子、高粱口外出產最廣，價比別處爲賤，若就近開設機器燒鍋，本地銷場既廣，又能運出口岸，此可獲利者三也。

一曰白麵。天津貽來牟機器磨坊每年獲利六七千兩，近來添設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兩，足見銷路日旺。口外種麥最廣，價比他處爲賤，若就近設立機器磨坊，水陸之運送既便，北人性喜食麵，機器磨麵其色潔白，又鬆且滑，銷路自更容易。此可獲利者四也。

一曰皮毛。口外以畜牧爲業，如牛、馬、騾、羢各種皮毛外，尤以猪鬃、狗皮、羊皮爲大宗。常年用馱負至胥各莊等處，售與販戶，轉售洋商，不計其數。如謂置備機器自織呢毯等

類，成本較鉅，難以猝辦；亦可以就近收買，運至天津銷售。此可獲利者五也。

一曰桑皮紙。遷安縣屬沙地，不能種棉花雜糧者，多種桑枝。其條則爲簍，其皮則爲紙，又名毛頭紙。津京各處暨關外一帶多用此紙，銷路極廣，車載馱負，不可勝計。查江西土法造紙，廣東、上海機器紙廠向皆運售北方。若就近設機器造紙廠，能省運費關稅，此可獲利者六也。

一曰煙葉。口外關東俱種煙葉，摘取晒乾，即能吸食。近年呂宋煙及紙捲煙盛行中國，耗費不少。若將種植、採摘、泡製，仿照西法講究製造，不但各處受其益，即關東一帶亦受其益，實足分外洋利權。此可獲利者七也。

一曰花生。口外沙土最宜此種，從前出產每年祇得銀二三萬兩，近五六七年來已增至五六十萬兩。天津新設機器榨油坊，專榨花生油。若就近亦設機器榨油坊，或收買運出口岸，採辦既易，水陸兩便。此可獲利者八也。

一曰香木粉。灤河水性湍急，就近所出香木，用水磨屑，香店購買，四路運銷，利不可以數計。若就近設立機器磨香木廠，此可獲利者九也。

以上九利，產於承德、永平兩府屬者爲多，實中外必需之物。然相度地勢，設立棧廠莫便於灤州之卞涼汀。灤河上通承德，歷平泉州、遷安縣、盧龍縣而至灤州。卞涼汀爲灤州下游水陸碼頭，凡運往熱河所屬各〔地及〕哈達以北蒙古各地貨物，皆於卞涼汀用船上載。民船三四千號。該處近傍鐵路，往來火車適中之地，至津京不過數百里，至山海關中後所亦祇數百里，現

聞鐵路擬接造至瀋陽而抵營口，四通八達，此地實總匯之區。又查卞涼汀離灤州城五里，附近村莊甚多，工人易於招集。上海繅絲織布兩項所用男女工每人日需二三四五六毫錢，北地每工東錢八九百文，歷年如此，工價極廉。至於試辦繅絲，可先用廣東之法，半中半西，日用煤斤上海每噸合銀六七兩，此處用西林煤每噸兩餘二兩，尤爲合算。由此以觀，地勢形便，工料減省，銷路廣達，其利不可勝言。現擬招集公司銀六十萬兩，將以上九事設法創辦，如能得利，逐漸擴充。內地之商務由此興，外洋之利權由此分，貨由鐵路運載，養路之費亦可增添，釐金關稅亦可以增加。銷路一廣，出產益多，且可藉工作以餬口，於貧民生計亦爲有益，是一舉而數善備焉。潤自到北方，早存此志，近更考察明確，於卞涼汀已置有河邊空地百畝上下，計長二千餘尺，以爲公司廠基儘可敷用。謹陳管見，伏候採擇，曷勝幸甚。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仲春。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六十一歲。

各親友稱觴慶祝。由胡君祥鑅發啓徵詩文，收李相、胡祥鑅、沈毓桂及族弟可大等壽文各一首。

承買少勤弟恕行堂房產。

廣肇同鄉另置新山莊地。

奉北洋大臣榮札撤永平局差，隨稟北洋大臣榮移交永平金礦關防文案房。

四月在建平總局接穆畬經電，塘沽碼頭貶價每畝二百兩讓津招商局，照時價每畝應值三四百兩，爲大局計，雖貶價無傷也。

勘驗建平、永平各局務。四月二十三日快車入關，到唐山後友三諸君來晤，知五庶媳二十日肺病身故。　孫唐生去津。

月初十日晚余返津。陶翁到船太早，未及晤談。因留字轉告張燕謀翁。蓋廣州地基固應簽字，其經手合同股份各事，亦應清理，乃屢次函電均不見答。余到津時，燕翁在京，迫得原條寄去，否則律師來唐山種種不便，詎燕翁亦不見答。查廣州碼頭產業，余與唐景翁各佔股銀五千兩，陶翁爲此一事迫查清理，律師亦有信去，但燕翁始終罔聞。大概燕翁爲人遇事雖無成見，但誤在太大意耳。

附記　楊藝芳觀察總辦下海浦舊織布局。光緒十九年失愼，全廠焚燬，由盛宮保稟請李文忠奏准重新開辦，改名華盛紡織總廠，所有老股作二成抵與華盛新股，另添招新股接辦。附股者不甚踴躍，故將仁濟和撥搭三十二萬兩。但開辦以後連年虧折，遂於光緒二十四年復將此款如數轉歸招商局，從是年起不發股息。光緒二十七年盛宮保會同兩江總督劉奏准，華盛股本虧盡，股票一概作廢。

……………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六十二歲。

潘爵兄擬返西樵，將經手各事一核作了，立明合同爲據。後其五太寧死上海不願家去，遂改良將就立租屋契。

杭州觀潮於七堡，水高丈七八尺，西人云普天下第七水影。

建華獻祖祠需費八千餘兩。除宗族捐助三百餘元外，由余撥款支足。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十三歲。

四兒建侯隨傅蘭雅先生赴美國肄業。

榴三姑雙生子，氣血過虧，產後病故，年三十六歲。

修福軒誠齋兩公墓，共需款五百餘元。

接電，宏弟婦五月廿一日故於家。

楊梅南表姪由太古行派去煙台，充該行買辦，須保單三萬兩，李光琴保二萬，余保一萬，即同到英署簽保單。後於　年　月歸梅南自保保單繳銷。

遷嶺西大廟於東閘，需款六千餘元，全數由余支出。

新閘廣肇山莊馬路邊地六畝零，前由寶源祥推出公所抵帳，作價二千餘兩，今經譚華手照原畝數賣與工部局，得價二萬餘兩，公益不少。巴司衣雅士先生求助育才書院學費，捐洋五百元。

五月初六日　坐江裕船至鎮江，寓均昌泰號。會朱西亭、施德記、卓翼堂諸兄，丈量各地。隨接漢電稱，盛杏翁因北邊保定府義和團「拳匪」拆鐵路焚車站，今晨由漢返申去津，囑余稍候。晤面後復坐江永赴漢，借寓商局。晨早過漢陽，晤李一琴，驗勘各段廠基機廠等處。十三日晚原船返申。

附記　四月十六日潘爵臣兄病故，年七十八歲。

十二月二十八日莊王載勛賜令自盡，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均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毓賢正法，

剛毅追奪原官即行革職，董福祥革職，英年、趙舒翹均斬監候，徐桐、李秉衡均革職，並將卹典撤銷，啓秀、徐成煜革職，着奕劻、李鴻章查辦。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開復原官。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四歲。

五兒超侯二月二十五日隨女先生戴娘娘由滬赴英肄業。戴先生年近六十，來滬已三四十年。乘德公司輪船去。船費五百零五兩，衣服四百餘兩，學費千兩，書金四百五十兩，來去水脚九百兩，合三千兩。

春間唐杰臣兄到，商崇德三合法界徐家滙路公司之地，又託代置德昶莊與寶源祥兩地，共成二十七畝零，每畝祇出價五百元。按照時價原值七八百兩。後思該處地段，唐府上已佔三分之二，且爲後日唐茂公墓地，雖貶價不妨讓出也。

超兒、模堉在英合攝一影寄回，甚慰。

傅蘭雅先生經管四兒建侯學費，是年開銷報單，每年約一千七百五十兩。

三月十九日游天潼廟宇，竹徑甚好。二十三日回。

五月廣肇公所議設義學，查三元宮西首有棧房一所，魯班先師廟有屋與空地，鐵匠行又有公所，准可採擇一處試辦。年費約洋一千八百元。余力爲獻議，且云多設三五處更好。各處値事泥於神權，不忍割愛，遂至中止。幸各人毅心熱力，卒成三元宮義學一所。

八月十八日赴杭州觀潮，較上年略低。

夏間追錄津沽灤各地並房子，由丁先生沽出各數。

秋七月十六日余乘新裕輪去津。繞煙台，遊梁李兩菓園，甚好，惜地方欠大。二十日抵津，寓北洋醫院屈桂亭兄處，頗極歡迎。即往候丁先生，面謝代辦地畝各事，並已收現銀股份，甚感甚感。越日丁先生答拜，詢及天津新開四通八達之馬路能否發達，余祇以「好」字答之。又詢及除沽外尙存地若干，余答灤州五百畝，塘沽二十餘畝，北戴河十餘畝，老龍頭一百三十餘畝，南門外三百六七十畝，均成本不大。丁云惜乎先農公司不合，無可如何。余與丁意大相左，逆料五七年後必可漲至五七倍。丁云兩禮拜內去申赴美，再見云云。斯時勘津地所開四通八達之馬路，其局勢頗可觀，准易操勝算，後轉深一思，我鹿已拿到手，今被人脫角，數也，命也，豈宜久任！即於二十五日晚坐海晏轉返申，免使夜長夢多致生枝節。

附記　夏間傅蘭雅先生帶學生八位赴美。

王寵惠　陳錦濤

王寵祐　張煜全

譚天池　吳桂靈

濮登清　嚴錦容

年限繳費萬金。

……………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五歲。

四月卓子和、余貫雨兄寄到香邑同益欖園種植公司收到徐雨之股本銀一千元，發第一號股份，第一號息摺各一部。副司理人係卓捷峯、余漢堂、余滬生。經理銀兩人係卓堯峯，另設董事二十七位。

四月，西醫利醫生以余患咳嗽，宜旅行日本，因該處氣候溫和，可以轉換水土云。爰約同鮑君咏瓻及子猷壻乘皇后船起程。初至長崎，日本醫生到船驗疫，在華人廚房驗得廚子發紅痲症，即升黃色旗停船。照例在船各人均須上岸沐浴，並將身上衣服烘過，停一夜始肯放行。其浴房一切均仿西式，頗具條理。越日開船至神戶，寓居商話別墅，晤鮑獻卿諸昆仲，及麥小彭、葉鶴齡、吳錦堂諸君，均荷歡迎。每日去兩處溫泉洗澡，由東醫江馬先生診治頗效。繼遊大坂、奈良、西京等處，有大樹一株，其樹身須十三四人始能圍抱，可謂巨矣。餘日遊各名勝，並察驗各廠實業計十餘處。日人勤於教育，無處不有學堂，隔六七里即設一校，每校學生約二三百人，殊爲發達。街道住屋掃除潔淨，無乞丐穿窬之流，有路不拾遺之風，官與民品質大佳，深可欽慕。惟商家似近浮夸而少信實，不無缺點。在西京咳嗽轉劇，遂即返申，計先後住日本二十七天。

冬間與吳氏合創景綸紡織廠於上海虹口。

……………

愚齋小記一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余於淞北寄廬以愚名齋。溯自五十年來無往不愚，故晚號愚齋。余齒十五離鄉適滬，越半載去書入賈，而執事不敢不敬，與人不敢不忠，兢兢二十年，頗見信於中外。時曾文正、李文忠議與

商埠，甲戌歲與唐景星諸公剏招商輪船局、開平林西煤礦，續辦承平銀礦，仁和、濟和保險公司，又與諸昆季創同文書局，奉旨影印圖書集成，進呈御覽。餘如廣百宋齋鉛版書局，貴池、天華、南票、台吉等礦，其間囿於勢，限於事，成者七八，不成者二三。夫開創伊始，雖殫竭經營集羣策羣力以從事，往往垂成中止，余則未嘗告勞焉。迨癸未秋，法越肇釁，上海爲中外總樞，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商市奇緊，周轉不靈，致敗壞幾不可收拾，艱難創就，盡付東流。余自書一聯云：「放寬肚皮袋氣，咬定牙根喫虧。」旋李文忠奏辦關外金礦，歲辛卯創辦建平，續辦永平兼熱河合辦各礦。榆關十載，馬瘏僕痡，艱苦備嘗，曾就所歷境遇，遞攝七影，薈爲一圖，曰七照圖。俾後嗣視其圖而知創事之非易。且與滬上西商設業廣房產公司。丁戊間，合肥李文忠、仁和王相國先後內召，余亦鎩羽南歸，未幾而有庚子之事。嗚呼！得馬失馬人毋將以塞翁眎我乎？亦惟天所命而已。辛丑析津平，百廢俱舉。余以爲當務之急莫如興商，乃與西商設先農公司以爲商務基礎。回憶數十年間名場閱歷，在外省如捕盜、會捕、洋藥、洋務、漕務、賑務等局，以及出洋肄業學生，無役不董其事。甲午唐山薦飢，飢民十餘萬告賑無所，勢將流而爲匪，余振臂一呼，兩月間集三十餘萬得以無事。他若絲業茶業公所，善堂、山莊或創或因，亦視力之所能及。在鄉里則修風水，濬溝渠，栽樹木，建圍牆，築神社，建鄉約，設賻會，興義塾，倡平糶，無不經營創辦以堵閭閻。在族中則修譜建祠雖值艱窘次第舉辦不惜也。獨義莊一事，有志未逮，不無缺憾。噫余今已六十有五矣，譬諸秉燭夜行，又復何事之能爲？倘後人能愚余之愚而不自以爲愚，亦可爲愚齋之肖子矣，復何奢望乎？作愚齋小記。

愚齋小記二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根於心者生於色，古非虛語。余自光緒辛卯以迄戊戌，八年之間常變不一，心因境異，即心根色現，故歷攝七影，狀貌各具，而舒慘不同，因於己亥冬薈爲一圖，曰七照合影圖。其偏左而坐，右足蹋石，右手執眼鏡，左手按膝若有所思者，爲規畫建平礦務未開辦時所攝也。正中肅衣冠而危坐者，爲開辦礦務謁合肥李傅相所攝也。中左短衣軟帽，右手提燈，左手叉腰聳立者，爲落煤井履勘線道時所攝也。中右草帽革靴而鵠侍者，爲勘關外各礦接辦承平時所攝也。若夫偏右左手握杖，右手攜草帽，憂愁其容，龍鍾其態者，爲礦務棘手，遏塞焦勞，病莫能興時所攝，故精神疲憊氣象愁慘若斯也。中後小左手抱孫兒金生者，爲建永各礦稍稍就緒，意態略舒時所攝，蓋心氣之較平，由於懷抱之小適。中後小右拈鬚而側坐者，爲各礦辦有成效，苦盡甘回心懷略鬯，故所攝之影似亦氣象光昌耳。其後相錯而環侍者子五、孫四、從孫一。余之所萃七照而合影者，俾後人視其圖而知創業之艱，成功爲尤艱也。則古人所謂根心生色者，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

記與吳氏合創景綸紡織廠於上海虹口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查該廠初由杭州吳季英姻家獨力創辦，原名雲章襪衫廠，由丙申以迄辛丑，連年虧耗，力不能支。壬寅春，吳君季英去世，乃由其侄子常君偕同經理人倪慶甫君，並工程師西人軋拉士君就商於余。余念私義則誼關姻婭，公義則事關實業，允許合股。公同估價，廠基機器作元三萬兩

算，余亦劃現洋如其數，共作貲本元六萬兩。於十月朔日改名景綸，添派汪少雲君與倪慶甫君同爲經理。初不料雲章廠基早經前股東質於洋商高易也。事後知得，不得已墊款取贖。繼又登辦襪機，拓開廠屋，添購左近基地，營造電燈引擎爐間暨漂烘各房，迨襪機到申，始知價需萬金，日出襪僅五六打，而貨復不佳，蓋所辦者老式無用之機器也。此時倪君早經自辭，軋拉士亦無顏存留矣。所有廠事遂任汪爲經理，汪於商務精明，惜乎貪做生意。甲辰夏秋間，汪糾同股東吳子常墊銀十萬兩，充當奥商龍興洋行買辦，不三月，墊款四五萬無從追還，且從中影戤本廠牌號，挪用莊款，事敗，汪竟遠颺，子常負債纍纍，挪款亦經余認墊，而子常遂不能一日安心矣。次年乙巳另派同鄉譚瑨生爲經理。丙午抵制美貨，本廠創織錦地桂地等項衣衫銷路稍通，然逐年結帳仍多虧折。戊申春子常去世，其弟子猷，即余婿也，留學歐洲，聞耗歸來，集其從弟儁之等清理家務並及廠事，乃於九月中邀友來申結帳，自壬寅十月至戊申九月杪止，共結虧元八萬五千七百餘兩。是時余所墊款項計有十七萬餘兩之鉅，吳氏昆季一再懇求併股，不得不勉如所請，於是戊申十月朔日景綸廠遂爲余個人之營業矣。是年冬，南洋庇能廣安號至梁樂卿函索本廠貨品，並願擔承銷路，余極許可，乃寄去各種汗衫二箱；明春得覆，極蒙獎譽，謂足與洋貨頡頏，源源定辦。同時香港興隆號亦有大批定貨，運往南洋銷售，南洋華僑遂知有上海景綸汗衫廠矣。五月間老友梁和奉鄂督陳委赴南洋爪哇招織呢廠股份，過滬見訪，余乃囑瑨生偕行，由爪哇而庇能而石叻各埠，藉廣招徠。是役也，往返三閱月，定貨五百餘打，皆雙線桂椒地等上品貨，惜此種機器不多，出品亦少，一時不及趕辦。且機器織布各有不同，針分

鉅細，綫有精粗，貨料全靠外洋運來，成做之衣又全在女工，女工或來或不來，實無一定期限，此中爲難情形，非當局不悉。唯定貨緊要，余復添購上貨機器數部，以期趕速起貨。無如年終結帳，仍虧官息三千餘兩，蓋琯生忠厚有餘，經營數載仍無起色，遂亦知難而退矣。庚戌正月乃延鮑君味蒓司理廠務，徐霞村副之，於是年春稟請商部註册，商標存案，次第舉行，或挽已失之貲，希得無窮之利，其在此乎？是爲記。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六歲。

奉北洋大臣袁札委，復回上海會辦招商總局。查局中存江海船大小二十六隻，除安平、泰順兩新船外，餘俱舊船，察看情形非添船不可。

附記　記招商局事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是年五月奉北洋大臣袁札委會辦招商局事。查甲申年盛、馬兩觀察向滙豐借英金三十萬鎊，稟請北洋，有用人十條、理財十條，均經局中存案。今摘錄二條於後：

一接管上海、天津、煙台、甯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漢口、九江、蕪湖、鎮江各岸碼頭棧房基地，以及輪船、躉船、駁船，斷不值五百五十萬之價。此次抵借洋款，俟洋人公估，值價若干，即以公估之價作爲實值，其餘作爲浮值，以後如有盈餘，必須漸有彌補，能使浮值漸輕，則成效漸著。

一碼頭船棧至多值銀四百萬兩，則虧折之一百五十萬皆是衆商股分，其股本暗中蝕去過半，外面股票每百兩只剩五六十兩，無怪其然。光緒九年七月至十五年六月底唐道手內已無利可分，

光緒十年七月起至十一年六月底止馬道手內歸旗昌代辦，亦無利可分。擬自十一年七月起仍歸每年六月底結帳，按年暫給五六厘利息，照現在接管時成本折蝕股票賣價，皆只有五折光景，酌中給息五六厘已不爲少，俟浮値漸能彌補，自當酌量加增。

查此案祇有條陳，別無稟帖存檔，想必是密稟。然聞旁人所述爲起造金利源三層樓房指爲無謂之舉，又造富順、廣利大輪利於粵人往來，此二事費去百餘萬，所以有「任性妄爲從不商於別員」之語，因此條陳內有虧折一百五十萬之數，就事而論，漫說浙江一候補道，即使浙江現任大憲亦擔當不了，此宗公牘僅可瞞得住官場，不能瞞得天下商民，然其心險手辣，公理何存焉！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七歲。

倫貝子出洋，二十日在天津坐安平輪船啓節，二十二日到吳淞。因二十三日忌辰，二十四日始進口。二十六日與衆商在澄衷學堂公讌，又與各官廳在張園公讌。二十八日晚六點鐘起程，仍坐安平船轉日本赴美洲。

春間奉商部札委上海商務總會協理。又董理商學會、立憲公會各事，兼充尙賢堂、青年會、育才書院、廣肇學堂董事。

唐榮柏、康成、康年、予祥、王先生等，將茂公名下崇德三合之帳並存銀兩算結付訖，一概作爲清了。

鄉間愚園改竹石山房。劉君吉六題詞。

九月由漢口赴萍鄉。另有日記。

附記　唐杰臣兄正月十八日病故。

商部札文 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發四月初四日到

爲札飭事：本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第四款內開：商務總會應派協理一員，由部酌核劄委等語。查上海係闤總匯之區，非熟悉商務素孚衆望者不足以膺斯選，查有浙江候補道徐潤，堪以派充上海商務總會協理，合行札飭。札到，該員即便遵照辦理可也。此札。

…………

赴萍鄉日記 光緒三十年甲辰九月

初七日余與洪兄、李星垣兄同坐沙市輪船去長沙。初八日早五點半鐘開行，至晚七點一刻船抵長沙，移厲紳士劉君桐村家。勘太古碼頭及長關之地，繼至我局擬購之地。據劉紳云，若合要前後街地段，購價須二萬八千金；若只河邊之地，則價可減半，然於出路多有未便；現擬由惠然號右首起，連金家碼頭及後街口，而至東洋碼頭止，另議價目。初十日九點一刻偕劉紳暨謝君會看我局前購之地，及怡和所購之碼頭，適昌和船未開，見其船尾越過我局所購之地二丈餘尺，我局地段僅一百三十六尺，留之亦不敷用，是以擬將此產讓於怡和以顧邦交。勘後至萍利小輪，一點一刻開行，至四點半鐘抵湘潭萍礦。轉運局委員沈差帖前來相邀，因預定日期故未登岸。沈委員即代僱輿夫並送路菜，又命局勇吳德佑護送至醴陵。自七點一刻開行，晚駛三十餘里拋錨，因天雨昏黑灘多故也。十一日早五點半鐘展輪，六點三刻抵株洲，七點一刻起程，轎

夫挑夫十七名，下午六點半鐘抵醴陵之陽三石車站。該處轉運委員薛貢玉備有便飯，食畢登火車，八點一刻開車，十二點三刻抵萍鄉礦局，地名安源，過萍城之東南直綫有十二里之遙。晤總收支委員顧君怡琴及礦工委員李君鏡澄，皆鎮江人。顧係盛宮保所委，李係張觀察所派。十二日午後一點半鐘偕李、盧兩君見副礦師撖萊，係德人，略談片刻，約次早八點鐘進井看礦。別後晤工程師史彌德，並看經營地皮上所繪之圖。旋偕李君遍觀各廠，及土洋煉焦爐、洗煤台等處，傍晚始回。十三日早八點鐘偕李、盧兩君至撖萊副礦師辦公室，晤談未久，各更衣提燈下井，先由直井吊車而下，至第一層處約深六十德尺，每尺三尺半向東南平巷而進行，至三千三百尺處爲止，沿途見出煤地方五處，另一處用西鑽打石，其聲遠震。西平巷則在上層，雖有五通之路，然斜上三十餘度，煤車絡繹不絕，是以未到。偕撖礦師等仍由吊車出直井口，至東平巷，其巷口朝北向東南方進行，至三千四百五尺處爲止。沿途出煤地方四五處。其西平巷則在此巷之右，雖已互穿，亦斜下三十餘度，上平巷在上層，彼此可以互通，其斜度與前同。此外支巷出煤處，因時交午刻未便週閱，及出巷口，已十二點鐘矣。午後三點鐘復至撖礦師處看圖，並考究一切，遂回局。原洋文送盛宮保。十四日早起程，六點三刻至車站，七點開車。九點五分抵陽三石車站，赴薛委員處略坐片時，叔平觀察邀飲已不暇到。遂即登舟，九點三刻開行。十五日早八點半鐘抵株州，仍由萍利小輪拖帶，十一點鐘抵湘潭，乘輿至萍礦轉運局。回謁沈君子卿，沈係皖人，年六十三歲，人頗誠篤。隨即乘輿至十三總地方，勘日本已設之碼頭。本局擬以毗連購地，俟議後再定也。午後即回船，兩點半鐘開，五點三刻抵長沙。接宜局

來電，快利船十四日晚開赴漢口。是晚十點上快利船回漢口。茲將萍礦及鐵路辦理情形列後。

萍礦及鐵路情形。

地勢　萍鄉邑隸袁州，居湘贛交界之間。東南爲贛，與宜春、安化、蓮花廳毗連；西北鄰湘，與醴陵、瀏陽接壤。

煤形　萍邑四鄰縣皆有煤產，然究其煤脈之來，據礦師云由東南而西北，其形如盆。離萍城東南十二里地名安源，即煤形破裂處，蓋昔年地火湧出，以致石層轉向，此明證也。

煤層　萍煤之層數，土人已挖見十一層，其厚薄之分，在出口之處則薄，愈進深則愈厚，此猶人之擘指微薄，至腹間則隆然豐厚。茲將煤層各名及尺寸，逐一開列於下：

小礌 不挖。　老礌 煤質極淨，厚約一尺至兩尺。　劣皮礌 質稍次，厚二尺餘至四尺。一格礌 係絕等佳質，厚約三尺。　一隔礌 厚八九尺，內有夾心，黃重不合煉焦。　第一、第二、第三大礌 每厚四五尺至一丈餘尺不等，燐灰俱輕，係煉焦之質，但性稍鬆，不合多搬。　四頁大礌 厚五六尺至丈餘尺，其浮氣重，以煉焦不免虧耗原質。

大底小底板 此二礌灰燐俱輕，稱爲無上之品。厚三尺至六七尺不等。

煤質　萍鄉之質實優於日煤，然就其各層統言之，發火易者十居其三，因浮氣太重，不免虧耗原質，是煤質之一劣處；其他十分之七，耐火既久，各質尤宜於鍛煉，故合煉焦之用，惜從前壓力不足，質地稍鬆，多搬易致碰碎。茲將煤中含質默錄及之。

燐：點零零一起至四五止，若零零八九，鍊鋼必脆，不能重壓。

磺：每百分中二三厘起六七厘止，若過一分有礙於爐亦不合用。

灰：每百分中二三分起六七分止，若過十五分不合煉焦。

浮氣：每百分中二十一二分起二十八九分止，逾此即虧原質，若輕二十分以內，又不得煉成焦炭。

礦址　擇地距萍邑東南十二里名曰安源。該處地勢稍低，且係進山之處，前頃所述其形如盆破裂一角處也。開有吊井一座，直深六十法尺，現聞續接六十法尺，另有東西平巷各一，上高平巷各一，此四平巷均向東南平進取挖，與吊井互相穿通，以疏敗氣而廣出數。至於井內之布置，有蓄水池、炸藥庫及鐵路、人力車、電氣車等件，已屬完備。去年洪公未回時，此五井日出油煤四五百噸，因存積過多，不便多出。

局廠　總局一所。鑛工辦公處一所。傍有收支處、稽核處、工程處、化學房、繪圖房、五金材料所、磚木材料所、已成儲物所、火車機器廠、礦工機器廠、造磚廠、鍋爐房、打風房、起重吊車房、堆煤廠、大小洗煤台、煉焦爐及礦工飲食寄宿所、病房等處。現在又建棧房兩所尚未告成。皆歷年所布置者也。

土井　自二十二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土井日加暢旺，統計六十餘處，日出選煤千噸之譜，照預定之議，俟機井出煤，土井當逐漸減少，近來商民之井已由礦局歸併殆盡矣。

運道　萍邑地界兩省，水道亦分兩派，其向東南趨至南昌者，其河名袁江。發源在萍邑三十里之盧曰蘆溪，當春夏水發時每船可裝七八噸，民間因水瀉無餘，故沿途築壩百餘座，藉以灌溉農田；但壩俱有門，故小船仍可往來。至秋冬水涸，深只六寸或一尺不等，各船難行。其向西

北趨至長沙者，河名淥江。發源即在萍邑東南門首，春夏水發時，每船可裝十三四噸，秋冬水涸，亦有五六噸可裝，然沿途亦有壩九十餘座，現在鐵路接至醴陵，已越壩八十餘座，若明年續接至株州，不但壩可全越，即二三百噸之船亦可裝運，如粵漢鐵路能先接由株州至岳州四百五十餘里，則萍礦運道直達完全矣。

分局棧　醴陵局 以火車運來之煤焦裝艭小船等事。 淥口局 專任小船稽查。 湘潭局 小船所來之煤焦併裝大船等事。 長沙局 專任中段稽查。 岳州局 專任下游稽查。 武昌鮎魚套棧 萍來煤焦上棧處。

輪駁　拖輪六艘，其名曰 萍強、萍富、萍利、萍貞、振源、祥臨。以上四萍水走七英里，拖重四百噸。 鋼駁四艘，木駁三艘，白桅駁船十七艘。

鐵路　第一段於二十五年舉辦，自安源至萍邑西門外計十二華里，名爲安萍鐵路。第二段由西門外接至湘東，計二十九華里，即今年張宮保奏請建設製造之處。第三段由湘接至醴陵，計六十華里，名爲萍醴鐵路。共計分設車站四處，以安源爲起點，萍之西門外次之，湘東又次之，現以醴陵之陽三石爲止。此皆二十九年七月告竣者也。以上鋼軌七十五磅、八十五磅兩種。

洋工師　賴倫 總礦師、澂萊 副礦師、史彌德 機器師、西禮夫特 窿內監工、特勞軒 同上、勃藍德 鑽石師、鄔生勃里克 鑽石監工、那司可維克 同上、馬賈司克 煉焦師、那彌納特 總洋帳、播冷 醫生。

以上每月脩金自三十五鎊起至一百鎊止。惟不知新來之鑽石師及總礦師脩金若何。

司友　總工程處五位、窿工程處三十三位、造築工程處八位、機器工程處四位、洗煤煉焦處三位、土爐煉焦處五位、收發機器處四位、化學房三位、雜學處二位、總帳房十四位、稽核處五位、材料所七

位、煤務處十六位、收發隧工機料處三位、採辦萍木處三位、醫院一位、機礦總公事房二位。

以上司友一百十八位，係指安源全礦而言，其餘土井及鐵路車站概不在內。司友每月之脩金自七八元起至八九十元止。

工匠　機匠二百五十名，每月工食洋自七八元起至四五十元止，內外工人二千餘名。此項工人均係包工。

錢號　萍城地處山鄉，籌現款頗難，光緒二十五年始在該城之內設立礦局官錢號一所，凡有匯兌款項均由該號出入以便週轉，現已歷有年所，遐邇信孚，已出洋票並錢籌五萬有餘矣。

原委　萍之土人云，此煤採自國初，由來已久，然當時挖取不過自供爐炊，有黠者始將煤燒塊，名曰枯塊，運售於長湘間，供鎔鑄之用。由是逐漸開廣，業此者衆。然取煤之法，只顧目前，煤路近者取之，遠者棄之，甚至棄其舊而又另開其新，稍有水者亦棄之，雖有竹筒抽水，終不及最小抽水機十分之一，是以遠近四五十里間無山無洞，無處不挖。後因湖北設立鐵廠，派員赴各屬查考，始知萍之產煤，然採買數年，沿途積弊終無所濟，幾致廠勢危迫謀歸商辦。

萍鄉礦目下每日出煤三百噸，日夜兩班每四百人，此後則每四個月可出五百噸，如直開至小坑地方，好煤轉至紫家冲天磄，煤好且多。大局可定矣。

井下工程，東西平巷吊井一百八十五尺，平巷統計三萬二千尺，未够兩里路。查開辦至今已八年矣，聞共費本不下三百萬。每月廠中用度三萬餘兩，連火車、火船、民船，分局繳費月需共元八萬兩。火車十四里局辦墊費。萍鄉城至陽三石河邊八十里工費總公司墊辦。由醴陵至株州

九十里，亦總公司墊辦，聞每里約元一萬二三千兩。大橋一處費亦不多，餘皆小橋，聞明年四月可竣工。該處民船祇儎十餘至二十噸，雖較醴陵船之儎四五六噸者較大，然非火車不能通運，聞株州此後可接粤漢鐵路云云。

瀫菉工程司預備煤焦石樣、廠圖、井圖，擬一禮拜後寄張紹翁處付申託轉致盛宮保，添置提他油機造煤磚機共需三十餘萬，可保必獲大利。正礦師賴倫與李一琴兄同赴美、英、德採訪鋼焦各種爐機，以補救萍礦與漢陽鐵廠，唯一切要證款項無非外借，督辦未允墊辦云云。

焦炭山本成本約每噸五兩，路費至鐵廠約四兩，作價廠用十一兩五錢。碎粒漢沽七兩。土爐七天一爐，每月五千噸，費本二十三萬元，貼土人。已墊還十八萬元。機爐二十四點鐘一爐，每月二千噸，新添大機爐每月三千噸，漢陽月需六七千噸。各處銀錢機局二三千噸。

本廠所造火磚物美而價又相宜，較外國來磚可省三分之二。總查該礦，鄙意所可惜者未曾認眞挖深，大致較唐山更形蹧蹋，其久無洋文總理尤非所宜，目下總算成功，祇須向井下工程專心辦理，其採煤地方開到極深，遠到極追再能添本一副，則三五年內必能見效，若再以千萬繼之，更爲事半功倍發達無量也。

九月十九日自九江復回漢局。二十日午刻同紫卿兄到漢陽鐵廠，晤張紹翁。初次謀面，談論良久。同勘化生鐵、拉鐵軌并驗大煤碎煤等事。紹翁却似唐景公一路人物，佩服佩服。所欠者洋情不透，恐誤在不專一事耳。其同事馮敬菴、張文通兩君年皆四十外，聞極能耐勞，在廠十餘年，兩手空空，尤爲難得。梁有、潘堂、朱容三工頭辦事頗持正，皆目下可靠之人。唯工食太

薄，此乃中國之大病，督辦從未到廠，無從得察也。此次考察各事，盧洪昶兄之力爲多，盧誠有心人哉！

聞漢沽日本客二萬噸，二三號貨價二十二兩，零星二十五兩，生鐵成本約二十五兩，鐵軌五十兩，外如馬丁鐵約本七八十兩。

張文通、代總工程司。梁有、六十外七十元。潘堂、五十外七十兩。朱容、五十外六十兩。拉條經理某。福州人。鎗砲廠官辦總辦蔡子昭。三十外歲。後膛出鎗每日五十支，每支二十五兩，連子一千五十兩。快砲每月六尊，三寸口，每尊三千兩。現每工資三萬兩之譜。

記常德府水陸情形

地勢　常德府在洞庭之西南，管領四縣，其首縣爲武陵縣，東距長沙四百二十里，西去沙市三百四十餘里。其四隣之縣，東接龍陽，南連安化，西去桃源，北達澧州，而雲貴在其上游也。

城市　武陵城式腰圓，四面臨水，其城門有六，由東至西約計四里，自南而北不過三里，人煙頗稱稠密，城外河街計長七里尤爲繁盛，蓋各貨運售處也。

物產　地近湖畔種植相宜，是以有出產布花之稱，然以多寡計之，米爲大宗，布花次之，茶葉、紙張又次之，至於木料、煙土、桐油、茶油及牛皮、棓子、藥材等類，此皆雲、貴、沅洲、洪江、永綏、辰州之所來，非該郡出產也。

水道　源發於貴州之山溪，彙流於湖南之洪江，洪江八百餘里而趨常德之接江，接江一百九十五里至沅江而入洞庭，故各埠來貨以常德爲併分過儎之處，惜河水漲落懸殊，河岸不寬而尤曲

折，是以春夏發水每有淹及城門之患。冬令水涸，沅江一帶有淺灘五處，（牛田灘、柳江口灘、船頭灣灘、黃口塘灘、馬王灘。）水深不過尺餘，且木排坌集，甚至停駛無章，不免與行輪線路有所阻礙。將來我局如欲開辦，擬請先咨湘撫憲札飭武陵、龍陽、沅江三縣，凡有灣頭過曲之處，木排不得任意停泊，以免兩誤。

擇地　太古購地在下游東門外之河街，土人命其名曰三官殿，該處水深，貨客皆便，誠碼頭之勝地也。查已購得橫寬十丈深約十一二丈，計出價錢五千千文。該行嫌不敷用，尚在添購，其餘洋商雖經履勘，尚未購辦，至於將來我局擬購之地，以坐艙管窺所及，擬在下南門外之首爲便，以其地居城廂之中心點耳。或在太古毗連上游之處亦可。

民俗　性情馴良，尚有古風。服飾飲食還在從儉，亦未聞有械鬥等事。惟不喜遠出，智識稍短，不免固信渺茫；且接壤雲貴，鴉片價廉，致有煙癮之患，以至勞苦者愈入苦境。又據境紳稱，隣府辰州則不同，悍弱天淵，是以有昔年教案之慘。

商權　土人喜於耕種而不善於理財，是以頭等事業俱落贛幫之手，粵商雖有之，然不過十餘人耳，甬人亦有之，不過爲海貨藥材數人而已。

履歷稿全銜謹稟呈

今開

職道現年六十六歲，係廣東廣州府香山縣人。由監生遵籌餉例報捐光祿寺署正。同治二年六月在江南糧台報銷局加捐員外郎，並捐花翎。四年十一月在上海皖營捐輸分局報捐指分兵部。五年八月蒙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前在兩江督院任內於蘇

軍分援浙閩三省疊克城隘轉運出力案內保奏。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徐潤着賞四品銜欽此。十年十月奉前南洋大臣兩江爵閣督憲曾札委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業事宜。十一年十二月遵籌餉例在皖捐局報捐郎中雙月選用，並免保舉。十二年六月奉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札委，辦理上海輪船招商局務。光緒元年二月准蘇松太道照會，會辦上海洋務交涉事件。蒙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以江蘇辦津賑出力保奏，請加隨帶二級。五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二年閏五月在江蘇上海甘黔皖統捐局報捐道員雙月選用。嗣蒙前兼署湖廣總督湖北撫憲翁於辦理江鄂元年分漕糧海運出力案內保奏請交部議叙。三年四月初三日奉旨依議欽此。又辦理江鄂二年分漕糧海運出力蒙前湖廣督憲李會案奏保請加二品銜。四年六月初五日奉旨依議欽此。五年在直隸晉賑局遵例報捐三班指分浙江試用。六年十月蒙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前任福建巡撫丁會同奏保潮州等處勸辦晉賑出力案內，請以本班儘先補用。奉旨依議欽此。七年七月十九日奉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札委，會辦開平礦務局。八年九月奉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札委，兼辦貴池煤鐵局務。十六年蒙前兩廣督憲李札委，總辦廣東香山縣天華銀礦。十八年蒙前北洋大臣直隸爵閣督憲李札委，總辦熱河建平等處金礦。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蒙北洋大臣直隸督憲袁札委，會辦上海輪船招商局事。三十年三月二十日蒙商部札委，協理上海商務總會。須至履歷者。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八歲。

奉北洋大臣袁札開辦公債會。

……………

北洋大臣袁札文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發

為札委事：照得北洋開辦公債票，業經奏奉諭旨允行，並通飭直隸各屬設法勸募。南洋為財賦之地，商富衆多，精華薈萃，籌辦較易為功，自應不分官紳，一體派令勸募，庶足以集羣力而廣招徠。茲查有浙江候補道徐潤堪以派委，合將章程札發。札到，該道即便遵照，妥為勸辦，勿負委任。此札。計發章程五十本。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九歲。

奉北洋大臣札委，代理招商總局總辦。……

閏二月初四日炎詩來，說秉詩所述肇德堂公司事。光緒八年五月初間仁立叔云，雨之叔擬將以下所列之房子地皮合做肇德公司。嗣後六七月間，仁立、澤立兩叔傳言將房子地皮照成本並加小費，作價六萬五千兩，如數抵結。此產當時有友估值六萬兩一語。再由雨之叔手撥出房子合足數十萬，立肇德公司。計開肇修堂一份，敬德堂二份，秉詩一份。此事經諸叔所議，且秉詩尙吃招商北棧飯，理應思報，又於自己大有益處，故即允諾。後於八月間將契據等列明一部，親送寶源祥，照交穆先生收存備查。計開：虹口、朱家木橋、叢桂坊、寶順里、裏虹口、華記路、悅興街、東棋盤街、大方棧等，廣東街、小街市、老閘橋北、下海浦之沈家灣一百十九畝。已造房子約一百三四十間，每月收租五百餘元。尙有未造之地約五六十畝云。

按此公司於癸未年法越開仗即已停罷。寶源祥欠各莊洋行往來款項二百餘萬，盡將所存各產推出變價，因此肇德戶所有欠款亦將全盤房產推償，計值尙少銀一萬餘兩，此蓋市面所迫以致同歸於盡，祗付之氣數，後人福薄而已。然秉詩人品忠直，祗惜命運不佳，如所辦貴池煤礦，續辦銀礦兩事約虧缺十二三萬，再辦銅礦又虧三五千金，至今尙不能了，深可慨也。

二月二十六日香港盧冠亭兄由致遠到申，會商港局陳曉雲虧款自憤墮樓身故一事。楊總理杏城云，陳君虧累身故，盧君賠累過重，細查港局各數，連廖董共虧六萬三千元，局中認虧二萬三千元，其餘四萬，前收過二萬，此刻應由盧君冠亭再繳二萬作了。以後港局總董之職，查冠亭之子浦雲

世兄年三十九歲可以派充，並派唐秩西會理局務。在局各友悉如其舊。年終如有出息，冠亭名下仍照舊例分給。其擔保銀兩即由冠亭簽字妥保，計局股票二萬兩，時價值四萬元。香港廣永生地契時價值三四萬元。又公和行立保單二萬元。

六月初三日據本族著詩報稱，敦源神社並涼亭一座前經衆議建造，茲已落成，共用銀三百二十七元五角。計愚園建築時用過本鄉村外之石約值價銀三百元，余應允照價補給，故衆議即以此款充造社亭之用，當即照允付訖。

周太爺廟，即北新涇地方，由徐復初手經辦敬德堂山莊地二十餘畝，每畝約三百元。外費稅契未詳。

十月初二日稟請病假，赴香港就醫。

盛杏蓀在申集議開商局股東大會，蓋知袁宮保勢力稍差，志在攻擊余也。

四兒建侯年三十一歲，是年得中三十二名商科舉人。四兒初隨丁家立先生在天津北洋大學堂讀書四年，庚子始自備資斧隨傅蘭雅先生赴美洲讀書，五年畢業，考得商務機器畢業文憑各一紙。計前後九年所費近三萬兩，誠不易易。謹將中國學部畢業文憑式樣列後。

大清國學部文憑第三十二號

學　部　爲

給發文憑事照得本部本年考驗游學美國習商學科畢業生徐廷爵取列中等相應給發文憑須至文憑者

右給游學美國習商學科畢業生徐廷爵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給

五兒超侯年八歲在上海習西文，歲乙未年十六添請女師戴娘娘每日午後在家教西文兩點鐘，如是者五年。歲辛丑年二十一，自備資斧隨西女師赴英國讀書。到英後仍住盆琴家補習數年，預備考入惡士佛大學校。計至今十餘年矣。是年余寓港病篤，電邀返里。丁未正月到港，余病愈，遂於四月二十七日葬其生母陳夫人於北新涇敬德堂山莊。六月二十五日自申搭皇后船繞美洲回英，今先後共九年，學費且比建兒加倍。刻接來稟，尙須兩三年始能畢業云。七月十一日建侯電稟陳娘孿生兩兒，即命名敬華、敬蕁。

北洋大臣袁札文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

（爲）札委事：准總理上海招商總局農工商部右堂楊咨：「竊照招商總局總理一差，前於光緒二十八年奉貴大臣奏派本部堂住滬辦理在案。現在本部堂來都供職，部務殷繁，不克仍駐滬瀆，所有該局應辦事宜實難兼顧。謹查該局造端宏大，事務繁多，非有洞悉商情之大員，督率員董悉心經理，誠恐貽誤，自應咨請貴大臣遴員接管，以重船政而愜商情。爲此咨呈貴大臣謹請查照施行」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查招商局總理一差，楊部堂現在來京供職，實難兼顧，應即派委該局會辦徐道潤代理總辦以專責成。除咨行外，合行（札委），札到，該道即便遵照定章，妥愼經理，以副委任。切切。此札。

……………

復回招商局，三年之內添置輪船四艘，小輪一艘，駁船三艘。

江新輪船共計成本規元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兩零三分九厘。

光緒三十年分，上海耶松船廠定造。

新昌輪船共計成本規元二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兩五錢七分二厘。

光緒三十一年分，英廠定造。

新康輪船共計成本規元二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七厘。

光緒三十二年分，上海耶松船廠定造。

新銘輪船共計成本規元三十四萬零七百八十一兩三錢八分一厘。

光緒三十二年分，英廠定造。

津沽拖駁共計成本規元十八萬四千五百十二兩七錢一分五厘。

光緒三十二年分，上海江南船廠定造。

統共添造船本規元一百三十九萬六千一百三十六兩八錢六分四厘。

光緒三十二年分招商局存該各款簡明帳略（從丁未五月分招商局公牘函稿內鈔出）

（船產成本及水脚船繳產租局用三年比較。）

各項存款

股份資本　元四百萬兩。

各戶存款　元一百三十四萬兩。

自保船險　元二百三十八萬兩。

躉船拖駁保險　元十萬兩。

各戶往來　元九十萬兩。

公積存款　元八十六萬兩。

股份存息　元十萬兩。

共計　元九百六十八萬兩。

各項該款

湖北鐵廠股份　元二十七萬四千四百兩。

萍鄉煤礦股份　元三十八萬一千四百兩。

湖北鐵廠往來　元十六萬六千五百兩。

萍鄉煤礦期款　元二十五萬兩。

通商銀行股份	元八十萬兩。	內河小輪股份	元五萬兩。
大德榨油股份	元五千兩。	東流宣城採礦	元三萬四千兩。
愛仁輪船代理不敷。	元二萬五千兩。	朝鮮本息欠款	元二十萬九千九百兩。
各戶往來	元二十一萬七千五百兩。	買存煤炭	元九萬三千兩。
定造拖駁船	元八萬五千七百兩。	輪船三十號	元二百四十八萬八千兩。
各口躉船	元十一萬兩。	各小輪船	元三萬兩。
津沽拖駁	元五萬兩。	各局棧產	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兩。
各局生財漕米麻袋。	元三萬兩。	各局往來	元十四萬兩。
共　計	元九百六十八萬兩。		

輪船成本造價。		歷年折輕現計成本。	英按察司署驗船官估值。
豐順	十四萬八千兩	二萬兩	四萬兩
江寬	十八萬三千兩	七萬兩	十五萬兩
江永	十八萬二千兩	七萬兩	十五萬兩
海定	十萬五千兩	一萬五千兩	一萬四千二百兩
海晏	十一萬兩	三萬兩	四萬二千兩
江天	十五萬兩	六萬兩	十二萬兩
江孚	二十萬兩	三萬兩	十萬五千兩
江通	八萬兩	一萬五千兩	一萬八千兩
致遠	十九萬兩	七萬兩	十一萬六千五百兩

圖南	十四萬兩	四萬兩	八萬九千八百兩
普濟	十萬六千兩	三萬兩	六萬五千兩
江裕	二十五萬兩	六萬兩	十六萬二千兩
廣大	二十二萬七千兩	十二萬兩	二十四萬八千兩
廣利	二十二萬八千兩	十二萬兩	十九萬二千兩
美富	十萬八千兩	六萬兩	九萬一千五百兩
廣濟	五萬八千兩	一萬兩	三萬六千兩
新裕	十五萬九千兩	七萬兩	十三萬六千五百兩
固陵	四萬兩	五千兩	五千兩
新豐	十五萬兩	七萬兩	十九萬八千兩
新濟	十五萬兩	六萬兩	十九萬八千兩
快利	十三萬六千兩	五萬兩	十四萬二千二百兩
公平	二十七萬五千兩	十二萬兩	二十八萬二千五百兩
安平	二十萬五千兩	十一萬兩	二十四萬八千兩
泰順	十九萬八千兩	十一萬兩	二十三萬二千五百兩
飛鯨	八萬兩	五萬兩	七萬五千兩
遇順	二十三萬二千兩	十二萬兩	二十一萬八千兩
江新	三十八萬七千兩	二十八萬兩	四十萬六千兩
新昌	二十四萬四千兩	十五萬兩	二十八萬三千五百兩
新康	二十四萬三千兩	十八萬兩	二十八萬三千兩

共計	四百九十六萬四千兩	二百十九萬五千兩	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兩
各口躉船	四十三萬兩	十一萬兩	十四萬四千五百兩
津沽拖駁	七萬二千兩	五萬兩	八萬四千兩
各小輪船	五萬兩	二萬九千兩	二萬五千兩
各埠駁船	一萬兩	一千兩	未估
共計	五十五萬三千兩	十九萬兩	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兩

各產成本

總局局房	元十四萬兩	上海南棧	元一百十二萬兩
上海北棧	元六十三萬五千兩	上海中棧	元二十五萬兩
上海楊家渡棧	元三十八萬五千兩	上海華棧	元五十一萬二千兩
上海十六鋪產	元三萬三千兩	上海華產	元七萬兩
吳淞地產	元二萬六千兩	天津局產	元十六萬兩
塘沽局產	元十四萬五千兩	通州局產	元五千兩
北戴河地產	元一千兩	營口局產	元二萬三千兩
煙台局產	元二千兩	宜昌局產	元二萬兩
長沙局產	元一萬九千兩	沙市局產	元五千兩
漢口局產	元十九萬五千兩	九江局產	元七萬八千兩
蕪湖局產	元一萬八千兩	南京局產	元二萬五千兩
鎮江局產	元六萬八千兩	寧波局產	元四萬九千兩

溫州局產 元一萬兩	福州局產 元二萬四千兩
汕頭局產 元七萬二千兩	澳門局產 元五千兩
香港局產 元十二萬兩	廣州局產 元七千兩
梧州局產 元一萬兩	杭州局產 元三千兩

共計產本 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兩

輪船水脚繳費三年比較

	三十年分	三十一年分	三十二年分
收水脚	三百二十一萬四千兩	三百十三萬一千兩	二百七十九萬二千兩
收公攤	二萬兩	四萬兩	二萬五千兩
支保險	三十萬九千兩	三十二萬五千兩	三十八萬六千兩
支關費	六萬九千兩	七萬六千兩	七萬五千兩
支碼頭	二萬五千兩	二萬六千兩	二萬六千兩
支修理	十九萬二千兩	十八萬九千兩	十四萬二千兩
支薪工	五十九萬二千兩	五十八萬九千兩	五十九萬八千兩
支用煤	五十七萬二千兩	六十一萬一千兩	七十四萬九千兩
支用物	十二萬兩	十三萬六千兩	十三萬八千兩
支各力	四十萬七千兩	三十九萬一千兩	三十六萬七千兩
支雜用	七萬六千兩	七萬三千兩	七萬三千兩
支減脚	九萬八千兩	四萬三千兩	五萬六千兩

支租船		四萬六千兩	
共支	二百四十六萬六千兩	二百五十一萬兩	二百六十一萬四千兩
結餘	七十六萬九千兩	六十六萬兩	二十萬三千兩

各口棧租

漕米棧房	七萬八千兩	七萬七千兩	七萬八千兩
金利源棧租	二萬二千兩	二萬七千兩	三萬一千兩
北中棧租	二十四萬四千兩	二十三萬二千兩	三十四萬一千兩
華棧　租	九萬五千兩	十萬六千兩	二十四萬五千兩
楊家渡棧租	八千兩	五萬六千兩	八萬五千兩
漢口棧租	九百兩	一千兩	一千兩
九江棧租	四十兩	三十兩	五十兩
鎮江棧租	四千五百兩	三千八百兩	四千八百兩
汕頭棧租	三百兩	二百兩	一百兩
香港棧租	一萬一千兩	一萬兩	八千兩
天津棧租		一千兩	一千兩
共收	四十六萬四千兩	五十一萬四千兩	七十九萬五千兩

市房產租

十四所	一萬七千兩	一萬四千兩	二萬八千兩
洋行街	一萬一千兩	一萬兩	一萬六千兩

天字號	四千兩	四千兩	四千兩
華產	三萬兩	三萬四千兩	三萬三千兩
十六舖	九千兩	一萬一千兩	一萬二千兩
集水灣	五百兩	六百兩	八百兩
法公司	四千兩	四千兩	四千兩
三德堂	三千兩	一千六百兩	五千兩
怡和行	二千兩	二千兩	二千兩
太平里	一千二百兩	一千八百兩	一千八百兩
中棧市房	五千六百兩	七千五百兩	七千五百兩
楊泰記	二萬七千兩	二萬五千兩	三萬五千兩
楊家渡	一千兩	一千兩	一千兩
吳淞地	一百兩	一百兩	一百兩
天津	七千兩	六千五百兩	七千兩
煙台	四百兩	六百兩	六百兩
營口	一千一百兩	一千五百兩	二千四百兩
漢口	一萬兩	一萬一千兩	一萬一千兩
九江	六千七百兩	六千二百兩	六千二百兩
蕪湖	五百兩	五百兩	五百兩
南京	一百兩	一百兩	一百兩
鎮江	三千兩	三千二百兩	四千五百兩

甯波	一千兩	一千一百兩	一千三百兩
福州	一千兩	一千兩	一千兩
汕頭	七百兩	七百兩	七百兩
杭州	七百兩	二百兩	
長沙	八十兩	一百七十兩	
共收	十四萬八千兩	十五萬兩	十八萬七千兩

雜項進款

塘沽碼頭	四千九百兩	三千三百兩	四千二百兩
香港碼頭	一千五百兩	二千六百兩	一千五百兩
廣州碼頭	二千九百兩	二千八百兩	二千七百兩
澳門碼頭	二百兩	六百兩	五千兩
售舊物料	三千九百兩		四千六百兩
各項息款	三萬一千兩	五萬六千兩	十六萬一千兩
共計	四萬四千兩	六萬五千兩	十七萬五千兩

各項開支

漕運虧帳	五萬兩	六萬二千兩	八萬八千兩
各項繳費	十一萬九千兩	十一萬六千兩	十五萬八千兩
地租捐	五萬兩	四萬五千兩	六萬八千兩
修理	五萬八千兩	五萬七千兩	五萬九千兩

北棧繳費	十二萬二千兩	十二萬兩	十二萬八千兩
華棧繳費	三萬三千兩	四萬四千兩	十萬五千兩
南棧繳費	二萬八千兩	二萬八千兩	三萬六千兩
楊家渡繳費	一萬四千兩	二萬二千兩	二萬三千兩
保險費	一萬六千兩	二萬六千兩	二萬二千兩
商部經費	八千兩	五千兩	五千兩
股東官利	四十萬兩	四十萬兩	四十萬兩
共支	八十九萬八千兩	九十二萬五千兩	一百九萬三千兩

總結

收水脚	三百二十一萬四千兩	三百十三萬一千兩	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兩
收公攤	二萬兩	四萬兩	二萬五千兩
收棧租	四十六萬四千兩	五十一萬四千兩	七十九萬五千兩
收產租	十四萬八千兩	十五萬兩	十八萬七千兩
收雜款	四萬四千兩	六萬五千兩	十七萬五千兩
共收	三百八十九萬兩	三百九十萬兩	三百九十七萬四千兩
支船繳	二百四十六萬六千兩	二百五十一萬兩	二百六十一萬四千兩
支運漕修理保險除地捐繳費	四十九萬八千兩	五十二萬五千兩	六十九萬三千兩
支官利	四十萬兩	四十萬兩	四十萬兩
共支	三百三十六萬四千兩	三百四十三萬五千兩	三百七十萬七千兩

結餘　五十二萬五千兩　四十六萬三千兩　二十六萬六千兩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年七十歲。

澳門養病。接滬總局電，盛杏蓀宮保定正月十六日在愚園開商局江浙股東大會決議，由商人自稟商部立案承辦。是日赴港就商各股東取決辦法。伍秩庸侍郎、張弼士太僕、鄧、唐、葉各大股東均在港，故於正月二十日在杏花樓集議。覆電上海總局，謂如須商部註册，議准照舊由總局自行稟辦，不認江浙之議。余自失於不稟駁北洋之誤，憤火中燒，又以積勞太過，二十四、五兩日寓詠德家氣絕兩次，幸得夏士丁醫生施治，轉危爲安。遂移寓堅道大街二十七號洋房，月租千金，養痾兩月。三月二十四日返申到差。怡和、太古兩行主同來議各加長江輪船一隻，諸同事公議照辦。並議中棧、華棧兩處增三層樓大棧房。查近兩年內中棧、華棧進租頗發達，但貨物過多時常不敷裝儎，衆議非添置三層樓棧房不可。計辦兩事須籌款百萬，若添加股份，每年發息至少一分，殊非善法。余提議如湊巧有六七厘公款，或西人公會中年息六厘之款，借來經營，似較易辦。諸公均贊成，遂由局議好節略，大旨謂添船造棧需借百萬外債云云。余於五月一日帶同節略由新銘去津，初三日到埠，初四日上院，遞稟摺各一扣。節後兩次上院未見，殊覺詫異。六日後奉札撤差，謂該道病未愈，賞假三個月安心調理，至期另候差委等語。蓋有人中傷之，亦定數也。

老四房爲錦城又姪、老介福產業事商請分潤，初時各不相下，後思骨肉至親，卒如所請。在錦城又姪雖不無吃虧，然仁至義盡，實心安理得也。

五兒超候得電回港。六月二十五日由申繞美洲返英國，仍回惡士佛大學校。

廣益公司施植之兄議湊集資有限公司歸彼主辦，願入股十六萬，後因調差別處，未能兼辦，故未成。

建侯投効奉省，蒙徐欽唐大帥奏派，試署奉天勸業道僉事。

稟北洋大臣袁電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三月二十六日十二點四十分鐘

宮保鈞鑒：職道現經病痊，於二十五日回局辦事。謹稟聞，餘具稟陳謝。職道潤稟。宥。

上北洋大臣袁稟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三月二十七日發

宮保閣下，敬稟者：竊職道猥以衰庸，渥蒙憲眷，委任愈重，圖報愈殷；祇因去冬咳喘舊病劇發，西醫堅稱滬上天時水土均不相宜，只得請假回籍，當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電稟前總理楊部堂，轉懇帥座賞准給假。旋奉京電慰問，益覺感媿不勝。即於臘月初三日力疾航海回粵，趕緊延醫療治，愈而復發，屢瀕於危，自忖亦謂無更生之望，惟念局務攸稽，憲恩未報，五衷焦急，莫可名言。今年正月接滬電，知復蒙札委代理總辦，自顧何顏，竊叨逾分！其時正值昏眩瞀亂不省人事，但有哀鳴，絕無生理，既未能瀝陳下悃，並未能馳電上聞，日月侵尋，負疚滋甚。伏維宮保岳瀆崇深，地天經緯，澤無不被，量無不周。如職道之須臾毋死，絕續能存，亦何莫不在覆幬之下。茲幸病痊，於本月二十五日回滬，即遵憲台前札入局辦事，業經馳電稟呈，仰紓眷注。所有病假期內一切情形，不敢不再詳晰陳之。

查職道自去臘回粵後，喘嗽正劇，眠食俱艱，速延西醫診治，日久仍無效驗，蓋肺病已深，既不受治，侵及神經，遂有厥逆之症。醫皆束手，舉室倉皇。幸有一哈醫生者，謂脈象未絕，或尚

可施挽救，即聽其一手治之，居然漸有轉機；而夙病實未易脫體，不過神志清晰，咳逆略平而已。

詎意正月中旬迭接寓滬諸紳電稱，開股東會決議注册事，囑與粵港各股東照式集議辦法，以期聯合一體等情。職道驟聆之下，不知所措。伏思公司注册固屬遵照商部新頒商律，曷敢少有異同！惟招商輪船局向隸北洋大臣轄治，當初開創及中間收回旗昌，百端措注支持，無非仰賴官力補助，遂有今日。猶憶昔年李文忠沈文肅兩公如何提挈於上，唐故道廷樞如何圖維於下，職道實亦效奔走於其間，皆所目擊而身親之者，甘苦豈不與知。今復幸賴我宮保維持調護，一以股東血本爲重，不啻再三誥誡，凡在員董事事皆有稟陳，無論股東與非股東亦豈不昭然共曉。今滬電稱前情，誠不知是何目的，是何理由？欲竟置之，又恐異議滋生，轉致紛爭黨派，於大局亦有關礙。不得不力疾强起，迭與籍紳伍侍郎、張太僕會晤諮商，即於正月二十日在香港開股東會，議決兩條電，復滬紳，以示和平而免枝節。所復兩條已見各報，毋庸抄呈，即係職道本諸初意以發議，而得在座全數贊成者。滬紳暨浙江股東接電，至今未聞別有異說，則其爲默許，爲認可，終歸取消，於此已略見一斑。然當時在粵港運動，揑名廣告不一而足，現在亦無取深論。惟職道經此一番激刺勞動而喘病又大發矣。正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連厥兩次，昏眩不省人事，仍延哈醫生急治，漸見蘇甦。幸值春日回和，肺經受攝，則補救亦易取效，仰托慈庇，幸獲安全。犬馬餘年，本無足惜，自揣精力苟可強持，又曷敢曠厥職務自外生成。茲於本月二十二日由粵啓程，二十五日回滬，即經電請銷假。適值王道存善、唐道德熙亦同時到局接辦。鍾道、

沈道常川在局。嗣後遇事自當振刷精神和衷共濟，以期無負宮保逾格委任之至意；兼以泯局外之猜疑，而重股東之付托。區區愚忱，是否有當？理合肅稟恭伸謝悃，伏乞鑒核批示祗遵，實爲德便。薰肅祗叩崇綏。伏祈垂鑒。職道潤謹稟。

北洋大臣袁批文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四月二十六日奉到

來稟閱悉。具徵力疾從公。該道現已病痊銷假，深堪欣慰。仍宜善自調衛，稍節勞勩。查該道原係會辦商局，前經委派代理總辦。旋以該道因病在粵，其會辦原差已委唐道德熙代理。目前該道既已回滬，自應即遵前札代理總辦，並仍由唐道代理會辦，俾可各事責成。仰即遵照，並轉知唐道查照。此批。 上海招商總局徐道潤。

上北洋大臣袁節略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四月

一籌借現款。 查上年第三十三屆結帳，所餘船利甚微，幸賴棧租有盈，藉以挹注，勉敷股商利息，及各項繳費開支，而綜結項下計該各戶存款一百三十萬兩之譜，今春發給股息四十八萬尙係另行籌措，此現款之所以竭蹶也。現在應添長江輪船一艘，約估造價非籌銀四十餘萬兩不可，應添建及翻造棧房數座，約工本又非四十萬不可；除售出舊置楊泰記市房得價銀二十一萬五千五百兩堪以備用外，尙不敷銀六十萬兩實屬無著，不得不出於籌借之一法。若向外洋抵押，雖利息可望較輕，然洋商必以金鎊出納，而鎊價漲落無常，恐暗中吃虧有甚於利息之差率。爰議在滬向教會洋人保險洋商集借規銀一百萬兩，暫以局產作抵，分五年或十年還清，訂明以滬市規銀還借一律，其息約在六七厘之間，然能否允借尙不可決，倘能借成，則此項借款未清期內不得再有續借，亦不得再添船添棧，庶可陸續拔清此款。如果五年之內生意長盈，則原該各

戶存款亦可暫時拔輕，免致債臺層累而上，此擬借款以備添置船棧各用之情形也。

一添造江輪。　查職局現有江裕、江寬、江永、江孚、江新等輪船五艘，專駛滬漢，爲長江下游生意。三公司合同載明分數商局佔百分之三十八分，現在太古、怡和兩家又將添造江輪，商局亦不得不添，乃能與之相埒，並可佔住分數。且現在又有東洋公司驟添多艘，與三公司競爭長江航利，則商局更不宜落後。雖貨儎生意淡旺隨市面爲轉移，而船隻噸位不可不預爲之備，況與各洋商公司比較噸數尚恐未能平均，此江輪所以不能不添置之情形也。

一修建棧房。　查商局北棧中棧在下海浦地方，爲航進淞口最便靠泊之馬頭，該處水利亦最佔優勢，是以外洋公司船貨駁儎多就該兩棧上落屯儲。現因中棧平屋兩座已形朽舊，不得不拆卸翻造，改建三層樓房。貨棧地位擴充，則貨儲不慮擁擠，而棧租亦可望滋增。又中棧之沿浦舊有置地一區，向租與耶松船廠，現已期滿收回，擬即估工建築棧房碼頭，俾置產有用而利可發生。北棧自光緒二十二年添建新號貨棧三座後，已閱十年，其原有舊號貨棧尚係同治八九年創辦，所造平屋俱已剝落不堪，且從前建築圖樣亦不合格，地形低窪，尤須塡高改良，以免潮汛盛漲浸濕客貨之患，現擬將各號舊棧拆卸重建，與中棧辦法略同。以上各項修建工程，估計需銀四十萬兩。除舊時置地成本不計外，以近年之市面而論，每年約可獲二分有餘之息，爲謀生利起見，雖係債款興辦，亦尚可合算。此現擬修建擴充各棧房之情形也。

一續訂三公司合同。　查商局與太古、怡和訂立合同，每屆以五年爲滿期。接續重訂，仍限五年。或應有修改條款，須預先六個月關照。今屆自光緒二十八年五月訂立合同之日起計至本年

六月又屆五年期滿，應行續訂。現在商界競爭航路攙奪，主客之勢互易，機械之智環生，非脚踏實地以周密之心思運動靈活之手段鮮不失敗。怡太兩家幸有此種合約維繫其間，而移步換形亦未始不伺隙於我，則所以爲續訂合同之預備，不能不綢繆在先，庶可當機悉協，而日後乃見效力。所擬添船添棧，無非皆爲是張本，船棧比例不甚相差，生意分數估穩，則續訂各項條款亦易就範。此現屆合同期滿擬接續修訂之情形也。

一整頓漕運。 查商局承運江浙漕糧似爲獨佔利益，而連年結虧總在五六萬以外及七八萬不等，推其致虧之由，固因立法未善，亦因徒法不行，而辦理之人及浮糜之費皆在後已。向章商局在滬收米，儲棧裝輪運津交卸是其專責，至由津運交京倉，原係江浙運員之責；乃近年凡有交倉之短欠，糧道亦責商局分賠，且種種侵耗剝蝕年甚一年，今屆截留減運共計五十餘萬石，則運脚亦隨之減少，而津滬各局用人開支一切仍係照舊。又蘇漕項下，本屆火車由錫運滬僅裝三萬石，臨時調派員司赴錫設局試辦，爲向章所未有，嗣後更未知如何，若非與兩省糧道重訂妥善章程，勢必年虧一年伊何底止。一面亟應將冗食浮費切實裁減，庶可維持於不敝。此則必須及時整頓改良，容俟擬具詳細條陳，再行稟請訓示。此現擬整頓漕務之大略情形也。

以上各條職道愚慮所及，並與職局會辦暨各總董籌商，意見大概相同。特具節略、清摺，賫呈帥座。伏乞訓示祇遵，實爲公便。須至摺呈者。

北洋大臣袁札文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五月十二日發十三日在津奉到

札飭事：據代理招商局總辦徐道面呈整頓商局節略內稱，現在應添長江輪船一艘，約估造價非籌銀四十餘萬兩不可。應添建

及翻造棧房數座，約估工本又非四十萬不可。除售出舊楊泰記市房得價銀二十一萬五千五百兩堪以備用外，尚不敷銀六十萬兩，擬在滬向教會洋人保險洋商集借規銀一百萬兩，暫以局產作抵，分五年或十年還清，其息約六七厘等語。查該道所稱添造江輪一艘，需銀四十餘萬兩，添改棧房數座，需銀四十萬兩，又稱除售出市房得價銀二十一萬餘兩堪以備用，僅不敷銀六十萬兩，何以籌借現款須一百萬兩之多？所餘四十萬兩，並未聲明作何用處。該局代股商經營財產，宜如何熟籌審計不厭精詳，使股商無絲毫之虧。乃如所稱以六十萬之所需籌借一百萬債款，則此溢出之四十萬，虛耗六七厘之借息，於股商虧損甚鉅。辦理財政商務，全在用心精細，該道如此疏忽，殊出意外，諒係病後心神不足，致籌畫各事失算良多，無以對股東之付托。嗣後徐道應毋庸到局，給假三個月以資調養，假滿後另候差委。所有銀錢出入及整頓船棧，並與太古、怡和等公司交涉各要務，均責成會辦鍾道、王道等認眞經理，隨時切實籌畫，以副委任，並無負股商之望。其原呈節略發交該會辦等重行核擬，呈候酌奪。除分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此札。

致蔡述堂觀察函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五月十五日發

述堂妹倩觀察大人閣下：初六日由京回津，適值台旆東行，車站晤別，握手言歡，甚快甚快。兄自別後，連日上轅，皆不獲見宮保，正在疑慮之間，遽於昨午接奉札開云云，另單錄後，奉讀之餘，驚駭交迫，不知所措。查兄自初三日新銘抵津，初四即赴轅稟見，其時同見者有六人之多，未便多言，故將隨帶之節略，並三年比較賬目清摺兩扣，呈諸帥座，藉以代語，以備再見時或可稟商。不意宮保札飭責以籌借現款預備船棧之需，除有產價抵用外不敷僅六十萬，今查摺內擬借百萬，溢出四十萬兩並未聲明作何應用，虛耗利息有虧商股恐負付托，屬令毋庸到局另候差委等因。疏忽之愆，咎實難辭。惟溢出之四十萬兩，節略內雖未聲明作用，而帳目內實已注解清楚。查存項內有各戶存款項下存銀一百三十四萬兩，下注仁濟和五十四萬，通商銀

行二十萬，生息存款二十萬，錢莊往來四十萬。此項存款，除仁濟和、通商銀行以及生息存款三共九十餘萬兩，或係商局連枝，或是股東存項，長年存息，核算甚輕，不過六厘上下。惟錢莊往來存銀四十萬，申市欠息計算甚重，每月九厘或一分一二厘，本局吃虧不鮮。兄曾與銀錢股會同鍾、沈、王、唐諸君熟商，借款還款以便輕減利息，故有籌借百萬之數，惟一時疏忽，未將此情聲明摺內，致遭指駁，亦不料屢次請謁摒而不見，以致有懷莫白，徒嘆奈何。兄以犬馬餘年，本無戀棧之意，惟以如此下場，似於體面有關；用將各情冒昧上瀆，尚祈察鑒，是所至禱。兄擬十六七候局輪南下，併以奉聞。專肅敬請勛安。

再啓者：兄意此次撤差，並不在於籌款之失算，特借此以發其端，否則數目不符，不妨札飭聲覆，並可傳見責問，乃不出此而下札撤委，此中或另有別情，默爲揣度，當必有以蜚語中傷者。查正二月間兄在粵病重之時，呻吟床席，不獨外人皆爲兄危，即自問亦不料有今日，所以運動家有四五之多，皆欲謀得代理總辦差使者也。其入言之人，有謂雨之病已垂危，有謂子元、叔平事不得了，有謂雨之自己恐要倒帳，種種讕語，動人聽聞，此所以有唐鳳墀代徐雨之札也。今茲事變，兄猶不能無疑，而意中或恐項城指兄爲盛之私人。正月間商股風潮激刺，盛爲滬商股東首領，曾派鄭陶齋、朱小莊、陳斗垣、温欽甫運動港粵商股，杏花樓之會廣告冒名推兄首席，或起疑兄無意招商局，與盛合力反對項城，宮保因此借題發揮，亦未可知。獨不思香港正月二十日之會，兄力指盛辦理前局之非，移動公款接濟鐵廠、萍礦、通商銀行、紗廠爕本三十餘萬，以金利源作保禮和等等，以致局空如洗。此次如再照滬上十六會議辦理，則商局仍歸盛

手，必蹈先前覆轍。我港粵商股若不堅持到底，恐負北洋歷年調護之本意，與夫唐景星觀察創辦之心血矣。經此一番論說，登之各報，是日主席張弼士、伍秩庸兄等共百餘人，報股者八千餘股，因會議時迫祇有此數也。查今春發息約有一萬二千餘股，另福州、上海、天津、長江各埠不在此數之內。茲將所擬三則錄後。一，將輪船招商局照大清商律內在農工商部註册，爲股東有限公司。衆贊成。二，次赴部註册，須衆股東聯合發公函，請現任總會辦遵照公司律報商部註册，並一面代稟知北洋大臣，無須另派股東，及別人專任註册事。衆贊成。三，照第二款之意擬電文復沈仲禮等。電文云，二十港、粵股東集議，允將招商局報部註册，惟不允另舉別人專任，須照通例請由現任總會辦辦理，以符律意。餘函詳云云。而盛與兄之嫌隙日以深，前此不過無形之痕跡，至此而痕跡顯露矣。故三月間由粵回滬後，彼此各無顧問。回憶兄與唐景翁創辦商局，始終力任其難，招股一端經手者每百分中約有四十分之外，而自己與夫戚族實占股分二十四萬，其間首以買旗昌爲第一要務。此外起造金利源，設立仁濟和兩公司，力主自保船險，並出讓北棧地基、漢口碼頭、塘沽西棧各種要地歸之局中，不無微功。經理十一年並無好處。適癸未年法越事起出局。迨癸卯之夏得返商局。原由股東公舉，並承楊侍郎關愛，切意經營，於今已足四載矣。其中整頓金利源棧租、各處房租、買煤以及船上用物、碼頭扛力，此數項應增應減，局中可以得益者年中不下十餘萬，而去年中北華楊四棧獨能溢餘二十多萬，此係時會使然，非兄所得援以爲功者也。但辦理幾年，所幸尙屬平安，現已行年七十，日薄西山本無久戀之意；此次到津謝委而竟獲撤差，此中究因何故難以明白，故不憚一再詳言上陳淸聽，亦欲

知其前後原委耳。……

蔡述堂觀察來函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五月二十二日

雨之二哥觀察大人閣下：津門車站辱承枉送，握手言別，不盡依依。是日展輪，晚宿榆關。初七下午五點安抵營口，入署視事。下車之初，諸務蝟集，竭數日之力，略爲佈置就緒。旋於十六日循例赴瀋陽，晉謁督撫憲，稟承一是，小作勾留，於二十一日午後回署。

接誦手敎，並比較帳略、條陳節略、抄札各一件，具悉種切。我哥於輪船招商局，始而創辦，繼而整頓，功效昭彰，邦人君子無不敬而重之。玆於商戰競爭之時，爲實業擴充之計，遽爾置身事外，誠如來書所云必有蜚語中傷者。然浮雲蔽日，轉瞬開朗，究無損蓐時景況。老哥年高德劭，功成身退，正可於此時優游杖履頤養太和，誠不必久攖塵網，統祈看達，幸勿介懷。遐想從者當已旋滬。令郎事現究如何？無任迸念。便乞詳示數行，是所盼禱。

營埠當兵燹之後，民間瘡痍未復，商務告疲，稅課短少，凡善後及新政事宜，百端待理；而庫儲無多，就地籌款一時不忍遽行著手，祇有酌量輕重緩急，分別先後舉辦，刻刻存一謹愼撙節之心，冀免隕越。所幸地方靜謐，諸尙順手，聊足爲知己告慰而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年七十一歲。

二月十九日晨宅中幾失愼。

奉楊蓮帥派，稽查省港商局事務。

四月初八日遷出矮廬。

仲夏赴津謁楊蓮帥。寓海關道三妹壻蔡述堂衙署兩月。會同陳子珍、梁炎卿、高陸生遊西山、十三陵、潭柘寺、玉泉山、湯山，出居庸關，直至八達嶺。

十一月二十三日返港。長孫金生十二月初六日同郭輝亭令姪某君坐德國公司船赴英國遊學。

是年峙嵩姪以四川知縣捐升同知，進京引見，改指分發河南試用。峙嵩姪爲先四叔榮村公之孫，頌如從弟之次子也，讀書不成名，乃援例報捐知縣，指分四川，署理綏定府大竹縣知縣事，歷充四川軍醫學堂監督、陸軍速成學堂提調、洋務局等差。本年奉護理川督趙給咨赴引，旋改指河南省試用。現充河南勸業公所礦務科科長，殆亦以異途顯者也。

附記　七月初七日三妹壻蔡述堂五十壽辰。適在國服期內未便舉行，故亦不甚熱鬧。查述堂於同治十一年選充留美官學生時甫十四歲，光緒七年回華，由縣丞隨同項城宮保辦理朝鮮通商洋務委員，期滿保舉知縣，復蒙李傅相、仁和相國、項城宮保一意栽培，歷辦天津洋務局差，保升直隸州，加捐知府，洊升道員，記名海關道，充洋務局會辦。天津新鈔兩關總辦，代理津海關道，補授奉天奉錦關道兼按察使銜，賞加頭品頂戴。現任天津海關道。辦理洋務二十餘年，始終如一，不離北洋，爲宦途中所僅見，士論榮之。

袁宮保五十賜壽。八月二十日結彩稱觴，極形熱鬧。晤呂海寰尚書、吳重熹撫台、楊士琦侍郎並諸同鄉。時寓唐欽差宅，大開眼界看古磁皮貨。九月初四日隨唐欽差返申。

大行皇帝十月二十日賓天。

皇太后十月二十一日升遐。

建侯過道班。蒙徐欽唐大帥委派奉天礦政局總辦。又農工商部札委充該部議員。

宣統元年己酉，年七十二歲。

春仲坐天津丸帶眷返申。閏二月十九日到滬。夏初赴津。

四月二十二日遷居矮廬新造之花廳。

長孫金生到英四月，第一次考到，考取第三班第三名。同班共四十九人。

建侯奉錫欽帥札委，充南洋勸業會奉天省籌備委員。又奉津浦鐵路大臣徐札委，充津浦鐵路北段總局總務處提調。

…………

男廷鑾等謹案：先嚴自序年譜至是年止。謹爲補叙如左。

宣統二年庚戌，年七十三歲。

家居。

宣統三年辛亥，年七十四歲。

擬於三月間召集親族開到滬六十年紀念會，未及舉行。

二月初九日寅時壽終滬寓。

二日記

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

同治六年正月廿二日（册七，葉七上）

見恭王等連銜奏請設同文館、咨取翰林院並各衙門正途人員從西人學習天文算法原摺。命太僕寺卿徐繼畬開缺管理同文館事務，有「老成重望爲士林所矜式」之褒。

正月廿三日（册七，葉七上）

又見同文館章程。

正月廿九日（册七，葉八下）

是日御史張盛藻遞封奏，言同文館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員。奉旨「毋庸議。」

二月十三日（册七，葉十二上）

同文館之設，謠言甚多。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爲師。」

二月十五日（册七，葉十二下）

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館不宜設。巳初與倭、徐兩公同召見於東暖閣，始詢同文館事，倭

相對未能悉暢：既而及書房功課，具以實對。

二月廿一日（册七，葉十四下）

曾國藩保花翎同知容閎能通東西洋語言文字，親至花旗購機器百餘種。

二月二十四日（册七，葉十五下）

前日總理衙門尙遞封奏，大約辦同文館一事未見明文也。京師口語藉藉，或黏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對句「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又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

三月初三日（册七，葉十八上）

軍機文、汪兩公至懋勤殿傳旨，將總理衙門覆奏同文館事摺交倭相閱看，並各督撫摺奏及信函均交閱。

三月二十日（册七，葉二十三上）

與艮峯相國至報房並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稱中國之人必有講求天文算法者，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某督飭辦理，與同文館互相砥礪等因，總理衙門所請也。朝堂水火，專以口舌相爭，非細故也。

三月廿一日（册七，葉二十三下）

倭相邀余同至蔭軒處，知今日遞摺，有旨一道，令隨時採訪精於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與商辭摺。

三月廿四日（册七，葉二十四下）

遇艮翁於途，因邀至家，談許久，知今日仍不准；與邸語，幾至拂袖而起。有頃，蘭孫來，邀艮翁在座商酌，無善策。噫！去則去矣，何疑焉！

三月廿五日（册七，葉二十四下）

是日倭相請面對，即日召見，恭邸帶起，以語擠之，倭相無辭，遂受命而出。倭相授書時，有慼於中，潸然出涕，而上不知也，駭愕不怡良久。

三月廿六日（册七，葉二十五上）

艮老云，占之得訟之初六，履之初九，去志決矣，相對黯然。

三月廿七日（册七，葉二十五下）

章采南來長談，言輪船算法亦不可不學，而持論總以人心廉恥紀綱法度爲本。又言寧波人往往買輪船破家，蓋無此貲本，終爲所紿耳。

十一月初三日（册七，葉七十二上）

通商衙門司官志剛、孫家穀加二品銜花翎，隨夷酋出使花旗國。

光緒元年二月廿五日（册十四，葉二十八下）

申初，赴內閣政事堂會看海防覆奏稿。昨日所擬，李蘭孫以爲不安，遂易此稿，其實亦空言耳。（大略言不必過事鋪張，請放籌海大臣、購求火器，却未指明鐵甲船、開煤鐵、加鹽厘皆在不可行之中，餘亦未指明。）余曰借洋稅一節似未可議行，當時頗有和之者。惇邸來閱，亦以爲然，遂

以借洋稅歸不可行；餘則不痛不癢，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籌餉則毫無措置也。畫稿而出，眞是兒戲。工部司官常瑛（五圓）來見，醇邸處監督也，以請籌錢糧摺底來。光緒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丁日昌條陳，經李鴻章覆奏並左宗棠覆奏，並該衙門原奏及各大臣議覆引申各節，著親郡王大學士六部九卿妥議，一月覆奏。」

丁日昌摺

練兵　略言形勢。英國佔五印度與雲貴川省連。法國在安南之胥江及南邊三省與我廣西雲貴連。俄佔新疆回部與我陝甘連；又佔黑龍江北，與盛京等處連。又言，日本國變峨冠博帶之舊習，師輪船飛砲之新製，陰而有謀，固屬可慮；窮而無賴，則更可憂。予俄地而俄日之交固，見英使而英日之交固，用美國之人而美日之交尤固。倘以數船梗於黃海、黑水洋之間，則津滬之氣不通。

簡器　羅列西洋火器名目，極言其精。又言大沽口及江中齊山皆回環，可設砲台。又於九江設機器局。

造船　力言宜造鐵甲船，派員詣外國託造。又陳破鐵甲法，又各種水雷法，又三種水砲台法，幾於無奇不有。

籌餉　兩淮商捐。廣東沙田。絲茶兩項。又言開礦之利。又言磁州、井陘、大同、太原、米脂等處產煤。又言台灣物產之富。又以吸鴉片者編癮籍，置倡優隸卒之下。又弛罌粟禁。設電字報，設公司局。

用人　水師將才。外國使才。製造通才。其言講求吏治語最精核。又言宜停實職捐輸之員。

持久　痛詆空言無實者。又自雪天津往事。又請將指陳各款發往各口看視何如。

左宗棠摺

盛稱總理衙門原奏之中理。又有天下事言之實易，而行之實難，不俟成效畢臻之日，無由知其誠然云云。

造船一節，言鐵甲船大不能入口，輪船並可從容避去。又云水砲台可無須。又言宜撤滬機器局歸併閩船局。

籌餉一節，輕輕掠過，只說鐵砲台之利，大旨謂西北用兵若再事防海，大局難支。

其簽丁日昌摺，於輪船一節多駁，於修砲台多可採，於練陸師駁其每人給銀十元太優，於設三洋提督駁其三提督勢均難馭，於每洋置大製造局力駁無此督辦之員。

李鴻章摺，

練兵　擬就新練之隊改用洋槍砲隊並築沙砲台。

簡器　列各種洋槍洋砲名目。

造船　以天津北塘山海關爲最要，吳淞江陰爲次要。令人赴英國學造輪船，造成回華，擬共添二十八隻。請購鐵甲船六隻。

籌餉　西路屯耕，不必進取。將停撤之餉，勻給海疆。提四成洋稅及部庫另存之三百餘萬，不

敷者借洋款應用。又請開煤鐵礦。又請弛各省罌粟禁，加重洋藥稅。又借洋稅。

用人 詆小楷試帖。又請設洋學局。

持久 請持前論，志在必行。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勝言。

片二：鐵甲船未購。請派員駐日本及駐紮泰西各國。

沈葆楨摺

無一不如總理原摺，語特切實耳。

去兵改勇，以西法選將。力主造船，又請仿造大鐵甲船。

考核六成洋稅有無挪移。駁借洋款有「今日所借之數，即後日所償之數」云云。

開源之法層層駁去，而大旨歸於開煤鐵，開礦禁。

力陳左李兩公之能，彭玉麟之忠。

又言議洋務者有三弊：一、局外浮議；一、狃於髮捻辦法；一、略通洋語洋文便謂奇才。

片謂丁日昌所陳皆是，略駁其練陸兵與造大輪船。

李宗羲摺

有「一落急功營私者之手，則流弊無窮」云云。又引楊萬里「相不厭舊，將不厭新」語。

簡器一條，駁鐵甲船，大略以修政事造人材爲本。欲自強而必倚西人以爲強，亦必不可恃矣云云。又言林則徐英人畏之如虎，僧格林沁敗英人於天津，皆未嘗有精器也。

籌餉一條駁開礦。用人一條請台灣設重臣，新加坡、檳榔嶼、舊金山、新金山各埔頭設領首，

通使各國。

王凱泰摺

統六項爲一，大旨歸重提洋稅定三洋營制。分三段洋面，每段設鐵甲船二只，輪船四十八只。每洋設製造局二，每局設二廠，一造輪船，一造火器。請先購鐵甲船小者試之。又稱，中國線槍勝於前膛洋槍。片保丁日昌、沈葆楨、李成謀、黎兆棠、馮焌光。

另陳籌餉之策　行溝田法，將黃河淤漫各口及洪湖之新灘試辦。請開礦，亦擬購機器，用洋人，開雲貴銅鉛並煤斤礦油。裁綠營兵額，化兵爲勇。片請設使臣駐日本與李同。又四條：一派正副使二員駐各國。一設中國領事駐各處，調護華商（此條實）。一防維教務。一設儲才館。

王文韶摺

練兵　以水師分三等，不必改勇。抽調長江水師一半，移於江海之交。

簡器　言中國所產未嘗不及外國，特須加工料耳。暗排購買之非。

造船　請停各艇，改造輪船。至鐵甲船應否購買，聽海疆諸臣議。

籌餉　裁防勇　提養廉　兩淮商人牟利以清水潭捐項遂據票爲引，請一年一運爲斷。

用人　力推中外大臣，意在獻諛於文、李。

楊昌濬摺　空　皆就浙省而言

片謂當全力注重西征。又請重陸防。正摺末段歸於一心。駁丁三洋提督。駁造耕織機器。

練兵　分三段，設三枝兵。

簡器　後膛不及前膛。線槍比洋槍爲良。

造船　英國蚊子船載巨砲可穿鐵甲船。餘如李奏。

籌餉　提洋稅厘金數成。稱舍此另籌未必有濟。

用人　保台灣鎮張其光、衢州鎮喻俊明、乍浦協副將盧成金。

吳元炳摺　片言俄患。切實於洋務洞悉。

重陸防　裁兵留餉。移機器局於內地。駁耕織機器。

於崇寶沙設小輪船。截留洋稅二成在省。論厘金。

張兆棟摺　迂緩

練陸兵，開煤鐵，伐竹木，末言固結民心爲本。

丁寶楨摺　膚廓

重陸兵。外夷出煤漸少，垂涎中國之煤。片言俄患，請練東三省兵。

劉坤一摺　多常談

片駁丁三條　沿海州縣兼顧外洋，召募奇材。

文彬摺　空

片俄患宜防。保閆敬銘。

英翰摺

請重江防，請加鹽厘，每□十文。

李鴻章稱，曾國藩原議練沿海陸兵九萬，沿江三省陸兵三萬，計餉每年八百萬，因無款可籌中止。

二月廿七日（册十四，葉三十五上）

是日王大臣遞議覆海防摺　醇邸單摺，以去年廷議不列銜也。于凌辰、王家璧各單銜摺。

四月初七日（册十四，葉四十六上）

訪廖達賓並訪陳荔秋前輩，（蘭彬。癸丑庶常，舊同司。此二十年往來各國，帶幼童學習機器文字。近日又查豬仔地方，欲與班國理論。豬仔者誘我中國人至島中服役者也。）皆未晤。

四月初九日（册十四，葉四十七上）

赴丁雨生招，陳荔秋、彭芍庭、潘伯寅在坐。荔秋名蘭彬，癸丑庶常，其人磊落，嘗至美國及古巴國。古巴誘致華民五六萬，伊欲以口舌爭，今歸國猶未得要領也。

光緒二年正月十三日（册十五，葉五下）

郭筠仙來，其言欲徧天下皆開煤鐵。又欲中國皆鐵路。又言方今洞悉洋務者止三人，李相國、沈葆楨、丁日昌也。

五月廿九日（册十五，葉五十七下）

夜，薛君福辰來。此人薛曉帆之子，能古文，通醫，十年前工部司員也，今爲濟東道。其政事未可知，獨於洋務言之甚悉，以爲中國無事坐失厘金每年千萬，是大失計。又言破洋人惟有陸戰，陸戰之法曰散陣、行陣、小陣，其守法則用滇黔地營必可操六七成勝算也。

九月十七日（册十五，葉八十六下）

看郭筠仙瀛海論，大略亦可取，而言外推重洋法。又引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諭旨以爲千古治洋務之準則。言各有當，而比而同之，未愜於中也。

十二月十三日（册十五，葉一百十下）

南洋大臣請撥餉二百萬購旗昌洋行（共四百四十餘萬，內有華商本二百萬）已得諭旨矣。昨見朱其昂等稟，力言此事北洋據以咨部也。擬將海運全數交旗昌輪船（凡十六隻）並以江北糧全改海運。嘻，異哉！

光緒三年七月廿四日（册十六，葉五十五下）

招商局總辦徐觀察（號雨之，名潤，廣東人，久賈而官與唐鏡心一流）來見，極言旗昌歸併後與太古行爭客貨之贏縮，恐爲太古所侵，議和未決。

十月初七日（册十六，葉八十三下）

徐雨之、陳茇南同來，遂同坐馬車至招商南棧，（原設之棧也，棧房廿五處，佔地極大）看機器，眞鬼工也。所用皆閩浙人，亦有無錫人。至馬頭看洋水龍（每架三千六百兩用煤機器極高）遂入海定船。此船長廿四丈，兩層。雨之勸余坐此船，晤船主古孩兒談，據云由西法推之，定無風暴，擬不泊煙台，徑赴大沽也。……歸赴徐雨之花園，園小而曲折，然樓閣几案皆有夷氣。……在徐氏園望見火輪車由鐵路行極迅也。……計今日所見，皆可詫事。

光緒四年八月廿七日（册十七，葉五十三下）

朱翼甫觀察（其詔）來見，言招商局物價止值三百萬，而成本已有五百四十萬，恐倒塌即在目前。

光緒七年五月初十日（册二十，葉五十八上）

訪左相長談，得力於養氣。其言以死生榮辱爲不足較。泛論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極言丁日昌爲反覆小人，余服其有經術氣也。

光緒十年五月初四日（册二十三，葉三十六上）

寧紹台道薛福成（行三，叔耘，撫屏之弟，向在曾侯幕最久，能古文小學，楊性龍高弟弟子也，熟洋務。近時與張富年、張蔭桓同調引見，備出使外洋。）來見，人穩實。

十一月廿四日（册二十三，葉一百六上）

徐季和條陳西山鐵路及改挑河工，有旨斥其並不平心論事，肆口詆訾，殊屬誕妄，交部議處。所言固因公，然必過當，故至於此。

十一月廿七日（册二十三，葉一百六上）

李滄橋來，爲伊熱河開礦事，有所干請。余未見，令斌見之。其言大約投邸而來，至則聞邸遣人赴彼踹礦，將並其所承開之煙筩山者不能保矣，情急呼援。此等事豈余所欲聞哉！謝之而已。

十二月初七日（册二十三，葉一百八下）

樊恭煦上疏論徐致祥處分太重，交部察議。（十一日議上降一級調准抵。**特旨不准抵。**）

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册二十四，葉三十九下）

是日余蒙召對東暖閣……次錢法，臣對：必改制錢方定。制錢可由開礦省鑄成解京，則脚價輕而民志不動搖，亦首肯之。次及各督撫辦事不認眞，力斥江南海防之疎。次言海師宜建。論及中國人材何以不如外國，臣對：「若有殊尤，亦當尊顯之，乃能振作。」

七月十九日（冊二十四，葉五十六下）

（何）子峨言海軍萬不可給優餉，優則百病生，須臨敵加數倍餉乃得力。此言可採。

光緒十二年六月廿三日（冊二十五，葉四十四上）

樞廷送鈔洋務摺五件，備進講。歸後倦臥。陳俊臣中丞（士杰）來長談，與合肥水火，不無過當語；然曾在湘鄉幕府，勝於談洋務者流。

七月廿日（冊二十五，葉五十下）

惲莘耘來辭行，晤之。言湖南江華縣瑤山有銀礦，礦即山土，不必開。每土一擔鍊得銀四錢七分，鉛五兩，伊親試過。王閬軒（開榜）江華人，可辦此事。

九月初十日（冊二十五，葉六十三下）

海軍衙門會神機營奏，在昆明湖試小輪船。復乾隆中水師之舊。

十月十五日（冊二十五，葉七十四下）

鄧小赤（華熙，雲南府）來談，雲南新銅礦七八十處官督商辦，略有頭緒。惟無銅本難辦，舊礦深者已及百里，採運難矣。

十月廿四日（冊二十五，葉七十七上）

慶邸晤樸菴，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也。

十一月初五日（册二十五，葉八十上）

吉林候補府李金鏞（秋亭，行一，無錫人，以辦賑出至山東、河南、直隸，由直咨送吉林，歷署長春府、吉林府。）其人篤實，心乎民事。言吉林屯牧之利，力陳伊通河以南膏腴盡棄諸匪類，不設官，不招徠，坐失大利，可惜也。（吉林以開屯爲第一要務，開屯以特派大員爲第一要務，本地人多不願者。）

十一月十一日（册二十五，葉八十二下）

海軍奏請直隸迎遞四快船，戶部籌款廿二萬。又請開鐵礦以貴州爲言，意在近畿一帶也。

光緒十三年正月廿七日（册二十六，葉十一下）

是日醇邸樞廷覆奏銅務，奉廷寄一道。（一提錢仍如戶部所奏，速送不限定多少。一收私鑄，立言甚當。一機器製錢，責北洋辦。一籌銅本的款。）

二月十四日（册二十六，葉十六下）

入見於東暖閣，皇太后在座。……次問戶部事並及疆吏中粵督張之洞，台灣劉銘傳，伊犂錫綸，駐藏文碩，一一具對，於粵則謂其恢張，於伊犂則目爲荒唐也。次洋藥稅厘併征，可補海軍用項。對以各關本有洋藥稅厘，今歸赫德，則各省此項全空，將來須劃補，不能盡歸海軍。

八月初二日（册二十六，葉七十三下）

曾劼剛來談天津銀行事。（合肥合同第六、七、八條最謬，大抵有鐵路一語藏在其中。）

九月廿六日（册二十六，葉八十九上）

訪晤曾劼侯，福公亦來，其屋內陳設皆西人式也。彼謂大治黃河非三千萬不可，莫若由京至揚州造一鐵路，以三十年利息歸洋人，而河工即包在內云云。未敢置可否也。

十二月初九日（册二十六，葉一百九下）

鍾傑臣（英）來，以劉銘傳致閻相函見示。（用輪船運漕，台灣亦欲買輪船助運。裁驛站，仿外洋郵政。）

十二月十六日（册二十六，葉一百十一下）

邀李秋亭飯，無陪客。談東三省事，縱論洋務，知其人有肝膽，能辦事，可與外人爭辨，能實惠及民，未易得之才也。亦頗通達。

光緒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册二十七，葉六上）

盛杏生電信，伊欲撥在津洋銅鑄錢，閻公欲准，福公不然。吾覆以同人不欲也。

四月廿五日（册二十七，葉三十四下）

晨與慶王語，聞有具呈請訂洋人治黃河，兼修鐵路至淸江者，爲費二千四百萬，醇邸令總署議之矣。

四月廿九日（册二十七，葉三十五下）

看劉雲生（錫鴻）奏鐵路不可修狀，言言中肯。此摺在光緒七八年上，額裕如有抄本，借得之。

十一月初六日（册二十七，葉七十八下）

合肥以六火輪車進呈，（五進上，一送邸）今日呈皇太后御覽。今紫光閣鐵路已成，未知可試否也。是爲權輿，記之。

十一月十一日（册二十七，葉八十）

觀新進之火輪車，約長三四丈，狹長，對面兩列可容廿八人，凡三輛。又觀機器車不過丈餘。此天津所進。三輛留西苑，三輛交火器營收，昨日甫到也。

十二月十五日（册二十七，葉八十八上）

在朝房晤奎星齋，言鐵路事，欲邀余連銜抗疏，婉辭之；然民情恟恟，誠以不辦爲宜。

十二月廿二日（册二十七，葉九十下）

醇邸致意，鐵（路）議可停，並託轉告同人……醇邸函來，云已電止勘路，浮言當息云云。頗怪上齋連銜，目爲灌夫，意可知矣。即覆之，淡淡著筆。

十二月廿九日（册二十七，葉九十二下）

今年五月地震，七月西山發蛟，十二月太和門火，皆天象示儆；雖鄭工合龍爲可喜事，然亦不足稱述矣。况火輪馳騖於昆湖，鐵軌縱橫於西苑，電燈照耀於禁林，而津通開路之議，廷論譁然。朱邸之意漸回。北洋之議未改，歷觀時局，憂心忡忡，忝爲大臣，能無愧恨。

光緒十五年正月廿二日（册二十八，葉七）

蒙太后皇上同召見於養心殿東暖閣，……次及洋務，對此第一急務，上宜講求，臣前日所進馮

桂芬抗議，正是此意。……次及鐵路，臣力言津通未宜開，上力駁並無具呈之人。……次及海軍，對海軍亦急務，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因推出使外洋諸臣，如李鳳苞、徐承祖皆不〔可〕恃，上亦言徐承祖之謬。

九月十四日（册二十八，葉七十二）

過織布機器局，（屋西式，機四百張，日可織兩匹）尚未開廠。此局前爲商蕫所壞，今龔道壽圖重集股十五萬興辦。（洋人乃科督理之）。又過造紙機器局，凡方池五六疊，最下皆布縷棉花雜物，遞吐遞白，便成濃汁，瑩白化紙矣。其長無極，寬約三尺半，軸滿則斷之。

十月廿二日（册二十八，葉八十三下）

早晤福公，商覆李相條陳捐事，不改班次而擬減成。又伊見醇邸，竟允每年二百萬辦鐵路，余甚不謂然。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八日（册二十九，葉十六上）

同福相訪醇邸，商奉宸苑借款事（三十六萬）因該鐵路改議事邸意怏怏，以爲與香濤定議，不應中輟。

三月初九日（册二十九，葉二十六上）

門人鄧華溪（維祺）來見，談黔事……黔鐵甚旺，機器已到，小有損，配齊即開鑪。產煤極賤（每百斤一錢二）加脚價，運至廣東尙合算。

五月初九日（册二十九，葉四十一上）

山東司毛實君來，商吉林三姓開礦事，力言金匪可虞。

九月十一日（册二十九，葉七十三下）

程從周……極言湖北鍊鐵可得大利，（大冶產鐵之山亙三十里，每斤砂可得六成，乜處所無）織布機器亦然。（湖北出棉花）鎗砲機器亦然。

光緒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册三十二，葉十九上）

湖北鐵廠欲於北洋商撥二十萬。

三月廿五日（册三十二，葉二十一下）

楊藝芳來……云上海一織布局（楊藕舫辦）。一洋紗局（龔仰蘧奏，張丹叔云許仙屏有六萬，仰蘧亦六萬。）織布局現在每月出貨十二、三萬。每日日用五百兩，獲利約五百兩，每月可得一萬二千利。又云洋紗局獲利亦厚。

十月廿九日（册三十二，葉七十七下）

得楊藝芳函，欲另開紗局。至布局，則合肥派盛杏蓀回滬集股，藝芳兄弟無分。

初使泰西記

宜　垕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軍功花翎記名海關道總辦章京志剛，篤實懇摯，器識宏通保奏，奉旨派充使臣，與本衙門章京候選知府孫家穀，並賞給二品頂戴，偕同美國欽使蒲安臣、英國協理柏卓安、法國協理德善等，恭齎國書，前往西洋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件。蒲安臣先期起程。

十二月初十日

使者與孫家穀詣乾清門預備召見，御前大臣帶領進養心殿正門，內監揭東間朱簾，隨進門檻一步，向上跪，摘帽放於面前之左，翎支向前，用清語口奏：「奴才志剛叩謝聖主天恩。」即叩頭帶帽起，側身向右前進。帶班者跪隨在軍機墊後，斜向皇上跪。皇太后在黃紗屏後問「何時起身？」奏對「於明日由衙門起身。」問「由何路行走？」奏對「由陸路到上海，上火輪船，經日本過大東洋到米里堅；由米里堅渡大西洋到英吉利，過海到法蘭西；往北順路到比里時、荷蘭、丹麻爾、瑞典、俄羅斯，往南回路到布路斯，再南仍經法蘭西到西班牙、意大利，由地中海經大南洋，順廣東、福建、江浙中國海面，自天津回京。」諭「隨從人務須管束，不可被外國人笑話。」奏對「謹當嚴加管

束，不准其在外滋事。」問「汝由何衙門出身？」奏對「由禮部員外郎考取總理衙門章京，經王大臣褒獎。」隨叩首又奏：「蒙恩記名海關道。」諭「辦理外國事務，外間頗有閒言。」奏對「恭親王尚且不敢回護，奴才等更當竭力辦事。」問「到外國見其君主不見？」奏對「見與不見，在各國君主，但奴才等斷不先自求見。」問「汝有老親否？」奏對「奴才父母皆已去世。」問「孫家穀有老親否？」彼奏對「有老母在堂。」諭令跪安。帶班者起，退步帶至前跪處，向上用清語口奏「恭請聖主萬安。」立，退步出簾外，隨出。由內頒出江紬大卷袍褂料各一件，黃辮珊瑚豆大小荷包各一對，交由軍機處面交祗領。次日具摺謝恩。

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

往會蒲使於旗昌洋行，柏協理爲儐。先將欽頒國書暨木質關防、總理衙門咨文三件，一併面交祗領。柏協理當將咨文用洋語述與蒲使。據柏協理傳譯蒲使言，謂咨文所言原當如是辦理。並言從前各國論中國之事有兩說：有謂與中國辦事須用力勉強方能成事者，有謂須彼此通長商量，使中國明其道理實有益處，自然可辦者。使者告以無論辦何國之事，若用力勉強亦可有成，但恐辦成難以持久；若彼此通長商量，各出情願，則辦妥之後一成不變矣。

辦理洋務委員胡裕燕來謁，談及從前洋涇浜地皮租與外國建蓋樓房，彼又轉租與蘇浙兩省逃難紳民建房居住，大獲其利。嗣因兩省收復，人返故土，所遺房產大半空閒，而地皮之租，洋人仍行追索，近日多有棄產而逃者；而地上有屋，即洋人所租地皮，亦無從另租，現已兩形喫累。時勢變遷，原無一定也。……

正月二十日

觀機器局，時當開鑪興作，實大聲宏，砌訇震耳，諦視之，則爇火者、庀材者，造輪船機器、開花礮、馬步鎗，約四五百人，各執其事。機器已有五十餘分，每分可作三四事六七事不等，總以長軸根於氣鑪。氣鑪者如巨臥筩，筩中近下又有複筩，巨筩注水，複筩爇火，火烹水沸，逼氣入管，管通氣櫃、管櫃之間，勢同橐籥。直幹有樞，藏於氣櫃，氣鼓幹，而伸縮橫軸，有輪鉗於幹端，軸攜幹而起落伸縮，所以轉輪，長軸隨輪，百工斯作。其間有刮平者、掏空者、鑽孔者、鑢光者，拔而上，軋而下，鏇而圓，椎而扁，悉數之而不能終其物，皆氣鑪之運用也。又有切鐵如割肉，鋸木如鏟土，欲徙千鈞，隻手轆轤，亦關捩之術也。

又觀船廠，枝幹已立，支架江干，匠斲未畢，規模可觀，具有成效矣。

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憂乎不富，何慮乎不強！雖然，可言者理，當習者數，習機器而不習算法，猶之能食而不能種也。然則九章之學之設，其當亟亟乎！

聞柏協理言：現在左制軍向洋商借軍需百萬，有向蒲使探問者，即言有借必還，斷無差錯，蒲使之爲人可見矣。又言：現在所借係較上次減利，上次每年作利十八兩者，此次每年作利十二兩。現在英國公帳局存銀甚多，與其借於洋商，何如徑借於公帳局？勢必樂從，而其利猶可遞減也。

聞布國以鍼鎗制勝，其工料太費，中國未能遽辦。而銅帽裝藥之鎗，西人嫌其遲鈍，久已棄如弁髦。現所用者，皆自後裝鉛藥箭之鎗，即前年送外火器營之亞倫亨利鎗制，雖其作鉛藥銅筩費工，而用之實捷於扣帽裝藥之鎗倍蓰。同一費也，與其費事而造遲鈍之器，何如費於便捷之器哉！

惟鎗機較爲費工，而作鉛藥銅筒又爲費工，及其用之也，則扣帽一鎗而自後裝者可三四鎗，是千人即可作三四千人用，設遇軍需，即有三四倍之節省，通長計算，得失自見矣。

大礮亦有自後裝子者，後堵頭用螺螄頭擰住，子前有尖，旁有兩凸，礮筒有斜凹兩道，發礮子時，令其斜轉而出，蓄力較多而及遠也力加數倍，竟有未見軍容而忽然礮子至前傷人者，即十數里外用大遠鏡照定發礮者也。此事若與曾、左、沈、李諸公商之，當有確見。以上數事，皆公館候船閒往，見聞所及，函呈譯署，聊備採擇。

三月初九日

正東行，入美里堅國本音埋里嘎加拉福呢邦之金山海口，爲美國之西岸。入敖克西丹達客寓。譯音西來也。自江戶行水程一萬七千二百餘里。

三月十九日

觀造船廠。擇傍海石坡斲穴，以火藥轟石成大坎，留邊岸一層。坎向海，長百餘丈，口寬二十餘丈，底漸下收如槽，前方後圓，平底鋪木，設敧木段兩行爲船墊，左、右、後三面層累而上爲木階，約百餘級。底右設涵水洞，洞通掣水輪機室，室傍船槽之右，中斲深井，下通涵洞。井左右設氣罏，通汲水之管，輪轉水上，出槽復入於海。蓋造大船必須船成即能入海，否則推送維艱。船槽口門作閘，閘成而後以火藥轟去外層之石，乃始就槽造船，船成提閘放水入槽，則船浮而自入於海矣。然放水入槽以浮船，船去水存，使無掣水機器，雖復下閘淘水，斯費工而耽時，故掣水機輪預設焉。百餘丈之槽水，兩時可罄，船可源源而造矣。口門所留石岸，槽成而轟去之，又恐石仍落於

故處，則阻礙口門，難於海中搬移也，則就所留石岸之下，復斵穴掏空，約可受邊岸之石，然後轟起復落，則石塡於穴，而口門通暢矣。槽內用木階，所以接遞於船身易於施工，隨處可以上下也。

觀織氈作。統用氣鑪，始於洗絨，洗用長圓木櫃，兩端有軸，入絨於櫃，引拉皮而轉之，則渣滓去。又入而又轉之，則顏色潔。再入疊軸，疊軸者，前設平盤，灑絨其上，接於刺軸。刺軸斜坡而上，有罣軸，軸面麤糙，可罣絨，而較細於刺軸也。接連斜上者三疊，又斜坡而下者又三疊，則有練軸，軸面有斜路繞軸，由左而右，使罣下之絨至此練成麤縷；軸右端接有軸盤，練成之絨，縷盤其上也。既成麤縷，復上疊軸，仍將麤縷列於平盤如前式，使縷頭刺罣於軸，翻捲以次，接遞而過，則接有分軸，軸面凸凹，使層累罣下之絨至此而分疏之也。分軸平出，接於拈軸，軸兩層相依而搓攤之，軸細於前，而光其面，使分縷之絨入氈互搓成單綫也。既成綫，則上織機，機由拉皮圓軸管大小兩軸，其大軸在上管提綫，小軸在下管穿梭，機寬逾度，而一提一穿，皆由軸轉機，機動事辦，而人則坐觀其成焉。織絨既成，再上盪機，使氄毛盪起再趕平之，而洋氈之事畢矣。

三月二十日

觀鑄洋錢局。鑄法鎔砂入槽成塊，以提渣滓；鎔塊入水成麩，以入分鑪；分金出銀入銅以造錢，則用戕水。其配合戕水藥物，以硝磺、鹽、鏀爲大宗，銖兩烹煉火候另有其法，然銷化五金，分而合，合而分之，皆使成水而復還原質，則能事畢矣。造錢皆由氣鑪，先壓銀成條，用滾軸，兩軸相依，輪逼軸轉，而夾條於兩軸之縫，軸一滾而條成板矣。再緊軸而入板於縫，軸一滾，而板又扁，合式爲度，板之寬窄厚薄如式，則軋元入板於軋機，如窌榫而入板於其間，榫軋於窌，而元即

落，榫出於窌，而板又入，庋餘之板，頃刻而元孔相連，而錢質及分數成而均矣。成淨元餅，有肉無好，但擠邊有豎文而厚於肉，然後錢肉之文得不磨滅也。擠機如盤，外圈中有活底凸起如餅，餅圈之間，相去如錢徑圓式，成四格五格之相去之分數，視錢式之大小焉。邊上立空銅筒於格旁，置淨洋元於筒中，下有撥機，撥元入格則餅轉，轉由鬆漸緊，則邊文出，又至於格，而元落矣。格中先寬後緊，則邊厚起而豎文出矣。再入印文機如蓋底而陰其文，機動蓋起由推機，送而置於底，則蓋下軋，而成文矣。蓋復起，則前元推而出，後元送而入矣。則又軋。自前視之，則入錢如生吞；自後視之，則出錢如流水矣。又有數錢之具，爲方盤，中有如錢式之槽五百，置散錢其上而搖之，則錢皆入槽，五百之數出易而準也。

三月二十四日

初乘火輪車往海倭斯觀農，其車輕穩捷利，列子御風而行，或不如也。其制如板屋，寬丈二三，長三之，鱗次設椅，椅三人，兩行八層，坐四十八人；兩旁有連窗玻璃、布簾、木板三層，備風雨明暗之用也。每車鐵輪四。前爲大輪機車，御人司之，後一煤車，執役者司之。其機運動之法，與上海局之火輪機同而用殊。每火車可拕十數車、二三十車。煤車之後三五車載重，又後乃坐人，再後載行李。前車然煤，蒸水鼓氣，由管入於氣橐，鼓橐幹伸縮以運輪，而車於以行。火機之體同而運輪之用殊者，則在橐幹前出之端活環，釘於輪轂之偏軸，與轂心平，一伸一縮，而輪自轉，即以之行路也。車行之速，倍於輪船，則在鐵路喫力較之輪刮水省力多也。修路先須取直，易向必須取圓而寬轉之，緣車式長而鉤連拕帶不便曲折也。取徑既得，則修之平之，橫鋪木板，寬於

車輪，如輪之寬，連釘工字鐵條，無論萬數千里，逢山轟洞，遇水架橋，鐵轍凸出，鐵輪外缺，以缺受凸，如筍入榫，輪轍堅滑，故馳疾而無出轍之患也。或疑工字鐵條兩行爲路，連釘可至萬數千里，鑄造之工當何如，則別有制鐵之法在。

……………

據會館司事人面稱：凡在埠頭貿易之人，中外俱甚和美，惟金山挖礦之人現約六七萬，每受洋人欺侮，而該處所收丁稅，每名二元，各國俱免，惟華人不免。如有爭端，華與洋訟如無洋人作證，即不爲華人伸理。此皆顯然不公之事，便中伸訴，欲求辦理。因告以現在未遞國書，未便遽向地方官辦事，應俟使事既成，再由蒲大臣與其本國執政徐商辦法，方合於理。並諭以既由中國來此，自應安分謀生，不可滋事。

（閏四月二十日）

華都有議事之上下會堂，會堂者取公論之地也。擇年老諳練者主之。美國三十三邦聯爲一大國，每遇大政，則各邦首領皆有派在都邑會議之人。惟賦稅出於民者，下堂議之；條約法令出於上者，上堂議之；亦必上下詢謀僉同，或議從其數之多而後上其議於伯理喜頓，聽其照准施行。故民情達而公道存。其日值議事之期，會堂首領寇法司約往一觀，堂前列坐紳耆數十人，中間有壇，壇上會首高座宣講，如堂上所言堂下然之則諾，不然則否，不相強也。否者任其倡言駁議，公同聽之，歸於從衆。

六月初一日

在美國華盛頓都邑。蒲使云：新聞紙爲輿論所關，善會堂乃淸議所在，其各執政大臣及各國使臣，均須加以聯屬。乃擇期在客寓作會，分日開筵，赴約者數百人，杯酒言歡，頗稱盛事。

六月十二日

回至紐約。聞英國君主往瑞士國養疴，不在國中，未便速往，而華爾特又有往伊家一聚之約，蒲使亦欲回原籍省親，是以後有敖巴爾尼嘎爾包士頓之遊。由巴那馬水陸往返九千四百八十里。

六月十三日

晚在寓有作電氣光視顯微鏡，能見人所不見之物者。其法將麵糊塗於徑二尺許邊薄中厚之顯微鏡，鏡後發電氣光，人在鏡前觀之，則陳麵糊中有寸許至尺許大之蟲，或蜿蜒而行，或蠕蠕而動。蓋一切食物及湯水中皆有生機之動，動而爲生物居其中，故冷水及隔宿有湯水之物皆不可食，觀於此而益信，當知所戒矣。

其印新聞紙機器則尤爲捷便。先以鉛字黏聚於瓦形之板，鑲於總圓軸，軸愈大則所鑲之板愈多，所見者一軸鑲六板，每板旁有小墨氈軸，每一墨軸承以墨池，上接繩屜以入紙，下承墨池以滾墨，火機一動，大軸轉，而六紙印成矣。聞每日所出萬餘紙，紙方三四尺。

六月十八日

觀農器。其器甚夥，要皆用力少而見功多，是大有益於生民者也。如犂，則半銳角收割之器，兩馬駕車，車僅坐一人爲御，車右附地爲扁橫夾木，夾銳角刀六，相離如其隴，是一割六隴也。刀釘於夾木而活其軸，刀尖向前，對隴中之禾，刀後爲環，貫於鐵條，附於夾木，而左右之夾木與鐵

條，牽於車後之機。輪一轉而鐵條左牽，則刀右割，右牽則刀左割。御輪三周，則敷一束，旁有偏扇，所割之禾俾之倒於扇，敷一束則扇後掀，隨者因而束之，是兩馬兩人而作六人收割之役而且速也。至場圃，則搓粒、碾粃、簸糠、出草，統辦於一器，將收割曝乾連穗之禾束於場，器如轢車，去車十數武，場外立柱爲盤，車下亦有盤，兩盤之間，長鍊環之。車下之盤，中心有立軸，上管諸機，其場外之盤附地蓋板，四馬繞柱旋行如拽磨，則場外盤之鍊，牽連下盤隨之而轉，軸隨盤轉，則車中有送者、揉者、碾者、搧者，諸機畢舉矣。用之者手束禾麥入於前口，口如斗張，口內能咽，則有刺滾木向內轉以送之也。咽下能分，則有夾齒木以揉搓之，搓下之米，有搧輪以出糠粃，則米落於下，糠吹於旁，而草接連吐於後矣。數事而以一器辦之，至農事之始末，器具作用之次第尙多，惜不能久待而通觀之也。

六月十九日

觀激水機。凡成都成邑之地，水若不佳，則百數十里或二三百里之外，擇佳水而食用之。其取水之處，以機催之，可以不舍晝夜，源源而來。其遠者，則於其來也，築水庫以蓄之。又用機以激之，可使高於闔邑之岑樓，則家家皆於七八重之樓壁內隨便而接水焉。凡取水之處深幾丈，壓力若干，有分數焉。若累閘幾丈以蓄水，而於閘底留隙透水，則其橫衝之力，即其水深下壓之力也。所取用之水，乃閘面流過之水也，承之以槽，歸於搧水之盒，轉而入於通水之鐵筩，筩之所通，即用水之都邑焉。搧水之盒，中貫鐵柱爲立軸，盒中彎旋鐵扇兩面連於柱，盒旁上有受水之口通於槽，旁下有出水之口，通於筩。鐵柱之根下有托臍軸，根上爲盤，盤周列鐵頁爲扇盤之半，適當閘底橫

衡之水口，水横衡於周盤之扇則盤轉，盤轉則柱轉，而水盒中之扇隨軸而轉，則由槽入盒之水，隨水扇而入於通水之筩矣。柱之轉愈急，則水扇之搧力愈壯，故水之來也，可以由近而及遠，可以由低而抵高，以閘底横衡之水力，運閘面流過之水以通於都邑，以供闔邑之食用，而納其稅焉。於事爲便，於用爲利。……

六月二十日

乘火車西北行四百六十餘里，至尼雅嘎爾。……尼雅嘎爾上游小島有設水機造紙者。紙以細草、白麻、廢布爲質，先煑草使柔；次洗麻，洗用滚機使淨；次舂布，舂用碓機使爛；三者皆去其滓，而取其精，如粥漿，注於淺槽，接以細羅，下有微動機以滚之，使之漸而進也。又接以細簾，下有鼓機以顛之，使水滴下而漿漸乾也。又接平簾以挂之，而下有熱機以烘之，使質成也。又入鐵滚以軋之，使紙光潤也。滚旁有淺立刃，就便裁使邊齊也。盡頭有横滚軸，軸身有斜捲立刃，裁紙使斷也。人接斷紙，垛之使齊，而每垛若干張包之，匣之，而販運於四方，紙工畢矣。自煑草洗麻之後，皆水輪機之轉，相銜相制，聯絡一氣而爲之，工省料精，貨佳而利厚矣。

六月二十七日

往波芾斐觀樓倉，倉建河干，高七級，於五級樓上設吸米方筒，自樓垂於米船之倉，如水田所用之蜈蚣車。車上建吸機筒，車隨輪機而轉，則捲米如吸水。筒上口接量斛，斛如鐵釜，而漏其底，旁建洋秤，秤如數則止上米而揭其漏以入倉，復抵其漏以接米，一時可收萬六千石，無搬運之勞費，空其樓之上下間而存米於中，無氣頭廒底之傷損，誠倉儲之善術也。往返一百四十里。

……鐵工爇火煉生鐵數千斤於大鑪，則難爲槖籥，乃即以爍鐵之火，蒸水入於輪機以運大風輪，又使風入於籥以吹火，則是循環爲用矣。鐵熱，入於軋機使成塊，入於滾軸以成板，入於擠機以成條。方尺之鐵，滾之則爲方丈之板，擠之則爲數丈之條，勻淨無疵，使他工終日運錘成風以攻之，百不及一矣。軋機加重法，層累而下之，其力之遞加也十百，以之軋熟鐵如泥土矣。滾機軸如碌碡，平面而長，擠機軸身有凹渠數道，或方或圓，由麤而細，各適所用。兩軸橫列，上下相依，如欲擠條，則推鐵車運赤鐵段於軸旁，數人以鉤鉤起，撞於兩軸相依之孔，機動軸轉，由此入者，由彼出矣。再入再出，由麤而細，頃刻而圓勻直淨之條成焉。若修火車鐵路之工字條，即用工字凹形之鐵軸，同此擠法。條成而長者，則平地有鋼齒輪鋸以截之，故美國修萬餘里之火車路，費雖鉅而所省者多矣。往返一百四十里。

七月初八日

觀堪布里支之觀象臺。臺上圓屋活板，開閉視所用方向，中支木架，架裝顯微鏡，以窺日光，則曳其板以對日，由鏡窺之，則見日光之色如虹，黄紅紫綠之色，較然可分，各色中又各有烏絲界，匪夷所思矣。或日爲兩間光氣之大本，凡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無不秉其光氣。然天行雖然不息，生物雖然不測，而軌度寒暑，千古不忒，飛潛動植，厥類維彰，是必有其變易中之不易者，今目遇之而成色，此日光中所以有較然不紊之烏絲界歟。

七月初九日

觀拉林斯織布作。其火輪機運長軸，由拉皮，以管數千織機之用，大略與織氈同。惟拉皮所管

大軸提綫、小軸穿梭之法，則由大軸輪靠兩邊繫繩，上挂於提綫之網，輪邊轉而下，則繩牽網而起；輪邊轉而上，則繩放網而落；一起一落，而經綫提矣。小軸之能穿梭者，織機經絲之下有直軸，擔以横木如天平，衡梁十字中心，貫以立條而下出，其横木如織機之寬而長尺餘，横木之外安立板向上以攩梭。拉皮所管之小軸，旁有齒輪，其齒與下出之條相值，小軸一轉，則齒撥垂條，而横木爲之一偏，梭繫木端，旁有攩木，横木端，遇攩則自撞而回，而下，軸又轉則又撥而往横木，一往一回，則梭隨之皆自撞於木端立板之上，而緯綫穿於提綫之間矣。至於每穿一梭之際，又有緊緯之篦，則又有拉皮輪機以隨之，應節合拍而不舛，至大小兩軸之一提、一穿、一緊，又皆統於大長總軸之轉，故一織千數百機往來上下，從無一絲之紊也。

凡監織，皆女工，監者但視其或有跳絲斷綫，則停機而理之。每工日洋元一枚，然偶有耽誤，雖作工者千數百人，總司者能坐於一室而知之，乃以語使者而炫其奇。使者曰：此屋有通信綫機，何得不知。司事者詫之，即於壁上所設之機開而示之，則其中如蛛絲密網數十百條，蓋之則其面有表鍼，無論何機一停，其鍼即轉於停機之數，織機編有號數也。旁有洋人，屢爲首肯，蓋信使者之諳於事也。又與之約計作工，可一人兼十五六人之力，司事者言：若幷染印工，可得二十人之力焉，眞可謂之「用力少而收功多也。」往返一百五十餘里。

染印亦用機器，係以織成之布捲於大軸，扁如車輪，前軸轉而放，後軸轉而捲。大軸周圍設小印軸九，皆統於大軸。先以一小軸言之，凡印花皆一段，周而復始以接連之，故小軸用熟銅質鏨花其上，使花樣周圍相接，其徑均六寸長如布寬，邊有齒，齒鉗於大軸邊之齒，小軸下懸色池，活軸

下墜，但使小印軸經色池而過，霑色以印於大軸所捲之布。小軸管於大軸外之圈，圈管軸頭，使不移動，小軸隨大軸之轉，以齒相鉗也。大軸外有九小印軸，小印軸下有九顏色池，則是大軸一轉，而九色陸續一氣印成，非若他工每色一板，每板一換色，尙有花樣參差、顏色不齊、出而難售，徒勞工而費料。此法大致似印新聞紙之機器，而更覺聯絡有致也。聞此作房，作工者男女二千餘人，若每人可兼二十工，省三萬八千工，故洋布由東洋水陸運三萬餘里至中國，而獲厚利。是由利心而生機心，由機心而作機器，由機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貨，以炫好奇志淫之人。

七月十四日

觀包士頓造船廠。其中惟礮臺船爲堅頑耐戰之具，其船鐵皮數寸二十餘丈，船面前後設鐵礮臺兩座，中間氣筒煙筒硬圓玻璃數處，別無設施。船尾設暗輪，艙中設火輪機，暗輪進退較爲捷便，臺式如圓屋而頂稍高，鐵壁四五寸，屋徑丈二三尺，中設二萬餘斤鋼礮二，屋有礮眼二，礮口對之，戰時則四面皆可轉發，若敵礮之來子小，則鐵臺屹然不爲動；子大，則臺底中心有軸，臺座中心有臍，軸坐於臍，著重子則隨之而轉。至於船身，既有鐵皮，而船面與海水平，不患過水，而人則藏於艙中，或守輪機，或供子藥以集臺中之事，前後四巨礮皆可旋轉向敵而發，所謂制人而不制於人，蓋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以爲海戰之先鋒，雖有守口之礮，亦不能禁其出入，惟有以暗藏水雷以候之耳。

八月

……至英國都邑倫頓。……

總署咨詢：山東平度州有洋人欲行開礦，囑爲在外料理。適有洋人來議其事，使者告以中國現非不需錢財之時，必欲禁而不開者，豈中國之愚於計而不屑其利乎？誠以無業遊民易聚難散，中國人煙稠密，始見爲利者，不旋踵而大亂隨之。如口外奉天等處，礦匪層千累萬，聚而爲亂，必致大動干戈，兵聯禍結，而無所底止。目前之害，已有明徵，孰敢復開禍亂之端！蓋外國垂涎中國止爲圖其利，而害則不與之相干，故多方鑽營以求遂其所欲也。其人又云：「外國開礦，亦知生亂，則設彈壓之兵以防之，人多則防亦因之而多，是法立而亂不生。」則又告以出礦之地有旺有衰，旺時棄其本業而來者既多，而衰時則此千萬失業之民將散之而無所歸，不亂何爲！從前廢運河之水手亦其驗也。而中國又斷無若美國金山千數百里有金無人之隙地，以供人無盡藏之淘挖也。伊無以答，但云：「此等情形恐外國人不信，自係中國辦法不善。」蓋其意猶欲中國借外國代爲籌辦。乃又告以中國斷不能希小利而開大亂之端也。

十二月

……在法國都邑巴里司。……

泰西四輪車周折靈便者，其前兩輪較小，橫軸之上設磨盤，其臍連於獨轅之後端，是兩馬夾駕獨轅，與兩前輪爲一段，而車身與兩後輪爲一段，而僅轉折於磨盤之臍，是以曲折無礙。今法國火輪車嫌其車身較長，四輪之弗便也，而仿馬車之盤軸，則即可以轉折無礙，而修鐵路者遇山水墊厓之處，亦可以省穿鑿支架之力矣。而客問使者火輪車之利益何如？答曰：「公私皆便，而利益無窮。以公事言之，地方偶有變亂，雖數千百里，軍卒器械芻茭朝發而夕至，可及時戡定，而免蔓延

之患。或水旱偏災，均平轉輸可及時補救，而免逃亡之虞。至於稅課無涓滴之漏，商販無後時之悔，行旅忘馳驅之勞，免盜賊之刦，其利益未可一二數也。」曰：「何以中國不急辦也？」曰：「中國欲行火車將何途之從邪？城池廬舍皆可改易，惟墳塋乃各家擇地而葬，非若泰西聚處而叢葬也。其新者可遷，而數十百年之遠則不可遷，各家視其墳塋之祖父，較泰西天主堂之視天父尤爲親切，若使因修鐵路而可以毁天主堂，亦不可濫毁其祖父之墳塋。若以朝廷之勢力，滅中華孝敬之天性，曰將以牟利也，恐中國之人性未易概行滅絕也。」客無以難，乃曰：「中國有官塘大路，其間並無墳墓，未始不可修鐵路也。」使者曰：「官塘大路終年不斷行人，若修鐵路，又將何地另開官塘大路以待鐵路之成邪？此事或當相機而緩商也。」

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

在法都巴里司，行裝向上行三跪九叩首禮，恭賀元旦。

正月十六日

往觀象臺，觀候星法。天文之學，中國有占有候，而占又本於候，非候無以用其占也。泰西以暹留伏逆爲天星行度之自然，由人目所見之地位不同，故所見天星之形象各異。即孛彗之不常見者，通考所見之時，亦自有其常度，故西人有候無占。中國之候，自古皆仰觀於天，即舜典之在璿璣玉衡也。今西法則候星用俯察焉，其制臺上建屋，圓頂活板，隨所用而縱横啓閉之，僅留一綫天，略如美國之式。候星之法，屋內設立圓銅儀，刻週天度數，屋頂留一孔，對孔設水銀盤，盤値銅儀前之半，預推某星於何時、刻、分、秒當至天上之某度，分秒與屋頂之孔正對，候者考之以時表，夷俟

於水銀盤上，俯而窺之，茲時至，而天上之某星由屋頂之孔下射，影於水銀，則爲時刻與方位相符，是爲一候。所得週天有名之星，皆如此候；其數十百年一週之星，則前人留記，後人續考焉。較之仰觀於天，其事逸，其法準，但西人各家學問與夫製造之法，僅得之時刻流覽之間，無暇與之深究而詳察，未免有遺憾焉。

七月初一日

在法都巴里司客寓。

通綫信以電氣爲體，以吸鐵氣爲用，雖大地一週九萬里，而往返通信，可立而待。電氣者，空中所運無形之火，屬於天爲陽；硃硫所含有形之火，屬於地爲陰；銅鐵能含火性，故火入金鄉則凝而不散，觸而必發。磁石者，自有吸力，皆天地間自有之物，自具之性，而絕非矯揉造作之所能致。西人深體而悟會之，引伸觸長，久而得其用，此用電氣以通信之源也。先製硃硫爲水，注於銅罐，又於銅罐中浸鉛筒，則銅與鉛皆如常在火中之煅，通之者於銅罐鉛筒之邊，各繫鐵絲，爲電氣之根，其罐十數至百數，所通之遠近不同，則所蓄電力之罐數多寡不同。各罐筒所繫之鐵絲，無論多寡，皆歸於一絲，以連於機器吸鐵石之端，蓋電氣易感而吸鐵能通其感，故凡設通綫信皆兩處並設。其吸鐵石之兩端，上下相去分許，無論千萬里皆以雙絲連於兩處機器之吸鐵石，此處一按，則電氣通於彼絲之端則自動，凡幾動，成一字，如空谷傳聲之令，而信通矣。泰西之法大略如此，惟巴里機器，則又於通機之旁，另設傳眞之器，鋪藥紙於機上，電氣傳至，則條往來於藥紙，灼成痕蹟，能與原書筆蹟相符，甚至畫像傳眞，皆可畢肖，則並不慮筆畫多少，難於計算也。

照像之法，乃以化學之藥爲體，光學之法爲用。所謂化學之藥者，西人率以硫礦、餤硝、鹽、鏻等物煎煉成水，以之化五金爲強水，而各視其強水之力，化所能化之物，如礦強水能化金，硝強水能化銀之類。蓋物性有堅疏，藥性有猛弱，其法爲專門之學，不輕示人。學者必納貲若干，始得習而得也。今止言照像之藥，則化以有銀之強水，少滴於玻璃片上，令其浸濡周徧，而仍滴回瓶內，再以淨水淋之以去其火性，將藥片納於夾板，以橫插於照像鏡架之後，鏡架之式如方木箱，橫臥於木凳之上，箱外口有圓遠鏡，坐人於對面，使影隔鏡照於藥片之上，欲其像之大，則推鏡架而近之；欲像之小，則徹鏡架而遠之；一分工夫，乃抽藥片，而又以清水淋之，漸見影現，愈現愈眞，而照像成矣。夫照之之法，夫人而知之，現影之故，則未有能抉其微者，因細繹其故，乃悟凡照之時，必於巳、午、未天光正照之下，而照像之屋，上有玻璃頂，隨時刻方向，或遮、或敞，則其作用全藉天光，取天光照於人身，而以人身所受之天光映入溼藥片，則藥片上之銀性，受天光之明處，隱生銹意，受天光之暗處如故，再以冷水澆之，激出銹痕，漸分濃淡，而像以現。因以此言質之博物洋人，未能反其說也。

……

西人有天船，可升空際，以資瞭望，洩不通之信，非止作奇器炫奇觀也。其法縫皮爲大毬畝許，鼓空氣於中，而掣出炭養之氣，止留淡氣，則中氣輕於外氣，如洸木於水而自浮。毬底繫皮兜，恰受兩三人，俟氣毬浮空，連兜帶起，謂之船者，借稱也。夫空氣而有三名，所謂淡氣者，空中沖淡之氣。其中有養氣，則人物資之以爲生者；常附地，近則有，若離地高，則其氣亦淡矣。炭

氣即萬物之死氣與溼氣，其氣重濁，常附於地。西人既能考其分數，又能離之而成水，合之而成氣。總計天空，氣千分中，有養氣二百一十，淡氣七百七十五，溼氣十四分二，炭氣僅一分之八，是炭氣、溼氣重於養氣，養氣又重於淡氣，故天船所鼓入之空氣，以法掣出重濁之氣，則不能附著於地，飄空而起也。常於巴里見空中有圓如升斗之物，下墜一物如盌，飄空而行，即天船也。然以畝許大之毬，空際止如升斗，眞不啻船如天上坐矣。後聞布法交戰，巴里被困時，即以此物飛空求救，而布營亦以此應之，乃擕鎗擊其毬而落之，則是空中鬥法，幾同小說中神怪之事，而亦千古戰陣兵法之所不及知者矣。（按布法之戰在一八七〇年，即作此記之前一年，是「後聞布法交戰……」顯爲後日所加，非原記所有。）

…………

十一月初一日

在布都伯爾靈羅馬客寓。

十一月初六日

赴俾宮之約，談所經路程。布君年七十三歲，精神矍鑠，氣象雄偉而質直，待人親厚如家常，所居別宮臨通衢，時自樓窗外觀，途人仰見，則免冠而過。又嘗單車一僕乘常車出入，遇者亦免冠而過而已。使者或遇諸途，爲之鞠躬爲禮，則摘冠相答，君民之間相處坦如也。惟其臨陣、在朝，則嚴威儼恪，人不敢慢。

十二月十八日

本處爵紳拜勒司約觀造糖作。作在福爾司地方，其糖乃蔓菁所出，即中國所謂塔爾糖者。其色青白而質堅勁，雖溽暑不解。作場建樓數重，將田間所種之蔓菁頭，以轆轤提至樓上層，由筐傾於長木槽。槽上有水管澆水，下有滾輪送出以洗泥滓，爲一層。隔層有女工，接上層送出之蔓菁頭，切去尖毛，以擲於雙層木盤，轉至盤豁口，以木鍬撮於轉桶。桶如淘河之蜈蚣車，以去淨尖毛爲一層。隔層又有轉磨，磨置於桶中，桶裏磨面，皆有齟齬，如礱稻之礱；上下有口，上口接送出之菁頭，下口出磨爛之菁漿，承以方斗，整而碎之，爲一層。又有連案，分鋪麤布，舀漿於布以包之，夾以薄鐵板，累置於木架，滿則開水機，由兩端而擠之以出菁汁，爲一層。擠乾之渣如豆餅，以飼牛，擠出之汁總承以鉛槽，而分流入於提清之鍋，鍋下有熱鐵筒以烘之，酌入人骨灰，灰如黑膠以理之，則清汁浮而濁汁沈，爲一層。清汁之中，又分次清爲兩等，故熬成之糖有精麤之別，蓋浮者清，而中間者微濁也。清出之汁，分管而歸於總桶之管，分兩層：清者由總桶之高管而出，數管歸於一桶，而流入於熬精糖之鍋；中間微濁者，由總桶之矮管而出，歸於一桶，而流入於熬麤糖之鍋，爲一層。銅鍋橢圓丈許如立卵，周圍大小數管，有流入者、瀉出者、貫熱氣者、放氣者，皆有關捩。又有圓孔如碗，玻璃隔之，自外而窺鍋內之氣泡，以驗糖之老嫩，用熱氣以烘，非以火熬也；烘汁成糖，爲一層。又菁汁既分清濁，清者提出矣，濁中仍有汁在，則用扁方布袋排而隔以鐵片，前所分出濁汁，順管分灌於布袋兩端，以火機轉軸而夾擠之如榨酒，亦歸於熬鍋。至糖汁已成，瀉於大木桶，舀稀糖於薄鐵模如圓筒，而尖其底，即所謂塔糖之形也。每塔中國七八斤至二三十斤不等，支模有連架，模口有捲邊架，孔承模邊，縱橫排列數十百枚，澆汁其中，涼則凝爲糖而色黃。

又澆硫水以洗之，熱機以烘之，乾則潔白如雪，堅硬如石，而運之四海之內，皆食洋糖矣。雖其質色堅白，而味之甘香則弗如蔗糖遠甚。西人或稱其爲煉中國之冰糖所成而昂其價，未有言其爲蔓菁軋水而成者也。其燒鍋燒酒，味劣無香氣，乃番薯所造也。

同治九年二月初一日

在俄都披得爾布爾客寓。……

印度有樹膠，大者如斗，細者如拳，各國皆製爲一切使用之物，堅韌耐溼。今於俄都見其製造之作，先用碓舂之使碎，遂以熱碾軋之，則成厚片，再碾則輭，如和成之麵，以入模，作諸器物。其尤得力者，則以淨膠黏軋於纛紬，爲兵士之雨衣，且能禦寒，而韡則浸水久而不糟，柔韌適體。爲絲帶之經絲，則飲食醉飽可隨肚腹之鼓癟，而不勒。爲溺器如脬，可隨處攜帶。爲酒杯，乾者疊之小可大，輭者扁之屈可伸，其使用之便類此。

四月初一日

在比國比律西都邑伯勒非魚客寓。

四月初九日

比外部官雷尤包勒歐勒邦約往色闌觀煤窰。有本地官滿業里及機器局主人薩都阿那迎候。其處有地窰，掘地攻煤而出之，窰口外有大火氣鑪以運諸機器，器有提輪以提煤，風輪以搧風，水機以拔水，轉機以上下人。窰口之上爲大廈，旁立巨輪，輪繞皮條，其一端繫於輪，一條垂下，值出煤之窰口，以繫鐵箕。箕盛煤約中國之一袋，由窰口至於底約十數丈，輪上所纏之皮條翻上，則提鐵

箕至於窰口，則有人推鐵車以接煤而推出。廈外爲累成之槽，槽中有煤車以俟之，推出之煤至槽邊，揚其柄而傾之，即落於車箱，盈車即運而走，再推鐵車入廈中以接煤。輪上所垂之皮條有二，窰口亦中隔爲二條，所繫之鐵箕亦二，如一箕上，則一箕下，更迭提放，則窰中常有入煤之箕，窰口常有出箕之煤，不致耽時矣。窰中無風，則人悶絕，設風輪如搧車，斜搧入於風口，則窰底有風，而人不悶。地窰深則見水，攻煤者於窰底掘坑，使所出之水入於坑。於坑中置汲筩，上有輪機，軋而激之，則水之入於汲筩者不竭，而機之軋而激之者不止，雖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人之入窰者，直下而墜入，則虛火上炎而頭目眩暈；乃另設轉梯，秉燭而入。初入進木匡中，立落丈許，又過一匡，匡分左右，人有倒換之暇，而不覺其暈矣。凡窰口，每五分工夫可出煤將千斤，然此提放之法，用於地窰則便，中國多山窰，每曲折高下以循煤路而攻之，則此法爲無用。又當於窰口外設火機，隨曲折設轆轤滑車，如引重之法以出之，庶乎亦可用力少而見功多也。

又往鐵廠，觀煉鋼。鐵中之生性，西人謂之炭性，亦如氣中之炭氣，謂其麤而濁者也。去其生性，則堅韌而不脆。其廠建大廈，廈有煉鑪、化鑪，有煉鍋，有熱風輪機，有窺鏡，其中間空處，爲就鍋灌鑄之地。煉鑪高三丈許，甎砌如立覆甕之半，近上亙鐵橫梁，貫於煉鍋之腹如攲器，可以仰而受，可以俯而傾。煉鍋如巨深釜，而口稍小於腹，以之盛鐵汁。化鑪在煉鑪之右，有筩接以流汁之槽，如承檐溜之隔漏。由化鑪筩至煉鍋口，尙懸空離兩丈許，而隔漏接鑪筩之處有活軸，鐵鎔成汁，將槽下口轉而搭於煉鍋之口，拔塞出汁，流入煉鍋，足數則仰其鍋，使口向裏。鍋有夾底，內底多斵細眼，近上有進風籥，籥連火機之橐，機動鼓橐，吹風入於夾底，則鐵汁沸騰而噴花，而鐵

中之炭質出。又爐吹風氣冷而鐵汁凝，則火機所蒸之氣本熱，就以此氣吹之，則無慮其凝。而煉鑪之下，又爇火以烘之，但見鍋中火星噴出，上激於半覆甕券，紛落如雨。煉鑪之左，設架置小鏡以窺火，初紅中白，至純青而炭氣淨。時許鍊鐵五千，可得淨鋼四千五百，以之鑄鎗礮，則細膩堅固，雖輕其體而勝藥力之重矣。向來鑄礮，外模易而內膛難，今西法以煉淨之熟鋼；一氣鑄如柱，而以機器鑽膛，由細至巃，故鋼以渾爲體，故堅而多勝藥力，然舍機器而徒用人力，則不可爲矣。

乘小火船，順末司河至列舍，其地在比律西東北二百八十餘里。

四月初十日

觀鑄礮局。所鑄皆瓦郎兜夫，先鑽膛，後掏來夫。其局內堆積鐵件，如椽者縱橫累之，而見其有精巃之別。使者因指其細膩者問之：「是腦威鐵否？」局官云：「然。」又見大噴礮口徑三尺餘，即所謂蛤蟆礮者，云：「今已不用而廢置之。」問：「其子若許？」答云：「炸子四百斤，然所擊不遠，而未能取準，不如近用之來夫大礮，力大致遠而有準也。」

至非勒非業觀白鉛廠。煉鉛之鑪，縱橫排立數十扁方孔，每孔插入鐵匣，匣中置鉛礦末，自鑪後加煤爇火以煅之，鉛化孔外，承以器，則流其精而留其巃於匣，則出匣置礦而又入鑪以煅之，鉛出則軋片以代屋箔，然此箔非鐵屋架，而亦不勝其重也。軋機如碌碡，轉之由厚而薄焉。

四月十四日

往馬里孟觀玻璃作。其料係稱白鉛礦黃丹水中明砂，共碾成麵入罐中，以火煉之，即黏如膠。所見者吹法非鑄法。聞其鑄法，乃極淸之料，用有邊棱之槽，下烘以火，以精料傾於槽，俟其凝

定，或甎或片，瑩澈可擬水晶。今所見吹法，用烘鑪，對鑪下有甎槽，長方深數尺，人執鐵吹筒，以一端攪黏料成團，入烘鑪烤之輭，適用則吹之成圓泡，入甎槽中，往中擺使漸長，稍硬則入鑪烤之，則又吹又擺使麤，徑七八寸長三四尺則挺放於平案，以紅鐵烙其兩端則開，僅賸長圓筒，細撒煤末筒中，又以紅鐵條入筒直烙之，則裂璺，乃移入烙鑪中。鑪如小屋，下鋪光面鐵底，正門入筒，旁門出片，底下爇火，正門下有曲條活軸，條上曲爲兩偃月形横托，將玻璃筒架於托上，轉條送筒，入於鑪中平底上，筒熱而輭，則以扁條入於輭筒以舒之，則筒平爲片。又以平板安柄之耙以耙之，使片平無凸凹，則由旁門入鐵片扇撮於玻璃之下而出之，片涼硬則積累而入於夾板箱，擠之以草，而運之於各國，謂之洋片焉。往返二百餘里。

湖自奉使以來，於今三年，周歷十有一國，往返十餘萬程。兹幸使事告竣，稍釋重任，而杞慮方深，至各國辦法不同，美則增約，英、俄、布皆有公文，稍資排難解紛話柄，其他則或有答覆之書，或有面談之件，惟法事切中時要，不料時事有變，爲之奈何！

使德日記

李鳳苞

光緒四年十月初二日（葉一上）

晚偕郭筠帥由英國蘇格蘭回倫敦，承准總理衙門咨開：「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候選道李鳳苞著賞加二品頂戴，充署理德國欽差大臣。欽此。』」並接奉王大臣德字二十三號函。竊念資淺才疎，自前年奉李爵相奉派監督生徒來洋學習，雖與洋監督日意格和衷商榷，將在英、在法生徒照章安插官船官學，而勉供奔走，兩載於玆，未報涓埃，方深兢惕；今蒙晉頭銜試以重任，撫衷循省，深懼勿勝，惟有實力實心宣布邦交之誼，矢勤矢愼勉圖應接之方，以期仰副國恩，勉酬知遇。

十月初四日（葉一下）

與郭筠帥商定咨調兼辦英法繙譯之羅豐祿、陳季同隨同赴德。筠帥謂羅則靜默，可以討論學問；陳則活潑，可以泛應世務，再能歷練官常，中外貫通，可勝大任矣。

是日接地亞士行密臘信云，委辦天津鎗子料件內油漆紙蠟等項，已由斯飛力尼船運往上海，其銅片等於二十日內俱可運竣。又定造水雷艇之雷贏廠鐵脅已全，請往驗看。

午刻與羅豐祿訂同干南街柏敎習之兄伯次到彎斯瓦士車場上車，過窩得祿德，又換車。是處鐵

道紛歧，多如蛛絲，爲往來衢道。柏次曾到兩次，尙有迷途之慮。旣下車，芳草平蕪，大河前横，即倫敦達眉江之上游也。渡彎斯瓦士橋沿岸左折百步到留嬴廠，主人迎，廠僅數畝，木棚圍之，前臨江干，板屋四間爲繪畫書算之處。工匠不過三十人，汽機唯八疋馬力者一具，下具四輪，可以曳走，計値英錢二百五十鎊。沿江灌叢中支搭鐵棚，高架小艇五艘，旁置鑽刨等機數事。其江干繫有長五十尺之小鐵艇，加風扇以助火力，艙面不全用鐵，未裝水雷機架，蓋可懸諸大船以備巡探，而非專爲水雷設也。棚中五艇，一長九十尺寬十尺半，値五千鎊，亦英海部所定造也。一即天津所定造，脅骨已全，而僅布鐵殼，兩片脅骨相離爲十九英尺半，龍骨脅及外殼全不鍍鋅，詰之，則檢出柏敎習原信本未指定鍍鋅。主人云如須加鍍，加費百鎊，展限兩旬而已。原約內但須加漆，且廠中無鍍鋅爐灶，脅骨已合，亦難再卸矣，遂交第二批價。其餘三艘皆暹羅國家定造之遊舫，配合旣全，將復拆卸運寄暹國門合，大者長六十三尺寬八尺三寸，小者長三十七尺寬六尺六寸，價不過五百鎊，每點鐘可行十二英國旱里，蓋留嬴習船藝無餘貲，年才二十餘，交游亦未廣，因僦片土集一近支棚以冀招攬日廣局面日宏而已。

十月初五日（葉二下）

洋監督日意格及文案陳季同、高氏耶自法國來，商議肄業生徒及支發經費，又商定季同隨同赴德，仍兼辦肄業文案繙譯事件。如洋監督有倉卒須譯之件，可就近令馬建忠代辦，並將洋監督肄業文案雜費每月以四百佛郎津貼建忠。

是日黎參贊庶昌暨使署各員設餞。又偕郭筠帥謁駐英德使閔士達，筠帥告以李某將接劉任。閔

使曰：「劉君尚在柏林耶？」鈞帥曰：「得毋貴國人不喜？」閔使曰：「非也，但劉君意氣似塾師耳。」鈞帥曰：「未知貴國喜李某否？」閔使曰：「李某似武官，予亦武官，武官乃敝國所重。」且云：「此去所過關卡，須帶路照，方免查看，送行時當奉上也。」遂別。傍晚造門投刺，且送路照。

十月十六日（葉十一下）

接上海劉道臺電報，詢守口水雷之電線價，當即函詢英德大廠。是夕送劉京堂至漢奴乏車場，令慶常隨往馬賽。

三洲日記

張蔭桓

光緒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卷一，葉九上）

午正，行一千零九十四里。粵人甘霖操卄業，客金山垂三十年，陳弁導之來見，述金山今昔情形頗詳，所營金礦，以水機淘洗，事半功倍。因舉萊、莒礦事詢之。霖言金山無此佳礦，惟須經理得宜。渠九月回華，因許以薦往山東礦局。

三月初六日（卷一，葉十二上）

前美使鏤斐迪來談。前在中國時，所辦各事多中理，中國前派學生來美學習，渠與有力，至今李傅相猶通音問。又言何天爵頃已赴華謀辦鐵路。又詢前日登岸情景，痛詆稅務司之謬。……

三月初十日（卷一，葉十五上）

觀鑄金銀局。該局近以銀錢滯消，只鑄金錢，大小不一，模式尙佳。午晴。答拜鏤斐迪，茶話良久。詢以：「前年何天爵回美，願爲中國借款，與汝相商，何以無成？」鏤言：「爾時中法方有事，我亦因病赴他處就醫故耳。」歸寓，寄山東礦局書，薦甘霖。……

四月初二日（卷一，葉二十五下）

德使殉路灣士利本來見，詢中國鐵路事。申初答拜百賈，年八十一矣，客粵最久，以醫為業。業崑臣之役，却在行間；此時歸老故鄉，不談往事。坐中縣前粵撫黃石琴小照，又什藏故粵督者介春畫像；陳設器物多粵中佳製，外縣陳副憲映相，亦舊識云。

四月二十二日（卷一，葉三十二下）

燕梳兒槍廠人路連扶路來見，云與蒲安臣舊識，曾將製造槍礮諸法交蒲安臣轉達中國；不悟蒲安臣遽歿，此志未伸。現製新式槍及氣礮，大可適用。許以得暇往觀。

五月三十日（卷一，葉五十下）

英使威士來談，攜示煙臺條約之續訂者。此間已得曾劼侯書矣。英使又言前在鉢倫，與華人相處甚歡，鴉片亦戲為吸食。詢以美國人近多嗜此，而美不禁何也。英使言歐洲婦女亦喜嗜之，但製如藥丸裹糖而食，非如中土之精。

李傅相曩言銀行章程美國最善，屬覓精本。頃承彌堅地見惠，擬即寄津。傅相欲創設銀行，朝論多不洽，申報所刊浮議滋甚。蔭桓上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對，曾蒙垂問及此。初不知傅相建議，因奏言此事有真資本，又任用得人，可以周轉；反是則大有流弊。續謁傅相，謂此為富強要義，行年已老，來日苦短，須為公家濬一利源。用心良苦。客有進言者，請將地丁、鹽課、關稅、釐金四項稍釐剔，丁鹽正供仍循向章，由司解部，不收銀票；稅釐兩項專隸銀行營運，戶部每年只收銀票三百萬兩，隨收隨放，戶部不存留票紙，不致駭人聽聞。傅相未置可否。

八月初五日（卷二，葉二下）

……派仲蘭、震東赴蒲拉夫頓士機器廠查察滬上織局所購機器。

八月十一日（卷二，葉五下）

震東自勞倫回，查得織局所購羅未爾機廠棉花機器五副，紡紗機器八副，紡綫機器五十二副，焙綫機器一副，士顛鐵筒七捆，漿鍋一枚，壓布機器一副，展埽棉花機器七副，繞綫大鐵筒二十條，織三尺四寸闊布機器二百零四副，每副每日能織至四十碼或四十五碼。又織三尺八寸闊布機器九十六副，每副每日能織四十碼或四十五碼。摺布機器一副，零用器一箱，共計馬力二百五十四，每日需煤五噸，共銀五萬七千五百三十八元，分裝七百八十箱。係光緒九年定造，並未交價。該廠現欲轉售，震東此去，往返均夜行，尙不爲埃黨所窘。

蒓浦約一西人墨兜穎來談銀行事，多未中肯。余告以國家銀行之設，要在裕國便民，又能顧全商本，斯爲近之。中西情形不同，非可膠柱鼓瑟。

八月十二日（卷二，葉六下）

蒓浦送至烏希濆豁泥槍廠，主人候於火車房，偕赴該廠，遍覽所製槍，無甚新異，多就林明敦舊槍改作，槍子仍用中鍼，視舊槍不加捷，恐銷售不多也。又新改一槍三運手而出彈，槍膛內別綴小鋼筒，亦可多儲彈子，連環六出。近日兵槍之最快者，仍就舊槍改作。原製名曰哩槍，中國有購者。今春涂經金山，曾見之。今豁泥又加意修改，且欲以李傅相之名名之。西人製器多取聞望素著之人以爲名。閱竟，同至温遮士得廠。主人避暑出埠，只觀槍式四種，未及遍觀機器。該廠原於兩月前函請往觀其所製槍，又久已運銷中國。惜主人他出，闕融洽之趣。

時已未正，豁泥約在客寓午餐。申初仍赴火車房候車，申正起程回烏約。蒓浦送至車上，展輪而別；見贈羊豪十管，皆純淨；又假四庫提要一函，駢體文鈔一函。其他書籍，縹緗滿櫥，無甚陋本，蒓浦曾舉半以贈哈富書院，欲西人傳誦云。

九月初六日（卷二，葉十五下）

重核織局機器數目，咨送北洋。又檢舍路的欽巴損失各案，交進齋清釐，備譯洋文，與外部商辦。

九月二十一日（卷二，葉三十二上）

李傅相九月初四日書，以余所辦均得法，並屬厚結科律師。又言俄高私約，悉屬子虛，已奉明訓，當益謹侯度。又郵政局事，總署尚未深信；銀行事則議者紛然，尤不敢著手。

九月二十五日（卷二，葉三十三上）

美前總統亞大歿於烏約，現任總統及外部諸臣並往會喪，各部衙門懸孝一月，弁兵持服半年，尚不忘舊君也。各國公使惟墨西歌親弔。余以華人近為美國苛虐，特沿彼族之例，賻以鮮花，函唁其子。前年增修限禁華工例，亞大曾與議員折駁，尚非不顧邦交者；虮蝡至今猶懟其所駁為不然。

旗昌士蔑德自滬回美，偕福士來見。詢以吾華商務，士蔑德言今年業茶者尚不喫虧，惟西商轉運外洋則大損。又言招商局生意尚佳。中國宜用小輪船運貨，獲利較厚。曾至臺灣謁劉省帥，擬接辦鐵路無成。福士歷言前在粵中境況，頗念伍怡和之情。又擬招同曾往中國各商謀一歡叙；余以微痾未痊，謝之。

十月十六日（卷二，葉四十一上）

發總署第十三號包封。英使來詢中國書信局事有無成議，當答以頃接北洋九月書，略言其事仍無開辦之信。從前稅司赫德曾設華洋信館及驅撥處，此係暫時試辦，非如外國郵政章程。日前晤外部，曾言據田使書，欲設中美信局，自舊金山以達上海，究不知已否定議。因詢以印度洋藥有無過火，答言不甚了了，允代詳詢。告以域多利華商煙土爲金山稅司扣索每磅十元之事，並將電飭領事辦法告之；英使深以爲然。又共論美總統所諭議院文，且及銀價各事，屬並繙譯戶部報章，謂極緊要云。

湘浦來電，集捐直賑千元。秘魯華商今年倒場二十四家，現正艱澀。佛山萬善堂捐得一千三百餘元，已極費力。中西學堂須明春乃能開辦云。聞仲蘭得子，特與致賀。張弧月日，仲蘭亦未詳，遠道音問之難如此。

十二月初十日（卷二，葉七十六下）

總署知照，吏部文開，光緒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奉旨：「張蔭桓補授太常寺少卿。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拜發謝摺。

同日得李傅相函，論小呂宋設領事，宜請香帥派員，籌慮周密。惟此案七月十九日欽奉電寄諭旨，飭與日外部妥商；而外洋通例，惟公使有選派領事之權。且各省疆臣無徑達他國外部之件，似粤督即能定人，亦須此間委派；否則總署行文作爲署派，庶不爲彼族所拒也。擬再商之傅相。又言「吾華刻無需人之處，格總統長子投効之請，可婉却之。」又言「槍廠以賤名名槍，憶曾文正鄉居時

喜衣灰布袍，鄉里效之，名曰曾布，茲以李楦爲對。」不禁軒渠。

德兵官丕艾哥士奇來見，滬上舊識也，今春復於粵中遇之；承送閱鐵礮臺圖式，海口頗宜，粵中以款絀未與商。渠自華來美，亦欲謀礮臺之業。自言曾於津門將各圖式面呈醇邸，此中奧妙，一覽便透悉，實深敬佩。因面求隨侍至旅順口礮臺，晤瑞乃爾，仍當教習差使，薪水優厚，境況尚佳云。

光緒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卷三，葉五上）

賀壁理來言，旅順口近雇法人承修礮臺，法日報謂該口地勢險要，孤拔所不能到者，近則一商人肩其任云；言亦誇矣。又言曾劼侯近著一論，叙述中國自強之意，語甚透闢，宜購此書備覽。又述赫德誇美總署近政。又言香港煙土事未成議。頃將挈婦往鳥約，有一月之別，特來長談。賀壁理爲赫德高足，西人之能者，余以總署舊識，亦厚遇之。

正月初十日（卷三，葉七下）

……得盛杏蓀書，言織局不難於集資，難於得人。託詳查丹科手藝。又請代物色礦師，因黑龍江商辦金礦，欲得良工指導之也。又書言中國宜自鑄銀錢以塞漏巵，製內河小輪船以拓利源。……

正月十一日（卷三，葉八下）

科士達偕總兵魏森禮來晤。魏本津門舊識，客冬又於鳥約遇之。此來爲言比得招商局電詢火車辦法，欲自大沽築自新城，自新城至紫竹林，商局自辦，余叩以金礦師有精良者否？魏言數日前曾爲北洋物色煤鐵礦師一人赴華，金礦亦可兼也。余告以開金之地在黑龍江省，舟航不通，須由陸路，

恐西人不便。魏言西人在華乘車亦不覺苦。

正月二十日（卷三，葉十九上）

……亥正，赴勞令公會，有礦師阿希晉，在津承閱開平、平泉各礦，深爲歎賞。爲言吾華佳礦甚多，惜未開採，頗以客華日淺未及遍覽爲憾。

二月十二日（卷三，葉四十三下）

使館居停士雕鶻來晤，新舉上議院議紳，從西省來也。欲中國爲購此屋，索價十五萬元。士雕鶻以開礦致富。與談礦務，云礦師甚不足靠，如須尋覔，可薦之來。余屬以遇便留意，不必專薦，視其技能何如再定延雇耳。士雕鶻又言華人之業礦者大有能手，礦上之事優爲之，礦內之秘則土人禁不使窺也。中國開礦不如擇此類三五人回華辦理，當有明效。曩因盛杏蓀託覔金礦師，故詢之；復山東礦局書，遂詳述此事。

二月二十三日（卷三，葉五十二上）

昨檢同治七年中美續約，校閱志克菴日記與總署刋本間有一二字脫漏，然大致不差；且每條詳疏命意，惜美廷不克遵守耳。克菴此記，詳於各國製造船械、槍礮、農具、金銀、自來水、煤氣燈及織造氈毯、布匹、綢綾、樹膠器皿，記載精細，若併算法而引伸之，裨益較大。惟礦務不甚推求，其時中國方以開礦爲罪，故不願考究。所載比利時海口礮臺，特詳其式，守國有險，復建此臺，庶幾可以自固。克菴駐法，正當津案搆釁時，法人頗有仇視使者之意。記辛未之冬，余在鄂晤孫稼生，述法兵敗挫，臣民離散、土匪搶掠之狀，視克菴此記爲詳。然此種劄記，總爲有用之書，足資考據。

溯克菴來時，度金山附船至巴拏馬換船抵烏約，水程多閱兩旬，當日金山至美都尙無鐵路。自蒲安臣之約立，華人紛至傭工，然後鐵路始成；乃鐵路成而厭惡華人之釁起矣。今昔情形不同如此。

三月二十八日（卷三，葉七十二下）

格總統長公子來展別，詳論火車、銀行兩事，爲言中國現銷墨西哥鷹銀，係英商以中國暢銷因而仿照，非墨西哥物也。叩以「仿造他國銀元不悖公法否？」格云：「不悖。但能悉仿成色不僞，雖美銀亦不禁人仿鑄也。」……

四月十二日（卷三，葉七十八上）

竹簣函訂兩點鐘訪法外部，屆時來寓同去，因早餐以待。遂偕希九、仲蘭、震東、法文參贊慶藹堂同去外部，規模華麗逾於美都。其部臣福魯昂，才器似遜虮蝢。握手後，告予以「中法之交從此益睦，恭思當駐華係了事之人，非生事之人，所辦必能相得。」又言「中國如此大國，必須有鐵路以轉輸，微聞近已創辦於津門。」余答以出京後便不知鐵路消息。竹簣告以商約聞將妥訂，又謝其安頓游藝諸生；福魯昂謙讓不置。

六月二十九日（卷四，葉六十二上）

閩廠學生分往英、法學習水師、製造、律例諸務。寓法者，周子玉已帶見，多有可造之材。其寓英者，始在水師學堂，續送入練船，藝益精進。而外部頗喫力，劉芝使數次婉商而就，欲再往水雷船，則外部難之，以練船原不准他國人往看。中英誼洽，旣允閩廠學生就學，日本則援以爲請不能不允，設俄亦以爲言，則大費周折，俄之眈眈，各國共知見者也。水雷船之不能就學，蓋事勢所

不得不已者。芝使又言今年英后得位五十年之慶，奉旨致賀，并有國書須親遞，又寄贈珍玩各物，內磁器兩件，涂次摔壞，頗費躊躇。余勸以權將使館所陳設者補足此數。芝使沈吟久之。余謂爲期太遲，若電請續寄，至速亦須三月，且能保舟車搬運必不再摔乎？但將碎破原物寄還總署，聲明自行補足。總署既不疑使署託辭更換，且省却無數周折。設余遇此等事，即如是辦理，似無煩籌慮也。芝使頷之。適海軍派來圖南兵船爲新製快船之先導，閩廠學生旣可相觀而善，帶寄什物亦復妥便。

七月初六日

……閏四月二十日，欽奉硃批，欽遵轉行。又得署咨，奏定派員游歷章程，議復御史陳琇瑩請設算學科及游歷之員應得京察升轉并製器、汲井各事，又奏定英、法、德、俄兼使一摺，此皆總署近政也。總辦成端甫函寄代繳蕪關賠款掣回內府實收，又述近與日本修約，添敍球案作爲未結；又抄寄考取游歷員單共二十名。西行數月，美署一切如常，進齋之力也。

七月二十日（卷四，葉七十一下）

山東寄到通伸岡礮臺銷案，又了一重官累矣。此臺創建於光緒二年丙子，告竣於光緒四年戊寅，共費八萬金；公款不足，丁文誠墊萬五千金，余墊八千金。此臺略仿西法，工竣恰十年，堅固矻立，曾撥練軍駐守。論者猶謂形勢非善，不知當日原奏尙有埰山、八蜡廟前敵兩臺，以無經費無從舉辦。又臺成無礮，亦不能爲東海屏藩，可惜也。

九月二十七日（卷四，葉一百七十上）

……鐙後，挨林士偕礦師谷士來晤，云自華回美，曾於光緒八年往閱直隸、山西諸礦，盛稱山

西煤鐵之佳，強於倭產；五金之礦亦富。叩以「但閱礦苗能定此礦衰旺否？」答曰：「無論如何礦師，無此識力，惟視開礦者運氣而已。」挨林士近習中學，求薦一人指導。余詢之進齋，亦慮中西文字融會爲難。

十一月二十四日（卷五，葉二十二下）

……蓬雲電言：韓使廿一日起程來美都，其在金山時，僅與倭領事一見，其於蓬雲則名刺往來而已。適得北洋咨會，與朝鮮往返文牘。本日得恭振夔書，鈔寄漠河采金、呼蘭墾種奏咨各稿，又略述俄界情形，前任所立犂頭尙須查理，現派李金鏞踏看漠河金礦，遂及界務。又黑龍江電綫已成，惟商電絕少，祇官電往來，恐不敷經費。又欲余代覓礦師洋匠，一俟北洋商定，即便電達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卷五，葉三十七下）

……天津託雇鐵路華工，務選好手。領事竭力勸導，華傭乃舍其現成工業，承召回華。所訂合同，月三十金。現聞抵津後，爲洋匠所忌，總辦竟減華工半價，諸華工乃進退維谷。余於此事甚願贊成，實欲華傭知中國可以謀生，不致久留異域，當時川資一切均係墊給；不料此輩回華後，津局頓忘招置之初意耳。東礦招雇三人，聞尙得力，且不爲洋匠所抑；祇機器力小，尙未大有所獲，然礦則良佳也。金山義學、醫院各事漸有頭緒，華商年來生意仍窒，華工則各有起色，游手之徒近皆執業。

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卷七，葉六十七上）

滬局包封遞回摺片，欽奉硃批，欽遵咨行。又吏部文錢廣濤加贈知府銜，廕子入監讀書，六月

期滿以州判註選。

又李傅相咨會北洋海軍章程，內多酌用英國法，仍以憲廟軍規爲依歸。旅順、大沽兩船澳次第工竣。威海衞爲提督駐紮之地，規模井然。國旗長方式，尤壯觀；海外旗式亦擬奏明仿製也。提督旗本畫錨形，刻乃繪龍。其與外洋使領各署有關涉處，摘錄分行備案。中國海軍之權輿從此加拓，武備日彰，足以威強鄰、甸藩服，誠當今之要也。

近聞西藏事，升竹珊客冬十八九日到納東與印度官會晤，惟如何息兵停戰、勘定界址，尚未定耳。

二月十五日（卷七，葉七十一上）

……北洋形勝，威海衞島嶼環拱，天然一水寨也。乙亥籌防之初，東撫丁文誠欲就此爲水師之基，飭余赴津商李傅相，以山東獨力難支，俟北洋餉力既裕乃辦。山東自爲計，宜先在煙臺築礮壘，所以有通伸岡之役。茲北洋海軍以威海衞爲提督駐處，仍前議也。

又大連灣爲奉天口岸，利泊鐵甲大船。庚辰夏，俄事齟齬，赫德告總署，以俄船悉泊於此，語甚緊迫。時樞廷欲得大連灣所在，亟詢山東。余告東撫周福帥曰：「此奉境也。」福帥疑焉，檢洋圖質之乃信。此皆北洋要區，近已次第經略矣。

二月十九日（卷七，葉七十三下）

外部照會，每禮拜四在署候晤，略改前規矣。格蘭忒竟使奧，則華席當屬何天爵。聞美之富商，咸擁戴使華，冀謀銀行、鐵路，爲之說項者實繁有徒，總統恐不能不俯徇衆情也。……

六月初六日（卷八，葉三十一下）

環球之民傭赴他國，咸謂華人最盛；近奉使海外，始知德國無業之民散處覓活者亦復不少。甲申，法越之役，駐德使者聘德國二十五人抵津，時和局復議矣，仍略任以教習等事。乃縱酒任性，至於訛賴；及遣撤，且大費力。固知徒采虛聲之無益，且選募不問賢否，不旬日而德人可千萬也。

六月初九日（卷八，葉三十三上）

金山華商黃秉常等擬集貲四十萬回粵營辦電鐙公司，以杜火油之害，命意良佳。所呈清摺，尚無訛謬，當爲咨商粵督。……

六月二十五日（卷八，葉三十九下）

總署咨回二月摺片，欽奉硃批，欽遵咨行。又美都集議航海會，總署照赫德稟呈，即派理船廳美民畢士壁赴會，閩廠學生附焉。招商局建議以航海章程本極齊備，只增舵尾汽筩便較周密，口號則仍舊，強於翻新，援德船近事，兩船相對，口號新舊不同，遂致碰擡爲證，不爲無見也。畢士壁請假回美，迄未來謁。既不悉其住址，又不知洋字姓名，須接晤乃能照會外部。借才他國，實事求是而已。

七月十四日（卷八，葉四十七上）

英、法海底鐵路議而未成，中國之談鐵路者已洒洒千言，記其行度，誇其製作，以自矜博洽矣。

七月十六日（卷八，葉四十七下）

年來中國取則西法，十擲未必得犍；而假西法以愚中國者，又類市人駭虎。

德人瑞乃爾曩在煙臺敎習水師，甚得力，東撫爲請三等寶星；旋往旅順口礮臺，仍當敎習差。近日請假回國，并攜學生數人前往德營配練，當更有進。德法之隙終有報復時，德人備之甚周，且慮法與俄合，因與意、奧聯盟，近又兼約西班牙，無非厚結聲援之意。

七月二十三日（卷八，葉五十上）

香帥電：「華商來粤，試辦電鐙，便民，甚好，已咨復請飭該商速來粤。之洞現調湖廣，如在漢口、武昌設辦亦佳。」當復以「遵電轉飭。移辦武漢，容籌復。」

七月二十七日（卷八，葉五十下）

金山領事稟：「電鐙公司現舉李榮邦，八月初六日回粤投文，擇地設廠。黃秉常購機器，須十月乃行，並請續辦武漢，乞迅給咨，」等語。李榮邦即李篛雲，八月回華，其意早定，不因電鐙而去。即復以「務求實際，毋蹈東礦窠臼。」

八月初六日

船政派定第三屆出洋肄業學生五品頂戴千總陳恩燾、五品頂戴生員賈凝鼇來美會議航海章程，不知赫德派員何時到耳。

八月十七日（卷八，葉五十六下）

周子玉稟報學生陳恩燾、賈凝鼇來美之期。前日已接來電，當照會外部可耳。即分別批答。予豫今日不能到，詢諸輪船公司，先兩日開行之船亦未到。

十一月初八日（卷八，葉八十九下）

六點鐘起船行，兩岸曲折而狹，口門之山可守越，乃不善經度，深可痛惜。曩在巴黎，有新會人李林游學法都書院，習語言文字，知余抵巴黎，特來見。自言乃父李佑宗賈於西貢，求寄語平安，託帶一書，頃八點鐘抵岸，飭陳勝送去。李佑宗即駕車來迓。至其家，樓房寬敞。希九適患足疾，又爲求醫藥，備極殷勤。與詢越南情形，甚熟悉。現在越南自治者順化十二省，法人攫去者東京十三省、嘉定等六省。西貢提岸，嘉定屬也。越之精華在東京，刻仍無甚生發。法廷歲輸東京銀五百萬元、西貢銀二百四十萬元，如獲石田耳。法近擬開建鐵路，自河內而諒山，意不可測也。西貢一隅極力經營，如花園、戲館、架非館皆備。其爲地方謀者，則建橋梁，疏溝渠兩事，育嬰堂、學堂亦具體而微，教堂則入者主之而已。越南人進教，東京爲盛，以進教則教堂之利益視平民遠勝也。東京十三省土著約千萬，順化十二省六百餘萬；嘉定等六省僅百餘萬、徒有省名，生齒不繁。法人全力注於東京，西貢則現兵不滿千。時有三兵船自衛，實不足以固圉。西貢出口無他物，祇米爲大宗，又非外國暢銷之貨。此地商務决無起色，口岸决難增勝。以法國割付德國兩省衡之，損益不可以道里計。土產有鹽，價甚賤，將謀運銷星駕坡，久恐充入中國境，是當預爲之防。李佑宗又導游園亭及法兵官署，觀飛走之屬，有熊象極馴，可喝令跪拜轉側，但予之食輒隨人指使矣。法兵官署外，越人古塚，法並不毀，留以飾觀，林樹茂密，花卉却鮮。孔雀甚賤，一頭只值兩金。晚飲佑宗樓，有星駕坡華商陳某來述星駕坡拐販人口及舟中謀財害命各事，爲之憤懣。予與曾爲言之，特不如是之詳，歸日當與粵督籌商辦法。飯罷，陳某別去，余亦回舟中睡。希九不良於行，寄榻佑宗許。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九日記（卷一，葉五上）

晴。予正進西貢口，舟折而北，西望水面數十里，沙水淺阻，不能暢駛。惟順東岸山麓曲折，緩輪而行，入口里許，半山凹處，有法國兵房礮臺，頗占形勝。寅初二刻，停泊碼頭。自昨午至進口，共行二百三十二海里，由香港至口共行九百十五海里，又行十五海里而停泊焉。土人云，此口有七十二灣，與大沽口彷彿，其盤旋極狹處祇容一輪，法人於此睥睨已久。咸豐、同治間，越南殺教士之案起，法兵艦始往，攻順化不克而退，遂入此口，凡啓釁兩次，割地六省，設西貢總督治之。越南有此險而不能守，宜其弱也。

西貢出口貨爲痲、豆、米、糖、錫、象牙、胡椒、棉花、榆樹、檀香、石油、樹膏、檳榔、玉桂、燕窩，進口洋廣貨鴉片、茶葉，而洋廣貨爲大宗。上年價至洋銀八十萬圓。民奉天方教者（即回教）居多。土人男女蓄髮跣足，女子長衣窄袖，頸足飾圈鐲，喜食檳榔。居民二十萬，內有華民五萬，印度人數萬，其餘皆安南土人。法駐防兵三千，礮兵四百。越兵一千二百。法商二三百人。馬路四闢，洋樓毗連，距此十里，有巨市曰隄岸，粵人貿易之舊街也。土人憚與洋人往來，必藉粵人居其

間，故土貨廣貨薈萃於斯，乃開鐵路以火車載客，每一時往返一次。余先乘馬車往遊大花園，地極寬廣，樹木蒼老，多百年物。廣蓄禽獸水族百餘種，有虎、豹、狨、熊、猩猩、象、猿、貍、狼、羊、鹿、田鼠、山貓、箭猪、袋鼠、孔雀、鸚鵡、鷓鴣、鶴、鷹、鵝、鸛、鱷魚、穿山甲之族。其花木則有木棉、秋海棠、梅、榆、蕉、竹、檳榔之族。

法人自得越南後，以西貢巡撫轄南圻六省，設東京巡撫轄北圻十三省。又設一巡撫，名爲保護越南十二省。而柬埔寨一國，已服屬於法，亦設一巡撫，名爲保護柬埔寨，轄五十州。其原設之西貢總督，則改爲總督四處，往來西貢、東京之間。該總督現往東京。余乃於午後帶那、世兩繙譯，往拜巡撫逮暖。一譯作淡能爾，而法館繙譯則呼之曰達大人。逮君先遣其武員以馬車來迎，復導游花園及總督署，然後與逮君相晤。須臾即來答拜，各叙談片時而別。逮君人頗誠愨，惟接任未久，不嫻外務，並未聲礮相迎，爲失禮焉，余固諒其非有意慢余也。

戌刻，香山人道銜兼辦招商局務張霈霖以馬車迎余及參隨等赴隄岸美南樓聚讌，述西貢近事頗詳。霈霖字沃生，居西貢三十年，以商致富，有十子，兩子已舉於鄉。沃生爲人誠篤，款中國過客尤殷摯云。

西貢在赤道北十三度十三分，北京西九度十六分，進口港與瀾滄江一名考龍提江平行，相距甚近。西貢在越南舊名柴棍，西音譯轉爲西貢，而越南土音謂柴曰隄，謂棍曰岸，故其內街又名隄岸。有公所五，曰廣幫、潮幫、瓊幫、嘉應幫、閩幫，凡華民五萬，而分居法屬各省者尚有二十餘萬人。土產以米爲大宗，餘則燕窩、魚肚、檳榔、豆蔻等。初法人徵稅凡六項，曰進口稅、地基稅、招牌

稅、身稅、貿易稅、房稅。華人身稅分三等：上等每年八十五圓，次四十圓，次九圓半。出口貨無稅，惟米有稅，每石洋銀一角半。上年出口米至一千八百萬石之多，而鴉片煙稅每年徵一百二十萬圓，酒稅每年收六十萬圓。

柬埔寨有五十州，地約二千里。從前入貢越南、暹羅兩國，在西貢之西，暹羅之東。今法既設官保護，幾已夷爲法之屬地，國王坐食廩祿而已。土產多魚、米、棉花、象牙、犀角、豆蔻之屬。柬埔寨國土音轉爲金波乍國，又因金波之音轉爲金邊國。或曰該國建都金邊埠，因其俗尙佛教，多建高塔，飾之以金，故又名金塔國，亦曰甘孛智國，實即古之眞臘國也。又因地產棉花，土名高棉國，而地圖或訛寫爲高蠻國。由西貢至柬埔寨，輪船二日程。由柬埔寨至暹羅，輪船四日程。

閏二月十八日記（卷一，葉二十五下）

査舊卷乙酉十月總理衙門奏明，自辦理海防以來，一切軍器各省委員赴上海等處購買，洋行旣居奇抬價，或華人居中說合，剋蝕愈多。有以賤價收積年存貨，而詭爲新製者，有賤價販自外洋而浮冒報銷者，若不豫杜弊端，漏巵何所底止。近來船隻、槍礮、軍火等項，購自德、美、英三國之廠居多，此皆有出使大臣駐紮，請令各該大臣就其參贊、隨員內，選派熟悉製造精通汽機之學者，每國一二人，平時常與製造廠講求探討。各省有採買之件，由該督撫籌款，知照南北洋大臣轉行出使大臣，即飭專管此項之員，徑向該洋廠購辦議價，訂限包運來華，尤須出使大臣親驗是否適用，以專責成。並與上海、天津等海口設局驗收，萬一造成之際略伏瑕疵，應由出使大臣親驗時駁回另造。若運送抵華，中途傷損，即由海口驗收局指明具報，或扣付價值，或責包送洋人重修，候南北

洋大臣酌奪辦理。

四月二十日記（卷二，葉十八上）

中國近議就唐山已成之路，逶迤達山海關，入沒溝營，計程不過五六百里。李傅相於恭辦陵差入都時，與海軍總理衙門王大臣商定，具摺奏陳，已蒙俞允。

五月初五日記（卷二，葉二十三下）

湖北織布廠初擬樑柱間架全用鐵料，據英國工師博次廠開價內，生鐵大小各柱及水溜重六百零四噸，計英金四千零三十五鎊。熟鐵大小各枋樑重二百十四噸，計三千零五十鎊。鋼製大小各樑重二百十二噸十四亨德威計一千八百零七鎊十九先令。鐵釘、鐵螺絲重二十噸，計三百四十七鎊。合共需價九千二百二十九鎊，十九先令。嗣改爲彈花房、紡紗房、織布房必須用鐵者始用鐵料，計鐵柱、鋼樑、水溜價合六千七百五十鎊。此價包括彈花房避火之裝法在內。又洋匠德金生自武昌徑電博次廠，託定建造織布廠所需物料七種，合價三千二百六十五鎊。內水溜等件七百九十二鎊，玻璃一千二百四十六鎊，通氣筒一百四十四鎊，火磚火泥三百四十鎊，西門土三百七十五鎊，熱氣管三百五十鎊，引電機十八鎊。以上兩大宗，合共需英金一萬零零十五鎊。又經余與博次廠議減五百鎊，計需九千五百十五鎊。已訂於數月內工竣運鄂。鍊鐵廠做鋼路之機爐，現定可做每碼重六十鎊及七十鎊之兩種拉軸。

五月初九日記（卷二，葉二十四下）

湖北擇定織布廠，地在大江之南，武昌府城之北。城本有護城河，又有河一道，引江水以入護城河，廠地適跨是河之上。向來江水夏漲冬落，其高下相去以三丈六尺爲度，惟二十年前夏逢大水，

竟有較水落時高至五丈六尺者。今廠地擬較二十年前大水所到之處再塡一尺。

五月三十日記（卷三，葉四下）

代鄂省，在柏辣德廠訂定拉散帶子花機器二副，雙軸軋花子機器二十具，及車牀旋竿零件，共價一千四百十七鎊十三先令十本士。又在喜克哈葛里甫廠訂定軋花汽機鍋爐，價一千零十四鎊。又鄂省布廠現改全用鐵料，除前所訂鐵水溜、鐵柱、鋼樑價六千七百五十鎊外，今託博次廠向各廠代訂鐵片瓦、鐵間架等件，加價五千五百鎊。

六月己亥朔記（卷三，葉五上）

泰晤士報云，英屬印度已測量地道，欲於緬甸創建鐵路兩條：一、西路接至茂芝山谷及輕特文江，長九十英里；一、東路撒恩之地長一百五十英里，此路造成，運銷英貨，大有利益。又於厄勒瓦第江謀造鐵路至班馬，似即八募是緬甸中間要地，由此接至太平路𠞊明陽村及雲南。此路造成，緬甸可稱大埠，惟中間有一百里英里山道，爲中緬相連之界，應當設法開通。

六月初二日記（卷三，葉五上）

雲南礦務開辦有年，以相隔甚遠，未悉梗概。今閱邸抄，喜其漸有成效，節錄如左。巡撫衔督辦雲南礦務唐烱奏稱，宣威會澤交界之煤山，已設廠開辦，其餘各廠亦日有起色，距巧家廠二百里之小水井，經公司接濟鄉民油米，俾自開𥗽硐百餘口，數年後可望成一大廠。威甯鉛廠日有起色，現築塘蓄水以備淘洗礦砂，修建爐房以備煎鍊，幷於水城梅花山等處相度推廣開辦。所購外洋機器，尙未到滬。又奏，據公司稟稱：開辦銅、鉛各廠，除巧家、威甯兩大廠外，魯甸、永善、平彝、宣

威、甯州、河西、石屏，凡產礦之區，俱已開辦鉛廠。除威甯州外，又於水城采擇開辦。總計募丁、開銅、購器、僱馬，已用工本六十餘萬金，皆係集股及重慶、漢、滬商號挪借。擬請借發工本，俾趕辦銅斤，無誤京運等情。今已提銀十萬兩發交公司，勒限二年繳還，俾得趕辦京銅。

六月初五日記（卷三，葉五下）

近聽英法官紳議論，多有聯絡中國之意，不復如昔年之一意輕藐。推原其故，厥有數端：一則越南一役，法人欲索賠償，竟不可得。法人咸各斐禮之開釁，恨其得不償失，各國始知中國之不受恫喝也。一則十餘年中冠蓋聯翩出駐各國，漸能諳其風俗，審其利弊，情意既浹，邦交益固也。一則中國於海防海軍諸要政逐漸整頓，風聲所播，收效無形。且近年出洋學生試於書院，常列高等，彼亦知華人之才力不後西人也。乘此振興之際，遇有交涉事件，相機度勢，默轉潛移，庶幾有裨大局。

六月初七日記（卷三，葉五下）

張薌帥所訂鍊鐵、鍊鋼機器及紡紗、織布機器各全副，原議俟鐵布兩廠造成後，各分五批運赴廣東。適薌帥調任湖廣，勘地未定，築廠需時，而布機皆細巧之件，若無廠屋存儲，恐致鏽壞。是以電商薌帥，暫緩運鄂。惟織布鍋爐六座及鍊鐵機器兩批幷築廠物料，業已陸續運送，蓋鍊鐵、織布兩大端若果辦理有效，風氣大開，每歲中國之銀少漏入外洋者，當不下四五千萬兩。惟鍊鐵必與開礦相濟爲用，若數端幷舉，事體宏鉅，恐非一省之物力、才力所易集事耳。

六月十二日記（卷三，葉八上）

查舊卷己酉二月總理衙門會同翰林院吏部議覆御史謝祖源請派員游歷外洋一疏，大略云：竊惟周髀九數，疇人命官。考工五材，庶士分職。班固志前代藝文，於經典外，列叙兵、書、術、數、方技諸略，此皆專門利用之學，聖人不廢。近世士大夫囿於見聞，語及環球各國交際之通例，富強之本計，或鄙夷而不屑道。夫外洋測算，衍自中法；制器相材，原於考工；營陣束伍，乃古者司馬法步伐進退之遺。開採五金，仿於周禮卝人之職；測繪地輿，亦晉人裴秀成法；禮失求野，豈彼智而我獨愚！特中土習爲游談，其平日留心講習者良少耳。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勢，必自游歷始。然各國事理與中國不同，彼藉游歷以傳教者，無論已，其他或默計中裔相通道里，或私繪山川形勢，或考求物產盈虛，或測探煤鐵礦苗，非空勞跋涉者。目前我之所亟，惟在察敵情、通洋律，諳製造測量之要，習水師陸戰之法，講求稅務、界務、茶桑、收礦諸事宜。應請敕下出使各國大臣，隨時分飭參贊、隨員，游歷境內，考核紀載，分門講求，幷督出洋武弁學生等學習各項技藝，董勸幷行，以收實效。至翰詹部屬中，如實有制器、通算、測地、知兵之選，堅樸耐勞，志節超邁者，可否請旨敕下翰林院、六部覈實保薦，幷咨送總理衙門考核，再行奏請發往各國游歷。

六月十三日記（卷三，葉九下）

查舊卷丁亥四月總理衙門奏定酌擬出洋游歷人員章程十四條。一、設法節省出使經費，每年四萬餘兩，以供派員游歷之費，除繙譯外，當以十員或十二員爲定額。一、除翰林人員由本衙門咨送外，其各衙門人員，俟保送名單彙齊後，由總理衙門定期考試，以長於紀載、叙事有條理者入選。一、京官四品以上及有緊要職事者，屆時請旨，方定行止。五品以下，每月薪水銀二百兩，准僱請繙

譯生一名，月支薪水五十兩。一、往返船價及游歷火車價，准開公項，每人給二等艙價，每官一員，准帶僕役一名，工價自備，仍給三等艙價。僱船、僱車，責成文報局、使署、領事署經理。一、游歷至久以二年爲限，往來途程均在限內。過限即自備資斧，過一年半後，先歸者聽。一、各員准豫支薪水六箇月，公項銀一千兩，其或不敷，准在各使署借支。一、船價、車價，由各員分兩次造册報銷。一、各國可游地方，應支車價若干，可於使署、領事署詢明。一、游歷應將各處地形要隘，防守大勢，以及遠近里數、風俗、政治、水師、礮台、製造廠局、火輪、舟車、水雷、礮彈詳細記載，以備查考。一、各國語言、文字、天文、算學、化學、重學、電學、光學及一切測量之學、格致之學，各員有性情相近者，自能審擇學習，亦可以所寫手册交總理衙門，以備參考。一、各員游歷回華，將所習何業、所精何器、所著何書呈明後，應擇其才識卓著之員，奏請給奬。一、由總理衙門給文牘護照，寫明由出使大臣、領事官照料。一、各員可先後具報啓程，不必齊幫同行，免致游戲徵逐，躭誤公事。一、各員如因父母老病不願出洋者，准其呈明免行，倘在洋閒訃丁憂，俟期滿回華後，補行守制。

六月十五日記（卷三，葉九上）

倫敦日報譯錄中國近事云，天津鐵路公司前由部領鉅款，兩次七十萬金，淸償積欠。嗣又陸續發到五十八萬金，業將洋款償淸，並無蒂欠。所領部款，於光緒十七年起，每屆臘月還三萬金，十年之後，每年還四萬金，並不計利。二十年後如有起色，每年還五萬金，以掃數爲度。而山海關鐵路亦已有成議矣。

六月二十日記（卷三，葉十下）

近聞湖北大冶縣一帶鐵礦豐饒，擬即開採。委員五人駐紮縣境，勸導鄉民。大約礦地皆給官價，丈量照算。如願入股不領價者，照礦務章程，每百兩爲一股，官給憑據。每年領息，三年一派花紅，鄉民頗樂從之。赫德所刊光緒十五年各關貿易總册，外國入中國口貨價共銀一百十兆八十八萬餘兩，較之十四年少一千三百九十餘萬餘兩。中國出口貨價共銀九十六兆九十四萬餘兩，較之十四年增四百五十四萬餘兩。入口之貨漸少，出口之貨漸多，是中國之起色也。

七月己巳朔記（卷三，葉十五下）

近聞粵省虎門、漁珠、沙角各礮台，連日排隊操演甚勤，中流砥柱礮台及海珠礮台，爲省河屏障，因沙土尚未結實，規模不盡合宜，須仿洋式改建，已估工矣。基隆煤於機器輪船最爲合用，供南北洋及閩廠要需。然老井煤源愈開愈少，從前礦井俱在八斗，以近海口轉運便也。距獅球嶺五里地名暖暖者，礦苗之旺，倍於八斗，惟水口稍遠，是以未經開採。今鐵路開通，便於裝運，有粵商稟請官商合辦，以二十年爲限。現議集官款洋銀十萬員，商本洋銀二十萬員，自七月朔開辦。黃埔船廠造成兵輪一號，命名曰廣金。閩廠造成鋼甲輪船一號，命名曰龍威。

七月初九日記（卷三，葉十九上）

北洋水師洋員提督銜瑯威里，本係英水師遊擊，在中國當差數年，恐於本國水師官階升轉有礙，經前任劉大臣於去年二月照會外部，咨商海部，准免扣資。又北洋水師學堂管輪洋教習霍克爾、希耳順二員，自光緒十年九月到華，去年九月已屆五年，恐照英例休致。旋商外部，咨准海部，飭司

員將該二員之名列於英國駐華統領兵船册內七日，俾不致移入休致人員册內。魚雷水雷學堂敎習羅覺斯，光緒十三年正月到北洋水師行營，合同以三年爲期，每月俸薪三百五十兩。雷匠威廉在英雇募，敎習北洋水師施放水雷一切用法，幷裝配拆卸修理水雷等事，合同以三年爲期，每月薪水一百五十兩。操礮敎習雷登、費納甯、賴世、錫倫司、希勒司、古伯爾共六員，於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到營，合同以三年爲期，每月薪水各一百三十兩。魚雷敎習紀奮、貝孫、海麥爾共三員，於光緒十三年正月到營，合同以三年爲期，每月薪水各一百三十兩。

七月初十日記（卷三，葉十九下）

鄂省所雇鎔鍊鋼鐵總匠首一名，曰亨納利賀柏生，先在英國北境得蘭福太音江熱羅地方之巴麥廠爲匠首，學藝頗精，於選地建廠安機鎔鍊各事，均甚諳練。辭退巴麥廠事，本年六月抵鄂，合同以三年爲期，每年薪水英金一千五百鎊。據賀柏生稱，應雇匠目六名，鍊生鐵廠二名，鍊貝色麻鋼、西門士馬丁鋼廠二名，鍊熟鐵及軋板拉條廠二名。每二名中，正副各一。每年工資，正者六百鎊，副者四百鎊，均以三年爲期，須歸伊在英豫爲選訂，將來到鄂呼應始靈。

七月十一日記（卷三，葉十九下）

廣東去年設西藝學堂考究礦學、電學、化學、公法律例學、植物學共五種，須延洋敎習五人。延得倫敦律例學堂之律例師赫爾伯特，充公法律例學敎習之任，本年正月到粵，每月薪水英金七十鎊。又在英國千白雷池堪斯大書院，延得植物學敎習葛路模，每月薪水四十一鎊十三先令四本士，本年正月到粵。又在英國阿克司福穆大林大書院延得化學敎習駱丙生，每月薪水如葛路模，本年正

月到粵。以上三人合同，皆以三年爲期。又託英國礦學大掌教，選覓在義國開礦之礦師巴庚生，銅鐵錫礦學、化學皆精，係學堂出身，開礦有效，每年薪水英金一千鎊，先訂兩年合同。客冬抵粵，由粵到鄂。惟電學教習未經延雇。又訪訂管輪機洋教習一員，託英國格林尼址書院掌教藍博德，訪得向在海部供差之愛得門次，每月薪水七十五鎊，去年九月到粵，合同以五年爲限。廣東初議設織布局，需用洋匠十名，先訂匠首一名，託工師博次在英國曼者司得省，訪雇熟悉建造織布廠工程之監工匠首德金生，每月工資四十四鎊，暫訂合同無年限。去年冬間抵粵，由粵到鄂。光緒十三年廣東雇用鑄錢局熟悉蓋廠工程匠首衛安，每月工資五十八鎊六先令八本士，合同以二十四月爲期。又選雇副匠首遏温司，每月工資五十鎊。鎔冶匠開耳，軋片匠司叨答爾，每月工資各四十五鎊十六先令八本士。三人合同皆以二十一月爲期。衛安期滿後，又留用一年。

七月十二日記（卷三，葉二十上）

申刻赴外部互换哲孟雄、西藏條約。總理衙門議奏保護朝鮮事宜一摺，營口至吉林議開鐵路。鄂省專籌大冶等處，採鐵造軌。蘆漢一路停辦。戶部所籌鐵路經費每年二百萬兩，由部撥百二十萬兩，十六省分攤，每省五萬，合八十萬兩。今年二百萬兩，先儘鄂用。

七月十三日記（卷三，葉二十下）

驗收鐵甲船之要有三：一在考究全船。究重心之斜正、隔堵之布置、礮鋒之堅利、舵機之靈捷、礮位之運動及機器、水缸、水門、藥彈艙、戰台、魚管等處位置。一在講求礮械。德國克鹿卜大礮製成，先用滿藥試放，藉審礮身之堅及貫甲之力。德國水師俱用克鹿卜礮械，雖操法與英國大同

彈之遲速。

小異，而專用是器者，定臻精密。一在慎重試洋，俾知輪機之滿力，轉圜之大小，船性之左右，礮

七月十四日記（卷三，葉十九下）

光緒十二年北洋在英國雅羅廠定造一百二十五尺長水雷艇一隻，價英金六千鎊。另購艇內應需電燈、礮位、雷筒、燐、銅、水雷各項器具，統共支用英金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七鎊。英海部驗收雷艇章程，於水置浮樁，岸置木表，相隔一邁之遠，將船裝滿臨陣時應需物件，然後艇走兩樁間，順流逆潮各走三匝，岸上木表各置一人記明時刻，如是合法之後，仍須開洋，滿汽巡駛三點鐘；以水程表計算若干邁，前後所得之數，每點鐘均不得少原約二十六英邁或二十二英海里。倘驗收不及此數，可將原艇退還。試驗北洋所造雷艇，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八八二，合英里二十七里半。又照二點鐘久行試驗，每點鐘行二十二海里九四零，合英里二十六里又十分之四。又將該艇駛入船隖，用木架起，拆驗船殼內外，船身、船底及輪機、鍋爐均無瑕疵。

七月十五日記（卷三，葉二十一上）

查舊卷光緒十一年六月電傳諭旨。著照濟遠穹甲船式，在英德兩國製造鋼面快船各兩隻，備台灣、澎湖之用。其在英國阿模士莊廠製造者，係曾大臣承辦，曰致遠，曰靖遠。其在德國伏耳鏗廠製造者，係許大臣承辦，曰經遠，曰徠遠。致、靖兩艦價英金三十六萬四千一百十鎊，外添兩船所帶小划上安置特禦水雷之霍智記士小機器礮，即荷乞開思礮價八千九百五十鎊。除大礮六尊在克虜伯廠另購外，又與該廠添製兩船應配六寸徑旁礮四尊。又旁礮及正礮共十尊之架，及一切機礮、雜械、

電燈、燐、銅、水雷等件，價共七萬八千餘鎊。自立合同之日起，第一船十八箇月造成，第二船二十一箇月造成，每點鐘行十八海里。

經、徠兩艦第一船價德銀三百萬馬克，第二船價又減六萬馬克，仿各國通行善式詳擬，中腰水線處圍厚甲九英寸半，上覆平鋼板，前後覆穹板，用雙層底。礮台、令台全護厚甲，比前定式加寬，長礮可加多，吃水仍淺，每船加價四十七萬馬克。自立合同之日起，第一船十八箇月交收，第二船二十箇月交收，每點鐘行十六海里。

曾侯派員考究造船之法，先詣抱士穆斯海口，次由卜利門司至里次暨紐卡塞爾海口各廠，詢訪情形，知英國造船大廠二十餘處，有專精機器者，有專製鋼料船殼者，有講求燒煤鍊鐵者，有專製爐火礮彈集上等物料者，皆係承造國家船械之廠分門別類製造。一船必須分購各廠材料，及原廠匠入經手承辦，始能成功。惟造船殼及礮則推阿模士莊爲最。

七月十六日記（卷三，葉二十一下）

英、德兩國之廠，勢不相下。中國濟遠快船，德廠所造也，而英廠頗訾議之，固多過當之論。然亦有裨船學。按阿模士莊廠匠師槐特說帖云：「濟遠船內有數處不及同時兵船之造法：一則分艙禦水之法未妥也。尤可慮者，穹甲下之各艙如鍋爐艙，長約佔船身三分之一，若於其下面薄鐵板處打一孔，水即入之，或至全船沉沒。近時戰船無此造法。又輪機房一間長四十四尺，倘下面板穿水入，輪機俱不能動矣。一則穹甲艙面雖極堅固，然全裝於水面之下，其浮力與平穩均無有焉。倘戰時船邊有水處擊穿，則水入船內穹甲之上，甲未損而船或沉矣。一則舵柄未經保護也。蓋裝舵柄及

攣舵機於穹甲艙面之上，可受各種礮子之擊，即令船不能行駛。一則無妥當望台，難保護駕駛之人也。此處高出於衆艙，本易受礮子之擊，此房鐵甲之厚，僅足禦槍子，不能抵礮子。一則前面兩礮台及煙通、艙口、風艙口、輪機艙口等處，周圍不宜用直甲保護也。今用之，價值旣貴，斤兩又重，不獲相等之益，是虛糜巨貲矣。若將水面下之穹甲艙面築高於水面之上，則船邊有水處旣可保護，而輪機鍋爐等艙口周圍，可不用直甲板矣。至前面甲板礮台造法亦誤，緣穹甲艙面如是之低，而欲使其礮高出水面相應之度，其勢不能，豈知保護轉輪礮盤，不須一半之深即足矣。一則八寸徑六寸徑礮之轉輪礮盤，皆有薄鋼片之旋轉遮蓋，禦彈不足，反招災險也。炸彈入之，必於其內轟發，貽害甚巨，不如無此遮蓋，礮子可飛越而過也。一則煤艙應加大也。一則礮台上所用厚重之直甲片旣多，有上重下輕之勢也。且戰船有時須加猛火力，趕緊速行，彼時易遭覆沒，即尋常行駛亦難平穩。該船轉舵時及移動重礮較準，船身斜側時，必覺搖動不定，想船上人皆知之矣。」以上皆槐特之言也。

夫外洋匠師務求相勝，亦猶自古文人之相輕，雖有佳文，欲指其瑕，不患無辭。製造之學，求一利或生一弊，乃理勢之自然。濟遠船上重下輕之病，誠不能免。厥後聞有補救之議，似已稍改其式矣。惟槐特閱歷旣深，語多心得，余故摘其大要，以備後來造船者參考。

七月十七日記（卷三，葉二十二下）

阿模士莊廠匠師新任英海部驗船官槐特，建議造新式兩艦即致遠、靖遠。說帖云，新船長二百五十尺，闊三十八尺，喫水前面十四尺，後面十六尺，船邊中段離水面高六尺三寸，船身佔水之地位約二千三百噸，速率每點鐘十八海里。輪機馬力五千五百匹，船中人手連兵官一百八十名，係英國最

新最上之造法，名曰蜂窠法。有夾層底，自此邊直達至彼邊，即爲積水艙，內分許多小間，雖遇擱礁及水底攻擊，不至沉下。又有雙邊，由船邊下面直至穹甲處，皆有禦水直格艙，即爲煤艙之邊。如此則保護機器及鍋爐之法更妥。蜂窠法亦裝於穹甲艙，如直格板并煤艙由穹甲艙面直至上層艙，在水面上六尺，禦水共有十橫格，分艙平面，艙板亦多用禦水法，每副鍋爐皆有禦水分間裝開，即一邊被水漏入，亦無懼也。即使船底外層受損，尚有裏層艙底，水仍不能入鍋爐房；倘裏層底被損，尚有彼邊鍋爐可發水氣，令船行走。輪機裝法亦然，各有禦水房間，穹甲下之禦水分間，亦裝建極妥。火藥炸彈各房俱分開存儲，穹甲上之分間亦甚多，戰時可用甲板蓋護各艙口，且周圍有斜板保護，即口開而水亦不易入。至穹甲艙之中段，高出水面之上，各艙口皆開於此，能令其船有浮力且平穩，煤亦裝於穹甲艙面，並兩邊空處，兩邊斜面之上，用四寸厚之夾板以護輪機鍋爐，前邊望台建以三寸厚鋼板，船主居之，內裝把舵。輪船之前後俱有高艙，遇風時行駛加快，置礮亦高，可以與敵相攻。船頭高艙上離水面十九尺，有二十一生的礮二尊，有二寸厚鋼板之罩，可與礮盤同轉，用以保護礮手，並有水力機器可以裝藥送彈放礮。其機裝於穹甲艙之下船尾高艙，上裝六寸徑礮二尊，與船頭一樣。船之中段亦擬加礮二尊，分裝兩邊凸台上，離水面約十尺，可以擊遠。又擬加霍芝紀司之急放礮六尊，裝於極好地段。所用大礮之藥彈，皆儲於船之下段，穹甲之下備水雷礮四尊，水雷十二箇，四尊雷礮，以一尊裝船頭，一尊裝船尾，又兩邊各一尊，電火查察燈亦不可不備。輪機備一種三倍漲力機器，用煤極省，煤櫃裝煤四百五十噸，可行二百四十點鐘之久。至船之平穩，即加猛火力，亦無搖擺之慮。其礮位藥彈，霍芝紀司礮、機器礮、水雷傢伙、電氣燈、一切軍器均

在船價之外。

總論新船與濟遠異同之處，一、外面形狀雖相似，然新船首尾兩端及礮位出水面較高。二、軍火無殊，或添六寸徑礮三尊，亦極要緊，礮架裝法亦勝。三、造法遠勝處，在蜂窠法之分間。四、穹甲同一堅固，而新船浮力平穩。五、新船不用直甲板，無濟遠上重下輕之弊。六、新船可保護把舵機。七、保護船主之望台。八、新船輪機係行海之最上者，既可省煤，且鍋爐房皆有隔間。九、速率加三海里，馬力亦兩倍。十、裝煤三倍濟遠。

造船之事以監督工料爲最要，材料之良窳，製造之精粗，全恃監驗之員隨時稽察，遇物揀擇，乃不至有苟且搪塞之工料攙羼其間。

七月十八日記（卷三，葉二十四上）

曾侯在克虜伯廠定購致遠、靖遠兩艦所用之三十五口徑之二十一生的邁當後膛螺紋大礮六尊，準頭全備。裝礮及淨礮用各零件六副，各種彈子三百箇，內平常鑄鐵炸彈九十箇，鋼炸彈三十箇，石榴鋼炸彈三十箇，穿甲炸彈一百三十八箇，盒彈十二箇。火藥三百包，炸藥若干包，配彈子三百箇之用，記時引線及擊撞引線，亦照彈子配齊，自來火四百箇，共計價銀四十九萬九千八百十三馬克。除每百分扣七分半，淨計實銀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七馬克。

曾侯與阿廠所訂草合同，兩艦正價係英金二十八萬五千鎊，與續訂正合同兩艦計三十六萬四千一百十鎊數目不符者，初訂時僅議製造兩船正價，其後兩船添配六寸徑之旁礮四尊，又正礮、旁礮共十尊之架，與一切機礮、雜械、電燈、燐銅水雷係燐銅所製之水雷。等件，各價併入船價攤算，故有

此數。

七月十九日記（卷三，葉二十四上）

講求礮學之進益，在察火藥之性及礮膛前段、後段之大小，並火藥彈子之分兩多寡。

阿廠總辦云：「克虜伯礮之後膛關門處，用梢子一法，不合用料之理，而且礮尾必至加長，礮後必佔地位，在船上最有關礙。敝廠後膛礮之裝法，用中心螺塞，不佔礮後地段，亦能保護礮手。」

船價內有克虜伯礮六尊之架，及各項機器，共價一萬七千六百鎊。六寸徑後膛螺紋阿模士莊大礮四尊，連準頭礮架並藥彈、引藥、自來火一切零件，共價九千八百八十二鎊。六磅彈霍智紀士急放礮八尊，連架及藥彈、鋼盒、礮車一切零件，共價一萬三千七百十六鎊。百分寸之四十五徑格林急放礮六尊，連架及車及藥一切器具，共價七千三百三十二鎊。馬丁尼韓利螺膛槍四十桿，梅花手槍十五枝，連皮帶藥包、藥彈、火箭一切零件，共價一千二百四十鎊。水雷礮四尊，十四寸徑燐銅所製，刷次哥甫白頭自行水雷十二箇，連抽氣機器，淨氣、積氣器，禦水閘水管雷氣，放水雷機、發號機，安置水雷板鐵路、轆轤、繩索、木椿配件一切零件，共價二萬零二百四十鎊。水雷應配各件，共價三千一百八十鎊。電氣查察燈兩盞，玻球電氣燈一百五十盞，連輪機、發電機、水氣管、氣門、裝設架子等件，電輪、回光鏡、電纜、銅線，共價五千九百二十鎊。

統計致、靖、經、徠四艦及礮位各項定價用費，除撥神機營所借洋款銀二百四十八萬兩外，又續撥銀一百萬餘兩。初次匯至英館銀二十一萬一千鎊。匯至德館銀十四萬八千鎊。後又找匯英館銀十九萬五千鎊。又抵付克虜伯廠息款二千餘鎊，找匯德館銀二十六萬二千鎊。

七月二十四日記（卷三，葉二十六下）

福建船廠所造龍威鋼甲兵輪船，前經北洋副統領琅威理驗視，駛回閩洋，照兵船新式增修，鑲配約有百數十件之多。工竣後，接北洋電，歸併北洋操演，改名平遠。

閩省於青洲地方創設石塢，以備修理鐵甲巨船。前因費絀停工，今又於二月開辦，備北洋兵船避凍南下及時修理之需。議以閩關六成項下兩箇月六萬金，作爲按年籌辦船塢之資。

七月二十九日記（卷三，葉二十九上）

江南創設水師學堂，在儀鳳門隙地擇址興工。招募聰穎子弟一百二十人，分駕駛、管輪兩班學習，每六十人爲一班，五年後咨報海軍衙門考選。

貴州潘偉如中丞前年在諦塞德廠訂購鎔鍊礦鐵機爐全副，計價英金六千八百三十五鎊。又另訂鍊貝色麻鋼爐價一千九百二十七鎊。又訂軋造鋼鐵條板機牀，價一千四百七十五鎊。又訂軋造鋼鐵條板所用汽機等件，價二千三百七十三鎊。

前年台灣在英國哈湯廠所訂駕時、斯美兩艘，皆係搭客淺水快船，每船機器馬力三百匹，載貨淨七百零四噸五六，七百零三噸四五。長二百五十尺半，寬三十四尺二寸，中深十八尺，輪機艙長四十八尺。每點鐘行十五諾脫有奇。

前年北洋訂購阿模士莊廠九寸二分三十五倍口徑後膛升降活架地阱鋼礮二尊，用電線演放三次，礮架運動升降甚靈。

八月初四日記（卷三，葉三十上）

查舊卷光緒十二年署洋監督師恭薩克稟曾侯云：「查閩廠初次、續次出洋學生，除改充出使差事者陳季同、馬建忠、羅豐祿三名不計外，實有學生四十五名，內能造船者九名，能開礦者五名，能造火藥者一名，通曉軍務工程者二名，能造礮者一名，能充水師教習者一名，能充駕駛者十三名，能充匠首者九名，調往德國肄業無從考察者二名，病故者二名。」其節略云，製造船械學生九人，除梁炳年病故外，考試以陳兆翺、魏瀚爲最出色，可與法國水師製造監工并駕齊驅。鄭清濂、楊廉臣、吳德章次之。林怡游、李壽田、陳林璋又次之。鄭清濂、林怡游堪勝船廠總監工之任，亦可派製造軍器。楊廉臣、吳德璋堪勝總監工之任，亦可管理造礮之事。李壽田、陳林璋堪充總監工，或造船，或造水師機器。礦務學生五人，考試以林慶昇、池貞銓爲最優，張金生、羅臻祿、林日章次之。池貞銓、羅臻祿可派查看地勢，製造木炭，並設廠鍊鐵。林慶昇、張金生可派管理鐵廠幷添設鋼廠。林日章可派管鐵廠之化學學堂。水師管駕學生十二人，以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蔣超英爲最出色，薩鎮冰、方伯謙、何心川、葉祖珪次之，林永升、林穎啓、江懋祉、黃建勳又次之。劉步蟾、林泰曾知水師兵船緊要關鍵，足與西洋水師管駕官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駕大小兵船，更能測繪海圖，防守港口，布置水雷。嚴宗光於管駕官應知學問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爲傳授生徒之資，足勝水師學堂教習之任。薩鎮冰、葉祖珪、林永升勤敏穎悟，歷練甚精，均勝管駕官之任。方伯謙可謂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何心川因病回華。蔣超英、林穎啓、江懋祉、黃建勳堪勝水師管駕之任。藝徒劉懋勳，凡上等匠首應知之藝，皆能通達，可充鑄鐵局匠首，或派繪畫船圖。郭瑞珪始終勤學，可派充汽鍋局匠首，或繪畫船圖。裘國安大致同郭瑞珪，而沉靜稍遜之。王桂芳、任照、吳學鏗可

派入拉鐵廠，充當查工，或在機器局襄助。三人以王桂芳爲領袖。陳可會學藝可觀，堪充製造戰船匠首。張啓正聰明稍次，可爲其副。葉殿鑠與張啓正相同。以上學生二十六人，藝徒九人，皆於光緖二年第一屆出洋者也。

又製造學生除陳伯璋、陳才鍴調往德國，王慶端因病身故外，黄廷、王廻瀾、李芳榮三人，以黄庭爲最優，宜充學堂教習，而不能在營練兵。李芳榮聰明而好動，可在軍營當差，或製造槍礮。王廻瀾派管製造軍器、火藥各廠，必能勝任。並與黄庭皆通曉礮台工程。王福昌派管火藥、爆藥、棉花藥各廠，必能勝任。魏暹堪勝造船監工之任，惜其未竟所學，因病回華。學習駕駛學生，僅李鼎新、陳兆藝二人皆學有心得。李鼎新尤明决嚴重，有管駕大船之才。陳兆藝謹實可靠，能勝管駕。二人兼可充船學、礮學及礮台學教習。以上共學生十人，皆光緖七年第二屆出洋者也。

八月初五日記（卷三，葉三十一下）

去年監督肄業事宜福建補用道周懋琦稟稱，第三屆出洋津閩水師學堂官學生，分赴英法各國，三年學成，援案請獎。據開清摺，學習測繪海圖、巡海練船兼駕駛鐵甲兵船者三員：陳恩燾、賈凝禧文武兼資，最爲出色。周獻琛於練船用飄駛風之學，尤肯不憚勞苦。習操放大礮、槍隊、陣圖、大副等學，兼駕駛鐵甲兵船者八員：劉冠雄、黄鳴球、邱志范、王學廉、鄭汝成、陳杜衡、沈壽堃、鄭文英，考試皆屢列高等。學習兵船管輪機者一員，王桐，考試甚優。習水師兵船、算學、格物學者三員：伍光鑑最爲出色，陳燕年、曹廉正次之。學習水師海軍公法、捕盜公法及英國語言文字者三員：張秉生、羅忠堯較優，陳庚次之。習海軍製造家算學、化學、格物學者二員：以下皆在法國者。

曰鄭守箴、林振峯。習海軍製造之學者四員：陳慶平、李大受可勝輪車鐵路總監工之任；陳長齡、盧守孟可勝輪船監工之任。習萬國公法以及法文、法語等學者六員：林藩、柯鴻年、許壽仁、王壽昌考試均列上上等，高而謙、游學楷列上中等，均取中律科舉人。又病故未卒業者陳鶴潭一員。撤回者羅忠銘一員。考不及格者楊濟成一員。

八月初六日記（卷三，葉三十二上）

英國海部兵船測量定章，自船主以及生徒，每日早五點鐘起工，晚六點鐘止工。凡距海岸三十里以外者，則駛大船同行；若近在二十里以內，祇派小輪前往。或測遠角，必開路刋林；或驗潮汐，必厲深樹表；或占日星以定鍼度，或循沙脈以探伏礁，每遇風急浪湧，不但保護儀器恐稍遺失，亦必詳誌漲痕以備比較。蓋小輪時有掀翻，尤極艱險。昨聞作爲說帖，更費研求。全年甄別一次，或薦調，或留學，或撤退，示賞罰焉。

北洋定遠兵船大副陳恩燾，光緒十二年出洋，毅然請學海圖，由英海部派上依紀里亞兵船學習，由地中海駛入印度海，測出前圖未載礁石兩處。又駛入亞洲南洋各島，由噶羅巴測至太平洋，得一新島，島中無土番，無大獸，林木蓊翳，禽鳥喁伏，持械裹糧，隨山刋木，因陟其巔，苦搜山泉不得，繞島一周約二百里。行經馬達加斯加爾島，折而東，循赤道南四十度行至四十二度五十四分，倫敦東一百四十七度二十一分，始望見河北鎮山，中國謂之新金山，坤輿圖所稱澳大里亞洲也。自新加坡開行至此，凡歷三十七晝夜，海程一萬三千餘里，不見一山，不遇一船，悉憑緯度以定羅盤，凡遇狂風大雹十有二次。陳恩燾自用大索縛身桅柱間，隨同船主占鍼、揆度、測海、駛風，從容料

量，不爽毫釐，藏事而返。期滿甄別，出考給照，竟列上等，派赴海圖房觀刻圖等法，學成回華。

八月初八日記（卷三，葉三十三上）

總理衙門奏籌辦重慶通商停止輪船上駛一疏略云：「光緒十三年六月英國使臣華爾身照稱：『英商立德自置小輪船，擬由宜昌試行上駛重慶，請照煙台條約給發準單，並轉令沿途地方官員彈壓保護』等語。條約既有明文，本無辭可以阻止。當經咨行四川總督派員前赴宜昌，與英領事會商行駛防碰章程。四川督臣屢次來電，以輪船入川，民情惶急，萬不可行。旋經總稅務司赫德從中調停，將煙台條約中輪船上駛一節酌量變通，改議專條，自宜昌至重慶，准其用川江常行船隻運貨通商，而罷輪船之議。蓋洋人在重慶本已早有貿易，今即允其作爲口岸，在彼不過有開設行棧之益，在我亦無所損，而輪船不行，可免多少枝節。惟立德所買固陵輪船，必須設法安頓。因囑總稅務司電商立德，仍以十二萬金買留船棧，先在出使經費項下墊付，以了此事。英使遂將重慶專條節略開送前來。

臣等復與北洋大臣函商，酌加刪改。又與英使反覆商議，訂爲六條：第一條言明雇用華船及自備華式船隻，則川江往來既無撞碰之患，船戶水手仍用華人，亦可資其生計。第五條聲明俟有中國輪船往來重慶，亦准英輪駛往一節，其權操之自我。此時中國未用輪船入川，彼自無所藉口。其餘各條，亦與歷屆條約相符，似可就此完結。所議續增專條：一、重慶即准作爲通商口岸，英國自宜昌至重慶往來運貨，或雇用華船，或自備之船，均聽其便。一、凡此等船隻自宜昌至重慶往來裝載貨物，與輪船自上海赴宜昌往來所載之貨無異，即照條約稅則及長江統共章程一律辦理。一、凡此

等船隻所執船牌旗號、應領貨照，及擬運宜昌以上貨物，如何拆動另裝，並宜昌至重慶貿易之人應守一切規則，俾獲保護利益之便。一、凡雇用華船，在宜昌、重慶兩處完納船料，其有能懸英國旗號之華式船隻，應照條約章程完納船鈔。所有英人雇用華船及自備華式船隻，由宜昌至重慶往來運貨者，務須在海關承領船牌、關旗，倘無海關所發船牌關照，均不准享此次利益，並禁華人船隻冒用英國旗號。一、俟有中國輪船販運貨物往來重慶時，亦准英國輪船一律駛往該口。一、現在議定此項續增專條，應與煙台條約視同一律。」

九月初二日記（卷四，葉八上）

閱邸鈔，督辦礦務巡撫銜唐炯奏稱：「前飭公司次第推廣開辦銅廠，迤西以道遠暫緩。今迤南各屬陸續見效，而迤西之維西、麗江、順甯、龍陵、騰越，凡屬夷地，民間私挖，運出邊外，現另籌辦法，檄迤西道陳席珍督飭紳耆尹朝安等，於適中之下關設店收買，由官給價，轉運省城，湊供京運。出示曉諭土司，無論漢夷，皆准開辦，但須報官，不准走私。所獲銅斤，赴下關呈繳領價，俾窮民藉資生活，盡力開採，數年之後，利源日闢，亦可杜外人覬覦。維西一處距省尤遠，十兩三錢之價，民間僅敷工本，請將迤西民辦銅廠暫免課耗二年，以示體恤而廣招徠。」又片稱：「公司所辦巧家廠，自三月以來，每月出銅七萬數千斤，其餘各廠每月共出銅二三萬斤，會澤、宣威民開礶硐，與公司接濟油米者，其銅歸公司收買，每月一萬數千斤不等。計在途、在廠銅已三十餘萬斤，所有九起二批京銅五十萬斤，七月可齊抵瀘州。至十起頭批五十萬斤，趕飭於年內解齊。」

九月十五日記（卷四，葉十一下）

海軍衙門於京都藍靛廠鳩工庀材創築鐵路一道，七月間告成，計長八里，由外火器營達健銳營，沿路築垣牆以護之。

基隆煤礦有圓井、方井之分，圓井於法人入寇時業已衝壞，方井每日可出煤五六十噸。自改歸商辦後，商人以方井中石閘太多，且煤層愈採愈深，殊多不便，乃於暖暖地方新開一井。

台灣清丈田畝，去年一律告竣。此後每年可徵田賦銀七十萬兩，較舊額溢出四十餘萬兩，台地分省稍可自立。

九月二十九日記（卷四，葉十六上）

張薌帥來電云，大冶鐵礦極旺，燐僅萬分之八。賀伯生等稱，加孟鐵儘可鍊鋼。附近興國州即產孟鐵甚旺。又云，礦石係海麥太德即鐵養其色紅。與麥泥太德即吸鐵石之類。相和之質，內含硫磺一百分，一百分之六。即一百分之六釐。燐光一百分，一百分之十二。即一百分之一分二釐。又云礦鐵每百分計六十三分半，燐金每百分計一百分之八，非是燐酸。又電云，大冶礦詳細考驗，每百分中得鐵六十四分，燐百分之八，硫磺百分之三，紅銅百分之二十七。中國熟諳機器者，謂可鍊貝色麻鋼。

會辦湖北鐵政局徐建寅來信云，四月間於大冶之沿江地方名明家灣，勘得眞煤層。薌帥委員試開，六七月間竟得煙煤，其質極佳，與英國之上上等煤足堪匹敵，既無硫氣，又不夾石質，而煤層之厚有三四尺，足供應用矣。

十月初八日記（卷四，葉十八下）

旅順興辦船塢大工，丙戌夏秋間由法人德威尼包辦工程，計價一百二三十萬金。現屆四年，大

工告竣，工料尙稱堅實，惟機器房與船澳毗連，基址用磚石西門士築成，磚石縫中有水沁入，尙須設法。至其規模宏敞，實爲中國塢澳之冠。

唐山向有煤礦一所，井口在街前深一百六十餘丈，井底有極大吸水機器兩箇，又有入風之機器筒。井內上下分四層，每層深四五六十丈，有東西大街約二里許。又分無數小巷，出煤之槽洞甚多。井內有馬車六七兩，及騾馬運煤不息，誠中國第一佳礦也。

數十年來洋煙貽害於中國最甚。邇日印度之人多嗜之者。印度產煙之地，得其利自應受其害。寖至美國、日本之人亦或吸之，法國之人亦吸之，僑居越南東京之法人多嗜洋煙，始則猶恐人知，今則不復隱諱，且其癮更甚於華人，每日吸至一兩數錢之多。其戍越之兵頗多沾染，猶自解曰，越南水土不佳，不得不藉此以辟瘴氣也。

土耳其戰船名鴉都羅路者，去年奉國王命駛赴日本，贈日皇以寶星，因與日本新訂和約也。停泊香港時，識者見其船身過舊，均謂恐遭危險。今夏始抵日本，秋間在橫濱海面遭風失事沉溺，死者五百二十七人，遇救者僅六十一人。

十月十三日記（卷四，葉二十一下）

上海製造局創造八百磅子新式後膛大礮，暨仿造曼里夏連珠快槍均已有成。或稱是槍駕乎德國毛瑟槍、美國黎意槍之上，其槍靈便堅利，開放時不惟無煙，而力量能及三十碼之遠，穿透二寸厚之鋼皮，如再能由此研求利病，造到一律精緻，洵佳式也。向來造槍所用槍筒購自外洋，近議添設鍊鋼一廠，自捲槍筒，即數十磅子之礮筒亦可自捲。派洋匠柯尼斯赴阿姆斯脫郎等廠考究鍊鋼造礮

等事。

十一月丁卯朔記（卷五，葉四下）

昔年各國多用前膛槍，其一律改尙後膛，至今未二十年也。英國先有恩費爾來福兵槍、馬槍，美國有司不林飛兵槍，皆前膛也。英國之後膛槍曰士乃得，同治年間英人士乃得以前膛兵槍改作，今則精兵皆不用矣。曰亨利馬梯尼，同治九年英人亨利作槍管，馬梯尼作機簧。厥後軍中一律改用，機簧細巧，易於損壞。美國畢撥的廠及瑞士國仿造甚多，售於土耳其各國，而美國並不自用。彈重藥多，透力稍大，是其長也；機件較繁，艱於攜帶，是其短也。

法國之後膛槍曰沙士鉢。一譯作薩司浦 普法交仗之時，法匠沙士鉢以前膛改造。始用紙捲子藥，繼用銅殼，底有小孔，皆係刺針灼火，後改用銅帽攩針，曰格拉。光緒五年法國通行，試槍以後，改定之式，其用法與毛瑟相似，而機簧稍異，膛徑稍寬，用藥稍多。

德國之後膛槍曰得來斯。子藥亦係紙殼，槍用刺針。勝法以後，改用毛瑟，而得來斯廠又作新式，等於毛瑟，而機簧稍簡，然軍中未換用也。曰毛瑟，至今通國精兵用之。然平日操演，仍用得來斯針槍，節糜費也。

美國之後膛槍曰司百林飛，有前膛所改者，其膛徑大；有專造者，其膛徑小；往時軍中所用，以此爲多。曰林明敦，此槍有邊針、中針兩種，美國軍營現用中針。至西班牙、法蘭西從前購而未用者不少，然皆老式也。曰呍者士得槍，係雙筒，一筒置子十三顆，一筒施放。美國將弁馬上用之，而兵丁則不多用。曰哈乞開司，一譯作喝治基司。槍托之內有管，能容五子，製甚精巧。曰黎意，

能連五響，致遠雖稍遜於哈乞開司，而穩定不搖則過之。

俄國之後膛槍曰大來福，係前膛改造者。其子徑與士乃得相類。琿春迤北之兵多用之。曰俾爾達呶，一譯作白洛屯。同治十一年所換之式，俄國精兵用之。其法創自美國，而槍亦購造於美國者也。

以上五大國所用之槍，權其利弊，究以亨利馬梯尼、哈乞開司二者為最精之品。此外商廠之槍式，及各小國之品類，名目甚多，難以枚舉。惟無論何式，擇其一而精用之，皆可得力，萬萬不可夾雜，蓋各國用器皆求一律，器異則所用之藥彈亦迥然各殊。有事之頃，藥彈二者須常製常儲，若皆一律，則頒給各處亦可通有無而備緩急，不致因錯雜貽誤，有柄鑿不相入之患。故邇來英槍悉用馬梯尼，德用毛瑟，美用林明敦，不稍歧異也。

十一月初二日記（卷五，葉五下）

泰西五大國之礮，英國用前膛來福大礮，烏理治官廠所造也。大至一百噸，子重一千磅，內鋼而外熟鐵，其前膛銅礮，膛內三棱。又有阿姆斯脫郎商廠所造者，一曰阿模士莊，亦曰阿穆士唐，製法與烏理治廠同。小礮間用後膛，亦阿模士莊所造也。此外商廠曰瓦瓦司，曰四特活德，皆專造鋼礮。法國大小礮後膛居多，其前膛者有來福六楞銅礮，其後膛者皆係全鋼，其承造之官廠曰羅乃爾。一作盧後里 曰布呵次。德國大小礮皆係後膛純鋼，克鹿卜商廠所造也，亦曰克魯伯。環地球之鑄鋼者，以此廠為最。博洪廠之工料稍次於克鹿卜，而大至二十一生脫即不能製矣。又有斯邦道官廠、葛羅松商廠，皆製堅銅礮。美國大礮曰巴勒得，曰回得臥得，曰布魯嘎斯，曰德里氏嘎，皆官廠所

造之舊式也。並無著名商廠。俄國大小礮，購之克鹿卜者爲最多，其餘皆自造老式，間以前膛。以上五國之礮，以英、德爲最新最精，而克鹿卜尤著。北洋購備數百尊，多用至十餘年，並無瑕疵。丁雨生中丞云，從前礮後開門，僅用左右雙劈，近則用整塊圓劈。又用藥演放千數百次，腹內始加鋼圈鋼底，彈則加以鉛殼。此膛略大，腹有螺旋三十二轉，必使彈由腹中相摩相盪，宛轉而後出口，此漲力所以加大，速率所以加快也。但無論如何大礮，其命中須在一里內外，過遠則彈子本體之墜重力與空氣之阻攔力，皆足以累之，恐攻堅不能有勁矣。至美國之格林礮，管多放速，有同魚貫蟬聯，或欲越山越城而擊不能望見之物，則用十五寸徑口以上之應打礮，昂其首而用高弧之度，自上而下，可以炸物焚營，此殆揣摩有得之言。竊考用礮之法，不外台礮、船礮、行營礮三種。船礮輕於台礮，行營礮又輕於船礮，台船礮皆以身長擊遠爲貴，可於克鹿卜及阿模士莊擇一用之。若洋兵陸戰專恃礮隊，而槍隊次之，以槍禦礮，長短懸殊，勝負立形，故行營礮尤不可緩。如克鹿卜車礮之六生脫、七生脫半口徑者，南北皆宜之。八生脫口徑者，北方平原以及守營攻壘宜之。其機器購之德國葛魯孫廠。又有烏拉秋司行營鋼銅礮，內用鋼管，外用銅套，雙層緊束，以水力壓擠，性純質輕，亦可參用。其機器購之德國、奧國各廠。連珠礮則那登飛、哈乞開司兩種皆良，而哈乞開司加爲二十徑之礮彈，可穿雷艇，其用尤精，其機器購之德國力拂廠。又有分截行營各礮，分携合放，利於踰山行遠，克鹿卜廠有之。又有田雞礮，質樸價廉，利於憑城據嶺夾船，英德廠皆有之。以上各種，中國之廠皆可仿造。總之大小前後膛各礮，外洋諸廠標新領異，業已無美不臻，然用亦宜畫一，不可夾雜，庶免藥彈混淆手法錯亂之患矣。

十一月十七日記（卷五，葉十上）

外洋水師屹然能成一軍者，必須有鐵甲船以扼中權，有快船以便迎敵，有碰船以作衝鋒，有蚊船以守海港，有運船以接濟餉械，有書信船有暗接電線之船以靈通消息，有雷艇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制勝。又必有礮台以作靠山，有島澳以屯全隊，有廠塢以修巨艦，而後海軍乃無缺陷。一旦有事，可進可退，可戰可守矣。蓋鐵艦無碰船、快船爲輔佐，必轉爲敵之碰船、快船所困，是直孤注而已。而碰船、快船，又必得鐵艦數號始足壯聲威而資坐鎮。蚊船礮大船小，艙淺底平，可作守港利器，但行駛既緩，風浪宜避，祇能在海口及沿岸淺水處駛逐接戰，難爲洋面制敵之具，一中礮子，即有沉破之患。碰船亦有蒙鐵甲者，船稍小而甲厚，專爲衝陷敵船而設，謂之鐵甲衝船。快船有巡海快船、鋼殼快船二種。首尾設大礮二尊，船前喫水之下，暗設衝頭，可以碰壞鐵艦，每點鐘行四十五里，洵稱迅捷。總之，以上各器凡經營大枝海軍者，缺一不可，合之則相濟爲用，離之則獨立無功。至西國水師擇地建閫，其要有六：水深不冷，往來無阻一也；山列屏障，可避颶風二也；路連腹地，易運糗糧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塢四也；濱臨大洋，便於操練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隘六也。兼此六要者，其惟北洋之旅順口及威海衞乎？

光緒十七年正月十三日記（卷六，葉五上）

近聞西人談及旅順口形勢不及威海衞之扼要，將來北洋似應以威海爲戰艦屯泊之區，而以旅順爲修船之所，較爲合宜。又聞大連灣業經銘軍新築礮台六座，堅而且精，甲於北洋。老龍頭一座當敵之衝，三面臨水，塡築非易。和尙山東礮台，徐家山旱礮台，築土取石亦形艱窘，此三台之精堅，

尤勝於各台，皆總統銘軍劉軍門盛休之所經營也。英法兵艦駛閱各礮台，皆嘖嘖稱之。

威海衞距了蘆蛇島六十餘里，在雙公灘及深水灣之中，水土溫和，巨艦出入極便。門戶有二，雙公灘之東西各一，均設影燈，以照船艘出入。城建於近西山麓，而西面門戶尤窄，水勢甚深，蓋威海在八年前不過漁民耕戶所結茅屋耳。今則經營周密，商旅輻湊，有屯營，有操場，有水師學堂，有巨店廣廈，有數日一往返煙台之輪船，有通連內地之電線。岸上要隘，建台置礮，水面建築鐵碼頭，為兵輪停泊之所，各輪寄椗皆在劉公島，以其水深風靜，雖遇東北風大作無虞也。此島亦已度地議築礮台。由威海至煙台水路一百三十里，輪船行四點鐘，陸路乘馬約十點鐘可達。

正月十八日記（卷六，葉八上）

李傅相來函云，琅威理因要求不遂，自行告退。現擬託藍博德、布勒塞二人係英國水師學堂教習。另募曾充兵船管駕技精品優者為總教習。至琅威里書謂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近日談時務者多論及，此黎兆民言閩學生如詞林，哂其不類材武也。然海軍人材必由學堂造就，閩廠開學堂最早，故不得不就中擇用。曩者台灣之平，海寇之靖，閩將輩出，赫耀於時，誰謂閩人不可用邪！但不應專取之一隅耳。沿海七千里何地無才，而閩開風氣獨先，前二十年之學生，積資當為裨將，張孝達力言用北將，究未求教練之法，不足驟領舟師。現在津學堂中多取北產，粵學堂亦兼用閩廣。前移書沅帥，謂南洋選士宜在甯粵各處，不必專主用閩，異時南北教練有成，自無偏重之慮矣。

正月二十八日記（卷六，葉十一上）

湖北鐵政局先造貝色麻鋼廠及做鋼路廠兩廠。所需鐵料，諦塞德廠原估價英金一萬九千六百餘

鎊，不肯再減。今在英國斯大福省渾司百里地方，貝丁沙甫阿克司爾滴里公司訂定，製造貝色痲鋼廠及拉鋼路廠屋頂，一切鑄鐵、熟鐵料件，底板、方墊、圓柱、扁柱、横樑、斜架、撐竿、水溜、水管、螺絲釘、帽釘、彎紋鐵板等件，於五箇月內造成，計價英金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五鎊。

又接薌帥電，請代定機器傢伙房料，因查諦塞德廠清單，其鑄鐵房、樣子房、裝配房、打鐵房，各種製造修理機器之傢具，原價英金八千二百六十三鎊。又鑄鐵房、裝配房、樣子房、汽機房、打鐵房、修理鍋爐房所用之屋頂料件，及彎紋鐵板之頂及玻璃，又彎紋鐵板之壁及門，原價五千五百鎊，共計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鎊。另與諦廠再三酌核，訂立合同，每百鎊減去七鎊半，淨價一萬二千七百三十鎊十五先令六本士，五箇月內分二批交貨。蓋有此等機器房，則鋼鐵廠內之器設有損壞，可自修理添補，免得動到洋廠購製，實萬不可緩之舉也。

又接薌帥電，在菩克哈葛里甫廠代訂織布廠救火機器，價七百七十五鎊。送棉花機器，價三十鎊。空中懸行起重機器，價三百七十五鎊。惟小汽機、管汽機器、添油抽筒抽水機器，尚未訂定。

三　雜　記

上海雜記

徐潤

上海開埠之年月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西一八四二年八月九號上海開碼頭之始。我國與英啓釁議和，立通商和約於南京，擬開通商埠五處，廣州、廈門、甯波、福州、上海，賠款共二千一百萬，並割棄香港地。查上海實在開埠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西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首設英領事官，名曰急噸比魯，劃租界四址，北面李家莊，即今日之北京路，東面黃浦江，南面洋涇浜，西面即今之福建路一帶長浜。此租界乃龔慕九觀察批准，其時各西人尙住城內或南市，後至道光二十八年西一八四八年林道台與領事區魯角重訂租界於至蘇州河爲止，英國家遂購現在之英領事署空地一大段，又於西面買進更大地一段，同治元年西一八六三年復賣出，曩時均認此界爲英國租界，即今之圓明園路。

光緒十八年西一八九二年上海開埠五十年紀念大會，緣開埠時在道光二十二年西一八四二年。

租界界址

道光二十八年西一八四八年美教會住在虹口，即以該處劃作美租界，緣彼時尙未有美界明文也。後在該處設一浮橋，通連英界，居民增多，迨至同治二年西一八六三年虹口與租界造成大橋相通。

是年由林道台出示，劃定法界，武丁治爲法國領事，至次年中三月十二日西四月四號發表其事。造蘇州河之大橋，以利英、美界交通。此乃波利氏之私產，諸色人等過橋均須納費，後又有彼威爾氏合股，遂命名爲威爾橋。復於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二年爲工部局出價四萬兩贖回，即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西十月三十一號停止收費。

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二年英界博物院相接虹口造一浮橋，名曰上圓明園路之橋。

同治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年創建公家花園大橋，造價計元一萬九千兩。宣統元年西一九一〇年英、美公共租界截至是年止，計地三萬三千五百零三畝，合九英里見方。

滬道洋務署

滬道洋務署設於光緒十九年西一八九四年，即現在坐落之地。

會審公堂

同治八年西一八六九年會審公堂遷至大馬路，即現在議事廳對門近處。創於同治元年西一八六三年，初意爲台及外國領事分勞，即在英署內。早年記錄於同治九年西一八七〇年，在英署同爲火焚。陳寶渠先生爲官多年，後於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年遷至虹口今處，其衙門權限，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西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二號經道台與外國公使訂立合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西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號工部局與會審官爲黎黃氏案，爭執十日之久，十一月二十二日西十二月十八號馬路及虹口皆因此罷市，自鬧事後，衙中規則大有增改，然其規約尚未經訂定。

各國按察使署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設立英按察使署。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西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七號設立新美臬署。

監獄

同治九年西一八七一年始設蘇州河邊之牢監，可禁犯人八十七名，光緒二十九年西一九〇四年工部局在華德路創立監牢。

律師

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西一八七五年四月四號澳順輪船撞沉福星，溺死者六十三人。其案由道台與英領事末海士先生會審，担文律師爲中國所延，定澳順船給溺死之官員每名三百兩，餘者每名一百兩，而該英國輪船之船主逃逸後不知所往，其賠款躭延多時，緣道台與領事雖有權定案，然無權逼付賠銀，後由担文律師將此事報告英京，由英政府囑怡和暗付此銀，但不准報紙揭載。乃唐景翁與担文律師一手經理，商局有案。六十年前，上海律師初行此業者，爲柯惟君、羅達士君、柯柏君、伊墨士君、勞拔臣君、連尼君及梅柏約君。白利治君於咸豐三年西一八五四年爲香港之大律師。上海英按察司衙門之案，有律師辯論者，始於同治四年六月初七日西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九號。

工部局

道光二十三年租界尙無工部局，惟設有一公會，管理碼頭街道等。迨咸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西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三號工部局始成立，舉英商三人爲局董，是時區會角仍爲英領事。

同治元年「髮逆」到申，英租界坭城外挖一河溝，防其來攻。又法租界於是年創立工部局。

巡捕

咸豐三年西一八五三年因有難民到申，創巡捕隊，當時僅有八名，至咸豐五年西一八五五年加至三十名，同治十三年西一八七五年加至一百十二名，宣統元年西一九一〇年加至一千七百名。

咸豐五年八月十二日西一八五五年海賊布興有統帶廣艇二十八號沿海搶刦，沙甯船受累非小，乃由沙甯兩幫紳士郁泰豐、郁萬豐、經芳洲、蕭六笙、李也亭、盧英甫、張竹坪來求竇順洋行主設法清理海盜，必理氏先商英領事命英砲船必嘆往攻，決議會同沙甯兩幫紳士，置買普羅佗輪船、孔夫子輪船、竇順輪船出巡至石浦地方，盜船聚於一處，詳查甚確，且知賊衆均在海廟酬神演戲，攻破甚易；四船同時開砲，僅二三點鐘遂將賊船燒燬淨盡，從此海晏河清，會捕局遂於是年成立。

咸豐十一年西一八六二年「髮匪」第二次至申，西商馬隊團始成。

救火會

同治四年上海西人始設救火會。

市場及屠獸場

公共市場初設於光緒十六年西一八九一年，爲虹橋市場。次年設宰牛場，十九年正月西一八九三年三月設虹口宰牲場，二十年西一八九四年又於其鄰地蓋造牲棚。二十一年西一八九六年工部局因屠戶索價太昂，自運牲口入口，以沽其肉。二十三年西一八九八年爲華人所設大馬路市場西一八九九年，與西人市場同立一處，嗣後各處均設有小市場，如新閘所設是其一也。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年在南京路創設議事廳及市場。

濟良所

此所創立於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年，初開設新聞地方小屋內，旋於光緒三十四年西一九〇八年遷至愛文義路路大之屋，惟人數日增，此屋尙嫌太小，現在壁利南路建造房屋不久可望完工。工部局除每年捐元一千兩外，另助建築費元二千五百兩，此專爲中國奴婢而設，惟會審公廨常有幼女暫寄於此，除華人外，有兩西婦經理其事，各幼女教育以後，須留至年長擇配成家爲止。其入款宣統元年西一九〇九年共四千八百兩，銀行存款有一千八百兩有餘，華人捐助者不少。

夜照會

何時起首，余不記憶，大約當在「髮逆」反亂鄰邑之時，因當時城內與租界奸細甚多西一八六二年，收照會費九百九十一兩西一八六三年，收照會費三千六百十九兩，明年收七千九百十九兩。同治三年西一八六五年，「髮逆」敗後，南京克復，其數目極少，至九百九十一兩而已。嗣後此例不行，余無從查其確期。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西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七號上海輪船公司由旗昌洋行經辦，其時共有輪船十八艘，至光緒二年西一八七六年全盤售於中國招商局。

輪船及碼頭

同治四年，虹口公司碼頭設立，由藍煙囪輪船發起。後至同治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年由柯理芬公司加股，買地擴充，改爲公和祥碼頭。迨至同治十三年西一八七四年，由怡和洋行價買，又購瓊記碼頭、滔律文碼頭，改名爲怡和合股公和祥碼頭。又至光緒九年西一八八四年續買華順碼頭、英海軍船

碼頭，後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五年怡和新訂合同，至今信守。

同治四年，太平洋郵信由美至日本，於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年初到香港。是年創藍煙囱輪船，乃洋面輪船公司者，河夫嚇氏所主。首一船到中國名鴨加們，於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西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九號到，爲勃蘭華噸公司代理，泊公和祥碼頭。藍煙囱船後歸太古。

同治五年西一八六七年，太古輪船公司始行創設；惟同治三年西一八六五年已有藍煙囱輪船，常川往來上海。

光緒六年九月間西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份，英商怡和又創一輪船公司名某某，當時購有華海輪船公司之江輪，與怡和自置之輪船，統共十二艘，以爲基礎，至今已逾四十艘矣。

光緒十七年西一八九二年皇后公司船初到上海，該公司初創在光緒七年西一八八一年。

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年亨寶輪船公司又於上海開設。

公和祥碼頭交易日期

同治五年西一八六六年藍煙囱船初次泊用公和祥碼頭。

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二年亞而分碼頭爲現在之公司買去。

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年哼胱碼頭與別家合用。

光緒十年西一八八四年老甯波碼頭買進。

光緒十七年西一八九一年英國水師場買進。

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年歸怡和經理。

濬理黃浦計畫

濬理黃浦之事，辯論已五十餘年。洋人初到此間，無一碼頭可卸船貨，各船均抛錨於本江，貨由小船駁岸；租界前岸太淺，雖小船亦不可近，故各行自築碼頭出灘，各如其名，如怡和碼頭是也。浦內沙灘嘴角，其淤泥順流而入漬於租界前岸，故各行所築之碼頭日見淤淺；華洋船隻常有沉溺，無人搬遷，以致更形淺塞。浦東嘴角大都爲此淤淺，各人行所欲爲，無人阻止，其於商務最爲阻礙者吳淞壩是也。早年航船到此，最多不過五百噸之儎，毫不經意於此壩。自蘇彝士河開通後，輪船行駛以代航船。輪船到此，雖潮漲之時，多有不能過此壩者，至斯時方着意改良。二十五年之前，曾用挖泥船，挖泥機器，欲掘深此壩，因無功效而停歇。數年以來，空談無補。利其氏到此數年，曾有報告，然亦無所表見。及至「拳匪」亂後，開濬黃浦爲和約之一條，光緒三十三年（西一九〇七年）始與利其氏訂立合同而開工也。

試觀工程圖內，老船港上流已全行淤塞，其水勢偏流於所謂野鷄港者，現稱爲亞斯脫羅港，此處水流頗足於何等船隻直至上海，吳淞口外堤岸工程，及水門汀駁岸，經已築造，以拒揚子江之水勢，直流至黃浦江口，將地一大段改爲江口，俾船隻可以躲避風浪。除此之外，谷夫島直至吳淞，兩傍均有堤岸工程，吳淞對岸尙在工作。其最要之條陳，爲挖掘吳淞鐵路車站對過之野鷄嘴，然尙未動工。上段工程近於上海租界者，祇有圖樣，概未動工，如工程連續，當見功效。倘稍一停工，不特無益而且有損也。由前此之報告，似需用銀十五兆兩有餘，以竟此工程，下年二月間此款當必告罄，聞說此款完後，利氏未去之友均須告退，將來如何，現無人知，然尙有許多要緊工程，須要

築做者，仿天津之法，另立一局而竟此事。天津辦法見後。

淞滬間最近之水程

由上海至吳淞，潮退時水深十八尺，最狹之嘴角闊六百四十尺。亞斯脫羅港闊一千尺，約深二十尺。通扯闊八百尺。吳淞之駁岸或分水處，約長四千七百尺，此爲從前二十二尺外壩之港，半潮時船有吃水二十三尺者，均可直駛上海。吳淞水勢最深之時，爲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西一九〇六年八月八號禮拜一之日，其水有二十八尺四寸之深。

大英郵船公司

此公司創於道光四年西一八二五年，直至道光二十年西一八四〇年方始實行。首船二百零六噸，於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西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號與英政府訂立合同寄載書信，其時蘇彝士河未開，一切書信均須走地中海，至亞力山大轉儎，由埃及至蘇彝士，由此放至印度及中國。由蘇彝士到香港訂立時刻三十七日零兩點鐘。錫蘭與中國通信始於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西一八四五年八月一號。其船祇二百五十匹馬力，汽船名曰梅里治姑娘。第一郵船由香港到上海計六百五十噸，上海早年嘗聞此船之名。三十餘年由英至遠東，其爲獨一之公司，資本二百三十二萬鎊，明借款一百八十萬，暗借款一百十八萬，最大之船計一萬噸，走十八海里，昔年香港所稱鐵行者是也。

銀行

上海之首創銀行爲麗如銀行，於道光二十九年西一八〇五年交易生理，惟一二年前已成立矣。其餘各銀行成立之日期頗難查確，惟第一部行名簿，印行於同治四年西一八六六年，其下之十銀行即是也。

一　阿加剌銀行 九江路一號
二　利中銀行 四川路十四號
三　利商銀行 黃浦灘二號
四　匯泉銀行 福州路十七號
五　麥加利銀行 江西路十號
六　匯隆銀行 江西路二十號
七　有利銀行 九江路二號
八　法蘭西銀行 南京路六號
九　匯豐銀行 黃浦灘十二號
十　麗如銀行 黃浦灘十一號

匯豐銀行創於同治二年 西一八六四年 原本五兆圓，現本十五萬兆圓，有金積十五萬兆圓，銀積十五萬兆圓，公積十五萬兆圓。上海支行開於同治三年 西一八六五年，經麥利思氏手，初在大馬路口，即今之匯中酒店處是也。

現今之德華銀行乃係第二行，其始一行，因貲本不足而收閉也。今之法國銀行，接辦舊之法蘭西銀行者也。於西一八七五年創立於香港，於西一八九六年接辦，於西一九〇〇年設支行於粵省。

同治四年 西一八六六年 上海之銀行，清理帳目者，不下六行之多，因自同治二年 西一八六四年 以後，連年生意劣敗故也。

咸豐七年 西一八五七年 麥加利銀行創設於泗涇路，光緒十八年 西一八九二年 買受黃浦路麗如銀行之房產，以至今日。

是年英商創立匯豐銀行，總行設於香港，以下列其事故：該銀行創始於同治四年 西一八六五年，名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同治五年 西一八六六年 改名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原資本五百萬，光緒九年 西一八四八年 資本增至五百五十萬，光緒二十三年 西一八九七年 增至一千萬，光緒三十二年 西一九〇七年

增至一千五百萬，麥林氏爲上海初次總理。其行於同治四年西一八六五年開創，其初在黃浦灘大馬路角，即現匯中西旅館之地，後於同治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年遷至今處，克米隆氏爲第二次總理，同治十三四年西一八七四、五兩年年成績均不佳，幾將資本及公債失去，嗣後遞年獲利，乃則臣氏於光緒二年西一八七六年爲總理之領袖。

上海各總理

同治亖年至十二年西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麥林氏，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十五年西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九年克米隆氏，光緒十五年至十七年西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華德氏，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西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克那氏，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五年皮惟士氏，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年亨達氏。他人亦有作總理者，惟爲時甚促，因代理也。該行資本數目，計付出資本一千五百萬元，公積金磅一百五十萬鎊，計一千五百萬元，公積銀款一千五百萬元，共計公積三千零五十萬元，又股東公積一千五百萬元。

光緒十八年三月西五月正金銀行創立。

光緒二十三年中國通商銀行創立。

光緒十四年西一八八九年德華銀行創立。

棉紗製造廠

初爲中國棉花布製造公司，創於二十年前，資本四十萬，每股一百兩。光緒十五年西一八九〇年爲馬建忠經理，毫無成效。復加資本三十萬，多年仍無息派，於光緒十七年西一八九二年即遭回祿，計

二萬八千錠子。後復再造瑞記棉花紡織公司，於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五年註冊，於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九七年開工，祇一千五百錠子。現用四萬錠子，瑞記洋行代理。

老公茂紡織公司，創於光緒二十一年六月西一八九五年八月，於二十二年西一八九七年開工，共用三萬錠子。

上海紡紗有限公司，初創於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三年，後與三太公司聯合，現於光緒三十三年西一九〇八年以今名註冊。

鴻源紡織有限公司，創於光緒二十一年七月西一八九五年八月，於二十三年二月西一八九七年三月開工。

怡和紡織公司，創於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六年，於二十三年四月西一八九七年五月開工，現祇用一半機器，共五萬錠有餘。

鴻豐紡織公司，創於光緒十三年西一八八八年，初用一萬二千錠，於十八年西一八九三年加至一萬五千錠。日信洋行約有一萬錠子，於八年前開手。

振華紡織公司，始於光緒三十二年西一九〇六年，一萬一千錠子。

公司

光緒十一年西一八八五年創立三井洋行。

光緒十二年五月西一八八六年六月創設德國公司。

光緒十三年西一八八八年成立上海業廣房產公司。

稅務

咸豐四年六月西一八五四年七月份西商以會匪亂後無官主持，不允照章上稅，經吳道台與領事辯論，仍未理妥。吳云租界之權在你，吳淞之權在我，以後來船不准入口，理直氣壯，仍復照例而行。乃於六月西七月推英人威妥瑪氏首為上海稅務司，次為法人雅特士美氏，再次為美人魯意士茄氏，威稅司僅任一年，告辭後，由李泰國氏充總稅務司，同治元年西一八六三年與李中堂意見不合辭差後，由赫德補缺，以至於今。

……

煤氣燈

同治四年西一八六五年煤氣燈公司創建於漢口路，當時用戶僅五十八家，後於次年遷往新閘。

電燈

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西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始創電燈公司，初設廠於乍浦路，後於光緒十八年西一八九三年歸工部局收回自辦，續於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六年推廣，加大機器，遷於有恆路，建造大廠。

自來水

上海自來水公司創於光緒六年西一八八一年，其水於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三年行用，法界自來水始於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二年。

內地自來水公司成於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二年，有董事七名，華三洋四，股本一兆兩，瑞記代理。

電報

同治九年西一八七一年大北電報公司設立海線，始通至上海，後又通至日本長崎，又由長崎通至琿春。

是年大東電報公司海線始通至香港，與大北公司訂立合同，乃由香港通至上海。

同治十年西一八七二年創立中國電報，其時字碼初次行用，其首次之線，設於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三年，直至光緒十一年西一八八四年方有長線。

是年七月初二日西八月二十二號大北公司始將上海到北京之線完功，頗多阻力，因鄉人將電桿作柴，銅線作釘。在光緒十八年西一八九二年中國與西北利亞之線相通，即與歐洲通信，在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年中國之線共有三萬四千哩之遙，現有四萬餘哩，電碼用字共計八千。

利喰氏於同治四年西一八六五年始在上海設立電線，其電桿由浦東甫設至川沙近海，以爲外來輪船之用，此事利喰氏未經稟明道台，鄉人割去電線，毀去電桿，聞說鄉間死去一人，謂電線有礙風水之故也。

電話

光緒六年西一八八一年德律風公司創立，但從前皮息氏曾經發現伊自做之德律風，而招商局於光緒八年西一八七八年已有設立，與各公事房及碼頭通話，爲商場中用德律風之始。現今之德律風始於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八年。

電車

光緒三十三年西一九〇八年電車公司創立。此事擬議多年，乃由英京創成。

火油

七十年前火油入口祇洋人點用。如同治五年西一八六七年入口祇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二咖倫，自華人行用後，光緒三年西一八七八年入口有多至四兆咖倫之多，光緒三十年西一九〇五年幾至一百五十七兆咖倫，此數尚增加不止。從前所有火油均來自美國，惟光緒十四年西一八八九年俄油始行銷用。光緒十九年西一八九四年蘇門搭拉火油即蘭格火油用油船初裝至此，般鳥火油於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一年始銷行市面，各國賣火油成數如下：

美國五成二　蘭格油三成二　俄國八成　般鳥七成

光裕機器油行於光緒十五年西一八九〇年分設支行於此，各處美孚行始於光緒十九年西一八九四年設立。

火柴

已函詢此物，尚未得有回信。余所知者為順記有廠於塘山路四號，此廠於此處或別處製造已歷有年所，約在二十年以前成立。

機器車

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三年機器車始為柏醫生實行試用，余憶從前巳有二部到過，未見功效。現有一百五十六部。

統計

上海外國戶口及房屋等

此事早年無一確數，道光二十三年西一八四三年上海初開貿易，統中國內地僅有洋人四百六十二名，西婦幼孩甚少。寶順、怡和、仁記、播威等行爲上海洋商之始。

道光二十四年西一八四四年中國洋商增至七百名。

道光二十六年七八月間西一八四六年八月洋商在上海者一百零八人，其中十三人有家眷。商行二十五家，教堂四所，內有商船十四艘，小兵船一艘。

道光二十九年西一八五〇年在中國之總數一千零零七人，上海一百五十三人，廣東二百九十八人。

咸豐四年西一八五五年上海洋商有二百四十三人。

咸豐十年後「髮匪」反亂於鄰邑，上海市情頗異，其時有洋房二百六十九宅，華屋八千七百四十宅，當其亂時通計每洋房有五人，每華房有十人。在租界者洋人共約一千四百名，華人約七萬有餘，自此之後每五年有一准數，以下所記與工部局報告相同。

公共租界房屋

年份	同治八年西一八七〇年	光緒五年西一八八〇年	光緒十五年西一八九〇年	光緒二十五年西一九〇〇年	光緒三十年西一九〇五年
中國	一萬〇七百三十三	一萬六千七百〇七	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九	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四	四萬五千三百二十八
外國	無	無	七百三十二	一千〇十一	二千四百七十二
外屋中用	無	無	五十八	一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五

公共租界戶口

年份	中國	外國
同治八年(西一八七〇年)	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六十六
光緒五年(西一八八〇年)	十萬〇七千八百十二	二千一百九十七
光緒十五年(西一八九〇年)	十六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一
光緒二十五年(西一九〇〇年)	三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六	六千七百七十四
光緒三十年(西一九〇五年)	四十五萬二千七百十六	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七

工部局捐地捐碼頭及別項

年份	外國地捐	外國房捐	中國房捐	碼頭費	馬車捐費	又每月照會	場車捐
同治三年(西一八六五年)	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一	九千六百九十四	六萬三千五百二十	三萬〇七百〇五	無	又	又
光緒二年(西一八七七年)	二萬〇一百五十一	二萬七千〇七十七	五萬一千六百〇六	九萬〇九百五十八	九百七十	又	又
光緒十二年(西一八八七年)	五萬四千一百十八	四萬三千三百五十九	八萬八千二百九十	六萬三千二百九十五	八千一百九十四	又	三百五十二
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九七年)	十一萬〇二百八十六	六萬七千二百四十六	二十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七萬〇三百七十八	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五	又	四千八百五十二
光緒三十四年(西一九〇九年)	六十八萬八千〇二十六	四十八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六十七萬三千七百三十九	十七萬七千六百三十六	四萬三千八百十八	起私用八百五十張 各馬房四百九十一	一萬八千二百九十九

又每月照會	又		又	二十張		三百五十八張	九百七十三張
小車捐	又		五百八十七	五千六百四十七		二萬三千〇三十七	三萬六千九百十四
又每月照會	又		二千一百二十三張	一千九百張		四千七百五十五張	六千六百六十一張
人力車	又		六千〇六十八	三萬四千〇四十一		五萬四千〇九十四	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二
又每月照會	又		一千五百張	間		四千〇七十四張	八千四百七十一張
機器車	又		又	又	又		三千〇二十七
市場捐		一千五百七十五	間	間		一萬四千一百六十	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七
所殺牲口洋人用	又		一萬六千頭	二萬一千四百九十六頭		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六頭	五萬五千頭
馬桶	又		一千九百七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八			每月六千元
瓦片遷移	又		三萬〇四百四十七車	四萬一千六百七十車		十九萬二千噸	十九萬四千噸

此等捐項，早年之數不能詳細，因其歸一總數每年比較大相異同，均由工部局應用需索金，余從同治三年西一八六五年**起首推算，三十四年**西一九〇九年**止。**

馬車機器車等

光緖末年現在之數目，私置馬車八百五十一部，在各馬房五百九十一部，小車六千六百六十一部，人力車八千四百七十一部，塲車九百七十三部，機車一百五十六部，共計一萬七千七百零三部。

各總會

同治三年西一八六四年上海始設英商總會。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西一八六六年正月十日德國總會設立，於福州路租賃洋房，迨光緖六年二月西一八八〇年四月又遷至廣東路，續於光緖三十二年十二月西一九〇七年二月買地於黃浦灘，建造大總會一所，約費至五十五萬。聞地皮兩畝半出價二十五萬兩，又聞德華銀行地一畝零，買價十五萬，地亦十萬兩。

同治六年八月西一八六七年九月自造規矩會堂房屋於廣東路，由黃浦左首向西即是。始於道光二十四年西一八四四年在粤城，華人早年亦有入會者。上海之會成於道光二十九年西一八四九年，租界各處皆有設立，初次於戒酒會堂開會，現在重行加增，改造房屋，共有十二會名，在上海、英、德、美、蘇格蘭及喃彌等處。

青年會

上海青年會始立於光緖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西一九〇〇年正月六號，嗣後會友由二百十六人於光緖三十四年西一九〇八年增至九百六十六人，學生由二十八人至三百八十一名。進項由二千六百二十四元至七千三百四十八元，由各處收得六千二百九十五元至一萬九千一百五十元。

此會，租界少年受其益者不少。其董事會光緖三十五年西一九〇九年止。王君爲總理，方君爲副

總理兼書記，李君記事書記，項君管理銀錢。另有董事十一位，曹君爲華文書記，陳君爲督理夜班，衣斯納君督理體操，中國官場及當道均爲該會之輔助者，華洋演說均有。所教之功課英文、法文、官話、打字、中文、紅十字等。

銅像及紀念碑

巴夏禮

巴夏禮銅像直對南京路，設立於光緒十五年西一八九〇年。是年閏二月十九日西四月八號康納公爵爲之啓幕。巴夏禮充英領事及經理外交事務約四十年，當中法戰役之時光緒十年西一八八五年故於北京，其像爲公共捐立者也。

普魯德

法巡捕房前之偶像，爲紀念法提督普魯德者，同治元年三月十九日西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七號與「髮逆」戰於南橋被殺，後由法國將此銅像寄來。

麥加利

麥加利氏奉英政府使命，過中國，至緬甸，與一幫游歷士相會，事畢，歸途於雲南相近梅你地方被殺。時在光緒元年正月十五日西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號。後於光緒六年五月初三日西一八八〇年六月十號在上海公園內設立紀念碑，其碑現在大橋公園西門內。

紅石紀念碑

英署之紅石紀念碑乃爲恩特仁船主排力伯及嗱們氏所設立。伊等及同羣之人，於咸豐九年西一

七六〇年被捕，死在北京左近。此碑何時設立，余不記其時，約在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之間西一八六一、二兩年。北京失守，圓明園被焚，於……咸豐十年八九月西一八六〇年十月因有英兵官十六名持救命旗與中國交涉而死。伊等共有二十四人，巴夏禮爵員在內，爲中國兵所擒，送至北京，祇八人生還，嗱們氏及以上所序諸人均在其內。

德國船依而德失事紀念碑

該船在山東成山，於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西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爲巨風所傷，在船七十七人均被難。該船沉時，各人口唱國歌而死。其紀念碑於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年設立，在怡和行前岸。

大英郵船公司簿哈拉失事

此船於光緒十八年八月二十日西一八九二年十月十號在澎湖島爲大風失事。被溺者一百二十五人，其中全數均是香港拍球會員，除二人遇救，即蘭生醫士及某營將官。現在紅禮拜堂有玻璃窗一塊紀念其事，至今尙無紀念碑建築。

各醫院

上海最舊之醫院爲仁記醫院，初由羅赫醫生於道光二十三年西一八四四年開設於近城處，後於道光二十六年西一八四七年遷至租界。咸豐十年西一八六一年今處經數次擴充而得廣大焉。其初四年共醫華人貧者四萬名。

其次則爲同仁醫院，設於西華德路。其始得洋一百元助與一美教士者，伊將此銀開設小藥房一處，後經多方擴充，逐成醫院。李秋坪君及其友人籌銀一萬兩而增廣之。

德國醫學堂創於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西一九〇七年十月一號，其款來自德國，其學堂附於寶隆醫院者爲華人所設也。士衲醫生爲之總理。

徐家匯書館敎會天文台等

天主敎會設立於徐家匯，其歷史甚早。在明嘉靖年間西一五六二年有徐鴻基光啓生於該處，後入天主敎，地因人而得名。徐頗有才學，著書甚多，官至侍郞，現在城內尙有徐文定公祠堂。十六世紀天主敎在中國各處傳敎，甚爲國家所重視。聖祖故後，雍正時代西一七二三年稍有更改。乾隆時代西一七四四年高宗欲滅其敎，至道光元年西一八二一年天主敎堂復行傳敎大占多數，道光二十七年西一八四八年復開會於上海，自此之後，在徐家匯增加房屋，設學堂，建造經堂、天文台等。於同治三年西一八六四年該堂將逦西二十邁羅之山購爲己有，此山名曰佘山。

格致書院

此書院爲英領事麥黑士君起意，擬成一會，或一讀書室，俾華人得以博覽，繙譯西書、西報，議論新事也。董事會於同治十三年西一八七四年始行集議，許君及其次子同爲董事，由外人捐助，或以銀元或用特筭。麥黑士君、担文君、傅蘭雅君爲洋人之提創者。唐景星君爲首創董事。此事向無成效，許君與洋董意見參商，數年毫無所成，許君家眷寓於院內，然無人過問，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三年欲設立化學室亦未成功。許君故於光緒九年西一八八五年，另定新章，嗣後每月所爲均無效果，光緒二十五年西一九〇〇年之後，各物均爲華童公學假用。

約翰學校

光緒五年西一八七九年始創約翰書院，今名約翰學校，爲施牧師所剏。以學堂爲基，初建於虹口，一名白郝而學堂，一名滕郝而學堂。

西童公學

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二日西一八八六年四月五號西童公學由規矩會友設立。始設在北京路，光緒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西一八九三年四月二日遷至虹口。是年即歸工部局管理。

華童公學

光緒二十九年設立，華童公學，由工部局首董始創，華洋各商均捐助。

南洋公學

南洋公學於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六年奏請，於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九七年成立。

尙賢堂

尙賢堂始創於光緒二十六年西一八九七年，爲中外人及敎民、平民消除意見，增進智識而設。李佳白爲該會之發啓人。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二年由北京遷至上海。光緒三十一年十月西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聯合香港華洋註册之華洋十三人簽名。宣統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西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號外務部助銀二千兩，及送匾一方懸掛會內。有上諭賞黃龍寶星與紐約之賴君，因其連捐巨款於該會故也。中外人均有捐助該會者，現在進項頗鉅，所行公益之事不少，常設會與中外人交換，又專設會與中外婦女交通，專爲上等華人而設，非如各敎會爲下等而設者也。會中事業每半年由所報告一次。

淞南夢影錄

黄式權

1.（卷二，葉八上）

自粤匪克復後當道諸鉅公漸知泰西火器之利，乃擇各省衝要之地，設局製造。滬局在城南高昌廟側，度地四百餘畝，周以繚垣。局中規模宏敞，器具精良，工匠皆閩、粤、甯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機器者督之。凡鋸木、融鐵、鑄砲、造船以及鑽鑿、刮磨等事，俱藉蒸氣之力。其局初在虹口，後經丁雨生中丞奏請移至今處。於局側設廣方言館，招華童之聰穎者肄業其中，禮延西儒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君授以西法算學、化學、光學、行陣造作諸事，而兼聘中儒教授詩文。歲一考校，拔其尤者充繙譯、駕駛等任。其事創始於李少荃傅相，而觀成於應敏齋方伯。謀國遠猷，詢萬世所永賴矣。

2.（卷二，葉八上）

製造局之外，又有火藥、火箭二局，火藥局在龍華，火箭局在陳家橋。其局務各有委員總理，而製作之法皆延西士指授。蘇省各營軍火皆於此取給焉。其局建於丁雨生中丞，蓋由製造局所推廣云。

3.

（卷三，葉九上）

中國自與泰西交接後，漸喜破除成見，利賴並興，而其開礦一事尤覺經營慘淡，餘力不遺。上海如順德銅礦、三山銀礦、白土河銀礦、荆門煤礦、開平煤礦、寶坻煤礦之類，俱倣西人公司之例，開局集股，每股或一百兩或五十兩，其有開採獲利者，股價驟爲之漲；否則日漸短絀，漸至無人受領。近有在三馬路開設平準公司，專理股票交易諸事。然市儈居奇，任情壟斷，故買者、賣者皆不免折閱良多云。

4.

（卷四，葉三上）

昔祖沖之造千里船，純以機捩爲之轉運，不需篙楫，自能奔放直前。西人輪船之製，大抵取法於此。惟舟行純藉蒸氣之力，一日斷煤火，便覺寸步難行。台州董紫珊司馬，素精西學，謂當別創一法，可廢煤而用氣；西士皆目笑之，弗顧也。靈思默運，慘淡經營，閱數寒暑，遂克告成，名曰混沌。未幾駛至采石磯，觸礁沈沒。因略變其制，就高昌廟製造局更製一船，名曰混初。船身長六丈，吃水五尺餘，一下鐘可行江面四十里。惟全係木質造成，一遇大海狂濤，時虞掣肘耳。考輪船之制，有英人華特者，創於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年間，始由美人富當造成，其間費數十

人之心力，千百萬之金資，始能盡善盡美。今董君匠心獨運，開五大洲未有之奇，謂爲巧奪天工，誰敢議其過當哉？

5. （卷四，葉八上）

上海之有德律風，始於壬午季夏。其法沿途豎立木桿，上繫鉛綫二條，與電報無異，惟其中機括則迥不相同。傳遞之法，不用字母拼裝，只須向綫端傳語，無異一室晤言。據云十二點鐘內可傳遍地球五大洲，蓋藉電通流，故能迅速若此也。其初有英人皮曉浦在租界試行，分設南北二局，南在十六浦，北在正豐街。如欲邀人對談，只費青蚨如同命駕之數。嗣以經費不敷，不久遂廢。癸未春，經天主教司鐸能慕谷重設，由徐家匯達英、法兩界各洋行，以便預報風雨消息。聞此法由歐人名得律風者所創，故以其名名之云。

6. （卷四，葉九下）

地火之製已稱奇闢，行之數年，人皆稱便。近有西人名立德者，在租界創設電氣燈，其法以機器發電氣，用鉛絲遍通各處，用時將機括一開，則放大光明，無殊白晝。初行時，當道者惑於謠諑之言，恐電發傷人，咨請西官禁止；後知其有利無害，其禁遂開。近日沿浦路旁遍設電燈，以代地

火之用，而戲園、酒館、煙室、茗寮，更無不皎潔當空，清光璀璨。入其門者，但覺火鳳拏雲，普照長春之國，燭龍吐燄，恍游不夜之城，古稱西域燈輪，諒不是過。吾友龍湫舊隱曾賦七古云：「泰西奇巧眞百變，能使空中捉飛電。電氣化作琉璃燈，銀海光搖目爲眩。一枝火樹高燭雲，照灼不用蚖膏焚，近風不搖雨不滅，一氣直欲通氤氳。忽如月生光，又如虹吐燄，朗若銀粟輝，燦若紅蓮豔。申江今作不夜城，管絃達旦喧歌聲，華堂瓊筵照夜樂，不須燒燭紅妝明。吁嗟乎！繁華至此亦已極，天機至此亦已洩，窮奢極巧恐不常，世事驚心若電掣！我欲別設千萬燈，光明四射分星辰，不照高堂與華屋，常照貧家紡績人。」

7.（卷四，葉十下）

租界中自來水創於壬午仲夏，成於癸未新秋。其法於白大橋南堍造一水塔，下用黃石鋪築，其上杜架轆轤等類皆生鐵鑄成，高可十餘丈。塔下廣開深池，以機器吸浦水，將泥沙汰淨，貫注於各處水管中。水管亦用鐵鑄，大可徑尺，自靜安寺起，至小東門止，遍地埋設，一氣流通。又於沿街每十數步豎一吸水鐵桶，高四尺許，下面與水管聯絡，頂上置一小機括，用時將機括拈開，水自激射而上。其經理之局，法界在二洋涇橋南首萬安里，英界即在水塔之側。居民需水者，可飭水夫送去，不論遠近，每擔錢十文。激濁揚淸，人皆稱便。今春海關道邵小村觀察，擬師其意，於城內設淸水廠。後惑於某紳之言，其議遂息。有識者咸惜之。

記製造局（卷三）

王韜

製造局建於城南，基廣四百餘畝，四周繚以高垣，其一爲局房，置機器。左右夾室皆置小輪，而以皮條聯於輪軸。大輪既動，而無數小輪從之旋轉，凡鋸木、截鐵、鑽砲、磨鑿之工，靡不賴此。局南爲聽事，頗宏敞，用備宴客、議事，層樓聳峙，正面黃浦，可遠眺望。其東爲文案房、總庫房、畫圖房，西北爲洋鎗樓，樓後續建測望台，拾級三層，高觚煥日。樓東隙地設露房，釘鍋鑪，配機器，悉於此焉。此外則有熟鐵廠、生鐵廠、捲槍廠、木工廠、鍋鑪廠、大機器廠、大汽錘廠，攻治大砲，製造輪船機器，皆於此取成焉。

廠門外築直道以達黃浦，開治平坦，縱橫七十餘丈，浦濱植木爲柱，高九丈，上置轆轤（西人名滑車）藉以起重。直道之東，爲船塢，廣十餘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設蒸釜，中置機捩運之以放納塢水。又東爲船廠。塢西爲木棧，儲積材料。東南隅洋房，爲西匠所棲止。東北隅百餘楹，鱗次櫛比，則百工止息處也。日操作者以千計。總辦廠務者，爲馮觀察竹儒、陳比部荔秋、鄭太守玉軒。其下分司各事者數十人。

誠以火器之制，雖非剏自泰西，而泰西自今日而獨精，恢復江浙之役，有資於西人火器之力居多。因是合肥相國李公特購泰西機器，命在滬設局鼓鑄。初在浦北虹口，旋經丁中丞奏請擴充，乃

移建今處，局制於以大備。蓋前後數公所以經營而擘畫者，不既遠矣哉！……

製造總局之外，則有火箭分廠，建於陳家港。火藥局建於龍華，自製洋鎗細藥及銅冒砲引，亦延西人爲之指授。火箭多有向空反墜者，此獨直去不斜，則以製法有準也。繼又以西法造水雷，一用機器轟發，一用電線引燃，並臻絕妙，講海防者，當以此爲急務。嗚呼！惟能綢繆於先事斯不至局促於臨時，謀國遠猷，固迥出於尋常矣。

記廣方言館（卷三）

廣方言館向設於舊學宮之西偏，樓閣房廊制極宏敞。馮景亭中允擬定章程十二則，令凡肄業文童，以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者充選。定額四十名，延西士之學問充裕者爲之教習，而教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以西人制器尙象之法，皆從此出。三閱月一行考覈，拔其優者充博士弟子員，或在通商衙門司理繙譯，承辦洋務，即可由此遴選。果其才能出衆，則督撫登諸薦牘，調京察驗，授以官職。

同治己巳，應敏齋方伯於南門外製造局大拓地基，自西南迤邐至東北以建書院，門外植竹萬竿，綠蔭夾道，入則重樓傑閣，丹檻迴環。庚午春間，廣方言館移附於此，其後爲繙譯館，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爲刻書處，乃剞劂者所居。口譯之西士則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人，筆受者則爲徐雪村、華若汀諸人。自象緯、輿圖、格致、器藝、兵法、醫術，罔不搜羅畢備，誠爲集西學之大觀。其已鋟木者約二十餘種，發蘊探微，將來盡長技而操勝券者，當以此爲嚆矢。

東隅瑣記

李濬之

記上海製造局（葉十六上）

我華製造軍械，滬南局廠當首屈一指。丙午秋，初至上海，嘉定夏頌來君函致局員蔡君綏之，紹介往觀。局距埠甚遠，在縣治西南五六里許，規模宏敞，一切製造，內分：鍊鋼、造船、鑄砲、製鎗、銅引、水雷、砲彈、鎗子、黑藥、栗藥、無煙藥、鍋鑪、翻砂，共計十三處，今以節省經費，併爲七廠。初用洋技師八人，今已裁去其七，計大小工約三千餘人。附設一大船塢並工兵學堂，學生六十人，教授西文英語、繪圖測算等課。適值總辦張觀察甫經接辦，淸釐庶務，修改機器，鎗藥廠正在停工，遂先閱視鍊鋼廠。其原料係購取外洋廢鋼，參和本國生鐵鑄之，一爐可鎔鋼十五噸；所鑄鋼胚，自五噸至十數噸不等。鋼胚既成，另入爐中鍛之，次用極大水力之鋼機壓之。此機渾以鋼鑄，式如方礎，大約二方尺，厚亦如之，上下各二，夾以鋼柱，起落皆以機輪撥轉，四隅各有蒸汽管，全藉水之熱度以助壓力。據稱我國機器壓力之大，此爲第一，每方寸之力，重三千噸，殊駭聽聞。運轉鋼胚皆有起重車，故能上下左右悉如人意。凡胚之大小厚薄闊狹，各有程式，依類製造，次第鍛鍊，分入各式鋼軸碾軋之，其成條者，或方、或圓、或扁、或工字形，於建築工程橫平用之，

或三角形，爲裝修器具包角用之。其造船之鋼板，自二分半至五六分，凡五六種，製法逐次以大平面鋼碾碾之，鋼板切斷之機闊八九尺，而運用之妙如剪刀之裁割然。所鍊鎗鋼，質最細膩，砲鋼次之。其試驗之法，以機引其兩端平拉之，用馬力若干四，乃可斷裂，即知鋼質之良窳。大抵鍊就之鋼，每噸約需銀百兩，所鍊者名西門司鋼，與鄂局之畢司馬，各有所長。開辦經費二百餘萬，已逾二十年矣。每歲開支二十餘萬兩，製出之鋼尙能收回銀五六萬兩，廠工現約二百人。

次至造砲廠。砲之身口及彈子大小不等，其彈子重三磅者口徑一寸七分，六磅者口二寸二分，十二磅者徑三寸，四十磅者四寸六分，百磅者徑六寸，距華里二十里可命中也。一百八十磅者徑八寸，現存一具，係開平兵輪沉沒之物經撈出者。其二百五十磅者，口徑九寸，八百磅者徑十二寸，可擊至三十里以上。二砲局中現無存儲，僅陳列子彈耳。各砲皆數節螺旋結合而成，膛中具有來復線。其子彈有實心者，攻堅用之；有子母可炸裂者，禦敵用之。其鎗彈鋼子，用薄鋼板加碾光亮，再一機鑿爲圓片，又入臼形之機，壓成鋼殼後，置電池內，以鎳鍍之。則經久不致銹澁。按軋鋼之碾與日本製銅之法頗有相似。以此類推，如晉省產鐵之區，創設一廠，用製鐵條、鐵板以及掘土之鐵楸、鋤地之鋤頭，就日用必需行銷最廣者改良土法，當亦未嘗不可也。

記華興麵粉公司（葉十七上）

華興麵粉公司在上海老垃圾橋北，乃怡和洋行經理人無錫祝蘭芳集資創設，並有洋商股本，滬

上機器磨麵粉者，凡七廠，此其一也。該廠全部機器，以五層樓分布安置。據稱包修全廠需銀四萬兩。計磨十四部，用舊式引擎馬力一百六十四鍋爐二只，每晝夜可磨麥九百數十石，每石一百六十四斤，每一磨出粉九百磅有奇，磅重十二兩。每麥兩石，磨頭號麵粉一包，二號五包，三四號共一包，每包重五十磅。時滬地市價，頭號麵每包二圓三四角，二號兩圓二角五分，三四號則不滿二圓。按購麥運滬，每石以四圓計之，獲利頗厚。該廠機乃新舊參用，半英半美。麥初入廠，有三機相連，一篩去砂石塵土，一揀出柴草，一擇出稗粒，各有一口輸出之，再入機內拭淨泥垢，次揀出蟲蝕空殼並夾雜之五穀，再搓脫其靠皮糠屑，此糠可充鴨豚食料，且去此則麵粉毫無黴毒，有益衛生，各物亦皆分口輸出。其第一部揀麥機，並有吸鐵鋼，將金類之物提出。以上經過之機，計十一次，乃至麥磨。磨有頭號起，又分五等。麥麩既脫，次入麵粉機，亦分五次，以次篩過，另入一機，以熱度烘之，隨入扇風器內吹之使冷，裝入包內，絕無潮濕之患。該廠成包烘乾各機，在樓最上層，工作尚不便利。聞中興麵廠新裝十四磨之機，價銀六萬兩，係花旗製者。其工作自上而下，尤爲得勢。蓋因美國產麥最多，故研究機器愈精美也。總司機之洋人月支七百圓，華人機匠充當工頭僅四十圓，以外小工四十人，總計工資尚不及一洋人之多。中華膏血爲若輩所吮吸者，於此可見一斑。振興實業，尚可緩耶？

又查詢小辦之法，麥磨部數尚可減少，或十二部，或九部、六部，均可，因地制宜，亦可變通辦法。但欲握必勝之權，則多多益善。機器一道，類如此耳。

記上海集成紡織公司（葉十八上）

集成紡織公司，內分華盛、日新南北兩廠，初爲官立，因本虧售歸商辦，盛杏蓀宮保出資最多。海上李君盤新乃宮保舊幕，與偕往至楊樹浦參觀。廠基百數十畝，圍牆數仞，樓房拱峙，花木扶疎，溪流迴繞，時方秋熱，甫入其中，頓覺清爽。中央洋樓三層，乃盛公之甥總理陳君詠珊所居，晤談甚洽。少頃，監廠吳君作陪，周覽各廠。其軋花機一百三十部，每一部，十二點鐘可軋子花五百磅。此機附剝花子短絨機四部，鍋爐二只，引擎二百四十四馬力。嗣將花衣入清花機（即彈花機也）。此機分三號，共十九部，外附一機彈廢紗之頭，並有洗油花之筒，將花次第彈熟成捲，再置鋼絲機，刷爲細絨，自一端噴出，遂成棉條，徐徐收縮筒內。此機共一百零六部，次將六綿條合併爲一，入併條機，引而伸之，自第一次至三次，計分三號，共機三十餘部，條既細膩，嗣以紡粗紗機紡之，成頭號粗紗，共錠一萬二千餘枚。此後入細紗廠，共計六萬四千餘錠，以十六支紗計之，每晝夜出紗三萬餘斤，約百餘包。其各錠之紗，須用搖紗車搖之，每車可容四十錠，隨束扎成支，再打成每重十磅之小包，復併四十小包爲一大包。兩廠大擎二部，共一千七百四馬力，鍋爐七只，每十二點鐘約用煤二十八九噸，計每年約需煤二萬餘噸，每噸價銀四五兩許。附電燈機七部，共燃十六枝燭光之燈六百餘盞。並附屬機器製自來水，重衞生也，且取用便利，經費較省。又有水龍數具，以防意外。其工頭月支四五十圓，生火工日五六角不等，小工日二角五六分，司軋車紗車等女工每日二

角許。織布廠自絡紗起，次泵紗，次漿紗，次穿棕，次織布，每機日出布一疋，售洋五圓許。布做花旗，機五百餘張，每一女工管機二部。外有刮布、摺布、打印、打包各機，不可枚舉。滬上紡織規模之大，無出其右者。

又，裕源紗廠在叉袋閣，廠主江西朱觀察，曾少卿觀察特爲紹介參觀。機器多英製，其細紗機共二萬六千錠，據稱每日夜出紗五十包，引擎七百三十四馬力，鍋爐三只。其彈廢花機、軋花機、打小包機皆購自東洋，取價廉耳。其餘各機與華盛相倣，而出紗之數獲利之豐，則較爲優勝，商辦故也。適總辦他出未獲細問一切。

又，鴻源紗廠在黃浦之東，沈君耕莘爲紹介，總理朱君導觀一切。該廠機器爲德國製造，鍋爐引擎皆係新式。據稱初經創設，乃中西合股，嗣華股獲利較遲，多售之西人。現時經理甚善，而我華人已不得利益均沾矣。內併條機，如有一棉條偶斷，即自停歇，待人接合，故出紗極勻。其細紗機各有計數表，以稽查工之勤惰。又有蒸紗使光亮之法，甚屬秘密，未獲一覽。廠中運送紗支，樓上有機車旋轉上下，以省人力。外設有單條鐵軌，懸掛廊下，貯紗於竹筐，繫以鐵輪，鈎掛軌上，往復推送，尤覺輕便。西人云，但能使作工者省却氣力，即不憚設法安置，初雖靡費貲財，將來受益甚多，誠見道之言。

又，滬上紗業創始者爲復泰紗廠，開設已歷十八年之久，總辦蔡晉臣君，幫辦葉夢熊君，皆甯波人。引擎三百五十四馬力，鍋爐二只，日夜用炭八九噸，用電燈四百盞。該廠機器皆係舊式，彈花車四部，鋼絲車三十二部，併條車六部，頭號粗紗車五部，二號九部，三號十三部，細紗車二十八部，計一萬數百餘錠。其紗錠粗徑一寸七八分，輪轉較遲。新式者一寸一二分，質輕故出紗較多

也。且木管細而長，纏繞紗多則省替換工夫，其搖紗車六十部皆用人力。該廠機器雖因陋就簡，而經理得人，歷年獲利甚豐。近又於軋花織布逐漸擴充，添設新廠，布機三百五十張，每張洋二百餘圓。又詢其彈花車：第一部車半月可彈花二百噸，第二部車每點鐘出彈熟之花七捲，每捲重四十磅。計鋼絲車六部，配併條車一部。廠屋深長四十四尺，闊十二尺，可容細紗車二部。每部計三百六十四錠。鍋爐用六分厚之羅馬鋼板爲最。紗機英國弗蘭太廠製者佳。四百盞電燈機器，約值三千兩，每燈燃六七點鐘，約費二十餘錢，人工即省，且無火險。萬錠鍋爐，每點鐘約需水五六千磅之譜。其總理房懸一牌，書列表目，如引擎房、彈花房、錠花房（即併條）、粗紗房、細紗房、搖紗房、成包房，皆分頭班、二班，標列人名小木牌按日夜輪流更替稽查。

查紗業利源極大，故海上工廠林立，除華人創設各廠之外，德營瑞記、鴻源，英設怡和老公茂並振華新廠，現包修廠屋，用銀四萬餘兩，可容一萬五千錠之機器。外埠如崇明、通州、無錫、蘇州、湖北、蕪湖、彰德，約十餘廠，近聞天津道憲亦欲提倡。北地紗業已稟商督憲，特派孫繼伯大令蒞滬調查，擬集款一百二十萬兩，購四萬錠之機廠設保陽一帶。及晤張季直殿撰，亦言紗業極有把握，但得人則治，否則虧累亦甚。並承允許，果有意創辦，定購機器，可以相助。又云，經理之法，但得有志之士，到大生廠中實地練習，亦不甚難。熱心如此，所以能成我華之大實業家也。

記大德油廠（集二十上）

滬上棉子榨油之業，以楊樹浦大德廠爲首創，亦最得法。廠中總理朱君志堯，近又獨創求新廠，製造機器輪船。理事邱君子昂，於各種機器素所研究，中國圖書公司聘請兼辦印刷之事。張君慕麟特邀往參觀。原動力用一鍋爐，引擎馬力七十匹，據稱全部機器約銀四萬兩之譜。每晝夜榨花子九百擔，每擔重百斤，可出油十斤或七八斤。花子一擔，購價一圓三角左右。油百斤售銀六七八兩不等。棉子初經入廠，在樓下開包，用升斗機提升樓上，篩去土屑，此屑可作肥料。再入風箱，箱有磁鐵數塊，狀似馬脚，外蓋鐵板，如有鐵物經過，爲磁鐵吸住，不致他機被害，轉至剝棉絨機，每子一擔，可剝花絨十兩。剝下之絨，可以爲絮，惟絨頭略短耳。

又至剝殼機，機形半圓，中有輪軸，附方口鋼刀十三柄，外有二十四柄。軸之兩端輪上，用皮帶旋轉極速。內外鋼刀彼此相離一縫，棉子過縫軋碎入篩，花仁與殼分清，殼另有木管輸出爐側，用以代煤，甚有火力，故該廠需煤甚少。餘殼出售，每百擔價值洋二三十元，可以代薪，飼牛羊。其仁轉入五輪軋床，使細如粉屑，自下而上，還入蒸桶。桶有三套横列樓下，中有輪齒旋轉，使熱度均勻，並有熱水管使粉屑滋而易熟。二桶蒸熟歸於一桶，放至空心鐵屜，入製餅機，機上皆鋪蔴布，將蒸熟花仁承熱分攤於上，次第擺入榨床內，汽機撥動，榨板自然徐徐上托，油即滲滲滴下，較之土法，油質旣淸，出數亦多。

又詢棉子一擔除殼與油尙得餅四十斤，售銀三圓許。計榨棉子一石，得贏餘數角，利已豐矣。所用蔴布，初購自外洋，駝毛製者甚貴，現已自行倣織。附有修理機器之廠，如有損壞，均可自修。又製新式榨豆油機器，其餅與牛莊無二。總機匠頭一人，月支洋五十圓；分司各機者三十餘人，各

數十圓；合計執業大小工約一百三四十人。

記蘇滬各工業（葉二十一上）

江蘇夙稱富庶之區，今之上海縣尤爲通商巨埠，宜其工業發達，不意亦多墨守舊法，其織造綢緞，雖有特色，與杭州相較，則瞠乎其後。顧繡平金，較北京價廉，而精緻遜之。聞之東西各國，每購求華人名畫花鳥人物，研究美術，爲各工業製造花樣稿本，推廣銷路。我與彼交通數十年，竟不知投其所好，已覺失計；乃又相率而爲粗劣之物，何自欺之甚也！

見製銅器者，除水旱鴉片各煙具外，其他什物殊屬罕見。鐵工亦惟小本營生，如晨星落落耳。有造剪刀者頗鋒利，余囑其改良擴充。據稱租界內例不得造尖刃之刀，且疊加租稅，並此業勢亦不能久延。又玉器作所用磨玉砂，初皆本國所產，近多洋商販運者。凡寶石穿眼及鑽劃磁器、玻璃須用天寶石（即金鋼鑽），先亦不取諸鄰，今則借材異地。無他，皆不求搜採鑛產之故。其楠木工作與雕刻象牙技藝頗極精巧，但木多來之呂宋，牙則購之暹羅，仍屬爲人作嫁。況金玉錦繡，亦不如布帛菽粟美利可以普及。又蘇州素用人工製鐘，與廣東相倣，但價昂滯銷。似宜添購機器倣製東洋之木鐘，亦可稍杜漏巵也。

記青島安美隆機器窰（葉二十一下）

由申北上，乘英商怡和公司德生輪船，計行三十六點鐘抵青島，訪同鄉李興三君名振元，偕至小抱島之孟家溝參觀安美隆機器窰。窰係德國創設，專製西式紅色磚瓦。內設一鍋爐，一引擎，牽引造磚瓦機車數部。所用赤色粘土（即俗稱焦泥）性極粘濡、燥急，調水和泥，悉用機器，杷梳多次，故能十分勻熟，減却生性。各式磚瓦，皆用鐵木爲范，亦有與土法相似者。至取泥作胚，全用機器壓力，人工既省，磚質亦異常堅實，所含水氣較少，角棱齊整，其匠心獨運，精益求精，有鈎心鬬角之妙。成胚後，不令遽見風日，但陰乾之，以防燥裂。窰圓式，砌於大屋中，蓋防熱度隨風散洩，避陰雨便工作也。

窰門如北地之柴竈，周圍凡六七處，分置磚瓦之胚。燃火各窰口，皆在窰頂，旁架板梯，以便升下。數窰環拱，磚隨出而胚隨入，以次用煤循環燒之，不致忽作忽輟，旋冷旋熱，故火力足而煤炭省。且不用注水悶窰之法，使火候勻透，氣不耗散，其質純陽，所以特別耐久。現洋窰技師欲包攬建造窰業利權，兼傳習製造各法，已登膠報，可謂無利不搜矣。場內雖用華人，而參觀一概謝絕。因李君與司鍋爐者相識，又適洋人他出，故得閱視一周。查詢紅磚千枚售銀十三四圓。青島工作繁興，遂價昂如此。而土人業此者，竟不得與之分利，惜哉！

記山東工藝傳習所(附廣智院)(葉二十三下)

濟南工藝傳習所，在趵突泉西南，內以機器物爲大宗，花素各布織法略如天津實習工場，皆用洋線，故未能獲利。其鐵工廠安置旋床、鑽床數具，用輪軸牽引皮帶，以人力搖轉尙極輕便，以及虎鉗、鎔鐵爐皆粗有規模。現製小水龍並軋花機器，與北洋勸業鐵廠相似。所鑄煤爐，取用洋鐵，未免價昂。又絨毯較京津織造不相上下，每尺售銀圓九角。有縫衣機器數架，初用成衣匠，月支二十四兩，所教藝徒既多，工資遂漸減。鐵工頭月支亦二十兩。木工做西式製造棹椅，共二百餘人。其繡花科頗出色，現繡立軸畫一幀，乃三秋圖——秋海棠與芙蓉、菊花也。配色雅淡，風韻可觀。據云經百日之久，乃得竣工。初有織綢科，並照像一藝，今皆停辦矣。其左偏乃陳列所，多東省製品，有泰安府所造紅氈斗篷，細膩頗似大呢，可稱特色。又有博山所製玻璃鑲嵌屏幅，亦美術之一格也。外有教養局共八百餘人，製造布衣、線帶、鞋帽、氈毯各粗物，尙皆適用；但株守土法，未能改良，殊滯銷耳。

又基督教會創設廣智院，陳列各種禽獸、水產、鑛石及製造一切標本，聲光電化各科學試驗物品，頗爲完備，於四壁張掛圖表，以比較各國山河人數礦產貨物，瞭如指掌。我華地大物博，而兵艦、鐵路、製造學校皆相形見絀。時往觀者甚多，或交相稱羨，或引爲慚愧，並有數人相聚論說，甲曰，我華教育未能普及，所以諸事不能發達。乙曰皆民智不開所致。丙曰，因提倡無人之故。余側詢之，一則學堂教習，一則省垣聽鼓者，一則商人耳。噫此三人者皆中華之一份子，使各盡義務，未必無所短長也。

津門雜記

張燾

新設兵營（卷上，葉九上）

大沽海口兩岸，舊有礮台峙立，威鎮海門，鞏固無比，眞有一夫當關萬人莫能入之勢。而又有兵船往來巡哨。自制軍駐節天津，隨設護衛營及練軍前後左右中五營，又有親兵水師營、親兵開花營、親兵馬隊，其駐紮處則在三岔河口、河東賈家大橋、河北窰窪、大悲院、大直沽機器東局左右、西門外教軍廠及新城、大沽、小站、馬場、軍糧城等處，俱有營盤屯駐重兵，以資鎮攝。其鎗礮隊間有習德國法、英國法者，操演認眞，不遺餘力，陣法嚴肅，步伍整齊，眞如銅牆鐵壁，不啻如火如荼，軍容之盛，可云備矣。

練軍即洋鎗隊，每營五百名，人稱「一亮子」。設總統一員，翼長一員，帶管官一，幫帶官二，正副令官二，帶隊官十，分帶官二十，薪水以及兵餉分別行坐支發，所用器械俱是新式後膛者。

機器局（卷中，葉十八下）

機器局即製造局，一在城南三里海光寺，工匠六七百人，以機器製造洋槍礮架等物，兼製小火輪船。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氣機管放氣爲號，響聲遙聞數里。一局在城東八里大直沽東北，人稱「東局」，地廣數百畝，屋宇機器全備，規模宏大，井井有條。工作者約二千人，日費不止千金，專製火藥及各種軍械。均有道員總理其事，並有洋匠及閩、廣、江、浙人爲之監製云。水雷、水師、電報各學堂併附於東機器局肄業，考究洋學。道憲出示，有「飲食敎誨皆取給於公家，事業勳名望後來之繼起」云云。將見爲國儲材，自必日新月盛，當有用之不竭者矣。

水師學堂（卷中，葉十九下）

水師學堂設在機器東局之旁，堂室宏敞整齊，不下一百餘椽，樓臺掩映，花木參差，藏修遊息之所無一不備。另有覘星臺一座，以備學習天文者登高測望，可謂別開生面矣。其章程詳見於爵相告示內，謹錄如左：

欽差署理通商大臣督辦北洋海防事宜太子太傅前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爲招考事：

照得本大臣前因北洋兵船陸續增置駕駛、管輪兩項，需才甚亟，光緒六年七月，奏設天津水師學堂，培植北地人材，以供器使在案。玆距開館一年有奇，學生造詣漸有端倪。惟額數未滿，投考者或資質平庸，或年紀過大，終少出色之材。細揣情由，似由贍銀稍薄，未足招徠。今本大臣將該

堂原定章程學生月給贍銀一兩改爲月給四兩，俾一經入選，八口有資，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奮。從前閩省水師學生半皆世家子弟，學成之後，皆任各輪船將領，洊保二三品官階，並有加勇號者。此間學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當從優奏獎，破格錄用。合行示諭，並將章程撮要開列。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無論直隸本籍及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歲以內，姿質聰穎，能作論文或小講半篇，情願投考者，開明年歲、籍貫、三代，自赴水師學堂報名，由該堂總辦隨到隨考，秉公錄取。爾等須知今日之學生，即他年之將佐。優予之餼，原思亟得美材；大張吾軍，是本深期繼起。勿仍觀望，其各奮興！特示。

計開

一，學生選定後，取具本人家屬甘結及紳士保結，方准入堂試習。

一，學生入堂試習，只與伙食，三個月後分別去留，留者月給贍銀四兩。

一，學生在堂以五年爲期，於甘結內聲明，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告退及請假完娶，亦不得應童子試，致妨本業。

一，駕駛學生專習管駕輪船，管輪學生專學管理輪機，在堂應授功課畢後，均上練船歷練。

一，駕駛學生在堂，每七日中兩日習漢文，歸漢文教習課導，每日傍晚由洋文教習帶赴學堂外訓演外國水師操法。

一，學生每年春、夏、冬三季派員小考，秋季本大臣親臨閱校，考列前茅者獎賞有差，其歷次優等者遞加贍銀，並賞功牌、衣料。

一，駕駛學生每月十五日放假一日，管輪學生每月外國首次禮拜日放假一日，准各生父兄來堂看視。端午、中秋各放假三日，年節放假十五日。父母及承重之喪，准假十五日，葬假六日；其祖父母及伯叔兄弟之喪概不給假。

一，學生患病在堂醫治，藥費由堂發給，疾重驗准給假回家。

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示

挖河船（卷中，葉二十二下）

濬河機器，其狀如舟，大亦如之，名曰挖河船。以鐵爲之，底有機器，上有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觔，置之岸上，旋轉最靈，較人工費省而工速，誠講求水利不可少之器也。已於光緒初年在機器局造成試用，名曰直隸挖河船。議濬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現已開濬至獨流鎮後河，計百餘里矣，頗著成效。

電報（卷中，葉二十二下）

天津電線設立於光緒四年，小試其端，由大沽逕達津城，不過計程百餘里。復於光緒六年，經李爵相奏准推廣電報。天津總局在東門內路南，即間津行館舊址，又呼楊家花園。設陸路線桿，達

通州，達保定，沿運河而南，下通臨清、濟寧、淸江、江寧、鎭江、蘇州、上海，再達閩粤各省。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傳消遞息，轉瞬萬里，所以通軍報而利商民，異常捷便，此誠開闢來之創舉也。

輪船招商局（卷中，葉二十三下）

招商津局在紫竹林南，同治十一年間創立總局設於上海，仿西國之制，由衆商集資彙辦，故名招商。置備輪船多隻，載客載貨，南北往來，以便商民販運，並可裝糧載兵，裕國便民兩有裨益。

開平礦務局（卷中，葉二十四上）

開平在津城東北二百餘里，其地多山，近灤州、永平，山產煤鐵甚富。自光緖初年招股設局，本銀一百餘萬，仿洋法以機器開掘煤礦，所出煤觔極爲精美，可與洋煤並駕齊驅，價値又廉，銷路又廣。況章程頗善，機器甚精，現在日可出煤五百餘墩（一千六百八十觔爲一墩），將來更當日新月盛，取之不盡，用之不絕，是眞中國之利也。目下已開新河一道，徑達天津。又建鐵路一條，由礦直接河頭，規模大廓，氣象一新，運煤之火輪車絡繹於途。該處曩爲蕭瑟荒村，現已成爲大市落矣。

章程附略　督辦　總辦　幫辦　公事房　銀錢房　外帳房　材料房　庫房　考工處　繙譯處　撫醫

所　雜務處　監工　班頭　秤手　機司機器有提籠提索夾鍊等物　掌爐　管工　掌燈　監提　監號　抛手工人等　牽夫推子馬夫　板子即作路之人　司册　看門

洋匠司事　煤井正副總管　生鐵廠正副總管　熟鐵廠正副總管　機器房總管　煤井管工鐵匠　鍋爐機器匠

開平煤河起建十橋，均由督辦唐景星觀察酌定，每隔十里建築一座，稟由李傅相錫以嘉名，附近居人皆歡喜無量。第一橋名利涉，在蘆台至寧河大道。二曰通津，在斐莊子。三曰濟衆，在大田莊。四曰拱辰，在趙雞翎莊。五曰咏唐，在唐坊子。六曰履泰，在泰來號。七曰望豐，在侉子莊。八曰匯通，在胥各莊。九曰阜民，在王家河。十曰慶成，在唐山煤井南。

高麗館（卷下，葉二十二下）

朝鮮公館建於閘口下風神廟旁，不獨朝貢往來藉停車馬，又因朝鮮現與各國換約通商，必須商務委員常川住此，遇有與各國交涉重大事件，可與中朝官憲會商籌辦云。

郵政局（卷下，葉二十八上）

華洋書信館，於光緒四年設立，今改爲撥駟達信局，由海關稅務司經理，開設在紫竹林新海關

旁，專寄送京都、牛莊、芝罘、上海等南北各口岸來往信件，及內地各處亦可代交妥實信局投送不悞。每信一封，計重四錢以內，無論遠近，祇收銀三分，合大錢四十八文；再重者，信資遞加。若寄外洋之信，務須將信票粘在信後面。其信票有三種，每一箇有值銀一分、三分、五分者。每種以二十五箇爲一張，可預向本局買用。在冬季封河後，輪舟不便行駛，即由陸路用馬馳遞，例價照加。妥速而無遲悞，亦裕國便民之道也。

北洋水師辦公處（卷下，葉二十八下）

北洋水師營務處建於紫竹林法國公廨旁，於癸未五月落成，衙署宏深，堂廡軒敞。又有洋房兩所，樓閣崢嶸，美輪美奐，殊耀外觀，名之曰迎賓館，以備各西官過津憩息，爲授餐適館之區。屋中一應器具，華麗整潔，皆選購西國精良之品，使人取攜如意，可謂於柔遠之道無微不至矣。

附錄一

田鳧號航行記

壽爾 撰
張雁深 摘譯

編者案：壽爾是個英國海軍軍官，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英國兵船田鳧號到中國和日本，把所親見的若干事物記錄成書。這裏所摘譯的是書中有關洋務運動部分，其顯然不適當的，悉予删汰，不妥語句則加括號。至其中夾雜的他對洋務運動一些看法，則仍保留，以供讀者研究與批判。

一 福州船政局

一八七四年秋天，英帝國戰艦田鳧號（The Lapwing，七七四噸，砲三門，一六〇馬力）在得文港（Devonport）奉「從男爵」魏斯鑾（William Wiseman）司令命令，調入現役。不久以後，它駛過蘇彝士運河，向英國駐中國的海軍基地開行。一八七六年一月間，它開到廣州；一月三十日開往廈門。四月上旬又奉令到了福州，這地方是福建的首府，又是中國一個主要兵工廠的所在地。

福州船政局是一位舊時的法國海軍上尉日意格（Prosper Giquel）在一八六七年依據與北京帝國政府所訂立的某些條款與契約而建立的。船政局在河的北岸，在城的下邊約十哩的地方，佔了很大的地區。這地方從先是浸在水中的，因爲是單純的稻田，在這裏打算興建任何房屋之先，必須打好

堅固的地基，並且把地面提高到滿潮標之上，這是一個需要極多勞動與浩大費用的工程。人們很快地克服了這些困難，而且似乎未曾吝惜任何勞動，把工廠建築在安穩的基礎上。人們把錢財闊綽地濫用，從法國買來最新和最好類型的機械與裝備，建立起堅牢而宏敞的車間，並且收集了大量造船和引擎的材料。原有的職員中，大約有歐洲人七十名，由日意格任指揮。但是中國方面的意思既然是要使中國人在最後完全負起管理與經營的責任，不再依賴外國人的幫助，那末當然，歐人的數目便被慢慢地削減了。到了一八七六年，這個兵工廠已建造了十七隻船，從五一五噸的船起到了一隻一、四五〇噸的運輸船止，大小不一；此外又造了一隻一、三九三噸二五〇馬力的中型巡洋艦，裝砲十三門，兵員定額是二百人。在我訪問船政局的時候，工人約一千六百人，但是這工人的數目是有起落的。工人由中國工頭監工。工頭是由船政局的學校訓練出來的；據工程師 Segonzac 氏說，這些工頭是完全可靠的，和歐洲人毫無差別地能夠勝任愉快，雖然他們的工作速度也許稍爲慢一點。船與引擎的繪圖與設計工作，由船政局學校訓練的中國製圖員擔任，不過是在歐洲人的監督下進行的。我首先訪問鑄造場。那裏有好些人在鑄造來福式槍的實彈與榴彈，製造船具及船用引擎的各部分的模子。之後，我到機件裝配場參觀。它是一所綺麗而寬宏的建築，裏頭有各式各樣、大小不同的旋盤與刨機。所有的機械全都是法國製的。我到時，人們正在把兩對一百五十馬力的船用引擎放到一塊兒去。它們是本船政局製造的，它們的技藝與最後的細工可以和我們英國自己的機械工廠的任何出品相媲美而無愧色。人們把製造的地點和日期寫在兩邊，一邊法文，一邊中文，看來有些奇異；誠然，那裏有許多細小的不適宜的東西刺激着一個陌生人的眼睛。例如，到處都看到工人們支

着顏色華麗而光澤的油漆紙傘。又如，當我的眼睛望進一個監工的公事房裏的時候，我看見一個肥胖而伶俐的中國人斜臥在一個交椅上，一個理髮匠正在替他梳髮辮，這使我頗爲驚駭。還有一些類似的小事，使參觀者記得他不是在歐洲。和裝配廠相近又有一所美麗的建築，裏面藏貯着大量的戰爭物資——一堆一堆的惠特窩斯(Whitworth)克魯伯(Krupp)和伯拉克黎(Blakeley)砲的實彈與榴彈；一箱一箱的林明頓(Remington)來福槍，好幾千枝；兩尊帶鐵架和滑台的伯拉克黎重礮，三四尊克魯伯，和一打左右的老滑膛鎗；此外又有一些格林砲(Gatlings)和一排發射九磅彈的克魯伯野砲。整個來說，我認爲那裏所蒐藏的是很有用的戰爭物資，可爲將來抵禦侵略者之用。我覺得把這個豐富武庫的內容記錄下來，也許將來有用，所以我開始記下各種項目。馬上有一位年青人走來，用很好的英語問我在寫些什麼。我一想，在當時情況之下，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我所記錄的東西給他看。這眞是個極好的主意，因爲他雖然會說英語，但是一個字也不會讀，所以他啞口無言了，他不再問粗魯的問題了。在有些車間裏，工人們用出自「矯裝的輕視」與「沉默的微笑」來對待我的「好問問題」。看這種情形，很是可笑。他們看我，顯然是像一個英國技工看一個忽然到他工廠去的中國人一樣。但是對這些「士紳」來說，是比較不可寬恕的，因爲他們已經在歐洲人的底下做了幾年工作，是應該知道「夷人」的規矩的。

鍛冶場是在船政局的盡東邊。除了很多蒸汽鎚而外，還有巨大的捲鐵條鐵片的機器和一些鎔爐。這些鎔爐似乎是新近才裝起來的，還不能使用。在河邊，有一個美麗而寬闊的碼頭，可以停靠巨型的船隻；它的建築原則尚不爲英國工程師們所喜悅，因爲依據這原則，船到碼頭是側靠而非尾靠。

這是一家法國公司所築造的，看來是依據一個安全而簡單的計劃建成的。當時有一隻船靠在碼頭，所以，我乘此機會上去看看。它是一隻一千三百九十一噸一百五十馬力的武裝運輸艦，是船政局建造的。一位官員熱烈地歡迎我。他在對他的船不整潔的情況表示歉憾之後，請我到各處去看，並且把我介紹給一位中國的工程師。這位工程師英文說得相當好。船的引擎情況良好，什麽東西看來都乾淨，事事都認眞而有條理。我再回到甲板上去的時候，看見船長的僕人正在利用晴朗天氣晾他主人的長靴。靴是黑緞做的，是相當有趣的古玩。中國的海軍軍官對這些可笑的東西仍然戀戀不捨。這些東西，在船上是旣無用且不美觀，不管它們在陸地如何。造船臺就在咫尺之間。那裏只有一隻船在建造中。這船和剛才說的船等級相同，全船從頭到尾都是用暹羅運來的麻栗木造的。和這地方相近的地方，還有那些大繪圖場和模型室；它們正準備着鑄造船用引擎的模子。在毗連着的一些公事房裏，有幾個中國的製圖員在工作着；人們把一些繪得很好的引擎圖給我看。在這個房子後邊的一個工場裏有一些人在做着銼齒。船庫和桅房就在很近的地方。人們正在建造檣桁等用的圓材倉庫；而且在一個新蓋的房子裏，人們正在裝置一些巨大的鋸輪機。整個來說，除了工人之外，這個造船場和外國任何其他造船場並沒有多少區別，雖然不像外國造船場那種忙急的樣子——這也許是比較可以覺察到的一點。一直到今天爲止，這裏所建造的船隻的類型都是砲艦和運輸艦一類，就是便於執行警察職務一類的船；這是很需要的，「安娜」（"Anna"）及其他案子足資證明。這些船多半是用於運載軍隊、苦力、木頭、燃煤和物資這些和平的職務，但是在戰爭的時候，它們可以很快地挪作戰鬥用。

這些船全部是用麻栗木做的，但是人們已做了建造「鐵骨木殼船」和「複式引擎」的準備工作。中國人已經完全掌握了古老的造船原則；誠然，這裏最近造的一隻船——船引擎及一切部分，在建築過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國人的幫忙。雖然我看到了他們的錯誤，但是他們很令人滿意地顯示了他們所曾受到有價值的教育，和他們所能獨立工作的事項。現在船政局的管理實際上是在中國人手中，據衆人所說，目前船政大臣是一位有能幹的人，但是他的前任似乎缺少科學智識，因爲他曾檢查敎練艦揚武號，當人們把經線儀給他看，告訴他這種儀器不用福州時間的時候，他悲哀地感到迷惑。任何解釋都不能使他滿意；他就在那裏站了一些時候，琢磨這些儀器，但是終歸未能獲得任何滿意的結論。過後，他回到機關室去，更覺到眩亂，他認爲人們在把他當傻瓜糊弄，因爲他說，他前所曾看到的船機關都有一個大輪，而那裏沒有這麽一個輪子，必是哪兒有毛病。

工人是從帝國不同的地方招來的，並住在用高牆隔開的一些住宅區裏；爲着避免雜亂，天黑時，區與區間的交通就被割斷了。工資由每天兩角五分到三元不等。

工人看來是智慧而辦事有條理的樣子，雖然在體格上不如普通的英國技工；同時，他們又缺少他們西方的弟兄們所具有的精力與耐力。據人們描述，他們是堅穩而有恆心的。他們不曉得什麽是行會，什麽是與行會俱來的罷工以及工人與僱主間深刻的仇恨。勞工的劇烈競爭還沒有把它必將會有的烙印打在這個「美麗國土」的恬靜的工人身上。一般都承認他們的技術和學習的才能；同時他們簡單的嗜好及適中的欲望，使他們能夠在外國成功地和西方的手藝人相匹敵。他們在美洲和在英國的殖民地出現，已經在勞動的條件上引起了革命；同時，最近舊金山方面所敲出的警鐘也許可以

認爲是一個信號，預兆中國技工在和西方技工直接競爭時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當一天的工作終了搖下班鈴的時候，辮髮像一條河川流出大門，看來頗有興味，差不多每個人都帶着紙傘，各部門首長則帶着扇子，這或者是他們和工人區別之點。如果朴資茅斯（Portsmouth）或得文港的好人們在某一個美麗的黃昏，看到這麼一羣服飾駁雜的工人從他們的造船所的大門走出，將如何想法！他們將如何的凝視，孩子們將如何奔馳聚觀，有若另一世界的居民驟然顯現一般！路旁攤棚成列，幾個銅錢便可買到幾碗熱湯，從羣衆圍聚的情形去看，可知該種飲料是許多人所喜愛的。工人的住宅——或是更正確地說，陋舍——幾無法與英國技工的「模範住宅」相比擬。有的工人住宅，實在說，是最悲慘的寓所。

學校是整個機構裏重要的部分。它分爲英文與法文兩類。前一類的組織是：（一）海軍學校；（二）實際航行學校設在走大海的教練艦「揚武」號上，（該艦多年由一位英國的上校艦長指揮）；（三）工程學校。第一個學校是學習「理論航行」的，課程有算術、幾何、代數、三角——平面與球面、天文與航行理論，以及地理。在第三校裏，學習教程中的科目有算術、幾何、畫圖、機械圖說、船用機關的操縱規則及汽力指壓器與水速計的用法。法文學校有三個：（一）造船學校；（二）設計學校；（三）藝徒學校。第一個學校聘請了三位教授，教物理、化學和數學。藝徒學校的課程爲算學、幾何、圖形幾何學、代數、圖畫和機械圖說。

在我們訪問福州的時候，有十七個學生在「揚武」號船上受訓練；他們中間許多是這裏最好家庭的子弟或是香港商人的兒子。香港商人的子弟一般來說吃點兒虧，因爲他們沒受過良好的中國教

育。

除了學校之外，還有——或更正確地說，曾有過——一個「時刻測定學科」，分爲三組：（一）測時表（即經線儀）製造組，（二）光學器具組，（三）船用羅盤針製造修理組。整個制度的組織基礎有一個特色，就是眼光廣闊而完善。這個特色最有力地證明它的天才的創辦者兼管理者日意格的才能。同時，人們可以承認，到今天爲止，他的努力所獲得的成功就是美好將來的朕兆。

我們記得，五十年前，中國是完全和西方的國家隔絕的，彷彿它是屬於另外一個行星。因此，當我們看到，由於與外面的世界接觸的結果，它的一部分高級官員的思想與思維的習慣已發生了令人驚羨的革命，我們不能不覺到駭愕。如果我們的想法是：「這種與中國的傳統正相背馳的、急速而重要的進步方向將爲一般中國人所接受或是將在某程度上爲羣衆所愛好」的話，那我們就錯了，因爲這個想法是違背歷史的敎訓的，如果歷史可作爲這些事情的南針的話。但是將來，這個國家必定要有一些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突破大多數人窄狹、頑迷的觀點，並拒絕接受舊時代愚昧的偏見和習俗的束縛。這些偏見與習俗經過世世代代的成長，終於變成了一條鐵鍊，束縛着人民的智慧和民族生活。

中國還需要許多年月才有可能成爲一個海軍國家，使我們英國覺到恐慌或憂慮。中國的海軍還在搖籃時代。從中國的士兵數目來說，是不少的，但是軍官則還需要培養。紀律只是個虛名，還需要時間去成長，誠如大家所說，中國艦船的紀律是松懈到了極點。軍官和士兵，似乎是在一塊兒生活，親昵狎近，這種情況，雖然可獲得社交上的歡樂，但是甚難提高軍役的精神，或是養成對長官

絕對的服從與尊敬的習慣，這種習慣，一般被認爲是保證戰爭成功的要件。中國沒有海軍國的傳統，沒有悠久的光輝成就以激勵忠勇的新行爲；它應該忘却它所有關於海戰藝術的微少知識，並彎下腰去向它所輕視的那些國家去學習。它應該從其他國家的歷史去吸取教訓。它應該摧毁那種具有排斥性與盲目性的驕傲；要不然，將來和西方的國家作戰，它的軍隊將遭遇到比已往任何一次的戰役都悽慘和可恥的失敗。如果單單軍隊的數目就是力量的話，它的軍隊將能够比較容易地蹂躪全世界。但是人們都很知道，軍隊只有人數而沒有紀律與組織的話，則不但無用，抑且有害；加之，最好的艦隊和陸軍，如果它們的指揮官缺乏領導的知識與技術，是要被打敗的。從中國所擁有的規模龐大的軍隊去看，中國在軍事科學和組織能力方面是可悲地缺乏的，如果不是完全缺乏的話。它的陸海軍將官還需要培養。它有可造就之材麽？有的人認爲有。他們說，如果中國軍隊獲得適宜的武裝與正確的領導，他們將成爲我們可怕的敵手，而且正因爲他們數目衆多，所以誠然將是如此。……

二　台灣

將近四月底，我們訪問台灣的北部。我們開頭到基隆，——一個在東北岸上細小而美麗的海港，與煤區相近。

在這裏勾留兩天以後，田鳧號繞了一個彎開到淡水。那裏有一個細小的中國人的市區，還有一個小小的歐洲人的居留地。

這時得到的報告說，中國當局正在忙着用西法在台灣，訓練軍隊；但是大家說，這些人的軍事精神似乎不是很高的。權威人士說，從前要和日本打仗在這裏募兵的時候，士兵們公開地說，他們雖然穿上軍服，但全無意打仗。官吏們統治方式是不能激發人們的愛國情緒的。台灣屬福建省的總督〔指閩浙總督〕管轄。由於他的提倡，開採煤礦的計劃已付諸實施。這個計劃如果成功了，便將大大地增加台灣的重要性。

關於開闢此島的天然財富，並以西方科學的器械發展它的資源這個開明政策，丁巡撫是創始人。這個政策使他有資格受到外國人的尊敬；他是一個有意志與才能的中國官吏，是在偏見與反對的面前做出了所可能成就的事業的典範；他將因這個政策而留名千古。在他的其他事業當中，他用一條電報線把首邑台灣府和打狗港〔今之高雄〕連接起來，並籌劃用鐵路連絡兩城。但是他得意的計劃是要開一條打通台灣島南北的鐵路，並曾爲這事籌了一筆款；關於這條鐵路需要多少費用，他也已請教過英國的工程師；吳淞鐵路的工程師也曾對該島的地面作一個大略的勘查。由於一些丁巡撫不能控制的情況，他的計劃失敗了；這時這位開明的計劃者辭去職務，他的國家受到損失，但是他那些腐敗而怠惰的部屬却非常高興。

三 洋操隊

福州的防營約七千人——其中一部分是滿人，由一位滿族的將軍指揮。這位軍官的地位是很高

的。除了其他職務而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秘密監視該省的總督，把後者的一切叛逆性的惡作劇向他的滿族主人——皇帝——報告，在這些團隊的當中，有一營「洋操隊」，由一個歐洲人指揮。這位歐洲人是中國人僱傭的，目的在使中國士兵瞭解西方戰法的奥妙。我曾長期想望要看一下這個洋操隊；這次聽說該隊規定在某一天檢閱，我便趁着這機會去參觀。時間規定在早晨七時，因爲總督是聞名守時刻的，所以非得很早動身到「南營」去不成。爲着這次參加閱兵，人們親切地借給我一頂轎子和三個健壯的苦力。我們沿着河岸迅疾行走；在開頭走約半英里左右的路程上，我們沒有碰到什麽困難，街道行人稀少，比較空虛；但是在渡過長橋以後，我們走進了一條窄狹的街道。這整條街道穿過城與河之間人煙稠密的城郊地帶，所以我們的前進受到很大的阻礙。那街道已經變成了魚市，一排一排的大筐子，盛着各種魚類，——鮮的，乾的，介類，鰻鱺，烏賊，還有一種動物和章魚相類似，又黑又髒，但似乎是一種許多人喜愛的食物，因爲在城的各處都可以看得見，各處都在叫賣——阻塞了過道。人羣嘈雜的聲音和不少的臭味，有使人難以抗拒的威力。我不說福州比廈門髒，因爲這樣說，難免過於武斷；但是這裏的味氣總是劇烈了些，並且有它特殊的「馥郁」。氣味的分析學是一門被人們疏忽的科目，但在這裏，一個熱心向學的學生也許可以有珍貴的機會與便利，加以研究。爲着打開道路，我的前鋒的苦力不斷地高聲嘶喊，同時他用胳臂和手極有力地、巧妙地去輔助他的說服力，把好些人們向左向右推到魚筐的上頭去，推到魚筐裏人們的懷抱中去；他們不管什麽是禮貌儀節。我對於他的粗暴，雖然感到遺憾，但是我不能不欽佩他的熱心，而儘量裝着事不關己的樣子，因爲究竟這只是這個國家的「習慣」而已。除了中國人而外，任何人

民對這種無禮的待遇都要極端憤慨，但是中國人很能忍耐，含容；他們對於被推倒到魚筐裏去或是被猛烈地擠到牆上去的這類事實，似乎看做是一件很好的玩笑，或是無論如何，當做是天天必有之事，不值得重視——這是一種沈靜而帶有哲學意味的人生觀，是值得模仿的。

最終，我們走出了那喧囂的大街，進入一條窄狹的道路，繼之便是相當長的一條小徑，蜿蜒於稻田與魚塘之間，一直到了一座橋。橋的對面有一個大門，有一隊衛兵看守着。再過去便是一個廣場，約半平方里，有兩營兵排着隊。我在獲得入場的許可之後，從我的轎子下來，走過去看那些兵。在場的一端有一所巨大的建築，像是一個廟，將軍就駐紮在那裏。他不騎馬而是坐在一個交椅上，前面有一個桌子，桌上有煙斗和茶壺；他的周圍有一圈服裝閃爍的參謀官員。在場的四周是一些小木屋，就是士兵們的宿舍，一營兵正在走向營房去，殿後的是一個軍樂隊，有兩個音樂人員，帶着長的木製樂器，吹出像驢叫的音大而濁的調子。另外的一營兵排列成行，旗幟飄揚，在等待着檢閱官的到來，這就是那歐人M隊長的隊伍。共有四連人，總計約三四百人，每連有兩面旗子，整個隊伍的外觀頗爲華麗。我知道他們豪俠的隊長把旗幟減少得這麼多，是經過了一些困難的，因爲中國人喜歡旗子，並且常以最少十人一旗相誇耀。士兵們穿的是寬松的藍色棉衫，修着寬廣的橙黃色的緣邊，很短的白褲子高到腿上來，帶草帽，武裝是一枝前膛來福槍。因爲看不見將軍到來的跡象，所以我往前走近些，去看看這些士兵。他們看來是一些健壯魁偉的傢伙。——眞的，我聽說他們全是特別挑選出來的，並且薪金比別的部隊很高了一些。軍官們穿着黑色的斗篷，有點像印咪涅斯(Inverness)郡的披肩，還有一件黑衣裳，它是起着褲子的作用的，但是由於衣裳的構造有些奇特，

所以老要掉到後面去，並露出白色的襯褲子，因此，外觀上並不很威武。各軍官帶着一把短劍和一根鞭子；這些鞭子，不管它們的合法使用是什麽，這次却是處處都用來驅逐來場觀看的小孩子們的。他們的帽子像猪肉麵餅一樣，頂上有一個紅纓絡。軍官們是一些「下等」階級，沒有教育的人，沒受到士兵們的尊重，結果幾乎是管不住他們的士兵，一般民衆是輕視軍官這個階級的，因爲軍官不參加科舉的考試。他們獲得官職的考試是射箭、舉重、舞大刀——這些成就，自有其用處，但是單有這些成就是不能使人們有資格擔任高級軍官的職務的。在這種情況沒有改變以前，這個軍隊將永遠不能成爲有效能的軍隊。此外，我怕這支打扮得雄糾糾的軍隊的紀律，也是不合乎應有的規格的。士兵們表現了十分明顯的好開玩笑的傾向，大家都願意顯出他們懂得英文而從行列之間向我大聲喊叫着：「請請」「can do」（「可以」之意）。軍官們對這些玩笑，似乎和士兵們同樣地欣賞，他們瞧着，微笑。對我所表示的這些注意，迅速地發展爲不可抵擋的形勢，因爲幾乎整隊都在向我喊叫他們的「歡迎」。因此，我退到營場的另一端，比較僻靜的地方去，其餘的軍隊正在那裏做有用而快活的建築泥牆的工作。

八點鐘到了，人們還看不見將軍的影子。不久，軍官們好像在秘密地進行着什麽計劃似的，因爲他們聚集在一起，開軍事會議之類。我看見一些兵卒也離開了他們的行列去參加。請想一想，我是如何地感到駭異啊！兵卒張三、李四、趙五懷着探問的心情，不能好好掩蓋他們對今天計劃的好奇心；這好奇心，最後變得過於強烈了，鞭子馬上讓他們清醒過來，他們惱怒地退却到行伍裏去。不久，在兵營的大門便排起了一列約有二十個旗兵的儀仗。他們穿着深藍和橙黃色的衣服，手持紅

色的旗子，走向檢閱台去，分成兩行，排在台的兩旁；他們把旗子插好了之後，便「脫隊」了。這些風雅豪華的士君子對他們白褲子的清潔特別關心；我發覺，他們在沒坐下之前必先吹掉他們所選擇的座位上的塵埃，並且仔細地揩擦它。其次，便有兩位階級高的軍官出現；他們的僕人跟隨着他們，帶着一些用乾淨的白布蓋着的東西，我以爲是他們的早飯，但以後知道是他們的帽子。最後，急速連放的三聲砲响宣告巡撫閣下的到達。他很快地出現，站到檢閱台上去。傳令兵和副官們的急促行動向外界預告，堂堂大觀的景象即將開始。

現在M外國隊長首次出現在他的隊伍的面前，操演開始了。你應該立即拋棄你腦子裏關於閱兵的一切先有的思想。這位將軍只是一位儀表平凡的中國人，舒服地坐在棚子底下，在整個閱兵過程中全都有煙、茶的款待。同時，操演主要的特點是完全缺乏戰事的壯觀與威儀。如果站在遠距離外能使所觀看的景色更加媚人的話，這位軍官一定甚爲操演所迷醉，因爲操演的地點極爲遙遠，他幾乎不可能猜得出士兵們是在做些什麽。首先操演的是「執槍教練」，這部分做得很踏實，只有一件做得不好的例外，就是「舉槍敬禮」。關於這項目，士兵們似乎失掉了自信心，每個兵士都伸出頸子看看他旁邊的兵士如何做法，結果這項目比較差些。往下是打排槍，這項做得特別好。這裏一件使我驚奇的事是：當士兵們裝火藥時，爲使火藥踏實，他們總願意把槍頭使勁地往地下撞打，他們認爲這是個好辦法。奇怪的是，軍官們在這種情形發生時，便敏活地逃開，有意不加干涉。此外，軍官們的外觀是很不莊嚴而又滑稽的，因爲當他們跑的時候，他們的手必定要提着他們的「裙子」，和女子提起長衫一樣。行步似乎是這支軍隊的弱點，因爲士兵踏步不按行列，也不按時間。當「快

步」的號令發出時，所有的左脚都依據最正統的方式伸出，但是在維持這個姿勢幾秒鐘後，它們便時時滴滴嗒嗒地踏到地上去。望後的操演便全歸失敗了。他們認爲「快步」是閒蕩的散步，各人按自己的時間踏步。隊伍現在依連排成了方陣，再放了些排槍。那天放了許多排槍，說起來我覺到惋惜，但是放排槍顯然是他們的長處，當軍士的精神顯出弛垂不振的時候，放幾排槍馬上使他們的軍事熱忱重新提高到適當的高度。有一位權威人士告訴我，這些軍隊有一個奇怪不可解的習慣，就是當他們發槍時，他們使臉背着他們所要射擊的方向。如果我們好心地說，這種做法只可以歸咎於他們的感覺的極端柔弱性，這種柔弱性使他們看到他們的射擊所引起的可怖的殺戮時，不能不受到震驚。無疑，再經過適當時期的訓練，他們將會脫離這種微小的顧忌，不再震驚了。約一小時演習之後，軍隊排成直行前進，旗幟飄揚，到近檢閱台的地方停住，他們舉槍致敬。這時一位本地校官——一位穿着「裙子」的無足輕重的人物——上前去，做出卑屈的姿態，嘶聲喊叫了一些話，說他和其他弟兄戰士是巡撫大人的極卑賤的僕人；對這個可羨慕的、愛國的感情，全軍隊高聲呼喊，表示同意。這個「娛樂會」就這樣適當地結束。

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很應受人稱贊的表演，尤其是我們記住底下這個事實的時候。M隊長和他指揮下的軍士，除了單純的英文號令及「請請」「can do」這類應酬語而外，彼此是言語不通的。他並且沒有任何助手。他們用這樣的極有限的字彙，在解釋複雜的軍事演習的意義及目的時，必定有一些困難，奇妙的是，軍士們怎樣地學得了這許多。從體格來說，他們已是我們所可能期望的了。一些良好、活潑的小伙子，顯然精力充沛，而且對滑稽的事情異常敏感，但是從操練來說，他們究

竟只是裝扮着軍隊，在玩耍而已。我們可以容易看到，他們對他們所表演的滑稽角色的眞正目的，實際上毫無所知。雖然無可懷疑，這些可憐的傢伙是盡他們之所能，並且是善意的，但是我怕，一旦遇到敵人，他們便將把他們的操練，比他們學習的時候，忘得還要快些。而且，就是我們假設他們能够做出複雜的演習的話，我們曉得，最善意的士兵如果沒有能勝任的軍官，他們能够做什麼呢！我遺憾地說，他們那天的演習並沒有使我能够給他們一個很高的評價。也許他們有許多潛伏的才能，但是這個才能始終未曾顯露到表面上來，或是，曾顯露到表面上，而我確未曾看見。他們是慌慌忙忙的好好先生，企圖處處顯出自己的有用，並且要給人一種印象：他們的作戰全都懂了。但是一個不遲鈍的觀察者，便足以發現他們的無知。他們先前所修過的體育功課，對他們沒有什麼用處。有時候，因爲他們過於喜歡顯些本事，露些頭角，他們就有可能被射擊。有時候他們勇敢地揮舞他們的鞭子，但是我們常是不易看出他們這種希奇的奮激究竟是因爲什麼，有什麼效果。只要勸說這些忠實的「僕人」在檢閱的時候把他們的「裙子」去掉，扣上褲鈕，他們的身段必定要好看得多，而且就比較不顯得和古時大船上的住戶一般模樣。但是我怕他們是習尙的奴隸，不能脫離風俗的束縛。

兵士們對於擦槍有他們自己的意見。解散後我看見他們把槍身放進一條未必清潔的溪水裏，把刺刀插在溪岸上，這種擦火煙的方法殊爲可笑。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簡單」，但是如果一支「夷人」的軍隊的指揮官看見這種情況的話，會說什麼呢？M隊長馬上把我帶去參觀營房了。我應該承認，對他們的舒適與潔淨感到驚奇。房間定然是過於擁擠的——每間十二人，但是中國人是喜歡「塞得緊緊」的。每一伙有自己的廚師，做自己的飯。兵士的薪給，每個月六塊錢，人們同我說，

這比我們英國的兵士的薪水還要高些。做飯是在後頭。那時正在預備飯，所以我有一個好機會去視察廚房，我們也許可以有利地瞭解一下這方面的事情。那時排出一頓飯菜，無論從食物種類的變化和做法來說，都是英國士兵不常吃得到的。每桌最少有五盤菜，除了主食——米——而外。米飯不用說，幾乎是做得盡善盡美的。除了沙魚鰭而外，蛤蜊似乎是人人喜愛的珍饈。此外還有許多樣小塊的食物，看來很好吃，但是我連是什麼東西也猜不出來。這些人無疑給我們上了一次有用的功課，教我們怎樣利用自然所給與我們的好東西，並且把它們轉變爲可食的形式。士兵們殷勤地接待我們，給我們端茶，請我們試試他們的飯菜，我們辭謝了，因爲我們沒有勇氣在空肚子上作美食學上的實驗。

關於這支元氣充沛的隊伍，有一個可笑的故事，值得一敍。M隊長擔任指揮，他有時候便想要向朋友們顯示他已把他的士兵的紀律提到了高度的水平。所以在某一個美好的夜晚，他帶士兵們到南營去，並發出警報。軍士們敏捷地出動，殊可嘉尙。他們並且走上各崗位，準備好去應付緊急事件。但是當他們發現這次猝然打斷他們美夢的行動的原因時，他們和任何人都一樣，盡量欣賞這個玩笑，捧腹大笑了。但是「一次被犬噬而倍畏犬噬」了。這些好好先生們對於紀律有他們自己的看法。這位傑出的隊長對他的計策的成功，得意洋洋，對他的士兵的紀律，印象深刻，所以他決意再來一次試驗。不久他便再邀請另一羣朋友去看看這種演習。在沉寂的深夜裏警報發出了。他用盡各種努力使士兵們漂亮地出動。但是一個兵影子也沒看見，從小屋裏却傳出狂笑之聲，以表示這次的玩笑是由他們來開了。他們豪俠的隊長異常沮喪，但是他得到了一次有用的教訓。關於這支驍勇的

部隊，還有另外一個故事，是指揮官給我講的，諒必是正確的。丁巡撫是以誠懇正直為人稱譽的，是熱心改革積弊的人。在發揮這些品質時，他的習慣是在人們沒有預測到的時間與地點，突然出現。其結果與其說是愉快的，毋寧說是使人驚異的。有一天夜裏，他突然到南營去。他窺視一個中國校官的屋子，發現他在抽鴉片。出了什麼事，歷史沒有記載，只有一件事實，就是第二天早晨這位校官不見了，另外一位校官不久便代替了他的職位。因此，你可以看見，在中華國土之內，每個人的住宅並不是他的堡壘〔英國有俗語說：「我的家是我的堡壘。」——譯者〕。

四　海軍學堂

我在描述馬尾船政局的時候，已經提及英文學校。在某一意義上，它等於西方的海軍學校，因為學生們在上教練艦以前在這裏學習數學及航海術。它經過暫時的停閉之後，又由 Carroll 先生重新開辦了。在他第一次契約期限屆滿之時，中國當局認為已可以單純由中國教師勝任愉快地繼續進行教學工作，所以准許 Carroll 先生和法文學校的教授們回返歐洲去。但是一個短期的嘗試，已證明他們自己的教師缺乏效率，所以他們打電報到英國去請求 Carroll 先生再來華服務一個時期。我訪問學校那天，學生大約五十人，第一班在作代數作業，簡單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訓練出來的教師的指導下，研習歐幾里幾何學。兩班都用英文進行教學。命題是先寫在黑板上，然後連續指定學生去演算推證各階段；例題的工作完成後，便抄在一本美好的本子上，以備將來參考。我

查閱其中幾本，它們的整潔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題目是用大寫的。當我們想到用毛筆繕寫的中國文字和用鋼筆橫書的拼音語言間的區別時，便更知道這是一件非凡的事。學生每天上學六個小時，但課外許多作業是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裏做的。星期六休假。學生一部分來自廣州與香港，一部分來自福州。這些從南方來的，常是最伶俐的青年，但是他們勞作上不利之處是不懂官話；不懂官話在政府工作便沒有升遷的希望。因此他們每天花一些時間同一位合格的本地老師學官話。在另外一方面香港來的學生差不多都英文好，因爲曾在那島上官立學校學過英文。Carroll 先生親切地把底下關於學生的資格與入學事項告訴我。海軍學校招收學生的方法是在福州城所有明顯的地點遍貼告示。規定年齡爲十六歲以下，但這項並未很嚴格執行，因爲有一些由香港方面的廣告招收而來的學生是在二十歲以上。報名學生，給以中國經典知識的考試，直到最近，學校未曾錄取過對自己國家的經典與文獻沒有相當知識的學生。考取生由政府發津貼，每月四兩（約五元），並可依成績增至九兩或十兩。Carroll 先生的職務並不伸展到學生們的私人住宿區去，那是一位官吏管理的。廣州和福州的學生分開住，用不同的廚師。Carroll 先生稱讚這些學生，說他們勤勉與專心工作，也許超過英國的學生，因爲他們不管他在場不在場，都堅毅地工作，未曾給他麻煩。從智力來說，他們和西方的學生不相上下，不過在其他各方面則遠不如後者，他們是虛弱孱小的角色，一點精神或雄心也沒有，在某程度上有些巾幗氣味。這自然是由撫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課，他們只是各處走走發呆，或是做他們的功課，從來不運動，而且不懂得娛樂。大體來說，在佛龕裏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適合他們的脾胃。他們學習經典的方法是有些奇怪，這幾乎不能叫作是一件新

鮮的事，因爲這種制度或者已經沿襲一千年了。各位學生將他的功課大聲朗誦，而二三十人這樣學習功課，其結果喧囂嘈雜是可想而知了。

這個學校是由船政局的官吏——一位高級的中國官吏管理的。據各方面所聽到的，他是一個見聞頗廣的人，並且據說，是中國最好的數學家——有什麽根據我不知道。不久以前，他主持過學校一次的考試，自己出題，從底下這個事實可以知道他對數學並不外行。他和 Carroll 先生分別選拔成功的學生，在十六人的名單上有十四名他和 Carroll 先生的選拔正相符合。這個結果使他非常高興。

這是一封紀念信的抄稿，信是 Carroll 先生的學生們在離校到教練船去時寫給他的。裏頭有些歷史的叙述是我們英國的教育課程中所無的，對各讀者是新鮮的。原本是學生們自己做的，是在一組絲帖上用彩飾文書美麗地寫成的。

上船政局學堂總教習書

一八七一年七月福州船政局。書上

James Carroll 夫子教席：

惟同治五年，閩浙總督大人左奏請設船政局，以爲強國之一法。皇上命令前江西巡撫沈在福州府的 Chung-Tzé 與建所需的宿舍，派日意格(Giguel)先生等盡力協助此事業。

沈大人建立一所海軍學堂，招收一批學生，聘請英國紳士 James Carroll 先生爲教師，授航海原理。迄今五載，生等已修完了功課，即將航海，一試本領。爲着這個航行，我們已做了廣泛的準

備。在離去之先，我們——你的忠實的學生——對於你的照顧及不倦的訓誨，表示感激之忱。我們和你的心彷彿已經綴在一起，我們覺得不能離開你，如果不表示些心意的話。所以給你這封信。

西方國家教育原理，源自希臘，希臘人的這些原理是從中國輸入的。古時中國對於禮、智的原則曾適中運用，但幾不注意西方國家所高度推崇的實用原則。

唐時，在此方面曾粗粗地作些嘗試，但沒有大的成功。至明末萬曆時，有名叫利瑪竇（Matteo Ricci）的人初次把天文和算學介紹給中國。南懷仁(Verbiest)艾雅各也是歐洲人，明白地講解這些科目，所以沒有人不知道西方的國家擁有這些原理。但是沒有人讓把這些東西傳給後世。

我們的老師 Carroll 先生掌握了這些基礎原理，來自遠方，宏宣教化，講授天文、地理、算學等科，勝任愉快，未曾使任何東西落後，而經常奮力工作。所以凡受教者，濡染其精神，樂與之接近，未有不盡所能從老師學習然後離去。

從今而後，我們要去對付颶風，控制狂浪，窺測日星的行動，了解暴風的規律，勘察海島，調查岩石的性質。

我們從老師所學習到的一切，在日後生活的經驗中，將被證實爲眞確。這樣地，最可怕的困難成爲平易，最險惡的情況成爲靜謐。我帝國政府將以此制度爲例範，推廣至於無窮，因此各地，將因我師之力而接受文化與恩澤。生等願盡所能爲國效勞。倘今後我們的願望得以實現，想老師亦將感到愉快。我們和你分別，雖覺難過，但我們爲政府服務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個人的意願放於次要地位。我們的愛國心將不減少，我們的離去，老師將爲你所喜悅與讚許。生等對於前頭的話，

將永遠牢記〔這句原英譯文或者有錯誤——譯者〕作爲我們感恩的表示。

你忠實的學生上　（二十三名簽字）

學生們在學校裏讀兩三年，檢試及格後，便轉入教練艦揚武號，在那裏學習他們的職業的實際任務，同時仍然進行數學的學習。〔這些青年中，有一些最近被送到歐洲去，在英法海軍所設置的機關學校等裏頭進行學習，並獲得准許，進入格林威治（Greenwich）海軍學院。有幾個人被分配到海峽艦隊的船上。〕這隻船是福州船政局到今天爲止所制造的船只中最大的，是這一類型的船只中非常龐大的一隻。它是一、三九三噸，二五〇馬力，船員三〇〇人，裝有十三尊惠特窩斯（Whitworth）礮。機關和鍋爐是由格拉斯哥（Glasgow）的一家公司買來的。它的外表並不可愛，但是據說，行駛時是很快的。當我看見它的時候，它的秩序極良好，非常乾淨——這個成績是歐洲教練們努力的結果。它由英國海軍Luxmore船長任指揮。船長有英國助手兩人。號令全用英文，英文是教練時傳達思想的唯一媒介。這看來也許是奇怪的，但是我們應該記得，中國人在他們的語言中是沒有相當的字彙或是充足的語言工具去表現槍砲學和航海術的專門名詞的。

水兵們多半是福州地區的本地人，一部分是船民，一部分是陸居者，兩種人頗互相嫉視。陸居者輕視船民，常常要船民上陸時把鞋脫掉。當陸居者上船，船民也要他們遵守這個「儀節」，所以在船上這個「儀禮」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遵守的。在船上，一個船民的船夫不敢使勁笞打一個福州人，因爲怕自己上岸時挨打。水兵們的待遇高，做自己的飯。我有一天參觀他們的槍砲操練，但是他們似乎把整個事情看做是玩笑。但是我聽說他們是很好的射手。當局用一種獎賞的制度，鼓勵準確的

射擊。

海軍士官候補生要進行很正規的學習，但是這些年青紳士實際上是否眞正可以成爲良好的水手，是另一個問題。我知道他們不喜歡體力勞動，因爲怕弄髒手指。這些海軍志願者的服裝並非航海樣式，而是和其他國人完全相同，甚至連醜陋的絨鞋也相同。有時候他們奉命爬上桅頂，體態難看得可憐。操演時有一些人守在桅上，但是他們看來是不快樂的，是不稱職的。

船上有司令四人，在歐籍教練的監督下執行船上的行政職務。最有希望的兩人是廣東人，但是由於福州人對他們的嫉視，所以很不幸，他們幾乎沒有獲得指揮船隻的希望。揚武號插的是一位提督的旗幟，但是我看不出這位提督負的是什麼職務，因爲他不常到船上來，要是來的話，便把自己關閉在一間位於船的中部的、細小而且薰得很香的洞穴裏；他不常出來，或是根本就不出來。這間「至聖所」是中國式的佈置，裏頭有一個敬拜天后的龕。人們認爲航海事業是特別歸她保護的。這位海軍的「傑出人物」便以燒香和默思往事去消遣他閒逸的時辰。他往日的工作，據我們知道，並不是完全不名譽的，因爲據說，他曾有一次奮勇地和一個海賊格鬥。

這位提督所積極參加的工作是發給水兵薪水及監視刑罰的執行。這位老人在這方面是完全不落後的，因爲他對用竹鞭維持紀律極感重要，他心懷的「慷慨」有時使他不必要地多打水兵幾棍。無論何時在船上有一個水兵歡醉忘形，人們告訴了這位高級官吏，他便來看是否採取適當措施。在行刑之後，這位不幸的過失者便被迫來跪在這位提督的面前，感謝他所施的恩典。——好一個美麗的諷刺。

這位年老的士紳有什麽特別資格使他有權利擔任這個高級的指揮，是不很淸楚的，因爲他對蒸汽船毫無所知，而且是連一個英文字也不會說的。

指揮各砲艦的軍官多半是在揚武艦上訓練出來的，而且除了幾個例外，都是英國海軍 Tracey 上校的學生。他們的出身是有些奇特，例如有一位原先是台球的分數記錄員，他成了一位很伶俐的軍官，從底下的故事去看，在高級官員中維持紀律的方式也是很奇怪的。這故事是很多人告訴我的。所以也許是眞的。

當台灣事件發生，砲艦帶着軍隊來來往往的時候，有一位船長對船政局的主管官吏行動無禮，這艦長便被請到「衙門」去了。當他到時，人們待他的方法和那可憐的 Sancho Panza 墜入 Youngnesian 運送人們的手中時所受的待遇相同，因爲他們以無限的熱望與技巧，向像死屍般的他，喇喇不休地反覆訓戒，然後再把他遣回船上。如果眞有一位 Marryat 船長到中國海軍去看看的話，他便將找到許多可笑的故事可以記錄下來。如果有戰事發生，這些船要怎樣，是很難說的。人們流傳着這麽一個故事：當這些船當中有一隻在上海拋錨時，船員們聽說要和英國作戰，但是人們却忽然要他們急速上陸。人們問另外一隻砲艦的船長說，如果有一隻英國船和他相遇，要他把砲艦的指揮權交出來的話，他將如何？他答說：「很好，行！」水兵們對他們的軍官們似乎沒有多大信任，軍官們是否行爲適宜，足以獲取水兵們的信任，是一個疑問。目下中國的年青的海軍的情況所以能够令人滿意，完全是外國人努力的結果；一般人們認爲，如果這些外國人一旦撤去，這些船便將恢復它們無紀律無秩序的狀態。

馬尾船政局和海軍是全部由福建省出資維持的，這和帝國由總督負責省防的制度是相符合的。目前征稅十分苛刻，並使人們覺到，對「如此重大犧牲果會獲得若何實際利益？」的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當人們看到這個國家的落後狀態，缺乏道路、鐵道、電報，以及可以獲得近代教育的學校與大學，缺乏具有廣大或科學規模的工業，而且農具粗笨，政府的特色是腐敗與壓迫等事實時，人們便要懷疑這些龐大的戰爭準備事業的開創者們是否是有智慧與眼光的人。這些戰爭準備是沒有收益的事業，並且完全不能引起外夷們心中的畏懼。

五　電報學堂

在其他革新事業之中，還有一所電報學堂，建設在福州，由大北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 of China）（丹麥）的工程師們指導。一部分的學生是從香港和廣州來的，能說英文，其餘的是從船政局那些學堂出來的，已有數學的知識。教練是理論兼實際，把對電氣原理的相當知識和操使所用機器的方法相結合，俾使學生們適合於電報員的職位。少數最有希望的學生將要受更高的教育，他們將被送到英國大的電報學校、機關去完成學業；在這些英國的學校、機關裏，他們將接受電線的安裝與維護的教育，最後可以成為電報工程師。這樣一個學校的建立，使中國有希望在將來採用電報設施。

大北電報公司曾有幾次試圖從陸上架設一條電線，使廈門與歐洲的電報系統相連絡，但是由於

老百姓的仇視與官吏的畏葸而未能成功。羅星塔碇泊所與福州之間的一條短距離的電報線已經在很困難的情勢下工作了一些時候了；本地人喜愛電線桿，而且不太尊重別人的財產權，所以時常偷拔電線桿和電線，不過現在當局已取得這條電報線的所有權，這種刼掠也許就要停止。在電報與鐵路傳入中國的道路上，最大的阻礙之一就是愚蠢的風水迷信；據說甚至我們的朋友丁氏在建議開設一條鐵路時，有一次惹出來這個愚蠢的迷信幽靈的憤怒。這些事業的另外一個嚴重障礙就是墳墓到處都有。老百姓對墳墓極端尊敬，這不是不合乎人情。工程師們將來須要用盡心思，去避開墓地。給予相當數額的賠償費，無疑可消除許多人的忌慮，但是處理各個賠償要求的工作須要有非常的耐心。至於有錢有勢的墓主，則將反對對墳墓權利的任何侵犯。這個困難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似乎是：把骨頭用陶壜保存，又把陶壜放置在適宜的建築物內。實在說「陶壜內的祖宗」就在現在一切中國人的墓地上還是一種常見的特色。如果能够讓官吏們看到鐵路的利益，便可很迅速地消除這些障礙。當紳士們採取敵對態度的時候，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益。在我們的殖民地內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是完全瞭解鐵路、電報等等的利益的；聽到他們用輕蔑的態度談論他們的官吏和國家制度，是件有趣的事。當有極多的中國人在外國長期居住，在那裏感染了外國的思想，發了財，又回到了中國的時候，我們可以肯定，這些人早晚將把新的生活輸給他們的同胞，喚醒他們，讓他們看看四周圍奇異的事物。

六　天津與魚雷學堂

在走過天津郊外時，人們指給我看，在李鴻章的衙門的對面、運河的沿岸上豎立着一些外國燈，這些燈的形狀就是進步的標記。又人們看到，Oxford 街的商店裏外國貨物充斥，不能不感到驚奇。買鐘錶的人很多，許多人從事鐘錶的製造與修理。外國針也很受人歡迎，火柴亦然。有一隻美國製的濬泥汽機船，已經工作一些時候了；它正在打寬運河的一個支流。還有一隻汽艇已經多次帶着總督出外巡視；當它初次出現在某些鄉下地區的時候，老百姓很是驚慌。兵工廠和李的衙門之間安了一條電線，五英里長，僱用本地電報員擔任工作。這條線是一位英國的電機師建立的。他現在主持魚雷學堂。這條電線未曾碰到任何困難，雖然未曾出告示誥戒老百姓，也未曾用衞兵去保護所雇傭的安裝電線的外國人，可是電線所通過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敵意或反對的表示。

據大家說，李鴻章是非常能幹的人，是優秀、有經驗的軍人，並深望他的國家得到幸福。他贊成鐵路、電報及許多外國的發明，並承認它們的用處，但是在把它們輸入並應用到中國來的時候，他則完全堅決地要盡量不依賴外國人，並避開外國的勢力。他的癖性是決定地仇外的。這使他在採用外國的發明時，非常謹慎，對於那些急迫地強欲使中國官吏們注意他們的計劃的、自稱是「中國的朋友」的人們，他也非常小心，不主張給予他們任何鼓勵。這些先生們自己說，他們的計劃是完全沒有利己的思想的，倡議這些計劃是單純「爲着中國的利益」。這些「中國的朋友」之中，有一

些人熱忱地要中國開放，建築鐵路與電報，這種熱忱將是値得讚許的，如果不是人們恆常在這種熱忱之下發現了一種可頌揚的發財的願望。開頭，我們發現官吏們對於自己的利益極端昏闇無知，是要覺到奇怪的。但是在世界的這一角落，當我們對人們在某些場合處理事情的方法有些微經驗時，我們的眼睛便會張開，看得見眞相。這也要使公平的觀察家們傾向於贊成中國近視的官吏們的做法，就是：把馬轠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而不把發動機交給數目衆多的、老是在中國官場死屍的四周盤旋的貪鷄們。中國很可以喊出「把我從朋友們的手中救出吧！」

我從非常可靠的方面聽說，李鴻章的通譯們把外國報紙關於中國的一切文章都翻譯他看。這些文章一定有時候引起他奇異的感想。我們也許可以從底下的一件事去知道這個人的特性。某一位先生在東方的敎育與傳敎事業上是聲名卓著的。他的兒子在中國當某商行的代表。有一次，爲着某些水雷的買賣——這些水雷的發明者願意把它們賣掉——人們把他介紹給總督，李鴻章常聽到這位青年的父親的事，對於他的兒子以這種破壞性工具的提倡者或經紀人的身分出現在他眼前這種矛盾，相當地覺到驚駭。他把手放在這青年的肩膀上，問說：「但是你的父親知道這事麽？」在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他似乎是滿意了，便進行買賣的事。

有一個李鴻章欣賞外國發明的用處的事例，値得一提，就是他派了一個人到日本去考察該國的鐵路系統與礦山的開採。由此，我們可以肯定，當他看清楚了如何免去外國影響而採用這些外國東西的道路時，他便要在比目前許多人所認爲可能與辦的規模還要廣泛的範圍內建築鐵道，採用並發展其他改良的事業。關於戰爭準備的設施，中國已經在砲台、兵工廠、槍砲、魚雷及必要的製造與

修配的工具上花了巨額的金錢了。總督有將近二百尊不同口徑的後膛克魯伯大砲，配置在大沽礮台與天津之間。有兩個兵工廠：一所在河的南岸，一所規模大得多的在河的北岸，裏頭有一個火藥工廠和製造大砲、實彈、榴彈的各類鑄造所，及大規模的機器工場，末後還有一所魚雷學堂。學堂的每一部門有一個歐洲人主持。中國軍官在這裏學習各種魚雷的原理及實際應用，以及安放與發射魚雷的最新方法。這裏收集了各種標本——多半是霧落威池(Woolwich)皇家工程公司所採用的魚雷、辛加(Singer)的接觸爆破魚雷、亞培爾(Abel)魚雷等。講教、實驗及練習用的儀器，全部是泰晤士河(the Thames)上一家有名的電工公司供應的。學生們常常安置並發射小型魚雷。據說，這些學生們對於原理已有十分充足的知識，可以為「白河砲台」裝設一個魚雷的防衛體系，保衛河道。並已經和 Lay 校官，一位美國軍官，簽定了一件由他供應他的電流操縱的新式魚雷的協議。

一八七九年八月十九日泰晤士報載：「富拉姆(Fulham)柳因(D. J. Lewin)工場剛剛為中華帝國政府造完一隻魚雷艇。艇已由倫敦運往上海，將再被運至天津。它是一隻小船，長五十二呎，寬七呎，吃水三呎六吋，用蒸汽行駛，每小時約十六英里。整隻船是鋼製的，駕駛的裝置是放在船的前部，輪子放在甲板下，緊挨在一個小的司令台的前邊，舵手就通過這個塔觀看他的道路。因此，這隻船可以完全從底下予以操縱。由於船身小，運動迅速，並且有六個不透水的間隔，所以敵人是難於給它或給它少數的船員們以很大的傷害的。魚雷的聯動機輪是奉李鴻章閣下的命令，依據中國政府的魚雷工程師 J. A. Betts 的計劃裝置的。這個安排是可以完全從底下最輕易地、最完善地操縱三只桅桁魚雷。這隻船是試驗性質，用意是把它作為一批中國海防魚雷艇中的第一隻。在白河的一

些魚雷試驗的過程中，有一次這些危險器械中有一只過早地爆炸了，李鴻章只差一點得免於死。」

白河諸砲台是依據一些類似科學原則建造的。建造的材料是一種三合土，是「米湯」、沙子、泥土和海貝殼灰混合而成的。這些東西都是當地容易獲得的。工程已經進行了幾年，正近完成。

在從海口沿河而上的半道的地方，有一個大的軍營，能容納許多軍隊，是侵略軍在向首都方面繼續前進之前必須奪取的堡壘，侵略要奪取它才能維持他們與海洋的交通。

有一天我恰巧到一個外圍砲台的校場去，那時一支擁有二十一支克魯伯後膛大砲的野砲隊正在整隊受檢閱。還有三尊格林砲。這似乎是一個「便裝」的閱兵式。——眞是太便裝了！實際上，從服裝去看，軍隊的裁縫們應該是罷了工，因爲每個兵穿他心愛的衣服，結果，美觀勝於威武。

砲台秩序很好，排成完善的行列。砲隊，除了馬匹而外（比較重要的一個缺略），是裝備完善的。在各方面是準備好了，隨時可以使用。但是他們因爲沒有馬具，或是因爲某些其他同等重要的缺欠，所以不能使大砲發揮敏活的作用。砲手們裝彈及發射的技術是精練的。我十分有趣味地觀看這次的操演。我應當承認，操演進行的速度是令人驚奇的。我也不應忘掉，有一組新兵正受着行軍的高尙的技術教練。他們看來是充滿熱心，努力要去掌握他們軍事生涯的基礎。他們齊整地舉出左脚；這必獲得教官最高的讚許。從教官堅持要他們這樣做的事實去看，他們必曾聽到一些達爾文(Darwin)「適者生存」的理論。教練這些軍隊的是一位退伍的德國砲兵軍官。他說這些士兵是很好的射手，但是可悲地缺乏軍事精神與團結。

當時總督有一隻砲艦，但是船員們從來不出操。每個人似乎和他的同伴之間無高低之分。人們

上船，需要美好的識別能力才能知道誰是軍官，誰是士兵。人們認爲制服是一種番人所發明的東西，所以盡皆屏棄而不用。他們的時裝是白的和藍的顏色，是寢衣的樣式。無論我們個人怎樣願意依據官階的高低用謙遜與敬意去對待像中國這樣一個巨大而古老的國家的軍官們，然而，當我們看見如下這樣一位中國軍官時，眞是要使用九牛二虎的自制力，才能使我們的行動舉止在他的面前顯出適宜的「嚴肅」。——他的樣子實難使人尊敬。這位軍官奉命到船上宣布皇帝的生日，以及在此吉祥的節日例行的慶典；他來時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裳，和寢用的汗衫極相類似，藍色絨鞋，手揮着扇子，意態閑雅，類似有才藝的賣弄風情的女子，不過事實眞是如此！沒有人能够否認，在炎熱的天氣下穿這樣一個寬闊的衣裳是舒服倍加的，但是對一個在外國式的船上上差的海軍軍官，這樣衣裳是滑稽的。目前中國海軍軍官們的制服似尙無定制。但是無疑，到時候禮部或兵部是會擬制「定式」，並把它放在總司令的公事房裏，作爲那位社會有用的一員「海軍行裝商」的指南。

這裏自然產生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戰爭準備設施的用意是什麼？許多人認爲中國將再作一次拚命的努力，以擺脫可惡的外國人的束縛。無疑，擁有這一些破壞性武器——砲台、槍砲、船隻——的事實，將強力地引誘中國政府去試一試自己的力量，當有糾紛發生的時候。在某些方面，這些東西對中國是一種利益。因爲需要採用許多外國的發明與改良，這些東西將隨着時間的進展被應用到更有用與和平的目的上去。此外，有一些青年受到外國科學的教育。這樣將在某方式上展開並改進他們的思想，結局必然在某方式上產生這種教育的果實。這種果實是倡議者們很少期待或計劃到的。這樣，又將使他們在觀點上更「自由」，對外國人更容忍，更不傾向於以輕蔑的態度去看待那些具

有他們自己的聖賢所願望而未能獲得的知識之國家。這種知識的感染，將在種種方式上緩慢地，但也必然地，對中國發生作用，開開老百姓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缺點；因爲不用說，這些青年同他們的朋友、親戚混在一起，將在某程度上——不管如何少的程度——反映他們由於他們所獲得的關於世界和世人的較廣漠的知識的結果而開闊了的眼光。加之，他們是不能不看到自己的同胞在各方面的落後，而且當他們拿他們訪問過的國家的比較上的進步去衡量一下他們自己國家的成就的時候，他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在二者之間相形見絀的可悲事實。他們的愛國心——或是，如果沒有愛國心而是民族自尊的情感——將給他們必要的推動力，讓他們去嘗試，並把自己和國家提高到西方國家所達到的水平。將來，中國不但要向同一條道路推進，而且可能在萬國之前鋒佔據一個光榮的地位。

但是作爲一個軍事國家，中國的力量，用歐洲的武裝標準去衡量，是外表勝於實質的。它的組織是極有缺陷的，如果它目前的軍事制度眞可以給以這一尊嚴的稱呼——「組織」的話。它的軍隊只是一些分散的烏合之衆，缺乏我們歐洲人所瞭解的所謂「紀律」，又沒有任何團結的原則；他們缺乏操練——因爲叫幾百個人怎樣「開步走」和拿槍，幾乎是不能叫作是操練。他們的武裝是離奇的，因爲許多兵士帶的還是弓、箭、矛、鳥槍這類古代兵器；他們對科學戰爭的起碼原則闇無所知。他們說種種不同的方言，一省的士兵不能瞭解鄰省士兵的話語。他們沒有團結心，也沒有顯著的愛國心。他們受愚昧無敎育的軍官的指揮。這些軍官是自己國人所輕視的人物，對於士兵無任何影響力，亦不能作有效的管理。指揮着他們的將官是從他們軍隊的傳統戰術中培養出來的，對於西方國家所實踐的戰爭原則，毫無所知。

迄今爲止，中國的砲台已證明是堅固，難以擊破的。這些砲台，配置着近代的武裝，將給我們更多的麻煩。由於前面已說過的理由，中國將成爲較人們所常設想的，更爲可怖的敵人。但是，雖然如此，一個依據科學原理指導的戰鬥，在戰場有足量的兵力時，可以給中國的軍隊以致命打擊。中國軍隊將不能抵禦有正確紀律訓練的軍隊的穩定性與堅決性，戰鬥結果，也許將使中國的整個組織分崩瓦解。

目前，李鴻章幾乎是中國最能幹、最有權力的人，而且是漢人。許多人認爲，他如果願意的話，是有力量推翻清朝統治的，他的軍隊將熱心地跟從他，一個成功的戰役便可使整個國家反叛起來。依據中國的傳統，沒有朝代能存在二百年以上〔？〕，目前清朝已走到時間的限界。但是有人認爲，李鴻章缺乏足够的勇氣，作此壯舉。

七 招商局

漕米素來是用河船運到天津的，僱傭的船，以數百計。現在是由一家中國的輪船公司的船隻運輸了，這公司就是招商局(The China Merchant Company)。它是某些傑出的官吏所舉辦，爲聰慧的本地人所支援的公司，目的是要從外國公司的手中奪取勢力日益增長的沿海貿易。這些外國公司，通過汽船的使用，把一向由河船運載的大部分貨物、商品等等，吸收過去。外國人對沿海貿易勢將取得獨佔，對於那些敵視外國勢力甚或對外國人居住中國都懷有敵意的高官們，是特別不愉快的事。

他們既然不能阻止外國火輪船來往於依據條約開放通商的埠口之間，甚至不能禁阻本地商人利用這樣提供的便利，他們走上了對他們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創辦一條對立的航線。不用說，與辦這個事業所需款項是舉手即得的。他們把一些本地人安排到新企業裏的負責崗位上去。這些本地人是曾在外國公司裏同類企業中工作獲得了經驗的能幹人物。人們購買了火輪船，公司就在中國最有權勢最開明的人物中獲得了最少一個人的贊助而建立了起來。這個新公司的成功似乎是肯定的了。開頭，這公司獲得運輸漕米的專利，單這項定然已得到一筆龐大的收入（這項專利現在已取消）。凡可增加這筆收入的心機，沒有不用盡的。一八七七年，公司把屬於一家老牌的美國公司的整個船隊，全都買了去，這樣地把懸掛美國旗的沿海輪船的最後一條航線給買乾淨了。他們把整個企業都拿過去，——船長連職員都包括在內。關於管理，一位上海最聰明的商人在答覆我的詢問時告訴我，「公司是由唐景星很能幹地經營着，不過他在思想上與其說是中國人毋寧說是外国人。他是李鴻章關於西方思想的一切事情上的機密顧問，最近被委爲一個直隸省鑛務局的總辦。船公司的創立和擴大就是他建議的」。

不過應該指出，關於這問題，意見異常分歧，有的人非難公司對資財浪費無度，責備公司行政方面進行龐大規模的公款侵吞，據說，實際上整個企業的經營是不儉省的，非事務態度的。關於這公司的最後成功如何，意見也極不一致。有的人宣稱，公司不久必要倒塌，因爲中國人沒有能力經管這種企業。這說法聽來奇怪！別的人又說，開頭一個時期什麼都會順利，但是管理方面將要日漸鬆懈，一個擁有更新更快的船隻的外國公司則將不難把貿易的一大部分奪回。這也許是可能的，但

是我們要記得，這個公司是處於不亞於直隸總督李鴻章的人物及其他有勢力者的保護下的，因此這公司經常有要人贊助的保證，而且需要資本時，隨時都有巨額的資本來支援它。單單在貿易的事情上，公司是有能力去把握自己的貿易，去和一切新來的人們相對抗的，尤其是它有像唐景星這樣老練的一位經理。這點我們是沒有理由懷疑的。當唐氏在東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國公司（怡和洋行）任職時，獲得了豐富而廣闊的經驗，他正在運用這個經驗去損傷這些外國公司。但是許多本地商人還是願意利用外國的船隻而不喜歡公司的船隻，這樣，使那些極願意中國海岸上再也看不見洋人旗幟的官吏們的目的遠遠不能達到。本地人埋怨他們自己的公司繁文縟節；反之，他們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更迅速地和外國人辦事。

在另一方面，公司在管理船隻的事情上還在依賴外國的幫助，沒有一個本地人有資格擔任這一類的職務。所以，雖然官吏們努力要把外國人從企業中完全排除出去，但是他們又不得不請求外國人駕駛船隻，並向他們請教關於修理事件及如何使一個龐大的輪船公司工作成功的其他問題。

中國可能成功地將沿海貿易的一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裏，但是要進入「海商國」之行列或是把自己的活動伸展到自己沿岸範圍之外的話，則還須要許多年月。勝任的船員不是一天能够訓練出來的；中國在這方面的試驗一般來說並沒獲得預期的成功。同時，在它的造船業者謙卑地製造一些比舊式的河船更適合於貿易的需要的船隻之前，中國還必須仰賴於外國船隻的供給。

招商局是中國第一家採用電話的公司，在上海的公事房內使用。由此可見，他們對於西方的發明和科學器具的利益是完全敏感的。許多時候外國人預言他們將迅速倒塌，這種看法也許只是願望

的產兒罷了。

當我們滯留天津期間，經理唐景星常在那裏。有一位外國居民和他相識的程度，也許不亞於任何外國人。他向我確言，唐氏常自己表示最願意看見全國各處都有鐵路和電報。同時，作爲一個預備的步驟，他們要先在即將開採的煤礦和一條接近天津的河流之間，建造一條約三十英里的電車路。但是人們說，當總督的計劃即將成熟的時候，一位外國商人插足而入，從本地所有者手中把礦山買了去，因此華方不能不從這位外國人獲取燃煤了。應該指出，這只是可用的許多煤田之一。如果煤和鐵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偉大的尺度的話，中國便無疑有一個偉大的將來。據主管當局估計，中國有大約四一九、〇〇〇平方英里的煤田，即比歐洲的煤田大二十倍。同時人們說，鑛藏，尤其是質量優越的鐵鑛，在中國各省分都是豐饒的。

把電報線從天津伸延到省城保定府一事，爲北京的帝國政府所禁阻，但是當李鴻章需要它的時候，他也許要自己負責予以實施，他的權勢太大，當局難於說「不行」。他也有意思——倘使尚未採取預備步驟的話——要建築鼓風爐並豎起採鑛所必要的機器。

八　鐵　路

來自中國的最近情報，說到了一個從白河口的大沽到天津的鐵路計劃。人們希望這個計劃能具體化。中國，尤其是天津，鐵路計劃的歷史迄未能令人鼓舞。一位僑居此地的商人曾最堅决地努力

誘致當局們同意這一種計劃，但全歸失敗。人們曾勘測路線，精密地估計大沽至天津，繼而至北京，這一條鐵路的費用，並且籌措了必要的資金。人們的希望高漲了，但是希望又一次被粗暴地打到地下去。人們實際上拿出來一個蒸氣牽引機和一些車皮，來讓昏昧的官吏們看看所建議的鐵路將如何爲人服務。試驗的日子規定好了，又請了許多外國人和本地人——包括幾位本城主要官吏——來參觀。人們準備了一頓香檳酒的早餐，又作了演講，並且讓那些高興的官員們分隊乘坐各車觀覽，他們表示他們的愉快是無可言喻的。人們宣稱，這一天的工作是成功的，並預料火車企業有一個光輝的前途。汽機繼續走了三天，車內滿載各階層露齒而笑的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馳着，給他們無限的娛樂與喜悅。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了，但在天津的政界裏看不到任何激動的跡象。爲什麽這樣遲延呢？末了，人們很客氣地讓官吏們記起所建議的鐵路計劃，並問他們在這方面的意向如何。他們答些什麽呢？他們冷淡地回答說，「他們最徹底地贊成這計劃，但是」——一個不祥的「但是」——「當他們需要這類東西時，他們將自己舉辦」。這定然已足以激怒甚至對中國政界最熱心的仰慕者。因此，機器便不能不拆成零件，藏到貨棚裏去，到今天還在那裏。

不過在上海曾眞的建造了一條鐵路，並使用了幾個月。它的結局是悲慘的。關於這條連系着吳淞與上海外國租界約十二英里長的短小鐵路，它的籌辦手續給它的計劃者在本地當局方面製造了一個惡劣的名聲。關於這事，曾有一時情緒非常激動。中國政府視此事爲背信，至爲敏感，是以當芝罘會議期間火車依據威妥瑪（Thomas Wade）的要求停止了開駛。官吏們反對的論點是：建造這鐵

道的土地是在建造「馬車道」的藉口下取得的。他們對帶輪子的車輛並不厭惡，但是火車道，不成！這是他們不能超越的界限。當時，關於築造鐵道，那些外國人什麼也沒有向中國當局提到。當本地當局發現了計劃者的眞正目的就是築造鐵道的時候，上海的道台向英國領事提出一張很長的抗議書。在抗議書裏，他所抗辯的各項中有一點是：「當巳故道台准許他們購買土地時，他們的意圖只是建築一條普通的道路。如果中國官吏們曾知道購買者是要經營一條鐵路的話，中國官吏是永遠不會准許他們購買土地的。……至於領事們要求鐵道材料免稅的申請，照會只說，材料是要造馬車路的，並沒說過『蒸汽機路』。協助一個隱秘的、欺詐的企業，給中國政府和它的人民帶來損害。」還說了很多類似的話。

這官吏也許是一個如人們所詆毀的「魯莽的人」，但是給他稱號並不能削弱他的論據或影響這案件的權利。底下是一個當地的作家所說關於這問題的話。提到上述官方的抗議時，他說：「最有力的論點是那些討論電車籌劃者的事實的部分。他們交涉買地時，虛說計劃；加之，寶山不包括在條約上的上海口岸範圍之內；此外，在任何國家建造鐵路沒有獲得立法機關的同意是非法的。這些是最值得稱讚的駁斥，而且初看還顯得有點厲害。無可置疑，這條鐵路的創辦人們是施用一些詭計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土地的。他們沒有說他們請求土地是爲着要造火車道，因爲如果說了的話，那一定是什麼土地也得不着。但是道台被人狡騙，只好「感謝」自己或其前任，此外，已無人可以「感謝」了。……鐵路創辦人們說土地是要造『車路』，而不是『馬路』」云云。現在的問題是，既然知道中國人在這些事情上是敏感的，他們的官吏們一直是在反對採用鐵路與電報，那末爲要戰勝他

們的疑忌，這樣去做是否得法？這條火車線的建造，從它的籌劃者來說也許是一件純粹無私的，爲着中國的利益的行爲〔？〕但是作爲一件事務的處理來說，這樣做是不是打算要拿我們對中國政府的友情去感動它？人們也許可以原諒中國的官吏，因爲他們是從他們自己的觀點去看這件事的；他們顯然是從另外的一個角度去看它，和那些把它當做一個外交勝利的人們是不同的。

關於這鐵路，其後的歷史是中國人的頑強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官吏們盡所能做的一切去阻礙該鐵路的工作，向賣土地的不幸的本地人發洩他們的憤怒。之後，他們便出一個他們認爲是過昂的價格把鐵路買了過去，約定將使用六個月。本地人對鐵道極具好感，坐車的人擠塞車箱；據各方面的說法，這條短小的鐵路線有希望可以負擔起自己的開銷。雖然官方恐嚇要把整個企業扔進海裏，但人們還希望它能長久存在，就說不是其他鐵道的先鋒的話。但是當局們是鐵石心腸的。他們自己認爲是受騙，非常忿怒，關於價格，受惠而不知饜足（？）。在約定的期限屆滿時，中國當局便把鐵軌拔掉，把整個機械設備捆裝好了，送過海到台灣去，在那裏，據目擊者談，簡直是扔在岸上，像一大堆垃圾。這樁事從頭到尾是不幸的。這類的交往到底能不能提高中國官吏對外國人的尊崇或是使關係更加緊密，恐怕是有疑問的。

最近，一位高級官員告訴一位海關稅務司說，他們有意從揚子江邊的鎮江造一條通北京的鐵道，但是他們十分堅決地要在他們所需要的地方造鐵道，而不是像吳淞鐵道那樣。

國內的領導人物，尤其是李鴻章，決心盡量開發中國的富源，不要外國人的幫助。開頭當然需要外國的工程師監督，以及技術工人，但是要把這些人嚴格地置諸中國人監督之下，對他們的勢力，

憤加戒備。

當我們在天津的時候，有一位先生帶着當地鐵道的新計劃去訪問李鴻章。這鐵道的建造，當然，是純粹爲着中國的利益的〔？〕。但是不知怎樣，總督對此事的看法不同，這事就這樣完結。

人們用婟人的天眞純樸（？），拿着「爲着中國的利益」的計劃去勸說中國的官吏，應該是可以保證它們受到好意的歡迎，但是它們一向沒有那樣地受歡迎。上面已經引過的一位著者關於這問題曾做過一些值得注意的觀察。他說：「本國的著者們有時候對這些外國人加以汚辱，常常責備他們目的自私，眼光窄狹而恣肆。這些外國人對此憤憤不平，無疑是自然的。但是他們應防備給人這種諷刺的機會。一般來說，自私的因素在他們計算之內，也許超過了應有的比例，這是難以否認的」。就假說中國有鐵道的話，在往後的許多年間，他們能否不需要外國的幫助而自己經營，是極大的疑問。關於中國採用鐵道之事，英國上海領事 Henry Davenport 在他一個報告裏說：「中國人沒有人幫忙的話，將不能興建一條新鐵道，甚或經管一條已有的鐵道。……如果建造鐵道的話，資本需要由外國人供給，並由外國補給工程師、站長、警衛、司機，以及外國材料，如鐵軌、機車、車皮等等。如果鐵道由中國商人或任何其他半官辦的公司去經管的話，則他們的浪費，不注意細節，一般地缺少謹愼，將使工作的開銷增高，旋將用掉一切可用的收入。加之，我們看到省內的小河及運河日漸爲揚子江所帶下來的泥淤所塡塞，中國當局未作系統的努力去淸除淤積，挖深河流，任憑橋梁傾壞不修，一般地說，所有公共財產都是悲慘地爲人們所忽略，因此，中國的官吏，除非有可怖的經驗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瞭解，保管一條鐵路線、車輛等等，是需要細心看顧的。在目前情況之

下，中國政府不會考慮准許非官方的本地人掌握一條鐵路線，同時，把一條線的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當然只能通過很有技術的談判去獲得，倘使果眞能够獲得的話。總之，很多年之後，這國家建設鐵路，並不是不可能。」

在中國，鐵路所可能獲得的最有利益的結果之一，將是緩和飢荒所引起的可怕災難。幾乎沒有一年這個帝國沒有一省或數省的居民罹此浩刼。這純然是因爲缺乏交通工具把糧食運到受災地區的緣故。關於水路的交通，中國在這方面的設備和世界上任何幅員相等的國家相比較，如果不是更好的話，也許也是不相上下的。如果凶荒地區是近乎這些運河的話，便不難把必要的物資往前運送；但是有許多人口稠密的地區離開這些水路很遠，所以只能用貨車或馱騾運過崎嶇的山道；這種情形，救濟的機會就眞是稀少了。

九　蒲安臣的演說

今天中國可以合適地說是像某個有力的巨人從長眠之中清醒了過來，激發着自己，搖盪他斑白的叢髮，擦着他模糊的眼睛，察看他的地位，覺得他應該行動，但是不知道應如何行動。一個許多世紀和外來勢力隔絕的國家，沉醉於自信是現存文化中最高的，而且，眞的，是唯一的形式的代表；在過去二十年左右的期間，一系列的災難粗暴地把它從美夢中驚醒。這些災難一部分是外來的，一部分是內在的，但皆源自相同的原因，即外國的利益與思想和它自己的利益與思想相衝突。但是在

它最卓越的人物中，最少有一些並不是閉着眼睛不看事實，或是用盲目的自尊心把自己包裹起來；他們勇敢地承認已改變了的環境，並且企圖適應環境，他們的方法是把西方國家的制度中，他們認爲是那些國家所以能够建立優勢的因素的那部分，移植到中國的制度中去。——中國雖然因爲年老而軟弱，但是還有相當數量的元氣。不幸，進步黨——幾個開明的人，散佈在一個遼闊的帝國裏，果眞可以莊嚴地叫做「黨」的話，——和死板的、愚昧的、不放棄自己的優越信仰的羣衆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他們並且遇到了穩步的、堅决的反對。所怕的是，當環境的壓力消除了，改革的急需不像最近那樣顯著的時候，改革者們的熱情將在大多數人可怖的反對的面前顯得暗淡無光。

關於進步——依據我們所瞭解這字的意義——到底中國政府對這問題的意見如何，到底它是不是眞正願望走出它如此長久跋涉的道路，是難說的。這是一個意見似甚紛歧的題目，雖然迄今多數外國人都認爲中國在進步道路上的脚步是太慢了些，需要恆常有外來的刺激。同時，還有很多人——他們的意見得被視爲是有分量的人——宣稱，目前中國的政府不但阻撓並反對一切改革，而且在觀點上是絕對開倒車的。在另一方面，也有在東方有長久經歷的人們，採取一種看法，對情况寄與較大的希望。

中國派往西方國家的使節的首領蒲安臣（A. Burlingame）在一八六八年於紐約發表的演說裏說：

「我敢斷言，我敢斷言，世界沒有一個地方過去幾年的進步能够和中華帝國相比擬。它擴充了它的貿易，並改革了它的歲收制度。它正在改變它的陸軍與海軍的組織，並且正在建立一所大的學

堂，以敎授近代科學與外國語。這是它在很不順利的環境中做的。這是它在一次大戰爭之後做的。這個戰爭經過了十三年。它經過了這個戰爭而沒有借公債。你們應該記得，它的人口是如何的稠密，在像它那樣的一個國家要做劇烈的變革是如何的困難。採用了你們的火輪船曾使十萬河船的船夫失了業。在文官方面，它用了幾百個外國人，——自然地——使舊式的本地官吏吃了苦。一所學校的建立曾遭遇到一派人的堅決抵抗；這一派人是帝國裏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所領導的。但是，雖然有這一切，目下的中國政府已經沿着進步的道路穩定地前進了。……雖然有這個顯著的進步，但是仍然會有人要告訴你們：中國沒有進步；它的觀點是開倒車的，西方的締約國家有責任聯合起來，去強迫中國作西方國家所願意而是中國所不願意的改革，這樣來說明中國人是沒有受我們尊重的權利的。他們用粗暴的言詞說：『從脖子上扼住它』，使用暴君的口吻。他們說他們比中國本身還知道中國所需要的是什麽。他們不但願意輸入淵源於他們的私利與貪婪的革新，而且他們還告訴你們說，目前的朝代必須覆亡，中國文化的整個機構必須推翻。……有一些這個專制派的人們說，中國不適宜列席國際的會議桌，把中國人叫做野蠻人，在一切機會上用苛刻不仁的意氣，進行攻擊。我絕對否認這些東西。相反地，我說中國是一個偉大而高尙的民族。它具有一個優美的民族的一切素質。它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是世界上種族最純的一個民族。說它的語言的人比說世界上任何語言的人都多，它的語言是堅如盤石地存在着的。它比世界任何國家在思想上都統一。它的偉大的先哲們所流傳下來的箴言被人們誦記着，滲透了全體人民，結局他們的知識與其說是後天的，毋寧說是本能的。這個人民活時是忠貞的，死時最後的祈禱是要在祖宗的土地上永眠。它是一個學者與學校

之國，是典籍之國，書籍是從最小的本子起到卷帙浩繁的百科全書都有。它的國土之內特權是普通之事。它是一個沒有階級的國家，因爲它們在兩千一百年前已經破壞了封建制度。他們把他們偉大的文化機構建築在『人民是權力的泉源』這一偉大的思想之上。這個思想是兩千多年前孟子所講述的。在他講述的時代，這思想已是古老的了。權力由那個人民奔流而出，通過了合作的制度形成了實際的政府。他們把學問當做是價値的標尺。我說它是一個偉大的，有禮貌的，耐心的，莊重的，勤勞的人民。尖酸的鄙夫所要從國際會議廳排除出去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民！專制分子所要加以封禁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他們說，所有這些人——人類三分之一的人口——應當成爲西方的『軟弱的被監護人』，受那些人口還不及中國某些省分多的國家的監護，受那些年代還不如滿洲最新的農村古老的人民的監護！我不是說中國人是完全的。遠非如此。他們和其他的人民一樣，有他們的缺點，他們的自尊心，他們的成見。這些東西是根深的，應加以克服。他們和其他的人民一樣，有自大之心，這應當摒除。但是不是用大砲去和他們講說，不是告訴他們說他們是柔弱虛軟，是化外之人，這樣去剷除他們的自大。不！中國因地理關係一向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絕。一望無垠的沙漠和廣闊的海洋把它和世界其他部分開了。但是現在，人的眼光擴大了，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本身就在縮小着。現在科學已經消除了沙漠，窄狹了海洋，我們發現中國在四周遇到了另外一個文化，張大着眼睛，對着這個局勢，……把公正的做法給它看，我說。把公正的做法顯示給它看，那你便是帶幸福給世界上千百萬勞苦的人。在我滯留中國的期間，對華的貿易由八千二百萬增加到三億。這只是將來和中國可能做的浩大的貿易中的微小的一部分。不攪擾它，給它獨立，讓它有自己的時

間，用自己的方式，發展它自己吧！它對你們並不懷敵意。讓它這樣做，它將會開始一個運動，這個運動在文明世界的每一個工場都要被感覺到。……中國將有的遠景使我們意像奔馳；如果我們對它是正義公平的話，它必然是有前途的」。

這些是美國駐北京代表的意見。但是很應該指出，現在有很多人在中國，有同等的好機會觀察那個國家的情況，而他們對於中國將來的看法，大不相同。我們眼前擺着過去十年間的經驗，我們不能否認蒲安臣對於這事的看法太自信了。不過，他所說的還有許多在現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果我們研究中國過去的歷史，則對它不願仿效別人一事，將少覺得奇怪些。

十　中國的砲艦

一八七九年八月「泰晤士報」登載最近爲中國政府建造的戰艦如下：

星期三清晨，在岬頭(Spithead)出現了一隊樣式新穎的砲艦，樸資茅斯（Portsmouth）的海軍界爲之驚愕。砲艦的外觀和實質實際上和勤務中的任何一隻船都不同。它們雖然懸掛英國海軍的紅色旗幟，但顯然不屬於英國。它們是埃爾斯威克工場（The Elswick Works）威廉亞門司特龍公司(Sir William Armstrong & Co.)爲中國政府所建造的戊、己、庚、辛諸號艦，和在它們先前的甲、乙、丙、丁諸艦一樣，是用希臘文字母命名的〔茲依希臘文字母的次序酌譯爲甲、乙、丙、丁……——譯者〕。

在天津移交的甲、乙兩艦是：長一一八呎六吋，寬二七呎，吃水七呎六吋，排水量僅三一九噸。其次的丙、丁兩艦略爲大些，長一二〇呎，寬三〇呎，吃水八呎，排水量四〇〇噸。但是這些更改和它們在武裝上的差異比較起來，是毫不重要的；因爲較早的甲、乙兩艦各帶二六·五噸的砲一尊，其後增加的丙、丁兩艦則各裝英國海軍樣式的三八噸砲一尊，射彈八〇〇磅，火藥的滿彈裝量爲一〇〇磅，最強度的彈裝量是一三〇磅，最初彈速爲每秒一、五〇〇呎，又依據在奢伯利(Shoebury)的試驗，能打穿夾進十吋麻栗樹黃褐色硬木的三層厚的一九·五吋的鍛鐵。當時海上艦砲中與此重量和口徑相同的只有兩尊，裝在天神號(The Thunderer)的船首塔上；中國人作此突然的冒險的一跳，已經跳到我們的前面去了。當人們記住這些的時候，便知道這個新創事件的重要性和所表現的勇氣是更值得注意了。在戊、己、庚、辛諸艦上倫道爾(Rendel)在小艦上安裝巨砲的原則，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乍一看，並非如此，因爲丙、丁的武裝在重量上顯得比甲乙增加，然而最後製造的砲艦的大砲在重量上並不是多於三八噸砲，却是輕微地下降。實際上，它們是新埃爾斯威克式的十一吋三五噸的前膛砲。雖然這新式砲的口徑和重量是少些，但是它們的力量和射程是遠遠地增加了，並在穿透力上比目前英國海軍所擁有的最可怖的武器——無畏艦(The Dreadnought)上的大砲，超過百分的十五。這個優越性能是因爲它們有令人驚奇的火藥彈裝量。它們的火藥彈裝量是二三五磅，即較英國海軍一二·五吋的三八噸砲迄今所曾發射的最高量的試驗彈多了七五磅。其間的差別由下表觀之將更顯著。人們又應記住，無畏艦是一艘排水量一〇、八八六噸的砲塔船，而戊和它的姊妹艦的排水量只是四四〇噸而已。

	中國砲艦	無畏艦
砲的重量	三五噸	三八噸
口徑	一一吋	一二·五吋
彈裝藥量	二三五磅	一六〇磅
彈丸重量	五三六磅	八一八磅
速度	一、八二〇呎	一、四四五呎
總發射力	一二、三一〔〇〕噸	一一、七二七噸
每吋發射力	三五〔〇〕噸	三〇八噸

人們將看到，大砲的重量不只在頂上擊針的形狀上省掉了三磅，而且從彈丸的重量上省掉了二八二磅，連減去了彈藥筒盒過重的差額之後，由於每發砲減少了重量的結果，砲艦便顯然輕了二〇七磅。這點，即使不再進展的話，就已是一個重要的優點了。但是人們將看到，彈裝藥容量的增加和彈丸重量的減低將獲得優越的彈速和射擊力。優點並不止此；和三八噸砲比較的話，中國砲艦的砲在一定的仰角時射程還要遠，因此彈丸的射線要平直得多，而打中目標的機會也就更多。要將這兩種武器作一個完整的比較是不可能的，因爲最近官方所制作的三八噸砲射程表只計算到四、七九〇碼爲止。但是下表提示給我們一個近似的情況，這情況是可靠的：

除了大砲之外，每隻砲艦在舷尾又裝了一對新埃爾斯威克式十二磅後膛砲，彈裝藥量爲三磅，還有一對格林砲。

無畏艦			中國砲艦		
仰角		目標的距離	仰角		目標的距離
度	公尺	碼	度	公尺	碼
1	34	1,060	0	39	1,000
2	14	1,480	0	58	1,400
3	17	2,060	1	34	2,000
4	12	2,530	2	8	2,500
5	6	2,980	2	38	2,900
6	6	3,500	3	26	3,500
7	14	4,020	4	9	4,000
8	14	4,480	4	45	4,400
8	54	4,790	5	14	4,700

帶這些砲的船隻的模樣和構造，和埃爾斯威克公司前在天津交貨的那些船大體相同。最重要的差別是：這次的砲艦是鋼制而不是鐵制，首尾同形，艦尾的線形和艦首一模一樣，並裝有首舵。這個改進使重砲可以用作船尾砲，也可用作船首追擊砲；加之，船的行動極爲敏捷，所以前進後退幾乎一樣地迅速。船的邊緣也加高了，以增加對兵士的掩蓋。戊艦——我們描述一隻就等於描述了其他

各隻——最長度爲一二七呎，水線長爲一二五呎，嵌線寬度二九呎，深十二呎三吋，平均吃水九呎六吋，排水量約四四〇噸。它是由兩對複合機推動的，它們推動着各自獨立的螺輪，具有總合公稱馬力約七十，開足馬力時是三八〇。船行的速度，滿載時前進是十海里，後退是九海里。據計算，開足速度時每小時約消費煤半噸。它的煤艙的容量是七十噸；它的引擎、鍋爐、火藥庫、彈室等等都在水線之下。船身用四個橫斷的不透水的間壁隔開，引擎的前頭還有一個縱的中央間壁隔着，同時在火藥庫上有一個橫的水線下甲板。但是，上面已經說過，船的主要特色是大砲。這大砲裝在前面，用水力運轉、裝彈、制馭，開砲只需要五個人。瞄準時大砲的旋轉，並沒有機械的自動設備，而是由船本身去完成迴旋任務。不透水艦級的砲艦都是如此。而且因爲船身短，又裝有兩具推進機，所以這隻小船能够依情況的需要迅速地準確地旋轉。這使事情簡單得多，所需要的僅僅有四個動作，就是：（1）壓下砲口，以裝彈或作接近戰，（2）伸出砲身，（3）高擧砲口，以獲得較遠的射程，（4）發射後收藏砲身。和天神號或無畏號不同，眞的，和任何海上漂浮的大砲都不同，這支三十五噸的大砲，並不是裝在砲架與滑台上；它的安裝方法和意大利砲塔船的百噸砲相同，和不屈號（The Inflexible）艦將安裝的砲台相同。大砲平伏在甲板上，蟄息於砲耳的滑車上，滑車控制着一對鐵滑桿，鐵滑桿與船的龍骨線相平行，人們依據水力活塞的作用便可使大砲自由伸縮。發砲時的反撞力直接倒坐在砲耳上，所以反撞被抑制住，砲口的升降是由一些垂直的、和砲的後膛相接觸的推壓機推動的，而放砲後的洗砲和裝彈則依照熟識任荳爾機縱大砲操作法的人們所知道的方法進行。一個空中吊運車把藥彈筒和彈丸運到砲口，砲口被壓進以裝彈筒和彈丸，然後那藏在船頭斜坡下看不

見的水力槌杵便伸出來，把彈丸推進砲筒底，再又隱蔽起來。這一些都準備好了，在緊靠砲後的一個隱蔽幕後呆着的指揮官，只要簡單地用手指連續地觸動三四個槓杆，便可通過一個必定立即來到的、順從的、無聲的力量，控制整支船艦和大砲的運動。除了有效能的引擎裝備而外，這些要人命的小船又被從船頭到船尾裝備成縱帆式的帆船，置有三脚架的鐵桅，因此，當船在戰鬥受到損壞時，那些被護桅索、船索糾纏的船員們便可避免一切的危險了。每支砲艦上除軍官的宿舍之外，還有二十七名士兵寢宿的設備，船上有巨砲用的火藥與彈丸五十發，十二磅砲彈一百發，格林砲彈一萬發，每間彈庫放置二四〇發。

十一　報紙與新書

中國出版的主要的報紙是「京報」、「申報」和 Sing Pao、「京報」可能是世界上這類出版品中最古老的了。不過如果要從裏頭去找新聞的話，則無異緣木求魚。從新聞來說，它是最不中用的新聞紙，裏頭只是政府認爲對自己有益，應發表給士紳和官吏階級看的一些奏議和皇帝的傑作罷了。

「申報」是在外國人的指導下出版的，訂戶相當多，在經濟上是成功的。裏頭許多文章是本地人寫的。

「Sing Pao」是在官方支援下出版的，是申報的一種對手。不過，也許因爲中國人對該報用官方觀點論叙的題材沒有興趣的緣故，這報的訂戶並不如申報之多。

關於外國的科學及其他種類的著作的翻譯，我也許應該提一件事，就是幾年前中國政府在上海製造局(The Shanghai Arsenal)內建立了一個翻譯部；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批科學著作給本地人閱讀，按實價出售，費用由政府負擔。他們聘請了三位熟習中文的外國人，來開始這個工作。在頭十年，出版了約五十部書。被聘用的三人之中有一人主持「中國科學雜誌」（？）(The China Scientific Magazine)的出版工作。該雜誌用比較簡單而通俗的體裁論述大本著作的問題。

十二　容閎與唐景星

日本橫濱的 Brown 醫生，一八七七年九月在天津演講，其主要內容如下：

耶魯大學當局指示 Brown 醫生要準備好，可以隨時到中國去。他當時是一位宣教士。在接到通知十二天後，他啓程去接受在中國工作的職位。

教士們在澳門建立了一個學校，——這是在香港割讓給英國人之前，——並成立了一個班次，有男學生六名。但是本地人，對於這樣提供給他們的兒童受教育及學習英文的便利，並不願意加以利用，因此這幾個學生的生活——伙食、衣服以及教學的費用要由倫敦佈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完全負擔。

對華戰爭結束，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在很早的時候，該島總督就通知該佈道會，說他願意撥一塊土地，供該會使用。因此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的館舍如果不是外

國人在這島最早建築的房屋的話，也是最早建築的房屋之一。從那時起佈道會的工作就是從這裏望前推進。

這班學生的工作，緩緩地進行着。第一年六名學生，第二年又增加了六名。當時有四個商人——兩個是英國人，一個是蘇格蘭人，一個是美國人——表示願意在過些時候把班中最有希望的學生三人送到美國去受高等教育，並要負擔他們全部的費用。這幾位先生對這些在班裏受教的少年的「福利」與「進步」，至爲「關懷」，恆常到課堂來看視，並且在考試時老是來。

在這些學生之中有一位聰慧伶俐的小傢伙。人們把他送到學校來，Brown 醫生認爲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學生，把他收下。這位小孩的母親很貧窮，靠着上山打柴過日子。她的意思是讓這孩子在學校裏多呆些時候，學點兒英文的知識，將來好在英國人的家庭裏當僕人。末後，這位貧窮的婦人，因生計完全不能維持，所以要把小孩領回。上述商人中有一人聽到這事，保證要維持她的生活，以便使小孩留在學校。他繼續維持她的生活到十七年之久。Brown 醫生在領導這個學校七個年頭之後，回到美國去，把班中最好的三個學生帶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聰慧矮小的學生容閎，我們現在要談他的事業。

容閎到美國後便被送進學校，三年後進耶魯大學，在那裏又呆了四年，並兩次獲得英文作文獎金。之後，他回到中國，決定在香港研究法律；但是那地方的外國律師沒有一個人喜歡中國人住在他家裏。他極感失望，不得不放棄這個意思，而圖謀其他職業。

在繼續談下去之先，應提及一件可注意的事實，這是在其後的歲月裏才顯露出來的。這就是，

當容閎正在受教育的時候，他在思想中日漸形成了一種決心，試圖爲他的同胞做一些事，把他從西方教育所得到的「巨大利益」推廣到他們身上。這個決心日漸地具體化了。實際上，他曾起草了一個精微詳盡的計劃，放在桌子上，等待有機會時向某一個高級官吏提出，通過後者的勢力，他也許能够把計劃付諸實施。在他當律師的希望未能實現而感到沮喪時，他接受了上海顛地洋行（Messrs Dent）的僱傭。在那裏，他以有能力、爲人可靠而聞名。他許多年在公司裏擔任採購茶葉職務，在中國各地長途跋涉。他後來向 Brown 醫生描述他的這個時期，稱它爲黑暗時期，那時他看不見實現他的計劃的希望，他只是把一切交託給上帝就是了。當他在上海的時候，Brown 醫生恰巧去訪問了他，發現他的生活方式與同公司的其他中國雇員不同，而感到驚奇與愉快。這生活方式的不同是由居室看出來的，因爲其他中國僱員的居室的特徵仍然是骯髒和臭味，而容閎的屋子是整潔的典範，桌子放了一些最美好的英文書，書架上排的書更多了，又有經典的著作還放在桌子上；但是他對於最後可能實現他的計劃一點，却未曾失望；他的計劃通過這一切——從他看來似乎是他生活的黑暗時代的一切——他改進了並發展了他的心思，並爲着一個偉大的將來作了準備。這偉大的將來在等候着他，並且在最後是來到了。

這時，中國的當局正計劃在帝國的各處建立兵工廠。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正在擬草計劃。他們想要找一個能幹又完全可靠的人，遣派到歐洲與美洲去購買機器。而且他們要一位中國人，要在這事情上完全不依賴外國人。但是他們有誰可派呢？他們不認識任何合格的中國人可以辦這件事。最終，李鴻章聽到了這位上海顛地洋行的年青茶葉購買員。有的人曾經向他提到了容閎，說他可能是合適

的人，並且告訴他，容閎的可靠性格是知名的。——這點更是重要。李鴻章寫信給兩江總督，告訴他所聽到關於這位青年的事。不久容閎接到命令到南京去謁見。因此他到南京，人們把他帶到總督的面前。總督是一位儀容秀麗而睿智的人。據容閎自己說，曾國藩便「從頭到脚端詳着他，似乎一看就瞭解他」。總督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能夠指揮一支軍隊麽？」容閎答說：「不能，我不懂軍事；如果我擔任我不勝任的工作，我將覺到憂愁。」總督對此答覆非常高興。他說：「這是一個誠實人。如果我召見一百個人，問他們這個問題，將有九十九人馬上答說『能』，只是爲了得到一個位置，不管能不能勝任。但是這個人對自己的才能有正確的估價，並且在商談時有一定分量的謙虛。」

曾國藩滿意了，立即向他說明即將建設的兵工廠的計劃，並且問容閎到底他要不要到外國去買機器。容閎答說，他想這事他有能力辦。因此他接受了詳盡的訓令。他不久帶着他的使命啓程了，訪問了歐洲和美國，購買了一切必要的機器設備，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務，所以僱傭他的人們非常滿意，向皇帝推薦給他官階。因此他獲賜寶星並被升爲五品官。

現在提出他久懷於心中的計劃的時候已經來到。他把計劃向政府提出。政府很同意他的計劃，所以命令在上海創設一所學校，收十二至十五歲的兒童，並委任容閎經理。政府爲着使這所學校顯得堂皇正派，便派了一位翰林院的學者作爲學校名義上的首長；但是因爲這位先生一個英文字也不懂，對於校中所授的學科也全不明白，所以容閎實際上掌握這個學校的全部行政，終於能夠實施他經政府批准的計劃的每一個細目。這個計劃的一部分是：每年遣送學生三十人到美國，到一百二十名爲止，學生們在美國學習，十五年後回國，擔任公職，應用他們所獲得的西方科學的知識及一切

其他的學問，來改善自己的國家。

容閎現在擔任政府實現他的教育計劃的委員會的秘書，並完全地支配爲此計劃所撥發的經費。他又任中國駐華盛頓的副公使，然而使館的一切工作全都是他在做，因爲他的上司是一位翰林。這位翰林，據那些在他赴任途中和他相遇的人們說，似乎很關懷家庭經濟，所以對西方米糧的價格甚感興趣，對外交與教育，與趣反倒少了。

最近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文學博士學位，對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表示認許與賞讚。該大學把這個榮譽同時授與舍門（Sherman）將軍。他和一位優秀、才藝卓越的美國女子結婚，生育了子女，據一個和夫妻兩方都熟悉的人說，他們舉案齊眉，極盡歡洽。不久以前，他告訴 Brown 醫生說，爲着他的同胞的福利，他希望做比業已成就的事業多得多的工作。此外，人們說，他是一位徹底的、言行一致的基督徒，並對一切善事都慷慨捐獻。在家裏，他穿本國的衣裳，以免引人注意，使朋友討厭，但是他已剪掉了辮子，並採用了外國服裝，這件事引起了許多同胞極強烈的責難和規勸。但是他是一位思想自由、心懷寬闊的人，對這些事並不掛意。他的長子名叫 Morrison Brown 以表示對那些大恩人的尊敬——眞的，他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些人的恩賜。

關於容閎，已經談這麽多了。他的一生事業無疑是非凡的。我們可以看見，眞的，在中國和在外國一樣，是有高尚的人物的。除了 Brown 醫生之外，還有別的一些人，都知道他具有高尚的人格與才能。

澳門小學學習班裏還有另外一位學生，名字叫阿龍（音譯）(Ah Lung)。他現在是中國駐華盛

頓使館的秘書。Brown 醫生第一次帶到美國去的三名學生中末後一位姓王，現在住廣州，人們更知道的稱呼是「王醫生」。

現在在美國讀書的青年們，是分成兩人兩人一起，並且住在以基督教的操行聞名的家庭裏，所以，在獲得良好教育之外，他們還可以從環境上獲得最好的影響。這是另外的一個好處。他們仍然穿着本國的服裝，並且帶去了自己的「理髮匠」。人們聽到這點，或將覺到有味或開心。

招商局現在的經理唐鏡心和他的一個兄弟，都是 Brown 醫生早期的學生。他們是 Brown 醫生的一個苦力的兒子。唐鏡心開頭在海關，以後在怡和洋行任職。據我所知，他是從怡和被找來經理招商局的。

李鴻章本身也生於寒微的家庭，可見甚至於在中國有能幹且目標善正的人有時候是能够通過自己努力，登上高位的。

在中國有多年經驗的權威人士宣稱，中國人是「忘恩負義」的。他們又說：「中國人對宣教士及其他人士為着他們的利益所作的努力是不會欣賞的，因為教士們所以這樣做的動機是中國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東西。這一切對於那好計較的、心思窄狹的本地人是全然不可理解的。」底下的這些事實將使人們對這種說法果否正確，加以論斷。

最近 Brown 醫生訪問了廣州和上海，在那些地方居住的他舊時的學生們對他表示感激，情意動人。在上海為他大開筵席，表示歡迎，他舊日的朋友和學生，齊集一堂，並送給他一個銀和象牙製的豪華的禮物，作為感謝他過去的服務的標記。宴後，唐鏡心問他到過北京沒有，在聽到沒曾去

過的答覆之後，便請求他陪着唐到天津——唐正要去天津——並且願意他到北京去，他的來回及在北京滯留的費用均不用自己負擔，此外還給他輪船乘坐證，可隨意到海岸各處去。

這些長至近四十年期間的「回憶」一定然是很珍奇，並且據 Brown 醫生說，給予現在正在工作着的傳教士以極大的鼓勵。在東方也許沒有其他外國人能够知道這些東西，所以這些「回憶」倍加有趣。這裏簡單地描述一些人的事蹟和經歷。這些人的歷史在任何國家裏都足以構成一個歷史的時代。從這些人的歷史，無疑可以看出，一個能够產生這些人物的國家，就能够成就偉大的事業，這個國家的前途不是卑賤的，雖然從事物的表面上去看這個國家也許有一些困憊與後退的跡象。和西方的國家以及它們在過去半世紀內的巨大進步相比較，中國的景象是不能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們應該記住，我們今天所看到中國的文化是許多世紀以前的文化，——那時英國和歐洲還在野蠻狀態之中；至於中國是否在退步？它的人民是否在腐化之中？它的才能是否已經發展到了極限？這些問題都還需要加以證實。

上述諸人的生活，就是對這些關於中國人民常有的誹謗的最好的一種駁斥。而且這些事實說明，中國人不像有些人所說，是忘恩負義的。這些事實說明，中國人最少在某些場合是能够降低他們的種族自尊心，來向那些値得尊敬的人們表示尊敬，甚或表示羨慕。這些例子足以證明，在一個人人都被認爲是腐化，不能有高尙抱負的國家裏，也會有卓越才能與希有的高尙人格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不顧種種阻礙——例如職位低微，乏趣等等，但是仍然能够找到向前線陣地進展的方法，並在那裏佔有光榮的崗位，作爲目標善正且具有恆心的人們必能有所成就的典範。從這些例子又可以看到，

中國自己擁有材料，可以在眞正完全擺脫迷信的重擔和對過去的崇拜時，迅速給自己以新生，把自己作成一個眞正偉大的國家。中國的前途無疑是緩慢的——對一些性急的改革家來說是太慢了，但是它並不是靜止不前的，它是在動着，向前地動着。不久我們將知道，恭親王據說曾對一個外國公使所講的一句話，並不完全是瞎吹。——他說：「事事都要按時候來到，但是你們外國人太性急了。當中國一動起來，它要動得連你們全都要覺得太快了」。這個運動已經開始了，因爲送一批青年到外國去十五年，受外國教育這樣一個步驟，在一個到近來還自命爲文明與學術的中心，把所有其他國家的子民都當做不值得尊敬的「外夷」看待的國家的歷史上，是一個重大的事件。這個巨大的步驟主要是由於耶穌教的宣教士們的勞力；他們受到「心懷豁達」、思想「開明」的，已表現爲中國的「眞正朋友」的人們的支持與鼓勵。

上面所引的例子說明，工作並沒有白費，雖然表面是怎樣使人沮喪，但是到時候是必定要結果子的，有時果子結得太好，幾乎使人覺得不可信。一位高級官吏在臨終的床上留了一張奏議給帝國政府；他在裏頭說，如果中國要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的話，它必須遣派青年到外國學語言，這樣獲得西方科學的鑰匙。這事已經辦了，我們不久便要看到結果，因爲一個巨大的變化已在目前。當這些青年帶着曠達的眼光和豐富的西方學問回到中國時，一掬酵母將在中國廣大的羣衆之中發生作用，還對於整個人類將不能沒有影響。

（譯自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g, London, 1881)

中國在進步中

高斯特 撰
張雁深 摘譯

編者按：本編是中日戰爭過後不久著者在馬格里的幫助下所寫的，裏頭有一些關於洋務運動的綜合叙述與回憶，對運動的一些弊端與缺點也簡要地提供一些事實，可供參考。這裏選譯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帝國主義輕蔑中國人的語詞，則予删節，不妥的用語則加括號。

一　新工業和新中國工人

目前在揚子江流域，已經有許多地方建立起紡織工廠。工廠有的是中國商人經營的，有的是外國人所有，並由外國人監督的。從中國商人經營的工廠，我們不能公正地看出中國工人的才幹。被派至中國調查英國在華商業情况的 Blackburn 視察團的團員們報告說：「在中國人經營的工廠裏，都可看到一個令人驚異的情况，就是：每部門都有一些衣服華麗而懶惰的士紳，各處偃息，或專心鑽研經書。我們向英籍經理詢問，才知道他們是主管官吏們的朋友，雖然對於工作一無所知，——實在說，因爲他們是文人，所以對任何種類的手工的勞動，都極端輕視——但是他們都領薪水，當

監督、稽察與上司，並有相稱的好聽名銜。這些裝飾門面的指揮者們，得自由地來往出入，他們唯一要按時去做的工作，只有領月薪一項而已。這事他們當覺到心滿意足。在中國人經營、歐洲人監督的工廠裏，這些寄生蟲，除了工廠支出一筆無用的開銷而外，沒有其他害處。但是在完全由中國人經營的工廠裏，他們所帶來的後果，是有害得多了：機器沒有人看護，壞了沒有人管，監督們就在做文章，工人們沒有得到充分的照顧和適當的待遇，在大多數的事情上，帳目不清，所以經理方面絕對不知道每星期的生產總額。

外國廠主，在各方面設法使工廠舒適，衞生，使有完整的近代設備。最好的機械、引擎及其他器具是從郎卡郡(Lancashire)輸入的，廠房全都安裝電燈，並爲工人預備寬敞的地方。中國政府，對一種以工業革命去威脅中國的新事物，自然盡可能少予鼓勵，甚至有一次打算課新廠出產的線紗百分十的國產稅！但是，政府終於採納了較睿智的意見——這些意見很可能是來自外國的壓力——把稅額規定與由印度、日本及他處輸入的線紗相同。在中日戰爭之前，有中國人經營的紡織工廠六家。但是依據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取消禁止外國人輸入機器的限制；結果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新建立了一些紡織場。有一個時候，人們認爲招募勞工將有極大困難，因爲羣衆對機器是不信任的。這個假定有一個事實做論據：就是第一個紡織廠會被織布業者搗毀，因爲他們怕他們的行業被破壞。但是這個成見在極短的期內被克服了，人們很快地認識到這個新的工業將給千萬人帶來職業。

六十多年前在英國，當人們建議築造第一條鐵路時，全國吵鬧反對。如果那些喜歡嘲笑中國人害怕蒸汽機工廠和鐵路運營的人們，能回憶一下這件事情，不是沒有好處的。那時英國各階級的知

識人士所提出的反對，比今天中國人所表示的厭惡，可笑得多了。中國人不喜歡他們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們風水的規條受到破壞。但是在英國，一個著名的律師說，在有狂風的時候是不可能使蒸汽機運轉的，就是「攪撥火爐，或是增加蒸汽的壓力到汽鍋要爆炸的程度」，也是沒用處的；醫學家們說，隧道的晤淡與潮濕，汽笛的尖叫、機器的飛轉，火車頭悽愴地睨視着人們，都將給公共衛生帶來很大的損害，他們將這種損害描繪成一幅可怖的圖畫。人們說，機車通過時的火花將引起房屋的火災，或是使房屋被倒塌的防堤打碎。鄉下的士紳們對他們的獵場的前途感到憂懼，因為火車頭將穿過他們的地產，放出毒煙，破壞了他們的獵場；他們堅信他們的牛將受驚慌而永遠不再想吃飼料，他們的母鷄在新情況之下將不再下蛋；有許多人甚至表示他們怕那些可怖的怪物——工廠所吐出的煙霧將使靑天變得完全晤淡無光。這些荒謬可笑的預言，要是拿來和中國人所提出的沈靜的、實在是有理由的反對相比較，對英國人是很不妙的。我們不必管中國當局的態度。他們的態度常常是出於自私的動機的。但是我們應該承認，中國一般的人民羣衆的舉動是有理而適中的。當人們的生計受到威脅的時候，憤怒的示威再加上暴動，是不可避免的。當我們想一想，歐洲人和中國人在生活上，在文化上，在思想的方式上是有巨大的差別的時候，我們對中國從一八六〇年的戰爭到一八九五年間猛迅的進步，實不能不感到驚異。

這些機器的先鋒們進步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人民是能够很迅速適應環境的改變的。實際上，近年工廠工人的供應是遠遠超過所需要的數量。勞動者們很快地發覺，新式工廠給較高的薪水，位置也較久長，所以便不缺乏願意工作的工人了。但是我們要記得，新來的工人是要先教給他工作，

然後才能够做活。當初，英國資本家們開工廠的時候，各廠經理互相搶奪工人，競爭極爲激烈，因此工人的工資上升了。由於這個短視的、自殺的政策的追求，事態日趨嚴重，所以互相競爭的各公司不得不妥協，共同規定一個最高的工資，簽訂了一個契約，約定將來不作這類的競爭。

不久，人們便發現，中國的工人不但願意學習，而且他們過去所受本地手工業的訓練，使他極適宜於工作。歐洲的國家實行分工，普通的技工只能做某一種特殊的工作，例如做針頭就專做針頭，貼洋火盒就專貼洋火盒。這種分工的程度使我們很難瞭解普通的中國人同時擅長幾種行業，並且能够很容易地轉行的事實。這是中國人批評我們工業方法的論點之一。他們說，如果一個工廠關閉，工人因而失業，工人便要挨餓了，因爲他們只學會一樣活，這活不能做時他們便沒有依靠了。中國人又提出另外一個無可置辯的事實作爲反對的理由，就是：由於分工窄狹到一個工人只能做一件事，這使他變成了一架單純的機器，所以工人的個性被犧牲了。無論怎樣，我們可以肯定，中國人這種天才使他們能够適應各種細緻而複雜的工廠工作。據說，一個新工人，無論學用那一樣機器，都一樣容易。當 Blackburn 商務調查團的代表們視察各工廠時，他們看見了中國工人們照顧幾架機器，進行必要的工作，態度是那樣從容自若，甚爲驚奇。

關於中國工人工作質量的問題，郎卡郡的專家們的正式報告發出了警告說：「從我們看來，亞洲勞工的效率、價格與供給的這個問題，對於郎卡郡來說，是最重要的了。因爲問題眞正的焦點不是亞洲的勞工目前有什麼價值，而是將來可能如何發展；不是目前有什麼缺點，而是在不久的將來所能達到的最後的、比較上的完善程度。我們不應忘掉，在中國所建立的每一個工廠，就是一個訓

練學校，使勞工羣衆的技術更臻完善。目前勞工是供過於求。中國普遍存在的學徒制度，現在已經在新的工業中生根了。現在工作着的百千兒童必將成爲將來有技術訓練的工人。

中國沒有限制勞動時間或條件的立法。每個人得自由地依據自己所喜歡的任何價格與條件出賣他的勞動力。團結的力量是他們唯一獲得保護的方法，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利益發生衝突不能解决時，老是看到工人團結的力量如人們所預期地在很好地發揮作用。工廠日夜工作，因此必須分兩班，每班工作十一小時，但是日間休息一小時吃午飯。夜裏是毫無休息的；工人只在有機會時吃他們所需要的一點兒點心。舊曆新年時，放假一個禮拜，在這春假期間，工廠全都停工了，主要困難之一是工人不願按時復工，因此在春假後開工常是拖延的。

這些本地工人的工資非常低微，從歐洲人聽起來有些可笑。一個工人平均一天得不到五個辨士，被雇兒童從八歲到十三歲不等，工資則不及該數之半。人們要問：一個人一星期兩個半先令怎能够生活呢？郎卡郡的工人每天工資幾至該數之兩倍，却極不滿意。但是中國錢的價値比英國錢高十倍，一碗足够一個勞動者吃一頓的飯，不到半辨士就可買到；一隻鴨或是一隻鷄在內地只四、五辨士；一頂草帽只值一辨士，一雙鞋三個半辨士，一套冬天的棉襖七八先令。

在這個工業革新中，有一個特殊方面應該受到譴責，就是：給僱傭兒童提供了便利。上面提到，年幼的兒童就被僱到工廠去工作，又應指出，由於兒童工資低賤，所以極多兒童獲得了職業。極需要國家給他們保護。准許僱傭年幼兒童的悲慘後果，在英國是盡人皆知的，所以這裏就提一句，不多述。當兒童的心思最宜於受教育的時候，他們被剝奪了入學的機會，這不但是可恥，而且也破壞

業的改革，在長期間內，從中國人民的利益來說，將是一個災難。

國家的利益。如果使中國兒童這樣爲外國投機者們的商業上的貪慾去犧牲的話，那麽在中國輸入工業的改革，在長期間內，從中國人民的利益來說，將是一個災難。

中國和西方接觸的最新的產物就是中國工人，大家都要知道，中國工人在將來是一個應該予以鄭重估價的因素。他們很高興地一氣就做十一個鐘頭的工作，僅僅拿足够一碗飯的工資。他們用所「情願」出賣的勞動力去換取微薄的工資，這工資現在還足够他們低微的生活要求。廉價的棉花做成他們的衣裳，豐產的稻米是他們的主要食糧，煙草是他們工餘的慰藉。他們所需要的只是這些，並且是他們工作所得幾個辨士的報酬可以容易購買到的。中國工人的體質比歐洲工人強健，能够忍耐疲勞、不出怨言。同樣的疲勞將使英國工人支持不住，並受到損害。中國工人在各種手工藝上既有的技術，使他能够極快地、伶巧地學習最細緻而複雜的機器工作。中國手藝人普通使用多量機械，這使中國工人能够迅速地學會歐洲機器更複雜的工作細節。智慧的中國技師是能够經過極簡短期間的學習變成一個工程師的。這個學習期間的短促，在英國將使人感到驚異。除了這些特點之外，中國的勞動羣衆又是「馴良」「温順」的。因此中國的工廠不常受罷工所攪擾，而英國的工人却是非常喜愛罷工的。中國工人是不能容許專制的壓迫的，但是他們有耐性又有理性，甚至對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有耐性有理性的。這種温和性格，加上前述的特點，勢將使中國工人在將來生產者中佔第一位。

二 西方的科學

在中國有一些開明的人，預見到將有新事態發生，古舊的方法將不能再應用於新事態了。一八六六年，已故的恭親王奏請同治帝——也即奏請攝政太后，學習西方的科學。他用外交的說法指出：究竟西方的科學是淵源於中國的。他的論辯被接受了，他的建議被付諸實施了。但是結果正如人們所預料：文人們把這個革新單純看做是對他們生活所繫的舊制度的一個打擊。化學、數學、西方語言等等的敎師們被請到北京來了。雖然同文館的事業到現在略略地有些推進，但在它開辦時實在是一個大失敗。中國學者中的優秀部分拒絕和它發生任何關係。文人們的自尊心阻止他們去忍受向西方番人學習的屈辱。結局這個新的學府受了多數人的抵制。只有一些才具較差的「騙子」之流才肯去接受新課程的利益。

過了二十年才有人再一次試圖強迫頑固的文人們接受教育的革新。倡議者——殊可奇怪——是在北京朝廷任御史職的一位翰林。他向年靑的光緒皇帝上奏，建議國家考試加入數學一科。慈禧太后讓以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爲首的內閣審議這張奏議，並簽具意見。很可能慈禧太后是贊成類似的改革的，這一新的步驟很可能就是出於她的慫慂。無論如何，受命審議的大臣們完全贊成這張奏議的意見，並且強力主張採納他的建議。他們報告裏說，改革是非常困難的，因爲無論在京在省考生選拔已有成規。但是，爲着鼓勵靑年研習西方科學，便應該有一個選拔與升遷的良好制度。他們說，他們深知考試的規章不可輕改，但是爲着獎勵優秀人才，目前的方法是可以改變的。因此，他們建議皇帝諭令各省主持考試的官員，在考試時，除通常的經書詩文而外，再添上數學試題。此外又有其他關於數學卒業生參加考試一些建議。他們說，這一科的學生在京試及格後將留在北京，聽候委

派到同文館，做編纂工作，繼續學習，然後可能派他們到外國游歷或擔任外交職位；不時按照成績與才幹進行選拔，這樣那些任外交的將不會只是空談家，而且比那些只擅長外國技術而沒有文學修養的人們將更有用處。

應當承認，沒有一個改革能夠獲得比這次更有利的贊助了。關於學科更變的建議，曾經過帝國裏最開明的政治家們的審查，並且在高級官員中獲得了支持。但是他們沒有力量把這個建議強加給社會。文人們仍然固執地抗拒外國科學的採用。他們反對的結果，使整個計劃流產了。還有零散的一些地方勸導學生學習數學，但都沒有用處。

三　軍隊中所存在的問題

一八六〇年聯軍攻陷了北京。就是這件事也沒能夠摧毀中國官吏的自滿與昏闇。一些年後，太平天國時戈登的活動最少使李鴻章覺到有必要進行軍事的改革，但是隨後的事情證明，由於官吏階級的偏見與保守，這位中國最有勢力的官吏在軍事改革方面的成就是如何的微小。

中國軍隊的混亂與無組織，是整個軍事制度一系列相當顯著的缺點的根源。目前中國軍隊缺乏效率到了可悲嘆的程度，其原因是：第一，兵士的薪給不足。我們已經說過，文官方面，由於中央政府在節約上眼光短淺，所以引起很普遍的欺詐與貪污。但是一個普通的士兵是沒法子從掠奪他人去填補自己薪給的不足的。因此，普通士兵不能不找些老實的工作，賺些工資。士兵既然非做其他

工作不成，結果，自然荒廢了他的軍事義務，因爲「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人」。所以事實上，中國的軍隊是一些勞動者和農民所組成的，他們在工作眞正有餘暇的時候才參加軍事操練。結果之一便是軍隊調動極爲遲慢，因爲每個士兵都要先回家去準備行裝，設法如何維持家庭生活，或是找一個人替差。除了薪給不足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長期兵役之後並沒有任何報酬或養老金，爲國家服役而負傷或陣亡的軍人及家族是沒有優恤的。戰爭時一些較好的士兵是用高薪水以及在戰爭中進行搶刼或獲取奬賞的希望吸引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徹底的操練是談不到的。至操練的方式，與其說是訓練一支軍隊，無寧說是在發展運動員的肌肉。中國軍隊操練的主要項目是：重石頭的擲接，快馬射草人，列隊操步，吹號角，喊口令。實彈打靶是很少的，因爲他們認爲在和平時使用彈藥是浪費金錢。不過依據已故的一位德籍教官的意見，中國人是極有希望的射擊好手，冷靜且有優異的眼力。中國不舉行正式的軍事演習，但是在各省有時候舉行大檢閱，京中派員參加。

中國兵士既無足額餉給，又無適當訓練，所以中國的軍隊只是一堆無組織的烏合之衆而已。這是不足爲奇的。在這些弊端的底下，還存在着官吏的貪污——這個國家的禍根。高級的軍官把兵役當做是可以獲利的投機事業，是做買賣的大好機會。他們只維持軍隊實額的一部分，把所開全額薪餉的贏餘，盡入腰包。最高的官吏參加這個欺詐與掠奪，所以對這事是知道而不理睬。許多服役的士兵是當作農業勞動者使用的；他們耕種穀物以維持常備軍的生活。這樣又省了一大筆款，去塡塞腐敗的官吏們的腰包。但官吏們這樣掠奪，使防衞國家的軍隊缺乏適當定額，還不認爲滿足，他們

的貪汚是進行到更嚴重的地步的。戶部撥出大批款項以購置近代武器。官吏們的作法是購買大量老舊前膛槍，但在賬單上則報成最新式的來福槍。這樣巨額的金錢便被官吏們掠奪了去，中國的軍隊獲得了一大批無用的廢物作爲裝備。

在中國，企圖推動中國政府進行軍事改革的，並不只是李鴻章一個人。高級官吏和獨立的評論家曾不斷警告北京的當局，指出目前國防組織極端缺乏效率。一八八五年十月二日的「京報」刊登了湖南巡撫的一張奏議，這位十八省巡撫中最食古不化而保守的巡撫在奏議裏催促政府作最廣泛而澈底的變革。他詳論養一支龐大而完全不能作戰的軍隊是如何無用，只是無目的地浪費國家的資財而已；他用太平天國的事件的發生作爲他的論據。他指出事件初發時，起事者尙不及兩千人，而廣西的常備軍爲兩萬三千人，此外且有當地民兵一萬四千人。但是三萬七千的軍隊却敵不過兩千「反叛」。他又宣稱，在其他各省，情況也是一樣可悲的。他然後，進而指出軍事制度所產生的一些弊端。

凡是注意前述事實的每一個人都要獲得和這位湖南巡撫相同的結論，就是：缺乏訓練又無能的大批軍隊只是社會的負擔而已，這些軍隊在平時是無用的浪費，在戰時無有價值。所以最好是解散一部分士兵，裁減一部分軍官。——軍官一大部分是不需要的。這樣就可以提高軍士的薪給，綠營的士兵們便不再需要作其他勞動以維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了。這個開頭的改革，將使其他改革相繼發生；在新的情况之下便可採用更嚴格的紀律，並堅決要求較高的效率標準。

但是這些變革顯然是不够的。湖南的巡撫不敢去談邪惡的根源和攻擊政府的整個制度，在這種

情形之下，改革要從上頭開始。普通的士兵究竟只是上級軍官以最大規模欺詐國家的陰謀的犧牲品而已。在沒有採取嚴厲措施以保證文武官誠實與奉公的精神之前，一切的變革都不能獲得滿意的後果。幾年前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海軍學校，並沒有獲得成效。高級軍官簡直把自己的地位看做是個人發財的工具，派些幕客或屬員到學校去看看，自己却不到學校去。這些被派人員不去向外國教官們請益，而認爲聽候上級命令終歸更爲有益。外國教官們所獲得的權限很少，因此他們的成績實際等於零。這個失敗當然歸根到底應由中國人的行爲負責；所有的有機會提供意見的歐洲專家們都一致認爲：中國是具備可成爲頭等戰鬥力量的人材的，不過障礙是北京的當局；人們有理由認爲，滿洲人是害怕一支有效率的中國軍隊將成爲目下朝廷經常的威脅。

（譯自 Harold E. Gorst, "China in Progress" in China, London, 1899）

中國進步的標記

千德利　撰
張雁深　摘譯

編者按：千德利著「中國的今昔」一書，出版於中日戰爭結束之年。作者是洋務運動期間關於中國問題的英國專欄作家。本書一大部分是收集他在該期間給「泰晤士報」(The Thames)的通訊及在「威士敏斯特」(The Westminster Review)「國民」(The National Review)「雙週」(The Fortnightly Review)等期刊先後發表的文章，並翻譯了一些「京報」所發表的關於採用西法及革新教育一類的勅諭，附錄書末。這裏所選譯的部分，可以說是洋務運動的鳥瞰，比較全面地描繪出這個運動的輪廓。至其中帝國主義者驕矜的胡說或對中國人的論斷顯然是不適切的地方，則予删節，或酌加括號。

曾有一次，人們有力地指出，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國最好的宣教士。這意思是說，上海的外國租界是一個實例，闡明西方文明的優點。每年成千成萬的中國人由帝國他處走過上海，他們可以看到美麗的建築，整潔的街道，燃着電燈，或瓦斯燈；他們可以看到機器、自來水、電報、電話、火輪船、公園。他們在這裏所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傳到內地去。上海如此，香港也如此。每年通過香港的船運爲七百萬噸，那裏築有船塢及工廠，又有中國居民異常關心的各種企業公司。每天乘坐汽輪來往香港廣東間的旅客至爲頻繁。如果說這些旅行者沒有從他們所看見的東西獲得一些教育，當是如何荒謬。經過一些時候，便有一些新的文獻逐漸出現了。這些文獻是受外國事物的刺激而產

生的。這些文獻解釋科學的基本原理，並介紹其他國家社會生活的主要特色。爲着這個目的，有些書在外國人的提倡下被譯成了中文；在香港、廣州、上海、和天津已經創辦了報紙。這些報紙必然傳播新的思想。

雖然有這些敎育上的便利與激勵，催促中國進步，但是中國在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機械是慢呑呑的。這使歐洲老是感到驚異。西方曾在一個世代裏逼着它接受這些思想與器械。如果我們看看中國的民族思想是在什麼情況下形成的，我們或者可以比較容易地了解這個謎。

當一八五八年額爾金(Elgin)和葛羅(Gros)向中國要索擴展交通條件時，中國在工業機器方面的水平幾與十字軍時代它所達成的水平相等，毫無進步。

一　兵工廠

也許因爲中國是被強迫開放與外國通商的緣故，所以它最初表示願意採用的西洋方法很自然是在武器方面。它認爲它的戰敗是由於外國武器和艦艇的優越性，所以它自然地願意在這方面和這些近代的敵人並駕齊驅。因爲它對西洋的武器的價值作這樣的估價，所以它便建設造船廠和兵工廠。中國的第一所西式兵工廠是由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在一八六三年開辦的。這件事值得一提，因爲它標記着外國的機器在中國人倡議之下，在中國的土地上，首次被豎起的事實。它又標記着中國政治家們採用機械的開端。從這時候起，我們看見中國政治家們最淸楚理會到中國的弱點與力量

並且在中國一切進步的事業上負起了領導的責任。

馬格里由第九十九團給與假期，以便在李鴻章之下做特殊的工作。那時李鴻章是江蘇省的巡撫，正致力於擊碎以附近地區爲主要根據地的太平軍，爲他一生的「勳業」奠定基礎。當馬格里在上海西門外李鴻章的兵營裏居住的時候，他認爲有可能製造比中國所出產的，更好的火藥，更好的子彈，更好的鎗砲。他不得不學習科學，同時又進行試驗。當他用自己的手在兵營門外製造他的第一個鑄模的時候，他讓一位中國的木匠用普通的中國車床爲他製作一個拳師式導火管。他又成功地製造了實彈與榴彈。他所訓練的士兵使用這些子彈，便在幾個月後攻陷了西塘城。因此事情向前進展了。不久之後，李鴻章批准他在松江城外建造一所規模還是小的兵工廠。在戈登(Gordon)成功之後，工廠的機器便搬到蘇州去了。但是「李泰國 Osborne 艦隊」的解散給他一個大好機會。該艦隊原是依恭親王的意思購辦的，它將是中國海軍的開端，但是因爲雙方發生爭議，艦隊便不能不解散(這些爭議改變了中國海軍革新的路線)。艦艇要遣散到各處，並賣給任何要購買的地方。但是艦隊裏有一座水上兵工廠，備有極複雜的機器，能够製造各種戰爭武器。這座兵工廠比較不容易賣掉。李鴻章到那時候爲止，除了看過鄉下脚蹬的澆田用的掛鍊水車而外，恐怕還沒有看過任何更複雜的機器，所以如果要勸誘他購買這樣複雜的一座工廠，自然是沒有什麽希望的。但是馬格里成功了。他的成功是得到一些英國的礮手和機器工程師們的幫助的。這些人把機器都佈置好了，然後請李鴻章去看機器的工作。李鴻章從來對機器的力量是陌生的，這次看到整套複雜的機器忽然工作了起來，他的驚奇是戲劇性的，但是他的疑慮與躊躇完全消散了。兵工廠建造起來了。在南京從太平軍手中

奪回之後，工廠又搬到南京去。一八七二年，我有一次當了馬格里的客人，高興地參觀了整個工廠。這個工廠設備齊全，而且從鎗的銅帽子起到山砲、大砲，都能夠製造。

二 戰 艦

我已經不厭煩瑣地，敘述了這許多關於在中國土地上建立機械工廠的第一件有趣的事，現在讓我簡單地談一下此後不久日意格(Giquel)在名城福州開辦兵工廠與造船所的事。這些事例很快就爲各地所仿效，現在從天津到廣州沿海的主要地點都已經有兵工廠了。南京和天津的工廠只製造鎗砲與彈藥軍需。但是福州和上海却加上了造船廠，它們已經製造了一些輪船，輪船的機器是由歐洲輸入的，船上的大砲則在附近的工廠鑄造。中國政府需要戰艦和武器，這就是中國海軍的發端。但是這時代，發明迅速，一日千里，所以中國的政治家們很快地覺悟到，在近代的鐵甲艦出世之後，他們的新船已經落伍了，正像帆船落後於英法聯軍的砲船一樣。因此，他們從新壘(New Castle)和斯德丁(Stettin)訂購鐵甲艦和快速巡洋艦。當和法國因越南北圻問題發生爭議時，所購買的快速巡洋艦已經有兩三艘到達中國。這件事情說明，擁有船隻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才能够在海上和歐洲人相匹敵。——中國當時的官吏未必能領會這個教訓。之後，中國又買了更多的鐵甲艦；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時，中國已擁有一支在機械上與數目上強有力的艦隊。此外，中國當局並且有眼光，先頭在福州，最近又在南京和天津，創辦海軍學堂，訓練學生。在陸軍方面還沒有這種眼光。一位英國海

軍軍官琅威理（Lang）被聘爲北洋艦隊的教官。在他指導之下，艦隊的紀律頗有進步。中國官吏的驕傲和官場生活的腐敗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笨拙無能，使這次所花費的金錢以及這一切設施均歸無用。對這些事實，在這里反復申述，殊無裨益。中國的一些軍官相信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艦隊，便發動了一次「陰謀」，迫使琅威理辭去指揮之職。前此，他的支配權最多只及於船舶運用術及砲術而已，至於行政則由中國人掌握最高權。如果我們想一下，在一支近代的艦隊里，它的制度是：個別官吏掌握購買彈藥軍需的錢財，而司令則包攬船用品的供給，我們便較易瞭解中國艦隊須要作戰時爲什麽缺乏效率了。

三　商　輪

海軍之外，中國又創辦了一支商務性的輪船隊伍，名「招商局」。這支隊伍開頭不大，總計只不過二十六隻船，價值二百萬兩（約三十五萬鎊）。這也是由於李鴻章，才得開辦。李鴻章給它籌集了大量的援助資金，並讓它運輸漕米，保證了它鉅大的收入。運河是中國內地的大動脈，因多年變亂失修，這給「進步的」政治家李鴻章一個成熟的時機，建議以新方法運糧而獲得許可。此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動機，就是把外國人從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貿易排斥出去。但是中國方面果眞抱有這種希望的話，這種希望也許不能不在遙遠的將來實現。目前，招商局的經理們對能够參加貿易以及和外國的敵手們和平共處，已感到滿足了。

這些火輪船雖然由中國方面配置人手，但是指揮和管理的職員是外國人。它們只在開放埠口之間行駛，顯然是因爲怕如果到其他埠口去的話，外國人便將要求仿效。不久以前，曾有人試圖在海南的一些非開放的埠口與鄰近的半島之間行駛輪船，但因當局反對而不能不遭到失敗。這似乎是件小事，但是可以看出當局習慣於干涉私人企業，因而嚴重地阻礙進步。我們也許可以再指出另外的一件奇異的事情，就是台灣的巡撫爲着幫助該島發展貿易，曾購買了兩隻火輪船，而招商局的保護者們反對這兩隻船到北方貿易，認爲對招商局商場的侵犯！地方分權以及官吏們參混到商務性的企業去的事實，產生了一些很奇怪的複雜現象。要等到中國學會把商務性的企業留給私人去經營，學會從全國的觀點而不是從私人或地方的觀點去對待國家財政的時候，工業運動才有大規模展開的希望。現在中國人的船隻里，甚至連一隻舊戰艦改裝的、行走於廈門與對岸的台灣埠口淡水之間的商船，和一隻靠海岸行駛於香港、福州、溫州間的小輪船，也都在香港註册，掛英國旗！我想，這些船，再加上兩三隻上海商人所私有的輪船，就算是中國全部私人輪船的總數了。

但是中國人甘心情願地在香港及馬來半島、新嘉坡方面向輪船公司投資，並經營自己的輪船；這證明中國人個人並不是不願意做這類的投機事業。這些殖民地的居民主要來自南方的省分。南方諸省的人，和我們通常所看到的喜歡在北方經營事業的那種傾向的人，截然不同；他們是最富有精力，最有進取冒險的人；當中國的統治階級被迫學會了把活動範圍給與這些人的時候，他們很可能將成爲中國礦業與工業的先鋒隊。

四　汽　艇

廣州珠江下游的汽艇貿易相當發達，這事實證明中國人已準備好，隨時可以進行企業的經營，同時也證明中國當局如何願意對各式各樣的進步加以阻撓。英國領事對整個船運工業狀況的這段描寫，實在是這個工業的歷史發展的一幅圖畫，比許多頁的論文更能說明情况。他說：

「二十年前船所用的動力是帆和橈。其後便是人力推動的『船尾輪』——這在今天，人們還廣泛地使用着。其後的階段便是用『拖船』綁在『客船』旁邊；其下的一個階段，我們希望是『拖船』和『被拖船』合而爲一。

這些用船尾輪的客船在廣州忙亂的河上奔馳着，洵爲奇觀。它們長而低，形似箱子，最大的約一百噸。艙分隔成間，裏面客人或臥或蹲，因爲沒有一間足高過頭的，艙頂扁平，上面旅客擁擠，搭有硬竹蓆，以蔽日雨。船員的工作間在船尾。最大型的這種船，用船員二十四人。大船有機軸四根穿過船身，各相距約三尺。每軸工作船員六人，他們工作的方式和脚踏水車相似。他們的手抓住頭上的橫杆，脚踩木製踏板，踏板安裝在三支橫插在機軸的鐵杆上。人們故意把機軸上的踏板安裝得不齊整，目的在使六人脚踩的時間不相同。這一系列的脚踏車，有矩柄和船尾的划水輪連繫着，所以脚踏車轉一次，船尾輪也跟着轉一次。划水輪直徑八尺，有八個輪翼，當船員們平易地工作着的時候，划水輪約每分鐘轉十六次到十八次，所達到的速度是三個半英里至四英里。走長途的時候，

船員們輪流休息，三人工作一人休息，這樣船便可整天行駛。這種鐵製機器每套價格不超過一百元，但是粗糙不堪，許多力量卻浪費在摩擦上。船員的工資是每天二角半，約值現在六辨士，因此一個載運二百旅客和幾噸貨物的大船，它的動力花消一天只是十二先令。」

從這一切，我們全面地看見火輪所產生的「實物教授」的作用！但是汽艇的數目是在不斷地增加着。它們主要是由官吏使用，或用於海關及防緝工作上。它們也被用來拖帶客船。不過它們納很重的稅，官方曾正式表示，重稅的目的是要抑制它們的數目，使不隨時機而增加！璧利南(Brenan)描述了它們的活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描述了它們必將帶來的新情況。它的描述典型地說明了中國工藝人的機巧，又說明了企業在中國所受到的阻礙。

五　電報

由於外國敵性的壓迫而產生了進步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電報。今天中國的電報線已從南伸到北，從東伸到西了。中國電報的歷史是奇異的，而且闡明問題。首先在一八六五年，有一位英國人叫做 Reynolds 企圖在上海與黃浦江口之間架設一條長約十二英里的電報線。當時，如果向中國當局申請，是一定不能得到許可的，但是他想，如果製造一個「既成事實」，或者反有成功的機會。因此他在各種事項準備停當之後，便試圖在沒有遭遇阻礙之先，急速進行安裝電報線。我不記得，安裝工作是否曾全部完竣。但是這條線未曾被使用過，那是可以肯定的。官吏們厲色睨視，鄉下的

老百姓很快地把電線杆子都拔掉了。在這種事件上中國羣衆的行動，是外國人從未探得底蘊的神秘之一。

其次是大北電報公司。一八七一年，它打算在香港與上海之間沿海岸安設一條海底電線。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當然在這事上終歸不會有困難。我相信在沿岸也未曾有人企圖干涉這個工作的進行。但是當電線安設到揚子江的時候，官吏們顯露了極大的不安，因此要把電線裝到江去，並在上海上陸，便成了問題。他們便偷偷地在夜里把電線給接上岸去，在一個時期內，連外國人也沒有人知道電線上岸的準確地點。中國當局的激蕩情緒慢慢地消沉下去了。到了可以試把隱藏的地點公開的時候，公司的人員便請某些有錢的中國人來參觀打電報，啓其茅塞。這些中國人覺得很有趣，但是十分懷疑是否眞實；後來其中較有冒險性的一位中國商人打電報給香港一家和他素有來往的商店訂了一批貨，讓把貨由下一班火輪送來。試驗之後，貨送來了麽？送來了。這個試驗證實了電報的作用。

但這離開中國政府對電報的承認尙遠。政府連原則上都還沒有加以承認。一八七三年沿岸的海底電線的另一個環線也沒有得到中國當局的許可而在廈門上陸了。一直到一八七五年，中國政府才對這個既成事實予以承認。到了六年以後，中國政府才不能不承認在陸上建設電報是有好處的。中國和帝俄之間所發生的伊犂糾紛給中國政府一種壓力，使不能不裝設電報。崇厚在立凡地亞(Livadia)訂了一個離奇的條約，這使北京也感到內外隔絕是不方便的。一八八一年六月，政府便批准了從天津到上海安設一條陸上電報線，這條線實際上建立了北京和歐洲間的交通連繫。中央各「部」所稱

心合意的阻撓，曾使電線晚了三年才和北京連繫。但是一旦連繫了起來，電線便迅速地伸張到中國各地。人們甚願其他方面的事業也能同樣飛速進展。從此以後，建立的電線便環繞並橫貫整個帝國；西則由上海經中國中部至四川、雲南諸都會；南則沿海岸至廣州以迄越南北圻的邊境；北則由天津經滿洲至西伯利亞邊界黑龍江；台灣及海南兩大島則用海底電線與大陸相連繫。此外並於黑龍江岸的海蘭泡(Blagovestchenk)及作為朝鮮與 Primorsk 分界線的圖們江上的琿春兩處與帝俄的陸線相連繫。另外又有一線要經由山西至恰克圖與俄國的電線相連繫，這線正在安設中。此外，雲南邊界與印度的連繫，又正在接線中。

最初的困難就是用中國字打電報的問題。當時在海關任事的一位法國人威基謁(S. A. Viguier)巧妙地發明了一套用數目字代表中國字的方法，便解決了這個困難。第二個可能發生的問題便是工程師與收發員的問題。中國政府聘請了大北公司的幾個專家。他們大半被安插在沿海的幾個主要城市當顧問。此外，一八七六年該公司在福州開辦的一個電報學校，也栽培了一些收發員。這些是例外，大半的工作都是中國人自己辦理的。這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人的勳績，但是由中國人自己經辦，總存在着一種危險的因素，就是中國人有一種弱點，什麼東西都不注意保存與修理。這並不僅僅限於電報機關而已，其他企業也是如此。他們任憑火輪船的汽鍋爛掉，任憑武器去長銹，有人責難說，電線也同樣地沒人照顧，電線桿腐爛了沒有完全更換，電池和發電設備隨它去耗損爛壞。不但如此，還有人責難說，電訊的保密性沒有受到尊重，收發員對公事房和電廠的工作，採取怠忽的態度。如果說這些指責就是一般的情況，那無疑是不公平的。但是據說，只有北京天津間的電報

線是眞正照顧得好的一條線。還有一個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就是李鴻章衙門裝有電話，一方面和北京連絡，一方面和大沽砲台連絡。

六　鐵　路

鐵路的歷史——如果可以叫做「歷史」的話，因爲中國幾乎沒有鐵路存在——和電報是相類似的。約二十年前，英國居留上海的商人打算在上海吳淞間建築一條小鐵路。要得到中國政府正式的許可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便想，先正式買地，然後突然有一天把鐵路建造起來，他們想這樣或者將受到中國當局的容忍。又想，這樣一條鐵路，可以成爲一個例範去教育中國人，使認識鐵路的好處。當時的上海道台私下是知道這個計劃的，並且說他將不加阻撓。他在建築完工前，就離去職務，因此，「在他去後洪水氾濫了」〔改借路易十四語——譯者〕，一八七六年夏，這條短小的先驅鐵路線竣工，通車了。各處客旅趨之若鶩，車站擁擠不堪。每列車都坐滿了人，只有很少數的所謂「旅客」能够找到坐位。但是這時已死的道台所預見到的來自官方的「洪水」奔流了。一個人被火車軋死了——人們很懷疑他是經人用錢收買而自殺的，因爲是絕對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的。因此中國方面便提出「以命償命」的要求，意思就是用外國火車司機的命去抵償死者之命。這當然是「荒謬」的事。不用說，這個控訴到英國初審法院就完了。之後，人們又發現中國官吏已經差不多要訴諸他們慣用的暴動方法，就是煽動農民拔鐵軌。事態終於十分緊張起來，以致威妥瑪勸告火車暫時停駛。

那時芝罘條約的談判正在進行中，所以人們向華方全權大臣李鴻章申訴。

但是李鴻章是北直隸的總督，不能支配兩江總督，鐵路是在後者的管轄區內。李鴻章甚至暗示，倘若他出面干涉，恐將使事態惡化。惟一的辦法便是請中國政府指派官員和英國官吏談商和解辦法。事情就這樣辦了。最後商定條款，將該鐵路售與兩江總督，但鐵道應繼續行駛最少十二個月。當時的希望是：在這期間，這條鐵路將在財政上獲得成功，加以本地人顯然喜愛這條鐵路，鐵路或者可以繼續存在。但是沈葆楨——在這段故事中這個人的名字是值得記載的——却命令把這條鐵路拆掉。該路在十二個月屆滿的時候便被拆毀了，器材被運到台灣去，大部分堆在該島的海岸上爛掉了。

當時台灣附屬於福建，管理台灣的官吏又恰巧是 Reynolds 試驗電報時候的上海道台。這個人如果沒有煽動人們毀壞第一次的電報的話，他無疑認為這次毀壞電報是正當的。但是他却把鐵路的器材購買到台灣去，要在這附屬的島嶼上利用。這眞是一個不可解之謎。在台灣開辦鐵路，也許可以避免在大陸上所遇到的對鐵路的嫉視。他便進行籌款辦鐵路，共得五十萬兩銀子，但是由於「國家機器」內部的一個輪子轉動了的緣故，他不能不把這筆款撥充北方救災之用。他不久之後在任中死去，死時他的鐵路計劃仍未見諸實施。

第二個試驗是在較安全的基礎上進行的。李鴻章任北直隸總督時，曾在開平地方開了一些煤礦，交由一個英國工程師金達(Kinder)去管理。金達漸漸地做些試驗性的措施，用軌車去代替大木車運煤，用一架小機車去代替騾子拖煤箱。他然後引誘總督和其他的官員到礦上來視察，並牽引着他們前進。這事件就成長為一條小鐵路，直到河邊。

這些試驗無疑發生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此外就在差不多這個時候左宗棠死了，他在臨終時寫了一篇遺囑性的宣言，贊成採用火車、戰艦及其他外國器具；他認爲這些東西是重要工具，可使中國能够與外國相匹敵。這是他給中國政府的遺產。他的話無疑加速了問題的解決。但是使中國把鐵路當作一種公共建設來接受的推動力是來自中法戰爭。遣送部隊到越南北圻的困難使中國政府認識到鐵路作爲運輸工具的價值，所以一八八七年攝政的太后發了一道上諭，正式批准在中國建造一條鐵路。

李鴻章是天津大沽間先驅線的倡議者，這幾乎是不必說人們都知道的事。這條線最後是要一方面向滿洲引伸，另一方面向位於京津道上的通州引伸。雖然這個計劃在表面上由公司出名提倡，藉作掩蓋，但是仍然吸收不來中國的資本，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中國的資本家不願投資到官吏們所要管理的企業上去。但是大官們對幾十萬鎊的款項，是不會沒有辦法的。因此，鐵道的第一段在一八八八年完成了；十月李鴻章親自從天津坐火車到東山覺到喜悅。距離是八十五英里，每英里造價四千二百五十鎊，成本低廉。老百姓們歡迎這鐵道，利用這鐵道；大家都預料它要急速向各處伸展。但是這個預料是錯誤的，因爲沒有考慮到中國人的性格，因爲當時中國把國家不幸的事件，解釋作上天對皇帝及其官吏失治的一種處罰。那時中國遭遇各色各樣的災難，這給那些守舊的人們勇氣，再出來阻撓鐵路的建設。尤其糟的事，皇宮發生了火警！雖然沒有很大的損害，但却是一個可怖的凶兆。代表守舊的中心勢力的御史們把它說成是老天爺的警告，叫中國不要採用外國的新東西。在別的方面，時機也已到來，攝政的太后已快要退休，而年青的皇帝已經到了可以親政的年齡了。這

顯然給守舊派一個機會作最後的努力在軍機處重獲權勢！陰謀成功了，皇帝猶豫不前了，延長鐵路的建議被停止住了。

但是帝國裏最有權勢的總督們似乎是不願意服從一個朋黨的指揮的。這些總督是有太后及醇親王奕譞的支持的，奕譞是皇帝的父親，而且實際上是首相。他們向守舊派進行挑戰，並請各高級地方官發表意見。這些答覆的意見，形形色色，饒有興趣。最開明的人們，當中有劉銘傳，他曾經衞台灣，抵抗法國的侵略。在頑固派之中有劉坤一，他剛被派爲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一般的反應是贊成革新；可以說問題在原則上獲得了解決。但是把原則付諸實施的時候，阻礙又來了。人們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建議。全都主張要在天津北京間，北京漢口間，通州（北京附近）鎮江間，並北向至蒙古，建設鐵道線。但是兩廣總督張之洞雖然在他自己的做法上是進步的，但是他製造了一個新的「困難」。他主張，鐵路不要造在沿海，因爲將便利敵人侵入內地；又主張建造時要用中國工人，中國材料，中國錢，爲的是來高擧「中國爲中國人」的訓條。第一點對於李鴻章的意見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李有意把天津的鐵路接軌到北京。第二點在實際上，一直到今天，都在「阻礙進步」〔!?〕。張之洞便被調任兩湖總督，並受命依自己的方式建築京漢鐵路。把張之洞調任一事，到底是出於誠意或是帶有諷刺意味，那就很難說了。他接受這個挑戰，並且在揚子江岸的漢陽建造了大規模的工廠，末了將近完成時，又蓋了一座試驗性的火爐，使他欣賞它的工作效率。他甚至造了一條小鐵路，從揚子江岸一個叫做石灰窰的地方到了一些山叫 Tien-shan-pu 這些山有豐富的鐵礦。但到目前，這條內地大鐵道的進展，止此而已。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每個有勢力的重臣，在他自己所管轄的省分裏是有相當自由裁量的餘地的。李鴻章把北方的鐵道線延長了。他和張之洞一樣，每年領銀二百萬兩辦鐵路，因此進步遲慢。不過進步是進步了。鐵路線已接到了山海關，即長城與大海連接的地方。在這次中日戰爭中，這條鐵路在運軍兵軍需上顯示了它的價值。

在台灣也造了一條小鐵路。這也是各省巡撫得自由創辦事業的一個例證。我們看到台灣在過去是福建的附屬，這情況一直到最近才改變。丁日昌的名子應和沈葆楨並列史册。丁早在一八七八年就已打算在台灣造鐵路。台灣末後成爲一個獨立的行省，由劉銘傳治理，劉致力開發它的資源。他的計劃中有一項，就是建造一條鐵路把西岸的兩個主要埠口連絡起來。中國進步道路上一向所存在的障礙，也出現在這項事業計劃的面前。地方分權制度使地方得以創辦這個事業，但是這個制度本身就是障礙，因爲該島的組織與發展均未臻完善，所以歲入不足使這條鐵路的建造迅速進行。劉銘傳思想進步，而且在財政方面又走得太快，所以引起了人們的反對；他被調走了，計劃鐵路的建築更加遲緩了。不過這條鐵路的建築並不是停止。擔任這事的 Matheson 在他離去的時候（一八九四年），滿意地看到了已有十九英里半長的鐵路從省城台北，北通基隆，又有四十三英里半長的一段，南通新竹。所以現在（一八九五年）台灣和北直隸同有通用的鐵路的光榮。

中俄的糾紛使電報得到採用，中法的戰爭使鐵路的建築得以開始，這次和日本的戰爭也許將大大地推動鐵路的延長增添，——除非是日本索要過多賠款致使中國財力涸竭，進步受到了阻礙。

七　開　礦

攝政太后在發布批准鐵路的上諭之後不久，又發布一道上諭，贊成貨幣的改革和礦產的開發。中國向來就多多少少有些礦務，不過開採的方法都是極原始的。由於許多原因，甚至有些從前已開採的礦山也已廢弛。由於缺乏科學知識，所以一向不能作大規模的開採。當局們害怕，——或是自己說是害怕——以性格倔強著稱的礦工階級會因爲開礦而集合了起來，所以他們往往以有傷風水的危險爲藉口而阻撓新礦業的開闢。最重要的是，外國的機器和工程師一向是被靜悄悄地排除在礦業之外的。但是人們知道，中國蘊藏着的礦產，幾乎是應有盡有，所以如果要使這些寶藏成爲財富資源，移爲國用的話，那是不能沒有外國機器和工程師的。上諭含蘊着解除這些限制和准許用外國機器進行大規模開礦的意願。但是在各地普遍存在的那些障礙，一直在阻當着進步和企業的發展。

關於中国礦業資源，我們可以在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ofen）給上海的「商會」（？）(Shanghai Chamber of Commerce)的通信中看到最完全的報道。他在一八七〇至七二年間自己到中国各處旅行，調查礦產。很顯然，我們在這里最多只能够提一提他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在帝国的裏頭分布着種類繁多而豐富的金屬資源。但是對這些寶藏，人們還只用了極少的力量去開發。

揚子江流域有幾個地方現在正進行着煤的開採，雖然和當地礦產的豐富埋藏量相比較，應該說是小規模。台灣也有煤田；曾有一個時候由地方政府僱傭的英国工程師進行開採，並且獲得成功。

但是後來，官吏的貪污與嫉妒佔了支配地位，致使這個企業實際上陷於停頓。最近領事的報告說，該礦已停工，機器因無人照顧，又因浸在荒廢的坑水中，所以已正在長銹腐爛。隣近工作着的私人礦坑反而增加了產量。據說，當局們已經差不多要接受一個公司的建議，由該公司經營政府的礦山，並依產品納稅。山西的煤礦很多，比比皆是，不過都用土法開採。據說張之洞在漢口的巨大冶鐵場正因爲缺乏適宜的燃料而發生困難；如果湖南的保守主義者能够接受外国器具進行採掘的話，漢口便可以從湖南獲得燃料了。李希霍芬有趣地說——也許是比較書生氣味的說法——有一條窪地帶，走過甘肅向西伸展，而入於中亞細亞，在這條窪地帶中，處處有煤蘊藏着；他認爲應有鐵路穿過那些地方，這將會有一天把中国和西方連絡起來！

在煤的開採上唯一獲得了完全成功的一個地方，就是開平的煤礦。這些煤礦在北方是在李鴻章的倡議下開闢的，在外國人幹練的監督下進行工作的。據說這些煤礦每天出煤二千噸。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只要增添機器和人員，這個產量無疑還可以增加。

雲南的礦源已是一個老舊的題目了。無論什麽時候人們提到對華貿易就提到它。多少世紀，雲南把銅供給整個中華帝國，這是無可置疑的。回民起義時，開採工作實際停頓；過後又繼續開採，並有了相當的成功。雲南的錫經紅江向越南的北圻輸出。「京報」常提到雲南輸銅到北京。北京需要銅鑄造貨幣。幾年以前，中國曾經請了一些日本的工程師來幫助，人們臆度這大概是即將請外國人監督之前的一種折衷辦法。但是我想這些日本工程師早已經不用了，工作由本地人管理。海南島也已經發現了銅。不久以前，貴州爲要開鐵礦曾訂購相當多的機器；但是巡撫把機器交給一些本地

人去管理，結果，機器沒有好好照顧，並且錯誤地使用，所以計劃失敗了。同樣的疏忽，任憑鍋爐去腐爛，任憑細槽內的隔水閘去長銹，往往使開礦的機器受到破壞。

中國好些地方都發現了金子。嚴格地說，淘金是禁止的，但是幾世紀以來，在「韃靼」的山中人們都偷偷地淘金。在四川也找到了金子。最近在台灣，淘金業也有了相當的成功。山東已試用西洋機器開採金礦，但是我想，沒有顯著的成績。據說，蒙古的金屬礦藏豐饒。有一位美國的工程師正在熱河負責監督銀礦的開採，據說，他已證實附近地區有鐵和煤的礦源。黑龍江中國領岸上有豐富的金田，正由政府開採。爲開採這些金田，曾花費許多金錢與人工，把機器從陸地運去；據不斷傳來的報告，已獲得一定的效果。近時，中國已算是一個相當數量黃金的輸出國；我們知道，這些金子就是從北方這些地區出產的，也有遠從朝鮮及西藏來的。

這個金子企業是官方創辦的，這就是污點。因爲在其他各方面普遍存在的官辦企業的有害情況，也阻礙了這個金子企業的發展。在另一方面，私人的企業也不踴躍，不但因爲官方的干涉與嫉視，同時也因爲中國礦業的嘗試常常得不到滿意的結果。礦業的嘗試不能獲得滿意結果也是世界各處常有的事。開礦常是像打賭一般，但是如果經驗不足，所冒的險便要比較大些。最近從上海接到一封信，可以知道中國人對礦業的發展，抱有極大興趣。這信說到人們從中國各處將礦樣送至上海去檢驗，以斷定其交易價值。信說：「有來自湖北的銅礦及其他金屬礦的樣品，來自湖南的方鉛礦，來自貴州的方鉛礦和硃砂，來自雲南的銅錫礦，來自山東的金銀鐵礦，來自四川的銀銅鐵礦，全部要加以試驗，斷定樣品所在地的礦山是否值得開採，並作報告」。

八　茶、絲、棉、貨幣等工業

甲、茶

一六六七年，英國東方印度公司首次命令該公司駐 Bantam 辦事處盡力搜集最好茶種一百鎊到英國試種。這一百鎊過了兩個世紀已經發展爲七千五百萬鎊了。在這期間，中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茶葉輸出國。但是英國的努力經營，在同一期間於阿薩密(Assam)開闢了茶園；一八六七至六九年間，印度已經能夠運出七八百萬至一千萬鎊的茶葉到倫敦的市場去了。不到二十年後，錫蘭也開始在茶葉的出產上以有力競爭者的姿態出現。一八九四年英國由印度及錫蘭輸入的茶已超過從中國輸入的茶約一萬三千二百萬鎊。印度和錫蘭的茶葉，不但不用納稅，而且是用科學的方法耕種的，茶葉的制作方法消除了中國茶葉所常有的缺點。日本知道新方法的價值，並已由新方法得到報酬。中國爲什麼不能學呢？

說公道話，中國政府對這個緊急的情况並不是完全沒有看見。它甚至對茶的墾種表示興趣，並且通過赫德的幫助，收集了大量情報，包括印度所使用的方法的詳細情况。但是中國茶的種植者的前進仍是緩慢的。中國茶種植方法的革新，其主要的前提似乎是應該先減輕徵稅。

乙、絲業

中國絲的出產也是有名的；中國壟斷絲市場的時期比茶葉還要長。現在中國絲的出產，勉強佔

全世界絲產三分之一。這不是因爲中國絲的出產減少，而是因爲其他國家已經慢慢地走到前頭去了。這個情況和茶葉一樣，就是一種本質優良的中國產品和一種本質並不優越但技術却較佳、成本又較低的外國產品間的競爭了。中國絲的缺點就是從繭繅出的絲比較地粗糙且不均勻。他們用舊法，所以產品比較地不平勻，又有帶結子的絲線，這就不容易和歐洲及日本用機器所繅的絲相競爭了。

廣東人在中國最稱冒險進取。在這種緊急情況之下，他們最先挺身而出，採用歐洲的機器治絲，並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在廣東絲業區的中心地點建立起一些蒸汽繅絲廠。但是中國絲的主要產地是江蘇和浙江；而那裏的絲業者不願仿效。他們拒絕用機器，反對殺繭（機器繅絲須殺繭，手工繅絲不須殺繭，且絲白而美，非機器繅絲所可匹敵，但手工麻煩，產品粗糙）。他們說，把生產這樣美麗原料的昆蟲殺了是「忘恩負義」的。這種感情，從錢財的觀點去考慮是想不通的，所以將來在看到價格的實際差額時，這種感情是可能消滅的。但是這個感情今天是存在着的，並且是中國絲繅得不好的一個原因。

上海是這些產絲地區的貿易中心。那裏的一些外國商人，爲着解决這個困難，打算自己繅絲。他們在上海建立繅絲廠，相信他們能够從鄉村買到繭，就在廠裏繅絲。他們開頭碰到的困難，就是買不到繭。當地的官吏曾給與某些中國人到內地去買繭的特權。這個權利大概是用賄賂買來的。但是這些採購的中國人所能够供給或所願意供給的繭是很少量的。但是這些困難慢慢地被戰勝了。現在買繭道上的障礙實際上已經消逝，反對殺蛹之事也和緩了。中國的資本家們已經仿效了外國人。今天在上海就有幾家中國人經營的蒸汽繅絲廠。我們已經看到，這裏機繅的絲品在歐美市場上得到

極高的售價。

但是，機器繅絲還佔不到中國絲業十分之一。不過世界市場對手繅的中國絲品態度日趨冷漠，這將迫使中國絲的生產者們採用西法。

以上說的是關於普通商用的白絲，但是中國還有別的出產——黃絲。人們又已經發明了機器，多多少少把廢絲加工到可以出賣的程度。這也成了出口貨物中引人注意的特色之一。

丙、紡績工業

我想兩年前〔一八九三年？〕中國只有三個紡績工廠，一個是在武昌，還在興建中。另一個是前幾年有人在上海建造的，是一個一萬五千錠的線紗廠，曾有幾個日本人在經理，官方當然是佯爲不知的，因爲這常是和官吏的利益相連繫着的。又另一個是在李鴻章卵翼下的一家公司剛剛建成的一個二萬五千錠及五百五十織機的紡織工廠。

李鴻章早在一八七八年就已籌劃這個工廠，但是這個計劃一年一年地拖延下去。地買了，又圈了起來，地基也打好了，碼頭也開始建造，但是事情却就這樣懸着。從美國得來的機器，多年就放在庫裏頭，雇來的一位美國工程師就在等待着安裝機器。障礙在什麼地方，我說不清；也許是因爲開頭籌集的錢花完了而沒有足夠的引誘力去吸收更多的投資。不過，其後光明的前途使人們的興趣復甦。一八八七年，計劃又被熱心地重新推行到底，並獲得了成功。這工廠所出產的布和線紗，在市場上暢銷，且獲厚利。但是在一八九三年秋天，整個建築忽然被火燒掉。因爲它存在的期間已經相當地長，所以它的效用獲得了證明。因此，人們立即向英國訂購十萬錠和一千五百織機的新機

器；廠的建築工程不再像第一次拖延了十二年，而是在十二個月的裏頭全部完成。

第一個上海紡織廠與其說是依據獲利的動機，毋寧說是依據競爭的精神而計劃出來的。廠的創辦人們宣稱，他們將按照政府所發給的一個特別執照進行工作，這個執照給他們幾年期間的專利。他們開頭企圖排除一切的競爭者，但是後來，他們放棄了專利，宣告他人有開廠製造的權利，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其他建廠的人，對自己所產的每包紗線必須付給這個「先驅廠」的業主們銀一兩，以彌補他們火災的損失！這個辦法是特殊的、智巧的，但又是和中國人的思想很相吻合的，所以不會引起反對，而且事屬輕微，不能構成阻礙，——如果投資者們在其他方面是自由不受干涉的話。開頭人們自然對這事是有些猶疑，不知實情果否將如此；但是不久，人們的信任似乎是增加了，中國的紡織新工業顯然已有大規模展開的趨勢。在上海已經建造了兩個新廠，所以現在全力工作的紡織廠共有四個。據瞭解，一個叫做「中國布匹、紗、線局」（意譯）(The Chinese Cotton Cloth and Yarn Administration)的中國人的組織，已籌備在上海和寧波增設織機一千五百架；當地的通訊記者們預料那裏的紡績工業將有迅速的發展。

這個運動並不局限於一個地區。在華中建造生產鋼軌的巨大冶鐵工廠的總督張之洞，在廣州的時候也曾訂購可供一千架織機的紡織廠用的機器。我們也看到，他被調職的情況說明了在建造鐵道問題上存在着某些意見的分歧。他的繼任者李瀚章——北方的總督李鴻章之兄——不願接收這個冒險的企業。這也許頗可注意。張之洞沒有辦法，不得不把這些機器運走，裝設在他新的都會武昌，就在那裏這個企業獲得了成功。一八九三年四月開廠；從那時候起，工廠不分晝夜一直在工作着。所

出產的布和線紗，獲得了暢銷；現已再訂購了足供兩個新廠用的機器，共計紗錠九萬個。

揚子江流域將成爲棉紡業的主要地區，因爲它是生產的中心。但是棉花的出產是在其他的地區。據中國海關統計員的報告，「有跡象可以看出，人們正在考慮在〔越南〕東京灣到重慶一帶的商埠建造紡織工廠」。

丁、造幣廠

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試圖改革北京的貨幣的時候，她授權兩廣總督在廣州安裝機器，鑄造銀元。人們所選定的單位是和墨西哥銀元價值相等的貨幣。能鑄造這種銀元和其他輔幣以至銅錢的機器，就在第二年由英國購到。但是由於某種理由或某一些理由，廣州銀元向來就不受人歡迎。理由之一或者是，這種銀元雖然美麗，但容易被假冒。假幣做得很像眞幣，容易欺騙鄉村的老百姓，香港就緝獲了許多。另外的一個原因也許可以在下面這段璧利南領事於一八九三年廣州貿易的報告裏看到：

「這個鑄造所到現在還沒有執行它的任務，用政府的費用爲人民建立一個價值的標準。它只是在有利可圖的時候才肯工作。除非能够找到人來支付酬金，鑄造標準貨幣是無可獲利的，因此廣州的銀元現在很少鑄造。『標準貨幣』應該和墨西哥銀元重量相等，並且在名義上銀的成分是·九〇〇。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有銀行家願意出，比方說，百分二的酬金的話，鑄幣廠是會立即鑄造銀元的。這個酬金是足以抵償鑄造費用的。不過造幣廠並不雇用試金員，把省庫的銀都當做是純質的銀，所以廣州的銀元內銀的成分是不一致的。這裏開頭鑄造的一些銀元，經在倫敦檢查，銀的成分

是・八八四而不是・九〇〇。

二角、一角、五分的貨幣是按兩公開出售的，就是說，每個名義上的一元等於〇・七二兩，五分、一角、二角的，按此推算。這些貨幣對於鑄幣廠是有利可圖的，因爲它們在名義上標準的銀的成分只是八二〇，而據倫敦鑄幣廠的試驗，它們實際的標準是在八〇七至八一一之間。但是這些貨幣一直需用很廣，因爲使用便利的緣故。現在一角換銅幣一百枚，一元換〇・七二兩。人民自願使用這些貨幣，造幣廠也只滿足於供給這個要求而已，到現在沒曾採取方策強迫人民使用；所以這些貨幣似乎是能够維持它們兌換上的價值的。據說，從這些輔幣所獲得的利益是足付鑄造費用而有餘的，但對那巨量的開辦費，是不能給付多大的利息的。無疑，有一天全國對這麼小的銀幣將有極大的需求」。

如果張之洞沒有離開廣州的話，他很可能會照顧鑄幣計劃，使獲得更大的成功。但是省自治制度產生了許多反對的計劃，使張之洞不能不把造幣廠留在他的後任的手中，隨後者擺佈了。省憲正是背道而馳的。底下的這一個故事便可說明張之洞的後任對這個造幣廠是沒有若何興趣的。張之洞曾經向香港訂購許多條銀，這些條銀到達時當然是交給省政府了。但是新任總督拒絕接受。當人們要求他說明理由時，他答說，皇太后實曾批准過建設一個造幣廠，但是她的諭旨裏頭完全沒有提到鑄造銀元，所以不能承擔這個工作！

廣州造幣廠實際上眞正鑄造過的貨幣是：一八九三年一四、五〇〇元，四五、一〇〇半元，一三、九二三、九〇〇的兩角幣，一四、二一六、四〇〇的壹角幣，一二七、一〇〇的五分幣，總値

四、二四九、八二五元。此外又鑄了一三五、三五〇、一八七銅幣；不過這些銅幣只能用歐式的機器鑄造，而且賠錢；一八九三年因爲銅的價值高漲而更受到虧損。銀行可以按當天的市場價格購買新銅幣，約一四〇〇枚等於一兩。但是因爲銅幣主要是作爲軍餉放發的，所以銀行從兵士購買銅幣可以得到較廉的價格。

我們已經看到，廣州造幣廠是當時貨幣改革運動熱潮的一個重要的方面。皇太后正在頒佈一些諭旨，企圖恢復北京的銅幣。在浙江省——我想是在温州——也在發行一種和墨西哥銀元相類似的銀元，是由手握鑄模鑄出的，鑄得很好。有時候聽說，在天津也要建造一個造幣廠。似乎有一點兒可以注意的地方，就是這個進步運動中李鴻章沒有參加的唯一項目。

戊、漢陽鐵鋼工廠

底下是美國駐漢口領事 Child 報告中關於這個工廠的描述：

「這個非常的國家的一個非常的事件是漢陽行將完成的巨大展鐵廠和兵工廠。漢陽位於漢水邊，在漢口的對面，廠是在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倡議下建立的。工廠佔地約七十英畝，有一英里半長的鐵路從工廠通到揚子江邊，再到漢水。它從揚子江岸斜入到水面，那裏有一個強力的機器把車子拉上一個約三百英尺的斜坡到平地。工廠是一位英國工程師設計的，規模宏大已極，安裝的全是最新式、最進步的機器。這些機器主要是從英國輸入的。不幸，廠子房舍的地位就在一個谿谷中，容易受到水災，這些廠房的地基曾被提高了十五英尺，又有一個地基盤，是用磚、石和波特蘭(Portland)洋灰的混凝土做成的，上面蓋上一層土，土是一筐一筐地運上去的，是幾千人的勞動的成果。工程是在

一八九一年開始的。如果完成的話，它將是世界最完善的展鐵廠之一，因爲在這個龐大企業的建築上，人們似乎不太在乎花多少錢。據專家們的估價，這些事項已經花費的錢當不下三百五十萬元（＄），到完成還得花最少一百萬元（＄）。總督的意思是，這工廠一旦開工，就要能够製造一切鐵方面的東西，如大砲、鐵軌、機器、小型軍器等等。兵工廠已經差不多完工，不久便要安裝機器，製造武器、軍需（原註：這個兵工廠在完工後不久，不幸毀於火災）。一般的中國人，以冷淡的神情觀看這些近代的新奇事物，他們想總督應該是受到外國人的催眠才拿這麼些錢辦這個企業。他們看不見這個企業的成果。有一些到這些工廠訪問的外國人也抱同樣的見解。

如果總督的經費能够支持，工廠成功地工作，張之洞將被稱爲公衆的恩人和帝國內最進步的官吏之一。人們將要把這裏製造的鐵軌用來建造一條鐵道，從漢口上方的某一地方開始，走過沒有湖泊和每年沒有大水氾濫的地帶，並和依計劃將通到內地去的一些道路相連結。人們說，當漢陽的鐵廠能够肯定地供給鐵軌的時候，這條計劃的鐵路就要開工。總的來說，這企業是迄今日爲止，中國以製造武器、鋼軌、機器爲目的的最進步的運動，因爲這個工廠是完善無疵的，而且規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馬看花地參觀一下，也要幾個鐘頭」。

（譯自 R. S. Gundry, "Signs of Progress" in China Present and Past, London, 1895）

中國的海陸軍

何天爵 撰
張雁深 摘譯

編者按：在這時期，何天爵曾多年任美國駐華使館的翻譯、秘書、代辦等職。這篇是他依據自己的觀察，敍述洋務運動期間中國海陸軍的情況，尤其是其中所存在的缺點。文中累贅與不適切的地方，則予删節。

從一個非軍事觀察家去看，中國的軍事制度並沒有嚴重的缺點，皇帝最少有軍隊十萬人，在各方面都有效率，並且即時可以調用。貯備的軍力最少也有十萬人。只有當我們不看制度而轉身去檢查一下實踐方面的時候，我們才能發現，實際的狀况是很令人驚愕的。這些滿人的軍隊分爲步兵與馬兵，但是兩兵種間數目上的比例如何是不關緊要的，因爲二者都缺乏效率，除了恐嚇兒童而外都同樣是沒有什麽用處。他們的武裝是弓箭、槍矛、鳥槍和粗抬槍。末後一種武器，在任何一種好的百科全書都有說明。滿洲的兒童在未到入伍年齡之前都要學射藝。但是不幸，人們教他們要有威風凜凜的射姿，把射姿看得比準確的瞄射還要重要。他們主要只受這種訓練而已。京城的北郊有一個廣闊的教場，但平時隨它荒蕪，萬一使用這教場時，操演則只是徒具形式，敷衍了事，並沒有什麽實際效用。總之，是無操，無練，無紀律，無效率。中國有許多關於戰爭的理論與實踐的書，有一本書叫 The Soldier's Manual（紀效新書？）雖已古老，但在許多方面堪稱傑作。不過我在北京居

住多年，和城防官兵時相過從，却連一次也沒有看過這本書。

當我們檢查一下中國軍隊的飯食和薪給的時候，我們便將知道他們缺乏效率是毫不足怪的，同時我們也要發現，在中國軍中存在着一個欺詐與偷竊的複雜體系，其腐敗情形幾不能令人置信。步兵每人每月應得俸餉是純銀塊四兩和一份糧米。由戶部按月足額撥發。國內產米省分都納公糧，即實物稅，由政府收運至北京，以充糧餉。但是公糧，經過各倉庫攙雜減量，所以糧餉到了士兵手中時已不及定額之半。餉銀經過各級官吏時，都受到大量的尅扣，到了士兵手中時，只勉強剩定額四分之一，一八七八年北京每個士兵實際所得的餉銀是九分之一兩，換句話說，政府所發四兩的餉銀被偷去了三・一兩。糧和餉原是要維持一家全部的生活的，從這點看，便可更清楚地瞭解士兵的生活因此而受到的痛苦與困難了。那年一個士兵所收到的餉銀是一塊金元稍微出一點頭，此外再加上不够一人吃的米糧而已。一個士兵的家庭平均最少五口人，結果是飢餓！但是國庫除受到自己的官吏的侵蝕而外，還受其他方面的折磨。所有的滿洲人都聯合起來向它進攻。已死了幾年的人們的名子還留在俸餉名單上，有代理人替他們具領。小孩子，甚至於還抱在懷裏的嬰兒，也被報作強壯的老戰士領薪。婦女在隊伍裏掛個空職，報上事實上不存在的士兵的姓名領津貼。這個竊詐的坑子是無底無邊的。

上述諸情況所帶來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品德好一些的兵士們便做些小買賣或是當勞工，來維持家庭適當的生活。當他們所屬的隊伍要操演的時候，他們便找些人去替他們站站隊就是了。但是多數的士兵，驕惰成習，不宜於工作，而且對任何僱主來說，都是很不可靠的人物，所以他們嘗試

的計策，一個個地失敗，每況愈下，越來越沒有希望找到活路。他們只好把制服、槍械、軍用品，都拿到當鋪裏去。即連他們的餉銀，在沒發之前已先抵押出去了，糧米在未發之先也賣了。一大部分士兵，尤其是低級軍官，都抽鴉片，實屬危險。其中有許多人酗酒、賭博、各處遊蕩，成爲對恬靜人民的恐怖，成爲京城的累贅與威脅。這一羣衣服襤褸的烏合之衆，既無優良武器，又無操練，無紀律，無勇敢，無精力（因爲一個半飢餓的士兵常就是一個懦夫），但是他們却是要負起京畿的防衛責任！

除了上述這些軍隊而外，在帝國內幾個主要地點也屯駐一些類似的、但數目較少的部隊，二者總合起來就是整個滿人的軍隊了。他們就是中央政府直轄的全部軍隊。在描述這些軍隊的時候，我們也許已經對中國軍隊做了所可能做的最壞的批評了。實際上，軍政的經營已經不在北京，而是掌握在某些省的高級官吏的手中。京都不在海岸，在近代沒有受到或是受到很少危險的壓力與刺激，所以京都的情況比什麼地方都糟，——也許除了極西的邊陲之區而外。

中國政府在理論上是專制的，但在行政上却是相當靈活。這種情況，在省和中央的關係上尤爲顯著。省政府在行動上所享受的自主與自由的程度，幾與美國各州的官吏所享受的相同。這種不受中央節制的自由的極點，也許要在人們最不留意的地方看到——就是在軍事制度上看到。無疑，沒有其他被外族統治的國家存在着這種變態的情況。對統治的外族來說，也不可能准許這種情況存在而可以安穩無事的。但是在中國，我們看到，滿族的皇帝准許十八省的總督和巡撫徵募軍隊，加以裝備，訓練，指揮，籌餉維持他們，末了，並且握有對這些軍隊的支配權，這些軍隊，只是在推論

上忠誠於朝廷而已。省當局大多數是漢人。外族的元首把防衛帝國和保護他自己的威權的最後權力交給了那些被征服的人們，而沒有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除了上面已經描述過的滿人軍隊而外，整個的帝國軍力都隸屬於省。每一個總督和每一個自主的巡撫都有他自己的軍隊，這些軍隊由他徵募，由他裝備，並由他自己的行政機構節制。換言之，全中國有大約十五支不同的軍隊，各自獨立，對朝廷只是名義上的忠誠。

這樣一個制度極端不合實際，是一看便知的。這些軍隊的效率，裝備，數目的多寡或其他方面，都不一致。在沿海及揚子江下游諸省分，我們可以看到訓練及裝備優良的軍隊，餉給好，紀律好，由各方面來說，均稱得起是精兵。在其他省分也有叫做軍隊的，即使把他們列在北京的滿兵之下，也不能說是不公道。中國的軍隊是不可能作一般性的描述的。我在中國看過極優良的隊伍，可與世界各處相比擬——只是缺少軍官。我也看過衣服襤褸毫無秩序的烏合之衆，作有名無實的操演，他們每個人的武器是扇子和雨傘，半數帶着旗子，半數帶着鳥槍和槍矛。

演習時，中國軍隊所攜帶的武器與彈藥也完全不一致。貝福德（Charles Beresford）在他訪問中國各省各種軍隊之後宣稱，據他計算，中國所用的來福槍就有十四個不同的種類，從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粗抬鎗爲止。常常同一連軍隊用的武器樣式就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之下，各省軍隊共同作戰不但危險，而且也不可能。

軍隊的組織與指揮既然如此，有時候一省所招募的軍隊被調至他省，執行職務時，便常常發生反抗，甚或公開反叛的事件，宗派情緒讓他們不能好好地和帝國的任何一個地方的軍隊合作。當一

支軍隊被調出它平常的駐防區範圍外時，便發生了軍費應由哪一省負擔的問題。已經不止一次，當這個問題被人提出時，士兵們便沒人照管了，沒有餉，沒有糧，便散散漫漫地成羣結隊回家鄉去。無辜的老百姓由這些人沿途的暴行與刼掠所遭受的苦難，慘於實際的戰爭。中國軍隊分成這許多獨立的組織，不能有效維持地方治安，更不能鎮壓反叛或成功地防衛國家，抵抗侵略。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幾乎全部軍事開支都用在海岸線及揚子江下游流域的防衛事業上去，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實。皇帝委派了兩位官員統理其事，一位叫「北洋大臣」，衙門設在天津；另一位叫「南洋大臣」，駐紮南京。舉凡重新整頓中國的軍事制度，創設海軍，使海陸軍有相當的效率，使中國能夠反抗侵略，並因此而獲得列強的尊重，這一切努力，都應歸功於這兩位大臣以及和他們合作的兩三位總督。帝國裏作爲近代思想與行動的領袖們已經發覺時代改變了，今日列強僅僅尊重那些能够防衛自己、能够用拳頭去回敬拳頭的國家。假令他們果眞有好的政府的話，他們的好政府對於西方的國家，就像搖籃歌之於瘋牛一樣，是不會被瞭解的。因此，欲使中國免受列強的刼掠，他們就不能不作自衞的姿勢。

在這種努力中，著名的領袖是李鴻章。他多年擔任指揮北方海防的責任。這個防衛區包括走向京畿的直接進路。他的這個地位，加上他成功的軍事經驗，卓著的領袖才能與性格，當然使他的意見有巨大的分量，使他的計劃在多數的場合得到採納。他在無數的困難之中勞動着，一些和他同輩或比他高級的政府官員，由於個人的競爭與厭嫌惡毒地反對他，其他高級官員，出於極端守舊的動機，阻撓他的計劃，認爲孔夫子時代用的武器今天是不應當改良的。還有另外一些人，極端仇外，

所以反對他。雖然他們知道，李鴻章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標是保護共同的祖國，反對外國的侵略，但是由於愚蠢，不懂得「以火攻火」的規律，反而想法子譴責他採用西法，花費這許多中國錢去購買外國的槍砲與船隻。在李鴻章擔任海防工作的許多年間，他就在來自這些方面的陰謀與反對所織成的完密的網羅內勞動着。他能够對抗各種敵對勢力的這樣的聯合。這充分地說明他的目的是誠懇的，在政府內是有權力的。

但是這些只是在各處阻礙着他的困難中的一個微小的部分而已。他不懂外國語，所以他所需要的大量的情報，只有經過繙譯員或口譯員的精選之後，才能到達於他。不用說，這種情報，常因他的屬員爲人收買，而受到渲染，以達到賄賂者所意願的目的。常年有許多買賣的代理人，川流不息地從各地區和海洋上的各島嶼走向天津的總督衙門。其中有出賣槍砲的人；有出賣水雷的人；有出賣船隻的人；有出賣來福槍的人；有出賣迴轉手槍、軍需品、劍、馬兵裝備、步兵裝備、砲兵裝備、藥品、外科器具、膏藥、裹傷紗布、綳帶、病院設備、帳幕、旗子、火藥與炸藥的人；有帶着各時代狂想的、瘋癲性的一切「發明」的人；有帶着擔保每分鐘殺敵一百萬人而對「發明者」自己沒有危險的專利計劃的人；還有許多，不勝枚舉；這些人都急流般地奔向天津去。每一個人都說他自己的槍是最好的。每一個人都說他的水雷是近代戰爭中唯一可靠的武器。每一個人都說他的船可保證比世界任何船隻跑得快，能衝撞並打勝浮在水上的任何船隻。它不需要水手，也不需要陸兵去駕駛管理。它是自動的，能使中國的敵人自動地死亡。

不幸，北洋大臣對這些近代戰爭奇異的器械的性能或品質，在比較上優劣如何，是一無所知的。

各種買賣代理人便和他的部屬及繙譯結交朋友。他們賄賂李的幕客與門房。他們拜會李的廚師，奉承他的理髮匠。他們尋求領事甚或外交官們的援助。他們花了錢，有時是斯文地送些貴重的禮品，有時是更直接更粗魯地進行賄賂。——這一切花費終局都包括在貨物的價格內，就這樣獲得補償。同樣，他們還和與李鴻章接近，對李有影響的人們約定，萬一談判成功，將給與極高的佣錢。結果，給中國增加了費用，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東西，並且把貪污的新方式教給了那些對貪污已够熟練的人們。當他們不能用這種過高價格出售時，他們便同意低價出售，然後拿次貨或廢品去頂替政府檢查及格並於合同規定了的貨色。有時候，甚或沒有這種「非低價出售不可的情形」可作藉口，也是這個做法。有一次通過一個天津的經銷處從歐洲定了一些大砲，作爲武裝大沽諸砲台之用。訂貨按時到達，並被裝上了砲位。第一次開砲，便有三尊相繼炸裂，打死了一些士兵，傷了好些別人。經一位外國專家仔細檢查，才知道這些砲沒有一尊製造是適合規格或是可以安全使用而不出危險的。一大批不要了的被認定有缺點不能用的來福槍，都被按着「就是最好最新式的武器也還是過高的價格」賣給了中國政府。這種售賣所以能够得到成功，有時候是因爲下級軍官們的貪心，但是在更多的場合是因爲他們的無知。

還有另外一些困難產生是因爲缺乏熟識近代武器並於購買後懂得照顧和使用它們的軍官和士兵。有時候很昂貴的武器被下級軍官們給粗魯地破壞了，因爲這些下級軍官沒有拿到軍火商的賄賂，或是受到敵對的軍火商的唆使。但是在大多數的場合，政府巨量的昂貴財產受到了破壞是無知、粗心與疎忽之所致。李鴻章總督不斷地從外交官或領事官們聽到急切勸告，說購買近代軍器是如何重

要。這些勸告有時是爲着私利，有時却不是如此〔？〕。軍火商要李鴻章購買武器的壓力是緊迫人的，他們手裏握有巨額的金錢，要去達到這個目的。帝國當局切望能做些工作來防衞接近北京的海岸。李鴻章自己所掛念的也是在這方面。在這樣聯合的壓力之下，無怪李鴻章大購戰爭物資，而疎忽了一個事實——一個對於近代武器尤其是重要的事實，——就是：先準備在武器與戰爭物資的使用與照顧方面受過訓練，懂得技術的軍官與士兵。

但是重建中國海陸軍整個事情的關鍵就在這裏。中國有一天的錢，就可以買一天海陸軍所需要的任何東西。整個文明世界〔？〕都切願把武器供給他。但是中國不能在任何市場上購買有訓練的軍官和有紀律的士兵。他們應該由中國自己的人民中培養、教育、徵募。李鴻章在這方面的工作不是沒有想到。正因爲他想到這方面，所以他和南洋大臣合作，採納了容閎的一個計劃：遣送相當多的中國學生到美國去受教育。因此他們遣送了一百二十個學生到美國去，受到適當的管束與照顧。這些學生是中等家庭出身，年齡平均九歲。這個所謂「教育使節」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學生們修完必要的預備課程之後，再選擇其中最有天才的學生，分配到威斯特·波因特(West Point)和安那玻利斯(Annapolis)的公立學院去學習。他們希望這樣去培養有訓練的陸軍及海軍軍官各三、四十人。這計劃經過最周詳的籌備，在一八七二年付諸實施，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很大的成功。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遣派這麽些同年齡的學生到外國去並且在相同情形之下獲得比中國政府所派的這些學生更好的成績。

當這個計劃實施的時候，李鴻章總督請求一位傑出的〔外國〕軍官擬定在中國建立一所軍事學校

的詳細計劃。這個請求被這軍官臨時接受了，這位軍官自然有必要向自己的政府陳述這事；但當他這樣做時，他受到自己的政府輕輕的責難。他的政府又說，他的國家的意願是：「只在和平的貿易上幫助中國人」。一八七八年有一些中國學生已有進入威斯特·波因特和安那玻利斯諸公立學院的資格時，中國政府請求華盛頓的主管當局准許他們入學。但是這時中國的移民問題已提到太平洋岸的政治上來，美國兩個大黨在全國勢均力敵，所以華盛頓沒有一個官吏有力量使中國的要求在議會裏通過——如果議會沒通過的話，外國人是不能進那些學院的。這件事情的結果對中國特別不幸，因爲人們知道，日本的學生那時是在那裏的海軍學院讀書的。中國在三年內作幾次請求沒有成功之後，便放棄這個計劃，把學生召回本國。

中國當局爲中國的海陸軍學堂聘請教官的努力，幾乎不能說比上述計劃獲得更大的成功。失敗的原因不老是或全是要中國方面負責。成功道上的困難太大了。教育，尤其是任何技術性的教育，幾乎是不可能通過通譯進行的。但是懂中文的教官又找不着，而且，當時在帝國裏實際上沒有一個懂得任何外國語的學生。在中國也沒一本近代的海陸軍教科書。

在這些困難之外，首先還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其他困難。當李鴻章總督建議任用外國人擔任某一顯要或有權勢的地位時，在北京有外交代表的歐洲政府都願意爲自己國人爭取這個位置，因此競爭、傾軋、陰謀、密計全都發生了，有時動用了尊嚴的外交文牘。赫德多年擔任的總稅務司的職位，雖不屬海陸軍役，但也許是一個好的例子。他的繼承人問題已成爲過去十五年間幾乎不曾間斷的爭吵的目標，這使中國政府甚覺爲難。叫做爭吵，因爲不值得用更好的名詞。英國要求由英國人繼任，

俄國人要求相同的位置，德國提出候補人，法國在後面表演手勢。至於中國喜歡用誰，它們是不加以考慮的。這個過程極像一個人死後嗣子們爭着要當遺產管理人一樣，倒不像一個政府在選擇一個對它矢效忠誠的人物。甚至在一個外國人被派定職位之後，陰謀並沒有停止。低級的中國官吏便聯合起來，阻撓他的計劃，使他不能成功。這種情事的發生，多半有外國的支援。

被中國政府聘請的外國人，有時候在就任時對於他們職位的重要性有極其誇張的想法，這些想法無論從契約的條件或是從人們聘請時對他們說的話來看，都是沒有道理的。他們認爲他們有權利來決定誰可以向他們發布命令，並且認爲他們在接到這樣發布的命令時，有權利決定是否要服從。不用說，聘用這種人結果全都是不幸的失敗。幾年前李總督聘了兩位外國軍官到天津當教練，契約五年，薪水比他們以前的收入大得很多，來華離華的費用也由中國負擔。其中一位，軍役上的閱歷有限，所以軍事智識約等於一位部隊的助理軍需官。另一位曾在本國任陸軍中尉，後受意辭職；當中國僱傭他們的時候，他正在開一個小型的紙煙廠呢！這兩位先生到天津的時候，除了李鴻章總督的命令而外，誰的命令都不接受，並且主張他們的地位僅次於李鴻章。因此，十八個月的時光被浪費在爭辯與勸說上面。在這期間，他們除了按月領薪而外，什麼義務也沒履行過。其後中國方面建議給他們兩年半的薪水和來往旅費，讓他們撤銷契約回國。他們不同意。他們要滿五年薪水和旅費才要回家。中國向他們本國的外交與領事當局交涉，但是這些外交與領事當局却支持他們這種主張。末後，他們的僱傭就按他們的要求結束！

在中日戰爭結束的時候，南洋大臣僱了一些德國軍官當南京一支軍隊的教練及組織者。他們也

是訂了幾年的契約，並領了一生未曾領過的大薪水。他們當中只有一兩個人在德國軍中有過正式官銜。其餘的只有極低的職級，除了當教練之外，沒有其他價值。他們之間沒有主從關係，大家都是獨立雇傭而來的，誰也不服從誰。自從他們到南京之後，他們幾乎長期生活在酣醉狀態之中，很少時候宜於擔任任何職務，並且不斷在大街上侮辱和殘害和平的中國居民。他們的這種行爲激起了公憤；當他們闖進私人住宅，企圖加害家庭婦女的時候，他們爲羣衆所襲擊，狼狽逃竄，幾於喪命。即使喪命，亦若輩之所應得。這就是當時歐美各地所喧嚷的「中國暴民狙擊德籍軍官」的事實！兩江總督把這些人辭掉；在處理這事時，他盡量想法子使中國政府少損失一些錢，並盡量不聲張。

嫉妒、無知、迷信、古舊思想、不切實際的理論，或明或暗的叛逆行爲，賄賂的收授，利益的衝突，爲着自私目的的勸告等等，像網子纏着李鴻章，在中國人中，他又缺乏有技術的顧問或部屬來襄助他，他的努力怎不會不完全歸於失敗呢？不過李鴻章對於中國的陸海軍及其他好些方面，曾做過許多有實際價值的貢獻。這裏不提。

一八六二年以前，中國沒有海軍，幾隻又小又笨的河船，目的只是在海岸執行任務，裝有小型鐵鑄的砲，這些砲，只有對船上的水手們是危險的，這些船就是要逃跑也不够快。此外又有一羣槳划的小河船，各安有鐵砲一尊，供鎮壓海賊與緝私之用。這就是中國戰船的全部了。一八六二年，北京的當局決定購買一兩隻近代的船隻，作爲新海軍的開始。他們一起頭努力要在大海上創建防禦工具的時候，就得到了不能避免的遭遇。僅僅當過英國領事館職員的李泰國(Horatio N. Lay)那時在中國海關任事。他們派他到英國購買戰船，並給他必要的訓令與款項。不久便看得清楚了，李泰國

有他自己一套意見。他通知中國當局，說他已經替中國的新海軍規定了一個軍旗，即「一面綠旗，上面有交义的黃色對角線」。他要求中國皇帝特爲這事在京報上頒布一道諭旨。恭親王當時攝國政，通知李泰國說，中國海軍旗應爲「黃色地，畫一條龍，龍頭向着旗子的上部」。

一八六三年初夏，李泰國帶着新海軍回到中國來。那時才知道，他沒有遵從指示買二三隻船，而是買了七隻戰艦和一隻海軍軍需運送船。船隻全都由英國船員和水手駕駛，並由中國新海軍支付極高的薪給。阿思本（Captain Sherard Osborne）並被派爲艦隊的司令。李與司令之間並訂立了一個極端有趣的協定。依據這協定的條款，司令除了皇帝而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國副署才能有效。李泰國方面則約定，皇帝的命令從李看來要不是「合理」的話，則不加以副署！這顯然是不可能辦得通的事；但是却有人主張應強迫中國接受這支艦隊，支付代價，並在上述的條件與限制之下加以使用。中國全都拒絕了。以後由於英國公使「明白道理」，而且美國代表從中「斡旋」，船員和水手才被送回英國，船隻被賣掉。李泰國沒有繼續在中國政府任事了。

如果說中國人缺乏優良戰士的品質，那是極端錯誤的。中國人鎮定、堅忍、驍勇成性，絕不怕危險。中國的士兵已經在許多次的戰役顯出了他們的勇敢，所以中國士兵的勇敢是不容置疑的事。雖然在近時，中國戰士常被調去用鳥槍與槍矛對抗近代的連發來福槍和馬克沁（Maxim）砲，或是使用沒曾受過操作訓練的近代武器，常常帶着和他們所持武器不相適合的彈藥，沒有合格的軍官作領導，吃半飽，穿襤褸的衣裳，沒有紀律，但是中國戰士們仍然提供許許多多非凡的英勇典範。讓他們吃好、穿好，給他們好的紀律、好的領導，中國的戰士將完全有能力，並甘心情願去保衞他們的祖

國。假設中國各種條件和外國相同，那麼按照美國的兵員與總人口的比例去計算，中國還能夠出六千萬兵呢！

但是除了上面所指出的組織與管理上的致命的缺點之外，在陸軍和海軍方面都沒有有技術的軍官。在軍官們受到了訓練，並且去訓練他們的士兵之先，是不可能對中華帝國進行任何有效的防衛的。對於那些認識中國海軍丁汝昌的人們，這位勇敢的老提督的末日是最悽慘的一幅圖畫，他的末日並且證明我以上所說的是確實的。丁汝昌是能幹、方正、愛國的，但是他除去在過了中年之後，由實際經驗獲得一些知識而外，對近代的海戰知道得很少。在和日本作戰時，他知道在他手下指揮的艦隊有驚人的威力，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不懂得怎樣的發揮它的全部威力去對抗他的敵人。他知道他的士兵願意作戰，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去使用他們。當他受這些感情的壓迫，並正在要離開威海衛去進行另一次戰鬥的時候，他接到北京來的一道卑怯的命令，讓他留在港內。他自殺了。

（譯自 Chester Holcombe, "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1901)

附錄二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

嚴序

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爲海軍生。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僅百人，學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毗之聲與梵唄相答。距今五十許年，當時同學略盡，屈指殆無一二存者。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時猶呈現於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卒業，旋登建威颿船、揚武輪船爲實習，北踰遼勃，東環日本，南暨馬來、息叻、呂宋，中間又被檄赴臺灣之背旂、萊蘇澳，咸與繪圖以歸，最後乃遊英之海軍大學。返國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軍，設學於天津之東製造局，不佞於其中主督課者前後二十年。庚子排外禍作，清朝羣貴以祖宗三百年社稷爲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師學堂去不復收，蓋至是不佞與海軍始告脫離，而年鬢亦垂垂老矣。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即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韓之二役，海軍學生爲國死綏者殆半，顧所孑遺老成，往往蔚然起爲時棟，前大總統黃陂黎公、今海軍部總長同邑劉公，最其彰明較著者已。於戲！海軍得才可不謂盛也耶？

茲者池君滋鑾奉命爲海軍大事記，蒐討翔實，自吾國始講海軍以來至於今日，舉五六十年得

失與廢粲然如視掌列眉。語不云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然則滋鏗載筆搜輯之功，不其偉歟！

書既成，則乞弁言於復，乃卉然曰：嗟夫！茲事體大，其關於存亡治亂，有識者觀此當自知之，無俟不佞更爲一一云也。顧三十年前曾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言，赫告予曰：「海軍之於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榦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衆矣。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其益也。」今日政體雖異，然迴思赫言，猶足使吾國民與當路者憬然於海軍盛衰之故也，乃爲牽連記之。民國七年八月中旬，侯官嚴復。

清同治元年壬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令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購兵輪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臺、一統、廣萬、得勝、百粵、三衛、鎭吳，以備協勦沿江賊壘，是爲在外國訂購船艦之始。

二年癸亥，金臺等七船工竣，聘英員阿思本爲幫統，酌配員勇駕駛回華。嗣因李泰國報銷前後不符，阿思本條約諸多挾制，任意要求，其時沿江賊壘已次第平毀，毋需此項兵船，因退還英國發賣，遣散洋員、兵勇。由總稅務司李泰國購天平輪船爲巡緝之用，總理衙門奏定以黃質三角式旗，鑲飛龍戲珠，龍藍色、珠赤色爲國旗。

四年乙丑，兩江總督曾國藩於上海虹口奏設製造局，備造船砲。

五年丙寅，閩浙總督左宗棠議與船政，奏稱「我國三面瀕海，各國火輪兵船直達津沽，藩籬幾同虛設，商務減色，漕運艱難，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爲功。」又稱「福建馬江一帶，水深土實，開漕濬

淇，可爲建廠之地。」朝旨允行，是爲中國海軍萌芽之始。

六年丁卯，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購機器，築廠隖，設前後兩學堂，招髫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以法員日意格、德克碑爲正副監督，又僱用法員匠數十人敎導華工，由廣東招到已通英文學生張成、呂瀚、葉富、李和、李田、鄧世昌、黎家本、梁梓芳、林國祥、卓關略等十人作爲外學堂學生，分班就學。上海虹口製造局由江蘇巡撫李鴻章遷於高昌廟，建造廠隖，名曰江南製造局，從事製船。廣東總督瑞麟向英國訂購六兵船，取名安瀾、鎮濤、澄清、綏靖、飛龍、鎮海。

七年戊辰夏，江南製造局製惠吉兵船成。安瀾等六船先後到華，瑞麟復向法國訂購澄波兵船。

八年己巳，福州船政製萬年清兵船成。製造局製測海、操江兩兵船成。閩浙總督購海東雲兵船爲臺灣沿海巡緝之用。船政購普國帆船爲學生練船，取名建威。

九年庚午，船政製湄雲、福星兩兵船成。製造局製威靖兵船成。

十年辛未，船政製伏波兵船成。船政派學生嚴宗光（後改名復）、劉步蟾、林泰曾、何心川、葉祖珪、蔣超英、方伯謙、林承謨、沈有恆、林永升、邱寶仁、鄭溥泉、葉伯鋆、黃建勛、許壽山、陳毓淞、柴卓羣、陳錦榮等十八人並外學堂各生登建威練船練習，巡歷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口岸，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口岸。

十一年壬申，船政製安瀾、鎮海、揚武、飛雲、靖遠五兵船成。內閣學士宋晉疏稱製造輪船靡費多而成船少，請飭暫行停止，章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議。沈、李復奏力陳當日船政締造

艱難，揆以列強形勢，造艦培才，萬不可緩。得旨從之。

十二年癸酉，製造局製海安兵船成。船政製振威兵船、永保、海鏡兩運船成。

十三年甲戌，船政製濟安、琛航、大雅三運船成。福建善後局向美國定購福勝、建勝兩砲船。安瀾、大雅兩船在臺灣安平、旂後遭風沈沒。是年，日本以商船擱淺於臺南狠喬港，被生番奪取破船殘件，遂派司令西鄉從導〔道〕帶兵三千由狠喬登岸，攻討生番。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奉命巡臺，調淮勇七千禦之，另調海關某洋員在澎湖操練海軍。相持八閱月之久，日本見無勝算可操，允收賠費五十萬元而退。

光緒元年乙亥，製造局製馭遠兵船成。船政製元凱兵船成。北洋大臣令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購砲船四艘，龍驤、虎威、飛霆、策電。南洋大臣向英國訂購砲船四艘，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以揚武兵船作爲練船，將建威所有練生移入。復添派薩鎮冰、林穎啓、吳開泰、江懋祉、葉琛、林履中、藍建樞、戴伯康、許濟川、陳英、林森林、韋振聲、史建中等登船見習，航行外海，遊歷新加坡、小呂宋、檳榔嶼各埠，至日本而還。是年冬，沈葆楨以日意格回國之便，派學生劉步蟾、林泰曾、魏瀚、陳兆翺、陳季同隨赴英法游歷，並訂辦七百五十四鐵脅船一艘，其輪機由英廠承辦，鐵脅由法廠承辦，運歸閩廠鑲配，命名威遠。

二年丙子春，日意格先帶劉步蟾、林泰曾、陳季同回華，魏瀚、陳兆翺仍留法廠學習。製造局製金甌小鐵甲船成。船政製藝新、登瀛洲兩兵船成。福勝、建勝兩砲船到華。龍驤、虎威兩砲船到華，旋即赴閩招配官佐、士兵。冬，沈葆楨會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派洋監督日意格帶同隨員馬建忠、

文案陳季同、繙譯羅豐祿、製造學生鄭清濂、羅臻祿、李壽田、吳德章、梁炳年、陳林璋、池貞銓、楊廉臣、林日章、張金生、林怡游、林慶昇，藝徒裘國安、陳可會、郭瑞珪、劉懋勳、王桂芳、張啓正、吳學鏘，駕駛學生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嚴宗光、何心川、林永昇、葉祖珪、薩鎮冰、黃建勳、江懋祉、林穎啓等先後分赴英法各國，並先派在法國之魏瀚、陳兆翺入其大學堂、鐵甲船製造廠各處練習。此爲船政第一屆出洋學生。

三年丁丑，船政製泰安、威遠兩兵船成。龍驤、虎威兩砲船派往澎湖駐防。飛霆、策電兩砲船到華，赴閩選募官佐、士兵。

四年戊寅，船政製超武兵船成。北洋大臣派道員許鈐身爲水師督操，率龍、虎、霆、電四砲船北上。六月，北洋大臣親臨勘驗，令分駐大沽、北塘兩海口，每月會哨兩次，按季會操、打靶。是時「髮捻」初平，患在外侮，直督李鴻章、江督沈葆楨提倡興辦海軍不遺餘力，閩廠滬局自製之船陸續下水，外洋訂購蚊船、砲艦以次到華，出洋畢業各亦先後回國，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後。沈葆楨又奏定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兩，專儲爲籌辦海軍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粵洋海軍三大支。嗣猶恐緩不及事，請以四百萬兩儘解北洋，俟北洋成軍後再解南洋。於是籌議多購碰快船、鐵甲艦及各種蚊子砲船，以期編練。適値晉省告饑，朝士議提海軍款以濟之，沈葆楨以爲大戚，貽書李鴻章爭之，謂「國際安危所繫，葆楨老病不及見，必爲我公異日之悔。」遂奏請將前項協款仍以分解南北洋，擬各治一軍以求速效。旋又有人建議提海軍款百萬爲頤和建築費者，於是園工無已時，而海軍款二千餘萬盡輸入頤和園之用矣。南洋調集之款數百萬亦爲江督提辦朱家山河

工。繁室道謀，此海軍之所以不振也。（編者案：此後段所述，與事實頗有出入）

五年己卯，船政製康濟兵船成。向英國定購鎮中、鎮邊兩砲船，超勇、揚威兩碰快船。十月，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砲船到華，留北洋差遣。又代山東省向英廠訂購鎮中、鎮邊兩砲船。直督李鴻章奏留記名提督丁汝昌在北洋差遣，旋派督操砲船。是冬，沈葆楨卒於兩江總督任所。適值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庶子王先謙奏請興師問罪，事交南北洋大臣會議。沈葆楨遺疏稱「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繼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日本自臺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無能力，冒昧一試，後悔方長。」廷旨交北洋辦理。沈葆楨卒後，海軍之規畫遂專屬於李鴻章，乃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辦理海軍事務，以道員馬建忠董之。

六年庚辰，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嚴宗光爲總教習。船政製澄慶兵船成。北洋向德國定購定遠、鎮遠兩鐵甲艦、濟遠穹甲艦，派劉步蟾、魏瀚、陳兆翺、鄭清濂在德監造，並派管輪學生陸麟清帶領匠首黃帶、林祥光、陳和慶等十名到德隨同練習。以龍、虎、霆、電四砲船歸南洋差遣。七月，浙江著匪黃金滿肆擾台州，派超武兵船往剿，管帶葉富死之，詔贈遊擊，並給騎都尉世職；死事員兵各予蔭恤有差。北洋向總稅務司赫德商借葛雷森、哥嘉、章斯敦三員到軍差遣，派葛雷森爲總教習，哥嘉爲督操，章斯敦爲教習，率同東、西、南、北四砲船赴渤海一帶梭巡，至海洋島，鎮南觸礁，旋即出險，管帶鄧世昌撤任，以洋員章斯敦代之；後章斯敦隨同出洋，即以哥嘉承其乏。調登榮水師艇船弁兵到大沽操演，以備超勇、揚威兩船到華配用。十二月派丁汝昌帶同官佐士兵赴英國接收超勇、揚威兩艦。

七年辛巳，八月，在大沽海口選購民地，建造船隖一所。鎮中、鎮邊兩船到華。九月超勇、揚威兩船到華。兩船在英國製成之日爲華之七月初旬，由駐英公使曾紀澤親引龍旗升砲懸掛、開行，由紐克所出港，英之官紳士女餞送者甚夥，經行各國均鳴砲致賀，以爲中國龍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兩船行至地中海失散，揚威乏煤漂流海面兩晝夜，超勇得電往接濟乃同開駛。超勇過蘇彝士河，輪葉觸礁損其一，修竣而行。至是駛至大沽，李鴻章親出驗收，乘赴旅順察看口岸形勢，籌備建築船隖、砲壘。北洋奏請以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奏改三角形國旗爲長方形，以縱三尺、橫四尺爲定制，質地章色如故。於大沽設水雷營、水雷學堂，旅順設水雷、魚雷營，挖泥船。威海設魚雷局、機器廠。並於旅威等處均設屯煤所。北洋會同船政續選學生李鼎新、陳兆藝、王慶端、黃庭、李芳榮、魏暹、王福昌、王迴瀾、陳伯璋、陳才鍴等十人出洋肄業。此爲船政第二屆出洋學生。

八年壬午，北洋向德國訂購單雷艇四隻。粵督向德國訂購雷艇三隻，取名雷龍、雷虎、雷中。製造局購商船改造之以爲防緝之用，名曰鈞和。北洋派劉步蟾等十一員赴德協駕鐵艦並資練習。時海軍規模略具，乃聘英員琅威理名爲總查，實司訓練。琅頗勤事，爲海軍官佐所敬憚，中外稱之，一時軍容頓爲整肅。先是我軍與外人不甚往還，海上軍艦相遇往來交際闕如。自琅任事，始講往來迎送、慶弔交接之禮，至今習以爲常。冬，朝鮮內亂，直督李鴻章派丁汝昌酌帶兵船往相機辦理，旋獲大院君李昰應由登瀛洲兵船解送天津，留於保定。

九年癸未，船政製開濟快礮船成。南洋向德國購南琛、南瑞兩巡洋艦。

十年甲申，船政製鏡清礮快船、橫海兵船成。粵督向德國訂購雷艇八艘，名曰雷乾、雷坤、雷

離、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兌。是時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曾國荃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北洋之船有超勇、揚威、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鎭海、海鏡、鎭東、鎭西、鎭南、鎭北、鎭中、鎭邊等，南洋之船有南琛、南瑞、澄慶、馭遠、橫海、鏡淸、威靖、測海、開濟、登瀛洲、超武、靖遠、龍驤、虎威、飛霆、策電、金甌等，各歸節制，不相統轄。福建尙有揚武、萬年淸、元凱、琛航、永保、振威、伏波、飛雲、濟安、福勝、建勝各船，時亦分撥浙、粵、臺灣各處巡防。二月，總理衙門請設海軍專部。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銜命出京，路出大沽，李鴻章邀與同閱。是年，法國因侵略越南與我搆釁，窺伺閩省及臺灣各處。五月，法砲船一艘駛進閩口，擱淺於洋嶼，船政總監工魏瀚謁船政大臣何如璋，謂當此兵釁未開，友誼尙存，請派船施救。何厲色曰：「我恨其不盡沉於此江也，何乃爲之請援？」法船又請借抽水機、帆布爲用，何仍拒之。其船旋由英兵船拖往香港修理。因此法人與我益增惡感。六月，法提督孤拔率兵船十三艘來閩，誓毀船廠。時我軍僅有揚武、濟安、飛雲、福星、振威、福勝、建勝七艘，砲船兩艘，在港拋錨與之相拒。七月初三日晨十時，法兵船由其駐閩領事派天主教士遞戰書於閩督何璟，言本日開戰，何秘不以宣。閩紳林壽圖知其事，請何電知閩廠，使前敵備戰。何謂前敵應已知之，遷延不發。會辦福建海疆事務張佩綸接何電，譯未及半，而法船已開砲轟擊我軍。先是，魏瀚聞各國領事商人均已避登該國觀戰兵船，入見何如璋，言今日必有戰事。何云：「昨得李相電，尙言和議大有進步，所云必係謠傳。」魏瀚又以告張佩綸，張令其速往各國兵船探查，乃甫及中江而砲聲發矣。時值潮退，我軍船首綴於潮力，盡向上流，敵艦乘勢以首砲攻我，我船自後受擊，無砲抵敵。

迨棄錨轉戰，而船已傷，故不逾時相繼沉燬。是役，除伏波、藝新兩艦駛至林浦自沉以塞晉省航路外，餘則人船俱燼，計陣亡將弁、兵役七百六十人。……於時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即遁。次日，法船銜尾出口；砲臺開砲轟擊，傳聞孤拔已於昨日中彈陣亡。事聞，傷亡將弁奉旨奬卹有差；其統兵大員及在事員弁戰守不力者，亦得嚴譴。上諭：「閩督何璟、巡撫張兆棟、船政大臣何如璋均交部嚴加議處。其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當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輒以兵已敷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旋又奉上諭：「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先後奏參張佩綸等僨事情形，迭諭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嗣據左宗棠等查明具奏，張佩綸尚無棄師潛逃情事，惟調度乖方，以致師船被毀；且該員於七月初一日接奉電寄諭旨，令其備戰，初二日何璟告以所聞，謂明日法人將乘大潮力攻馬尾，該革員並不嚴行戒備。迨初三日敗退，往來彭田、馬尾之間，十五日始回船廠。其奏報失事情形，輒謂預飭各船管駕有初三日法必妄動之語，掩飾取巧，厥咎尤重。張佩綸前因濫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職，左宗棠所擬請交部議處，殊覺情重罰輕，著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何如璋被參乘危盜帑，查無其事。惟以押運銀兩爲詞，竟行逃避赴省，所請革職免議之處不足蔽辜，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璟、張兆棟辦理防務未能切實，即行革職。已革遊擊張成，身充輪船營務處，並不竭力抵禦，竟敢棄船潛逃，雖此次馬江失利不能咎該員一人，惟該員有統率輪船之責，玩敵怯戰，亟應從嚴懲辦，張成著定斬監候，秋後處決，解交刑部監禁。」是時因我國對法宣戰，英員

琅威理以迴避去職，北洋募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式百齡頗願奮勇効力，適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請飭南北洋派船援臺，北洋派式百齡帶超勇、揚威兩船赴滬會同吳安康所統之開濟、南琛、南瑞、馭遠、澄慶前往，復以朝鮮內亂，將超、揚調赴朝鮮，其南洋五船奉旨仍行相機東渡，妥愼前進。嗣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浙江洋面突遇法船九艘，時値大霧迷漫，吳安康以衆寡不敵，令各船駛入鎮海口，澄慶馭遠行緩，敵船追逼，恐爲所獲，遂入石浦。

十一年乙酉，正月，澄慶、馭遠被法軍雷砲轟沉。開濟、南琛、南瑞速率較大，得以先抵鎮海口，依護砲台，合力抵禦，法船頗受傷損而退。廷旨以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旣難入閩，着相機妥愼駛回南洋以保長江門戶。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均革職發往軍台効力。是時南洋兵船迎送官員，拖船載勇，習以爲常，無從訓練，戰備闕如，南洋大臣曾國荃上疏力陳其弊，請飭下沿海各省，嗣後凡有兵輪專事操練梭巡洋面，以備戰守，不得載勇拖船以昭愼重，得旨允行。製造局製保民鋼板船成。北洋向英廠訂造致遠、靖遠兩穹甲艦，派林鳴塤、張啓正、陳和慶監造，又向德廠訂造經遠、來遠兩穹甲艦，派曾宗瀛、裘國安、黃戴監造。九月，海軍衙門成立，派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宜，慶郡王、李鴻章爲會辦，善慶、曾紀澤爲幫辦。十月，定遠、鎮遠、濟遠三艦到華，李鴻章親詣驗勘，乘赴旅順口，遍閱各處台壘。李鴻章、曾國荃暨船政大臣裴蔭森會奏續選員生赴英法各國肄業，於北洋艦隊及學堂中選取劉冠雄、陳恩燾、曹廉正（後改名廉箴）、陳燕年（後改名伯涵）、黃裳吉（後改名裳治）、伍光鑑、鄭汝成、陳杜衡、王學廉、沈壽堃等十人，於船政駕駛員生中選取黃鳴球、羅忠堯、賈凝禧、鄭文英、張秉圭、羅忠銘、周獻琛、王桐、陳鶴潭、邱志範等

十人，又於製造員生中選取鄭守箴、林振峯、陳廣平、王壽昌、李大受、高而謙、陳長齡、盧守孟、林志榮、楊濟成、林藩、游學楷、許壽仁、柯鴻年等十四人，由華監督周懋琦率領出洋，並請加展年限以資深造。惟黃裳吉以北洋供職未行。此爲船政派生出洋之第三屆。

十二年丙戌，向德國購福龍魚雷艇一艘，本屬福州調遣，後撥歸北洋操練。二月，橫海兵船在澎湖遇霧觸礁沉沒，管帶忻成發革職永不敘用。三月，南洋大臣曾國荃派開濟、南琛、南瑞三快船赴北洋會操。四月，政府派醇親王、李鴻章、善慶校閱海陸軍，並沿海台壘。超勇管帶林泰曾等請重聘琅威理復職，琅威理既至軍，訓練如前，而意氣之驕矜特甚。六月，南洋各船仍回南洋駐防。丁汝昌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六艦赴朝鮮釜山、元山、永興灣等操巡至海參威，留超揚二艦俟吳大澂勘定俄界事畢駛回，餘船折赴長崎進隖修理。水兵與日捕口角，次日放假登岸，日捕向前尋衅，堵住街巷，逢人便斫，街民亦持刀追殺，致死者五人，傷者六人，微傷者三十八人，不知下落者五人。其時琅威理力請即日宣戰，丁汝昌阻之，乃議各聘律師訟其曲直。

十三年丁亥，船政製寰泰碰快船、廣甲兵船成。北洋向英國訂購左一出海魚雷大快艇一艘，向德國訂購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魚雷艇五艘，又訂購導海挖泥船一艘。五月，萬年清運船在東沙洋面被英公司船撞沉，掩沒七十餘人。旋經英按察司堂斷，咎屬英公司，船價卹銀另議賠償。三月，以前訂購之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製已工竣，北洋派琅威理往驗收，管駕官鄧世昌、邱寶仁、葉祖珪、林允升同往接帶，並電請總理衙門，以此次率帶四艦回華，不另保險，省費數十萬，沿途駕駛極爲重要，特招留學軍官劉冠雄協同駕駛回華。十月行抵廈門，因北洋時已封凍，飭

在厦門操練。我兵與日捕在長崎鬬殺之案審結，弁兵與捕頭死者每名給卹六千元，兵捕死者每名給卹四千五百元，因傷成廢者每名給卹二千五百元，日應給我五萬二千五百元，我應給日一萬五千五百元。冬，都中設水師學堂於昆明湖，廣東設水師講堂於黃埔。

十四年戊子，春，致、靖、經、來四艦到津，李鴻章親臨驗收，旋即駛赴遼渤一帶操巡，並察閱砲台形勢。五月，朝鮮民仇視洋人，派超勇前往保護。六月，臺灣呂家望番社叛，經軍隊勦辦半年未平，嗣請致遠、靖遠兩艦往勦，幫帶劉冠雄、陳金揆率帶六磅砲二尊、槍隊六十名登岸進討，不十日平之。是役，陣亡副頭目一人，傷兵士八人。八月，海軍衙門奏定官制，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五，把總九十九，經制外委四十三。十一月，購帆船一艘爲練船，名曰敏捷。

十五年己丑，船政製平遠鋼甲船、廣庚兵船成。

十六年庚寅，船政製廣一魚雷快船成。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辭職。先是，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銜，此在吾國不過虛號崇優，非實職也，而軍中上下公牘，則時有丁、琅兩提督之語。故自琅威理及諸西人言之，中國海軍顯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軍奏定章程言之，則海軍只有一提督、兩總兵也。時值各艦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總兵旗，劉步蟾照辦，而琅威理爭之，以爲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鎮旗？不決，則以電就質北洋，北洋復電以劉爲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終不悟爭執之理由，歸而懷憤，向人輒謂受我侮辱。英政府信之，有來質問者。厥後我擬派學生赴英就學，竟不容納，蓋惑於琅威理之言也。而中英親睦之情，亦坐是爲之銳減，惜哉。

四月，北洋設水師學堂於劉公島，招生三十六名。八月，靖遠船在朝鮮海爲潮流所激觸礁，堵塞而行。南洋大臣設水師學堂於南京。九月，政府派續昌、崇禮乘登瀛洲赴朝鮮賜奠其太妃。

十七年辛卯，船政製廣丙魚雷快船成。正月，俄太子來華遊歷，北洋派致遠、靖遠兩船赴香港隨護，南洋大臣派鏡淸快船赴閩迎護。二月，海軍衙門奏派大臣出海會閱北洋合操，奉旨現屆校閱海軍之期，著李鴻章、張曜認眞會閱，於時南洋海軍參以北洋軍制，分設左右翼長各一員，定於春夏前赴北洋會操。四月，李鴻章赴旅順，山東巡撫張曜由芝罘來會。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鎭遠、濟遠、致遠、經遠、來遠、超勇、揚威、平遠、康濟、威遠各艦，廣東水師統領副將余雄飛率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南洋水師統領前壽春鎭總兵郭寶昌率領寰泰、南琛、南瑞、開濟、鏡淸、保民六艦到旅順操演船陣，演放槍砲、魚雷，並查勘砲台船塢。李鴻章回津奏報情形，稱「中國創辦海軍，實醇親王注意經營之擧。鴻章前此隨同巡閱北洋各口，醇親王將布置情節於覆命疏內詳陳船艇尙須添置，學堂必應推廣，洵爲深謀遠慮。其時英、德四快船訂購未到，大連灣、威海衞亦未辦防。今則兩處台壘初成，移軍鎭紮，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旅順、威海添設學堂，造詣多有成就。各局倣造西洋棉花藥、栗色藥，後膛砲、連珠砲大小子彈計敷各艦操習之需，實爲前此所未有。綜核海軍戰備尙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奏上，廷旨有「海軍關係緊要，必須精益求精。仍著各員認眞經理，以期歷久不懈，日起有功」之語。是月，戶部奏酌擬籌餉辦法一摺，議以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暫停兩年，即將所省價銀解部充餉。海軍右翼總

兵劉步蟾屢向提督丁汝昌力陳我國海軍戰鬬力遠遜日本，添船換砲不容少緩，丁汝昌據以上陳。秋間，李鴻章奏稱「北洋畿輔環帶大洋，近年創辦海軍，防務尤重。北洋現有新舊大小船艦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軍章程聲明俟庫稍充仍當續購多隻，方能成隊，而限於餉力，大願未償。本年五月，欽奉上諭，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所以愼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等語，然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是時日本請我軍艦往巡，藉敦隣好。丁汝昌統率定、鎭、致、靖、經、來六艦開赴馬關，由內海至東京。七月，威海、大連灣添置水雷三營。八月，長江一帶哥老會匪蠢動，宜昌、重慶、武穴、蕪湖、鎭江教案迭出，派經遠、靖遠往滬駐防。旅順船隖告成，李鴻章奏稱「旅順口爲北洋緊要門戶，水師各船均就此港停泊歸宿，應造船隖必不容緩。前經奏明飭派道員袁保齡督同洋員漢納根等挑挖澳身，疏濬海口船路，蓋造庫房各項。惟應築石船隖備修鐵甲快船，尤關水師根本，因聘法員德威尼包辦，又於東西北三面加砌石塲，築碼頭，製鐵梯、船椿、電燈等件，是冬業已竣工，鐵甲船可以入隖修理。」

十九年癸巳，船政製福靖魚雷快船成。粵督譚鍾麟將前建水師講堂改爲水師學堂。

二十年甲午，船政製通濟練船成。由英國購到福安砲艦。二月，李鴻章奏稱：「前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以鎭、定、經、濟、來、威六船共應添換克鹿卜新式快砲大小二十一尊，請予購置前來。當經咨准海軍衙門，以目下添購此砲，巨款難籌，擬分年辦理，先換鎭、定兩船快砲十二尊。」四月，朝鮮全羅道泰仁縣有東學黨數千聚衆煽亂，派平遠分載韓兵赴格浦海口以助防勦。又其政府來文，以壬午、甲申兩次內亂均賴中朝勘定，擬援案請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勦。李鴻章即飭丁汝

昌派濟遠、揚威赴仁川、漢城。左翼總兵林泰曾以日本迭增兵隊、軍艦，意在尋衅，我軍泊船仁港，戰守均不適宜，擬回威海或駐牙山以備戰守。李鴻章初謂其膽怯張皇，嗣知事機急迫，電詢林泰曾已否離仁，飭派快船或雷艇速往梭巡。五月，日船三艘在牙山口外截擊濟遠、廣乙，濟遠竭力抵拒，陣亡弁兵十三人，傷二十七人；廣乙中砲傾側而焚，駛擱海島；操江被擒。又有裝兵之英輪曰高陞者，亦被擊沉。李鴻章即飭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艦迅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旋派德兵官漢納根充海軍總查。是時，由英輪救出廣乙船上官兵林國祥等十八人，李鴻章飭其回威，交丁汝昌分別安置。八月十六日，海軍軍艦護送銘軍赴大東溝；十八日，定、鎮等十艦與日十二艦開仗，我軍艦砲均少於敵，力漸不支，致遠、經遠中雷沉沒，超勇、揚威皆燬於火，濟遠、廣甲以力不支離軍回旅，廣甲奔至三山島擱礁。其時丁汝昌面部被焚，扶病入艙，不能發令。我軍始以雙翼陣迎敵之雙魚貫陣勢，歷時不變，敵得乘機環繞縱擊，創我甚劇。靖遠幫帶劉冠雄見勢危急，請於管帶葉祖珪，從權升旗縱隊繞擊，敵艦乃遁，我軍得從容收隊駛回旅順。是役，據報將士陣亡者九十餘人，隨艦沉沒者六百餘人。……於時丁汝昌受傷不能治軍，上諭：「海軍提督，劉步蟾暫行代理。鎮、定兩船將士苦戰，著酌保數員，以作士氣。」於是漢納根得賞二等寶星。廣乙管駕林國祥調帶濟遠，濟遠管帶方伯謙被譏以逃軍，軍前正法，軍中寃之。廣甲管帶吳敬榮革職留營効力。廷旨調南洋南瑞、開濟、寰泰三船北上助勦。十月，鎮遠船入威海口，以島嘴有撐出礁石擦傷船底，林泰曾憂憤服毒自盡。漢納根要求以提督銜任海軍副提督，賞穿黃馬褂，未允。又，以英水師提督譏其非水師出身，遂不到船任職。李鴻章乃派拖船公司金龍船管駕馬格祿幫辦北洋海軍提督，然外人尤以為不倫也。十一

月，丁汝昌奉旨逮問。東海關道劉含芳，威海砲台統將戴宗騫、張文宣、劉步蟾暨各管帶等先後公電北洋大臣稱：「丁提督表率水師，聯絡旱營，佈置威海，水陸一切，衆心推服，今奉逮治嚴旨，不獨水師失所秉承，即陸營亦乏人聯絡，且軍中各洋將亦均解體。當此軍務吃緊之際，大局攸關，會懇設法挽轉收回成命，暫留本任，竭力自贖，以固海軍根本之地，而免洋將渙散之心。」又英員馬格祿電：「丁提督才能出衆，忠勇性成，所有參劾各節，均與無涉。如果拏問，誠恐海軍中外各員均以賞罰未能出於至公，海軍局勢必至萬分艱難」等語。李鴻章據以上聞。嗣奉旨「著仍遵前旨，俟經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船二十艘在龍鬚島渡兵登岸，榮城旋即失守。丁汝昌以威海南岸各砲台兵力單薄，恐以資敵，擬將龍廟嘴、鹿角嘴兩台卸去砲牡，戴宗騫不以爲然；與商選勇守台備事急燬砲之用，復不允。遂派雷艇裝敢死隊在台前嚴備待敵。二十八日，日將伊東佑亨致書於丁汝昌，謂以「友誼忠告，際此國運之窮，即委一身豈足報國，不如以全軍船艦權降，暫游日本，以待他日歸國，宣績報恩」等語。並引法國前總統末古末哂恆，土耳其國哂司末恆拔香故事爲勸，丁汝昌不爲動，將其書緘上李鴻章。

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五日晨，日軍由南岸後路抄出，先得龍廟嘴砲台，其鹿角嘴、趙北嘴兩台經派王登雲（原名平）帶敢死隊將藥庫轟發，全台盡燬；西台各庫儲藥，丁汝昌又派砲弁施輝藩往燬，留綫燃炸，震動山谷。是時有在口外觀戰之英國海軍官目覩兩岸燬庫燬砲情形，稱此舉足爲驚心動魄也。日兵旣據龍廟台，內外夾攻，彈如雨集。我軍各艦及劉公島各砲台受日軍龍廟台之攻擊，反多於其船。南岸旣失，威海旋即不守。其祭祀台及藥庫、水雷各處先已派兵自燬，戴宗騫愧憤自

盡。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島渡海，闖登砲台，擊斃日軍十餘人，並奪兩日旗而旋，我兵未傷一人也。連日日人以師船二十餘艘，加以南岸砲台轟擊我軍甚力。初十夜，以雷艇數艘沿南岸入襲，定遠中雷已廢，尙能駛擱淺沙，冀修葺以爲砲台之用，嗣以傷甚作罷。然我軍亦擊敵人雷艇沉其一而獲其一，獲者中有四尸。十一夜，敵又以雷艇分路來襲，轟沉來遠、威遠兩艦及小輪寶筏。日島砲台旋爲龍廟嘴砲台所擊燬，靖遠亦被擊沉。南北岸地極遼闊，均爲所據。敵於我軍擧動一覽瞭然，全澳無可守之勢。十三日，日軍又以全力攻撲東口，我軍雷艇隊聞砲即由西口駛遁，敵軍分隊追擊，或沉或捉，利器資敵，其害與砲台被奪正同。於是軍心愈慌，有綏鞏軍教習德員瑞乃爾者謁丁汝昌，言「事勢至此，徒多殺士衆無益也，曷以船械讓敵，士民尙可保全。」丁汝昌色然峻拒之，謂「雖計窮援絕，必以死守，至船沒人盡而後已。」瑞乃爾退以告人，水陸軍中咸聞是說，於是人思自脫，號令稍稍不行矣。時或環跪泣求生路，譁譟日甚。時朝廷方命東撫李秉衡奉命尅日來援，丁汝昌告衆以援兵不日可到，水陸夾擊，當可解危。已而李援不至，丁汝昌乃望闕叩頭，告力盡，仰藥以殉。軍民聞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陸營務處，迫總辦道員牛昶炳用德人瑞乃爾前策，牛亦以爲不可，然百端勸諭，衆仍不從。乃用丁汝昌名致書日將，謂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將現有船械等讓與貴國，約勿傷兵民，並許出港他適云云。此正月十八日事也。定遠管帶北洋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署鎭遠管帶護理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北洋海軍右翼中營游擊楊用霖、護軍統領副將張文宣同時殉難，而楊用霖憤極齧槍自殺，死尤烈云。事後，外論謂是役之敗，我所自取。蓋自朝議停購船砲，復取海軍專款爲園苑建築之需，自隳綢繆牖戶之計。日本乘此時機，上下協力，造艦修械，奮發圖強，侵蝕朝

鮮，迺及神州，致海軍計畫左、沈諸賢數十年積銖累寸之功一朝而盡，參之肉不足食也。五月，直督王文韶招集海軍已畢業各生附於天津水師學堂温習舊課，劉公島學堂未畢業各生亦附入續習。九月，改通濟運船爲練船，派李和監修。戰時於英德兩國訂購飛霆、飛鷹兩驅逐艦，是年飛鷹成，派陳恩燾、劉冠雄等帶同官佐士兵赴德接帶，其飛霆一艘則由英廠包送先後到華。南洋訂購之辰、宿、列、張四雷艇亦於是年到華。冬，收回旅順，船塢無恙，機器損失過半，尚存湄雲兵船一艘、小輪船一隻。南洋開濟、鏡清、寰泰、南瑞、福靖各兵艦奉旨調防北洋。

二十二年丙申，春，開濟、鏡清、寰泰、南瑞復回南洋。福州船政石塢成。按塢在羅星塔青洲，於十三年間船政總理裴蔭森奏派出洋學生鄭清濂、吳德章勘辦，旋以款絀暫停。十六年重復開工，至是告成。夏，總理衙門向德廠訂購海容、海籌、海琛三巡洋艦，派陳恩燾、曾宗瀛、林鳴塤前往監造。四月，御史陳璧奏請派大員查明船政情形，摺交兼理船政浙督邊寶泉覆奏。邊寶泉疏陳四事：一、造船宜講求實際，一物料宜內地採辦，一學生宜認眞造就，一經費宜通籌的款。奉旨總理衙門議奏，覆奏是其議。……五月，兼管船政福州將軍裕祿察看船政情形，疏陳應行整頓次第，續派生徒出洋以敎練人材，整頓應用工匠以講究新法，開辦礦務以期物料有資，籌撥款項以期經費有着；交總理衙門議奏。總理衙門向英廠訂造海天、海圻兩巡洋艦，派陳恩燾、程璧光、林國祥、盧守孟、譚學衡、陳鎭培、黎弼良等前往監造。通濟修竣北上，所有温習生及劉公島、昆明湖各學堂生均上船練習。夏，船政選派學生施恩孚、丁平瀾、盧學孟、鄭守欽、黃德椿、林福貞六人，由監督吳德章帶赴法國學習製造新法。嗣以盧學孟調赴比國，乃以魏子京補充。是爲船政派生出洋之第四屆。

二十三年丁酉，船政製福安運船成。山東各州縣迭出教案，巡撫李秉衡昧於交涉，辦理失敗，德國軍艦三艘突入膠州灣，以登岸操演爲名，奪我砲台據之。於是各國藉詞抵制，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俄租旅順、大連灣。北洋門戶，凡可爲軍港者，盡以予人，海軍遂無根據之地。

二十四年戊戌，船政製吉雲拖船成。六月，上諭軍機大臣等：「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爲自強之計。茲經召見裕祿，詢以福州船廠情形，據奏工匠、機器一切足資興造，惟所需款項較鉅，必須於原撥常年經費以外另籌的款，按年撥解，庶足備製造船廠之用。著各該將軍、督撫，遵照單開指撥數目，妥議辦理。方今時勢艱難，朕宵旰焦勞，力求振作，思禦外侮，則整軍經武難再視爲緩圖。各該將軍、督撫受恩深重，蒿目時艱，亦當仰體朕懷，協力同心，先其所急。當此度支匱乏，難於挹注，惟有於無可設法之中，力籌撥濟。如釐金之剔除中飽，局務之酌量歸併，皆當破除情面，實力籌維。倘指款實有不敷，除應解各項京餉暨應還洋款不准擅動外，其餘無論何款，准其移緩就急，如數撥解，不准託詞延宕。國計安危所繫，我君臣總宜相感以誠，同維大局，用副朕殷殷訓誥之至意。仍將遵辦緣由，於接奉此旨十日內，先行電奏，以慰廑係。原單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單開直隸二十萬兩，奉天五萬兩，江蘇二十五萬兩，安徽五萬兩，江西八萬兩，福建十萬兩，浙江八萬兩，湖南十萬兩，湖北十五萬兩，陝西五萬兩，甘肅五萬兩，出使經費三十萬兩，淮鹽督銷局十二萬兩；後又續定吉林五萬兩，四川十萬兩。七月，福靖兵船在旅順口外遭風沉沒，官弁僅存三人，餘均被難；九月，詔予福靖死難人員關慶祥等優卹。九月，廷旨：「前經諭令各省籌撥福州船廠經費，此項銀兩，著戶部通咨各該省將軍、督撫，按款解交部庫存儲，聽候撥

用，不得稍有延欠。」十月，海容、海籌、海琛三艦到華，直隸總督裕祿親臨驗收。

二十五年己亥，開復前北洋海軍副將葉祖珪革職處分，授爲北洋水師統領，參將薩鎮冰爲幫統。海天、海圻兩快艦到華，前向德國購海龍、海華、海青、海犀雷艇四艘，經派呂文經、蔡灝元、何嘉蘭、呂調鏞、林國禧監造，至是亦到華。前年意大利援各國租借港灣之例，力索三門灣爲租界，朝議不允。是年，遂派軍艦六艘來華恫喝，冀伸前議，並遞到哀的美敦書，政府憂之。海天軍艦管帶劉冠雄請於統領，謂「義人遠涉重洋，主客異勢，勞逸殊形；況我有海天、海容、海籌、海琛等艦，尚堪一戰。」統領韙之，陳於政府，將哀的美敦書擲還，事寢。

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亂作。「亂民」以積忿狙擊德使克林德致死，各國以保護使館、教士爲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五月二十五日，聯軍力索大沽砲台，守者不從，遂開砲轟擊，相持竟日，沽台不守。時海軍各艦均在登州一帶操巡，惟龍、犀、青、華四船在大沽修配機件，適葉祖珪奉命赴津承商機要，以將有戰事，令四船歸隊以避其鋒未及行而已爲聯軍所奪，海華管帶饒鳴衢殉焉，海容軍艦亦在被困中。山東巡撫袁世凱促海軍各艦南下以避聯軍，泊抵申江，人心惶惶。海天軍艦管帶劉冠雄與隊長林穎啓及各艦長議走訪各國領事，聲明艦隊南來，奉命保護中外人士生命財產，以免誤會。又謁商約大臣盛宣懷、道員沈瑜慶，極陳惟有互保東南之策，方免犯衆怒而肇瓜分之禍。盛、沈均韙其說，請於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與各國約擔任保護，各國艦隊亦勿擾長江流域。得其許可，由是中外遂以相安。

二十七年辛丑，秋，和議成。海容軍艦回防。議和大臣建議將天、圻、容、籌、琛五艦撤售，

事垂成，經葉祖珪力爭始寢。

二十八年壬寅，夏，船政製建威、建安兩魚雷快船、建翼魚雷艇成。開濟船在南京下關因火藥艙熱度過甚，致無煙藥爆炸，將船轟沉，全船官佐士兵均罹於難。管帶李田在岸獲免，定案議罪，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被難士兵予卹有差。是年，船政會辦魏瀚遣去正監督法員杜業爾。先是，杜業爾訂約到廠，權限與日意格略同，凡有工作須稟命船政大臣而行。嗣以船政費絀，杜業爾擅與法商訂製寶璧商船一艘，訂價十萬元，製成核計工料須十六萬元。旋又與上海立興法公司訂製行駛長江商船二艘，訂價七十萬元。及魏瀚到閩，偵知其事，核計工料價達百萬元以外，所虧巨鉅。且查其合同所載製成日期「第一號限十三個月，第二號限十八個月，船行速率須十三海里，若成船逾期按日科罰，速率遲緩退歸船廠」等語。魏瀚以杜業爾在廠所製建威、建安兩艦輪機尙由法購，成船之期已達七年。現與立興法公司攬製兩船，船身機器全由自製，十八個月內决難告成；祇就限期而論，已必受其科罰。又況速率稍緩，約明退還，則船政何堪重累？然非援據西律，聲其專擅立約，暗使船政受虧諸罪狀佈告中外，遣去杜業爾，則立興之約不得廢也。於時船政大臣崇善欲於船廠內增設銅元局，希沾餘利，屢爲杜業爾所梗，心殊怏怏。特假杜業爾攬權之事，奏調魏瀚回閩，令去杜業爾以遂其私計。魏瀚到閩，告以現製銅元固有餘利，若就船廠設局鼓鑄，購機建屋尙需時日，倘遇銅價飛騰，銅元充斥，獲利亦尠，且瀝陳借款開辦之非，不允。聯衛聲奏，崇善銜之，故杜業爾之案經法國駐滬總領事巨籟達持平審遣，立興法公司約亦廢去，未幾亦即藉端奏參魏瀚。厥後以船政名義借款四十萬元開鑄銅元，卒以銅貴弊多，爲御史陳壁所揭參，銅元廠亦旋廢，所虧洋債歸於後

任彌補。

二十九年癸卯，烟台設海軍學校，以謝葆璋爲校長。署江督張之洞以「南洋兵船購造多年，機老鋼薄，式陳行緩，奏請將陳舊各船悉予裁停，節存所停各船經費，歲可得二十萬兩，十年二百萬兩，即以另購外洋新式淺水快船六七艘，駐於長江一帶，以資巡防，是化無用爲有用也。」得旨報可。七月，江督魏光燾援張之洞前奏之案，奏請以節存之款另購淺水快船。旋向日本川崎船廠訂購一艘，名曰江元，約以製造如式，再行續造三艘，並派饒懷文、薩君謙前往監造。六月，寰泰船運軍火赴粤，被英國印度皇后商船撞沉，管帶祁鳳儀死之，搆訟年餘，始判英商賠償。

三十年甲辰，三月，海天軍艦奉命趕赴江陰接運軍械，以濟遼西中立之需。行至江蘇之鼎星島，遇霧觸礁船沉，管帶劉冠雄革職。南京派吳振南、朱天森、沈樑、蔡朝棟、方佑生、王光熊等六人赴英國軍艦留學。南洋大臣周馥等以南洋近年以來，舊有兵船益形窳朽，徒糜餉項，無裨實際，亟應分別裁留，認眞整理，非定章程不能革除舊習，非專派大員督辦不能造就將才。因奏派現統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督辦南洋水師學堂、上海船塢，凡餉械支應一切事宜，有與海軍相關者，均歸考核。嗣復奏稱：「江南製造機器總局內舊有船塢，本爲製造官商輪船並修理船械而設，日久弊生，多糜經費。而辦理之員，類無造船專門之學，以致承修船隻，工監價昂。近年以來，商船裹足不前，兵船反入洋塢，非認眞整理無由振興。經與北洋大臣會商定議，將船塢另派大員督理，仿照商塢辦法，掃除官場舊習，妥籌改良。查船塢與海軍事相表裏，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前經奏明奉旨總理南北洋海軍，往來津滬，上海船塢事宜，自應歸其督察，以一事權。」遂將船塢與製造局劃

分，名曰江南船隖，從此製造局歸陸軍部管轄，船隖歸海軍部管轄，由葉祖珪督辦，委吳應科爲總辦。湖廣總督張之洞由日本川崎廠訂購雷艇四艘，曰湖鵬、湖鶚、湖鷹、湖隼，又訂購淺水砲艦六艘，派饒懷文監造，取名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粵督岑春煊開辦魚雷局於黃埔。

三十一年乙巳，夏，海軍事務處派學生林國賡、許建廷、毛仲方、李國棠等四人赴英留學。總理南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卒於上海軍次，以薩鎮冰繼其任，沈壽堃副之。南京派管輪畢業生朱天奎赴奥國學習製造，旋改赴英國留學。江督向日本川崎船廠續造淺水快船三艘，取名江亨、江利、江貞，仍派饒懷文監造，並派管輪畢業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恩誥、薩君謙五人隨往學習新式機爐製造。

三十二年丙午，政府電各省選派學生劉華式、鄭禮慶、謝剛哲、金溥芬、蕭寶珩、陳復、李景淵、王統等八人，又派呂德元、奚定模、魏春泉、陳士珩、孟慕超、吳志馨、沈奎、王開元、徐世溥、盧同濟、何兆湘、劉長敏等十二人，又派凌霄、哈漢儀、吳兆蓮、卓金梧、宋式善、沈鴻烈、龍榮軒、董錫鵬、李右文、姚葵常、陳華森、伊祚乾、蕭舉規、周光祖、黃顯仁、楊徵祥、方念祖、劉田甫、姜鴻瀾、姜鴻滋、楊啓祥、張楚材、黃健元、戴修鑑、齊熙、王裘、范騰霄、宋振等二十八人赴日本留學海軍。

三十三年丁未，廷旨設立海軍處附於陸軍部內，設正副兩使，機要、船政、運籌、儲備、醫務、法務六司；正使未簡，副使以譚學衡充之，以鄭汝成充機要司司長，程璧光充船政司司長，林葆綸充運籌司司長，餘三司未派員，由陸軍部司長兼代。北洋大臣奏派何品璋爲隊長，率海籌、海

容兩艦赴西貢、星加坡等處巡視，抵粵，値粵城革命事起，留資鎭攝，事平乃赴西貢。西貢長官歡悅，舉三事以表優待：一、不問華僑刑事十日，一、兵艦員兵得以隨處遊玩，一、兵船員兵登岸不諳禁俗者爲之指引。中外商民來船參觀者日以千計，僑商額手相慶，三江、閩、粵之商分日開宴歡迎，謂中國軍艦自光緒元年建威練船抵埠後，久無繼至者，相隔四十餘年，於茲復覩，甚盛事也。嗣以國內需船，北洋大臣袁世凱電調兩艦赴贛。秋，農商部奏南洋華僑商會成立，請派員考察奬勵。廷旨派楊士琦乘海圻、海容兩艦由上海航行，歷美屬之飛獵濱、法屬之西貢、暹羅之曼谷都城、和屬爪哇之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日惹、棱羅及附近蘇門答蠟之汶島、英屬之新加坡、檳榔嶼及附近之大小霹靂等埠。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及江元、湖鵬、湖隼、各艦艇先後到華。前赴英留學生吳振南等於上年畢業回國，是年冬復就前項畢業生內挑選吳振南、毛仲方、林國賡、朱天森、許建廷五人，並添派駕駛畢業生王傳炯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日本留學生呂德元等因事調回，復就駕駛學生內挑選呂德元、孟慕超、奚定謨、沈奎四人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業。十二月，有人密報洋商私運軍火將由澳門脫卸，粵督派寶壁管帶吳敬榮帶同廣亨、廣貞、安香、安東四船往九洲洋一帶巡緝。

三十四年戊申，江南船塢製甘泉、安豐兩船成。薩鎭冰請每年派船遊歷南洋，安撫華僑，朝議允行。四月，派學生羅致通、夏昌炎、曾廣倫、黃緒虞、楊宣誠、李楨、胡晃、歐陽琳、嚴昌泰、宋復九、王楫、吳鴻襄、李大倬、李毓麟、朱偉、葉啓棨、陳莘覺、李北海、范熙申、曾廣欽、張維新、吳嶋、劉勵、任重、王時澤、馮鴻圖、朱華經等，又張萬然、王道埴、高鳳華、吳建、吳

湘、李文彬、譚剛、李紹晟、何超南、李震華、易定侯、余際唐、何道雲、黃承羲、張漢傑、潘尙衡、沈一奇、張仲寅、何豪、鄭仲濂、陳雲、吳景英、黃錫典等赴日本肄習航海輪機各技術。日本有二辰丸商船到九洲洋抛錨卸載，寶璧管帶吳敬榮見其形迹可疑，登船查獲快槍二千枝，子彈二萬粒，以告粵督，將其船押泊虎門石頭灣，取其槍彈解省。秋，以美國艦隊遊歷環球，將於十月間行抵廈門，廷旨派貝勒毓朗、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前往勞問，閩督松壽前往妥為照料，提督薩鎮冰率艦隊先期赴廈門迎候。江亨、湖鷹、湖隼各艦艇先後到華。

宣統元年己酉，二月，部派海圻、海容兩艦巡視南洋，商部派員外郎王大貞隨同撫慰華僑。圻、容由吳淞起輪，過香港，歷赴星加坡、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巴里坤甸、日惹、望加錫、西貢等埠，至四月先後回華。閏五月，廷旨派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為籌辦海軍大臣，設立籌辦海軍事務處，由度支部籌開辦費七百萬兩，各省每年分認海軍經費五百萬兩。六月，籌辦海軍事務處成立，以譚學衡為參贊，設八司，曰軍制、軍學、軍樞、軍儲、軍防、軍政、軍醫、軍法。將南北洋收歸統一，分為巡洋、長江兩艦隊，以程璧光統領巡洋艦隊，沈壽堃統領長江艦隊。七月，載洵、薩鎮冰帶同隨員親赴沿江沿海各省調查，以象山為軍港，會同閩浙督松壽、浙撫增蘊到象山行開幕禮，禮畢返京。八月，載洵、薩鎮冰復帶隨員赴歐洲各國，由英而法而義而奧而德而俄，遍閱各國海軍學校及船砲廠軍港各處，十二月取道錫北利亞鐵路回京。海軍大臣出洋時，挑選學生廖景方、曾以鼎、葉在馥、曾詒經、王助、陳藻藩、王孝豐、郭錫汾、葉寶琦、伍景英、伍大名、杜衍庸、巴玉藻、黃承貺、沈成棟、向國華、司徒傅權、袁晉陳、石瑛、馬德驥、葉方哲、王超、徐祖

善等隨往英國，即留在英學習製造船砲。在日本招選學生陳澤寬、張振曦二人附入譚剛等班，肄習輪機。

二年庚戌，正月，以駐京美使函稱其國艦隊前次在廈備承我軍優待，現復來華遊歷，特送銀杯以作紀念，准西歷四月中旬到廈。遂令程壁光率圻、籌兩艦及期到廈款待如儀。三月，載洵奏請開復已故前海軍提督丁汝昌原官銜，從海軍諸將士請也。湘省「莠民」滋事，攻毀衙署、教堂，勢甚危急。特派六楚、四湖各艦艇，並令統領沈壽堃督率赴湘調度。又派海籌、海琛、鏡清、飛鷹各艦及辰、宿等雷艇防護長江一帶，聽候江督調遣。六月，澳門葡國人濬海越界，我國屢與交涉，派籌、容兩艦駐泊澳門邊界。江南船塢製聯鯨兵船成。七月，載洵、薩鎮冰復往日、美兩國考察海軍，十月返京。計兩度遊歷歐美，各友邦以我國特派親貴專使調查大有振興海軍之意，無不優加待遇。而我各省督撫亦分認海軍經費，遂先後奏准添置軍艦，於英訂造應瑞、肇和，於德訂造建康、豫章、同安、江鯤、江犀，於日訂造永豐、永翔，於江南船塢造永建、永績，於揚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於膠州船塢造舞鳳各艦，此外尚有在美訂購飛鴻一艘，旋即出售。其在義訂造之鯨波，在奧訂造之龍湍，皆因款項轇轕未交，然是時海軍頗有蒸蒸日上之望。冬，廷旨改籌辦海軍事務處爲海軍部，以載洵爲海軍大臣，譚學衡副之，薩鎮冰爲海軍統制。定官制凡九級：曰正、副、協都統，曰正、副、協參領，曰正、副、協軍校；其非海軍出身之員，則以「同」字冠之。

三年辛亥，正月，派海琛軍艦巡視南洋，兼赴西貢並荷屬各埠，而商部亦奏派郎中趙從蕃同往撫慰華僑。三月，派劉冠雄、王開治赴閩調查船政，派曹嘉祥幫辦軍港事。四月，派鄭汝成赴英考

察海軍學堂。六月，派蔡廷幹、榮志會同軍諮府、陸軍部所派之員調查沿江、沿海砲台。英商小輪船在廣東西江被刼，部派劉冠雄赴粤整理捕務，從粤督請也。西歷五月，英皇加冕，駐華英使請我國派船往與會；遂派協都統程璧光乘海圻往賀，以吳應科署理巡洋艦隊統領。三月，海圻首途，五月抵英，赴口會隊。時適墨西哥亂黨煽動愚民排外，肆殺辱旗，駐墨代辦公使沈艾孫電請派艦往護華僑；然恐派艦特往，致華僑生驕，而墨民益憤，遂令海圻於赴英事畢順道過紐約、古巴、墨國東方等處。是月海圻員兵均給雙餉，從程璧光請也。六月，英皇加冕禮成。皇與后大閱海軍，在軍船次召見程璧光，深喜我艦到英，溫諭慰勞，賜以加冕銀牌。閏六月，吳應科、曹嘉祥會同縣令、紳耆、議長、鄉董在象山購地四千畝，屋六百間，以備作軍港時建築廠塢之用。七月，海圻由英赴美紐約，美總統召見，嘉慰備至，紳民優待，僑商歡迎。八月，開往古巴，主客感情極洽，古之僑民歡愛祖國之情，甲於他埠。旋海圻復駛到英。由膠州船塢所購舞鳳砲艦到軍。江南船塢製澄海砲艦成。是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武昌舉黎元洪爲大都督，湖北總督瑞澂逃於楚豫軍艦，乘赴九江，改附商船赴滬，漢陽、漢口不戰而下。時建威、江元、楚泰、楚豫、湖鶚五艦及辰、宿兩艦均駐武漢，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師南下，海軍統制薩鎮冰、協都統沈壽堃奉命援鄂，乘楚有兼程而進，各艦駐於劉家廟，與民軍少有衝突。九月上旬，九江獨立。海琛、建安、江貞、江利、湖鷹各艦艇相繼到鄂。薩鎮冰率海琛、建安、江貞、楚有、江利、楚豫各艦會官軍夾攻，收復漢口。中旬，海容、海籌兩艦亦繼至。各艦駐泊劉家廟，時與民軍交綏。是時清軍與民軍相持，海軍勢能左右之。適官軍焚漢口，延燒五晝夜。民商損失無算。軍心憤其肆虐，從此海軍趨向民軍矣。駐滬各

艦會同商團收回製造局，民軍略地亦及上海縣，設滬軍軍政府，舉毛仲方爲滬江艦隊司令，一時各艦望風景從，集鎮江者舉吳振南爲海軍處處長，鏡清艦長宋文翽爲隊長，會同陸軍規復南京。在漢口者，舉海籌艦長黃鍾瑛兼任一隊司令援皖，湯薌銘爲二隊司令援鄂。解滿人艦職，海容幫帶吉升投江死之。維時艦隊尙無統一機關，餉糈無著。毛仲方、黃裳治、饒懷文赴武昌謁都督黎元洪籌商維持之策，遣朱孝先、鄭禮慶邀集各艦代表於上海，選舉程璧光爲總司令，黃鍾瑛爲副司令，黃裳治爲參謀長，毛仲方爲參謀副長。又以程璧光率海圻在英未回，以黃鍾瑛代之，未就職以前，由黃裳治、毛仲方代行職權，就高昌廟艦隊事務處設立臨時海軍司令部，分科辦事，餉項經費商由滬軍軍政府籌撥。海軍統一胥基於此。十一月，組織北伐隊，抽撥海容、海琛、南琛三艦北行，以湯薌銘爲司令。

民國元年，改正朔，以太陽曆紀年一月一日，即清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以黃鍾瑛爲海軍總長，湯薌銘次之。取五族共和主義，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爲中華民國國旗，以紅旗右角鑲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爲海軍旗。清帝遜位，孫文辭職，參議院公舉袁世凱爲大總統，復建共和政府於北京。二月十二日，南北統一。四月，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湯薌銘仍爲次長，以黃鍾瑛爲海軍總司令，藍建樞爲左司令，吳應科爲右司令。以海軍旗由國會通過，宣告各國，接收江南船塢，改名江南造船所，派陳兆鏘爲所長，鄺國華副之，派吳振南接收舊部公事。五月，釐定辦事細則，內部設立編查處，海軍右司令吳應科辭職，以徐振鵬繼其任。七月，以芝罘東西山砲台收歸部轄，委鄧家驊爲芝罘海軍練營營長兼管東西山砲台。八月，政

府定官制，部內分設廳、司、處，派許世芳、唐文源赴美國充軍醫大會代表。通令海軍人員不得入黨預政論。部內設編譯處，以嚴復爲總纂，令部員繙譯外國海軍圖籍。改南京海軍學校爲海軍軍官學校，以李和爲校長。以通濟軍艦爲練習艦。以魏瀚爲福州船政局局長，林穎啓副之。派李鼎新往各省校閱軍艦。十二月，改海軍左司令爲第一艦隊司令，即以藍建樞改充。海軍右司令爲第二艦隊司令，即以徐振鵬改充。海軍總司令黃鍾瑛卒，以李鼎新繼其任。是年夏，海圻軍艦由英回國。由德國訂造之江犀、江鯤兩淺水砲艦到華。是年，部定地方調用軍艦條例、海軍旗幟圖說、海軍部官制、海軍司令處條例、艦隊司令條例、海軍士兵懲罰令、海軍官佐士兵等級表、海軍旗章條例、海軍禮砲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海軍軍官學校及練習艦簡章頒行之。

民國二年，江南造船所製瑞遼、安海兩緝捕船成，歸東三省用。引擎、麥士門兩破冰船成，歸海參崴用。前向英國訂購之肇和巡洋艦，派林葆懌監造；應瑞巡洋艦，派李和、黎弼良監造；向日本訂購之永豐、永翔兩砲艦，派李國圻、鄭貞瀧監造。向德國訂購之建康、豫章、同安三驅逐艦均先後到華，派吳毓麟接收。大沽船隖改名爲大沽造船所，即以吳毓麟爲所長。以肇和軍艦爲軍官練習艦，令本部科長、科員及各艦軍官輪流登艦操練遊歷，以資精進學技。以鄭清濂爲福州船政局局長。三月，派林獻炘、常朝幹率帶軍士赴奧國練習新式水魚雷學。以許世芳爲吳淞海軍醫院院長。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大總統命代表校閱艦隊，酌帶司員乘聯鯨艦出海。時第一艦隊司令藍建樞率領海圻、應瑞、海容、永翔、南琛、海籌、肇和、海琛、飛鷹、通濟各軍艦十艘在口外迎候，聯鯨過隊時，官佐士民咸致敬禮，三呼海軍萬歲。旋即率隊沿途演陣，開往廟島。連日歷艦驗閱，宣諭勸勉，並

至練習艦策勵練習各員。會各士兵多患脚氣疾，艦醫官譚其濂乘通濟帶病勇數十人往芝罘調治，醫者言在艦服役宜多食麥以消水患。司令藍建樞請於總長，加給各兵士按月麥糧，全軍感奮。校閱旬有五日畢事回京。六月，湖北都督副總統黎元洪請於海、陸、參三部各派員赴鄂襄辦軍務，派劉傳綬率司員數人往，十餘日事畢旋京。七月，以宋教仁被戕，黨人意爲政府所指使，起事湖口，號討袁軍，閩、皖諸省同時響應。大總統命海軍次長湯薌銘赴九江督率各艦，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在滬籌畫一切。第一艦隊司令藍建樞在滬候令出發，第二艦隊司令徐振鵬鎮鄂作爲後援。適滬寧告警，黨人謀搶江南製造局，大總統以滬局重要，令海軍中將鄭汝成到滬聯絡海陸軍爲一氣，協力固守。海軍總司令督率在滬各艦，會同陸軍與黨人激戰五晝夜，擊退其衆。以林葆懌爲練習艦隊司令。其第一艦隊司令藍建樞內調爲軍事參議，以沈壽堃爲第一艦隊司令。沈壽堃以病辭，乃改任林葆懌署第一艦隊司令，饒懷文署練習艦隊司令。海軍次長湯薌銘率建安、飛霆、楚同、江利、湖鶚五艦抵湖口，十八日會同陸軍攻擊東西砲台，與黨人鏖戰，旋於二十六日克復湖口。是時黨人居正佔據吳淞砲台，彈擊飛鷹，擒禁聯鯨，拘困虎威、策電。又有何海鳴者，踞金陵，佔砲台，奪雷艇。海軍總長劉冠雄躬率艦隊及李厚基所帶之陸軍第七旅南下抵淞，連日攻台，並掩護陸營自九洞登岸以援滬局，而虎威、策電得以自拔來歸。八月十日，令海圻、海容、海琛、通濟、永翔五艦拔隊進攻，令海籌、肇和、應瑞三艦開赴張華浜，又令飛鷹、楚有及各雷艇掩護陸戰隊以進，內外大舉夾攻，黨人勢蹙，首要潛逃，十三日收復淞台，取回聯鯨軍艦，淞滬一律枚〔救〕平。於時劉冠雄兼任南洋巡閱使，淞滬事畢，復率艦會同陸軍規復金陵。二十日到江陰，江陰總台長投誠，所部有未服者，乃派

鄭綸前往開導，不從，繼以勇隊登岸，逾日各台均卸砲牡。二十三日抵鎮江，鎮江砲台望風而下。遂由烏龍江整隊而進，海圻、海容、海琛、肇和、應瑞五艦協攻獅子山砲台，夤夜飭練習艦隊司令饒懷文親率海琛、應瑞、楚有各艦乘黑潛渡上游，直抵大勝關。越夕，復派永豐進與海琛會合，掩護馮軍渡江，急攻清涼山、儀鳳門暨城內西南部，旋報獲回湖鵬、張字兩雷艇。下游之艦兼攻東西岸及城之東西部，會同陸軍大舉進擊。九月一日克復金陵。是月，劉冠雄回京，以粵都督請派軍艦巡防，令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帶艦赴粵，以施作霖爲駐英海軍留學生監督。有隨員程錫庚、周恭良二人到英，即派爲留學生。又招自費學生陳可潛，改爲官學生。十月，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命出京巡閱。時閩省有藉革命餘焰擁兵專橫者，大總統並命劉冠雄赴閩督裁兵，調林葆懌帶艦赴閩會齊，以福州海軍、製造兩學校逕歸部轄，委王桐爲海軍學校校長，陳林璋爲製造學校校長。海軍學校即前之後學堂，製造學校即前之前學堂，前歸船政管轄，至是乃直接歸部，改船政藝圃爲藝術學校，以黃聚華爲校長。劉冠雄在福建裁兵，預防蠢動，下臨時警備戒嚴令，以行營參議蔣拯爲馬江臨時警備戒嚴司令官。改船政總監工劉懋勛爲福州船政局副局長。以李和代理海軍次長。以温朝詒爲長江海軍總稽查官。十二月，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命兼領福建都督。新編海軍軍樂國歌，令樂工譜之。是年，部定海軍服制圖說、軍艦職員勤務令、海軍敬禮條例、海軍喪禮條例、海軍練習艦隊司令暫行條例、海軍軍港司令處條例、海軍港務局條例、海軍軍港監獄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海軍休假規則、留英海軍學生監督辦事處章程，頒行之。

民國三年，江南造船所製永績、永健兩砲艦成。劉冠雄請裁福建都督缺，奉准，旋即交卸兼領

都督。以林穎啓爲海軍軍港司令。於時軍港尙未興辦，林穎啓旋病故。三月以粤省黨人潛圖起事，劉冠雄奉命赴粤巡閱，旋至廈門、象山、吳淞、煙台各處察勘學校、練營、砲台、醫院後回京，以內閣改組，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部內設海軍會計審查處。六月，設午砲於京城，派員監視施放。以粤省西江盜刼擾及洋商，港督欲艦緝捕，我國與之交涉，命次長李和酌帶司員往辦。七月通濟練習艦火藥爆炸，傷斃見習生陳衍燊等三十二人，書記錄事二人，又投水淹斃見習生二人。艦長陳訓泳等降調有差，被難各生從優給䘏。政府修正官制，部中添設軍法司。咨送學生陳秀琯等赴陸軍軍需學校肄業。收粤省之寶璧、廣海、廣庚、廣金、廣玉軍艦五艘隸海軍。七月，留日學生吳建等違犯學規，經學監聲訴歸部審判，懲罰有差。八月，以歐戰發生，部設中立委員會，派員赴上海幫同總司令辦理中立事務。編製統計年表。十月，於沿江沿海有艦隊、學校、練營之處分設海軍養病所。請以艦隊各艦長及大艦之副艦長缺改爲薦任。令艦隊會操於江陰。十二月，部設海軍編史處，聘嚴復爲總纂，分派部員編輯海軍實紀。裁撤衞隊，改編海軍陸戰隊。是年，部定海軍懲罰令、海軍艦艇職員令、海軍軍官進級條例、海軍官佐服役條例、海軍校閱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海軍旅費規則、海軍訪候規則、海軍陸戰隊營制、海軍陸戰隊服制圖說、海軍火藥火器保管規則、軍艦輪機試驗規則、海軍輪機報告規則、海軍養病所暫行簡章、海軍派駐長江各艦艇分隊操防暫行規則，頒行之。

民國四年春，請將各處屬於海軍之學校校長、船政局副局長、造船所副所長及海軍練營、魚雷營各營長、海軍醫院院長等缺均改爲薦任。移送芝罘海軍學校學生三十七名往南京學校肄業。接收

吳淞商船學校歸併爲海軍學校，以南京海軍學校移入其中，並以南京校址改爲雷電學校。派部中軍官赴艦隊見習會操。長江海軍艦隊第二次會操蒇事，令嗣後以時行之。釐定海軍艦艇暨練營、魚雷營各職守名稱。編製民國二年海軍禦亂統計表。派魏瀚率員生赴美國學習飛艇、潛艇各技，派魏子浩、陳紹寬、韓玉衡、俞俊傑、陳宏泰、李世甲、丁國忠、鄭耀恭、梁訓款、程耀樞、盧文湘、韋增復、姚介富等隨同前往。設海軍槍砲練習所於芝罘，歸海軍學校校長兼理。五月，李和奉調入公府供職。以曹嘉祥爲海軍次長。以編譯處與編史處歸併辦理，名曰海軍編譯委員會。調饒懷文爲第二艦隊司令，徐振鵬爲練習艦隊司令。十月，駐英海軍留學生監督施作霖卒於差次，命魏瀚兼代其職。以北洋醫學校收歸部轄，改名海軍軍醫學校，仍以原校長經亨咸董其校事。十二月，上海黨人乘艦長離船之隙，以見習生爲介，闖登肇和練習艦，意圖閧砲奪舟。經應瑞、海琛等艦兜擊，旋即奪回。事聞，肇和艦長黃鳴球褫職，奪官監禁，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練習艦隊司令徐振鵬各得處分有差。以王崇文爲駐英留學生監督。以曾兆麟爲練習艦隊司令。是年，部定海軍槍砲練習所簡章、本部編譯委員會規則、海軍官佐考績規則、海軍留學飛潛艇暫行規則、海軍煤棧暫行規則、海軍軍佐進級條例、海軍軍士長副及同等官任用進級條例、海軍士兵進級條例、海軍艦艇修理條例、海軍獎牌給予條例，頒行之。

民國五年，由揚子江造船公司購用建中、永安、拱辰三砲艦。江南造船所製利川拖船成。裁撤海軍總司令處，另設海軍總輪機處暨轉運機關，以王齊辰爲海軍總輪機處處長。設海軍被服廠於天津。改參事司長缺爲簡任。四月，以內閣改組，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劉冠雄奉命督師赴

閩，請赦黃鳴球發往軍前効力。海容軍艦與新裕運兵船在大霧中相觸，新裕立沉，部員黃鳴球、鳳瑞、龐德輔死焉，同時被難者陸兵七百餘人，予卹有差。六月六日，大總統袁世凱薨，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爲大總統，以前總統謀改帝制，西南各省有別立軍務院者號護國軍，要求取銷帝制，恢復舊約法，調集已解散國會。前總司令李鼎新、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海圻等數艦加入其軍。海軍總長劉冠雄辭職，大總統特任程璧光爲海軍總長。裁撤駐英海軍留學生監督缺，另委他員兼理。七月，政府已如西南省所請，軍務院宣告撤廢，李鼎新、林葆懌率艦回軍。派次長曹嘉祥、參事吳振南赴滬審查新裕商船碰沉案，海容艦長甘聯璈褫職奪官。裁撤船政局副局長缺。派醫校畢業生沈鴻翔赴法國海軍醫學校肄業，派學生蔣奎等赴航空學校肄習。九月，咨京兆尹及各省省長並送招生章程，請其保送學生應考。十月，設考選委員會於上海，派參事吳振南爲考選委員會會長。留英美學習造艦駕駛及飛機潛艇各技員生陳紹寬、司徒傅權、陳藻藩、黃承貺、向國華、韓玉衡、李世甲、俞俊傑、陳宏泰、郭錫汾、丁國忠等先後回國，分派福州船政局及大沽、江南各造船所差遣。十二月，派鄭禮慶、陳紹寬赴歐西各國參觀戰事，並令陳紹寬兼調查飛潛艇學術。考選委員會開考學生，選取王啓剛等一百名附入芝罘海軍初級學校肄業。是年，部訂海軍刑事條例、海軍審判條例，呈請大總統公布。又定英美海軍留學生規則、英美海軍留學生管理員暫行規則、海軍無線電報納費規則、海軍無線電報通信規則、海軍無線電機保管規則、海軍總輪機處暫行編制、海軍艦隊司令處編制、海軍艦隊警備章程、海軍官佐進級條例施行細則、海軍軍醫學校規則、海軍學生考選章程、海軍學生品學獎勵規則，頒行之。

民國六年春，以德國施用潛艇政策，妨害中立，我國與之抗議，飭所屬艦隊愼重監視在華德艦。以南京、芝罘海軍養病所改爲養病院，各派院長主之。於上海高昌廟添設海軍養病所。爲艦隊官佐士兵增加薪餉。以與德交涉繁要，大總統特派閩粤巡閱使薩鎮冰兼海軍臨時總司令，裁撤海軍總輪機處歸臨時總司令管轄。接收廣東黃埔海軍學校，派鄧聰保爲校長。五月，派鄭綸赴龍門港籌辦海軍練習所事務。六月，以內閣改組，李經羲爲經理，薩鎮冰爲海軍總長，程璧光調爲海軍總司令。以國會蜩螗，無益於政，各督軍要求解散之；全國政商界函電絡繹，亦以爲請。於時國會議員紛紛辭職，大總統因俯順輿情，下令解散國會。徐州督軍長江巡閱使張勛乘機復辟，黎大總統避入法醫院，密令段祺瑞復爲總理，設法恢復共和，並令如約以副總統馮國璋繼任爲大總統。段祺瑞聯合曹錕、李長泰等攻張平之。馮副總統入爲代理大總統，重組內閣，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薩鎮冰爲海疆巡閱使，以劉傳綬爲海軍次長。以國會解散，內閣未成，孫文等發布宣言書，反抗政府。海軍總司令程璧光、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海圻、海琛、飛鷹、永豐、永翔、豫章、同安、舞鳳、楚豫、福安等艦赴粤，歸入其黨。以饒懷文署海軍總司令，林頌莊署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杜錫珪署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改設總司令處於南京下關。派林國賡、徐祖善赴英參觀戰術、器械。八月裁撤中立委員會，另設國防討論會。派蔣拯爲駐滬特派員，令歐戰期內以江南造船所爲駐滬傳遞軍情機關。八月十四日，政府發表對於德奥兩國已立戰爭地位，部飭所屬嚴備，並收管德奥在華之軍艦、商船。令與德奥戰爭期內，海軍所有賀砲概行停放。以蔣拯爲練習艦隊司令。派葉可樑兼理英美海軍留學生事務。派李景曦赴美國考查海軍教育及軍械。十月，以吳振南、沈壽堃、陳壽彭兼充

高等捕獲審檢廳評事，劉華式、張斌元、吳光宗兼充地方捕獲審檢廳評事。以芝罘槍砲練習所歸併南京雷電學校，改名爲雷電槍砲學校，即以鄭綸爲校長。以宣戰期間加給各艦公費。十二月，以內閣改組，大總統特任劉冠雄爲海軍總長。改海軍總司令處爲海軍總司令公署，設於南京下關。留英美學習造艦駕駛及飛潛艇藝術各員生袁晉、馬德驥、徐祖善、王超、王孝豐、巴玉藻、葉在馥、曾詒經、伍大名、王助等先後回國，發往船政局及各處造船所差遣。又令飛潛各生於大沽、上海、福州等處選擇地址，以備建設飛潛學校。嗣據僉稱福州馬尾地段最寬，足敷展布，而廠所機器尤足爲興辦基礎，遂持議交國務院通過，派員赴閩籌辦。是年，江南造船所製海鳧、海鷗兩淺水砲艦成。大沽造船所製海鶴、海燕兩淺水砲艦成。福州船政局製海鴻淺水砲艦成。部定海軍官署保管拿捕物件規則、海軍軍醫學校內規、釐定海軍總司令公署職員表，頒行之。

馬尾船政廠述要（「福建文化」第二卷第十五期）

際唐

我去年爲「福建文化」撰福建沿海形勢概述一文，曾說：「福建省沿岸的形勝却和別省不同，尤其是閩江口的福州灣有特長的地方，凡是研究建設新福建的，應多多注意」。我以爲閩江口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馬尾的船政廠。要講述船政廠的歷史和所處地位的重要，不得不把閩江和馬尾的形勢先說明一下：

閩江有三個源流，匯集仙霞、武彝、梁山許多的水，至延平縣的東南纔合而爲一。但多行於山峽中間，地高水急，險灘叢錯，舟行很是不便。從福州以下，始稍平流，可通汽船。然江中淤沙又很多，凡喫水較深的大汽船，祇可停泊在江口的羅星塔。口外有許多島嶼，星羅棊布，像黃歧、芭蕉、熨斗、五虎等都是天然的屏蔽，而且江勢屈曲彎環，金牌門、長門、閩安鎮、羅星塔，從前皆設有礮臺，層層控制，形勢極爲險要。所以閩江口可作福建省海軍唯一的根據地。這根據地唯一的命脈造船廠，就在羅星塔下面的馬尾。馬尾距羅星塔約三里，中隔一小山。假使一旦發生戰事，大的砲彈不能直射到廠屋，小的砲彈又不足以燬壞廠屋，所以馬尾是閩江用武的地方，而閩江又是福建用武的地方。這樣看來，馬尾船廠和福建的關係，不是很密切、很重要底嗎？不是研究建設新福

建的所應當注意底嗎？明白了馬尾的形勢，然後可講到船廠的組織，約略敘述於下：

我國自清代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東西各國都挾着交通的利器犯擾我沿海各省，因之外交日形棘手。一般智識階級的人，知道中國負着海陸國的資格，有了陸軍不可沒有海軍，有了海軍不可沒有輪船，要製造輪船不可沒有自製的船廠，於是創設船政的論調高唱入雲。時湘鄉左文襄公總制閩、浙二省，他就負起創辦船政的責任，於同治五年相度地勢，以馬尾爲最適宜，就和福建巡撫議定計劃開工興築，所以左文襄公就是造船廠創辦的第一人。但是不到一年，左文襄公移督陝甘，舉沈文肅公葆楨代他的職。沈公是侯官縣人，對於本省情形更爲熟悉。不過這時候中國對於機器製造的學識一無所有，因此不得不借材於異邦，聽說法國精於製造學，就聘請法國人做工程師；英國精於駛船學，又聘請英國人充教員：合英法兩國的特長，共同組織，努力製造，進步非常迅速。到了同治八年八月，就有第一號萬年淸輪船告成，政府很加獎勵。以後更加努力，一方增築廠屋，與學課工；一方繼續製造各式船艦，日役使數千人，雖嚴寒盛暑不稍停止。到同治十二年，一般華匠技術大進，都能自行製造，廠中所添各項機器，也逐漸完備，遂於這年冬間，將所雇洋匠一律遣散回國。統計九年中間，造成大小兵商輪船十五號，中有三號是由華工完成的。這都是沈公善於繼成的功績，是應當贊揚的。

繼沈公之後，總理船政的有丁中丞日昌、吳中丞贊成、黎京卿兆棠、張京卿夢元、何京堂如璋、張學士佩綸、裴光祿蔭森，諸公都能悉心規畫，實事求是，成績亦很可觀。但中國自經甲申中法之戰、甲午中日之戰兩次失敗，所有兵輪幾乎完全喪失，這是何等痛心扼腕的事！當時北洋海軍粗

告成立，旅順、威海衛、劉公島等處僅足爲海軍各船艦的根據地，並不能設立造船廠，所以南北兩洋的海軍所賴以修船造船的祇有馬尾一廠。馬尾廠的關係於海軍的前途，不是又很重要底嗎？因此於光緒元年三月，政府兩次派遣學生並藝徒數十人，先後赴英法兩國留學。六年之後，學成回國，一切製造駕駛的任務，悉由學生擔任。起初所造的船，船身內外都用木質，後來易木脅爲鐵脅，再易木板爲鋼板，最後完全用鐵脅、鋼板，四周護以鋼甲，船身益覺堅固了。船的機器，起初用立機，後來改用臥機，最後用省煤漲力機了。船的式樣也由常式改爲快船，繼而爲穹甲船，再改爲鋼甲船。進步之速，一日千里，這是馬尾船廠最隆盛的一時期。

自中法戰爭以後，工次雖頗受蹂躪，裴光祿更勵精任事，百廢俱興，如製造平遠鋼甲艦及添建羅星塔船隖兩事，都是他的功績。至光緒十六年，裴光祿卸任後，朝廷不復派遣專員，即由本省疆吏兼管，因之經費日見支絀，船政遂無進步。二十三年，復聘法人杜業爾爲正監督。這時因鉅款難籌，祇成建安、建威兩號快艦，歲糜多數的薪俸，完全是一種敷衍羈縻政策罷了。且杜業爾濫用洋員，淆亂廠章，於是中國人之潔身自好者，都不願受他的驅遣，相率他去，廠務很是棘手。二十九年，魏京卿瀚奉命會辦船政，以杜業爾專擅，非撤去其職不可，以望整理，乃按照中西法律，聲明他的罪狀，宣告中外政府，另以法監工柏奥鐙繼他的職，重訂規約，減輕權限。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柏奥鐙期滿回國，於是主權纔得收回。但蕩弛之風已成習慣，沒有從前那樣興盛了。計自同治五年起，至光緒三十三年止，所造的船共有四十號。歐美各國士大夫到中國來游歷的，都要繞道閩省，一觀我國船政的成績。今表之於下：

船名	船式	質料	吃水	速力	試洋年月	船價	武力
萬年清	商	木	十四尺二寸	十海里	同治八年八月	十六萬三千兩	
湄雲	兵	木	十尺六寸	九	九年二月	十萬六千兩	七十、十六磅子前膛砲一、四尊
福星	兵	木	十尺六寸	九	九年九月	十萬六千兩	七十、四十、十四磅子前膛砲一、二、二尊
伏波	兵	木	一十三尺	十	十年二月	十六萬一千兩	百十四、四十磅子前膛小砲四尊
安瀾	兵	木	一十三尺	十	十一年十一月	十六萬五千兩	六十二、四十磅子後膛砲一、四尊
鎮海	兵	木	十一尺八寸	九	十一年六月	十萬九千兩	六十二、四十磅子後膛砲一、四尊
揚武	兵	木	十七尺九寸	十二	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五萬四千兩	百五、七十、六磅子前後膛砲一、八、二尊
飛雲	兵	木	十三尺	十	十一年九月	十六萬三千兩	百十二、十四、四十磅子前後膛砲一、二、四尊
靖遠	兵	木	十一尺九寸	九	十一年十一月	十一萬兩	六十、四十磅子前膛砲一、四尊
振威	兵	木	十一尺八寸	九	十二年二月	十一萬兩	七十、四十磅子前後膛砲一、四尊
濟安	兵	木	十三尺	十	十三年三月	十六萬三千兩	七十、四十、四十磅子前後膛砲一、四、四尊

永保	商	木	十三尺九寸	十	十二年九月	十六萬七千兩	七十磅子前膛砲一尊
海鏡	商	木	十三尺九寸	十	十二年十二月	十六萬五千兩	
琛航	商	木	十三尺九寸	十	十三年二月	十六萬四千兩	
大雅	商	木	十三尺九寸	十	十三年七月	十六萬二千兩	
元凱	兵	木	十三尺	十	光緒元年八月	十六萬二千兩	七十磅子前膛砲一尊、小砲八尊
藝新	兵	木	八尺	九	二年閏五月	五萬一千兩	廿磅子前膛砲一尊、九磅子後膛砲二尊、六磅子後膛砲二尊
登瀛洲	兵	木	十三尺	十	二年七月	十六萬二千兩	七十磅子前膛砲一尊、四十磅子後膛砲六尊
泰安	兵	木	十三尺	十	三年三月	十六萬二千兩	八十磅子前膛砲一尊、四十磅子前膛砲四尊、廿八磅子前膛砲二尊
威遠	兵	鐵脅木殼	十四尺	十二	三年八月	十九萬五千兩	百二十磅子前膛砲一尊、四十磅子後膛砲六尊
超武	兵	鐵脅木殼	十四尺	十二	四年八月	二十萬兩	八十磅子前膛砲一尊、四十磅子後膛砲六尊
康濟	商	鐵脅木殼	十三尺八寸	十二	五年十月	廿一萬一千兩	
澄慶	兵	鐵脅木殼	十四尺	十二	六年十一月	二十萬兩	七生後膛砲一尊、六生後膛砲一尊、四十磅子後膛砲四尊

開濟	橫海	鏡清	寰泰	廣甲	平遠	廣乙	廣庚	廣丙	福靖	通濟
快碰	兵	快碰	快碰	兵	鋼甲	魚雷快	兵	魚雷快	魚雷快	練船
鐵脅雙重木殼	鐵脅木殼	鐵脅雙重木殼	鐵脅雙重木殼	鐵脅木殼	鋼甲殼	鋼脅殼	鋼脅木殼	鋼脅殼	鋼脅殼	鋼脅殼
八尺三寸	十四尺	十八尺三寸	十八尺三寸	十四尺	十三尺二寸	十二尺二寸	九尺四寸	十二尺二寸	十二尺二寸	十六尺
十五	十二	十五	十五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三	十三	十三
九年八月	十年二月	十年七月	十三年七月	十三年十月	十五年四月	十六年十月	十五年十月	十七年十月	十九年十一月	二十年八月
三十八萬六千兩	二十萬兩	卅六萬六千兩	卅六萬六千兩	二十二萬兩	五十二萬四千兩	二十萬兩	六萬兩	二十萬兩	二十萬兩	廿二萬六千兩
廿一生後膛砲一尊 十五生後膛砲六尊 連珠砲六尊	十九生後膛砲二尊 十二生後膛砲四尊	十九生後膛砲三尊 十二生後膛砲七尊	十九生後膛砲三尊 十二生後膛砲七尊	十五生後膛砲二尊 十二生後膛砲一尊	廿六生後膛砲一尊 十五生後膛砲二尊 一十生後膛砲一尊 連珠砲四尊	十五生後膛砲二尊 十二生後膛砲三尊 連珠砲四尊	十二生後膛砲三尊	十二生快砲三尊 六磅子快砲四尊 連珠砲四尊	十二生快砲三尊 六磅子快砲四尊 連珠砲四尊	十二生快砲三尊 六磅子快砲四尊

福安	商	鋼脅鋼殼	十六尺	十二	廿三年七月	二十萬兩	
吉雲	拖船	鋼脅鋼殼	七尺	十一	廿四年八月	五萬六千兩	四排連珠砲二尊
建威	魚雷快	鋼脅鋼殼	十一尺五寸	廿三	廿八年十一月	六十三萬七千兩	十生半快砲一尊 六生半快砲三尊 卅七密里連珠砲六尊
建安	魚雷快	鋼脅鋼殼	十一尺五寸	廿三	廿八年十一月	六十三萬七千兩	十生半快砲一尊 六生半快砲三尊 卅七密里連珠砲六尊
建翼	魚雷艇	鋼脅鋼殼	六尺	廿一	廿八年五月	二萬四千兩	六生快砲二尊 魚雷砲尊
江船	淺水商	鋼脅鋼殼	十三尺五寸	十五	三十三年八月	三十七萬兩	

船政廠自從創辦到清末僅四十多年，造成的船達四十號，他的成績不可謂不大。其初雖然借材異邦，到了後來像藝新、登瀛洲、泰安等都由華員自行監督製造，開濟、横海、鎮淸等十餘船又皆先後畢業回國的學生吳德章、李壽田、楊廉臣、魏瀚、陳兆翺、鄭淸濂等所監造，但最後建安、建威數船又聘法人杜業爾監製，成績並不較華人爲佳，徒然歲糜多數薪金罷了。

民國以來，因國家經費支絀，馬尾船廠工程停滯，僅於民國六年造成海鳴、海鵠兩淺水砲艦，船價各三萬七千六百兩，速力各十海里，主其事者是陳公兆鏘，此外祇爲修理各項船隻之用，無甚可紀。但當此國難臨頭，在急急不可終日的情勢之下，海軍的擴充是最首要的一件事，那麽那成績素著海軍惟一的大製造廠怎麽任他廢弛、不加以整頓呢？好在規模俱在，各廠的機械又都完備，祇

須略加修理，或向人民籌募經費，或請政府指撥用款，我想整頓並非難事。茲再把船政各廠的組織內容約略地說明一下：

一、模廠　專擔任製造船模、汽鼓模、各種機件模以及細木雕刻等工作，但須熟悉模型的奧竅，辨清五金冷熱的漲縮度，按照圖理精密計算，不可稍有錯誤的。廠中設有鋸機、刨機、各種旋機等二十副，工程最盛的時候有工匠一百六十人。

二、鑄鐵廠　專擔任各船所需要的鑄鐵、鑄銅各項機件，曾鑄就重大的鐵件達三萬斤，銅件達一萬餘斤。鼓鑄的時候，須辨明火候，考究鋼鐵原質，這是應當注意的。廠中設有鑄鐵、鑄銅大小爐及其他的爐共十一座，又有轉運重件的將軍柱、碾機及風箱、風櫃等件二十三副。工程最盛的時候，有工匠一百六十多人。

三、船廠　專擔任造船車身的工程，設有石製船台一座，長二百九十七英尺，木製船台一座，長二百七十六英尺。凡船身的長短廣狹以及桅杭、艙位、噸儎、喫水、速率、中心點度數，都要配算勻稱，先繪寸徑總圖，後繪全船地圖，照圖製造。曾製成木質、鐵質、鋼質穹甲、鋼甲各式船身四十號，可製造四五千噸的船。設有鋸木機八架、又附設皮廠、舢板廠、版築所三處。皮廠專製造皮帶及各式皮件，舢板廠專製造桅舵并大小舢板。版築所專造船上爐灶并廚房廁所一切泥水修築各工。工程最盛的時候，共有工匠一千三百多人。

四、鐵脅廠　專擔任製造鋼鐵船脇、船殼、龍骨、橫樑、泡釘以及船上各種鋼鐵用件，並打造拗彎鑲配等工。這廠於光緒元年添設，製成的船身，小的輪船不計外，大的鋼甲鋼鐵船身也有二十多

號。廠中分設鋸機、剪機、鑽機、捲機、碾機、刨機共三十五副。工程最盛的時候，有工匠七百人。

五、拉鐵廠　專擔任拉製銅鐵及打鐵，是造船必需的工程。他的力量能拉製重大的銅鋼鐵板、鋼鐵槽、銅鋼鐵條等件，打造重大的輪機，鑲配船面各項鋼鐵件，如轉輪軸、車軸、轉輪臂、汽餅桿、活軌、前後門鯨、鐵錨、舢板挑錨等件。廠內設有汽鎚七架，他最大汽鎚的力計有七噸。此外有拉機、剪機、鑽機、旋床、刨床及轉運重機之將軍柱等，大小共五十一副，打鐵爐大小共五十七座。工程最盛的時候，有工匠三百八十多人。

六、輪機廠　專擔任製造全船大小各項機器。製成後，先在合攏廠附設廠內合攏試驗，要使輪機旋轉和順，須審明圖理，通曉進脫冷暖、壓助嘘吃、機關各竅汽力等事。廠中設有車光機、刨機、削機、鑽機、礪石機、螺絲床、鉗床，共二百二十三副。廠的樓上又附設繪事院，專繪船身、船機、鍋爐以及鑲配等總圖、分圖，令各工匠按圖製造。繪生有精測算的，兼任測算的事。最盛時有繪生四十人，輪機廠的工匠定額有三百六十人。

七、鍋爐廠　專擔任製造船上一切鍋爐、煙筒、煙艙、湯管、煙管、汽表、向盤等工作，惟須審辨鋼鐵的原質，汽機的原理，天氣的眼力，以及鑲配的法度。曾製就各式大輪船鍋爐四十多號，小輪船鍋爐數十號。廠中設有捲鐵床、水力泡丁機、剪床、鑽床、刨床共四十一副。工程最盛的時候，工匠有三百五十人。

八、帆纜廠　專擔任製造船上一切風帆、天遮帆，並梳上鑲配各項繩索，以及起重搭架等工作。廠中不置機器，以手工製成的為多。工程最盛的時候有工匠七十人。

九、儲礮廠　專備收儲各船砲械、砲彈、魚雷等件。近來無新製的船隻，所以也沒有新購的礮械，不過存些無用的舊礮以及舊槍礮彈，用二人看守罷了。

此外又有廣儲所及儲材所。廣儲所專管收發銅鐵煤炭機件油及其他雜件雜料。儲材所專管收發各項木料。因爲船政的材料很多，採辦到時，必定先交這兩所點驗，然後把他愼重存儲，勿令朽壞。船廠最盛的時候，廣儲所的長夫有六十人，儲材所的箍夫有三十六人。

船槽及船隝：船槽與船隝，都是修理船隻所用。當船政初開辦的時候，設有一船槽，長三百二十二尺，可容一千噸以上的船，上槽修理。中設拖船機四十架，大螺絲四十條，四十四馬力一副。近來因年久失修，損壞的地方很多，祇可作爲修理小船的用。實在他的能力也和船隝差不多。工程最盛的時期，有工匠六十人。船隝是修理較大船隻的場所，設在羅星塔，光緒十三年，裴蔭森任船政時所創設的，後因經費支絀暫停。至十九年始造成，建築費共四十九萬兩。隝身完全用石砌成，長四百二十英尺，寬一百一十尺，是我國最大的船隝。這隝造成之後，凡沿海各省所有商輪、兵船入隝修理的很多，就是外國來的兵船也有入隝修理的。隝內設有抽水機廠、機器廠及水手房、丁役房、木料房、棧房等。向來入隝修理的船由各廠自行派工辦理，所以本隝常有的工匠祇二十七人。

這樣規模宏大的船政廠，眞是中国獨一無二的。他的功績，不特影響於海軍的前途，就是對於工業上、商業上亦有莫大的影響。所以我說凡是研究建設新福建的馬尾的船廠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願我政府加以注意，庶不辜負左文襄、沈文肅二公創辦經營的苦心。

述漢冶萍產生之歷史

葉景葵

宣統元年漢冶萍股東會舉景葵與李維格並爲經理，又舉景葵與袁伯葵思亮楊翼之廷棟並爲代表，同到北京謁見項城，請借公款恢復停工之化鐵煉鋼爐。後借到元年八厘公債二百萬元，向正金銀行作押，遂得開爐。此當時在京所印行也。　庚辰九月記。

草此文時，盛杏蓀遊居日本，以文中推崇李氏太過，意不爲然。次年回上海，乃與楊杏城、王子展、李伯行諸公籌畫重整旗鼓。於三年春重開股東會，攻擊李氏，余與李同時辭職，盛、王、李均入爲董事。盛本大股東，其餘股東方面奔走拉攏者陶蘭泉，蘭泉引爲臂助者傅筱庵，傅與盛發生關係，始於此時。盛在宣統季年，其私產墊入漢冶萍者不下四五百萬兩，余文中一字未及，不能辭疏忽之責也。　庚辰九月自記

元年之股東會以反對日債爲號召，當選之董事長爲趙竹君，趙亦不甚以李氏爲然。李氏以礦石生鐵銷路只有日本，日本本購印度生鐵，今我以大部分之生鐵售與日本，得其資爲煉鋼之用，以後鋼軌不必仰給於西洋；故以舉日債爲兩利。王子展、李伯行與盛氏私交甚篤，謂：漢廠斷無利可獲，

盛氏以上等房地產押借款項，塡漢冶萍無底之壑，老翁獨不爲子孫計乎？盛氏聞其言而韙之。余上書盛氏，謂宜以千秋事業爲重，不但墊款不宜急抽，仍須積極進行，使公司周轉靈活，未來之利勝於房屋，其言如枘鑿之不相入。三年之股東會，趙氏落選，所舉皆盛氏之黨。李氏辭職而爲挂名之顧問，老病侵尋，賫志以歿，深可惜也！ 揆初又記。

附漢冶萍史本文

前清光緒初，奕訢柄國，創自修蘆漢鐵路之議。時張之洞爲兩廣總督，謂修鐵路必先造鋼軌，造鋼軌必先辦煉鋼廠；乃先後電駐英公使劉瑞芬、薛福成定購煉鋼廠機爐。公使茫然；委之使館洋員馬參贊，亦茫然；委之英國機器廠名梯賽特者令其承辦。梯廠答之曰：「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若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可以配何樣之爐，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薛福成據以復張，張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薛福成以告梯廠，廠主唯唯而已。蓋其時張雖有創辦鋼廠之偉畫，而煤在何處，鐵在何處，固未遑計及也。張在兩廣總督任內創議設廠煉鋼，意欲位置於粤東。迨機爐已定，而調任兩湖總督，繼兩廣之任者爲李瀚章，不以辦廠之議爲然，而所購機爐瞬將運華，乃議移廠於湖北。會盛宣懷以事謁張，談及現議煉鋼尚無鐵礦，盛乃貢獻大冶鐵礦於張，而移廠湖北之議遂定。大冶鐵礦者，於光緒元年發明於盛僱之英礦師某，盛以廉價得之，並

不知其可寶，故舉而贈之不惜也。

張旣得冶礦，乃擇建廠之地。有議設爐於大冶者，張嫌其照料不便。久之，乃得地於龜山之麓，襟江帶河，形勢雖便，而地址狹小，一帶水田，不得不以鉅資經營之。又各處尋覓煤礦，四出鑽掘，如大冶之王三石、道士洑、康中等處，最後乃得馬鞍山煤礦，所費又不貲。旣得煤矣，不知煉焦。又懸賞徵求煉焦之法，掘地爲坎，終日營營，而不知馬鞍山等處之煤，灰礦並重，萬不合煉焦之用。不得已，購德國焦炭數千噸，與馬煤所煉之土焦攙合。鉅舶載來，寶若琳琅，自始至終，實未曾煉得合用生鐵一噸，而鋼軌更茫無畔岸矣！

當張請款設廠時，謂得銀二百萬即可周轉不竭。戶部允之，乃款盡而鐵未出。部吏責言日至，撥款爲難，左支右吾，百計羅掘。自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止，共耗母財五百六十餘萬兩，其中馬鞍山及各處煤礦耗數十萬，廠基塡土耗百餘萬，廠中共用洋員四十餘人，華員數倍之，無煤可用，無鐵可煉，終日酣嬉，所糜費者，又不知凡幾！官力斷斷不支，於是有招商承辦之意。

盛方以某案事交張查辦，張爲之洗刷，而以承辦鐵廠屬之。盛諾集股一百萬兩，冒昧從事。初以外國焦價太昂，改用開平焦，然每噸尙須銀十四兩，成本太巨，知非得廉焦不能辦，又四出搜覓煤礦。據礦師報告，萍鄉之煤，足合煉焦之用，驗之而信。遂又集股一百萬兩，開掘萍礦。旣得煤矣，居然煉成鋼軌，而各處鐵路洋員化驗，謂漢廠鋼軌萬不能用，蓋因含燐太多，易脆裂也。

費千回百折之力，而所製之鋼不能合用。其時盛所招商股二百萬，業已罄盡，負債倍於股本。焦急無策，乃禮聘李維格到廠籌畫補救之法。李謂非出洋考求，不得實際。盛允之，遂攜大冶礦石，

萍鄉焦炭，及鐵廠所製鋼軌零件，偕洋員彭脫同赴美歐。由英倫鋼鐵會介紹會員中鋼鐵化學名家將冶礦萍煤化驗，謂二者均係無上佳品，可以煉成極好之鋼，而漢廠所煉之軌，前含燐太多，實爲劣品。惟所帶零件，又係極佳之鋼。再四考求，始知張之洞原定機爐係用酸法，不能去燐，而冶礦含燐太多，適與相反。惟所有零件，則係鹻法所煉，可以去燐，故又成佳品。蓋梯廠初定機爐時，以不得中國煤鐵之質性，故照英國所用酸法配置大爐，另以鹻法製一小爐幐之，其意不過爲敷衍主顧而已，而我則糜去十餘年之光陰，耗盡千餘萬之成本，方若夜行得燭。回首思之，眞笑談也。

李維格回華，建議非購置新機，改造新爐，不能挽救。盛諾之，而憂無款。乃與日本訂預支礦石價金三百萬元之約，即以此款爲改良舊廠之用。著手甫竟，而全球馳名之馬丁鋼出現，西報騰布，詫爲黃禍。預定之券，紛至沓來，其時預支礦石三百萬元，早已用罄，後以重息借債，年年積累，又不能支，乃定改爲完全商辦公司，赴部註册，加招新股，於是「漢」「冶」「萍」三字合併爲一名詞，正如千里來龍，結爲一穴，始願固不及此。

綜計官辦時代用去五百六十餘萬兩，除廠地機爐可作成本二百餘萬兩外，其餘皆係浮費之款，於公司毫無利益，而每噸一兩之抽捐，則永遠無已時。盛承辦以迄於今，前後凡十餘年，總計銀行莊號利息，及股東所得官息，已不下一千三百餘萬兩，故公司前後股款債項三千三百餘萬兩，其用於實際者，不過十一分之七。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苟無張之洞鹵莽爲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巖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

去年漢廠停工，頗有人倡議，謂李君維格辦廠不善，可取而代之者。余與李君交久，歷見其困心衡慮，知大功不可以鹵莽成，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故述爲此篇，登諸上海時事新報，浮議始息。頃因代表來京，京師士大夫頗知注意此事，而十餘年歷史，語焉不詳，聞者蓋尠，復檢舊稿，貢諸社會，幸留意焉！

公司股款債項總額三千三百餘萬兩，內除歷年債息官利一千三百餘萬兩，其實在列作成本者，不過二千萬兩。第四號新化鐵爐未成以前，每年已出生鐵十三四萬噸，而更有萍冶兩礦可供數百年採掘。日本製鐵所前後共費日幣六千餘萬元，皆係政府之款，毫無利息。其每年所煉生鐵，亦不過十七八萬噸，而並無鐵礦可供原料。以彼例此，未可妄自菲薄。至鋼質之良，全球驚歎；銷路之廣，供不敵求。廠中所送西洋學生如吳健、盧成章諸君，皆學成藝精，各勤職務，後望正無涯矣。過去若干年所以辦無成效者，其所經歷，不啻學堂授課之光陰，其所費用，譬諸學生習藝之本錢，此亦一定之階級，東西各國無能免者。德國政府獎勵鋼料出口，每噸津貼十六馬克，故全國人民爭開利源，不畏艱險。我國今日已漸知注重實業，雖中央財政目前支絀，自無餘力及此，但願嗣後上有提倡之意，下無欺飾之情，桑榆之收，正未爲晚。鍥而不舍，匪僅李君一人之責也！

元年十月二十日　景葵又記

張文襄公治鄂記

張繼煦

三、武備之改進

甲　裁減舊式軍

鄂中營制至光緒中年而弊極矣，官弁以虛額蝕餉爲事，習於趨蹌迎送，兵卒兼營貿易，惟月一應卯，即有操練，亦虛應故事而已。公下車之始，三令五申，又躬至巡閱，乃知積弊已深，非汰舊練新不足以收實效。光緒二十三年，乃奏請將馬戰守兵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分爲五年遞裁，而以「裁散不裁整，裁兵不裁官」爲入手之方法。

乙　敎練舊軍員弁

兵之弱者既裁，而在營者不可不認眞敎練，以增進其技能。公令各營練軍及馬步防勇，於每營中擇其強壯樸實年在二十五以下者，就本營人數，挑選十分之一，派一哨弁率帶來省，蓋造營房，令其同駐，敎以新式槍砲及體操，至半年遣回本營，敎練同營兵勇，仍令調一成來省學習，如是更番敎練，期化弱爲強，此練舊兵之法也。至於敎將弁，則令綠營候補營弁，輪班赴六營公所，聽洋

敎習講各種兵法，按月考校功課，分別給獎。此外武漢各標營及操防練軍各營，並防勇各營，所有營官、幫帶、哨弁等，亦輪班聽講，按月考校，不到及無進益者撤職。後又派武備學堂學生充各營敎習及哨官、營官，以資觀摩改進。此敎將弁之法也。

丙 練新軍

光緒二十一年，公由兩江回鄂，帶回洋操護軍三營，前營步砲各半，後營馬步各半，工程一營。後又聘募洋員分司訓練，軍制參仿德、日兩國，設學堂以儲將校之材。一面遴派將弁考察日本陸軍編制情形，以資仿效。二十五年續編一營，共爲護軍前後工程四營。二十六年擴充編練，改爲步隊左右旗各四營，又馬砲工程各一營。二十八年增募護軍前鋒隊四營。二十九年又增四營。三十年設營務處，內分四處：參謀司運籌，督練處司訓練，執法處司軍法，經理處司軍儲。就湖北兩翼常備軍，擴充爲兩鎭。三十二年改編爲一鎭一協，名曰陸軍第八鎭、第二十一混成協。將弁多以學生充當，入伍兵亦多具有知識者，而新軍之規制，自是完成。

丁 設兵工廠

光緒十五年，公初涖鄂，以各營猶沿用舊式前膛槍砲，於後膛槍砲操演之法多未通曉，乃向粤借撥黎意槍二千枝、槍彈二百萬粒、七生半克虜伯行營車砲二八尊、砲彈九千枚，帶鄂撥給各營應用，此應急之辦法也。惟公自始即以軍旅之事無一仰給於人爲志，故於光緒十六年，奏明將在廣東

任內購訂各種機器改運鄂省，擇地大別山北麓，建設槍砲廠。二十年添置砲架、砲彈、槍彈三廠。二十一年冬開機，又添購壓砲鋼大汽錘，試槍砲鋼拉力，試槍砲速率各機器。以各廠需磚過多，乃於漢陽廠內、武昌金沙洲、大冶下陸村各設磚廠供用。二十四年復於漢陽府城外西北隅赫山地方，添設煉罐子鋼、製無煙藥兩廠，定名為鋼藥廠，向德國格魯森廠購無煙藥機，每十點鐘能出藥三十三磅，購煉罐子鋼機，每日能煉罐鋼二三噸。後鋼廠開辦年餘即停。藥廠於二十七年冬開工製造，其中並附設硝磺醋精各種強水及依脫火酒等廠，規模極為完備。後以經營支絀，歸併於兵工廠。三十年公奏稱槍砲廠內分廠林立，廠各有名，非槍砲二字所能包括，請改名為湖北兵工廠。又稱鄂省造槍機，每日出槍五十枝，年共出一萬五千枝，不足供數省之用，亟須設法擴充，請將鄂省溢收土膏統捐餘款，撥歸鄂省，以資添補之用。蓋兵工廠造端宏大，其始常年經費約三十六七萬兩，其後增至八十餘萬，公曾奏請在江漢宜昌兩關洋稅項下，加撥十五萬兩，然杯水輿薪，無濟擴充之用。清廷自開辦時，常年經費即責成公妥籌，迨其後添購機器之費亦屢呼籲而不應，公至奏稱事非湖北本省民事，軍餉所用似不能專責湖北獨籌，一省之財力，斷不能供大局之急需，而其結果仍由湖北一省負擔，卒以財力支絀，不能盡量擴充，精益求精，以副公之弘願，可為長歎息者矣。

己 水師

鄂省全境擁有江漢二流，又湖沼繁多，港汊縱橫，緝匪禦侮，端賴水師。公慮及此，而為先事設備之計，今分述之。

砲船　清廷自剷除太平軍後，規定水師制度，長江設總兵官四，而駐紮漢陽者居其一，共轄四營，各分汛地，以嚴防盜匪爲重。至光緒時而營規蕩然。光緒十七年公飭善後局造長龍一號，舢板七十五號，以備水師三營之用。同年又以水師按汛分駐，地闊船稀，不能多移調，遇有事時，非有靈活肆應之水師，不能防遏策應。乃募勇八百四十人，編爲三營，每營設長龍船一號，每號勇丁二十名；舢船二十號，每號勇丁十三名。並于省外江岸建造營房一所，令三營輪派一營駐紮岸上，精練陸路槍隊。其兩營在船，精練水師，每營一月週而復始，如遇水陸何處需用，臨時調派，或三營均作水師，或三營均作陸隊，或水陸分用，蓋與近時海軍之陸戰隊用意略同。十九年九月，又將漢岳兩鎮師船、湖北鐵字三營水師、襄沙中前左三營及兵輪，調集青山操閱，公稱爲陣法嚴整，駕駛靈便。當兵輪未興之時，彈壓水面，頗收一時之效。

兵輪　鄂省兵輪舊有漢廣一艘，嗣因觸礁沈沒。公初履鄂任，即以鄂省輪船無多，以之轉運餉項巡緝江面尚不敷用，乃奏調粵省廣昌兵輪，撥歸鄂省應用，改名楚材，專歸鐵路局調遣。十七年以漢口及荊州、宜昌等處需兵輪彈壓，電南洋大臣先後派撥測海、飛霆二艘來鄂，後測海撥歸鄂留用。嗣以不敷巡防，又商南洋將金甌一艘併撥歸鄂駛用。後又添砲艦江字四號：曰江元，曰江亨，曰江利，曰江貞，各載重五百二十五噸，乃鄂未設水師分隊時，與南洋協咨所置。光緒二十二年公以鄂戰艦太少，不足爲南洋水師之分隊，乃向日本神戶川崎造船廠訂造砲艦六艘：曰楚泰，曰楚同，曰楚有，曰楚謙，曰楚豫，曰楚觀，各載重七百五十噸。又雷艇四艘：曰湖鵬，曰湖鶚，曰湖隼，曰湖燕，各載重九十八噸。雖尙不足應戰，而鄂兵輪自此粗具規模矣。

四、實業之提倡

乙　工　業

一煉鐵廠　先是公督粵時，以洋鐵入口者多，土鐵之行銷日少，乃籌款購機，設廠煉鐵，以期杜絕外耗，未及開辦，而移督楚。粵督李瀚章憚其繁重，奏請量爲移置，淸廷准將機器運鄂，擇地安置，其機價及建廠，由部定每年二百萬內劃撥。公于光緒十六年，在省城寶武局公所設立鐵政局，委司道及候補道蔡錫勇總辦局務。設廠地址，初勘定塘角及金雞兩垸處，皆不合宜。嗣有議設黃石港者，公持六不便之說，最後相地漢陽大別山下，長六百丈，廣百丈。公以爲設廠有六便，乃開始經營，開爐造軌，以兩年爲期，惟以採鐵、煉鋼、開煤三事合而爲一，加之修運道，築江隄，設化學鑛務學堂，添修理機器廠估計需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十八年添購機爐，又請增撥三十二萬四千六百兩，而部咨以勢難再請添撥爲言，蓋部撥二百萬，幾等于包辦性質，而不知此等剏辦大舉並無成式可循，事理旣極精微，情形亦與外洋多異，隨時變通補救，續添料件，續增用款，實有意料所不及，思慮所難周，誠如公所言也。該廠自十七年八月開工，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于十八年秋冬完成，煉生鐵廠于十九年二月完成，煉貝包痲鋼廠、造鋼軌廠、造鐵貨廠于四月完成，煉西門士鐵廠、煉熟鐵廠于五月完成，二十年爐工告竣，于六月一日開工化煉，初出鋼料，成色無異洋製，足爲造砲之用。惟煉鐵僅開一爐，每年僅出鐵一萬五千餘噸，虧折甚鉅，欲添開一爐則須增銀五六十

萬兩，無從籌措；加以所聘洋員一再更易，良工難得。又馬鞍山煤質含磺過重，不甚適用，而外來煤值過昂，煤鐵不能相輔爲用，不得已于二十二年奏准歸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招商承辦。統計自開辦至改歸商辦，先後所用官款共五百六十八萬兩有奇，由商局承認，陸續分年抽還，議定自鐵路公司訂購該廠鋼軌之日起，每出生鐵一噸，抽銀一兩，抽足還清，並永遠按噸照抽，以爲商局報效之款。

二織布局　公在粤時，勸令闈姓商人認捐銀四十萬兩，爲訂購布機一千張及照配軋花紡紗廠機器之本。又令于光緒十六年冬接充新商時，另捐八十萬元，爲建廠及常年經費之用。及李瀚章奏請移機鄂省，而于闈姓商人認捐八十萬元靳而不予，公乃招商股五十萬兩，並籌官款入股，於省城文昌門外勘得官地一區，縱橫各百餘丈，委補用知縣薛培榕監修工程。十九年奏稱布局開辦經費，至少需二十萬兩，始足以資周轉，請將積存質當捐八萬兩，撥充開辦經費。開局之後，所織布匹甚爲堅潔適用，所紡棉紗堅韌有力，每年需用棉花數百萬斤，皆用本省所產，間或參用江南通州花，紡織工徒需用二三千人，貧民多賴以資生，而江漢關進口之洋布，歲少十餘萬匹，挽回利權不少。

三紡紗局　光緒二十年公以洋紗一項進口日多，各省有難銷洋布之區，更無不用洋紗之地，開源塞漏，以此爲大宗。乃奏請設紡紗局，在織布局東偏建廠，向上海良濟、瑞記兩洋行訂購機器紡紗九萬七百餘錠，官商合辦。股本各三十萬兩，二十三年開工，商董以官權太重，請專歸官辦，公乃另行籌款，收回試辦，先撥還商本十五萬兩，其餘十五萬兩給發印票，一年爲期，暫作存項，年息八釐，並稱俟一二年後辦有成效，再行招商接辦。

四繅絲局　公以湖北產絲甚多，惟民間素未經見機器繅絲之法，無從下手，亟應官開其端，民效其法。光緒二十年，奏請於省城望山門外購地設廠，並派工匠赴滬學習。其廠地、廠屋及馬力汽機可供三百盆之用，而以善後局揚州紳士嚴作霖存款三萬兩、鹽道庫外銷款一萬兩及商本二萬兩作開辦費。

丁　鑛務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公履任未及一月，即派知縣高培蘭等分勘湘黔煤鐵鑛，令詳查鑛路每日出煤鐵數量、煎煉方法、銷售價值、運銷情形，逐一繪圖稟覆。又派知府札勒哈哩等，帶同鑛師往大冶、武昌、興國、廣濟、蘄水，確查煤鐵各鑛。十六年三月，派知縣梅冠林等勘興國州錳鑛。十月，派盛春頤辦荊當煤務，令將金米觀鑛穴開挖煤層深處取驗，並稱窩子溝、大林堡、甯家灣、雙河口等處，煤質煉鐵最合用，應妥籌辦法。然以上距鐵廠太遠，皆未採用。是年又派州判王樹藩勘辦大冶煤鑛，令將王三石地方鑛穴挖深察驗，並分勘金山店、勝山寺等地煤鑛。後經化驗煤質，不能煉鋼，只可供布廠、鐵廠之用。後又勘大冶產鐵甚旺，約計二千七百萬噸，百年採亦不盡，含鐵質六十四分有奇。於是建廠購機，開馬鞍山之煤，以煉大冶之鐵，以候補道蔡錫勇總其事。然馬鞍山煤質磺多灰多，取製焦炭，不宜鎔煉；不得已，借資開平頭等焦炭，而又價昂，以之煉鐵，往往虧本。二十二年，公以江西萍鄉產煤，磺輕灰少，煉焦最佳，惟用土法開採，僅得淺處之煤，宜置機設廠，開一大井，每日須出煤三百噸，方能維持鐵廠。乃派知縣惲積勛帶同總鑛師馬克斯履勘後，卒告成

功，即世所稱漢冶萍公司者也。

二十七年，洋務局專設鑛務提調一員，凡未經批准輒即購地開鑛，或已稟准而暗入洋股者，即分別驅逐封禁。

三十一年於省城設立鑛政調查局，派司道爲總會辦，督同局員切實勘採，照部頒表式造册咨報。

三十二年擬訂中國鑛務正章七十四款，附章七十二條，頒發各屬，以闢利源而防流弊。

洋務運動書目解題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朝八十卷、咸豐朝八十卷、同治朝一百卷　故宮博物院影印　一九三〇年刋

是書採道咸同三朝對外交涉檔案編成。所錄諭摺，首尾皆有删節，記日胥用干支，並以軍機處收發日期爲準，而將原奏日期删除，檢閱反增不便。惟終係第一手史料，有其珍貴價值。就中咸同兩朝所錄，有關洋務運動者甚多。

曾文正公全集　一五六卷　曾國藩撰　光緒二年刋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檢討，道光末即位躋侍郎。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後二年，曾氏丁憂在籍，受命辦團練，此後發展爲湘軍，並勾結外國侵略者，力與革命勢力作對，係漢奸劊子手。以此得到清廷重視，累官大學士，封一等侯。這部全集，除了詩鈔、雜鈔無何價值外，餘如奏稿、書札、批牘等類，不但爲研究太平天国之重要反面材料，即對當時之外交、內政情形，亦多足供參考。曾氏爲洋務運動的支持者，惟當其死去時，此運動尙在初期，故涉及洋務的文字，不若李鴻章等集多。

左文襄公全集　一一〇卷　左宗棠撰　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刋

左宗棠，湖南湘陰人。道光舉人。初居湖南巡撫幕，即策動與太平軍爲敵；迨受命督師入浙，

遂直接參與摧殘太平天国革命，因此得到清廷重視，封一等伯。嗣又督師西上，負責鎮壓陝甘回民起義，其屠戮之慘，實不下於曾國藩之對待太平軍。左氏曾任浙江巡撫，閩浙、陝甘總督。光緒初，晉封二等侯，官大學士。嗣外任兩江總督，調閩浙，光緒十一年死於任。馬尾船政局及蘭州織呢廠，皆爲其所創建，爲洋務運動之重要人物。此集涉及方面甚廣，爲研究近代史之重要參考書。

李文忠公全書　一百六十五卷　李鴻章撰　吳汝綸編　光緒三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四年刊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後，李氏回籍辦團，繼入曾國藩幕。咸豐末，創淮軍，帶赴上海，勾結外國侵略者，力與太平軍爲敵，攻陷蘇州、嘉興等地。天京失守後，封一等伯。嗣又代曾國藩鎮壓捻軍，西捻亡，晉協辦大學士，不久乃實任大學士。鴻章於帶兵赴上海時，已以道員躐署江蘇巡撫，後歷任署兩江總督。自同治九年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隱然爲政局重心及洋務運動之中堅者二十餘年。鴻章對外一貫主張投降，故生前即被目爲漢奸。甲午戰後，一度失勢。光緒二十五年又起督兩廣。越一年，義和團反帝運動起，八國侵略聯軍進犯北京，清廷再命鴻章總督直隸，負責議和。二十七年九月死，晉贈一等侯。此書包羅極廣，爲研究中國近代史必不可少之參考書。

張文襄公全集　二百二十九卷　張之洞撰　民國十七年刊

張之洞，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初，好言事，屬淸流派。

八年，署山西巡撫，十年，署兩廣總督，旋實授；後移督兩湖，在任最久。光緒末葉內調，參預大政，官至大學士。宣統初卒。綜張氏一生重要事蹟，可謂與光緒朝相終始，故其全集包羅之廣，直與李鴻章集相埒，爲研究中國近代史重要參考之書。

水流雲在館奏議　二卷　宋晉撰　光緒十三年刋

宋晉，江蘇溧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仕至戶部侍郎。爲御史時屢上封事。咸豐六年曾疏請用輪船入江攻太平軍，爲最早主張用洋械之一人。集中關於太平軍事者不少。

毛尙書奏稿　十六卷　毛鴻賓撰　宣統二年刋

毛鴻賓，山東歷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轉御史。咸豐初，回籍辦團。十一年，任湖南巡撫，同治二年升兩廣總督。是書涉及山東、湖南及兩廣軍事之文字甚多，而由其「開採磺礦以濟軍火」、「請錄用丁日昌」、「開設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等摺片，可知毛氏亦爲洋務運動之支持者。

沈文肅公政書　七卷　沈葆楨撰　光緒六年刋

沈葆楨，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外任江西府道，同治初超擢

江西巡撫。丁內艱，任馬尾船政大臣。同治末，總督兩江，光緒五年卒於任。此書皆屬奏稿，起同治元年，終光緒五年。其卷三以前，爲巡撫江西時所上，多關太平軍事；卷四爲總理船政時所上；卷五爲經理台灣時所上；卷六、七爲總督兩江時所上，於兩江防務、吏治、民生之文字甚多。

丁文誠公奏稿　二十六卷　丁寶楨撰　光緒卅三年刊

丁寶楨，貴州平遠州人。咸豐三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外任知府。同治六年升山東巡撫，至光緒二年授四川總督，十二年二月卒於任。是書起自同治元年十二月，終於光緒十二年。大致卷一至十二爲山東任內事，卷十三至廿六爲四川任內事。書中關係兩省吏治民生文字不少，而前數卷則涉及山東軍事者尤多。

養知書屋遺集　五十五卷　郭嵩燾撰　光緒十八年刊

郭嵩燾，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散館授編修。同治初，超署廣東巡撫，被劾去官。光緒初，以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充出使英法等國大臣。郭氏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皆有交誼，在當時以通洋務著名，頗爲守舊者所側目。集中涉及洋務之文字甚多。

馬端敏公奏議　八卷　馬新貽撰　光緒二十年刊

馬新貽，山東菏澤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安徽。咸豐初，太平軍下天京，皖北捻

軍紛起響應，馬氏力與革命勢力爲敵，因之陞擢甚速，十餘年即任浙撫，代曾國藩督兩江，同治九年爲張文祥刺死。是書起自同治三年十月，終於同治九年七月，大率多關於江浙防務、吏治、民生之文字。

曾忠襄公全集　六十一卷附年譜等六卷　曾國荃撰　光緒二十九年刊

曾國荃，湖南湘鄉人。咸豐中，以貢生募勇助其兄國藩鎮壓太平軍，累官巡撫，以攻陷天京封一等伯。光緒初，一度巡撫山西，後署兩廣總督。光緒十一年繼左宗棠任兩江總督，十六年卒於任。此書大半爲其歷任之奏議、公牘、批示、書札，其中涉及輪船、電綫、機器局者頗多，而關於太平軍捻軍之文字亦不少。

合肥李勤恪公政書　十卷　李瀚章撰　民國年間石印

李瀚章，安徽合肥人，鴻章之兄。道光末以拔貢知縣分發湖南。嗣入曾國藩幕，累官湖南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此書皆屬奏表，始同治四年，終光緒二十年。書中涉及太平、捻、苗事者不少，亦多關於楚粵吏治民生文字。

曾惠敏公遺集　十七卷　曾紀澤撰　光緒十九年刊

曾紀澤，湖南湘鄉人，國藩之子，襲一等侯。光緒四年出使英法、六年又兼駐俄欽差大臣，光

緒十二年回國，以侍郎幫辦海軍衙門。是書涉及外交之文字甚多。

劉光祿遺稿　二卷　劉錫鴻撰　光緒年間刊

劉錫鴻，廣東番禺人，曾充出使德國欽差大臣。劉氏雖廁身於外交界，但思想頗爲保守，由其「倣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摺可見一斑。

劉忠誠公遺集　六十六卷　劉坤一撰　宣統元年刊

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咸豐中以諸生從軍，爲湘軍別派楚勇首領之一。因摧殘太平軍及天地會，不到十年即躋於巡撫地位，初任江西，繼總督兩廣、兩江，而在兩江凡三任，前後十四年，光緒二十八年卒於任。此書中，有涉及太平軍和天地會者，有涉及義和團反帝運動者，有涉及海防者，內容包羅甚廣，至關於「洋務」之文字亦不少。

岑襄勤公奏稿　三十卷　岑毓英撰　光緒二十三年刊

岑毓英，廣西西林人。咸豐初以諸生從軍，爲摧殘雲南回軍之最力者。生平仕履以在雲南爲最久，終於雲貴總督任。此書前八卷大半屬於鎮壓回軍者；其餘二十二卷涉及中法、中英交涉者既不少，而關於川滇電線及開辦礦務情形者亦多。

卞制軍奏議　十二卷　卞寶第撰　光緒二十年刊

卞寶第，江蘇儀徵人。咸豐舉人，由部曹、台諫、府尹、布政使授福建巡撫，移湖南，後督兩湖、閩浙，光緒十八年卒。此書涉及同治、光緒時期之內政、外交以及民生吏治之文字甚多。

劉文莊公奏議　八卷　劉秉璋撰

劉秉璋，安徽廬江人。咸豐十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嗣佐李鴻章別統一軍與太平天国及捻軍爲敵。光緒初，授江西巡撫，移浙江，升四川總督，以教案罷。此書起同治四年至光緒二十年，其中有關浙贛四川之吏治者甚多，如礦務、機器、砲台等項，皆涉及洋務者也。

許文肅公遺集　二十一卷　許景澄撰　民國十年排印

許景澄，浙江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光緒中，因通洋務，任出使法、德、俄等國大臣。回國後，又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光緒二十六年，以義和團事忤慈禧太后，被殺。是書所錄過半與當時外交有關。集中之外集與遺稿二部分，間有互相重複者。

李忠節公奏議　十六卷　李秉衡撰　民國十九年排印

李秉衡，奉天海城人，清末分海城等縣置莊河縣，李氏所居適在新縣境，故又有稱之爲莊河人者。以貲爲縣丞，任州縣多年。中法戰時，以廣西按察使護理巡撫，調和諸將，頗爲時所稱道。後任山

東巡撫，以膠案去官，旋派巡閱長江。庚子率師北上抗八國侵略軍，兵潰自殺。奏議中有關中法中日戰事以及膠案史料不少，亦有涉及礦務、機器者。

開縣李尚書政書　八卷首一卷　李宗羲撰　光緒十一年刊

李宗羲，四川開縣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安徽。後入曾國藩幕，累官安徽按察使、江寧布政使，同治八年授江蘇巡撫，十二年補兩江總督，光緒元年因病開缺，十年卒。是書依年排列，皆屬公牘文字。首安徽書，次湖北書，次兩淮書，次江寧書，次山西書，次兩江書，末歸田書，所錄多關當時吏治民生之文字。李氏無赫赫名，然在當時地方官吏中，尙屬實心任事者。

撫吳公牘　五十卷　丁日昌撰　光緒三年刊

丁日昌，廣東豐順人，以監生納貲爲知縣，一度入曾國藩幕。李鴻章在上海，檄主機器局，並佐辦外交。後歷任江蘇巡撫，襄辦北洋軍務，福州船政大臣，調福建巡撫，爲洋務運動中之重要人物。此書爲撫蘇時之公牘，其中有關水師、輪船、機器局者甚多。

杭阿坦都統奏議　十二卷　奎斌著　光緒廿八年刊

奎斌姓杭阿坦氏。曾任山西、湖北巡撫，察哈爾、熱河都統。本書係其爲巡撫後之奏稿，多有關當時吏治民生之文。

屠光祿疏稿　四卷　屠仁守撰　民國十一年刋

屠仁守，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光緒中轉御史，以諫修建頤和園罷官。光緒二十六年起用，以五品京堂候補，旋授光祿寺少卿。書中有關時政者甚多。

澗于集　十八卷　張佩綸撰　民國七年刋

張佩綸，直隸豐潤人。同治十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以大考擢侍講。光緒初，屢言事。甲申，法國侵越日亟，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馬江戰敗，革職遣戍。張氏本與李鴻章有舊，自戍所釋回後，娶李氏幼女，遂日在李氏左右。惟於交涉向主抗爭，與李氏之屈辱妥協者不同。集中有涉及船政、購械、礦務等事。

期不負齋政書　九卷　周家楣撰　光緒二十一年刋

周家楣，江蘇宜興人。咸豐九年進士，入翰林，改主事，累官順天府尹、通政使、左副都御史，歷署吏、兵、戶部侍郎。自其爲員外郎時，即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繼在大臣上行走者約六年。政書二卷爲「總署書」，七卷爲「府尹書」。前者多涉及外交，後者則皆爲順天府吏治文字。

劉壯肅公奏議　十卷，又首卷一卷　劉銘傳撰　光緒三十二年排印

劉銘傳，安徽合肥人，爲摧殘太平天国及捻軍之重要將領。光緒十年以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繼授福建巡撫；台灣建省後，改台灣巡撫。劉氏首倡籌造鐵路，撫台灣時，又採購機器、輪船，與辦水陸電線，所上摺片，什九皆屬此類事件。此書依類編纂，分出處、謨議等十略，惟其內容與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所藏者間有差異，想係編排時所修改者。

周武壯公遺書　十五卷　周盛傳撰　光緒三十一年刊

周盛傳，安徽合肥人。初辦團練，繼與兄盛波從李鴻章鎮壓太平軍及捻軍，於淮勇中别爲盛軍。同光之際駐天津附近，屯田練兵，小站稻田，即係周氏督部下所開者。書分軍謨等九編，大半論軍事學，於當時練洋操及海防情形記述較多。

堅正堂摺稿　二卷　褚成博撰　光緒三十一年刊

褚成博，浙江餘杭人。光緒六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轉御史、給事中，居台諫者約十年。褚氏入台後，初少建白，迨甲午事起，乃屢上彈章，中外側目。摺稿言簡意賅，洸痛扼要。

吳光祿奏稿　三卷　吳贊誠撰　光緒十二年刊

吳贊誠，安徽廬江人。咸豐元年以拔貢知縣，分發廣東。累官天津道，擢順天府尹，督辦福建船政。光緒三年奉命籌辦台灣防務，四年，以光祿寺卿署福建巡撫，後以病辭歸。是書卷一錄吳氏

在船政任上所上奏摺廿三篇，卷二係台灣奏事各摺共十三篇，卷三係吳氏因病辭任各摺共八篇。

庸盦內外編　十九卷　薛福成撰　光緒二十四年印

薛福成，江蘇無錫人。初入曾國藩幕，繼佐李鴻章，累保至道員。光緒中，充出使英法等國大臣。薛氏爲當時談洋務之巨擘，故書中涉及洋務與外交事宜者甚多。

出使疏牘　十二卷　薛福成撰　光緒二十年刊

薛氏自光緒十五年夏出使，至二十年夏回國。此書凡奏疏二卷，公牘十卷。公牘分咨文（二卷，多致總理衙門）、書函（四卷，皆致總理衙門總辦）、照會劄文批答（一卷）、洋文照會（二卷，多與英外部者）、電報（一卷，其中論滇緬界約事者甚多）等項。

嘉定先生奏議　二卷　徐致祥撰　宣統二年刊

徐致祥，江蘇嘉定人，咸豐十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累遷內閣學士，督順天學政。光緒中，數言事。奏議中有請停止築鐵路摺及請止開藝科預防微漸疏，蓋反對新政者。

长白先生奏議　二卷　寶廷撰　宣統二年刊

寶廷爲清宗室，同治七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累官禮部右侍郎。光緒初，數言事，一

時頗爲人所側目。據其子壽富所編年譜，謂諫草十失五六，則知此奏議不過原有之一半而已。

張靖達公奏議　八卷　張樹聲撰　光緒二十五年刊

張樹聲，安徽合肥人。初以諸生辦團練，嗣與其弟樹珊從李鴻章鎮壓太平軍、捻軍，於淮勇中別爲樹軍。以軍功由小佐貳累保至府道臬藩，同治中爲江蘇巡撫，調廣西，遷兩廣總督，代李鴻章署直隸總督，後又回兩廣本任。此奏議即按其撫蘇後依年月排纂者，其中涉及內政、外交之文字不少。中若「籌議設立西學館事宜」摺，及「與修廣東電線」摺片，皆有關洋務者。

張樹聲來往函牘　九冊　鈔本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藏

此函牘總約五百八十通，半爲張氏署理直隸總督及任兩廣總督時所收來函原件，半爲致人信稿，亦雜有告示底稿數件，其中多有涉及內政、外交及洋務者。

張靖達公雜著　一卷　張樹聲撰　宣統二年刊

張樹聲奏議另有專書，此乃其雜文，過半爲函牘，中如「戊寅年召對恭紀」亦涉及當時洋務事宜。

敦懷堂洋務叢鈔　十一種十八卷　張樹聲編　光緒十年刊

是書雜彙古今中外著作十一種，其中所收朱克敬柔遠新書四卷，王韜操勝要覽一卷，以及丁日昌所上「海防條議」暨李鴻章覆奏二篇，取名「海防要覽」二卷，可資參考。

馬相伯先生文集　一册　馬良撰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

馬良，江蘇丹徒人。初名志德，改名欽善，又改建常，最後改名良，乃馬建忠之兄。光緒初，曾任駐日領事，使館參贊，嗣入李鴻章幕，派往朝鮮協助改革事宜，不久即回。集中多關天主教事，間有少數文字涉及洋務運動及當時局勢。

毋自欺室文集　十卷　王炳燮撰　光緒十二年刊

王炳燮，江蘇元和人。同治舉人，以揀選知縣分發直隸，光緒初，知天津縣，卒於任。此集有讀書筆記、經論、序跋、疏議、書狀、傳誌、雜記，中如「墾荒用西洋機器」、「上合肥伯相」等篇，皆有關洋務者。

塵牘叢鈔　二卷　姚錫光撰　光緒三十四年刊

姚錫光，江蘇無錫人。以拔貢歷佐李鴻章、張之洞、李秉衡幕，曾任安徽牧令，累保道員。嗣游日本，歸爲軍政司副使，宣統二年，擢陸軍部侍郎，辛亥革命後，曾爲袁世凱竊國時代之參政。此書上卷多談兵之作，下卷則間有議廢科舉、立學堂及整頓商務之文。

刼餘勵存　三卷　李承霖撰　光緒十年刊

李承霖，江蘇丹徒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此書錄有府學公建禁礦碑四道，並有上沈葆楨、劉坤一論礦事書。

意園文略　二卷　盛昱撰　宣統二年刊

盛昱爲清宗室，光緒三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累官至國子監祭酒。在當時滿人中，頗負盛名，亦喜言事，但多頑固之論，如「書鐵路述略後」之反對築路，即其例也。

青學齋集　三十六卷　汪之昌撰　民國二十年刊

汪氏以績學主講蘇州學古堂，通經史百家，故集中大半爲考訂經史之作；間有涉及時事者，如「郵政議」、「鐵路利害論」，多膚淺之論。

翠巖堂詩文鈔　七卷　韓弼元撰　光緒二十六年刊

韓氏字叔起，咸同之際以詩文蜚聲江南北，晚年主講揚州梅花書院，成就甚多。文稿卷一有致曾國藩、郭嵩燾等書，於咸同年間人民顛沛流離之情，言之歷歷。至其反對開礦，則守舊者之濫調也。

二知軒文存　三十四卷　方濬頤撰　光緒四年刊

方濬頤，安徽定遠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官至四川按察使。著二知軒詩鈔初續編及夢園叢說等傳於世。此集共文六百餘篇，論說及書後多評騭古今之作。惟其對當時新事物所持態度，則十分保守，由「機器論」可見一斑。

于湖文錄　九卷　袁昶撰　光緒二十五年排印

袁昶，浙江桐廬人。光緒二年進士，爲戶部主事，官至江寧布政使，調直隸，未幾內召，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授太常寺卿，光緒二十六年以忤慈禧太后被殺。袁氏究心時務，其「議覆寄諭事件條陳」一文，洋洋二萬言，於練兵、理財、開礦、洋務以及改官制、興學校諸事，條析詳贍，頗爲當時所重。其餘文字涉及中外交涉者亦不少。

于湖題襟集　二十四卷　袁昶編　光緒二十一年刊

此書爲袁氏任蕪湖道時所編，有袁氏與人唱和之作，有朋友投贈之詩，有曲，有文；文多討論經史及談議時務者。

散原精舍文集　十七卷　陳三立撰　一九四九年排印本

陳三立，江西義寧人。光緒舉人。戊戌變法時以吏部主事佐其父寶箴於湖南，銳行新政，政變革職，庚子後開復原官。宣統初，屢徵不出。陳氏工詩文，有名當時。

扁善齋文存 二卷 鄧嘉績撰 光緒二十七年刊

鄧氏字熙之，同光中以古文名於江南，蹭蹬以終。書中有「請遣散洋弁暫停練軍議」及「水師學堂記」可資參考。

俞俞齋詩文稿 六卷 史念祖撰 光緒十八年刊

史念祖，江蘇揚州人。弱冠從英翰攻捻，累官雲南布政使。史氏不由科第，而詩文頗有時名。負才使氣，於當代名流多所譏評，集中有關回、捻事甚多。

求益齋全集 二十卷 強汝詢撰 光緒二十四年刊

強氏字蕘叔，老成績學。此書計讀書記六卷，隨筆二卷，漢州郡縣吏制攷二卷，金壇見聞記二卷，文集八卷。有海防議可資參考。

清芬閣集 十二卷 朱采撰 光緒三十四年鉛印

朱采字亮生，以諸生舉優行，先後受李鴻章、張之洞知。光緒初，知山西汾州府，興修水利。

後擢廣東瓊雷道，以憤官場頽靡之習告病歸。朱氏留心時務，故集中論及時事之文不少，如治河、海防、礦務，以及與外人交涉事宜，皆爲近代史中有關資料。

虹橋老屋遺稿　九卷　秦緗業撰　光緒十五年刊

秦緗業，江蘇無錫人。道光二十六年副貢，由史館謄錄，叙鹽大使，改浙江同知，累官署浙江鹽運使，以老請疾歸，主東城書院。秦氏頗留心時政，文稿中不少論洋務、鹽務之作。

翁文恭公日記　四十册　翁同龢撰　民國十四年影印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光緒二十四年夏罷歸。此書起自咸豐八年七月，終於光緒三十年五月，約共四十六年。翁氏於光緒中以帝師之故，赫奕一時，故所記有時雖寥寥數語，而藉之頗可窺知當時政潮起伏消息。

三洲日記　八卷　張蔭桓撰　光緒二十二年刊

張蔭桓，廣東南海人。光緒十二年二月，出國就駐美日秘三國欽差大臣職，至十五年十一月差竣回國。此日記即記其出使所見、所聞、所行之事者。張氏使美時，正値華工問題緊張之際，故書中涉及此事獨多，又牽及於日秘設領事問題。書名三洲者，蓋指亞、美、歐而言。

樓船日記　二卷　余思詒撰　光緒三十二年排印

余思詒，江蘇武進人。光緒十一年夏，以員外郎銜工部主事隨劉瑞芬出使英國。越二年，奉命與鄧世昌等，將在英造成之致遠、靖遠二船與在德所造之經遠、來遠二船共四艘，護送歸國，因將途次見聞以及水師操演各法，隨筆記之，而成是書。

使德日記　一卷　李鳳苞撰　光緒二十三年刊

李鳳苞，江蘇崇明人，曾任駐德及法出使大臣。此日記胥爲光緒四年其署駐德使節時三個月事，於參觀德國船砲工廠事記述甚詳。其記與各國使者周旋情形，頗可窺知侵略者雖協以謀我，但暗中則互相詆譭之一斑。

盛世危言　十四卷　鄭觀應撰

鄭觀應，廣東香山人。童年赴滬營商，學習英語，曾任太古輪船公司總理等職。後奉李鴻章札委總辦津滬電報滬局，又在上海創設機器織布局，會辦輪船招商局，對開平礦務、漢陽鐵廠、粵漢鐵路等，皆曾參與。著述二十餘種，以「盛世危言」一書最爲膾炙人口。是書於同治初元即以「救時揭要」之名出版，同治十年又將續集分上下本，以「易言」之名出版。至光緒十九年再經改訂，始用「盛世危言」之名。其後內容不斷增訂，卷數編排各有差異。書中所論甚爲廣泛，其中如火器、電報、紡織、船政等，皆有關洋務者。

盛世危言後編　十五卷　鄭官應撰　民國九年鉛印

是書分道術、學務、立憲、政治、軍務、開墾、工藝、商務、鐵路、船務、礦務、電報、鐵廠、賑務、雜著等類，凡十五卷。據潘飛聲氏序云：「前編者，言其所知也；後編者，行其所言也。」故此書多鄭氏所參與紡織、鐵路、船務、礦務、電報、鐵廠之記述，與「盛世危言」前編偏於理論者不同。

弢園文錄外編　十二卷　王韜撰

王韜，蘇州人，少著文名，兼識英文，又留心世事，好談洋務。同治初，以王畹上書太平天国之嫌，遯居香港。六年冬，應英人理雅各之招，至英佐譯中國經籍。後歸國，集資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著論鼓吹變法。光緒十年移滬，尋任格致書院山長。氏雖未入仕途，而與當時洋務派盛宣懷、鄭藻如、鄭觀應等皆有至交，文章多言洋務及變法事。

弢園尺牘　十二卷　王韜撰　光緒十九年淞隱盧排印

光緒二年王氏以活字版排印「弢園尺牘」於香港，凡八卷，至光緒六年又增訂四卷，皆作者在香港時與友人函牘，其中涉及洋務者不少。

弢園尺牘續鈔　六卷　王韜撰　光緒十五年排印

是書係王氏輯錄光緒七年以後至光緒十四年間函牘。作者於光緒十年自香港遷居上海，故包括在港、滬兩地致友人書信。

甕牖餘談　八卷　王韜撰　申報館仿聚珍版式重印

是書雜記太平軍舊事，以及當時清政府統治下之「忠臣」、「義士」、「節婦」、「烈女」事跡，兼採當時歐亞時事。

遯窟讕言　十二卷　王韜撰　光緒六年印

是書爲王韜避禍居香港時所作。著者序謂「竊效干寶之搜神，戲學髯蘇之說鬼，燈灺更闌，濡毫暝寫，久之遂如束筍，因弁篋中所存髫年之作，厘爲十二卷，名曰遯窟讕言。」卷一首篇天南遯叟，實即著者之自傳也。

瀛壖雜志　六卷　王韜撰　光緒元年刊

是書爲王韜居上海時所記，自上海開埠後，歷咸同之際，舉凡風土人情，皆得諸耳聞目見，積久而成六卷，爲研究當時上海情況之好資料。卷三記製造局及廣方言館、火藥局，皆洋務當時事。

適可齋記言記行　十卷　馬建忠撰　光緒二十四年石印

馬建忠爲馬良之弟，以郎中留學法國巴黎，爲中國官吏留學外國之最早者。以通洋務，居李鴻章幕甚久，凡李氏光緒中所辦洋務，率皆參與謀議。是書分記言與記行兩部分：記言四卷爲書牘論說；記行六卷，一爲勘旅順防務記，二爲奉使印度折衝鴉片稅事，三爲朝鮮事之東行三錄。

邵氏危言　二卷　邵作舟撰　光緒二十四年鉛印

邵氏久居北洋幕，故對洋務相當熟悉。書共二十八篇，分總論、學校、理財、用人等。每篇又分若干章次，指摘當時窳政，力言變法，可與康有爲之主張相呼應。

時務摘稿　一卷　程佐衡撰　光緒二十四年印

程氏致力於天文、地輿以及中外交涉等學，光緒六年，草籌俄十策上江蘇學政黃體芳，光緒十二年入李鴻章幕，文章爲當時所重。著有「來鶴軒文集」，以友人慫恿，擇其中關切時務者四篇印行之，名爲「時務摘稿」。

遠志齋稿　六卷　葛士達撰　光緒九年刊

葛士達，江蘇上海人。以諸生入潘鼎新幕，歷保花翎五品銜補用知縣，嘗知山西平定州。氏之上世營海舶，又以生長海上，故對洋務略通曉，其條陳時事六則，於鹽政、銅鑛皆詳爲指陳。又津

門罪言，亦談涉海防諸事，蓋一留心經濟者也。

記聞類編　十四卷　上海書局編　光緒三年排印

此書係採輯上海申報同治壬申、癸酉兩年所登之奏摺、論議、時事、雜聞、詩歌等編成。分爲十二類：曰奏疏、時政、論議、風土民情、邦交互市、外邦時事、畸行、異聞、豔蹟、博物、文辭及雜著，都四百九十條。其中如異聞豔蹟固多無聊，但所記當時内政外交與戰事（如雲南回事），則不無可參考者。

越事備考　十卷　劉名譽編　光緒二十一年刊

此書專記中法戰事，有採自邸鈔者，有選自報章者，有記事，有議論，但遺漏甚多，去取亦未能盡善。其中如海防、水雷、砲台等策，亦關系當時洋務運動者。

徐愚齋自叙年譜　附上海雜記　一册　徐潤撰　民國十六年刊

徐潤，廣東香山人。年十五至滬習商，後與唐廷樞等創辦招商輪船局、開平林西煤礦、同文書局、倫章機器造紙公司等企業。中法戰後，奉李鴻章委辦關外金礦。徐氏在洋務運動過程中，重要設施皆曾參加，是故年譜中所記經歷，頗有可供參考之處，惟其記家庭瑣事不免繁冗耳。後附上海雜記二篇，據作者謂將上海六十年來中西聞見之事，紀事編年條列，滬事爲内篇，其他則爲外

篇。

盛宮保行述　一册　盛同頤撰　影印本

盛宣懷爲晚淸洋務派之重要人物，凡開礦、輪船、鐵路、郵電等企業，莫不參預。著有愚齋存稿一百卷，所錄有關奏議電函，多屬甲午戰後者。其子同頤等所撰宣懷之行述，記叙其生平事蹟甚詳，可資參考。

錫金四哲事實彙存　一册　楊模編　宣統二年排印

楊模，江蘇無錫人，以同邑華蘅芳、世芳兄弟，徐壽、徐建寅父子皆精數理機械，爲當世格致名家，乃裒輯有關四人之奏牘册籍而成是書。於生平事蹟外，復列四人譯著各書名稱於後，以資參考。

通學彙編　三册　鄒淩沅輯　（見通學齋叢書）

是書分爲總類、格致、國志、地輿、商類、農類、兵類、雜類等項，所彙集多甲午戰後事，然亦有追述以前者。

津門雜記　三卷　張燾撰　光緒十年刊

張燾，浙江錢塘人。寓津三十年，目覩津地盛衰，草爲此書。舉凡沿革、形勝、衙署、兵營以及租界、商務、風土人情，皆扼要叙述，間附以詩。

東隅瑣記　一卷　李濬之撰　光緒末年排印

李氏於光緒卅一年十月奉派赴日考查實業，凡五閱月而回，作「東隅瑣記」。又自備資斧，自津赴滬，轉青島而濟南，遊歷約七十餘日，筆所見聞，附於書末。

采菽堂筆記　二卷　書牘一卷　黃陵先生撰　光緒二十五年排印

黃陵先生姓名待考。由序中所言，知其曾游幕浙閩，劉秉璋督川又聘之，後以道員總理江蘇營務處，兼統蘇防、留防、鹽捕各軍。甲午之役，又總威武軍營務。筆記談時事者不少，書牘則皆關於練兵、剿捕及中日戰事。

止庵筆語　一卷　譚宗浚撰　民國年刊

譚宗浚，廣東南海人。同治十三年一甲二名進士，官至署雲南按察使。此書皆小品雜文，有經史、有時事、有格言，大致主於勸誡。

安樂康平室隨筆　六卷　朱彭壽撰　民國廿九年仿宋聚珍排印本

朱彭壽，浙江海鹽人，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曾入鐵良幕，清末陸軍章程多其所參訂者，授陸軍部右丞。此書有考訂掌故者，有記時事者，多屬親見親聞，筆之於書，頗可供研究近代史者之參考。

靜娛亭筆記　十二卷　張培仁撰　光緒中刊本

張培仁，廣西賀縣人。曾紀鴻序稱「受業」，知張氏或嘗入曾國藩幕。此書所記有掌故，有時事，有名人軼事，有詩詞。其中有得之傳聞者，有得之目覩者，有採自前人筆記者，有錄自當時報章者。

滬遊雜記　四卷　葛元煦撰　光緒十三年鉛印本

著者序謂游上海十五年，就耳目所及，仿都門紀略，輯成是書。其內容性質，略等於上海指南，亦兼及冶遊情形。此書原刻於光緒二年，至光緒十三年又有增訂，題名重修滬遊雜記，由申報館用鉛字排印，仍分四卷。

淞南夢影錄　四卷　黃式權撰　光緒九年上海申報館排印

此書記上海風土，凡歌臺、妓館、飲饌、遊藝之事，胥有敘述。書成於光緒初，距開埠之期方三十餘年，洋化已如此。

江南製造局記　十卷附一卷首一卷　江南製造局編　光緒三十一年石印

江南製造局爲清代同光間洋務運動之重要組織，地址雖在上海，名義雖屬江南，但大權則操之北洋，亦即李鴻章之手。是書計分建置圖、製造圖、建置表、製造表、會計表、征繕表、存儲表、職官表、考工槍略、考工砲略、考工火藥銅引子彈略、考工鍊鋼略共十二項，末附仿造克鹿卜砲說。卷首則呈送局記文牘及目錄。書之編排大致先有一概述，繼之以表，繼之以歷次公牘，但亦有無表及公牘者，如考工槍略以後諸篇及職官表之類。

上海研究資料　一册　上海通社編　一九三六年排印

是書係將上海通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起在「大晚報」、「上海通週刊」及各報上陸續發表之文字，加以取捨修訂，彙印而成。全書分爲寫眞、事物原始、氣象概要、政治、地政、租界、學藝、宗教、金融、工商業、交通、建築、新聞事業、體育娛樂、風土、人物等十六門。其中有追述洋務運動時期上海興辦之機器織布局、紙廠、鐵路以及有關人物之記載。

北洋海軍章程　十四卷　奕譞等修訂　光緒十四年天津石印局校印

此書共分船制、官制、升擢、事故、俸餉、卹賞、工需雜費、儀制、鈐制、軍規、簡閱、武備、水師後路各局十四項，每項爲一卷，各項下又間有分子目者。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撰　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是書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二三至三六三。

馬尾船廠述要　際唐撰　載「福建文化」第二卷第十五期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出版　福建協和大學編印

此文雖非第一手資料，但所述馬尾船廠較爲簡要，故迻錄之。作者署名「際唐」，不知姓氏。惟「福建文化」數見其文字，而第一期中又有類似發刊辭之作，當係福建協和大學中之敎員。

張文襄公治鄂記　張繼煦撰　一九四七年印

是書所記，亦非第一手資料。然於張之洞在鄂督任上所辦之軍事、工業、礦務等，皆有簡明扼要之敘述。

時務匯通　一〇八卷　李作棟輯　光緒二十九年印

是書共分天文、地輿、政治、工藝、學校、外交、武備、理財、商務、宗敎、鑛務、農學等十二門。其中商務、鑛務等門，錄有關於洋務運動材料。

申報

申報於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創刊於上海，初爲英人美查出資營辦，光緒十四年美查托其友阿伯拿及芬林代爲主持。光緒三十二年以營業不振，由該館買辦席裕福籌款接辦。民國元年席裕福將申報館賣與史家修，從此申報爲中國人所有。洋務運動期間，諸如開灤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之章程等，皆曾刊於申報。

中國　高斯特撰

Harold E. Gorst, *China*, London, 1899.

這書是中日戰爭後不久著者在馬格里的幫助下寫的，是一本廣泛地論述中國事情的書。裏頭一大部分是中國人所熟知的，如關於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是；但也有一部分是記載當時發生的事件的，可作參考，又有一部分是涉及洋務運動的。

中国的今昔　干德利撰

R. S. Gundry, *Chin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95.

這本書出版於中日戰爭結束之年。作者是洋務運動期間關於中國問題的英國專欄作家；本書大部分是收集他在這期間給英國的報紙和期刊所寫的文章。內容主要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中西外交關係」；第二部分論中國的「進步與資源」，提供一些有關洋務運動的材料，書末附錄一些英譯的中國的奏摺與諭旨，主要也是關於洋務運動的材料；第三部分談中國的「宗教與社會生活」；

其中有一章描述當時中國統治階級慘無人道的刑罰制度；第四部分討論黃河問題。

華夏論要　何天爵撰

C. Holcombe,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1901.

著者曾在中國多年，任美國駐北京公使館的翻譯、秘書及代辦等職。這本書是他關於中國的外交、傳教、社會生活諸問題的一些觀察，其中一部分是關於洋務運動的。

田鳧號航行記　壽爾撰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a naval officer's jottings in China, Formosa and Japan*, London, 1881.

這書是一位英國海軍軍官隨英國戰艦田鳧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中國和日本各地訪問的見聞錄。裏頭有一部分是關於洋務運動的；此外又有一些關於中國當時情況的記載，可作研究歷史者的參考。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 務 運 動
(全書八册)
主編 中國史學會
編者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
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紹 兴 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張 144 插頁 17 字数 3,224,000
1961年4月第1版 196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統一书号：11074·264 定价：(十一) 18.10元
封面設計： 任 意

統一书号：11074·264

全書八册
定　　价：18.10元